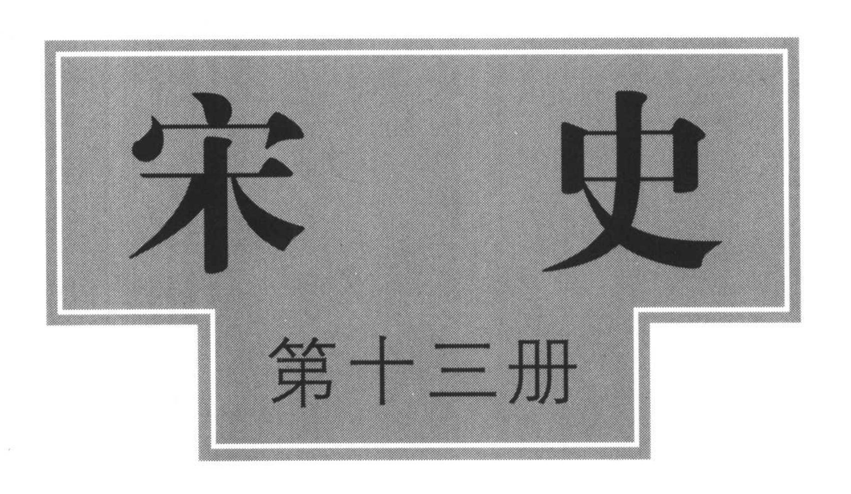


宋 史

第十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昱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達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畞”、“畒”、“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氂(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氂”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氂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氂”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氂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氂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氂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氂”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氂粹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氂”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氂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氂”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葯)　襌(襢)
辯(㝵㝵㝵)　蓋(葢)　髈(髈髈)　善(譱)
飆(飈飈)　剛(𠛬)　料(𣂾)　觴(觴)
餅(餅)　詬(詢)　躝(躝)　舐(舐)
豺(犲)　彀(彀)　檽(檽)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駵)　搜(捜)
諂(諂)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㯑㯑㯑)
欸(欸)　悖(痔)　秣(鉌)　蜿(蟺)
垂(𡍮垩)　奸(姧)　彝(彞)　腕(擘)
齪(躖)　殲(殱)　腦(腦)　尪(尩尪)
瓷(甆)　鞲(鞲)　旆(旆)　誤(悮)
蹙(蹵)　剿(剿)　篷(篷)　舄(舄)
唉(噯)　秸(秸)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媿(媿)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諐諐諐)　燕(鷰)
貂(貂)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絶)　甇(甇)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匡)　麯(麯)　彝(彝)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吳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衹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內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珹、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第五

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第六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

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却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黄，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

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考中進士。靖康元年，任東道副總管，代理應天府，金兵來攻城，勝非逃走。適逢韓世忠部將楊進打敗金兵，勝非又返回就職治事。過了一年，前往濟州對康王説，南京是藝祖開創基業之地，請求到南京以圖大計。康王在南京即位。

建炎更改年號，勝非試任中書舍人兼代理直學士院。當時正值創業之始，勝非憑敗鼓草擬制書，辭氣嚴肅莊重一如平時。他上疏説："仁義，是天下治事的大權柄，中國持有它，則外夷賓服而諸夏尊重；如果失掉它，就免不了四夷交相侵凌之患。國家與契丹結盟，已有一百多年，一旦趁其紛亂衰弱，遠交金人以作夾攻之計，這是中國失去權柄，而之所以招來外侮的原因。陛下即位，應當申明正始之道，思考其中合於仁義的予以施行，不合於仁義的予以抛棄，就可以驅逐抵禦四夷，繼承復興大業了。"皇上贊揚了他。總制使錢蓋進升官職，勝非認爲錢蓋任陝西制置使時棄師誤國，封還敕書，錢蓋於是被罷免。諫官衛膚敏因爲奏論元祐太后兄弟的兒子而被調任它官，勝非上言説因爲外戚的緣故逐去諫臣，不能用來昭示天下。

二年，授任尚書右丞。當時宰執大臣蔭補大多没有節制，勝非奏道："舊制，宰執大臣的子弟一概不由政事堂直接委任差遣，衹參加考選登録，宰執大臣不是因得罪被罷政，然後纔可以推

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并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説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并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

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内侍復用事恣横，諸將不悦。於是苗傅、劉正彦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彦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宫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彦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决，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宫。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黄在位，事已狼籍矣。”

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

恩及其子孫。趙普的子弟都任武官，趙普再度任相時，長子被授任莊宅使；范純仁再度任相時，其子范正平有文才和德行，却在等待選調時死去；章惇之子章援及章持都考中進士高等，都任州縣、幕職、監當官職。衹有夏竦的兒子夏安期多次任邊帥，授任待制、直學士；王安石推薦其子王雱爲崇政殿説書，授任待制。而夏安期還有才幹，王雱還有學問。至於蔡京的六個兒子、四個孫子，鄭居中、劉正夫各兩個兒子，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鄧洵武各一個兒子，都列於朝班。宣和末年，諫官上疏説：‘還在玩竹馬的游戲時，已經在大臣之列。’現在不可以不引以爲戒。”升任中書侍郎。

三年，皇上從鎮江南去，留下勝非經營管理。不久，任命他爲控扼使，後又授任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舊制，任命宰相要進級三個官階，勝非特别晋升了五個官階。正逢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宦官又專權放縱，諸將不高興。於是苗傅、劉正彦與其同黨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謀劃，誣陷王淵勾結宦官謀反。劉正彦親手殺了王淵，分兵捕捉宦官，把他們都殺掉，擁兵到行宫門外。勝非趕到樓上，責問他擅自殺戮的理由。皇上親自來到樓上安撫慰諭，苗傅、劉正彦言語很不恭順，勝非於是跟着皇太后出宫諭旨。苗傅等人請高宗讓位，由太后抱着皇子聽政，太后不同意。苗傅回顧勝非説：“今日之事正需大臣來果斷决策，丞相爲什麽不發一言呢？”勝非回宫告訴皇上説：“王鈞甫是苗傅等人的心腹，剛纔他對我説：‘二將忠誠有餘，而學識不足。’此話可以作爲今後之計的開頭。”於是太后垂簾聽政，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稱睿聖宫。勝非於是請求下發赦令以使苗傅等人安心。又奏道：“母后垂簾，必須兩位大臣一同對奏，這是太平時期的舊制。當今事有需要密奏的，請求允許大臣單獨晋見，而每天引導苗傅的黨徒二人上殿，以消除他們的疑心。”太后對皇上説：“幸虧任此人爲相，如果汪、黄在位，事情就緊迫了。”

王鈞甫去謁見勝非，勝非問道：“你先前説

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爲工部侍郎。

二位將軍學識不足，是指什麽呢？”鈞甫說：“像劉正彦親手殺死王淵，軍隊之中也認爲他不對。”勝非藉故用言語動摇他說：“上皇對待燕地人士如同骨肉，怎麽却没有一個人效力呢？人們常説燕、趙多奇異之士，衹是空話罷了。”王鈞甫說：“不能說燕地没有人才。”勝非說：“你與馬參議都是燕地中的名人，曾經獻計消滅契丹。現在金人所任用的，大多是契丹舊人，如果渡過長江，禍患首先就會及於你身了。何不早爲朝廷出力呢？”鈞甫答應了。王世修來拜見，勝非勸諭他說：“國家艱難，正是你們立功之時啊。如果能够奮力投身建立功業，侍從之官不難求得。”世修很高興，經常來報告軍中情況。提升王世修爲工部侍郎。

傅、正彦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宫，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

苗傅、劉正彦請求更改年號及遷都到建康，勝非把此事告訴太后，就議論認爲如果全部不答應他們的請求，恐怕倉促之間有變亂發生，於是改年號爲明受。把詔書出示給世修說：“已經聽從你們的請求了。”苗傅等人打算挾持皇帝到徽、越，勝非對他們曉以禍福後纔作罷。苗傅聽說韓世忠起兵，就抓來他的妻兒作爲人質。勝非騙他說：“現在應該啓奏太后召見二人加以撫慰，并派人告知平江，各位就會更加安全。”苗傅同意了。勝非高興地說：“這兩個凶賊果真是無所作爲啊。”諸將快要來到，苗傅等人惶恐不安，勝非便對他們說：“勤王的軍隊没有前進是爲了讓我們自行反正。不然的話，下詔率領百官六軍請皇上回宫，你們將在何處安身呢？”立即召來學士李邴、張守書寫百官奏章及太后手詔。

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宫，親掖上乘馬還宫。苗傅請以王世修爲參議，勝非曰：“世修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吕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

四月初一，勝非率領百官到睿聖宫，親自扶持皇上上馬回宫。苗傅請求任命王世修爲參議，勝非說：“世修已任侍從官，哪能又從軍？”皇上復位後，勝非說：“臣以前遭遇變故，當時就應殉義而死，苟且偷生到現在，正是爲了圖謀今日之事啊。”於是請求罷免自己的相位。皇上問誰可替代他，勝非說：“吕頤浩、張浚。”皇上問誰最優秀，勝非說：“頤浩辦事幹練而殘暴，張浚喜歡多事而寬鬆。”皇上說：“張浚太年輕。”勝非說：“我以前被召回時，軍隊錢糧都交給了張

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浚，這件事實際上是張浚主持的。"御史中丞張守指責勝非不能預防變亂，致使賊人猖獗，應當罷免。皇上没有答覆。授任勝非爲觀文殿大學士、洪州知州，不久授任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江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

紹興元年，馬進攻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奏論九江失陷，是由於勝非到鎮所太延緩的緣故。貶任他爲中大夫，分司南京，住在江州。二年，呂頤浩推薦他爲兼侍讀，又推薦他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江躋相繼上奏章彈劾罷免他。頤浩極力引薦他入朝，再次授任兼侍讀，不久拜任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遭逢母喪離職，喪期未滿被重新起用爲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獻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

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爲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爲勝非治疽而愈，奴爲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爲兵官獲盜，勝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

當時員外郎江端友請求營建宗廟，諫官們非議此事，認爲國家有待於恢復，不常居一地，勝非正主張議和，於是奏請皇上在臨安營建宗廟。徐俯被罷去參政一職，勝非推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彈劾胡松年是王黼的門客，勝非調任常同爲左史。莫儔被貶到曲江，他家的奴僕給勝非治好了疽病，家奴替莫儔向勝非請求，得以恢復原官。親家劉式曾經説當軍官時抓到過盜賊，勝非不把他交由吏部委用，而是頒下特旨改任别官。遇到久雨不晴，勝非多次上章請求免職，并且自己論説應當被罷免的十一件事。魏矼也彈劾他的罪過，於是被罷免。

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

五年，應詔上言作戰防守的四件事情，被起用爲湖州知州，因病回家。勝非與秦檜有仇隙，秦檜執政後，勝非被廢黜閑居八年，去世，謚號忠靖。

勝非，張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録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黄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吴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

朱勝非是張邦昌朋友的女婿。當初，張邦昌僭位，勝非曾經囚禁過他的使者，等到金人渡過長江，勝非請求尊奉禮敬邦昌，録用他的後代以向金人謝罪。苗、劉之亂時，保護皇帝，功勞居多。辭去相位後，極力推薦張浚。然而在李綱被罷免之時，勝非受黄潛善的授意草擬詔令，大力指責李綱狂妄。再度任相時，忌妒趙鼎，趙鼎宣撫川、陝時，想加重使臣之權以壓制吴玠，勝非

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録》，亦多其私説云。

説:“樞密使出使，怎麽能這樣呢?”其實是藉機排斥趙鼎而減輕他的權力。人們因此而鄙視他。所著有《閑居録》，也大多是個人偏見。

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户參軍，以李清臣薦，爲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

呂頤浩字元直，他的祖先是樂陵人，後來遷居齊州。考中進士。父親喪亡，家中貧窮，他親自耕種來贍養一家老小。後來任密州司户參軍，由於李清臣的推薦，任邠州教授。任宗子博士，多次升官入朝任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任徽猷閣待制、都轉運使。

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竭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宫。

討伐燕地之役，頤浩以轉輸官隨從种師道來到白溝。攻取燕山之後，郭藥師的二萬名士衆，契丹軍隊一萬多人，都依靠官府供給糧餉，詔令任命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上奏説:“開拓極遠的邊境，其勢難以守住，即使窮竭財力，也無法妥善處理遺留的問題。”又陳奏燕山、河北危急之事五件，希望廣泛徵求長久之策。徽宗發怒，下令剥奪他的官職，而兼職如故；不久恢復原職。進升徽猷閣直學士。金兵攻入燕地，郭藥師劫持頤浩與蔡靖等人降敵。敵人撤退後得以回歸，又任命爲河北都轉運使，因病辭職，任崇福宫提舉官。

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户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户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説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

高宗即位，任他爲揚州知州。皇帝到南方，頤浩入宫晋見，授任户部侍郎兼揚州知州，升任户部尚書。强寇張遇聚衆數萬駐扎在金山，縱兵燒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來到他們的營壘，以逆順之理勸説他們，張遇及其徒黨放下武器投降。升任吏部尚書。

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建炎二年，金兵逼近揚州，皇帝南渡鎮江，召見隨從大臣詢問去留之策。頤浩叩頭請求暫時留在此地，作爲江北的聲援；否則，敵人乘勢過長江，事情就更加危急了。皇上來到錢塘，任頤浩爲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返回駐守京口。金兵離開揚州後，頤浩改任江東安撫使、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時苗傅、劉正彦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

當時苗傅、劉正彦作亂，逼迫高宗讓位。頤浩到江寧，接到了改年號爲明受的詔令，會集監司官員討論此事，衆人都不敢開口。頤浩説:“這一定是發生了兵變。”他的兒子呂抗説:“皇

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

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傅黨托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彦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

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

上正當壯年，二帝被金俘虜，日夜期望拯救，哪裏肯急着讓位給幼童呢？顯而易見是兵變無疑。”頤浩立即派人送信給張浚説：“政事到了如此地步，我們衹能無所事事嗎？”張浚也認爲頤浩有威望，能决斷大事，回信報告起兵的情况。頤浩於是與張浚及諸將相約，合兵討賊。當時江寧的士人百姓惶恐不安，頤浩於是用檄書召令楊惟忠留駐，以安撫人心。而且擔心苗傅等人計謀用盡後挾持皇帝由廣德渡江，勒令惟忠先作好控制阻扼的準備。不久有詔令，召頤浩到樞密院任職。頤浩上書説：“當今金兵乘戰勝之威，群盗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哪裏能讓皇帝退享安逸？請皇帝儘快復位，以圖謀恢復。”於是從江寧發兵，舉鞭誓師，士兵們都激勵感奮。

快到平江時，張浚坐小船來迎接他，兩人相持而泣，張浚問他以大計。頤浩説：“頤浩往年諫阻開邊，幾乎死於宦官之手；承辦漕運，幾乎陷没在異族之地。現在事情如果不成功，不過被滅族而已，爲國家而死，豈不也是快意之事嗎？”張浚贊許他的話。就在船中草擬檄文，進升韓世忠爲前軍，張俊輔佐他，劉光世爲游擊，頤浩、張浚統率中軍，劉光世分兵殿後。頤浩從平江出發，苗傅的同黨假托聖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上奏説，所統率的將士，都是爲忠義所激勵，可以聚合不可分離。苗傅等人驚慌恐懼，於是請高宗復位。軍隊到達秀州，頤浩勉勵諸將説：“現在皇上雖復位，但賊臣仍控制軍隊占據宫内。事情如果不成功，一定會反把罪惡之名加在我們身上，翟義、徐敬業之事可爲借鑒。”到達臨平，苗傅等人抵抗交戰。頤浩披甲立於水邊，出入戰陣，督促世忠等人破賊，苗傅、劉正彦帶兵逃走。頤浩等人帶領勤王部隊入城，都城中的人們夾道圍觀，都把雙手置於額前，滿懷崇敬之情。

朱勝非被罷去相位，皇上任命頤浩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上到建康，聽説金兵又來入侵，召集諸將詢問移都之地，頤浩説：“金人想把陛下每次所到之地都作爲邊界，現在應當邊戰邊退，護送陛下到萬全之地，我願意留在常、潤死守。”皇上

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

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

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𤫉、巨師古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𤫉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𤫉、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

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鋭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皋、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皋軍，皋力戰，端、

說：“我身邊不能没有宰相。”於是命令韓世忠防守鎮江，劉光世防守太平。皇上來到平江，聽説杜充戰敗，皇上說：“事情緊急了，該怎麽辦呢？”頤浩於是進獻逃到海上之策。

當初，建炎御營使本來是在皇帝出行時統管軍政事務，而由宰相兼任，於是專擅兵權，樞密府幾乎無所干預。頤浩任宰相時尤其專横，趙鼎奏論他的過失。四年，改任趙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趙鼎推辭不受，并且指責頤浩，呈上十幾道奏章，頤浩請求離職。授他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令因爲頤浩倡導勤王，所以給他以優待禮遇。

奉化盜賊蔣璉乘混亂發動事變，劫持頤浩到軍中，高宗因爲頤浩的緣故，赦免而招撫他們。不久授任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池州知州。頤浩請求撥給五萬士兵駐扎建康等處，又請求把王𤫉、巨師古的軍隊隸屬於自己。將要前往鎮所，而李成派部將馬進圍攻江州。於是頤浩駐軍鄱陽，會合楊惟忠的部隊，請求與他一起奔赴南康，派師古去援救江州。賊衆苦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逃洪州。頤浩請求增派軍隊討伐李成，高宗說：“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都不如他，衹是輕率進兵，是他的失誤。”詔令王𤫉帶領一萬人迅速前去策應。頤浩又在左蠡駐軍，又得到閤門舍人崔增的部隊一萬多人，軍勢又重新振作。命王𤫉、崔增攻擊敵人，打敗他們，乘勝來到江州，而馬進已攻陷了江州城。朝廷任命張俊爲招討使，張俊到來之後，就打敗了馬進。馬進逃走，李成率領剩餘部衆投降了劉豫。

詔令因爲淮南的百姓尚未恢復常業，必須由有威望的大臣前去治理，任命頤浩兼任宣撫使，管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爲軍。在分寧招降趙延壽，得到他的五千名精鋭士兵，分别隸屬諸將。張琪從徽州進犯饒州，有軍隊五萬人。當時頤浩從左蠡撤軍，部下士兵不滿一萬人，郡中百姓驚恐不安。頤浩命令部將閻皋、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張琪進攻閻皋的軍隊，閻皋奮力作

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鋭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

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黄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吴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

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攖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榮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决策北向。今之精鋭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盗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

戰，姚端、崔邦弼兩軍夾擊敵人，大敗敵軍。授任頤浩爲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二年，皇上從越州回到臨安。當時桑仲在襄陽，打算進攻收取京城開封，請求朝廷派兵作爲聲援。頤浩於是大力主張出師，并由自己親自督率軍隊向北進發。高宗對頤浩、秦檜説："頤浩主管軍事，秦檜治理政事，就像文種、范蠡那樣分職即可。"二人共同執政，秦檜知道頤浩不被輿論所贊許，就廣泛招引知名之人作爲援助，打算傾軋他而獨掌朝政大權。高宗於是下詔戒絶結爲朋黨，授任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在鎮江設置府署。頤浩徵召文武人士七十多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鋭崔增、趙延壽兩支軍隊隨行，百官列班送行。頤浩到達常州，延壽軍叛亂，劉光世殲滅了他們；又聽説桑仲已死，頤浩於是不再前進，稱病請求免職。詔令回朝，任命紹興府知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

頤浩回朝後，想要排擠秦檜，於是引薦勝非作爲援助。給事中胡安國奏論勝非必定會延誤大事，勝非又任紹興府知府，不久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扣壓詔書不下發，頤浩特別命令檢正諸房文字黄龜年書寫詔令。安國因爲失職請求離職，朝廷罷免了他。秦檜上奏章請求留用安國，皇上没有答覆。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吴表臣都因爲奏論援救安國被罷免，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也因爲是秦檜的同黨遭到貶斥，臺省因此一空，於是罷免秦檜的相位。

頤浩獨自掌管朝政，多次請求興兵收復中原，説："太祖奪取天下，軍隊不過十萬，現在已有軍隊十六七萬。但是自從金人南侵，没人敢觸犯其鋒芒。近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榮多次奏請，人人都有作戰之心，上天也將撤去所加災禍。而且金人又把中原地區交給劉豫，連三尺童子都知道他不能立國。希望聖上早日定奪，決策北伐。現在的精鋭部隊都是中原人，恐怕時間一久而士氣消耗，日後難以舉事。"當時盗賊稍微平息，頤浩請求派遣使臣巡行各地，處理訟案，宣布皇上之恩。李綱宣撫湖南，頤浩上言李

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

頤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宫，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宫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

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

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仇爲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創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横賦，大爲東南患云。

綱肆意暴虐不行善舉的情形，請求罷去諸路宣撫的名號，李綱衹任安撫使。當時李光在江東，寫信給頤浩，説李綱有大節，四夷都畏服他。頤浩聲稱李光結黨，諫官因此奏論李光罷免了他。當時正審查濫賞之事，頤浩常常有所寬放，右司郎官王岡堅持不同意，説："你秉持國柄，怎麽能够不公平呢？"

頤浩再次執政共有兩年，高宗因爲水旱、地震，下詔引咎自責并徵求直言，頤浩連續上章請罪。高宗有一天對大臣們説："國家四方有水旱，無不上報朝廷。近來蘇州、湖州地震，泉州大水，却不上奏，爲什麽呢？"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議論頤浩的罪過，於是罷去相位任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宫，又改任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皇上下詔詢問宰執大臣們作戰防守的策略，頤浩條列十件事進獻，授任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當時郴、衡、桂陽盜賊起事，頤浩派人全部將他們平定。皇帝在建康，授任頤浩爲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宫留守。明堂典禮完成後，進封他爲成國公。

八年，皇上將要返回臨安，任命頤浩爲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頤浩稱病請求免職，授任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還河南之地，高宗想派頤浩前往陝西，命令宦官召他到皇上所在地。頤浩以年老有病辭謝，并且分條陳述陝西形勢的便利與險要，認爲金人無故歸還土地，一定有其他意圖。召他趕赴朝廷，到了以後，因病不能晋見，於是聽任他回家。不久，去世，追贈太師，封爲秦國公，謚號忠穆。

頤浩有膽識謀略，善於騎馬射箭，在國家艱難之際，人們十分倚重他。自從在江南再次任宰相，胡安國寫信勸他效法韓忠獻，以大公無私爲根本，以報恩復仇爲鑒戒，頤浩不能采用。當時軍隊經費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創立了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州縣大多額外徵收賦税，成爲東南地區的大害。

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

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污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

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并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吳幵、莫儔等并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覿、蔡懋等并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從小專心好學，工於文辭。宣和三年，考中進士。多次遷任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出使金返回，說金人一定要得到三鎮。宗尹請求捨棄三鎮以紓緩禍患，諫官們認爲不對，宗尹被罷職回家。張邦昌立僞國，恢復了宗尹的官職，派他同路允迪去見康王勸說稱帝。

建炎元年，李綱被授任右僕射，宗尹論奏他名聲超過實際才能，有震主之威。不被答覆，出任舒州知州。諫官論說宗尹曾接受過僞朝任命，責罰安置到鄂州。不久，被召爲中書舍人，升任御史中丞，任參知政事。

呂頤浩被罷去相位，宗尹代理宰相之位。當時盜賊們占據州縣，朝廷無力制服他們。宗尹上言道：“太祖收回各藩鎮的權力，天下太平有一百五十年，可謂是良策。然而國家多難，四方守帥勢力單薄，垂手環視，是此法的弊端所在。現在應當稍許恢復建立藩鎮的方法，分割河南、江北幾十個州的土地，委以兵權，使他們來藩衛皇室。與把土地捨棄給夷狄之人相比，難道不是相差很遠嗎？”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授任宗尹爲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當時年僅三十歲。近世的宰相，没有比宗尹年紀更小的。

宗尹上奏把京畿東西、淮南、湖北之地都劃分爲鎮，授予諸將，名爲鎮撫使；戰爭發生時，允許他們斟酌事宜自行處理事務。然而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等人起家於盜寇，翟興、劉位是當地豪强出身，李彥光、郭仲威都是潰敗之將，大多不能據守其地。宗尹請有關官員討論崇、觀以來濫賞的情况，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全部予以改正。宣靖執政、圍城及明受僞任之人，反而下赦令申雪；徐秉哲、吳幵、莫儔等人都酌情遷回內地；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覿、蔡懋等人都依照勞績恢復官職。侍郎季陵迎合宗尹的心意，請求詔令宰執大臣在罪犯中挑選真才實學之人，酌情委以任用。沈與求彈劾季陵，并涉及到宗尹，宗

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

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佾結公佐，宗尹請除佾爲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佾。

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台州守臣晁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爲，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札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尹請求離職。皇上爲此罷免了沈與求，宗尹纔又就職治事。

當初，宗尹參加廷試，詳定官李邦彥特別奏請皇上把宗尹放到乙科，宗尹很感激他，贈李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一職空缺，宗尹擬定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邢煥是他的同鄉親戚，公佐主管客省，而道宗又不懂軍事，人們因此指責宗尹。樞密院計議官王佾與公佐結交，宗尹請求授王佾爲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彈劾他，皇上罷免了王佾。

紹興元年二月辛巳，太陽上出現黑斑，宗尹以輔政没有成績請求免職，皇上不答應。魏滂任江東通判，諫官彈劾他貪污盜竊官錢，魏滂於是被罷職；李弼孺管領營田事務，諫官彈劾他諂媚事奉朱勔，弼孺也被罷免：這二人都是宗尹推薦的。台州守臣晁公爲日常儲備豐富，議論的人認爲這是擾民之舉，宗尹暗中保護他。正逢公爲妻收受囚犯的銀子被發覺，皇上罷免了公爲，宗尹自己也感到不安。當時明堂典禮完成廣施恩澤，宗尹請求舉行評論功過之事，皇上親筆書寫札子説："朕不想把過錯歸於君父，而遭士大夫怨恨。"開始時，宗尹提此建議，秦檜極力贊成他，等見到皇上態度堅決，就反過來排擠宗尹。皇上也厭惡他與辛道宗兄弟來往，就罷免了他的相位。沈與求上奏他的罪狀，宗尹被罷官，不久，任命爲溫州知州。後退居天台，去世，終年三十七歲。

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詆云。

宗尹有才幹智慧，當金軍橫行的關頭，他毅然以抗敵作爲自己的職責，建議分劃藩鎮，由此得到宰相之位。然而他署任鎮帥多授予大盜，又各藩鎮之間没有統領隸屬的關係，并且不派援兵，不通糧餉，所以各鎮守很少能够保存下來。等到執政時多懷私心，而屢次受到諫官的彈劾。

范致虛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考中進士，任太學博士。鄒浩因上疏言事被貶斥，致虛爲他餞行而獲罪，停罷官職。徽宗繼位後，召見他，授左正言，出任郢州通判。崇寧初年，以右司諫的官職召回，中途改任起居舍人，進升中書舍

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宫。

人。蔡京建議請求設置講議司，引薦致虛爲詳定官，因議論不合，改任兵部侍郎。從此入居要職，出掌大郡之權達十五年。因依附張商英，貶斥到通州。政和七年，恢復官職，入朝任侍讀、修國史，不久授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宫。

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争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

起初，致虛在講議司時，建康殿學士劉昺曾經乘着蔡京發怒來排擠他。後來王寀因妖言惑衆被關進監獄，事情牽連到劉昺，他被判處死刑，致虛爲他辯解，劉昺得以被減刑流放，士人們議論此事認爲他賢明。升任尚書右丞，進爲左丞。

母喪逾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宫。

爲母親服喪過了一年，起用爲東平府知府，改爲大名府。入朝晋見，當時朝廷想要對契丹用兵，致虛上言説邊境争端一起，必定會有意外之害。宰相認爲他懷有異心。致虛請求爲母親守完喪期，允許了。服喪結束，任鄧州知州，改爲河南府。宦官規劃修建景華苑，想奪取舊相富弼的宅園。致虛上奏説："富弼與敵國修好立有大功，使得朝廷坐享百年的安定，却保存不了幾畝地的住宅嗎?"富弼的宅園因此没有被收取。又調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宫。皇上當時正熱衷於道教，致虛迎合旨意，營造修治道觀，賜名鍊真宫。

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

靖康元年，致虛被召往朝廷，途中任京兆府知府。當時金兵圍攻太原，聲震關中一帶，致虛修整作戰防守的裝備十分盡力。朝廷命令錢蓋指揮陝西，授任致虛爲陝西宣撫使。金兵分路再次進犯京城開封，詔令致虛會合軍隊入京援救。錢蓋帶領十萬軍隊來到潁昌，聽説京城已被攻破就逃跑了，西道總管王襄奔往南方。致虛單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主帥王似、熙河主帥王倚帶領部隊前來會合。致虛集合步兵騎兵號稱二十萬人，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領，命令杜常率領民兵一萬人趕赴京城，夏俶率領一萬人守衛皇帝陵墓。

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

有個叫趙宗印的僧人，喜歡談論軍事，席益推薦他。致虛根據情勢權宜授官，讓他充任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率大軍走陸路，宗印帶着水軍前往西京。金兵攻破京城後，派人拿着

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之。

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净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己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俶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彦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群聚而出殽、澠，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

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禄大夫。

登城不下的詔書，去阻止入援的軍隊，致虛斬了他。

當初，金兵據守潼關，致虛奪回，修建長城，從潼關一直到龍門，所築高度僅僅到肩膀。宗印又把僧人編爲一軍，號稱"尊勝隊"，童子列爲一軍，號稱"净勝隊"。致虛有勇無謀，曲己來聽從宗印的安排。宗印衹是説大話，其實并未知曉軍事。到此時，宗印的水軍到達三門津，致虛讓他整頓軍隊從潼關出發。金守將高世由對元帥粘罕説："致虛是一介儒生，不懂用兵，派遣三千名偵察兵，就足以殺掉他。"致虛軍從武關出發，來到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率精鋭騎兵衝擊宋軍，宋軍不戰而潰，死者超過半數。杜常、夏俶首先逃跑，致虛斬了他們。孫昭遠、王似、王倚等人留駐陝府，致虛收拾殘兵進入潼關。當初致虛擊鼓行軍出關時，副將李彦仙説："行軍利在快速，多設別隊，那麽撤退時不會遲緩，失敗也不會至於覆滅。如果衆軍齊聚而出兵殽、澠之地，一旦遭受險迫，就會全部潰敗了。"致虛不聽從他的話，於是招致失敗。

高宗即位，諫官彈劾致虛逗留不進，被調任鄧州知州。不久加授觀文殿學士，又任京兆府知府；致虛極力辭謝，而推薦席益、李彌大、唐重代替自己。詔令以唐重守京兆，致虛又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從武關出發，與致虛會合。正逢金將銀朱率軍逼近邊境，致虛逃跑，宗印的軍隊不戰而退，轉運使劉汲竭力作戰死去。致虛因此得罪被罷免官職，責罰授任安遠軍節度副使，在英州安置。高宗到建康，又召任他爲資政殿學士、鼎州知州。走到巴陵時去世，追贈銀青光禄大夫。

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掾屬拔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

呂好問字舜徒，是侍講希哲之子。憑藉恩蔭補授官職。崇寧初年，追查朋黨之事，好問因是元祐朋黨子弟被廢棄不用。後來兩次監東嶽廟，掌管揚州儀曹。當時蔡卞任主帥，想要攀附有德之士，對待好問特别好。好問依禮自持，蔡卞無法和他親近。等到蔡卞執政，當時他手下的屬吏都得到了提拔，衹有好問羈留，蔡卞勸他説：

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

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内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嚮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

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

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

“你稍許親近我，就可列於顯貴之中了。”好問笑而不答。

靖康元年，因受到薦舉被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升任御史中丞。欽宗告諭他說："你是元祐朋黨子孫，朕特别任用你，是爲了讓天下人知道我的心意所在。”此前，徽宗將要禪位，詔令解除朋黨的禁令，拋置新法，全部恢復先朝制度。而蔡京的黨羽姻戚盤據朝廷内外，畏懼其事，不肯施行。好問上奏說："時事的利弊，朝政的闕失，太上皇的詔旨中已很明確了。即使是讓直言之士抗疏論列，也不會超過這些，希望能够一一施行。”又說道："陛下宵衣旰食，爲求得治理之意；發號施令，爲求得治理之言。到現在已有半年，治理的效果仍相差很遠，的確是因爲左右大臣，不能推廣仁德之意，而陛下又過於寬容。我擔心淳厚之德，將變爲衰頹，今天如不全部革除蔡京、童貫等人所爲，太平就無法達到。”欽宗同意并加以采納。好問上疏陳說蔡京的罪惡，請求將他投往海外，罷黜朋附他尤爲緊密者以警飭其他人。又建議削奪王安石的王爵，端正神宗配祭之位，表彰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人，除去青苗法，洗雪元符年間上書得罪之人，先後十次上疏。每次奏對時，皇上即使正要進食，也總是讓他說完。

當時金兵撤退後，大臣們不再有顧慮，武備更爲鬆弛。好問奏道："金人得志，更加輕視我國，秋冬之時一定又會舉國入侵，抵禦敵人的裝備，應當儘快辦理。如今謀劃邊事已有一月，却見不到有所安排，臣僚的奏請都不下發，這是我所深爲憂懼的。”等到邊境告急，大臣們不知如何是好，派遣使者去講和。金人假裝答應而攻掠自如，諸將因爲和議的緣故，都閉關不出。好問上奏說："金人名義上講和而實際仍在進攻，朝廷不謀劃派兵遣將，是爲什麼呢？請求趕快召集滄、滑、邢、相的軍隊，前去阻遏金兵，而布列勤王部隊在京郊各縣，來保衛京城。”奏疏呈上而不被答覆。

金兵攻陷真定，攻打中山，朝廷上下震驚害怕，大臣們猶豫相顧，仍抱定和議之辭。好問率

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領御史臺的屬吏彈劾執政大臣畏懼膽怯貽誤國事，被貶出任袁州知州。欽宗憐惜他的忠誠，降改吏部侍郎。不久金兵逼近都城，欽宗想起好問的奏言，進升他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皇上召好問進入宮中，軍民數萬人打開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跟從皇上來到樓上曉諭遣散他們。衛士長蔣宣率領幾百個手下，想邀奉皇上車駕突圍而出，左右侍從奔跑逃竄，衹有好問和孫傅、梅執禮陪侍在皇上身邊，蔣宣大聲說："國事到此地步，都是宰相信任奸臣，不聽直言所致。"孫傅呵斥他。蔣宣用話語冒犯孫傅，好問曉諭他說："如果不考慮自己的家族，想冒重圍護衛皇上出城，確爲忠義之舉。然而皇上將要出行，一定要衛士車馬不缺纔能動身，哪能輕忽呢？"蔣宣屈服說："尚書果真知曉軍情。"指揮他的部下退走。

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

皇上兩次到金營，好問都相從，皇上被扣留，派好問回去撫慰都城之人。不久金僞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張邦昌入居都省，好問問他："相公是真想即位，還是姑且敷衍敵人而慢慢圖謀後舉呢？"邦昌說："你這話是什麽意思呢？"好問說："相公知道我國的人心所向嗎？衹是害怕金兵之威罷了。金兵一旦撤退，還能保證像今天這樣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這大概是天意，你何不儘快交還政權，就可轉禍爲福。而且都省不是人臣所處的地方，應該在殿旁廬幕中寄宿值班，不要使衛士在殿階兩側侍奉。金人所送的衣服腰帶，如没有敵人在旁邊，就不要穿着。皇上没有回宮，所下發的文書，不應當稱爲聖旨。"以好問代管門下省。好問雖已挂銜，仍然行使原有的職責。當時張邦昌雖然没有改年號，但是各部門移送文書，一定要去掉年號，衹有好問所頒送的文書，都要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求張邦昌在紫宸、垂拱兩個宮殿接見金使，好問說："宮省舊吏驟然見到你駕臨正殿，必將憤怨害怕，萬一有不測之變，該怎麽辦？"邦昌驚懼而止。王時雍建議大赦，好問說："四面城墻之外，都不屬我們所有，將要赦免誰呢？"於是首先在京城中實行赦免。

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宫入聽政。

開始時，金人打算派五千騎兵去捉拿康王，好問聽説此事後，就派人送書信去告訴康王，説道："大王的軍隊，估計能够攻他們就去迎擊他們，否則，就應遠去避開。"又説："大王如不自立爲帝，恐怕有不當立而立的人。"不久，又對張邦昌説："天命人心，都歸向大元帥，相公首先派人去推戴，那麽論功就没有超過你的了。如果拖延時機不去做，一旦有人聲張正義進行討伐，後悔還來得及嗎?"於是張邦昌打算派謝克家把傳國玉璽送往大元帥府，但是要等金人撤退後纔出發。金國將領將要回去，商議留下軍隊保衛張邦昌。好問説："南北所宜各不相同，恐怕北方士兵不習當地風俗，一定不能和平相處。"金人説："留下一個勃堇統領他們就可以了。"好問説："勃堇是尊貴之人，萬一觸動引發疾病，那麽我們所擔罪名就會更大。"於是金人纔不再留駐軍隊。金兵走後，好問趕快派人到大元帥府勸康王即位，請求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張邦昌改换衣裝退居太宰之位。太后從延福宫入朝聽政。

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白書，具道京師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宫，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

高宗即位，太后派好問拿着她的親筆書信去皇上所在地，高宗慰勞他説："國家得到保全，是你的功勞啊。"授任尚書右丞。丞相李綱因衆大臣被圍城中不能堅守忠節，想全部治他們的罪。好問説："帝王大業初創，正應寬弘大度，容忍過失，如繩以嚴法，恐懼不安之人就太多了。"侍御史王賓彈劾好問曾接受僞朝任命，不可以再在新朝廷任官。高宗説："張邦昌越分竊稱帝號初始，好問就派人送信禀告，詳細陳述京城内外之事。金人剛退去，他又派人來勸朕登極。考察他的心意，非他人能比。"好問自己感到慚愧，極力請求辭去，并且説："張邦昌竊位之時，我若閉上門户潔身自保，實在不算難事。衹是因爲世代蒙受國家恩惠，所以甘受賢人的指責，冒着重圍送信給陛下。"奏疏呈上，授任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宫，因爲恩賜封爲東萊郡侯。因躲避戰亂遷居，死在桂州。

子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孫祖謙、祖儉。本中、祖謙、祖儉別有傳。

吕好問的兒子名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孫子祖謙、祖儉。本中、祖謙、祖儉，本書另有傳記。

論曰：朱勝非、吕頤浩處苗、劉之變，或巽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污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吕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迹與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論曰：朱勝非、吕頤浩處於苗傅、劉正彦之亂時，或運用其智謀，或振奮其威風，在使皇帝復位討滅賊人方面，他倆的功勞確可稱道。然而李綱、趙鼎是當時被人公認的賢人，朱勝非、吕頤浩却視他們如同水火，不能相容，他們内心的想法，到底如何呢？范宗尹能够容忍接受張邦昌僞命的污辱，却誣陷李綱有震主之威，他的是非之理是何其荒謬啊。范致虛阿附權臣，大義已失，當總領勤王之師時，輕忽寡謀，以致失敗，應該如此啊！像吕好問處於國事危急之際，他的情況同范宗尹相似，却能屈己治事，以圖復興，也像勝非處於苗傅、劉正彦之時，其内心滿懷忠直。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 (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游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悦，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吴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年時不愛玩耍，其父李高稱贊説："我的兒子是雲間之鶴，將要使我家興旺!"父親去世，他悲哀得像成人，有人送來財物，他都辭謝了。到下葬時，禮節非常合適。守喪期滿，進入太學，考中崇寧五年進士。調任開化令，有治政聲譽，朝廷召他到都堂審察，當時宰相不喜歡他，任他爲監當，改官階，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的父親朱冲倚勢横暴，李光拘綁其家僮治罪。朱冲大怒，勸部使者改調他到吴江，李光不屈服。改任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

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説，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伺光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别。除司勛員外郎，遷符寶郎。

劉安世住在南京，李光以拜師之禮見他。劉安世告訴他在温公那裏聽到的話："學問應當從無妄中入門。"李光欣然領會。授任太常博士，升爲司封。首先指責士大夫阿諛奸佞成風，甚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的話，來堵塞言路；又認爲怨恨悲嘆之氣，聚結爲妖氣。王黼厭惡他，令吏部任他爲桂州陽朔知縣。劉安世聽説李光因爲議論政事被貶，寫信稱贊他。李綱也因爲評論水災一事離開朝廷，住在義興，在水驛等候李光，親自出來喊道："不是越州李司封的船嗎?"逗留幾天，二人結爲朋友而别。授司勛員外郎，升任符寶郎。

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内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

郭藥師叛亂，李光知道徽宗有内禪之意，於是交出符印，對知樞密院蔡攸説："公家所爲，都違背衆心。今日之事，没有皇太子就會家國俱危。"蔡攸很畏懼，不敢有異議。欽宗受禪即位，

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憸人間兩宫，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彦；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户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

提升李光爲右司諫。太上皇東逃，奸邪之人離間兩宫關係，李光請求商議奉迎典禮。又奏稱："東南財用，被朱勔耗盡；西北財用，被李彦耗盡；天下根本之財，被蔡京、王黼耗盡。名爲應奉，其實中飽私囊，國家没有半年的儲蓄，百姓没有十天的積糧。請求根據舊制，三省、樞密院通曉軍民財計，與户部計算一年的收支，控制國家費用，選擇官吏考核，使財源歸一。"

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别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强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

金兵圍攻太原，援兵没有立功。李光説："三鎮之地，祖宗百戰纔得到它，一旦送與敵人，怎麽立國？希望詔令大臣另外商議攻守之策，并派人從小路傳檄文令河東、河北兩地，徵召全部强壯兵丁策應，首尾相應攻擊敵人。"升任侍御史。

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説，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

當時輿論還主張實行王安石之政，詔令張榜於朝堂。李光又説："祖宗法度宏遠，安石想盡廢舊法，則聲稱皇上制定法令而不應當被法令所制；想盡逐元老大臣，則聲稱應當改變風俗而不應當被風俗改變。蔡京兄弟繼承他的學説，五十年間，流毒四海。現在又傳示朝廷内外，鼓惑百姓耳目，哪裏是朝廷之福？"

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宫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爲寧德宫，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宫。正使陛下欲便温凊，奉迎入内，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宫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宫。

蔡攸打算趁保衛太上皇行宫的機會進入京都，李光上奏説："蔡攸如果入朝，則百姓必定導致變亂，萬一驚犯皇上車駕，我會犯不預言之罪。希望早些貶斥他。"當時已修治擷景園爲寧德宫，而太上皇后想到宫中居住。李光上奏説："宫中，是天子的宫殿。正應使陛下冷暖方便，奉迎太上皇后入宫，也應當親稟太上皇，交有關部門討論典禮。"於是把李光的奏章交付有關部門，讓兩宫大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住在寧德宫。

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彦質盡起晋、絳、慈、隰、澤、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

金兵逼近京城，士大夫棄職而逃者五十二人，罪過相同而懲罰相異，士人輿論紛然，李光請求交付大理寺公正處理。太原被圍，事態危急，李光上言説："請就地委任折彦質徵發全部晋、絳、慈、隰、澤、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各縣弓箭手，使守令各自統率。當地土豪、士人願意當首領的，給予他們初官、相應的武

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

又言："朱勔托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强官置司，追攝勔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閎、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没入，其强奪編户産業者還之。"

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彦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彦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

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税。

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嘩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栅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爲十地分，分巡内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譁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内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

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瓔、王琨素不相能，至

器，協力赴援。女真劫持親王爲人質，以三鎮爲藉口，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裝備，以擊碎敵人的陰謀。"

又上言説："朱勔假托應奉脅制州縣，擁有田園第宅，富比王室。請求選擇清廉强幹官員設立機關，追究朱勔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閎、趙霖、宋晦等人，查根究底，計資没收，把他們强奪編户平民的財産還給百姓。"

李會、李擢又被召回任諫官。李光上言説："蔡京再度執政時，李會、李擢相繼爲諫官，對政事不發一言；金兵圍城時，與白時中、李邦彦專門主張避敵割地的計謀。白時中、李邦彦因此罪罷職，而李會、李擢反被召用，又加入諫諍官員之列。請求撤回成命。"皇上不予答覆。李光請求調任到地方，皇上也不答覆。

彗星出現在寅、艮間，耿南仲等人都認爲感應在外夷，不足憂。李光奏稱："孔子作《春秋》，不記載祥瑞，是想使人君常懷恐懼從而修身反省，没有聽説把災異歸於外夷的。"表疏上奏後，被貶監汀州酒税。

高宗即帝位，提升他爲秘書少監，授任江州知州；不久，升任侍御史，都因爲道路梗阻不赴任。建炎三年，皇帝從臨安遷移到建康，授任他爲宣州知州。當時范瓊將率軍經過，李光先入州處理政事，范瓊到了就開城門引入慰勞，留住三天後離去，無人敢喧嘩。李光認爲宣州離行都最近，於是修繕城池，積聚軍糧，把所屬六縣百姓編册，按保伍分編，稱爲義社。選擇其中健壯勇武者，以土豪爲統帥，得到保甲一萬多人，號稱"精揀軍"。又在二十三處險要之地設立兵營謹慎戍守，把全城分爲十個地區，分别巡邏内外，白天自由行動，晚上守城，有敵情就參戰。苗租按年交縣的，都送到州裏。起初人們紛紛指責不方便，到守城時，贍養軍民，終於得以成功。事績傳到朝廷，被任命爲管内安撫，允許他見機行事，晉升爲直龍圖閣。

杜充以建康降敵，金兵奪取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瓔、王琨歷來不和，到這時，率領潰兵在城

是，擁潰兵寨城外索鬥。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仇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賫給遺。有水軍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并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陸并進。"

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紿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

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炮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炮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桱木爲撞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寨，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并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傅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矣。嘗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

外扎營互鬥。李光親自到二人兵營，勸說他們先國家後私讎之義，二人感悟和解離去。當時逃將、散卒到宣州的，李光都送給很多財物。有水兵在繁昌叛亂，逼近宣州境，李光立即派兵援擊，出敵不意，敵人於是連夜逃走。升任右文殿修撰。李光上言說："金兵雖然深入江、浙，但是違背天時地利，我已送文書讓劉光世率領大軍到宣州，合力攻討金兵。請迅速委托宣撫使周望，約定日期水陸并進。"

潰將邵青從真州率數百艘艦船，在當塗、蕪湖兩縣之間剽掠，李光招撫勸說他，送給他二千斛大米。邵青非常高興，對使臣說："我們是官軍，所經之地都把我們當盜賊對待，衹有李公不懷疑我。"於是秋毫無犯。後來，船隊經過繁昌，有人騙他說："這是宣州境内。"於是沿北岸離去。

大盜戚方攻破寧國縣，抵達城下，分兵四面圍攻。李光招募勇敢之士劫營，賊兵驚擾，以致自相殘殺。朝廷派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敵人急攻朝京門，把竹木編起來當浮橋渡過護城河。一會兒，敵軍爬上城墻，把大炮架在石對樓上。李光下令把竹子編成簾狀迎着炮彈，炮彈打來就翻落在地下，不能傷人。取巨木作撞竿，靠女墻抵禦對樓，敵人退走。劉晏率領赤心隊直搗敵營，敵人假裝敗退，劉晏追擊他們，中了埋伏遇害。巨師古率領中軍大敗敵人，敵人逃走。當初，戚方圍攻宣州城，與他的副將并馬巡城，商量攻城計劃。李光把信綁在箭上射到他的副將馬前，說："戚方是窮途末路之寇，上天必然誅殺他，你是將門之子，豈能依附盜賊。"致使二人互相懷疑，攻勢稍緩，纔得到時間作戰鬥準備，而援軍到了。他曾經把匕首放在枕匣中，與家人相約道："城不一定能保住，如果讓人來取匕首，我一定會死。你們應自殺，不要落到盜賊手中。"授任他爲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紹興元年正月，任洪州知州，他堅决辭謝，任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婺州知州，剛到任，提升爲吏部侍郎。李光上疏極力指責朋黨的危害說："議諫大臣，各人懷有避諱顧慮之意，不肯

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宫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兖、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没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

把扶助國家危難治理國家衰亂作爲己任。行都在會稽，前後歷時三載。從去年秋天到現在，敵人不再有南渡之意，淮甸近在咫尺，一點也不着意經營，長江千里，不設防備敵，每天惴惴不安祇是謀劃避敵漂浮大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還能建立國家，修建宫殿，保有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在并、冀、兖、豫、司、雍諸州抵抗作戰，這些地方從未陷落。石季龍重兵已到歷陽，晉元帝任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抗禦敵人，没有聽過專門躲避胡狄像今天這樣的。陛下駕臨會稽，江、浙是根據地，能够進足以戰、退足以守的地方，莫如建康。建康到姑熟一百八十里，其中險要可守之地有六處：江寧鎮、碙砂夾、采石、大信，上游則有蕪湖、繁昌，都與淮南相對。其餘都是蘆葦荆條之地，有的是曲折的堤岸水勢湍急，難於行走舟船。不如預先在各險要之地屯兵積糧，命令將士分管各地，調發鄰近鄉兵，協力守禦。請求明詔命令大臣，斟酌實行。”

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户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盗，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内寇，百姓失業爲盗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群盗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

當時有詔令，金兵攻入，各地守臣互相商量，或守或避，詔令可以自便。李光上言：“守臣擔負人民、國家的重任，應當與國家和人民共存亡。如果預先開啓退却逃避之門，是引誘他們逃跑，希望追回前命。”皇上打算遷都臨安，李光奉命指揮臨安府駐扎諸軍，兼任户部侍郎、督營繕之事。李光節省經營，不打擾百姓而辦好了此事。奏請減免二浙歷年積欠及九縣另加的賦税，以表示實施德政親近百姓之意。戚方以管軍隸屬於李光指揮，非常恐懼，跪拜在庭下。李光握着他的手扶起他，説：“你過去作盗賊，我任郡守，抓捕你是我分内的事；現在都是臣子，應當共同勉勵忠義，不要以先前的事疑慮。”戚方感動哭泣。李光兼任侍讀，於是上言説：“金兵侵犯内地，百姓失去謀生之業爲强盗，本來出於不得已，還可以用誠意感召他們。自從李成逃到北方，群盗離心，如果此時選用一兩個盗賊首領，以教化激勵他們的同黨，一定會互相欽慕，相繼歸降。”升任吏部尚書。

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

秦檜既罷，吕頤浩、朱勝非并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内，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盗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盗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

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温州。

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逾月，除參知政事。

大將韓世清本是苗傅餘黨，長期駐兵宣城，擅自占據倉庫，不聽徵調。李光請求先行除掉他，於是任命李光爲淮西招撫使。李光借道到宣城，世清前來相見，李光把他捆送到朝廷服罪處死。當初，李光在皇上面前陳述已定的計劃，宰相没有事先知道，惱怒他。他還未到任，途中任命他爲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當時太平州士卒陸德囚禁當地守臣據城叛亂，李光多方設計，全部捉獲叛賊。

秦檜被罷相後，吕頤浩、朱勝非共同任宰相，李光歷來與他們政見不合。諫官指斥他爲秦檜同黨，被奪職爲宫觀官。不久復任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授顯謨閣直學士，改任平江太守，授禮部尚書。李光上言説："自古創業由衰而興，一定有所依靠纔能興起。漢高祖依靠關中，漢光武帝依靠河内，皇上駐扎東南，兩浙難道不是天下的根本可依恃之地嗎？從冬天到春天，雨雪不停，百姓失業，請求選擇諫官考察實情予以報告。加之連年福建、湖南盗賊作亂，范汝爲、楊么相繼而起，朝廷派大軍誅討、殺戮過當。現在各地旱荒，流丐滿路，盗賊出入。應選擇良吏招懷撫納，責令各地監司懲治貪贓，撫恤飢民。"

大臣建議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李光説："有錢則交子紙幣法可行。現在已經聲稱籌辦若干錢，發行若干紙幣，提出此議的人打算讓朝廷欺騙陛下，使陛下今後免不了欺騙百姓。如果已經籌辦現錢，則目前所發行的錢關子，已是流暢無阻，何至議論紛紛？工部所鑄造的交子務銅印，我不敢下發。"任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不久改知温州。

劉光世、張俊接連傳來捷報。李光説："觀察金兵部署，一定有陰謀。現在我方已占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來襲，利於速戰，應當戒令諸將持重而拖延消耗敵人。不過數月，敵人糧食耗盡，則勝券操在我方手裏。"授任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升任吏部尚書；過了一月，任參知政事。

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奸計，喪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嘆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當時秦檜初定和議，準備張榜告示，打算藉李光的名望來壓制民心。皇上本意不想用李光，秦檜說："李光有名望，如果一起簽名，沒有根據的議論會自動停息。"於是用了李光。同郡人楊煒上書李光，指責他依附宰相謀取高官，陷入狡敵的奸計，毀掉了平日的氣節。李光本意認爲衹是趁和議之機作自治的打算。後來秦檜建議撤掉淮南守備，奪去諸將兵權，李光極力陳述金人的狼子野心，和談不可依靠，守備不可撤除。秦檜憎惡他。秦檜任命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李光在皇上面前當面反對；又與秦檜在皇上面前辯論因憤激而說話不流利，於是說："看秦檜的心意，是想堵塞蒙蔽陛下的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秦檜大怒。第二天，李光請求罷職。高宗說："你昨天當面斥責秦檜，舉動像古人。我退朝後嘆息，正要將你作心腹大臣，爲什麽要辭職呢？"李光說："我與宰相爭論，不可留任。"九次上章請求，於是被授任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任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逾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紹興十一年冬，御史中丞万俟卨指責李光暗中心懷不滿，貶職爲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在藤州。過了四年，移置瓊州。住在瓊州八年，次子李孟堅被陸升之誣爲私撰國史而獲罪，被判刑；呂愿中又告李光與胡銓詩賦唱和，譏諷朝政，移置昌化軍。他議論文章考證歷史，怡然自得。年過八十，筆力精健。又過了三年，纔因爲郊祭之恩，復官授左朝奉大夫，任其自便居住。到江州去世。孝宗即位後，追贈爲資政殿學士，賜謚號莊簡。

李孟傳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宏辭類稿》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

李孟傳字文授，是李光的小兒子。李光南遷時，纔六歲。因爲李光遺表的恩澤，屢次升官至太府丞。韓侂胄希望推薦他，李孟傳說："行年六十歲，離去的計劃已經決定了，不敢再聞名於世了。"於是出外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退休。去世，享年八十歲。著有《磐溪詩》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宏辭類稿》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約束自己很嚴格，當時被推爲能傳承其家

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業。

許翰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决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争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宫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宫。

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彦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爲名，願得張所爲帥。所爲御史，嘗論黄潛善奸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爲相，乃以所爲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爲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考中元祐三年進士。宣和七年，召用爲給事中。寫信指責當時宰相，認爲百姓困敝，起事成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希望停止雲中戰事，修邊保境，與民休養生息。高麗入朝進貢，朝廷徵調百姓開鑿運河，百姓騷動。中書舍人孫傅指責高麗於國無功，不應大興勞役，孫傅因此被罷職。許翰認爲孫傅不應被罷免，當時宰相大怒，撤銷職名，提舉江州太平觀。

靖康初年，又被召用爲給事中。當時金兵進攻京城剛退，許翰到宫廷，當日晋見皇上，授爲翰林學士，不久改任御史中丞。上言議論邊事，趁機陳述决勝之策。張邦昌任太宰，許翰上疏極力争論。种師道被貶爲中太一宫使，許翰對皇上說："師道是名將，沉毅有謀略，山西士兵，人人信服，不可解去他的兵權。"欽宗認爲他年老難用，許翰說："秦始皇認爲王翦老而信用李信，終於兵敗於楚；漢宣帝任用老將趙充國，終於取得金城之戰的成功。從吕望以來，任用老將取得功業的，不止一兩個人。以古代度量現在，師道雖然年老，可以任用。"并且說："金兵此次行動，關係到我方存亡，現在如果重創金兵，使之失利而逃，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否則，將來再想行動，一定有不可救應之憂。應當起用師道抗擊金兵。"皇上没有聽從。提升他爲中大夫、同知樞密院，政見更加與同僚不合，因病去職，授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因諫官指責而被撤銷職名，提舉南京鴻慶宫。

高宗即位，因李綱的推薦，召用他重任爲延康殿學士。到朝後，被授任爲尚書右丞兼代理門下侍郎。當時建炎年間大亂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彦舟等人，聚集軍隊各數十萬，都以爲王事盡力爲名，希望得到張所任元帥。張所任御史，曾經責論黄潛善奸邪不可用，由此獲罪。李綱任宰相，於是任命張所爲河北等路招撫使，率領李成等部衆渡過黄河，號召各地，爲興復謀劃。黄潛善極力阻止。宗澤建議皇帝不應到南

車駕不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復以言者落職。

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禄大夫。

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横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方，應當回到京城，并且詆毁黄潛善等人。黄潛善等人請求罷免宗澤，許翰極力争論認爲不可行。李綱被罷職，許翰説："李綱忠義有才能，没有他無人能輔助中興，現在罷免李綱，我留任無益。"極力請求去職，高宗不同意。當時黄潛善奏請誅殺陳東，許翰對親信們説："我與陳東，都力争留用李綱。陳東被斬於東市，我在朝廷合適嗎？"極力辭職，八次上奏章，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又因爲諫官指責罷官。

紹興元年，召用恢復他爲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謝不赴任。二月，復任資政殿學士。紹興三年五月，去世，追贈光禄大夫。

許翰通曉經術，正直不屈，歷事三朝，位至宰相，衹是因爲與王黼、蔡攸、黄潛善等人善惡不同，横遭誣陷，志向終究無法實現。李綱雖極力引薦他，但自己很快被罷免，許翰也遭斥逐而死。他的著作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虚其位？願博采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

睦寇平，江、浙郡縣殘毁，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户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

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考中元祐九年進士。宣和六年，被召任爲監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當時，王黼、蔡攸執政，許景衡建議："尚書省長期缺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也長期缺員。雖然三公總管三省，但是文昌是政事的根本，而樞密是掌管軍事的要害部門，各有職責，怎能長期虚位無人？希望廣徵公議，挑選忠賢，以補政府之缺。"於是極爲違背王黼心意。朝廷任用童貫爲河東、河北宣撫使，打算北伐，許景衡指責童貫貪婪僞詐不可任用者數十件事，皇上不答覆。

睦寇平息後，江、浙郡縣殘破焚毁，而茶鹽比較之法依然如舊。許景衡上奏説："茶鹽之法，應當統計食鹽的多少作爲每年徵收的依據。目前收復之後，在名册的户籍減半，百姓財力蕭竭，而茶鹽比較不減於以前。百姓想不窮困做得到嗎？"奏章上報後，詔令兩浙路、江東路暫時免去茶鹽比較，賊寇平定後照舊執行。

朝廷調集征伐燕雲之師，供給跟不上，徵求越急。許景衡上奏説："財力匱乏應該節省開支，百姓貧困應該撫恤百姓。現在不急需的事務過

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

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辨白，坐落職予祠。

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爲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爲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爲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

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爲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

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爲中丞，奏："南陽

多，如營建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官吏衆多，軍費冗濫。加之没有名目的功賞，非常例的賜與，都是鑽營僥幸，請求無厭，應當用祖宗之制加以節省。"并且極力指責和買、和糴、鹽法之害，皇上不答覆。正好洋州知州吳巖夫寫私信給執政大臣之子，稱道景衡的忠賢。交侄女婿符寶郎周離亨傳遞，周離亨把書信誤送到王黼手裏，王黼因此中傷景衡，放逐了他。

欽宗即位，召用他爲左正言，不久改任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升任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因爲正直誠信忤逆執政大臣遭排斥，景衡替他們辯白，因此被撤銷職名爲宫觀官。

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用他，到朝後，任御史中丞。宗澤任東京留守，諫官們依附黃潛善等人，經常攻擊宗澤的短處，想排斥罷免他。景衡上奏說："臣從浙江渡過淮河，到達行都。聽說宗澤爲長官，執掌政事很有威望，卓然過人，雖然不認識他，我很欽慕他。我認爲去年冬天京城内，如果有像宗澤那樣忠心爲國的大臣幾人，那麽禍災不至像現在這樣嚴酷。現在如果計較他的小錯，不顧他盡忠報國的氣節，那麽太不寬恕了。况且開封是宗廟社稷所在，如果要罷免宗澤，另外委任留守，不知大臣們中有誰能超過宗澤的威望政績?"奏疏上報，皇上大爲醒悟，把此奏疏封起來給宗澤看，宗澤纔安心。

杭州叛卒陳通作亂，代理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了他，請朝廷授予他官職。景衡說："官吏無罪而被殺，叛卒有罪而被賞，賞罰倒置，没有超過這樣的。"最終奏請罷免了他。授任景衡爲尚書右丞。凡有重大政事，一定趁機極力議論。潛善、伯彦認爲景衡是異己之人，共同排擠他。有人說正月、二月之交，是太一正遷之日，應當在宫中設壇望拜。高宗詢問景衡，景衡說："修德愛民，上天自然降福，何必迎拜太一?"

當初，李綱建議建都，以關中爲首選，南陽次之，建康爲下。李綱被罷相之後，於是主張南陽建都之議。景衡任中丞，上奏說："南陽没有

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

險阻，且靠近盜賊，漕運不連續，不如建康有天險可據，請定計南巡。”黄潛善等人排擠李綱使他被罷免，南陽建都的建議最終被擱置。這時，有間諜報告金兵攻打河陽、汜水，許景衡又上奏請求皇上南巡建康。後來有詔令還京，罷貶景衡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到瓜洲時，中暑得病，到京口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賜謚號忠簡。

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黄潛善等素惡其異己，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没，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温州官舍一區。

景衡學得程頤之學，志向思想忠純，議論不隨波逐流。建炎初年，李綱建議皇上到南陽，宗澤請求還京，景衡於是請求皇上到建康。黄潛善等人向來厭惡他不同流合污，與皇上駐扎在揚州，迫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詔令，於是藉渡長江的建議責怪他，斥逐而死。景衡去世後，高宗思念他説：“我從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者，衹有許景衡一人。”詔令賜景衡家一棟温州官舍。

張慤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考中元祐六年進士。屢次升任至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

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閲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慤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顔岐等三上箋勸進。最後，慤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

高宗爲兵馬大元帥時，招募各路軍隊爲王事盡力，張慤迅速用車運送糧餉至各路，建議到元帥府印給鹽鈔，以方便長途販賣的商人。不過十天，得到緡錢五十萬用以輔助軍需。高宗器重他，詔命可見機行事代理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張慤一聽説二帝北行，便率副總管顔岐等人三次上奏章勸高宗即帝位。最後，張慤上書，極力論及中原不可一日無君王，高宗爲之感悟。

建炎改元，爲户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户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

建炎改號元年，張慤任户部尚書，授同知樞密院事、處置户部財用兼任御營副使。他建議説：“三河的百姓，對敵寇恨之入骨，恨不能殲滅他們這類敵人，以報國仇家仇。請按照唐代人澤潞步兵、稱雄邊地子弟的遺意，招募百姓聯成什伍，并且讓士兵居住於農家，可以使他們聯合抗敵，稱爲巡社。”制定的辦法十分詳細，在此之前論及民兵者没有超過他的。詔令編集成文書推行。升任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

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慤善於理財，議論錢糧等利弊瞭如指掌。在朝廷直言爭辯有大臣的氣節，然而在論及可否時，不露聲色，未曾失去同僚們的歡心。去世，謚號忠穆。每當皇上想起他，都稱張慤謀國盡忠，遇事敢於進諫，有古人正直的遺風。

張所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張所，青州人。考中進士，歷任官至監察御史。高宗即位，派張所巡視皇陵，回朝後，上疏說："河東、河北，是天下的根本。以前誤用奸臣的計謀，開始割去三鎮，接着割去兩河，造成民怨深入骨髓，至今没有不深感痛惜的。如果利用民心，就可藉以爲守；不然兩河兵民，失去繫望，陛下大事就無法成功。"并且議論返回京城有五個好處，認爲國家的安危，在於軍隊的强弱、將相的賢與不肖，不在於遷不遷都。又上疏逐條陳述兩河利害。皇上打算把他建議之事交付他辦理，正好張所議論黄潛善奸邪不可用，恐怕他危害新政。於是罷去張所的御史職務，改任兵部郎中。不久貶任張所爲鳳州團練副使，安置江州。

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略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拔擢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内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

後來李綱入朝任宰相，打算推薦張所經略兩河，又因爲他曾經指責攻擊黄潛善的緣故，感到爲難。一天，與黄潛善從容商量説："現在河北没有人，衹有一個張所可用，却又因爲狂言抵罪。不得已先試用他，讓他任招撫使，冒死立功以贖過，不是很好嗎?"黄潛善同意了，於是任命張所爲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給他内府錢一百萬緡，發給他空白名告一千多道；以京西士卒三千人爲衛隊，將佐屬官，允許他自行任用，一切可以見機行事。張所入宫晋見，上疏條陳利害。皇上賜給他五品官服送行，任命直秘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輔佐他。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依附黄潛善心意，奏稱張所在北京開府不對；又説自從設置招撫司，河北盜賊越來越多，不如停設，把其職權交付帥司。李綱説："張所現在留在京城，招集將佐，還未出發，益謙從哪裏知道他會擾亂地方？朝廷因爲河北百姓没有歸屬，聚集爲盜，所以設置招撫司，因民力而用之，怎會是因爲置司纔出盜賊

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群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

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呢？現在京東、京西群盜公開橫行，攻掠郡縣，難道也是招撫司的罪過嗎？現在正是艱苦危難時期，朝廷正要有所治理，益謙是下等臣子，竟然無理阻抑，這一定有指使他的人。”皇上於是下令讓張益謙辯答，命令下到樞密院，汪伯彥還用張益謙的奏疏責問招撫司。李綱與汪伯彥在皇上面前爭論，汪伯彥語塞。

張所正招集豪傑，任命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被罷免宰相。朝廷任命王圭替代他，張所被貶任爲直龍圖閣，安置嶺南。在貶所去世。他的兒子張宗本，因爲岳飛的奏請而補官。

陳禾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

時童貫權益張，與黄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奸，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考中元符三年進士。多次升官至辟雍博士。當時以闡釋經義記問爲學，陳禾開始崇尚義理，擯棄抑止浮華。入宮對答時符合皇上心意，被提升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蔡京派酷吏李孝壽窮究章綖鑄錢之案，連及士大夫極多，陳禾奏請罷免李孝壽。蔡京的兒子蔡儵任太常少卿，何執中的女婿蔡芝任將作監，陳禾都上疏指責他們的罪過，使二人遭到罷免。天下長期太平，守備鬆弛，東南尤其厲害。陳禾請求增加戍卒、修繕城堡，以備不測。有人指責他生事端，阻止下詔。後來盜賊大起，人們佩服他的先見。升任左正言，不久任給事中。

當時童貫依仗權勢更加囂張，與黄經臣共同執政，御史中丞盧航與他們狼狽爲奸，大臣們側目而視。陳禾說：“這是國家安危的根本。我身居言官之位，對此不發表意見，一旦升爲給事中或中書舍人，就不是職權之内的事了。”還没有接受任命，首先上疏彈劾童貫。又彈劾黄經臣說：“依恃恩寵玩弄權力，在朝官們面前誇耀。常常自言詔令都出自他的手，説皇上打算任用某人，要辦某件事，不久詔書下達，都像他所説的那樣。發號施令，是國家重大政事，升降官吏，是皇帝的大權，爲什麼讓宦官得以參與？我所憂慮的，不僅是經臣，這條途徑一打開，此類升進的人多了，是國家的禍患，有不能遏制其發展之

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内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

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莅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内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饋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

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

勢，希望趕緊把他放逐到遠方。"

奏論還未結束，皇上拂衣而起。陳禾拉着皇上的衣袖，請求讓自己説完。衣袖脱落，皇上説："正言扯碎我的衣服了。"陳禾説："陛下不可惜衣服被扯碎，我怎能可惜頭顱來報答陛下？他們今天收取富貴之利，陛下日後遭受危亡之禍。"言辭愈加懇切，皇上變色説："你能做到這樣，我還憂慮什麽呢？"宦官請皇上换衣，皇上推辭説："留着表彰忠直之臣。"第二天，童貫等人相繼在皇上面前訴説，認爲國家大治，怎麽能説出這樣不吉祥的話。盧航指責陳禾狂妄，陳禾被貶爲監信州酒。遇到赦免，得以自便回到家鄉。

當初，陳瓘從嶺外歸來，住在鄞州，與陳禾相友好，送他的兒子陳正彙跟他學習。後來陳正彙上告蔡京之罪，被綁送到朝廷，陳瓘也被捕。黄經臣主管此案，傳令陳禾取證，陳禾回答有這件事，不敢逃罪。有人認爲他應對失誤，陳禾説："禍福死生，是命運，怎麽可以因爲怕死而置自己於不義呢？願意分擔賢者的罪責。"於是被指爲陳瓘同黨被罷官。

遇到赦免，重被任用知廣德軍，改知和州。不久遭母喪，守喪期滿，任秀州知州。王黼剛執政，陳禾説："怎能出自王黼門下？"竭力推辭做官，改知汝州。更加堅決推辭，説："寧可餓死。"王黼聽説後懷恨於他。陳禾的哥哥陳秉當時任壽春府教授，陳禾侍奉兄長居官。正好童貫領兵經過府城，想求見陳禾而未遂，送東西給陳禾也未被接受。童貫大怒，回朝後誣陷他，皇上説："這個人從來都是這樣，你不能容忍他嗎？"很久以後，任舒州知州，詔命下達時去世，追贈中大夫，賜謚號文介。

陳禾爲人不苟合，在朝任職正直有節操。著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解》、《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考中進士。政和四年，任御史中丞兼侍讀，有正直的聲望。曾論及士風浮薄，朝廷大臣窺探皇帝的心意，逢

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内侍省不隸臺察，紊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内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奸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

迎宰相的神色意旨擁護或反對，認爲有獨特見解不改變的人很愚蠢，一起恥笑他，此風不可長；輔佐大臣上奏政事於朝廷，一唱一和全都一樣，没有一點不同的意見，這不是議論道理諍言直諫的禮制；内侍省不屬於臺察，有亂元豐官制；楊戩不應當授節度使；趙良嗣不適宜出入朝廷。皇上全都贊許聽從了他的意見，以至把他的奏章張貼在内侍省，并且詔令從此以後不得謀求節度使。蔣猷又上奏疏指斥孟昌齡、徐鑄等人詐僞的情狀。升任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政和七年，知貢舉，改任工部尚書、吏部尚書。

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宜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卒，贈特進。

蔣猷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第二年，請求爲祠禄官回家。宣和末年，召任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年，在淮陰上表問候太上皇，并且特請詔命貶斥童貫。蔣猷奏陳童貫得罪天下，希望貶黜流放到遠方。太上皇認爲對，馬上命令宣布詔令，驅逐童貫赴貶所。蔣猷隨即侍奉太上皇回京，移任兵部尚書，屢次升官至正議大夫。因病引退，任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去世，追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救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論曰：在國家危急之際，必以任用人才爲當務之急。靖康、建炎年間的禍變，比之溺水着火還要危急。當時并不是缺乏人才，然而國耻最終不能洗刷，難道不是任用他們還有不到之處嗎？以李光的才識高明，所至很有聲望；許翰、許景衡論議政事切合實際；張慤善於理財；張所熟知河北的利害：這些全是當時才智出衆的人。如果這幾位大臣，使皇上對他們言聽計從，不被奸佞小人的讒言所阻止，得以直接按他們的志向行事，其功效也就可觀了。然而他們之中有的被貶斥遠方而死，有的被任用而不能終其才智，天下的治亂安危，雖然非人力能左右，君子對於這些，則不能認爲對於當時君主的失政没有過失。蔣猷做官經歷五朝，正當建炎初年，爲避災移居他鄉而死，這不值得稱贊。陳禾爲説完勸諫之言而拉住皇帝的衣袖，有古代諫臣的風範，他做事在宣和年以前，孝宗即位後纔追加贊揚的謚號。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韓世忠（子）彥直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絶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産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强馳射，勇冠三軍。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他身材偉岸，目光如電。早年勇猛過人，能騎没有馴服的馬駒。韓世忠家境貧寒，没有産業，嗜酒而崇尚豪氣，不受約束。占卜的人説他將官至三公，他發怒，認爲是侮辱自己，將那人痛打一頓。韓世忠十八歲時，以膽大勇敢響應鄉州招募，隸屬於兵籍。他挽强弓騎馬射箭，勇冠三軍。

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鋭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鬥，敵少却，顧一騎士鋭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啰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

崇寧四年，西夏騷擾邊境，延安郡調兵進行抵禦，韓世忠即在所調派的軍中。到達銀州，西夏人環城固守，韓世忠衝破關卡，斬殺敵將，將其首級擲於女墻外，諸軍乘機發動進攻，西夏人大敗。不久敵人以重兵屯駐蒿平嶺，韓世忠率精鋭之兵與西夏人激戰，西夏人撤兵而去。不久，西夏人又在小路出現，韓世忠獨率敢死兵士與西夏人殊死戰鬥，敵人稍稍後撤，戰鬥中韓世忠看見敵營中有一個騎士非常勇猛，問俘虜那人是誰，俘虜説："他是監軍駙馬兀啰。"韓世忠躍馬上前將兀啰斬首，敵兵大敗潰散。經略司上報韓世忠的戰功，童貫主管邊境事務，他懷疑經略司的上報有所誇大其實，便衹給韓世忠加一級官資，衆軍士得知都憤憤不平。

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遇敵佛口寨，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

韓世忠隨從劉延慶去築天降山寨，路上某山寨被敵人所占據，韓世忠乘夜登城斬殺敵人兩名士兵，并割下護城氈獻給劉延慶。部隊繼續前進碰到敵人於佛口寨，韓世忠又登城斬殺敵人數名，由此開始補爲進義副尉。到達藏底河時，韓世忠又斬殺三名敵人，因功轉升爲進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岩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别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

宣和二年，方臘造反，江、浙震動，朝廷從四方調兵，韓世忠作爲偏將隨從王淵前去討伐。部隊駐扎在杭州，賊兵突然到來，氣勢很囂張，大將惶恐不知所措。韓世忠領兵二千人埋伏在北關堰，賊兵經過時，伏兵發動攻擊，賊衆大亂，相互踐踏，韓世忠率兵追擊，賊兵敗逃。王淵嘆服説："真是一人敵萬人。"於是將所携帶的白金器具全部賞給韓世忠，并且與他結交。當時朝廷有詔凡能得到方臘的首級者，授爲兩鎮節度使。韓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兵分據三窟，藏在深峒裏嚴密把守，諸將陸續趕到，都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入峒。韓世忠暗中在溪谷中尋找，通過問山婦得知路徑，便持戈挺身徑直深入，越過險阻，行走幾里，直搗賊穴，格殺幾十人，將方臘擒出峒。辛興宗領兵堵住峒口，搶去俘虜據爲己功，因此韓世忠未能受賞。别帥楊惟忠回朝後，説明了真相，韓世忠轉爲承節郎。

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噪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噪，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盗賊蜂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

宣和三年，朝廷議論決定收復燕山，調集各路軍馬，但到達燕山時都被擊潰。韓世忠前去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名騎兵一起抵達滹沱河。碰上金兵二千多騎兵，蘇格驚慌失措，韓世忠從容地命令蘇格等人站列在高岡上，告誡他們不要動。正好從燕山戰場上潰散下來的士卒聚集船上，韓世忠當即命令他們停靠河岸，約定他們吶喊鼓噪以助聲勢。韓世忠躍馬衝入敵陣，轉戰如飛。敵人分成兩隊占據高岡，韓世忠出其不意，衝擊兩名拿旗的人，趁勢奮力搏擊，蘇格等人夾擊，船上的士卒吶喊鼓噪，敵人大亂，韓世忠追擊，斬殺很多。當時山東、河北盗賊蜂擁而起，韓世忠隨從王淵、梁方平進行討伐搜捕，幾乎全部將盗賊或擒或斬，累計前後功勞，韓世忠轉爲武節郎。

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

欽宗即位，韓世忠隨梁方平屯駐濬州。金兵逼近邊境，梁方平防備不嚴，金兵迫近就逃跑了，官軍幾萬人都潰散。韓世忠陷於敵人重圍之中，他揮戈力戰，突圍而出，焚燒橋梁而回。欽宗得知，在便殿召對韓世忠，詢問梁方平違反軍紀的情况，韓世忠逐條上奏非常詳細。因此轉升武節大夫。欽宗詔令各路勤王兵率領本部人馬入

鋒軍統制。

京保衛，恰逢金人退兵，河北總管司徵召選拔韓世忠爲鋒軍統制。

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栗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當時勝捷軍張師正戰敗，宣撫副使李彌大將他斬首，大校李復鼓動士兵作亂，淄州和青州的響應者合起來有幾萬人，山東又不得安寧。李彌大傳檄命令韓世忠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人，韓世忠將他們分爲四隊，并布下鐵蒺藜自斷後路，下令說："前進則勝，後退則死，逃跑者由後隊剿殺。"到這時没有人敢回頭，都拼死作戰，大破叛兵，斬殺李復，李復的餘黨逃奔潰散。韓世忠乘勝追擊，追至宿遷，賊兵還有萬人，正抱着美女殺牛縱情喝酒。韓世忠單騎夜裏來到賊營，大聲呼喊說："大軍到了，趕快捲甲收戈，我能保全你們性命，與你們共享功名。"賊兵驚恐求饒，於是跪着向韓世忠敬獻牛肉和酒。韓世忠下馬解鞍，飲酒吃肉乾净，於是賊衆都投降。至黎明，發現韓世忠大軍并没有到達，賊人開始大爲後悔，臉色都變了。韓世忠因功遷升爲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絶，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

朝廷詔令韓世忠入朝，任命他爲不帶階官的單州團練使，屯守滹沱河。當時真定失守，韓世忠得知王淵守趙，於是立即前去。金兵到，聽說韓世忠在，進攻更加猛烈，韓世忠糧盡援絶，身邊的人大多勸他突圍而去，韓世忠不聽。恰逢天降大雪，半夜時分，韓世忠派敢死之士三百人直搗敵營。敵人驚恐大亂，相互攻擊刺殺，到天明全部逃遁了。後來有人從金國來，纔知道金兵大首領在當天受傷死去，所以士衆不能支持而逃潰。韓世忠被調爲嘉州防禦使。

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

韓世忠返回大名，趙野徵召他爲前軍統制。當時康王前往濟州，韓世忠率所部勸康王即位。金放縱士兵瘋狂攻城，人心震動恐懼，韓世忠占據西王臺力戰，金兵稍稍後撤。第二天，敵帥率兵幾萬人到來，而這時韓世忠手下衹有千人，他單騎衝入敵營，殺死敵帥，金兵於是大敗潰散。

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

康王即皇帝位，任韓世忠爲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韓世忠請求將都城移至長安，然後出兵收復兩河地區，當時朝廷議論没有聽從他的意見。朝廷剛建御營司時，韓世忠爲左軍統制。當

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群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

年，朝廷命王淵、張俊討伐陳州的叛兵，劉光世討伐黎驛的叛兵，喬仲福討伐京東的叛賊李昱，韓世忠討伐單州叛賊魚臺。韓世忠攻破魚臺之後，又擊敗黎驛的叛兵，并將魚臺和黎驛的叛兵首級獻到朝廷。到這時各盜賊全部被平定，韓世忠入朝充任宿衛。河北的盜賊丁順、楊進等人都前往招撫司投誠，宗澤都收留他們并加以任用。

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即先斬彥，毆李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

建炎二年，韓世忠升任定國軍承宣使。皇上前往揚州，韓世忠率所部隨從。這時張遇從金山來投附，抵達揚州城下時，人馬不解甲，城內人心驚恐。韓世忠獨自一人進入張遇營中，講明歸順和叛逆的利弊，張遇部衆都表示願意聽從命令。李民也率十萬人來投降，等到達時，有反悔的迹象。王淵派韓世忠前去告諭利害道理，韓世忠瞭解到李民的同黨劉彥持有異議，當即先將劉彥斬首，并將李民毆打一頓趕走，捆縛二十九個小校，送王淵斬首。事情平定後，韓世忠被授命在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

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

金兵再次攻打河南，翟進與韓世忠合兵夜襲悟室兵營，没有攻下，反被悟室所擊敗。適逢丁進誤期，陳思恭先逃跑，韓世忠身上中的箭像棘刺一樣密集，韓世忠力戰纔幸免於死。回到汴京，韓世忠追究軍中先行逃跑者之罪，都將他們斬首，左右之人驚恐。丁進由此與韓世忠結下仇怨，不久因叛亂被殺。

召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沭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

朝廷召韓世忠回朝，授爲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守淮陽，聯合山東的部隊抵禦敵人。粘罕聽説韓世忠扼守淮陽，於是分兵萬人奔赴揚州，自己率領大軍迎戰韓世忠。韓世忠抵擋不住，乘夜引兵回撤，敵人追擊，韓世忠軍在沭陽潰敗，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戰死。

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遥，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在陽

建炎三年，皇上召集諸將商議轉移皇帝駐地之事，張俊、辛企宗請求前往湖南，韓世忠説："淮、浙富饒，如今作爲國家的根本之地，怎麽能捨棄淮、浙而到其他地方去呢？現在人心猜疑，皇上一有退避，那麽不滿者圖謀叛亂，重湖、閩嶺之間路途遥遠，怎麽能够保證道路上没有變故呢？江、淮地區應該留兵守禦，車駕應該分兵保衛，朝廷有兵約十萬人，分一半兵力守禦

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繇海道赴行在。

江、淮上下，剩餘衹有五萬人，能够確保防守没有禍患嗎?”韓世忠在陽城收聚離散亡失的士兵，得到幾千人，他聽説皇上去了錢塘，便從海上趕赴皇上所在之地。

苗傅、劉正彦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

苗傅、劉正彦謀反，張浚等人在平江商議討伐叛亂，得知韓世忠到來，相互慶幸安慰，張俊高興得跳起來不能自控。韓世忠收到張俊的書信，極度悲憤而大哭，舉酒祭神説：“誓與此賊不共戴天!”士卒都十分振奮。韓世忠去見張浚，説：“今日的大事，韓世忠我願意與張俊擔任，您不要憂慮。”韓世忠想立即進兵。張浚説：“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怕有不測之禍，我們已派遣馮轓前去用好話誘降叛賊了。”

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彦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

建炎三年三月戊戌，韓世忠率所部從平江出發。張俊擔心韓世忠兵少，將劉寶的二千兵借給他。船載着身穿鎧甲的兵士，綿延三十里。到達秀州，韓世忠稱説有病不再前行，製造雲梯，修治器械，苗傅等纔開始害怕。起初，苗傅、劉正彦聽説韓世忠到來，傳檄命令他屯兵江陰。韓世忠用好言回報，并且説自己所部殘餘零落，想前往皇上所在地。苗傅等人非常高興，許諾等韓世忠到達後，假托詔命授任他和張俊爲節度使，韓世忠和張俊都不接受。

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

當時韓世忠之妻梁氏及兒子韓亮被苗傅劫爲人質，防備看守嚴密。朱勝非哄騙苗傅説：“如今如果報告皇太后，派梁氏及韓亮二人前去慰撫韓世忠，那麼平江的各位將臣會更加安心。”於是召梁氏入朝，封爲安國夫人，讓她去迎接韓世忠，要韓世忠迅速前來勤王。梁氏快馬加鞭出城，一日一夜趕到秀州與韓世忠相會。

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

不久，改年號爲明受的詔書到，韓世忠説：“我知道有建炎，不知道有明受。”斬殺其使臣，取出其詔書焚燒掉，更爲加緊進兵。苗傅等人十分恐懼。韓世忠駐軍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依山靠河作爲陣勢，并在河的中流設置鹿角，堵塞舟船行駛。韓世忠棄船力戰，張俊緊隨其後，劉光世再隨其後。韓世忠等軍稍稍後撤，韓世忠又棄馬操戈向前，命令將士説：“今日當以死報國，凡是身上没有中數箭者都斬首。”於是士兵都拼

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彦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

命戰鬥。賊兵排列神臂弓拉滿弦等待，韓世忠睁大眼睛大聲呼喊，挺刀向前衝入，賊兵畏懼而退縮，來不及發箭便敗散了。苗傅、劉正彦率領精兵二千，打開湧金門逃跑了。

世忠馳入，帝步至宫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吴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彦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

韓世忠騎馬奔入朝廷，皇上步行到宫門，握住韓世忠的手痛哭説："中軍吴湛最支持逆賊，他還留在朕的身邊，能够先將他殺了嗎?"韓世忠當即去見吴湛，同他握着手講話，將他的中指折斷，然後在鬧市上斬首示衆。韓世忠又抓住賊臣的謀士王世修交給有關官吏處置。皇上下詔授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向皇上請求説："逆賊擁有精兵，甌、閩離朝廷很遠，倘若讓他們建成巢穴，則最終不能消滅，臣請求前往討伐。"於是以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從衢、信追擊賊兵，到達漁梁驛，與賊兵相遇。韓世忠步行挺戈向前，賊兵望見，咋舌説："這是韓將軍!"都驚恐潰散。韓世忠擒獲劉正彦及苗傅的弟弟苗翊，送往皇帝駐地，苗傅逃往建陽，韓世忠追擊擒獲他，苗傅等都被斬首。韓世忠起初向皇上辭行時，曾上奏説："臣發誓活捉逆賊，爲社稷洗刷耻辱，請求派殿前兩名虎賁兵士前去押送俘虜來獻給皇上。"到這時，果真如韓世忠所説。皇上親自書寫"忠勇"二字，貼在旗上，賜給韓世忠。授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

兀术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吕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

兀术將入侵，皇上召集諸將問轉移居所之地，張俊、辛企宗勸皇上從鄂州、岳州去長沙，韓世忠説："國家已經失去河北、山東，如果再放棄江、淮，將還有什麽地方呢?"皇上於是以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駐守鎮江。不久兀术分路渡過長江，各地屯守之軍都失敗，韓世忠也從鎮江撤退保守江陰。杜充以建康城投降敵人，兀术從廣德攻占臨安，皇上前往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守青龍鎮，中軍駐守江灣，後軍駐守海口，等敵人回撤時進行攔擊。皇上召韓世忠到皇帝駐地，韓世忠上奏説："臣正留守在長江邊截擊回撤的金兵，决心拼死一戰。"皇上對輔臣説："以前吕頤浩在會稽時，曾提出過這個策略，韓世忠與他不謀而合。"皇上賜親筆書信給韓世忠，同

意他留下截擊金兵。

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相持黄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宫，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

到了元宵節，韓世忠前往秀州城張燈大會賓客，然後突然引兵直奔鎮江。等金兵到達時，韓世忠軍已先屯駐在焦山寺了。金將李選投降，韓世忠受降。兀术派遣使者通問，約定日期大戰，韓世忠同意。雙方大戰近十個回合，梁夫人親自執槌擊鼓，金兵最終不能渡過長江。兀术表示願意歸還這次入侵所占據的全部地方以求借道撤軍，韓世忠不聽；兀术請求獻上名馬，以求韓世忠讓路，韓世忠仍不聽。撻辣在濰州，派孛堇太一趕赴淮東支援兀术，韓世忠與二個敵人首領在黄天蕩相持四十八天。孛堇太一駐軍江北，兀术駐軍江南，韓世忠用海艦駐泊在金山下，預先用鐵繩套上大鈎交給驍健的士兵在艦上等候。第二天一早，敵船鼓噪而來，韓世忠將海船分爲兩路繞到敵船背後，用鐵索大鈎套鈎敵船，每縋下一鈎，就鈎沉一隻敵船。兀术走投無路處境困窘，請求和談，十分悲哀地乞求。韓世忠説："還我徽、欽二帝，恢復我疆土，則可以成全你們。"兀术無言以對。

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棹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絶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

又過了幾天兀术再次請求和談，出言不遜，韓世忠挽弓想射他，兀术急忙騎馬飛奔而去，對其諸將説："南軍使船如馬，怎麽辦？"兀术廣泛徵求人獻攻破海船的計策。閩人王某，教他們在船上裝土，平鋪在船板上，船穴鋪上木槳，等風停時出長江，有風時則不出。海船没有風，動不了。又有人獻計説："開鑿一條大河渠連接長江江口，則船行大河時處於韓世忠的上游。"兀术一夜之間暗中開鑿了河渠三十里，并且采用方術之士的建議，殺白馬，挖出婦人的心，割破自己的額頭祭天。第二天風停，韓世忠軍因風力不够船不能張帆運行，金兵用小船放火，箭如雨下。孫世詢、嚴允都戰死，敵人得以渡過長江逃走。韓世忠收集餘軍返回鎮江。

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

起初，韓世忠認爲敵人來後必定會登上金山廟，以觀察我軍的虛實。於是派兵百人埋伏在廟中，另派百人埋伏在岸邊，相約聽到鼓聲，埋伏在岸邊的兵先攻入，埋伏在廟中的兵進行夾擊。金兵果然有五人騎馬闖入廟中，埋伏在廟中的兵

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术也。是役也，兀术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奬甚寵。拜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

一時高興，先擊鼓出擊，僅僅抓獲兩人。有三人逃掉，其中有一個穿絳袍玉帶的人，掉下馬後又上馬飛快逃跑了，審問俘虜，得知他就是兀术。這一戰，兀术兵號稱十萬，韓世忠衹有八千多人。皇上前後共六次賜親筆書信給韓世忠，褒獎很尊寵。韓世忠被拜爲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

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并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并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强等五百餘人。

建安范汝爲造反，辛企宗等人前去討捕沒有功效，賊勢越來越盛。朝廷以韓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說："建安位於閩嶺的上游，反賊如順流而下，嶺下七郡都將遭受掠殺。"立即率領步兵三萬人，水陸并進。駐扎在劍潭，反賊焚燒橋梁，韓世忠策馬搶先渡過河，軍隊順利地渡過了河。賊兵占據所有要道堵截官軍，韓世忠命令各軍偃旗息鼓，直抵鳳凰山，俯瞰建安城，建造雲梯火樓，日以繼夜進行攻城，反賊震驚害怕不能測知韓世忠的意圖。五日後城被攻破，范汝爲逃匿自焚而死，韓世忠斬殺范汝爲的弟弟范岳、范吉示衆，擒獲范汝爲的謀士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强等五百多人。

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别，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黄金器皿。

韓世忠起初想全部誅殺建安的百姓，李綱從福州飛馬趕去見韓世忠說："建安的百姓大多是無辜的。"韓世忠下令軍士策馬上城而不得下城，聽任百姓自相離别，務農者給予牛穀，經商者減輕徵絹，放鬆禁令，脅從者區别出來給以遣散，衹將依附反賊者處死。百姓感激韓世忠讓他們得以再生，家家爲他立祠。捷報傳來，皇上說："即使是古時的名將也比不上韓世忠。"賜給韓世忠黄金器皿。

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韓世忠藉機上奏說江西、湖南寇賊還很多，請求乘勝加以討伐平定。廣西盜賊曹成擁殘兵占據郴州、邵州。韓世忠平定閩寇後，馬上移軍永嘉，裝作好像要休兵整頓的樣子。忽然經由處州、信州徑直奔豫章，在江濱扎營，連綿幾十里，賊寇没有料到韓世忠軍到來，大驚。韓世忠派人招降，曹成率衆投降，得到戰士八萬人，韓世忠將他們遣送到皇上所在地。

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

之後移軍長沙。當時劉忠擁有部衆幾萬人，占據白面山，營柵相望。韓世忠剛到達，想立即

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敕樞密以功頒示内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絶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

出擊，宣撫使孟庾不同意，韓世忠說："兵家利害，在於計策周密，不是參知政事所能瞭解，請給半個月時間將劉忠討平。"於是與賊兵對壘，下棋飲酒，堅守不戰，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用意。一天晚上，韓世忠與蘇格并騎穿過敵營，放哨的人大聲喝問，韓世忠事先得知了賊軍的暗號，便隨聲應對，將整個賊營詳細觀察了一遍後纔出營，高興地說："這是天賜良機。"連夜埋伏二千精兵在白面山，然後與諸將一齊拔起營寨進兵。賊兵正迎戰時，埋伏在山中的精兵已衝入中軍，奪望樓，樹旗蓋，喊聲如雷，賊兵回頭看見驚慌逃潰，韓世忠指揮將士夾擊，大敗賊兵，劉忠被斬首，湖南於是平定。韓世忠被授爲太尉，皇上賜給他玉帶、笏，并敕令樞密院將韓世忠的功勞頒示朝廷内外的各位將領。韓世忠軍返回建康，成立背嵬軍，軍中兵士個個都勇猛絶倫。九月，韓世忠任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宣撫使，宣撫司設於建康。

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横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户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横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淮。

紹興三年三月，韓世忠升爲開府儀同三司，充任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在泗州設宣撫司。當時聽說李横出兵討伐僞齊，朝廷商議派遣大將，由於韓世忠忠誠勇敢，因此派遣他去。皇上賜給他廣馬匹七綱，鎧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還拿出錢一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作爲半年的費用。朝廷命令户部侍郎姚舜明到泗州，總領錢糧；命倉部郎官孫逸到平江府、常州、秀州、饒州，督促發運軍糧。李横兵敗返回鎮守地，韓世忠結果没能渡過淮河。

四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栅，自斷歸路。

紹興四年，韓世忠任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守鎮江。當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路南侵。皇上親筆致書韓世忠，命他整飭防備，圖謀進取，言辭懇切。韓世忠接受詔書，感動地哭着說："主上如此憂慮，臣子怎敢偷生！"於是率軍從鎮江渡過長江，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擊金步兵；自己親自指揮騎兵駐大儀，抵擋敵人騎兵，韓世忠令士兵砍伐樹木築栅欄，自己斷絶退路。

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

適逢朝廷派魏良臣出使金國，韓世忠撤掉炊具，哄騙魏良臣說已接到詔書令移守長江，魏良臣急忙騎馬離去。韓世忠估計魏良臣已離境，便

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别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

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鵶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

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時撻辣屯泗州，兀术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术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

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

立即上馬，對將士下令説："看我的鞭子指向行事。"於是引大軍屯駐大儀，布下五陣，在二十多處設埋伏，相約聽到鼓聲即發動攻擊。魏良臣到金軍中，金人問宋軍的動静，魏良臣把所見到的情况都説了。聶兒孛堇聽説韓世忠撤退，非常高興，引兵到江口，離大儀五里；别將撻孛也率鐵騎從韓世忠所布下的五陣的東邊經過。韓世忠揮小旗鳴鼓，伏兵四起，韓世忠軍旗的顔色與金人的旗幟相混雜，金軍混亂，我軍不斷推進。背嵬軍各拿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敵人披甲陷入泥潭，韓世忠指揮精騎兵四面踐踏，將金人馬都踩死，於是俘獲撻孛也等二百多人。

韓世忠所派遣的董旼也在天長縣的鵶口攻擊金人，擒獲四十餘名女真人。解元到高郵，遭遇敵人，他布下水軍夾河陣，一天中與金兵作戰十三回合，相持不下。韓世忠派成閔率騎兵前去支援，再次與金兵大戰，俘獲生女真及千户等。韓世忠還親自追擊到淮水，金兵驚慌潰逃，相互踐踏，溺死者很多。

捷報傳來，群臣入朝慶賀，皇上説："韓世忠忠誠勇敢，朕知道他必定能够成功。"沈與求説："自建炎以來，將士未曾與金人迎戰一次，現在韓世忠連連獲勝，挫傷了敵人的鋭氣，其功不小。"皇上説："應該依次給予優厚獎賞。"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都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議論者認爲此戰是中興武功第一。

這時撻辣屯駐泗州，兀术屯駐竹塾鎮，被韓世忠所阻扼，他們派人送書信和錢幣向韓世忠約戰，韓世忠表示同意，并且派兩名樂官帶上橘和茶葉回報。碰上下雪，金兵糧道不通，田野無剩餘糧食可掠，衹好殺馬而食，蕃漢兵無不怨恨。兀术乘夜引兵撤走，劉麟、劉猊也丢棄輜重逃跑。

紹興五年，韓世忠進爲少保。紹興六年，韓世忠被授爲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在楚州設置宣撫司。韓世忠斬除雜草，建立軍府，與士兵一起勞動。他的夫人梁氏親自織簾子做帷幕。將士有怯戰的，韓世忠贈給

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

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鋭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横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

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

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

他們婦女衣服，設樂大宴，令他們化妝成婦人的樣子以耻笑他們，因此人人發奮。韓世忠招集流亡離散之人，鼓勵工商，山陽於是成爲重鎮。劉豫兵數次入侵，都被韓世忠打敗。

當時張浚以右相的身份視察軍隊，令韓世忠從承、楚攻取淮陽。劉豫正聚兵在淮陽，韓世忠當即領兵渡過淮河，從符離旁邊向北，到達淮陽城下。韓世忠被賊兵團困，他揮戈躍馬，突圍而出，没有留下一箭頭。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拼戰，扼其喉嚨，將他擒獲，韓世忠軍乘勝掩擊，金人敗退。不久圍困淮陽，賊兵堅守，攻城不下，賊兵預先與金人相約説："被圍一天，就舉烽火一隻。"到這時，六隻烽火都舉起來了，兀朮與劉猊都到達。韓世忠向張俊求援，張俊認爲韓世忠有吞并自己的意圖，没有應援。韓世忠與敵軍對陣，派人對敵兵説："穿錦衣騎青白馬站在陣前的，便是韓相公。"有人提醒他這樣做危險，韓世忠説："不這樣做，不能將敵人招來。"敵人果然來到，韓世忠殺死其領戰的二人，敵人於是退去。不久，朝廷下詔班師，韓世忠又回到楚州，淮陽百姓隨從韓世忠回楚州的數以萬計。

紹興六年三月，韓世忠被任命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然在楚州置司。四月，賜給韓世忠"揚武翊運功臣"稱號，加授横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皇上在平江，韓世忠從楚州來朝見。

紹興六年十月，邊報緊急，劉光世打算放棄廬州返回太平，張俊也請求增兵。都督張浚説："今日之事，衹能前進出擊，不能後退保守。"於是韓世忠率軍渡過淮河，與金將訛里也激戰。劉猊準備進犯淮東，被韓世忠部隊所阻扼，不能前進。紹興七年，修築高郵城，百姓更加感到安定。

起初，韓世忠移軍屯駐山陽，派間諜聯絡山東豪傑，相約情况危急時相互應援。宿州的馬秦以及太行山的諸盜賊，大多願意遵從約束。金人廢掉劉豫，中原震動，韓世忠認爲機不可失，請求率領大軍北伐，招納歸附之人，以爲恢復故土之計。適逢秦檜主張和議，命令韓世忠移軍屯駐

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

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

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术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十一年，兀术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皋，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溯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

鎮江。韓世忠說：“金人狡猾欺詐，恐怕他們用緩兵之計，請求將這支軍隊留下掩護江、淮。”又極力陳說和議之不對，願意效死節，率先迎擊敵人；如果戰不勝，再聽從敵人和議不晚。還說王倫、藍公佐毗連河南地界，請求下令明確寫下不得反悔的文據以作以後的證據。韓世忠上了十幾道奏章，都慷慨激切，并且請求單騎到朝廷面奏，皇上大多下詔給予褒獎答覆。後來金人果然違背盟約，都如韓世忠所言。

金派使者蕭哲來，以詔諭爲名，韓世忠聽說後，共上了四道奏疏說：“不能接受金的詔諭，希望發兵與他們決戰，敵人兵勢最强的地方，請讓臣來抵擋。”又說：“金人想將我朝與劉豫同等相待，讓全國的士大夫都爲陪臣，恐怕人心離散，士氣凋落沮喪。”并且請求通過驛站兼程入朝面奏，未獲許可。後來韓世忠在洪澤鎮設伏兵，準備殺死金使，沒有成功。

紹興九年，韓世忠被授爲少師。紹興十年，金人背棄盟約，兀术率撒離曷、李成等攻破三京，分路侵入。八月，韓世忠圍攻淮陽，金人發兵來救，韓世忠在泇口鎮迎擊，將金兵打敗。韓世忠又派遣解元在潭城迎擊金兵，劉寶在千秋湖攻擊金兵，都獲勝。親隨將成閔隨統制許世安攻奪淮陽城門進入，大戰於門內。許世安中四箭，成閔身上三十餘處受傷，又奪門而出。韓世忠奏報他們的戰功，都被提升爲武德大夫，成閔由此知名。韓世忠進升爲太保，封爲英國公，兼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

紹興十一年，兀术耻於順昌之敗，又籌謀再次入侵，皇上詔令集合大軍在淮西迎敵。不久金兵在柘皋被打敗，又圍攻濠州。韓世忠受詔救援濠州，派水軍到招信縣，又派騎兵乘夜在聞賢驛襲擊金兵，將金兵打敗。金兵攻打濠州，五天後城破。城破後三天，韓世忠到達，楊沂中軍已經南逃。韓世忠與金兵戰於淮河岸邊，他派劉寶夜裏逆流而上，準備劫擊金兵，金兵砍伐樹木堵塞赤龍洲，扼住其退路，韓世忠得知，全師而回。金兵從渦口渡過淮河北去，從此不再入侵。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員衹有三萬，但金兵不敢侵

萬，而金人不敢犯。

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犯。

秦檜收回三大將的兵權，紹興十一年四月，拜韓世忠爲樞密使，於是將他軍中所積存的錢一百萬緡，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座收歸國有。因爲韓世忠不贊成和議，被秦檜所阻抑。到魏良臣出使金國時，韓世忠又極力進言："從此人情淡薄，國力萎靡，由誰再來振興呢？等金使來時，請求讓我與他面談。"未獲許可，於是上書直言指説秦檜誤國。秦檜指使言官論劾韓世忠，皇帝將其奏書留置於宫中不下發。韓世忠連連上疏請求解除樞密使之職，接着又上表請求辭職歸鄉。十月，韓世忠被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仍爲節度使。韓世忠自此閉門謝客，絶口不談軍事，時常騎着驢、提着酒，由一二個童僕跟隨，縱游於西湖以自樂，平時將官很少能見到他的面。

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

紹興十二年，韓世忠改封潭國公。顯仁皇后從金返回，韓世忠到臨平拜見。皇后在金就聽説過他的名聲，對他安慰了很久。紹興十三年，韓世忠被封爲咸安郡王。紹興十七年，改爲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紹興二十一年八月，韓世忠去世，進拜爲太師，追封爲通義郡王。孝宗即位，追封爲蘄王，謚忠武，於高宗廟庭中配祭。

世忠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卧内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没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

韓世忠開始生病時，皇上敕令御醫診視治療，將領和官吏入卧室探視病情時，韓世忠説："我出身平民，身經百戰，達到王公之位，仰賴上天保佑，能够保全身首死於家中，各位還爲我的死悲哀嗎？"韓世忠死後，皇上賜給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安葬。

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

韓世忠曾告誡家人説："我的名字叫世忠，你們不要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韓世忠性情憨厚剛直，勇敢忠義，凡事關宗社國家，必定流淚極言。岳飛蒙受冤獄，滿朝没有人敢説一個非字，惟獨韓世忠直言觸怒秦檜，其言語載在《秦檜傳》。他又抵制排斥和議，觸怒秦檜之處尤其爲多，有人勸阻他，韓世忠説："現在害怕禍患苟且贊同，他日死後，怎能在太祖殿下接受鐵杖？"當時的一二位大將，大多依附秦檜以求苟全，韓世忠與秦檜同在樞密院，但見面

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户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凉居士。

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户部尚書。

韓彥直

彥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秘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之繻傅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

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禄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

乾道二年，遷户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興罷，交承，爲緡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其嬴獻諸朝。帝嘉之。拜司

除作一揖外，未曾與秦檜交談過。

韓世忠好義輕財，皇上的賞賜全部分發給將士，所受賜的田地與編户同等交租。他治軍嚴謹整肅，與士兵同甘共苦，器仗規劃，精絶過人，現在的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以及通過跳澗練習騎馬，通過穿洞以練習射擊，都是他所遺留下的方法。他曾中毒箭入骨，用强弩括取，十個手指衹剩下四個，不能動，在他身上，刀痕箭傷如刻畫一樣繁密清晰。然而他知人善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於行伍，直到揮將旗指揮，都是他的部下。他解除兵權，罷去官職，在家閑居共十年，淡然自如，好像未曾身居權位。晚年喜好佛教、老子學説，自號清凉居士。

韓世忠之子韓彥直、韓彥質、韓彥古，都以才能被任用。韓彥古官至户部尚書。

韓彥直字子温。生下來剛滿一歲，就因父親是高官補右承奉郎，不久直秘閣。六歲時，跟隨韓世忠入朝觐見高宗，高宗命他寫大字，他當即受命跪在地上寫“皇帝萬歲”四字。高宗很高興，撫着他的背説：“將來是個好材料。”高宗親自解下孝宗繫髮的彩繒繫到他的頭上，賜給他金器、筆硯、監書、鞍馬。十二歲時，皇上賜給他三品服。

紹興十七年，考中兩浙轉運司舉試。第二年，考中進士，調任太社令。紹興二十一年，韓世忠去世，韓彥直服喪期滿，秦檜向來憎恨韓世忠不附會和議，調韓彥直出外任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秦檜死後，韓彥直任光禄寺丞。紹興二十九年，升任屯田員外郎兼代理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兵馬，檄令韓彥直權計議軍事。都督府撤除，韓彥直爲祠官。

乾道二年，韓彥直升任户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兵馬錢糧。適逢大軍倉配給糧食，他徑直坐小車前往察看，官吏不按數給糧，他將官吏逮捕交給法司處理。起初，韓彥直的前任因缺糧被罷免，交接時，衹有緡錢二十萬，韓彥直接管後的第二年上奏共計緡錢是原來的四倍，并

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

且將贏餘的部分獻給朝廷。皇上嘉獎他。拜任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使兼代理江州知州。

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産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奸。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换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

當時朝廷返還給岳飛家的資産大多放在九江，年深日久産業多次變换業主，官吏趁機作弊。韓彥直搜查出被隱匿的部分，全部還給岳飛家屬。韓彥直又任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不久兼任發運副使。適逢當時的宰相不樂意他任這些官職，秘密上奏换爲武官，授他爲利州觀察使、襄陽府知府，充任京西南路安撫使。

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仿行之。

乾道七年，授韓彥直爲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列上奏軍中的六件事，請求完備器械、增加戰馬、去掉濫賞、激勵奇功、選拔勇敢有方略的人、充實親隨等，朝廷大多聽從他的建議。在此之前，軍中的騎兵大多不能步行作戰，韓彥直命令騎士穿着鎧甲徒步行走，每天走六十里，即使是統制官也要身先士卒，軍中個個習慣勞苦，奔走如飛。事情上報到朝廷，皇上詔令三衙、長江各軍仿照執行。

八年，丐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丐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遥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并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

乾道八年，韓彥直請求回到文班，於是授他爲左中奉大夫，充任敷文閣待制、台州知州。他又請求爲祠禄官以奉養親人，任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入朝應對説："以往自從岳飛任大帥，他身居鄂渚，遥領荆襄。田師中接替岳飛，纔開始將鄂渚分爲兩個軍，請求恢復原樣。"又請求合并京西、湖北轉運司爲一司，分派官員在襄陽置司，可以當作一件事來辦，皇上認爲他説得好。韓彥直升任刑部侍郎。

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冤獄。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决，况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吴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

乾道九年，韓彥直兼任工部侍郎，同僚建議：死刑犯經過三次審問仍不認罪，應令按衆人的證言處决，準備寫下來作爲法令。韓彥直堅持不同意這樣做，報告丞相梁克家説："如果這樣做，那麽好人被誣陷，必然會有很多冤案。况且鞭笞杖打的刑罰，還要認罪了纔施加，何况人命關天呢？"建議最終被阻止。因議論奪吴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官兩級。

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

正逢朝廷應派遣使者出使金國，朝臣互相看着誰也不肯先去，皇上親自選韓彥直前往，韓彥

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爲主。"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嘆。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宫，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直聽到命令就慷慨上路。剛入金國境内，金國使者蒲察詰問接受國書的事情，雙方辯論駁難往返幾十次，蒲察理屈詞窮，於是笑着説："尚書的能力占上風。"到金朝廷後，有多次幾乎遭受禍害，但他守節不屈，金國最終以禮送他回來，皇上嘉獎嘆賞。韓彦直升任吏部侍郎，不久權工部尚書，復任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臨安府知府。正要申訴推辭，因上言而作罷，任提舉太平興國宫，不久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尋知温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以累欠内帑坊場錢不發，鐫一官。海寇出没大洋劫掠，勢甚張，彦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彦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丐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

不久任温州知州，首先逮捕大惡人王永年，并且對其追根究源加以審理，杖責後遷往其他州。上奏免除民間的欠債，以州中的多餘錢財代爲繳納，但是因爲多次欠内帑坊場錢不發，削一級官。海寇在大海上出入進行搶劫掠奪，氣勢十分囂張，韓彦直教給將領和當地豪傑等人策略，不到十天，活捉海寇首領，海上通道爲之清静。樞密使奏上他的功勞，韓彦直進升爲敷文閣學士，以他弟弟韓彦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因避嫌改爲泉府官府。韓彦直請求爲祠禄官奉養親人，派他提舉佑神觀，仍然奉朝請，特地命他佩帶魚符，以表示有别於一般官員。

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臟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并達臺省，庶可核實，以戢奸弊，帝悉嘉納。

入朝應對，請求搜求查訪靖康以來死節的人士，以勸勉忠義。又上奏薦舉貧窮的候補官員中已經經過關升、確實經歷過六次考核、没有貪贓犯罪的人，以經術法律摻雜加以考試，限定名額，確定高低，使孤單貧寒的人得以自我顯達，確定爲改官的制度。又請求命令州官任期滿時，開具本州實際的財賦數目，蓋上官印當面移交給接替的人，并且送到臺省，希望能够核實實數，以止息貪污作弊，皇上全都嘉獎采納。

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衛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之，再爲户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彦直，且謂彦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彦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

淳熙十年夏天，大旱，應詔上言，近來濫用刑罰，是導致旱災的原因。淳熙十一年，入朝應對，議論三衛都環繞扈從帝王居所而居，而司馬却遠在數百里之外，請求下令司馬回到臺司。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韓彦直又任户部尚書。適值年景乾旱，請求廣爲糴買作爲儲備。又請求追加貶斥曾經誣陷岳飛的部下，以慰藉忠魂。因爲言官上言被降官充任敷文閣學士。皇上追加感懷韓世忠原來的功勛，派遣使臣勸諭韓彦直，并且説因

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

嘗摭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禄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摇，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爲韓彥直有才幹能力，所以言官誣陷他。韓彥直感激哭泣上奏感謝。不久提舉萬壽觀，生病，皇上賜給他藥。進升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

曾經摘取宋朝的事情，分爲類別條目，名爲《水心鏡》，寫成書一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向朝廷報告，取來這些書進呈，光宗閲覽後稱贊寫得好。韓彥直進升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爲光禄大夫退休。去世後，朝廷特地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位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是天下安危的時候，有像韓世忠那樣勇敢有謀略又忠義的人擔當大將，是上天用以資助宋朝復興大業的。正當兀术渡過長江，衹有韓世忠與兀术對陣，向兀术顯示對付他是足足有餘的。等到劉豫被廢，中原人心動摇，韓世忠請求乘機進兵北伐，這樣的好機會怎麽能够失去呢？高宗衹聽秦檜的奸詐之言，使韓世忠不能全部施展他的才幹，和議之事完成而宋朝的大勢也去了。韓世忠晚年退居杭州，閉口不談兵事，不與部下和舊將見面，大概是以岳飛的事情爲戒。過去漢文帝思念前代廉頗、李牧那樣的名將，宋朝有韓世忠却不好好任用，可惜啊！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岳飛（子）雲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瓮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祖上世代務農。父親岳和，常能節省糧食用以接濟飢貧的人。有人的莊稼侵入他的田地，收割後歸還那人；別人借貸他錢財的他不要求償還。岳飛出生時，有一隻像天鵝的大鳥在屋頂上飛鳴，因此取名爲岳飛。尚未滿月，黄河在内黄一帶决堤，大水突然冲來，母親姚氏抱着岳飛坐在瓮中，被波濤冲到岸上纔得以幸免，人們對此感到十分驚異。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

岳飛年少時便很有氣節抱負，性情深沉淳厚寡言少語，家庭貧寒而用心讀書，尤其喜好《左氏春秋》、孫、吴兵法等書。天生有神力，不到二十歲就能拉開三百斤的强弓，八石的勁弩。曾向周同學習射箭，盡得周同射箭技術，能够左右開弓。周同死後，每逢初一、十五日，岳飛都要買祭品到周同的墳上進行祭奠。父親認爲他很講義氣，説："如果將來有一天報效國家，你能够成爲爲國捐軀的忠義之人吧?"

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宣和四年，真定宣撫使劉韐招募勇敢戰士，岳飛應徵入伍。當時相州有一夥以陶俊、賈進和爲首的盜賊爲禍甚烈，岳飛請求率領一百名騎兵前去消滅他們。先派一些士兵扮作商人進入盜賊活動地界，被盜賊俘去編入部伍。岳飛派遣一百名士兵埋伏在山下，自己率領數十騎逼近敵人營壘挑戰。盜賊出兵應戰，岳飛假裝戰敗而逃，盜賊隨後緊追，山下伏兵突然殺出，先前被陶俊擄去的士兵擒獲陶俊和賈進和得勝而歸。

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

康王趙構到相州，岳飛通過劉浩進見，受

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命招討游寇吉倩，吉倩率衆三百八十人投降。因功補爲承信郎。率領鐵騎三百人前往李固渡誘敵，將金兵打敗。隨從劉浩解除東京開封之圍，與金軍相持於滑州南，率領一百名騎兵在結冰的河上演習。敵軍突然來到，岳飛指揮他的部屬說：“敵人雖然人數衆多，但不知我軍虛實，應當趁其立足未穩迅速出擊。”於是獨自策馬向前迎敵。金有一猛將手舞大刀殺來，岳飛將其斬於馬下，敵人大敗而逃。岳飛因此升爲秉義郎，隸屬於東京留守宗澤。轉戰於開德、曹州，都立有戰功，宗澤十分驚奇，說：“你的勇敢機智和才能武藝，即使是古代的良將也不能超過，但你喜好野戰，并不是萬全之計。”因此將作戰陣圖傳授給岳飛。岳飛說：“擺好陣勢再開戰，這是用兵的一般法則，要把它運用得巧妙得當，全在於潛心思考，靈活多變。”宗澤聽後深感此話有理。

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

康王趙構即位以後，岳飛上書數千言，大概意思是說：“陛下已登皇位，社稷有主，已經足以打破敵人奸謀，加上勤王的軍隊日益會集，而敵人認爲我方素來軟弱，應該乘金輕敵懈怠之時出兵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之輩不能秉承陛下旨意以圖謀恢復故土，而是勸陛下不斷南逃，恐怕不足以維係中原父老厚望。臣希望陛下乘敵巢穴未固之機，親自率六軍北渡，如此則將士振奮士氣激昂，中原失地可一舉恢復。”書上之後，以小臣越職言事被剥奪官位罷歸原籍。

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

岳飛投奔河北招討使張所，張所以國士之禮接待他，暫時補爲修武郎，充任中軍統領。張所問道：“你一人能敵多少人?”岳飛回答說：“勇敢并不足以依恃，用兵作戰貴在先定好謀略，古代晉國欒枝用曳柴揚塵的方法戰勝楚國，楚國莫敖用采樵之計打敗絞國，都是以謀略取勝的例子。”張所驚嘆道：“君决非一般行伍中人可比。”岳飛於是勸說張所道：“國家定都開封，憑恃河北作爲屏障。如果占據要衝之地，重兵布列各軍事重鎮，一城受到敵人包圍，則其他城池出兵或撓敵或救援，那麼金軍就不能窺視河南，而京城開封這一根本之地便能穩固了。招撫使果能提兵壓境，岳飛當惟命是從。”張所聽罷大喜，暫時

將岳飛補爲武經郎。

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

張所命令岳飛隨從王彥渡過黄河，進至新鄉時，金兵人多勢衆，王彥不敢前進。岳飛獨自率領所部與敵鏖戰，奪過敵人大旗揮舞鼓勵士氣，屬下將士人人奮勇争先，於是攻拔新鄉。次日，岳飛又與金軍戰於侯兆川，身受創傷十多處，士卒也都拼力死戰，又將金兵打敗。夜晚駐扎在石門山下，有人傳言金兵捲土重來，全軍都驚恐不安，岳飛鎮定自若，堅卧不動，金兵最終并没前來。糧餉用盡後，岳飛到王彥處乞求撥給糧餉，王彥没有答允。岳飛率兵北進，同金軍戰於太行山，擒獲金將拓跋耶烏。數日後，又同敵人遭遇，岳飛單人獨騎手持丈八鐵槍，刺死金將黑風大王，敵衆大敗而逃。岳飛自知與王彥不和，又投歸宗澤，任留守司統制。宗澤去世後，杜充接任東京留守，岳飛仍任舊職。

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建炎二年，岳飛先與金軍戰於胙城，又戰於黑龍潭，都獲得大勝。隨從閭勍保護宋皇陵，與金大戰於汜水關，射殺金將，大敗其衆。率部駐扎竹蘆渡時，與金軍相持下不，岳飛選擇精鋭三百人埋伏在前面山下，命令每人將兩束柴草交叉綁縛起來，等到夜半時分，點燃四端將其舉起。金軍懷疑宋援兵趕到，大驚而潰散。

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横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借補英州刺史。王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

建炎三年，寇賊王善、曹成、孔彥舟等人集衆五十萬人，進逼南薰門。岳飛所部人馬僅有八百，衆人都害怕難以抵擋，岳飛説："我可以爲諸位擊敗敵人。"於是左手挾弓，右手運矛，横衝敵陣，敵人大亂，大敗而散。又在東明活捉賊人首領杜叔五、孫海。暫時補爲英州刺史。王善包圍陳州，岳飛與其戰於清河，擒獲其將領孫勝、孫清，授正英州刺史。

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

杜充要率軍南撤建康，岳飛説："中原之地尺寸都不能遺棄，今天部隊一轉移，這些地方就會被金軍占領，將來要想收復，没有數十萬軍隊難以辦到。"杜充不聽，岳飛無奈祇好隨軍南歸。軍隊行至鐵路步時，遇到賊張用部，至六合又遇李成，岳飛與他們交戰，都擊敗了他們。李成遣輕騎劫奪御史犒軍財物，岳飛進兵掩擊，李成逃往江西。這時朝廷命令杜充守衛建康，金軍與李

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

成合軍進攻烏江，杜充閉門不出。岳飛哭着請求他指揮軍隊，杜充始終不出。金軍於是由馬家渡渡過長江，杜充派岳飛等迎戰，王瓊未戰先逃，其他將領也都隨之潰散，祇有岳飛一人獨自苦戰。

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

適逢杜充叛變降金之後，諸將領多慫恿部下剽竊掠奪，祇有岳飛所部秋毫無犯。兀术向杭州進軍，岳飛率部在廣德境内截擊，六戰皆勝，擒獲金將王權，俘虜金軍首領四十多人。岳飛考察其中可以利用的人，用恩惠結交然後將他們遣回金軍，讓他們在夜間攻打敵營縱火焚燒，岳飛乘亂直擊，大敗金軍。駐軍鍾村時，軍中没有現成的糧餉，將士忍飢挨餓，但不敢騷擾百姓。金朝所徵集的士兵互相傳告說："這是岳爺爺的軍隊。"因此爭相前來投降歸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

建炎四年，金兀术進攻常州，宜興縣令迎接岳飛部移屯境内。盜賊郭吉聽說岳飛前來，逃入太湖之中，岳飛派遣王貴、傅慶追擊打敗他們，又派能言善辯的馬臯、林聚前去勸說他們全部投降。有一個名叫張威武的不肯降附，岳飛單人獨騎衝入他的營寨，將他斬首。避亂到此地的百姓得以幸免盜賊禍患，因此畫岳飛像而供奉。

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尸十五里。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术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术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

金軍再次進攻常州，岳飛四戰皆勝；尾隨追擊金軍到鎮江東，又獲得勝利；戰於清水亭，又獲得大勝，金軍尸體遍布十五里。兀术軍奔向建康，岳飛在牛頭山下預設埋伏等待他們。夜裏，命令一百名士兵穿着黑色衣服混入金營中襲擾，金兵驚慌失措，自相攻擊殘殺。兀术軍駐扎在龍灣，岳飛率騎兵三百、步兵二千飛快趕至新城，大破金軍。兀术逃奔到淮西，岳飛於是收復建康。岳飛上奏說："建康是要害之地，應選派軍隊固守，并增兵守衛淮河，以保護心腹地區。"皇帝嘉許采納。兀术率軍北撤，岳飛截擊於靜安，將金兵打敗。

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

朝廷詔令討伐戚方，岳飛率三千人在苦嶺安營扎寨。戚方逃遁，不久又增加兵力捲土重來，岳飛親自率兵一千人，與戚方激戰數十次，都獲得勝利。適逢張俊軍隊來到，戚方於是投降。范宗尹說張俊從浙西來，盛贊岳飛可用，朝廷因此

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將岳飛擢升爲通、泰鎮撫使兼泰州知州。岳飛辭謝，請求擔任淮南東路一重要而艱難的職務，收復本路所轄州郡，然後伺機北進，漸次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淪陷地區。

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

恰逢金軍加緊進攻楚州，形勢十分危急，詔令張俊率部增援。張俊推辭不去，朝廷於是派遣岳飛前去，同時命令劉光世出兵隨後支援岳飛。岳飛部駐扎在三墪作爲楚州援兵，不久進抵承州，三戰三勝，殺死敵將高太保，俘虜敵軍首領七十多人。劉光世等都懼敵不敢前進，岳飛勢單力薄，楚州終於被金軍攻陷。詔令岳飛回軍守衛通、泰，并言明能守就守，如守不住，便在沙洲保護百姓撤退，伺機掩擊敵人。岳飛認爲泰州一帶無險阻可以依恃，於是退保柴墟，同金軍在南霸橋展開激戰，大敗金軍。在沙洲護衛百姓渡江，岳飛率領二百名精鋭騎兵殿後，金軍不敢逼近。岳飛因泰州失守等待朝廷治罪。

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

紹興元年，張俊請求讓岳飛一同前去討伐李成。當時李成部將馬進侵犯洪州，在西山一帶連營結寨。岳飛説："敵人貪圖立功而不顧後路，如果用騎兵從上游生米渡處過江，出其不意從後面發起攻擊，必定能够擊敗敵人。"岳飛請求由自己擔任先鋒，張俊大喜。岳飛身披重甲躍馬揚鞭，悄然出現在敵軍右翼，突入敵陣之中，所部隨後攻擊。馬進大敗，逃往筠州。岳飛追擊抵達城東，賊衆出城，布陣連綿十五里，岳飛設置伏兵，而後以紅色綢緞作旗幟，上綉"岳"字，挑選二百名騎兵跟隨旗幟前進。敵人輕視岳飛兵少，逼上前來，岳飛預先埋伏的軍隊突然殺出，敵人大敗而逃。岳飛令人大聲呼喊："不願追隨賊寇的坐下，我們不殺你們。"賊衆坐下投降的達到八萬多人。馬進率領殘兵到南康投奔李成。岳飛連夜率軍至朱家山，又斬殺敵軍將領趙萬。李成聽説馬進兵敗，親自率領十多萬人馬趕來。岳飛與李成在樓子莊遭遇，大破李成軍隊，追擊斬殺馬進。李成敗逃到蘄州，投降了僞齊政權。

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

張用侵犯江西，張用也是相州人，岳飛寫信勸告他説："我和你是同鄉，以前的南薰門、鐵路步之戰，都是你所瞭解的。今天我在這裏，你

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

如果要決一死戰就請出來，不戰就請投降。"張用接到岳飛的信後說："果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於是率衆投降。

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

江、淮平定之後，張俊奏報岳飛戰功爲第一，朝廷加封岳飛爲神武右軍副統制，留守洪州，鎮壓境内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州賊寇范汝爲攻陷邵武，江西安撫使李回傳檄告諭岳飛分兵保衛建昌軍及撫州，岳飛派人將"岳"字旗插在城門上，賊衆望見，互相告誡不要侵犯。賊寇同黨姚達、饒青逼近建昌，岳飛派遣王萬、徐慶率兵討伐并將他們擒獲。因功升爲神武副軍都統制。

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

紹興二年，賊寇曹成率領部衆十多萬人，從江西經湖湘，占據道、賀兩州。朝廷命岳飛暫任潭州知州，兼代理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給予他金字牌、黄旗用以招安曹成。曹成聽説岳飛將到，驚呼："岳家軍來了。"立即分路逃跑。岳飛到茶陵，奉詔招安曹成，曹成拒不歸降。岳飛上奏："近年來多次下令招安，因此盜賊力量强大時便恣行暴虐，力量弱小時就接受招安，如果不加以剿滅鏟除，蜂擁而起的盜賊就不可能迅速消滅。"皇帝同意他的意見。

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寨。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争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

岳飛進入賀州境内，抓獲曹成的間諜，捆綁在營帳外面。岳飛走出營帳調配糧草，有關官員報告説："糧食已用盡，怎麽辦？"岳飛假裝説："暫且回軍茶陵。"隨即回頭看到間諜，又裝出因泄露軍事機密而懊喪的神態，跺脚進入營帳，暗地裏下令讓間諜逃走。間諜回去告訴曹成，曹成聞訊大喜，約定第二天追擊岳飛。岳飛下令士兵就在蓐席上吃早飯，然後悄悄繞嶺急行，天色未明，已到太平場，攻破曹成營寨。曹成占據險地抵禦岳飛軍進攻，岳飛指揮軍隊乘其不備出擊，敵人大敗潰逃。曹成逃到北藏嶺、上梧關一帶盤踞，派將迎戰岳飛，岳飛不待他擺好陣勢就擊鼓出擊，士兵人人奮勇争先，奪占兩個關隘。曹成又從桂嶺設寨一直到北藏嶺，接連控制險要通道，親自率領十多萬人守衛蓬頭嶺。岳飛部僅有八千人，一鼓作氣登上山嶺，大破曹成大軍。曹成逃奔連州。岳飛對張憲等人説："曹成同夥已

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

經潰散，追上去殺死他們，那麽那些被迫隨從賊寇的人又讓人憐憫，放走他們，又會重親聚集起來成爲盜賊。現在派你們去誅殺他們的首領并招撫他們的部衆，小心不要妄加殺戮，使皇上愛護百姓的仁德受到損害。”於是張憲自賀州、連州，徐慶自邵州、道州，王貴自郴州、桂州，招降曹成部下二萬人，與岳飛在連州會合。進軍追擊曹成，曹成逃到宣撫司投降。當時於盛夏季節在有瘴氣的地區行師用兵，由於岳飛撫恤有方，士卒没有一人死於瘟疫，嶺表平定。因功被授予武安軍承宣使，屯駐江州。剛剛入境，安撫使李回傳檄命令岳飛捕拿大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岳飛都一一平定。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

紹興三年春天，朝廷召岳飛前往杭州。江西宣諭使劉大中上奏説：“岳飛的部隊軍紀嚴明，當地百姓依賴他們得以安寧，現在讓他們趕往皇上駐地，恐怕盜賊會重新作亂。”因此岳飛没有成行。當時虔、吉州盜賊聯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等郡，皇帝便專門下令讓岳飛前去平定。岳飛到虔州，固石洞賊寇彭友率領全部人馬至雩都迎戰，他本人躍馬直衝宋軍，岳飛指揮士兵在馬上把他擒獲，其餘的賊寇首領退保固石洞。固石洞地勢高而險峻四周有水環繞，衹有一條小路可供出入。岳飛在山下布列騎兵陣，命令他們都拉滿弓弦，待到黎明時分，派出敢死隊迅速出擊登上山頂，敵衆大亂，放棄山頭四下逃散，被岳飛的騎兵緊緊包圍。賊衆呼喊乞求饒命，岳飛下令不要殺他們，接受他們投降。岳飛傳授徐慶等人計謀方略，讓他們搜捕各郡殘餘的賊寇，都一一打敗并迫使他們投降。當初，因爲隆祐太后曾在此地受到驚嚇的緣故，皇帝秘密下旨命令岳飛占領虔州城後屠盡城中人。岳飛請求誅殺首惡而赦免脅從，高宗不同意；岳飛再三懇求，高宗纔下令特予赦免。城中百姓感激岳飛恩德，繪岳飛像供奉起來。餘寇高聚、張成侵犯袁州，岳飛派王貴率軍前去將他們平定。

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

這年秋天，岳飛入朝覲見高宗，高宗親筆書寫“精忠岳飛”四字，製成旗幟賜給岳飛。朝廷

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錫、李横、牛皋皆隸焉。

任命他爲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不久又改任神武後軍都統制，仍保留制置使職務，李山、吴全、吴錫、李横、牛皋等部都隸屬他統轄。

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

僞齊派遣李成依仗金兵入侵，攻占襄陽、唐、鄧、隨、郢等州及信陽軍，洞庭湖寇賊楊么也和僞齊勾結，企圖順流而下，李成又打算從江西陸路進攻，直趨兩浙和楊么會合。高宗命令岳飛作好迎擊準備。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

紹興四年，朝廷任命岳飛兼任荆南、鄂州、岳州制置使。岳飛上奏説："襄陽等六郡是恢復中原故地的根本所在，如今應該首先攻取這六郡，以解除心腹之患。李成遠逃之後，再增兵湖湘地區，以殲滅所有的盗寇。"高宗將岳飛的建議告訴趙鼎，趙鼎説："瞭解長江上游利害得失，没有人超過岳飛。"於是授岳飛爲黄州、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乘船渡江至江中時，回頭對幕僚部屬説："岳飛如不擒獲賊寇，再不渡此江。"進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稱"萬人敵"，憑藉堅城抗拒岳飛。岳飛擂鼓激勵士衆登城，京超投崖自殺，收復郢州，派張憲、徐慶前去收復隨州。岳飛率部直趨襄陽，李成率衆迎戰，左翼靠近襄江，岳飛笑道："步兵適宜於在險阻地形上作戰，騎兵則適宜於在平原曠野上作戰。李成左翼騎兵排列在江岸，右翼步兵排列於平地，雖然擁有十萬之衆又能有什麽作爲?"他舉起馬鞭指着王貴説："你率長槍步兵進攻李成的騎兵。"又指着牛皋説："你率騎兵攻擊李成的步兵。"兩軍交戰之後，李成軍的戰馬應槍倒斃，後面的騎兵都被擠入江中，步兵死亡的人不計其數，李成連夜逃走，岳飛於是收復襄陽。僞齊劉豫增加李成兵力讓他駐守新野，岳飛和王萬兩面夾擊，接連打敗李成的軍隊。

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

岳飛上奏説："金人所喜愛的祇是美女金帛，他們的意志已經驕逸懈怠；劉豫雖然超越臣子本分建立起僞齊政權，但民心始終没有忘記宋朝。如派出精兵二十萬，長驅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舊土，實在容易辦到。襄陽、隨州、郢州土地都十分肥沃，如果實行營田，好處很多。臣等到糧餉

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充足之時，即率部過江剿滅敵軍。”當時朝廷正重視深入北方的舉動，因此營田的議論從此開始。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寨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

岳飛進軍鄧州，李成和金將劉合孛堇排列營寨抵禦岳飛。岳飛派遣王貴、張憲率兵掩擊，敵軍大敗而潰散，僅有劉合孛堇一人隻身逃脫。李成的黨羽高仲退保鄧州城，岳飛率軍一鼓作氣攻拔鄧州城，活捉高仲，收復鄧州。高宗得知這一消息，高興地說：“我早就聽說岳飛行軍紀律嚴明，没想到他也能這樣善於攻戰破敵。”岳飛又收復唐州、信陽軍。

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并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

襄漢地區平定之後，岳飛辭去制置使，請求朝廷另外派重臣經營治理荆襄地區，朝廷没有同意。趙鼎上奏說：“湖北鄂州、岳州是上游最要害的地區，請求命令岳飛屯駐鄂州、岳州，這樣不僅江西可以藉助他的聲勢，湖、廣、江、浙也可以獲得安定。”於是朝廷將隨州、郢州、唐州、鄧州、信陽軍并合爲襄陽府路隸屬於岳飛，岳飛移駐鄂州，授他爲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爵爲武昌縣開國子。

兀术、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户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兀术、劉豫合兵包圍廬州，高宗親自寫信命令岳飛前往解圍，岳飛率軍趕往廬州，僞齊已驅使五千名鐵甲騎兵進逼城下。岳飛打出“岳”字旗和“精忠”旗，金兵一戰即潰，廬州平定。岳飛上奏說：“襄陽等六郡的民户缺乏耕牛和糧食，請求朝廷酌量貸給官錢，免除他們以前拖欠的公私債務，以招集流亡百姓歸業的多少作爲考核州縣官員政績優劣的標準。”

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

紹興五年，岳飛入朝覲見高宗，高宗封岳飛的母親爲國夫人；授予岳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爵位爲武昌郡開國侯；又任命他爲荆湖南路、荆湖北路、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令他招捕楊么。岳飛所部都是西北人，不習慣水上作戰，岳飛說：“用兵豈有常規，看你如何運用罷了。”他先派遣人前去招諭楊么。賊寇黨羽黄佐說：“岳節度使號令如山，如果同他作對，萬萬没有活命之理，不如前去投降。節度使誠實而講信義，必然會好好對待我們。”於是投降。岳飛上奏朝廷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授予黄佐爲武義大夫，自己單人獨騎巡視黄佐的部隊，撫着黄佐的背説："你是知道逆順之理的人。果真能够立功，封侯又豈在話下？我打算派你返回洞庭湖中，看到楊么軍中可以制服的就擒獲他，能够勸降的就招降他，你看怎麽樣？"黄佐感激涕零，誓死報效。

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黄佐襲周倫寨，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并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當時張浚以都督軍事到潭州，參政席益對張浚説，懷疑岳飛玩忽職守放縱賊寇，要把這些情況上報朝廷。張浚説："岳飛是忠孝之人，用兵有深機，怎麽能隨便議論呢？"席益慚愧而止。黄佐襲擊周倫營寨，殺死周倫，活捉其統制陳貴等人。岳飛上報黄佐的功績，升黄佐爲武功大夫。統制官任士安不服從王𤫉的命令，軍隊因此而未能立功。岳飛鞭打任士安，并命令他引誘賊寇，説："三日内如果不能平定賊寇，我將斬你示衆。"士安到處揚言："岳太尉二十萬大軍來到了。"賊衆見衹有任士安一支軍隊，便集中兵力向他們進攻。岳飛設置伏兵，等到任士安戰鬥緊急之時，伏兵四起突擊賊寇，賊衆敗逃。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浚許之。

適逢朝廷召張浚還朝部署防備金兵秋季入侵，岳飛從衣袖中拿出一幅小圖給張浚看，張浚想等到來年再商議破楊么事宜。岳飛説："已經有了確定的計劃，都督如能稍作停留，不出八天就可以攻破賊寇。"張浚問道："爲何説得如此容易？"岳飛答道："王四廂用官軍攻打水寇當然很困難，而我用水寇攻打水寇自然就很容易。水上作戰是敵人的長處而是我們的短處，用我們的短處攻擊敵人的長處，因此很困難。如果延用敵將使用敵兵，剥奪敵人手足的輔助，離間敵人心腹的依托，使敵人陷於孤立，然後用官軍乘機進攻，八天之内，必然能俘虜敵人各個首領。"張浚同意岳飛的計劃。

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説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

岳飛於是前往鼎州。黄佐招楊欽前來投降，岳飛高興地説："楊欽驍勇强悍，他既已投降，則賊寇内部心腹已崩潰了。"上表朝廷授予楊欽武義大夫，對他給予隆重的禮遇，於是又派遣他回到洞庭湖中。兩天後，楊欽説服余端、劉詵等前來投降，岳飛假裝駡楊欽説："賊寇還没有全部投降，你爲什麽回來了？"於是杖打楊欽，命

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寨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黄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

令他再次進入洞庭湖中。這天夜裏，岳飛指揮軍隊突襲敵營，收降楊么部衆數萬人。楊么依恃險固的地勢不肯降服，正駕着船行駛湖中，用船輪擊水，船行快捷如飛，船旁裝置撞竿，官船迎上去便被撞得粉碎。岳飛命令砍伐君山上的樹木製成巨大的木筏，堵塞各湖汊港灣，又用腐木亂草投放上游使其順流而下，選擇水淺的地方，派遣善於叫罵的士兵挑逗賊寇，邊走邊罵。賊寇被激怒而來追，因腐木亂草堆積堵塞水道，船的水輪受阻不能前行。岳飛迅速派兵出擊，賊寇奔逃到港灣中，又被木筏阻攔。官軍乘着木筏，張開牛皮革以遮擋飛矢石塊，舉起巨大的木頭撞擊敵船，敵船被全部撞壞。楊么跳入湖水中，被牛皋捉住斬首。岳飛進入敵軍營壘，其餘的賊寇首領驚嘆："怎麽如此神妙啊？"於是全部投降。岳飛親自巡視各個營寨安撫慰問投降的賊寇，把其中的老弱病殘放歸家鄉，年輕力壯的登記編入官軍，果然在八天之内平定賊寇。張浚嘆服說："岳飛真是神機妙算啊！"當初，賊衆憑藉天險揚言說："要想攻打我們，除非是從天而降。"到這時，人們認爲他們説的話是讖言。此戰繳獲敵船千餘艘，鄂渚水軍於是成爲沿江水軍中最大的一支。朝廷詔令岳飛兼任蘄、黄制置使，岳飛以眼睛有疾病爲由請求辭去所任軍事職務，朝廷没有批准，加升他爲檢校少保，進封爵位爲公。岳飛率軍返回鄂州，被任命爲荆湖南路、荆湖北路、襄陽路招討使。

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虚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

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一百多人，仰慕岳飛忠義可信，率領部衆前來歸附。岳飛入朝覲見高宗，當面陳述說："襄陽自從收復以後，没有設置監司機構，因此無法按察管理所屬州縣。"高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任命李若虚爲京西南路提舉兼任轉運使、提點刑獄，又下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官員，視其賢能與否，允許岳飛自行罷免或提升。

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

張浚到長江邊會見各位大帥，惟獨稱贊岳飛和韓世忠兩人可以托付大事，命令岳飛屯駐襄陽，以便收復中原，說："這是你一貫的志向。"岳飛率軍移駐京西，改任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

并任宣撫副使，設置宣撫司於襄陽。朝廷命令岳飛前往武昌調動軍隊。因母親去世在家守喪，高宗降詔岳飛在守喪期未滿時應召復職，岳飛護送母親靈柩回廬山，接連上奏請求守滿喪期，高宗不同意，多次下詔催促岳飛復職，岳飛於是回到軍中。朝廷又命令岳飛安撫河東路，管轄河北路。岳飛先派遣王貴等人進攻虢州，攻克該州，繳獲糧食十五萬石，收降敵衆數萬人。張浚說："岳飛籌措計劃十分宏大，命令已傳達伊水、洛水之間，那麼太行山一帶的山寨必定會有人響應。"岳飛派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兩戰皆勝，中原響應。又派人焚燒敵蔡州糧草。

九月，劉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己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九月，劉豫派遣兒子劉麟、侄子劉猊分路侵犯淮西地區，劉光世準備放棄廬州，張俊打算放棄盱眙，同時上奏要求朝廷召岳飛率軍東下，想讓岳飛部隊抵擋劉豫軍鋒芒，而使自己得以退守自保。張浚說："岳飛軍隊一動，那麼襄漢地區靠誰來控制？"極力反對劉光世等人的這一建議。高宗擔心張俊、劉光世難以擔當重任，命令岳飛東下。岳飛從破曹成到平定楊么，前後共六年，都是盛夏酷暑季節行師用兵，導致眼睛生病，到這時病情愈加嚴重，但岳飛接到詔令的當天便率軍出發，還没有趕到淮西，劉麟軍便被擊敗。岳飛奏章到朝廷，高宗對趙鼎說："劉麟兵敗不足以讓人高興，各位將領懂得尊崇朝廷却是可喜的。"於是賜給岳飛書信，說："敵軍已離開淮河地區，你不必繼續前進，敵人或許會乘機進犯襄、鄧、陳、蔡，應從長計議處置。"岳飛於是撤軍返回。當時僞齊集結軍隊窺視唐州，岳飛派遣王貴、董先等人率軍打敗敵軍，焚毁敵軍營寨。上奏計劃奪取蔡州以進軍收復中原，高宗没有批准。岳飛召令王貴等人回師。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

紹興七年，岳飛入朝觀見高宗，高宗從容問道："你得到良馬没有？"岳飛回答說："我曾有兩匹馬，每日吃掉幾斗草料豆子，飲掉一斛泉水，但如果不是精料潔水便不吃不飲。披挂上鞍甲奔馳，開始時跑得并不很快，等跑了百里之後纔開始奮起加速，自午時到酉時，還可以再跑二百里。卸下鞍甲依然氣不喘汗不流，好像没事一

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樣。吃喝得多但又不亂吃濫飲，力量充足而不求逞一時之速，是能够逾越極限而能到達極遥遠的良馬。不幸相繼死去。現在所乘坐的馬匹，每天吃的不過幾升草料，却吃不擇食，飲不挑水，騎者繮繩還没有拿好，它便踴躍急奔，纔跑了一百里，便力量用盡而喘汗交加，好像要倒斃的樣子。吃喝不多容易滿足，喜好逞能而力量容易枯竭，是平庸低下之馬。”高宗稱贊岳飛回答得好，説：“你今天的議論比以往大有進步。”任命岳飛爲太尉，接着任命他爲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跟隨高宗來到建康，高宗把王德、酈瓊的部隊隸屬岳飛指揮，詔令曉諭王德等人説：“服從岳飛的命令，如同我親自下令一樣。”

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茶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

岳飛多次覲見高宗，談論恢復中原的方略。又手寫奏章説：“金人之所以在河南扶植劉豫，大概是企圖殘害中原，用中原人攻打中原人，粘罕因此可以休整兵馬，尋機進攻。希望陛下給予我一些時日，有機會就率領軍隊直趨汴京、洛陽，占據河陽、陝府、潼關，以此號召五路叛將來歸。叛將歸順後，即可派遣官軍前進，敵人必然放棄汴京而逃往河北，京畿、陝右地區可以全部收復。然後分兵進攻濬州、滑州，收復兩河地區，這樣劉豫就可以擒獲，金人可以消滅，國家長久之計，確實在於這一舉動。”高宗回答説：“有你這樣的大臣，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進退的機宜，由你把握，我不從中干預。”又把岳飛召到寢宫對他説：“中興的大事，全部委托給你了。”命令管轄光州。

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吕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争。吕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

岳飛正在計劃大舉北伐之時，恰逢秦檜主持和議，於是不把王德、酈瓊的軍隊隸屬岳飛統轄。朝廷詔令岳飛到都督府同張浚商議軍事，張浚對岳飛説：“王德爲淮西軍衆所敬服，我想任用他爲都統，而命吕祉以都督府參謀率領這支部隊，你以爲如何？”岳飛回答説：“王德同酈瓊向來不和，一旦提拔王德位於酈瓊之上，那麽二人必然發生争執。吕祉不熟悉軍隊事務，恐怕不能服衆。”張浚説：“張宗元這人怎麽樣？”岳飛回答説：“他爲人殘暴而缺乏智謀，尤其爲酈瓊所不服。”張浚又問：“那麽楊沂中又怎麽樣？”岳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

飛回答說：“楊沂中與王德差不多，又怎能統馭這支軍隊？”張浚不高興地說：“我本來知道非你不可。”岳飛說：“都督以國家正事徵求我的意見，不敢不全部說出我的愚見，豈是想得到這支兵馬的指揮權呢？”當天便上奏章請求解除兵權，服滿喪期，讓張憲代理指揮軍隊，自己步行歸鄉，在母親墓旁搭建一座小屋居住。張浚惱怒，奏明朝廷讓張宗元任宣撫判官，監督岳飛的軍隊。

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决？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高宗多次下詔催促岳飛返回軍中復職，岳飛極力推辭，高宗下令岳飛的幕僚前往岳飛守喪的小屋，以死懇求他回來，過了六天，岳飛纔趕往朝廷等待治罪，高宗安慰他後派他回部隊。張宗元回來後報告說：“軍中將領團結和睦，士兵驍勇精鋭，人人心懷忠孝，都是岳飛培養教育的結果。”高宗十分高興。岳飛上奏說：“以前在寢宮聆聽聖命，都以爲陛下决心已經堅定，爲什麼到現在還没有作出出師北伐的决定？臣願意率兵進討，順應天道，符合民心，我軍師出有名則士氣高漲，敵人師出無名則士兵低落，我軍順應天道民意必然强大，敵人違背天道民意必然虚弱，如此必可收到萬全的效果。”又上奏：“錢塘地處偏僻的海邊，不是適於用兵的地方。希望陛下能把都城建在上游，仿效漢光武帝當年的做法，親自率領六軍，往來督戰。使全軍將士知道陛下的意圖志向，必然會人人拼死效命。”還没有得到答覆而酈瓊已經叛變，張浚纔後悔未聽岳飛之言。岳飛又上奏：“願意北進屯駐淮甸，等到便利時進擊酈瓊，必定能打敗消滅他。”高宗没有答應，詔令他駐軍江州作爲淮、浙地區的後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諜曰：

岳飛偵知劉豫結好粘罕，而兀术却厭惡劉豫，可以離間他們而後采取行動。恰好這時軍中士兵抓到了兀术的一個探子，岳飛假裝責備他說：“你不是我軍中的張斌嗎？我以前派遣你到齊國去，約定把四太子兀术引誘來，但你去後不再回來。我接着派人前去詢問，齊國已答應我，今年冬天以聯合進犯長江爲藉口，把四太子誘到清河。你所拿的書信竟没有送到，爲什麼背叛我？”敵間諜希望得以赦免死罪，便假裝服罪。

"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岳飛於是寫一封書信藏於蠟丸中，信中説明同劉豫合謀誅殺兀术的事情，并對敵探説："我今天饒你不死。"又派他到齊國去，詢問舉兵的日期，割開敵探的大腿把蠟丸書藏進去，告誡他不得泄露。敵探歸去後，把蠟丸書交給兀术，兀术大驚失色，飛快報告給金朝皇帝，金朝於是廢掉劉豫。岳飛上奏："應該乘金廢掉劉豫的大好時機，攻其不備，長驅直入收復中原。"没有得到朝廷的答覆。

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

紹興八年，岳飛回軍鄂州。王庶到江、淮一帶視察軍隊，岳飛給王庶寫信説："今年如果不舉兵北進，我就交還符節請求辭職賦閑。"王庶認爲他很有雄心。這年秋天，岳飛奉召前往杭州，高宗命他到資善堂拜見皇太子。岳飛退出來後高興地説："國家得到主人了，中興的基業，或許就在他身上吧?"適逢金派遣使者前來將要歸還河南失地，岳飛上奏説："金人不可信賴，和好不能依恃，宰相謀劃國家大事不當，恐怕會讓後世譏笑。"秦檜因此懷恨岳飛。

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紹興九年，由於收復了河南失地，朝廷下令大赦。岳飛上表感謝，表中包含着與金議和没有益處的意思，其中有"燕雲之地唾手可復，雪耻復仇報效國家"等語。朝廷授他開府儀同三司，岳飛極力辭謝，説："今天的形勢，應該感到危急而不應安枕無憂；應該感到憂慮而不能進行慶賀；應該訓練士兵整飭軍隊，謹慎戒備以應付突然事變，而不能論功行賞，讓敵人取笑。"高宗三次詔命他都不接受，高宗温和地獎勵勸諭，他纔接受。正逢朝廷派遣趙士㒟朝謁先帝各陵墓，岳飛請求率領輕裝騎兵隨從使臣前去祭掃先帝陵墓，實際上是想藉機會偵察金虚實以謀劃北伐的方略。又上奏："金人無故請求和解，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之患，名義上是把土地歸還我朝，實際上是暫時寄放在我們這裏。"秦檜報告高宗阻止岳飛前往。

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皋、

紹興十年，金軍進攻拱州、亳州，劉錡向朝廷告急，朝廷命令岳飛迅速出兵援助，岳飛派遣張憲、姚政率軍奔赴增援。高宗賜給岳飛親筆信説："同金軍作戰的方略，全部委托給你處置，

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

我不從朝廷進行遥控。"岳飛於是派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人，分路攻取西京、汝州、鄭州、潁昌、陳州、曹州、光州、蔡州等地；又命令梁興渡過黄河，聯絡召集忠義社抗金義軍，攻取河東、河北各州縣。又派兵東去援助劉錡，西去援助郭浩，自己率領主力長驅北進以虎視中原。大軍即將出發時，岳飛秘密上奏説："首先確立國家的根本以安定人心，此後使太子位不致長期空缺，以表示没有忘記復仇雪耻的决心。"高宗得到奏章，對他的忠心大加褒獎，授予他爲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不久改任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没過多久，岳飛派遣的各個將領先後傳來捷報。大軍進至潁昌，各位將領分路出兵作戰，岳飛親自率領輕裝騎兵駐扎在郾城，軍隊氣勢十分鋭利。

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并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尸布野。

兀术極爲害怕，與龍虎大王商議對策，認爲其他宋軍將領都容易對付，惟獨岳飛難以抵擋，打算引誘岳飛軍前來，集中兵力進行决戰。朝廷内外聽説這一消息，十分恐懼，詔令岳飛謹慎處置自我保全軍隊。岳飛説："金人的伎倆已經用盡了。"於是天天出兵挑戰，并且辱駡金軍。兀术怒不可遏，會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和韓常的兵力進逼郾城。岳飛派遣兒子岳雲率領騎兵直穿金軍陣中，告誡他説："不能取勝，我先殺你！"雙方激戰數十個回合，金軍遺尸遍野。

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黄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當初，兀术有一支精鋭部隊，都身穿重甲，以皮繩連貫在一起，三人一組，號稱"拐子馬"，宋軍不能抵擋。這次戰役，兀术出動一萬五千名騎兵前來，岳飛命令步兵用麻札刀衝入敵騎兵陣中，不要抬頭看，衹管砍敵馬足。拐子馬因用皮繩互相連結，一馬倒下，其他兩馬便不能行動，宋軍奮力攻擊，於是大敗金軍。兀术大哭道："我自海上起兵以來，都是用拐子馬取勝，今天完了！"兀术增兵前來，岳飛部將王剛率領五十名騎兵偵察敵情，與金軍遭遇，王剛奮力斬殺敵軍將領。當時岳飛正出來觀察戰場情況，望見黄色烟塵遮蔽天空，便親自率領四十名騎兵突入敵陣衝殺，將金軍打敗。

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决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當郾城之戰再次獲勝時，岳飛對岳雲說：“金軍屢次失敗，必定回軍進攻潁昌，你應迅速率兵增援王貴。”不久兀术果然率軍進逼潁昌，王貴率領游奕軍、岳雲率領背嵬軍同金軍在城西大戰。岳雲率八百名騎兵衝至陣前同敵决戰，步兵以左右翼之勢展開繼進，殺死兀术女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术逃走。

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梁興會合太行山忠義民兵和兩河地區的英雄豪傑等，同金軍多次作戰都獲勝，中原地區大受震動。岳飛上奏：“梁興等渡過黄河，那邊的民心都願意歸附朝廷。金軍接連戰敗，兀术等人都命令當地老少百姓向北遷移，這正是中興的好時機。”岳飛進軍朱仙鎮，距離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峙布陣，派遣驍勇戰將率領背嵬軍五百名騎兵奮勇衝擊，大破金軍，兀术逃回汴京。岳飛傳檄命令陵臺令巡視察看各皇室陵墓，加以修葺整治。

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寨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晋、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争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爾！”

在此之前，紹興五年，岳飛派遣梁興等人傳布朝廷的恩德，招納結交兩河地區的英雄豪傑，山寨中的韋銓、孫謀等人收縮兵力固守堡寨，以等待宋軍到來，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人率領部衆前來歸附。金軍的動静，山川的險要，全部都能瞭解實情。磁、相、開德、澤、潞、晋、絳、汾、隰等州府的所有地區，都約定日期同時起兵，與宋軍會合。他們所舉的旗幟以“岳”字爲號，父老百姓争相拉車牽牛，裝載着糧草送給義軍，頂盆燒香迎候宋軍的人群，充滿了道路。自燕州以南，金朝的號令行不通，兀术打算强迫壯男充軍以抗拒岳飛，整個河北地區没有一人服從。兀术於是哀嘆說：“自從我朝興起於北方以來，從没有遭到過像今天這樣的挫敗。”金將領烏陵思謀一向號稱凶暴狡猾，也不能制服他的部下，衹能勸諭他們說：“不要輕舉妄動，等到岳家軍到來時便投降。”金軍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人都率所部投降，以至於金禁衛龍虎大王的下屬忔查千户高勇等人，都秘密接受了岳飛的旗號，從北方前來歸降。金軍將領韓常打算率部五萬人歸附。岳飛十分高興，對部下說：“長驅直入金老

巢黄龍府，我同諸位將領一起開懷痛飲！"

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正當岳飛指日之内就要渡過黄河北進時，秦檜却企圖放棄淮河以北地區，暗示臺諫官奏請高宗命令岳飛班師回朝。岳飛上奏："金兵士氣沮喪，抛棄全部輜重，急忙渡過黄河北逃，兩河地區的英雄豪傑聞風響應，我軍士兵拼死效命，這樣的時機不會再來，難得的機會不應輕易放棄。"秦檜知道岳飛北伐意志堅定不可扭轉，於是先請求高宗讓張俊、楊沂中等人率軍回師，然後説岳飛孤軍深入不能久留，請求下令班師。一天之内連下十二道金字牌，岳飛憤慨惋惜以致淚下，面朝東方拜了兩拜説："十年的努力，毁棄於一旦。"岳飛率軍南撤，民衆攔住他的馬頭失聲痛哭，訴説道："我們頭頂香盆、運送糧草以迎候官軍，金人全都知道。相公一走，我們就會被一個不留地殺掉了。"岳飛也悲痛泣下，取出皇帝詔旨給他們看并説："我不能擅自留下。"哭聲震撼原野，岳飛停留五天以等待百姓遷移，跟隨他遷移到南方去的百姓多如集市上的人群，岳飛急忙上奏以漢水上游六個州府的空閑之地來安置他們。

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正當兀术準備放棄汴京北逃時，有一書生拉住他的馬韁説："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將要退兵了。"兀术問道："岳少保用五百名騎兵擊敗我十萬大軍，汴京的百姓日夜盼望他前來，怎麽説可以留守呢？"書生回答説："自古以來没有權臣在朝廷内把持朝政，而大將能在外建立功勛的事例，岳少保禍害尚且不能免，更何况還想成就功業呢？"兀术恍然大悟，於是留居汴京。岳飛大軍既已撤歸，原來所收復的州縣，立即又全部喪失。岳飛極力請求解除自己的兵權，高宗没有批准，岳飛自廬州入朝覲見高宗，高宗問他，岳飛衹是拜謝而已。

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虚，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

紹興十一年，探子報告金軍分路渡過淮河南侵，岳飛請求會合各位將帥的部隊打敗敵人的進攻。兀术、韓常和龍虎大王率軍迅速趕到廬州，高宗催促岳飛率部應援，前後寫了十七封信。岳飛估計金集中全國兵力南犯，巢穴必然空虚，如果長驅直入汴京、洛陽攻打敵人，金軍必然疲於

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黄，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黄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奔命，可以坐待敵人困斃。當時岳飛正患風寒咳嗽，竭力支撑病體行動。又擔心高宗急於打退敵人進攻，於是上奏："我軍如果直搗敵人空虛地區，勢必能獲得勝利，如果認爲敵人正在附近，來不及圖謀遠方，我準備請求親自到蘄州、黄州，以商議進攻退敵事宜。"高宗得到岳飛奏章十分高興，賜給岳飛書信説："你正患風寒，仍然爲我領軍行動，爲國家而忘記自身，誰能像你這樣?"岳飛大軍進至廬州，金軍聞風而逃。岳飛回軍舒州等待命令，高宗又賜給岳飛書信，認爲岳飛小心恭謹、不擅自進退是十分得體的。兀术攻破濠州，張俊將軍隊駐扎在黄連鎮，不敢前進；楊沂中中了金軍的埋伏而失敗，高宗命令岳飛率部救援。金軍聽説岳飛來到，又逃走了。

時和議既决，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

這時宋、金和議已經簽訂，秦檜害怕岳飛反對自己，於是秘密奏請高宗召還三位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回到朝廷，惟獨岳飛未到，秦檜又用參政王次翁的計謀，等待岳飛六七天時間。岳飛到後，任命他爲樞密副使，位在參知政事之上，岳飛堅决請求交還兵權。五月，詔令他同張俊一起到楚州部署邊防，總領韓世忠的部隊還駐鎮江。

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鋭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

當初，岳飛在各位將領中年紀最小，從一個小校提拔起來，多次建立顯赫戰功，韓世忠、張俊心中不服，岳飛委曲求全甘居他們之下，幕僚中年輕氣盛的勸説岳飛不要過於謙恭退讓。金軍進攻淮西，這裏本是張俊負責的防區，張俊開始時不敢迎戰，所以軍隊最終没能立功。岳飛聽到命令立即行動，於是解了廬州之圍，高宗授予岳飛兩鎮節度使，張俊更加感到這是一種耻辱。楊么平定之後，岳飛贈送張俊、韓世忠每人一艘樓船，武器裝備齊全，韓世忠十分高興，張俊反而忌恨岳飛。淮西之戰，張俊以前方缺糧恐嚇岳飛，岳飛没有因此而停止前進，高宗賜信褒獎勸諭，其中有語："轉運糧餉艱難險阻，但你却不加顧慮。"張俊懷疑岳飛泄露了自己的話，回到朝廷後，反而揚言説岳飛逗留不進，以缺乏糧草爲藉口。到這時視察韓世忠軍時，張俊知道韓世忠忤逆秦檜，想同岳飛一起瓜分韓世忠的背嵬

軍，岳飛顧全大義不肯這樣做，張俊極爲不高興。等到和岳飛一起去楚州城，張俊打算修繕城池作爲防備，岳飛説："應當竭盡全力以圖謀收復失地，怎麽能作退守自保的打算？"張俊更生氣。

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恰逢韓世忠的軍吏景著對總領胡紡説："兩位樞密使如果瓜分韓世忠的軍隊，恐怕會導致發生事變。"胡紡將此事上報朝廷，秦檜逮捕景著關進大理寺，準備以煽動謠言誣陷韓世忠。岳飛迅速寫信給韓世忠，把秦檜的用意告訴他，韓世忠面見高宗辯明自己。張俊因此極其仇恨岳飛，於是揚言説岳飛倡議放棄山陽，并且秘密地把岳飛給韓世忠寫信這件事告訴秦檜，秦檜極爲惱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

當初，秦檜逐趙鼎出朝，岳飛常常對着幕僚嘆氣，又把恢復中原作爲自己的責任，不肯附和同金議和。閲讀秦檜奏章，到"德行没有一定的師法標準，衹要主張爲善就可以師法"這句話時，厭惡他對皇帝的欺騙蒙蔽，憤怒地説："君臣之間的倫常，根源於天性，臣下怎麽能忍心當面欺騙他的主子呢！"兀术寫給秦檜的信中説："你天天都在請求和議，但岳飛却正在圖謀進攻河北，必須殺掉岳飛，然後纔能够議和。"秦檜也認爲岳飛不死，終究會阻礙和議，自己也必然會遭到禍害，因此極力圖謀殺死岳飛。由於諫議大夫万俟卨與岳飛早有怨仇，就暗示万俟卨彈劾岳飛，又指使御史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接連上章奏彈劾論説，大概意思是説："今年春天金軍進攻淮西，岳飛進軍至舒州、蘄州而不再前進，近來他和張俊在淮河沿岸停駐軍隊，又打算放棄山陽而不加以防守。"岳飛多次上奏章請求罷免自己的樞密副使職務，不久又交還兩鎮節度使的官位，充任萬壽觀使、奉朝請。秦檜的意圖還没有達到，又諷諭張俊下令威逼王貴、引誘王俊誣告張憲謀劃迫使朝廷把兵權交還岳飛。

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

秦檜派人逮捕岳飛父子證實張憲的事情，所派之人來到時，岳飛大笑着説："皇天后土，可以表明我的心迹。"秦檜開始命令何鑄審訊岳飛，岳飛撕開衣服露出脊背給何鑄看，上面刺有"盡

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言其書已焚。

忠報國”四個大字，字迹深入皮膚肌理之中。不久查實缺乏證據，何鑄説明岳飛無辜。秦檜又改命万俟卨審理。万俟卨誣衊岳飛説：岳飛曾寫信給張憲，讓張憲謊報敵情以震動朝廷，岳雲也寫信給張憲，令張憲采取措施使岳飛回到軍中；并且説這些書信已經燒毁。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録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

岳飛被關押兩個月，没有找到能够證明他有罪的證據。有人教万俟卨以御史臺奏章所指責的淮西一事爲藉口陷害岳飛，万俟卨高興地報告秦檜，查抄登記岳飛的家産，取走當時高宗寫給岳飛的書信收藏起來以滅迹。又逼迫孫革等人證明岳飛接到高宗詔令後仍逗留不進，命令大理評事元龜年把岳飛行軍日程雜亂排定，用來附會岳飛冤案。這年歲末，這件案子還是没有成立，秦檜親自寫一個小紙條交給監獄，監獄當即報告岳飛死亡，當時年僅三十九歲。岳雲被斬首棄於鬧市。没收岳飛的全部家産，全家被遷徙到嶺南。岳飛的幕僚于鵬等六人也被牽連定罪。

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并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

當初，岳飛被關在獄中時，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等都説岳飛無罪，万俟卨都彈劾他們迫使他們離去。宗正卿趙士㒟請求以全家老少百口人的性命擔保岳飛，万俟卨也彈劾他，趙士㒟被貶逐建州而死。平民劉允升上書朝廷爲岳飛鳴冤，被關進大理寺處死。凡是附會凑成岳飛冤獄的人，都不同等級地升了官。

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岳飛一案將要上報高宗，韓世忠憤憤不平，到秦檜那裏質問真憑實據，秦檜説：“岳飛兒子岳雲寫信給張憲這件事雖不明確，但這件事情或許是有的。”韓世忠説：“‘或許有’三個字，怎麼能够使天下人信服?”當時洪皓正出使金國，派人迅速送回一封蠟丸書上奏高宗，説金國人所畏服的衹有岳飛一人，甚至稱呼他爲岳爺，金國將領聽説他已被處死，舉杯互相慶賀。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吴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

岳飛十分孝順，母親留在河北老家時，岳飛派人尋訪，迎接母親南歸。母親長期生病，岳飛必定親自調理藥物。母親去世，岳飛連續三天滴水不沾。家中没有姬妾侍奉。吴玠一向佩服岳飛，希望同他結交，妝扮了一位美女送給岳飛。岳飛説：“皇上早起晚睡，日夜憂慮，現在豈是

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絶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大將享受安樂的時候？"推辭不受，吳玠更加敬服。年輕時能喝酒，高宗告誡他說："你將來有一天進軍至河朔地區，纔可以飲酒。"岳飛從此戒酒不喝。高宗當初下令爲岳飛營造府第，岳飛辭謝說："敵人還没有消滅，怎麽能够爲家庭籌劃呢？"有人問天下什麽時候太平，岳飛說："文官不愛錢財，武官不惜生命，天下就太平了。"

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

軍隊每次休息時，便訓練將士騎馬從斜坡上直衝而下跳躍濠溝，都身穿重甲練習這些項目。兒子岳雲曾練習從斜坡上騎馬急馳而下，馬被絆倒，岳飛憤怒而鞭打岳雲。有一名士卒拿了百姓的一縷絲麻捆扎乾草，立即被斬首示衆。士兵夜間宿營，百姓打開屋門願意讓他們進屋休息，没有一個敢擅自進入。軍隊的口號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士卒有病，岳飛親自調藥；將領們遠征，派妻子到他們家中慰問；將士戰死岳飛爲他們悲痛流淚并撫育他們的遺孤，或讓自己的兒子娶陣亡將士的女兒爲妻。凡是朝廷有封賞犒勞，都分給部下軍吏，不私拿一絲一毫。

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

善於以少擊衆。準備有所舉動時，就召集所有的統制官和他們一起計議，謀略確定之後再同敵交戰，因此總是勝利而没有失敗。突然與敵遭遇而鎮定自若，所以敵人評論岳飛軍隊說："撼動大山容易，撼動岳家軍困難。"張俊曾經詢問岳飛用兵的方法，岳飛回答說："仁義、智謀、誠信、勇敢、嚴格，缺一不可。"每當徵集軍糧時，岳飛必定皺眉說："東南地區百姓的財力，消耗困敝到極點了。"荆湖地區平定之後，招募百姓營田，又實行軍隊屯田，每年節省一半漕糧。高宗親筆書寫了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人的事迹賜給他。岳飛在高宗手書之後寫了跋語，特地指出曹操是奸賊而鄙視他，這一點尤其爲秦檜所憎惡。

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

張所死後，岳飛感戴他以前的恩德，撫育他的兒子張宗本，奏請朝廷給了他一個官職。李寶自楚州前來歸附，韓世忠把他留下，李寶痛哭流涕希望歸屬於岳飛，韓世忠寫信來進一步瞭解這件事，岳飛覆信說："都是爲了國家，何必要分彼此？"韓世忠感嘆佩服。襄陽之戰，高宗詔令

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劉光世爲後援，六郡已經收復，劉光世纔率軍趕到，岳飛上奏先犒賞劉光世的部隊。岳飛喜愛賢能，禮遇士人，閱覽經書史籍，以歌唱雅詞，投箭入壺爲樂，謹恭儒雅像個讀書人。每次辭謝朝廷加官進爵，必定說："全軍將士盡力，我有什麽功勞?"但是性格忠誠慷慨激烈，議論公正持平，不屈服於人，最終因此而遭禍被害。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録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秦檜死後，朝廷討論追認岳飛官職，万俟卨說金正願意議和，一旦録用以前的將領，會使金人懷疑朝廷講和的誠意，不能這樣做。到紹興末年，金國更加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爲岳飛伸冤，皇帝下詔允許岳飛家屬自行選擇居住地。當初，秦檜厭惡岳州和岳飛姓氏相同，將岳州改爲純州，至此纔恢復原來的岳州的舊稱。御史中丞汪澈宣撫荆、襄地區，岳飛過去的一些部下聯合寫信申訴岳飛的冤屈，哭聲如同雷震。孝宗詔令追認岳飛的官職，以相應的禮儀改葬，賜給岳飛家屬錢一百萬，尋找岳飛的後代，全部授予官職。在鄂州建立祠廟，稱爲忠烈廟。淳熙六年，賜岳飛謚號爲武穆。嘉定四年，追封岳飛爲鄂王。

五子：雲、雷、霖、震、霆。

岳飛有五個兒子：岳雲、岳雷、岳霖、岳震、岳霆。

岳雲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

岳雲，是岳飛的養子。十二歲時，跟從張憲作戰，多得力於岳雲而取勝，軍中兵士稱他爲"贏官人"。岳飛每次征伐，岳雲都隨從出征，多次建立奇功，岳飛總是隱瞞他的戰功不報。岳雲每次作戰，兩手各握一個鐵椎，重八十斤，率先於各軍登上城墻。攻下隨州，又攻下鄧州，襄漢地區的平定，岳雲的功勞排在第一位，岳飛不報。過了一年，負責記功考核的官員爲岳雲分辯，纔升爲武翼郎。楊么被平定，岳雲的功勞也是第一，岳飛又不上報，張浚查訪得知這些實情，說："岳侯迴避尊寵榮耀，是很廉潔了，但不能做到公正。"上奏請求推恩及其他的幾次戰功，岳飛極力推辭不接受。皇上曾經特地下旨給岳雲遷升三級官資，岳飛辭謝說："士兵冒着飛箭石塊立下奇功，祇升一級，我的兒子岳雲如果

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争着逾越衆人得到高位，我靠什麼來使衆人信服?”多次上表不接受。潁昌大戰中，岳雲不下十幾次出入敵陣，身上受一百多處創傷，鎧甲衣裳被染成了紅色。因功遷升忠州防禦使，岳飛又辭謝；命令帶御器械，岳飛又極力辭謝。岳雲官位至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時年僅二十三歲。孝宗初年，岳雲與岳飛一同追認原來的官職，按照相應禮儀祔祭安葬，追贈安遠軍承宣使。

雷，忠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録》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祇候。

岳雷，曾任忠訓郎、閤門祇候，死後追贈武略郎。岳霖，曾任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死後追贈太中大夫。當初，岳飛被關入監獄，秦檜命令親附黨羽王會搜查岳飛的家，得到幾筐高宗賜給岳飛的書信，收藏在左藏南庫中，岳霖向孝宗請求得以歸還。岳霖的兒子岳珂，把淮西之戰中高宗賜給岳飛的十五封書信一一進行辨明驗證，按前後次序彙總，所有出師應援的先後日程都可以考證。嘉定年間，岳珂寫成《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録》二卷上呈皇上。岳震，曾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岳霆，曾任修武郎、閤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論曰：西漢以來，像韓信、彭越、絳侯、灌嬰那樣的將領，代代不乏其人，但要求得像宋代岳飛那樣文武兼備、仁德和智慧都有的大將，一個時代中哪能多見呢。史書上説關羽精通《春秋左氏》學，但從没有見到過他寫的文章。岳飛北伐中原，進軍到開封的朱仙鎮時，接到詔書令他班師，岳飛親自上表答覆詔書，其中的忠義之言，自然流露於内心，確實有諸葛孔明《出師表》的風範，然而最終死於秦檜之手。大概岳飛和秦檜勢不兩立，如果岳飛得以施展他的抱負，那麽對金國的仇恨可以報復，宋朝的耻辱可以洗雪；但如果秦檜實現了他的意圖，那麽岳飛也衹能去死了。過去劉宋要殺檀道濟，檀道濟被關入監獄時，瞪大眼睛大駡説：“自己毁壞了自己的萬里長城!”高宗忍心自己放棄了本國的中原地區，所以忍心殺害岳飛，冤枉啊！冤枉啊！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錡　吴玠　吴璘(子)挺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川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川軍節度使劉仲武的第九個兒子。相貌俊美，善於射箭，聲如洪鐘。曾經隨從劉仲武征討，營門口水桶中盛滿水，劉錡一箭射中水桶，拔出箭矢桶中水如注涌出，劉錡隨後又射出一箭正好將原來的箭孔塞住，人們嘆服其射技精湛。宣和年間，朝廷采用高俅的推薦，特授他爲閤門祗候。

高宗即位，録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慕洧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别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留李彦琪捍洧，親率精鋭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彦琪遁歸渭，降金。錡貶秩知綿州兼沿邊安撫。

高宗即位後，録用劉仲武的後代，劉錡因此得以被高宗召見，高宗對他感到十分驚奇，特授他爲閤門宣贊舍人，派他知岷州，任隴右都護。同西夏軍隊作戰多次獲勝，夏國小孩啼哭，其母就恐嚇小孩説："劉都護來了！"張浚巡視陝西時，一見而驚奇他的才能，任命他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張浚會合五路軍隊同金作戰，在富平潰敗，慕洧以慶陽城叛變降金，進攻環州。張浚命令劉錡前往救援，劉錡留下部將守衛渭州，自己率兵救援環州。不久，金軍進攻渭州，劉錡留下部將李彦琪抵禦慕洧，自己親率精鋭部隊回軍救援渭州，但已經來不及，進退兩難之際，劉錡便率領軍隊撤到德順軍。李彦琪逃歸渭州，投降金國。劉錡因此被貶官降級爲綿州知州兼任沿邊安撫使。

紹興三年復官，爲宣撫司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

紹興三年恢復原來官職，任宣撫司統制。金軍攻取和尚原後，劉錡便分兵守陝西、四川地區。恰逢使臣從四川歸來，將劉錡的姓名事迹報告朝廷。高宗詔令劉錡返回朝廷，被任命爲帶御器械，不久任江東路副總管。紹興六年，權提舉

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鬥，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

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携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絶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陳。

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鋭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决，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

宿衛親軍。高宗駐於平江時，解潛、王彥兩軍爭鬥，兩人都被罷免，朝廷命令劉錡兼領兩軍。劉錡於是請求將前護副軍及馬軍，合并分爲前、後、左、右、中軍和游奕軍，共六軍，每軍各一千人，設有十二將。前護副軍，就是王彥的八字軍。至此劉錡的部隊纔開始單獨成軍，隨從護衛高宗到金陵。紹興七年，任合肥軍帥；紹興八年，率部戍守京口。紹興九年，被擢升爲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

紹興十年，金國歸還三京，劉錡充任東京副留守，統轄當地兵馬。所部八字軍僅有三萬七千人，準備出發時，又增加殿司三千人，都携帶家屬子女，準備駐守在汴京，家屬留在順昌。劉錡率部從臨安逆長江而上渡過淮河，共二千二百里。到達渦口，正吃飯時，突來的大風將他的坐帳拔起，劉錡說："這是不祥之兆，表明敵大軍將至。"立即下令部隊兼程前進，還沒有到汴京，五月，抵達離順昌三百里的地方時，金軍果然毁棄盟約南侵。

劉錡和將佐捨棄舟船登陸而行，首先快速進入順昌城中。庚寅日，探子報告金軍進入東京。知順昌府事陳規面見劉錡詢問計策，劉錡說："如果城中有糧草，就能同你共同守衛順昌。"陳規說："有糧食幾萬斛。"劉錡說："行了。"當時劉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和老幼輜重，距離順昌城還很遠，劉錡派騎兵催促，夜裏四更纔趕到。等到第二天早晨得到報告，金軍騎兵已進入陳州。

劉錡同陳規商議收聚兵力進入城中，以作守衛防禦的打算，人心纔安定下來。劉錡召集各位將領計議戰事，都說："金軍難以抵擋，請讓精鋭部隊殿後，步兵騎兵掩護老幼順流返回江南。"劉錡說："我本來是到東京留守司上任，現在東京雖然已經喪失，但幸運的是全軍到了此地，有城池可以守禦，爲什麽要放棄？我的决心已定，有敢説離開這裏的斬首！"僅有部將中號稱"夜叉"的許清激奮地說："太尉奉命任汴京副留守，士兵扶老携幼前來，今天避敵退走，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打算丢下父母妻子兒女不管，則於心

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

不忍；打算與他們同行，那麽敵人從兩面進攻，又逃到哪裏去？不如互相努力同敵人作戰，從死地中求取生路。”他的意見與劉錡不謀而合。劉錡十分高興，鑿穿舟船沉於河中，表示没有逃走的意思。把家屬安置在寺廟中，在寺門口堆積柴草，告誡守衛的士卒説：“假若戰鬥失利，便點火焚燒我的家屬，不要讓他們落入敵手受侮辱。”命令各位將領分别把守各個城門，明確偵察，招募當地人爲間諜探明敵情。於是全軍將士人人振奮，男子準備戰鬥守禦，婦女磨礪刀劍，爭相歡呼雀躍説：“平時人們都看不起我們八字軍，今天應當爲國家擊敗敵人建立戰功。”

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户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褎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當時順昌城的防禦工事没有一處可以依靠，劉錡親自在城上督促激勵，將原僞齊所造的痴車，置於城墻上，埋固輪轅；又將城中民户門板拆下，在周圍加以屏蔽；城外的數千家民房，全部焚毁。共經過六天時間的準備纔粗略完畢，而金軍先頭騎兵已經渡過潁河進抵城下。壬寅日，金兵包圍順昌城，劉錡預先在城下設伏兵，擒獲敵將千户阿黑等兩人，審問他們，他們説：“韓將軍駐扎在白沙渦，距離順昌城三十里。”劉錡當晚派遣一千多人前去突襲，連續戰鬥，殺傷、俘虜很多敵人。不久金三路都統葛王完顔褎率兵三萬人，與龍虎大王合兵攻城。劉錡下令打開各個城門，金軍驚疑不敢逼近。

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當初，劉錡依附城墻修築一道矮土墻，在墻上鑿洞爲門。到這時，同許清等人以墻爲屏障布置陣勢，金軍朝城中射箭，箭矢都飛越矮土墻落到城中，有的射入矮土墻。劉錡用破敵弓和神臂弓、强弩互相配合，從城墻之上或者矮土墻的孔門中射擊敵人，無不中敵，敵軍稍退。又用步兵出城截擊敵軍，金軍在混亂中溺死潁河的不可計數，擊敗敵鐵騎兵數千人。朝廷特授予劉錡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寨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

這時順昌城被包圍已經有四天，金兵越來越多，於是移營駐扎在東村，距離順昌城二十里。劉錡派遣猛將閻充招募壯士五百人，於夜晚突襲敵營。這天晚上，天將下雨，電閃雷鳴，閻充率部看到有辮髮的就殺掉。金兵後退十五里。劉錡

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䇕，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

又招募一百人前往，有人請求讓士兵口中銜枚禁止出聲以免被敵人發覺，劉錡笑着說：“不需銜枚。”命令折竹枝做竹哨，如同市井中兒童做游戲一樣，每人手持一個作爲暗號，直衝金營。雷電閃耀時便奮起出擊，雷電停止時則藏匿不動，敵衆大亂。一百人聽到哨聲便聚集到一起，金軍更加難測虚實，整個夜晚自相殘殺，積尸布滿田野，被迫退軍老婆灣。

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术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

兀术在汴京聽到失敗的消息，立即穿好皮靴登鞍上馬，過淮寧時停留一夜，修治戰具，準備糧草，不到七天便趕到順昌。劉錡聽説兀术趕到，召集各位將領在城上商議對策，有的人認爲現在已屢次獲勝，應該乘此形勢，準備舟船全軍而退。劉錡説：“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是爲了在形勢危急時使用，况且已挫敗敵軍鋒芒，軍威稍有振奮，雖然敵我衆寡懸殊，但衹能前進不能後退。而且敵營距離我們很近，兀术又趕來了，我軍一動，敵人必然在後面追擊，那麽就前功盡棄了。如果讓敵人侵犯兩淮地區，震動江、浙一帶，那麽不僅平生報國的志向難伸，反而造成貽誤國家的罪過。”衆人都感動振奮，説：“衹聽從太尉的命令。”

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炮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

劉錡招募到曹成等兩人，曉諭他們説：“派遣你們作間諜，事情成功後有重賞，衹管按照我説的去做，敵人必定不會殺你們。今天把你們留在路上好像是掉隊的騎兵，你們遇到敵人便佯裝落馬，被敵人俘虜。敵人將領詢問我是什麽樣的人，就回答説：‘劉錡是太平邊帥的兒子，喜愛聲色，朝廷由於兩國講和修好，讓他留守東京以圖安逸享樂罷了。’”不久兩人果然遇敵被俘，兀术問他們，對答如前。兀术高興地説：“此城容易攻破。”當即將鵝車炮具等置於一邊不用。第二天，劉錡登上城墻，望見兩人遠道趕來，用繩子把他們拉上來，原來是敵人將曹成等捆綁送來，并將一卷文書繫在上面，劉錡恐怕迷惑動摇軍心，立即將文書焚毁。

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

兀术來到城下，責備諸位將領喪失軍隊，衆人都説：“宋用兵，不比過去，元帥親自察看便可見到。”劉錡派遣耿訓送書信到金營約定決戰，

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

兀术大怒道：“劉錡怎麽敢同我交戰，以我的兵力攻破你們的城池，衹用靴尖就可以踢倒。”耿訓說：“太尉不但請求同太子決戰，并且認爲太子一定不敢渡河，願意供獻五座浮橋，以便貴軍渡河決戰。”兀术說：“好。”於是下令部隊次日在順昌城中會餐。天剛亮，劉錡果然在潁河上搭成五座浮橋，金軍由此渡河。

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

劉錡派人在潁河上游和草木中投放毒藥，并告誡宋軍將士即使是渴死，也不能飲用河中之水；有敢飲用的，滅其全族。敵軍以長勝軍嚴陣以待，敵衆位將領各率一部。衆人請求先攻打韓將軍部，劉錡說：“即使擊退韓軍，兀术精鋭部隊依然難以抵擋，應該先攻打兀术。兀术一動，那麽其餘的敵軍就不能有所作爲了。”

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鬥，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

當時天氣酷熱，敵軍遠道而來疲憊不堪，劉錡軍以逸待勞，士兵氣定神閑，敵人日夜不敢解甲休息，劉錡軍都能在矮土墻下輪番休息進食。敵軍人馬飢渴，飲食水草便生病，往往疲困乏力。早晨天氣清凉時，劉錡按兵不動，待到中午時分，敵人力疲氣沮，劉錡突然派遣數百人出西門同金軍交戰。隨即以數千人出南門，誡令士兵不要喊叫，衹以利斧砍殺敵人。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箭，依然奮戰不止，士兵都殊死搏鬥，衝入敵陣，刀斧亂砍，金軍大敗。這天夜晚天下大雨，平地積水一尺多深。乙卯日，兀术拔營北撤，劉錡派兵追擊，金軍死者以萬計。

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檐。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

正當雙方激戰之時，兀术身穿白袍，騎披甲戰馬，率領侍衛親兵三千人往來督戰，每名士兵都身穿厚重的鎧甲，號稱“鐵浮圖”；頭戴鐵兜鍪，周圍連綴長檐。三人爲一組，以繩索連貫，每前進一步，即用拒馬木堵塞退路，人進一步，拒馬木也隨之跟進一步，退無可退。宋軍以長槍挑去其兜鍪，大斧砍斷其手臂，擊碎腦袋。金軍又把鐵騎兵分爲左右兩翼，號稱“拐子馬”，都是由女真人組成，號稱“長勝軍”，專門用於攻堅作戰，戰鬥激烈時纔使用。自用兵以來，這支部隊所向披靡；到這時，也被劉錡軍所擊敗。戰鬥自中午到黄昏，金軍失敗，劉錡於是用拒馬木作屏障，稍作休息。城上鼓聲不斷，却拿出飯

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

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鬥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术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

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嘩，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湯，戰士坐下吃飯如同平時一樣，敵人潰散不敢逼近。飯罷，撤除拒馬木，深入敵陣中砍殺，又大破金軍。敵軍遺棄的尸體和倒斃的馬匹，血肉互相枕藉，車旗器甲，堆積如山。

當初，有河北軍對官軍説："我們原是左護軍，本來就没有鬥志，所能够擊殺的衹有兩翼的拐子馬。"因此劉錡的部隊極力攻擊拐子馬。兀术平時藉以依恃的强大的拐子馬十損七八，兀术逃至陳州，歷數諸將罪過，韓常以下都被鞭打，然後親自率領軍隊返回汴京。捷報傳來，高宗十分高興，授予劉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

這次戰役，劉錡兵力不滿二萬，出戰的僅有五千人。金軍數十萬人在西北扎營，綿亘十五里，每天傍晚，鼓聲震動山谷，但營中喧嘩吵鬧，整個夜晚都有聲音。金派人接近順昌城竊聽消息，城中秩序井然肅静，連鷄犬聲都聽不到。兀术大帳前甲兵環列，手持燭火照明，部衆分班輪流在馬上睡覺。劉錡以逸待勞，因此總是獲得勝利。當時出使金國的洪皓在燕京秘密上奏："順昌之戰，金人驚懼喪魂落魄，燕京的重寶珍器，全部轉移到北方，準備放棄燕京以南土地。"因此人們議論説這時如果諸將同心協力，分路追擊，那麽兀术就可擒獲，汴京可以收復；但是宋軍匆忙撤返，自喪機會，實在可惜。

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

七月，朝廷命令劉錡任淮北宣撫判官，協助楊沂中，擊敗敵兵於太康縣。不久，秦檜請求命令楊沂中回師鎮江，劉錡返回太平州，岳飛率兵趕往皇帝所在地，出師北伐的謀議擱置下來了。

十一年，兀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卧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

紹興十一年，兀术又徵發兩河地區的兵力，圖謀再次舉兵南下。高宗也猜測到金軍情况，必然不會一敗而止，於是詔令在淮西大規模集結軍隊以等待金軍到來。金軍進攻廬州、和州，劉錡從太平渡過長江，進抵廬州，同張俊、楊沂中會合。而這時金軍已大規模南下深入宋境，劉錡占據東關險阻地形以阻遏金軍要道，率軍出清溪，兩戰都勝。前行到柘皋，與金軍隔石梁河對陣。石梁河通向巢湖，寬二丈，劉錡命令士兵扯柴草堆積架橋，片刻之間橋成，派遣幾隊士兵横槍坐

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

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噪。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

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并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賞，錡軍獨不與。

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黄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鋭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

在橋上。恰逢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等軍都趕到。

第二天，兀术將十萬鐵騎兵分爲兩部，對面列陣。王德攻其右部，操弓射死一名金軍將領，接着大聲呼喊衝擊敵人，各軍士兵也隨之鼓噪助威。金軍以拐子馬爲兩翼前進。王德率衆同金軍鏖戰，楊沂中率領一萬士兵各持長斧奮擊敵人，金軍大敗；劉錡與王德等率軍追擊，又在東山擊敗金軍。敵兵望見說："這是順昌的旗幟。"立即逃走。

劉錡駐扎在和州，得到朝廷詔令後，就率兵渡過長江回到太平州。當時三位大帥并立，互不統屬。各軍進退大多由張俊决定，而劉錡因爲順昌之戰的勝利突然顯貴，諸將大多嫉妒他。張俊與楊沂中結爲心腹，而同劉錡不和，因此朝廷給予柘皋之捷的賞賜，惟獨不給劉錡的部隊。

過了幾天，朝廷計議班師，而濠州形勢又告緊急。張俊同楊沂中、劉錡率軍奔赴黄連埠增援，距濠州六十里時，濠州南城已經淪陷。楊沂中打算前進同金軍交戰，劉錡對張俊說："本來是來救援濠州，現在濠州已經喪失，不如退兵占據險隘地形，以後再慢作打算。"衆將說："好。"劉錡、張俊、楊沂中三人的部隊鼎足扎營，有人報告金軍已退走，劉錡又說："敵軍得到濠州城而突然退走，必有詭計，應該嚴加防備。"張俊不聽，命令楊沂中與王德率領神勇步騎兵六萬人，直奔濠州，果然遭到金軍埋伏敗歸。

第二天天剛亮，劉錡率軍到藕塘，而楊沂中部已進入滁州，張俊軍已進入宣化。劉錡軍剛吃飯，張俊到，說："敵軍已經逼近，怎麽辦?"劉錡問："楊沂中部隊在哪裏?"張俊說："已經失敗回師了。"劉錡對張俊說："不必害怕，劉錡請求用步兵抵禦敵人，請您拭目以待。"劉錡部下都說："兩位大帥的部隊已經渡江南撤，我軍又何必獨自苦戰?"劉錡說："順昌是一座孤城，旁無其他友軍援助，我率軍不滿兩萬，依然取得了勝利；何况今天得到地利，又有精兵鋭卒呢?"於是布設三道埋伏等待敵人。不久張俊來到，說："這是間諜謊報軍情，原來是戚方殿後的部

隊。”劉錡與張俊因此更加不和。

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寨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寨。”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説，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

一天夜晚，張俊部下士卒放火搶劫劉錡軍，劉錡捉住十六人，斬殺之後將頭挂在槍上，其餘的都逃走了。劉錡面見張俊，張俊憤怒地對劉錡説：“我是宣撫使，你不過是判官，怎麽能斬殺我的士兵?”劉錡説：“不知是宣撫使的士兵，我斬的衹是劫營的盗賊。”張俊説：“有士卒歸來，説并没有劫營。”喊一人出來對質。劉錡嚴正地説：“劉錡身爲國家將帥，即使有罪，宣撫使應該向朝廷説明，怎麽能讓我與士卒對質?”長作一揖上馬離去。不久，各部都班師南歸，張俊、楊沂中回到朝廷，常説岳飛没有率兵赴援，而劉錡戰鬥不力。秦檜支持他們的説法，朝廷於是罷免劉錡宣撫判官職務，任命他爲荆南府知府。岳飛上奏請求留劉錡執掌軍隊，朝廷不許，詔令他以武泰節度使的身份提舉江州太平觀。

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黄潭，建炎間，有司决水入江以禦盗，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户。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仍以其侄汜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

劉錡鎮守荆南共六年時間，軍民安居樂業。魏良臣説劉錡是著名的將領，不應當讓他長期閑居。朝廷於是命令他爲潭州知州，加任太尉，并兼管荆南府。江陵縣東有一黄潭，建炎年間，有關部門决開潭水流入長江以抵禦盗寇，因此到夏秋兩季河水泛濫，荆、衡之間都受到水害。劉錡開始命令堵塞缺口，開拓肥沃田地數千畝，安置流民幾千户。詔令劉錡每遇重大慶典時允許上奏任用文職官吏，并任用他的侄兒劉汜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

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氈裹船載粮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退軍瓜洲。金萬户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顔亮調集六十萬大軍，親自率軍大規模南侵，遠遠望去，數十里之内，其軍像白色的墻壁一樣連綿不斷，朝廷内外極爲震恐。當時的舊將無一人健在，朝廷於是任命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指揮調度各路兵馬。八月，劉錡率軍屯駐揚州，建立大將旗鼓號令，軍容十分嚴整，觀看的人嘆賞敬服。率兵駐於清河口，金軍用皮氈包裹舟船載糧而來，劉錡派遣善於潛水的人鑿沉敵人舟船。劉錡從楚州退軍至召伯鎮，金軍攻打真州，劉錡率軍返回揚州，將領劉澤認爲城池不能防守，請求退軍至瓜洲。金軍萬户高景山攻打揚州，劉錡派遣員琦在皂角林抵禦，陷入包圍而極力苦戰，林中伏兵突

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

起，大敗金軍，殺死高景山，俘虜數百人。捷報傳來，朝廷賜予金五百兩、銀七萬兩犒賞軍隊。

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洲。錡病，求解兵柄，留其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

在此之前，金軍計劃留精兵在淮東抵禦劉錡，而以主力部隊進犯淮西。大將王權不服從劉錡指揮，不戰而潰，從清河口退軍回揚州，用舟船將真州、揚州的民衆渡運到長江南岸，留下部分兵力屯駐瓜洲。劉錡生病，請求解除兵權，留下侄兒劉汜率一千五百人遏守瓜洲渡，又命令李橫率八千人固守瓜洲。朝廷詔令劉錡專門防衛長江，劉錡於是返回鎮江。

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强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皋，逆趨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軍攻打瓜洲，劉汜用克敵弓將金兵射退。當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到江、淮監督宋軍行動，葉義問到鎮江，看到劉錡病重，命李橫暫時指揮劉錡軍。葉義問督促鎮江守軍渡過長江，衆人都認爲不能這樣做，葉義問强迫他們執行命令。劉汜堅持請求出戰，劉錡不聽，劉汜拜别家廟而後行動。金軍以重兵進逼瓜洲，分兵東出江岸，直赴瓜洲。劉汜先行退走，李橫因爲孤軍難以抵擋，也退軍，丢失都統制印鑒，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李橫、劉汜僅隻身幸免。

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黄、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黄幟。"是日二幟舉，逾時，錡曰："黄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當各軍渡過長江北進時，劉錡派人手持黄、白兩色旗幟登上高山觀察戰况，告誡他們説："敵至舉白旗，兩軍交戰舉起黄白旗，勝利就舉黄旗。"這天黄白兩旗舉起，過了很長時間，劉錡説："黄旗很長時間没有舉起，我軍危險了。"劉錡憤恨不已，病情更加嚴重。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從采石來到，督促水軍同金軍交戰。虞允文經過鎮江，拜謁劉錡詢問病情。劉錡抓着虞允文的手説："病情不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事無成，而大功反由一位儒生建立，我們慚愧死了！"

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黄衣諭錡徙居别試院，錡疑汜累己，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謚武穆。

詔令劉錡到朝廷，提舉萬壽觀。劉錡借都亭驛館居住。金講和的使者將要到來，留守湯思退清理驛館等待金使，派使臣勸劉錡移居别試院，劉錡懷疑劉汜之事連累自己，常常恐懼朝廷還有其他命令。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劉錡憂憤交加，吐血數升而死。朝廷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給家屬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來謚號稱武穆。

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顔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劉錡性格慷慨深沉堅毅，有儒將風度。金主完顔亮南犯之時，下令有敢説劉錡姓名的，罪不饒恕。他歷數宋諸將，詢問部下有誰敢於抵擋，部下都隨着姓名響亮回答，説到劉錡時，没人敢於答應。完顔亮説："我親自對付他。"但劉錡最終因病没能成功。世上傳説劉錡精通陰陽家出兵的吉凶。劉錡在揚州時，命令全部焚毁城外居民房屋，用石灰把城墻全部塗成白色，上面寫着："完顔亮死於此地。"金主完顔亮性格多忌諱，看見之後十分厭惡，於是駐扎在龜山，人數太多難以容下，終於因此導致兵變。

吴玠

吴玠字晋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水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群盗，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

吴玠字晋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親死後葬在水洛城，因此遷徙到該地。年少時深沉堅毅有節操志向，知曉軍事擅長騎馬射箭，讀書能通曉大義。不滿二十歲時，以良家子的身份投軍隸屬涇原軍。政和年間，西夏軍隊侵犯邊境，吴玠因立有戰功補爲進義副尉，逐漸擢升爲隊將。隨從討伐方臘，打敗方臘部隊；等到攻打河北盗賊時，因多次立功暫任涇原軍第十將。靖康初年，西夏軍隊進攻懷德軍，吴玠率一百多名騎兵追擊，斬殺夏軍一百四十人，擢升爲第二副將。

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爲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

建炎二年春天，金軍渡過黄河，出大慶關，寇略秦雍，企圖直撲涇原。都統制曲端守衛麻務鎮，命令吴玠爲前鋒，進據青溪嶺，迎擊并大敗金軍，追擊逃奔的敵人三十里，金軍開始感到害怕。被任命爲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軍攻打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命令曲端進兵，曲端駐於邠州没有前去，并且説："不如掃蕩金軍巢穴，攻敵必救之處。"曲端於是攻打蒲城，命令吴玠攻打華州，攻占華州。

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悦，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

建炎三年冬天，勢力强大的賊寇史斌進犯漢中，没有攻克，打算率部攻取長安，曲端命令吴玠攻打斬殺了史斌，升爲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視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稱贊吴玠兄弟的才能勇氣，張浚同吴玠交談，大喜，當即任命吴玠爲統制，他的弟弟吴璘掌管帳前親兵。

四年春，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

建炎四年春天，吴玠升任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將婁宿和撒離喝率部長驅入關，曲端派遣

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爲“啼哭郎君”。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

吴玠在彭原店抵禦，而親自率兵至邠州作爲援助。金軍前來攻打，吴玠將敵人擊敗，撒離喝由於害怕而哭泣，金軍之中把他看成“啼哭郎君”。金兵重整軍馬再戰，吴玠軍失敗。曲端退兵屯駐涇原，彈劾吴玠不聽指揮，被降爲武顯大夫，罷免總管職務，又任知懷德軍。張浚愛惜吴玠才能，不久讓他擔任秦鳳路副總管兼知鳳翔府。當時正是戰亂之後，吴玠慰問前來歸附的兵士和安撫聚集的民衆，民衆依賴他得到安寧。轉任忠州防禦使。

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决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

建炎四年九月，張浚會合五路大軍，準備同金軍决戰，吴玠建議應該把守各個要害地區，等到敵軍困敝時乘機出擊。軍隊到達富平時，都統制又會合衆將商議决戰，吴玠説：“軍隊在有利時纔行動，現在地勢對我們不利，没有看到可以决戰的理由。應該選擇高山占據，使敵人難以戰勝。”衆將都説：“我衆敵寡，前面又有沼澤蘆葦阻礙，敵人騎兵難以施展，何必轉移到其他地方?”不久敵軍突然來到，用車載柴皮囊包土，填平沼澤順利通過，進攻吴玠營壘。宋軍於是大潰而散，五路都淪陷敵手，巴蜀地區極爲震恐。

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决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

吴玠收集散兵保衛大散關東面的和尚原，積聚糧餉修繕兵器，排列栅欄作死守的打算。有人對吴玠説應退軍屯駐漢中，控扼蜀口以安定人心。吴玠説：“我保住此地，敵人决不敢越過我而前進，堅壁清野等待敵人，敵人害怕我從後面進攻，這纔是保衛巴蜀的最好辦法。”吴玠在和尚原上，鳳翔民衆感激他過去的恩惠，相互在夜晚運送糧草資助他。吴玠償給他們銀帛，百姓更加高興，偷偷爲他運輸糧草的人更多。金軍惱怒，在渭河設伏兵阻擊斬殺，并下令實行保伍連坐之法；民衆違背禁令依然像過去那樣運送糧草，數年之後纔停止。

紹興元年，金將没立自鳳翔，别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寨黄牛，會大風雨

紹興元年，金將没立從鳳翔，别將烏魯折合從階州、成州出大散關，約期會攻和尚原。烏魯折合提前到達，在北山列陣求戰，吴玠命令衆將堅固陣勢等待，輪番作戰輪番休息。山谷道路狹窄石塊衆多，馬匹不能行走，金兵捨棄戰馬步行作戰，遭到大敗，移營於黄牛，恰逢颳起大風天

雹，遂遁去。没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

降冰雹，於是逃走。没立正進攻箭筈關，吴玠又派遣將領率兵將其擊退，因此兩路金軍最終没能會合。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爲用。張浚録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

起初，金軍進入之時，吴玠和吴璘率領散兵數千人駐扎在和尚原上，同朝廷的聯係阻隔斷絶，士兵没有固守的鬥志。有人暗中謀劃劫掠吴玠兄弟投降金國，吴玠知道了，召集衆將歃血盟誓，用忠義勉勵衆將。全軍將士都感動淚下，願意聽令效命。張浚記録他的功績，按朝廷命令授吴玠爲明州觀察使。因母親去世辭職服喪，喪期未滿起任原職，兼任陝西諸路都統制。

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术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术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

金人從海邊興起後，屢戰屢勝習以爲常，等到同吴玠交戰總是失敗，十分憤恨，圖謀一定要捉拿吴玠。婁宿死後，兀术會合各路兵十餘萬人，建造浮橋跨越渭河，從寶雞結爲連珠營，用石頭堆壘成城，夾着澗谷同宋軍對峙。紹興元年十月，進攻和尚原。吴玠命令諸將選擇勁弓强弩，輪番射擊，號稱“駐隊矢”，連發不斷，密如雨下。敵人稍稍後退，吴玠就用奇兵從側翼進擊，斷絶敵人糧道。預測敵人疲乏將要退走，在神坌設下埋伏等待敵人。金兵來到，埋伏突起，敵衆大亂。吴玠指揮軍隊乘夜出擊，大敗金軍。兀术身中流箭，僅隻身幸免。張浚按照朝廷命令任命吴玠爲鎮西軍節度使，吴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术戰敗之後，於是從河東回到燕山，又命撒離喝任陝西經略使，屯駐於鳳翔，同吴玠相持。

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

紹興二年，朝廷任命吴玠兼任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指揮管理興、文、龍三州。金國長期窺視四川，因爲吴璘駐兵在和尚原控制了要衝地帶，不能得逞，準備出奇制勝奪取和尚原。當時吴玠在河池，金國讓宋叛將李彦琪駐於秦州，窺視仙人關以牽制吴玠；又令游騎兵出熙河以牽制關師古，撒離喝從商於直搗上津。紹興三年正月，金軍攻取金州。二月，長驅直入撲向洋州、漢州，興元守將劉子羽急令田晟率兵守衛饒風關，同時通過驛站傳送書信招吴玠增援。

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

吴玠從河池日夜兼程馳奔三百里，把黄柑送給金軍說：“貴軍遠道而來，用它聊以止渴。”撒

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

離喝大驚失色，以手杖擊地說："你怎麽來得這麽迅速呢！"於是雙方在饒風嶺展開激戰。金軍身穿重鎧，登山向上仰攻。一人先登，後面有兩人緊跟；前面的人戰死，後面的人取代他繼續進攻。吴玠軍弓弩亂發，巨石滚壓，像這樣六晝夜，金軍士兵戰死的堆積如山但并未後退。吴玠招募敢死之士，每人給銀一千兩，得到五千名敢死士，準備夾攻敵人。恰逢吴玠部下有一名低級軍官犯罪投降金軍，引導金軍通過祖溪小路，潜出饒風關背後，乘高俯視饒風關。吴玠軍難以抵擋，於是潰敗，吴玠退保西縣。金軍進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修建潭毒山以自衛，吴玠到三泉同劉子羽會合。

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

不久，金軍北撤，吴玠急忙派兵在武休關攔截金軍，掩擊金軍後衛部隊，金兵墮落深澗而死的數以千計，遺棄全部輜重逃走。金國開始謀劃攻宋時，本以爲吴玠在西邊，因此通過險隘地區從東邊發起進攻，没想到吴玠奔馳而至。雖然侵入宋三郡，但得不償失。朝廷晋升吴玠爲檢校少保，充任利州路、階州、成州、鳳州制置使。

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創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

紹興四年二月，金軍再次大舉南侵，進攻仙人關。在此之前，吴璘在和尚原，糧餉供給不上；吴玠又説該地距離四川太遠，命令吴璘放棄和尚原，經營仙人關右邊的殺金平，修築一座堡壘，將和尚原上的兵力移往此地守衛。到這時，兀术、撒離喝和劉夔率領十萬騎兵入侵，在鐵山懸崖上開鑿通路，沿着山嶺東下。吴玠用一萬人守住要衝地帶。吴璘率領輕兵從七方關倍道兼程趕到，同金兵連續交戰七晝夜，纔得以同吴玠會合。

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

敵人首先進攻吴玠營壘，吴玠將金兵擊退。金兵又用雲梯進攻堡壘，楊政用撞竿撞碎雲梯，用長矛刺殺敵人。吴璘拔出刀畫地，對衆將説："死就死在這裏，後退的斬首！"金軍把部隊分爲兩部，兀术在東邊列陣，韓常在西邊列陣。吴璘率領精鋭部隊在敵軍兩部之間，左抵右擋，根據情况出擊。戰鬥時間長，吴璘部隊稍稍疲憊，急忙退居第二道防綫。金軍生力軍跟着到來，人披重鎧，用鐵鈎相連，魚貫而上。吴玠用駐隊矢輪

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寨，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

番射擊，箭如雨下，金軍死者層層堆積，敵人依然踏尸而上。撒離喝立馬四處觀察説："我得到擊破宋軍的方法了。"第二天，命令部隊進攻西北城樓，姚仲登樓激戰，樓傾斜，用布匹作繩，將傾斜的城樓拉正。金軍用火攻樓，用酒缸將火撲滅。吴玠急令統領田晟率部用長刀大斧左砍右擊，在四周的山上點燃火炬，擂擊戰鼓震天動地。次日，派出大軍。統領王喜、王武率領精鋭士兵，分執紫、白兩色旗衝入金軍營中，金軍陣勢大亂。吴玠軍奮起衝擊，射擊韓常，中其左眼，金人纔在晚上撤軍奔逃。吴玠派統制官張彥攻劫橫山寨，命王俊率部埋伏在河池控制敵人去路，又擊敗金軍。因爲郭震作戰不盡力，將他斬首。這次戰役，金軍自元帥以下，都携帶家眷前來。劉夔是劉豫的心腹大將。他們本以爲四川可輕易到手，既然没能得逞，估計吴玠最終不可侵犯，於是退據鳳翔，授予士兵田地，作爲久留的打算，自此不敢對吴玠輕舉妄動。

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録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静難節。七年，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鞏州，玠斬之。

捷報傳來，朝廷授予吴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收復鳳、秦、隴三州。七月，朝廷記録仙人關戰功，授吴玠爲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吴璘從防禦使升爲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升官不等。紹興六年，吴玠兼任營田大使，改爲保平、静難軍節度使。紹興七年，派遣偏將馬希仲進攻熙州，遭到失敗，又喪失了鞏州，吴玠將他處死。

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内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

吴玠同敵人對峙將近十年，常常苦於遠道轉運糧餉勞民傷財，屢次裁汰冗員，節省不必要的開支，開墾屯田，每年收成至十萬斛。又徵調戍守部隊，命令梁州、洋州守將治理褒城廢棄的堤壩，民衆知道灌溉可以依賴，願意歸業的達到數萬家。紹興九年，金國請求議和。高宗因爲吴玠功勞大，授予他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升任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都聽從他指揮管理。派遣宦官賜給吴玠親筆書信，使臣到時，而吴玠病情已重，被人攙扶起來聽宣詔令。高宗聽説後十分憂慮，命令當地守臣就近在四川訪求良醫，并派名醫奔赴前去探病，還未趕到，吴玠已在仙人關病逝，時年四十七歲。朝廷追贈他爲少師，

賜錢三十萬。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録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吴，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吴玠善於閲讀史書，凡是過去可以效法的事情，都記録下來置於案頭，時間久，墻壁窗户上都是格言。用兵作戰遵從孫武、吴起之法，衹講遠大的謀略，不追求眼前的小利，因此能保證每戰必勝。統御部下嚴格而有恩惠，虚心詢問和接受意見，雖然身爲大將，最下層的士卒也能將下情上達，因此士卒樂意爲他拼死效命。選用將佐時，看他的功勞才能決定高下先後，不因爲是親朋故舊、權貴而曲情私授官職。

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决，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鋭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决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吴玠死後，胡世將詢問吴玠能用兵制勝的原因，吴璘回答説："我跟隨兄長進攻西夏時，每次作戰，不過一進一退之間，就分出勝負。至於金軍，則輪番進退，忍耐堅强持久，命令嚴酷而部下抱必死的决心，每次戰鬥不經過幾天不能結束，勝利時不急忙追敵，失敗時陣脚不亂。大概是過去用兵作戰所未嘗見到的，同他們角逐長久之後，纔瞭解到敵人的情况。大概金軍的弓箭，没有我國的强勁鋭利；我國的士卒，不如金軍堅韌耐勞。我們常常用擅長的技藝在數百步外洞穿厚重的盔甲，但敵人的往來奔突能力我們實在不能趕上。於是選擇占據險要便利的地形，派出精兵輪番騷擾敵人，使敵人窮於應付，得不到休息，以此敗壞敵人堅韌持久的氣勢。至於在雙方交鋒之間臨機决勝的奥妙，則是我難以説明的。"

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撝、擴、揔。拱亦握兵云。

吴玠晚年有很多嗜好和欲望，曾派人到成都獵取美女，喜歡服用丹石，因此得吐血病而死。當富平失敗之時，秦鳳等地都淪陷敵手，金軍專心一意窺視四川，東南地區的形勢也很危急，没有吴玠挺身而出抵擋金軍的衝擊，那麽早就失去四川了。因此西部的民衆至今仍在思念他。謚號爲武安，建吴玠廟在仙人關，稱爲思烈廟。淳熙年間，朝廷追封他爲涪王。吴玠有五個兒子：吴拱、吴扶、吴撝、吴擴、吴揔。吴拱也掌兵權。

吴璘

吴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没立與烏魯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

吴璘字唐卿，吴玠的弟弟。年少時愛好騎馬射箭，隨從吴玠征戰，累積戰功升官到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時，阻斷没立與烏魯折合的部隊，使他們不能會合，金兵北逃，吴

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术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坌伏發，金兵大敗，兀术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升康州團練使。

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别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术、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别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

璘立功最多，朝廷破格提升他爲和尚原兵馬統制，於是吴玠駐兵河池，吴璘專門守衛和尚原。等到兀术大舉南侵，吴玠兄弟拼死守衛。金兵陣勢集中分散三十多次，吴璘隨機應變，到神坌設伏兵發動攻擊，金軍大敗，兀术中流箭負傷逃遁。張浚秉承朝廷命令任命吴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晋升爲康州團練使。

紹興三年，升爲榮州防禦使、秦州知州，指揮管理階州、文州。這年，吴玠在祖溪嶺失利，當時吴璘還在和尚原，吴玠命令吴璘放棄和尚原另在仙人關安營扎寨，以防備金軍深入。紹興四年，兀术、撒離喝果然率十萬大軍到仙人關下，吴璘從武、階路率兵增援。先寫信送給吴玠，説殺金平地勢開闊，前面的防綫分散漫長，必須在後面險隘地區設立第二道防綫，然後纔一定能够戰勝敵人。吴玠采納他的意見，急忙修築第二道防綫。吴璘在敵人的包圍中接連轉戰，同吴玠在仙人關會合。敵人果然極力進攻第二道防綫，衆將中有人請求另選險要地形守禦，吴璘激奮地説："兩軍剛剛交鋒而退走，這是不戰而逃，我估計敵人不久就要撤走，各位祇管忍耐。"擂鼓换旗，連日血戰。金軍大敗，兀术、撒離喝兩人從此以後數年之間不敢窺視四川。

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護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玠卒，授璘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

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虚，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内地保蜀，郭浩一

捷報傳告於朝廷，升任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熙州知州。紹興六年，朝廷新設行營兩護軍，吴璘任左護軍統制。紹興九年，升任都統制，不久又任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秦州知州。吴玠去世後，朝廷授予吴璘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

當時金國廢黜劉豫，歸還河南、陝西地區。樓炤出使陝西，以可以見機行事的權力打算任命三位將領分區守衛陝西，以郭浩爲鄜延路首領，楊政爲熙河路首領，吴璘爲秦鳳路首領，準備把川口各軍全部移駐到陝西。吴璘説："金人反覆無常難以信任，恐怕會發生其他變故。現在我移居陝西，川口一帶空虚，敵人如果從南山截擊我陝西的軍隊，直搗川口，我不戰而自敗。應當暫且依托山險爲營寨，控制要害地區，等到看見敵人精疲力盡時，再逐漸圖謀進據陝西地區。"樓

軍屯延安以守陝。

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絶，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内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宫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寨，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司河池。

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寨，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顔以驍

炤聽從他的意見，命令吴璘和楊政兩軍屯駐内地保衛四川，郭浩一軍屯駐延安以守衛陝西。

不久胡世將以四川制置使權宣撫司事，來到河池，吴璘會見他説："金軍大部隊屯駐於河中府，中間衹隔着大慶一座橋梁，騎兵若奔馳而來，不用五天時間就能到達川口。我軍遠在陝西，緊急之時不能馬上集結，關口險隘没有修繕，糧運道路斷絶，這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吴璘的家庭親族固然不足憐憫，但對於國家大事却不可不慮！"當時朝廷依賴講和忘記戰備，打算放棄仙人關。於是胡世將直言上奏説："應當對外堅持講和歡好，對内加强防禦守備。如今部署軍隊，應使陝西、四川互相連接，近日士兵宫賀仔偵察瞭解到撒離喝曾密謀説：'要進入四川并不難，衹要放棄陝西不顧，三到五年間宋軍必來占據，陝西、四川的道路我已全部瞭解，一旦出兵必定奪取四川。'敵情像這樣，萬一果然如此，那我們就應該作破壞敵人謀略的準備，仙人關不宜急忙放棄，魚關倉也應該屯積糧草。"於是吴璘衹派牙校三隊士兵奔赴秦州，留下大軍守備階州、成州山寨，告誡衆將不得撤除守備。不久胡世將被正式任命爲宣撫使，置宣撫司於河池。

紹興十年，金人毁棄盟約，朝廷詔令吴璘指揮調度陝西各路兵馬。撒離喝渡過黄河進入長安，直撲鳳翔，陝右各軍被阻隔在敵人後方，遠近都十分震驚恐慌。當時楊政在鞏州，郭浩在鄜延，衹有吴璘隨從胡世將在河池。胡世將緊急召集衆將商議對策，衹有涇原將領田晟和楊政一同趕至，參謀官孫渥説河池不能守禦，想退保仙人原，吴璘嚴厲地斥責他説："懦弱的言論沮喪我軍士氣，應該斬首！吴璘請求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作保打敗敵軍。"胡世將認爲他很豪壯，并指着自己所居的軍帳説："世將發誓死在這裏！"於是派遣孫渥到涇原，命令田晟率三千人迎敵。吴璘又派遣姚仲在石壁寨抵禦敵人，將金軍擊敗。詔令他共同指揮陝西各路軍隊。

吴璘寫信給金將約戰，金將鶻眼郎君率領三千名騎兵攻擊吴璘的軍隊，吴璘派李師顔率驍勇

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

騎兵將敵軍擊退。鶻眼郎君敗入扶風，吴璘又攻取扶風，俘獲金軍三位將領及一百一十七名女真人。撒離喝十分惱怒，自率軍在百通坊同宋軍交戰，排開二十里的陣勢。吴璘派姚仲率兵極力苦戰擊敗撒離喝軍隊，朝廷授予吴璘鎮西軍節度使，升任侍衛步軍都虞候。紹興十一年，吴璘同金統軍胡盞在剡家灣大戰，擊敗胡盞，收復秦州及陝右各州郡。

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叠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叠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

當初，胡盞同習不祝會合軍隊五萬人屯駐在劉家圈，吴璘請求進攻他們。胡世將詢問進攻的計策，吴璘説："有一種新近創立的叠陣法：每次戰鬥，將長槍手部署在前面，坐下而不能站起；其次是最强弓，再次是强弩，士兵屈膝跪立等待；最後是神臂弓。敵軍進攻至大約一百步以内，就先用神臂弓箭射；到七十步内，用强弓齊射；就這樣依次擊敵。凡是布列陣勢，用拒馬木作屏障，其間用鐵鈎互相連接，等到毁壞之後就用新的替代。到替代之時擊鼓爲號。騎兵分兩翼布列在前面掩護，陣勢布成後騎兵後撤，稱爲'叠陣'。"衆將開始時還私下議論説："我軍不會被殲滅在此地吧?"吴璘回答説："這是古代約束部伍的法令，古代軍法上有記載，各位不知道罷了。得車戰的遺意，無不在此，將士心情安定就能持久，敵軍即使士氣旺盛，也不能抵擋。"等到同胡盞和習不祝相遇時，便使用這種戰法。

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彦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叠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鬥，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

胡盞和習不祝精通軍事，占據險阻自守，前面面臨峻嶺，後面控制臘家城，以爲宋軍必然不敢輕易冒犯。戰鬥的前一天，吴璘召集衆將詢問攻敵的方法，姚仲説："同敵人在山上交戰就能勝利，在山下交戰就會失敗。"吴璘認爲他説得對，於是告知敵軍請求決戰，敵軍譏笑他。吴璘半夜時分派遣姚仲和王彦銜枚登上山嶺，約定兩人登上山嶺後發火爲號。兩將到達山嶺後，四周寂静没有人聲，軍隊布列完畢之後，萬把火炬一齊點燃。金軍驚駭地説："我們的事情失敗了。"習不祝善於謀劃，胡盞善於攻戰，兩人意見不合。吴璘先派兵挑戰，胡盞果然出兵同吴璘部鏖戰。吴璘用叠陣法輪番休息作戰，自己身披一層薄薄的皮衣立馬快速指揮部隊，士卒都殊死搏

世將浩嘆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

鬥，金軍大敗。投降的達到一萬人，胡盞敗退入保臘家城，吴璘率軍將臘家城包圍并發起進攻。臘家城就要攻破時，朝廷通過驛站快速傳送書信詔令吴璘班師，胡世將長嘆停止攻城。次年，宋竟將和尚原割讓給金國。撤回戍兵割讓土地，都是秦檜主持的。

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西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静，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時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

紹興十二年，吴璘入朝覲見高宗，拜爲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給漢中田地五十頃。紹興十四年，朝廷議論將利州路分爲東西兩路，以吴璘任西路安撫使，治所設在興州，將階、成、西和、鳳、文、龍、興七州劃歸他管轄。當時朝廷正堅決同金講和，而吴璘治理軍隊經營武備，常常如同敵軍就要到來。紹興十七年，朝廷調任吴璘爲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爲御前諸軍都統制，依舊任安撫使。紹興二十一年，朝廷因爲吴璘守衛邊境安全寧静，拜他爲少保。紹興二十六年，吴璘領興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南宋自渡江以後從没有節度使兼任都統制職務之例，當時吴璘已是開府儀同三司，因此改任此職。

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秋，亮渡淮，遣合喜爲西元帥，以兵扼大散關，游騎攻黄牛堡。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兼陝西、河東招討使。璘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書告執政，謂璘多病，猝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侄京襄帥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上仙人關。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顔亮背叛盟約，朝廷拜吴璘爲四川宣撫使。秋天，完顔亮渡過淮河，派合喜任西元帥，率兵控制大散關，派遣游騎進攻黄牛堡。吴璘當即乘坐便轎上殺金平，將軍隊駐扎在青野原，增調内地州郡兵分道前進，授給進取的方法謀略。制置使王剛中前來會見吴璘計議對策，吴璘不久即發檄文傳告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討金國的罪行。不久，朝廷任命他兼任陝西、河東招討使。吴璘因病返回興州，總領王之望快信報告當朝執政，説吴璘多病，突然發生緊急情況，四川形勢必然危險。請求調吴璘的侄兒京襄守將吴拱回到四川，以協助西綫軍隊。共上報五封書信而朝廷没有答覆。吴璘病情已十分嚴重，又來到仙人關。

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彦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逾四旬，璘以知

紹興三十二年，吴璘派遣姚仲攻取鞏州，王彦屯駐商、虢、陝、華等州，惠逢攻取熙河。有的久攻不下，有的得而復失，最終没有成功。金軍占據大散關六十多天，雙方對峙不分勝負。姚仲捨棄鞏州轉攻德順已超過四十天，吴璘以夔州

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黄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鋭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

知州李師顏取代他，派遣自己的兒子吴挺指揮兵馬。吴挺與敵人在瓦亭交戰，擊敗金兵。吴璘親自率軍至城下，守衛城墻的敵兵聽到高呼“相公來了”，互相觀望議論嗟嘆，不忍發箭。吴璘巡視各部，預先修治黄河戰場工事，斬殺不服從命令的士兵，先用數百名騎兵試探敵人强弱。敵軍鼓聲一響，精鋭士兵傾城躍出突擊吴璘的部隊。吴璘軍由於事先修築了工事，無不以一當十。到暮色降臨時，吴璘忽然高聲傳呼“某將没有盡力作戰”，士兵更加奮勇搏鬥，敵軍大敗，逃入城中。第二天黎明，吴璘再次派出軍隊，敵人堅壁不動。恰逢颳大風電閃雷鳴，金軍拔營退走，共八天時間攻克德順城。吴璘進入城中，集市照常營業，父老百姓擁住他的坐騎歡迎叩拜的源源不斷。吴璘不久返回河池。

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仲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爲前陣，所統軍六千爲四陣，姚志兵爲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鋭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貽仲書，謂原圍未即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原州被金軍包圍，吴璘命令姚仲率領德順的兵力前往救援，吴璘親自前往鳳翔視察軍隊。衆將雖然極力苦戰，敵人進攻更加急迫，增加兵力達到七萬人。五月，姚仲同敵人在原州的北嶺交戰，姚仲失敗。當初，姚仲從德順到原州，自九龍泉登上北嶺，命令各軍拉滿弓慢慢行進。以盧士敏部爲前鋒，所部六千軍士分爲四陣，姚志部爲後衛。隨着地形便利排列陣勢，同敵人鏖戰數十個回合。恰逢輜重車隊隨行擾亂了陣形，敵軍衝擊，姚仲軍於是大潰敗，喪失將領三十多人。開始，吴璘出兵時，王之望曾經説：“這次行動士兵的鬥志士氣，已不如前些時候旺盛鋭利，姚仲今年以來數次發生意外，不能委派他防禦重要地區。”等到姚仲至原州，吴璘也寫信給姚仲，説原州之圍不能立即解除，暫且返回德順。書信未送到而姚仲已經失敗，吴璘也無功而返。不久解除姚仲兵權，準備把他處死，因有人勸説而作罷，把他囚禁在河池監獄之中。

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争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户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

孝宗接受禪讓即位以後，賜給吴璘書信，命令他兼任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吴璘估計金軍必定再次争奪德順，急忙奔赴德順城下，而完顏悉烈等率領十多萬大軍果然前來進攻。金萬户豁豁又率精兵從鳳翔隨後趕到。吴璘在東山修築

争之，殺傷太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拜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

堡壘守衛，金兵極力争奪，被殺傷大半，而最終没能攻克城堡。當時議論者認爲大軍駐扎在外，距離川口遥遠，恐怕敵人襲擊，打算放棄三路。於是詔令吴璘退兵。敵人乘機在後面追擊，吴璘將士傷亡很多，三路又被敵人占有。朝廷拜吴璘爲少傅。隆興二年冬天，金軍入侵岷州，吴璘率兵至祁山，金軍聽説這一消息，退兵，派遣使者前來通告説："兩國已經修好講和了。"恰逢詔令到達，於是雙方都解兵而退。

沈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宫。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宫存勞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韶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宫宴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宫，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

沈介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同吴璘議論不合，兵部侍郎胡銓上書，其中有不少話語涉及到吴璘。吴璘拒絶詔令請求朝見，孝宗親自寫信准許他前來。還没到一半路程，吴璘請求罷免宣撫使并退休，都没被允許。乾道元年吴璘來到京城，孝宗派遣宦官前往慰問，并在便殿召見他，准許他到德壽宫朝見高宗。高宗接見吴璘，嘆息説："我與你，是老君老臣了，可以多次前來見我。"吴璘叩首感謝。高宗和孝宗派往慰勞吴璘的使臣前後相繼，又命皇太子前去看望。朝廷拜吴璘爲太傅，封爲新安郡王。過了幾天，詔令吴璘仍任宣撫使，改判興元府。等到要返回四川時，高宗和孝宗爲他設宴餞行十分榮寵。吴璘到德壽宫向高宗辭行，凄然淚下。高宗也爲分别失意難過，解下所佩帶的刀賜給吴璘説："以後思念我，看到刀就可以了。"

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賻贈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

吴璘到達漢中，修復褒城舊壩，灌溉田地數千頃，民衆感到十分便利。乾道三年，吴璘去世，終年六十六歲。朝廷追贈太師官銜，追封他爲信王。孝宗震驚哀悼，停止上朝視事兩天，加倍贈送財物給家屬置辦喪事。高宗又賜給白銀一千兩。當初，吴璘病重，召呼幕僚草擬遺表，命令在表中直接寫道："希望陛下不要放棄四川，不要輕易出兵。"没有説到自己的家事，人們稱贊他的忠誠。

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

吴璘剛强勇敢，喜愛大節，忽略小節，閱讀史書通曉大義。代替兄長吴玠爲將後，守衛四川二十多年，爲突出的方面重臣，威名與吴玠相當。高宗曾詢問戰勝敵人的方法，吴璘回答説："先派老弱出戰，然後用精鋭繼後跟進。"高宗

法，一敗而二勝也。”

說：“這是孫臏三駟的方法，一敗而兩勝。”

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强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强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曾經著作《兵法》兩篇，大概意思是說：“金軍有四項長處，我軍有四項短處，應當避開我軍的短處，抑制敵人的長處。金軍的四項長處之一是騎兵强大，之二是士兵堅韌頑强，之三是身穿重甲，之四是擅長弓箭。我集中漢和少數民族所長，兼收并用，用分隊抑制敵人騎兵；用輪番休息作戰抑制敵人的堅韌頑强；抑制敵人重甲，就用勁弓强弩；抑制敵人弓箭，就以遠克近，以强制弱。布列陣勢的方法，就是用步兵作爲陣心、左右兩翼，將騎兵布列在左右兩肋，拒馬木布列在兩肋之間；至於臨時增加减少的不同，就在於隨機應變。”瞭解軍事的人認爲有可取之處。

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概，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王剛中曾談論劉錡的長處，吴璘說：“劉錡有寬宏的度量，却没有英雄的氣概，天下人都隨聲附和同聲贊譽他，恐怕他不能抵擋完顔亮，我私下爲此憂慮。”王剛中不以爲然，劉錡果然無功，因憂憤而逝。吴璘選拔衆將都以功勞爲標準，有推薦人才的，吴璘說：“執掌軍隊的官員如不經過嘗試，難以瞭解他的才能。如果因小小優點而進用他，那麽投機取巧的人得志，而長期戍邊的士兵和久經戰陣的老將的心就涣散懈怠了。”吴璘的兒子叫吴挺。

吴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爲中郎將，部西兵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轄，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

吴挺字仲烈，因家門的功勞而補任官職。跟從吴璘任中郎將，率西部兵到皇帝所在地。高宗詢問西部的形勢、兵力與作戰守備的事宜，吴挺應對符合高宗的心意，越級授予他右武郎、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賜給金帶。不久派遣他任利路鈐轄，改任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接着改任利州西路前軍同統制。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彦以兵來争，挺破其治平寨。已而南市城賊亦犄角爲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彦麾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彦亦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背棄盟約南侵，吴璘以宣撫使身份總領三路兵馬抵禦金軍，吴挺希望在軍前效力，吴璘任他爲中軍統制。宋軍收復秦州以後，金將合喜孛堇隨從宋叛將張中彦率兵前來争奪秦州，吴挺攻破他們的治平寨。不久南市城的賊寇也與張中彦軍形成犄角之勢作爲應援，整日轉戰。吴挺命令前軍統制梅彦率兵衆徑直占據

懼力不敵。挺督之，彦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黄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嘩曰："黄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爲功，狀彦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并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

城門，衆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梅彦也害怕打不過敵人。吴挺督促他，梅彦纔出兵殊死戰鬥，吴挺率背嵬軍騎兵全部將旗幟换成黄旗繞到敵兵背後，憑藉高處衝擊敵軍。敵軍嘩然亂叫："黄旗軍到了！"於是驚慌潰敗。吴挺不認爲是自己的功勞，奏明梅彦的功勞爲第一，士衆都十分稱贊吴挺的做法。吴璘也避免嫌疑，全部隱瞞吴挺的功勞。擢升吴挺爲榮州刺史，不久任熙河經略、安撫使。

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左都監空平凉之衆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鬥，挺遣别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户耶律九斤、李堇等百三十七人。

紹興三十三年，吴挺接受檄令和都統制姚仲率領東西路兵進攻德順。金左都監出動平凉的全部士衆援助合喜，又派遣數萬精兵從鳳翔前來會合。姚仲將部隊駐扎在六盤，吴挺獨自率兵趕往瓦亭，親自冒着箭雨石塊攻擊敵人，士兵都跟隨他攻擊。金軍下馬拿着短兵器奮勇戰鬥，吴挺派别的將領把他們的馬全部搶奪過來，金兵於是潰敗。吴挺率兵追擊，擒獲金軍千户耶律九斤、李堇等共一百三十七人。

金人懲前衄，悉兵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蹙之，敵不能支，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坡陀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并河多沙礫善圮。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户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

金人以前次的失敗爲戒，以全部兵馬奔赴德順。吴璘從秦州前來督察軍隊，預先在險要之處建壁壘，并且修治隔河的戰場工事。金軍果然大批到來，吴挺引誘敵人前來，到了事先修治的戰場工事處，用優勢兵力攻擊敵軍，敵人抵擋不住，一個晚上而逃走。鞏州長期攻不下來，吴挺率精兵來到城下，衆將都説："城的西北面是山坡地容易攻取，如果分出兵力各自抵擋一面，應該能够獲勝。"吴挺説："西北面雖然地勢低但土質堅硬，東南面靠近河流土質多沙礫好破壞。而且兵力分散就少了，用少量兵力攻堅固的城池，能够攻下嗎？"於是命令全部兵力攻擊城的東南角。不到兩天，城樓全部被攻破。半夜，金將雷千户約定投降，黎明時分，城被攻破。吴挺因此功授團練使，又因瓦亭之戰的功勞而授郢州防禦使。

孝宗即位，加璘兼陜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争德順，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栅以拒。有大酋引騎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

孝宗即位後，加授吴璘爲兼陜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吴璘考慮到敵人必會再次争奪德順，從河池來到德順，金人果然會合十多萬兵力排列栅欄抵抗。有金軍大首領率數千騎兵窺視東山，吴璘命令吴挺率領騎兵迎擊敵人，并打退了敵

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爲大車匿戰士其中，將填隍而進。挺命掄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子遂旋軍。

人。於是吴挺占據東山，修築堡壘守衛。敵人不能爭奪，就增加修造攻擊械具，做成大車把戰士藏在車中，準備填平壕溝推進。吴挺命令士兵挑選大木頭立在道路中央，車子到來無法前進。拜吴挺爲武昌軍承宣使，不久加授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軍統制，當時他年僅二十五歲。適逢朝廷主張議和，詔令西部軍隊解除守備，吴璘父子於是撤退。

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爲左衛上將軍。朝廷方議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命挺爲都統制。挺力陳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乾道元年，吴挺升任武昌軍都統制。乾道三年，奉父親吴璘命令入朝奏對，拜他爲侍衛親步軍指揮使，指揮調度興州兵馬。吴璘去世後，吴挺守喪未滿起任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任利州東路總管。吴挺極力請求服滿喪期，服喪期滿召吴挺爲左衛上將軍。朝廷正議論設五千名神武中軍隸屬於御前，命令吴挺爲都統制。吴挺極力陳説不應當輕易改變祖宗的成法，事情於是擱置下來。拜吴挺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榷牧，奏絶軍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

吴挺每次在皇上召會衆臣時都從容不迫，曾經議論兩淮地形空曠浩漫，守備之地多兵力分散，應該選擇有利地形用重兵扼守，敵人向上進攻則攻不下，越過西南又不敢，我軍用全部兵力乘其疲敝時進攻他們，無不成功。皇上很是贊賞采納他的意見。淳熙元年，吴挺改任興州都統，拜爲定江軍節度使。當初，軍中自行在宕昌設交易市場，以招致羌族的馬匹，西路騎兵於是稱雄天下，自從張松掌管榷牧，上奏斷絶軍中交易，由他供給馬匹，得到的大多是劣質馬。吴挺到朝廷，首先陳説互市利害報告皇上，請求每年買入五百匹馬，朝廷詔令允許每年買入七百匹馬。

始，武興所部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爲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選鋒、游奕；武興以西至綿爲左、右、後三軍；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

開始，武興所部到各州郡徵集糧餉，各部互不相屬。吴挺上奏以十軍爲名，從北部邊境到武興排列五軍，分别叫踏白軍、摧鋒軍、選鋒軍、策選鋒軍、游奕軍；武興以西到綿爲左、右、後三軍；而駐守武興的是前軍和中軍。軍營到這時開始變得井井有條。乾道四年，吴挺入朝覲見皇上，任他爲興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撫使。秘密修築皂郊堡，增築兩座城堡，修繕兵器，儲備在兩個倉庫中，敵人最終没有發覺。

十年冬，特加檢校少保。成州、

乾道十年冬，特地加授吴挺爲檢校少保。成

西和歲大侵，挺力爲振恤，諭總賦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廪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屯地相爲乘除。歲久屯他徙，廪賜不易舊，至有同部伍而廪相倍蓰者，挺裒爲中制上之。

州、西和州每年發生大災荒，吴挺盡力賑濟撫恤，勸諭管賦税的人把軍中的儲糧分給災民加以幫助，救活的人大約有數千萬。四川自從各軍停駐部隊後，所有的糧食供給，官府一律糴入三分之一，看價格的高低供給，稱爲"折估"，按各駐地互相計算。時間長了駐地遷往他處，原來的糧食供給不改變，以至於有同一個部伍而糧餉供給却是五倍的情况，吴挺減少到適當的數目上報朝廷。

光宗即位，御筆獎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械弗繕，挺節冗費，屯工徒，悉創爲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堤以捍之。紹熙二年，水暴發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復增築長堤，民賴以安。詔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

光宗即位後，賜給親筆信褒獎慰勞吴挺。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的戰備器械都没有修繕，吴挺節省不必要的開支，聚集工匠，全部加以修造。御軍雖然管理很嚴，但能寬嚴得宜，所以士兵不疲困。郡東北有兩條從山谷中流出來的河水，吴挺築兩條堤壩攔住它們。紹熙二年，谷水暴漲漫入城中。吴挺一邊賑濟遭水災的民户，又增加修築長堤防水，民衆賴此得以安寧。詔書詢問邊境戰備需急辦的事務，吴挺當即建議增加儲備的策略，從此糧餉不缺。紹熙四年春，吴挺以身體有病爲由請求退休，詔令加授太尉。去世，時年五十六歲。追贈他爲少師、開府儀同三司。

挺少起勳閥，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歲時問勞不絶，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内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以叛誅，見别傳。

吴挺年少起身於功臣的門第，但他不因此而處於顯貴的地位，他禮賢下士，即使遇到小官吏，也不敢怠慢忽視。撫恤將士，人人都得到他的恩德。吴璘的舊部下到階庭下拜見，吴挺總是走下臺階答拜，衹要違反軍紀，就誅殺處治絶不寬貸。吴璘曾經對孝宗説，自己的幾個兒子中衹有吴挺可以任用。孝宗也説："吴挺是朕從成千上百人中選出來的。"朝廷每年按時對吴挺慰問不斷，受到的恩遇尤其隆厚。光宗賜給吴挺内宫的珍奇寶物，以表示對他特殊的禮遇。吴挺有五個兒子，吴曦是他的第二個兒子。吴曦官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因爲叛亂被誅殺，他的事迹本書另有傳記。

論曰：劉錡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概不

論曰：劉錡有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大捷，威震金國，即使是韓信泜上之戰，也不能超過他。有人認爲他的英雄氣概不足，寬宏的度

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吴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狃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量却有餘，難道真的是這樣嗎？吴玠和弟弟吴璘有智謀勇敢忠誠，同心協力，占據險阻抗拒敵人，最終保全四川，以功名而告終，壯烈啊！吴挺多次隨從征討，功勞非常顯著，有父親的風範。然而吴玠晚年十分荒唐淫佚，吴璘大多喪師敗兵，難道是因常勝而遭受挫敗，太驕傲的原因嗎！不過三世爲大將，却釀成吴曦叛逆的變故，顛覆宗廟祭祀，大概是有其原由的。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

李顯忠，是綏德軍青澗人。起初名世輔，回到南方，被賜名顯忠。從唐朝以來，世代承襲蘇尾九族巡檢。當初，他的母親臨產，過了好多天都不能分娩，有個僧人到他家說："所懷的是一奇男孩，應當把劍和箭放在母親身旁，就可出生。"過後果然生下顯忠，一出生就站立在草席上，人們都很驚異。

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

十七歲時，投軍效力，跟隨父親永奇出入行陣。金兵侵犯鄜延，經略使王庶命令永奇招募探子，得到張琦；還需要一人同行，顯忠請求前往。永奇說："你没有經驗，前去一定會連累張琦。"顯忠說："我雖年紀小，膽氣却不小，一定不會連累張琦，應當與他同往。"有敵人夜晚睡在地穴裏，顯忠用繩索吊入穴中，共有十七個人，都殺了他們，取得兩個首級，兩匹馬，把其餘馬的脚都折斷了。王庶對他非常看重，補用他爲承信郎，充任部隊將領，從此開始知名。轉任武翼郎，充任副將。

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

金兵攻陷延安，授任顯忠父子兩人官職。永奇聚衆哭着說："我是宋朝臣子，世代蒙受國家恩典，哪能爲它所用呢？"正逢劉豫命令顯忠率領騎兵前往東京，永奇秘密地告誡他說："你如能得到機會，就立即回歸宋朝，不要因爲我的緣故而有貳心。事情若能成功，我就死而不朽了。"顯忠來到東京，劉麟很喜歡他，授任他爲南路鈐轄，於是顯忠秘密派他的門客雷燦携帶蠟書前往皇上駐地。不久劉豫被廢黜，兀朮帶領一萬名騎

間。顯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术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术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

兵在淮河邊打獵，與顯忠單獨停馬在圍場中。顯忠讓吴俊去探察淮水可以渡馬的地方，打算捉住兀术回歸宋朝。吴俊返回，顯忠騎馬前去詢問，被竹子刺傷了馬而停止。兀术授任顯忠爲承宣使、知同州。

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黄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吴，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趐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

顯忠到鄜去探望父親，永奇指教顯忠說："從同州到南山，是金人往來的驛路，你可在此活捉他們的首領，渡過洛水、渭水，經由商、虢回朝。衹要事成後報知我，我就會率兵奪取延安而歸。"顯忠趕到同州，立即派黄士成等帶着書信從蜀到吴，去報告歸朝之事。元帥撒里曷來到同州，顯忠用計捉住了他，騎馬出城。到達洛河，舟船誤了約定時間無法渡過，顯忠與追趕的騎兵多次交戰，都得勝。顯忠在高原上休息，望見追騎越來越多，就與撒里曷折箭盟誓，不得殺害同州人，不得傷害自己的親屬，撒里曷都答應了。於是把他推下山崖，追兵争着救護得以不死。顯忠帶着老少衆人一直向北，來到鄜城縣，急速派人去告訴永奇。永奇就携帶全家人出城，到達馬趐谷谷口，被金兵追上，家屬二百人都遇害。當天，天色昏暗大雪紛飛，延安人聽説此事後都爲他們哭泣。

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爲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悦，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

顯忠僅僅帶着二十六個人逃往夏國。夏國人問其緣由。顯忠哭着詳細訴説父母妻子遇害的情形，切齒痛恨，恨不能立刻死去，希望得到二十萬士兵生擒撒里曷，攻取陝西五路土地歸於夏國，而自己也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説："你能爲我立功，我就不會吝惜借你兵馬。"當時有個强横的部落酋長號稱"青面夜叉"，長久成爲夏國的禍患，夏主就讓顯忠去圖取他。顯忠請求得到三千騎兵，晝夜疾馳，突然來到那個酋長的營帳，活捉了他返回。夏主非常高興，就出動二十萬騎兵，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當時是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

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絶。乃以

顯忠率軍到達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喊道："鄜延路如今又歸順宋朝了，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兵們看了赦書後都下拜，顯忠大哭，衆人也跟着哭泣，百姓們哭聲不絶。於是顯忠帶着舊日部

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爲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侄者，皆斬于東城之内。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

下八百多騎兵去見王樞、哆訛，對他們說："我已得到延安府，看了講和赦書，招撫可帶領部隊返回夏國。"哆訛不聽從，説："當初經略請兵來取陝西。現在既已到此，却又讓我回去嗎?"顯忠知道勢不可爲，就拔出刀砍哆訛，沒有砍到，活捉了王樞把他綁上。夏國派鐵鷂子軍來攻。顯忠率領部下抵抗，馳馬揮舞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敗，殺死和被踐踏而死的差不多有一萬人，獲取了四萬匹馬。顯忠張榜招募士兵，文書上寫着"紹興九年"。每得到一人，就給馬一匹，十天之中得到一萬人，都驍勇少壯。又抓到殺害他父母弟侄的人，都在東城之内斬首。來到鄜州，已有騎兵步兵四萬多人。撒里曷在耀州，聽説顯忠到來，一夜之間逃去。

四川宣撫吴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皋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敕、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皋輩充將佐。

四川宣撫使吴玠派張振來撫慰曉諭説："宋、金兩國如今正商議和好，不可生出事端，可酌情率領部隊趕往皇上所在地。"顯忠就到河池縣去見吴玠，吴玠安慰他説："忠義歸朝，君爲第一。"跟隨行軍的使臣崔皋等六百多人在庭下排列下拜，吴玠又對他們加以撫慰，犒賞銀絹，到行府接受告敕、金帶，授任顯忠爲指揮使、承宣使。來到皇上駐地，高宗多次進行安撫慰勞，賜名加賞，又賞賜鎮江田地，以崔皋等人充任將佐。

兀术犯河南，命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术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术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

兀术進犯河南，顯忠被任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一同攻破靈壁縣。兀术進犯合肥，皇上親筆下詔讓他與張俊會師。顯忠來到孔城鎮，與敵人交戰，打敗他們。兀术對韓常説："李世輔回到宋朝，還不曾立功，這人十分勇敢，應該暫且避開他。"於是火燒廬江而退。顯忠打算追趕敵人與之决一死戰，張俊因奉旨監護，擔心顯忠有失，於是各自帶兵返回。

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

太后到臨安，顯忠入宫晋見，加授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悉西邊的山河險易，藉機進獻恢復國土的計策，觸犯了秦檜之意。金國使者説顯忠私自派人越過邊界，因此被貶降官職，爲祠禄官，在台州居住。後又恢復寧國軍節度使一職，升任都統制。

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淮者不可計。

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和之鷄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語在《允文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鋭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横山澗，與金射雕軍戰，統制頓遇重傷，韋永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

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爲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西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

孝宗即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褒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蜂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内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

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

二十九年，金國背盟，詔令顯忠率本部軍隊進行抵禦。派遣統制官韋永壽等率二百名騎兵到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五千人馬在大人洲交戰，打敗他們。不久金又增派一萬多軍隊前來，顯忠率領騎兵出擊，從早晨一直戰到中午，勇氣百倍，用大刀砍殺敵陣，敵人不能抵擋，殺死俘獲很多，淹死在淮水中的不可計數。

金主完顔亮進犯淮西，朝廷命令王權在合肥拒敵。王權退保和州，又丢棄軍隊逃渡過江，和州失守。金主親自率衛軍駐扎和州的鷄籠山上，準備到采石。朝廷下詔以顯忠代替王權，命令虞允文去和顯忠會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事情記載在本書《虞允文傳》中。顯忠退軍沙上，得到楊存中的報告："皇上已到平江，可儘快進兵。"顯忠挑選精鋭士卒一萬人渡過長江，全部收復了淮西州郡。軍隊來到横山澗，與金射雕軍交戰，統制頓遇身受重傷，韋永壽死去，敵兵敗逃。金主完顔亮痛責諸將不盡力作戰，諸將把他殺死後回去了。

這次戰役，顯忠所率領的一萬九千八百零六人頒行賞賜各有不等，張振功勞最大。詔令賜予顯忠五個兒子金帶。授任他爲淮西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提升爲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前往皇上駐地。

孝宗即位，賞賜顯忠田百頃，兼代理池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任淮西招撫使。當時金主完顔褒剛即位，山東、河北豪傑蜂擁而起，耶律各部族的幾十萬士兵占據了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之士耿京、王世隆等想率領所據之地回歸朝廷。金人恐懼，急忙來求和。顯忠暗中結交金統軍蕭琦作爲内應，請求出師從宿、亳前往汴京，經由汴京來打通關陝之路；關陝開通之後，那麽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一定都會響應；并且打算起用他舊日的部下，可以得到幾萬人，以攻取河東。

當時張浚開設都督府，四月，命令顯忠渡江督戰。就從濠梁渡過淮水，來到陡溝，蕭琦違背約定，用拐子馬來抵拒，顯忠與之交戰，打敗他

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

們。蕭琦又背城列陣，顯忠親自率領將士激戰，蕭琦敗退，於是收復靈壁，入城後，宣布恩德，不殺一人，中原地區前來歸附的人接踵而至。當時邵宏淵圍攻虹縣不能攻下，顯忠派靈壁降兵明白地曉諭禍福，金國貴戚大周仁和蒲察徒穆都出城投降。宏淵由於功勞不是由自己所得而感到羞耻；又有一個投降的千户控告宏淵的士兵搶奪他的佩刀，顯忠立刻把那個士兵斬殺，因此兩人之間更加不和。

六月，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逾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悦。

六月，軍隊臨近宿州城，金兵來抵禦，顯忠打敗他們，斬殺金左翼都統并斬敵首幾千級，追趕了二十多里。宏淵到來，對顯忠説："招撫使真是關西將軍啊。"顯忠關閉營壘讓士兵休息，打算攻打宿州城，宏淵等人不聽從。顯忠帶着部下楊椿登上城墻，打開北門，不多時攻下宿州城。宏淵等人殿後，催促他們，纔開始渡濠登城。在城中展開巷戰，又斬敵首幾千級，活捉八十多人，於是收復宿州。舉薦寄居官劉時代理州事。捷報上聞，授任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子周氏封爲國夫人。宏淵想要打開倉庫犒賞士兵，顯忠不同意，轉移軍隊出城，衹以現錢來犒賞士兵，士兵們都不高興。

金帥李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李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户、萬户，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

金軍元帥李撒從南京率領十萬步兵騎兵前來，在早晨時靠近城池，擺列下大陣。顯忠親自率軍在城南迎戰，交戰幾十個回合，李撒大敗，於是逃跑。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自帶領部下退避不前，都被斬首示衆。第二天，敵人增派軍隊前來。顯忠讓宏淵合力夾擊敵人，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自與部下奮力作戰一百多個回合，殺死金的左翼都統以及千户、萬户，斬敵人首級五千多。不久金又增加軍隊前來攻城，顯忠用克敵弓發箭射退了他們。

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摇扇於清凉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摇，無鬥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

宏淵對衆人説："值此盛夏，在清凉之處摇扇都不能忍受，何况在烈日之下披甲苦戰呢?"人心於是動摇，没有鬥志。到晚上，中軍統制周宏擊鼓大呼，假稱金兵到來，與邵世雍、劉侁各自帶領部下逃走；接着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彦孚也逃跑。顯忠率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

移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顔、池州統制荔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

馬司統制張師顔、池州統制荔澤、建康統制張淵也紛紛逃走。

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

金兵乘虛又來攻城，顯忠竭力抵禦，斬殺敵人二千多，堆積的尸體與羊馬墻齊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多人已登上一百多步，顯忠拿過士兵手中的大斧砍殺他們，敵兵纔退却。顯忠説："若能讓各軍互成犄角之勢，從城外襲擊，則敵兵可以殺盡，金國元帥可以活捉，河南之地指日可以收復了。"宏淵又説："金又增加二十萬生力軍前來，如果我軍不返回，恐怕會有不測之變。"顯忠知道宏淵無固守之志，而形勢又不可孤立，就嗟嘆道："是上天不想讓我們平定中原嗎？爲何如此阻撓呢！"這次出兵，軍資器械喪失殆盡，所幸的是金兵不再南進。顯忠帶軍返回，見到張浚，交還符印等待治罪。責罰授任果州團練副使，在潭州安置。後來朝廷得知了其中緣故，就移任他到撫州。

乾道改元，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國宫，紹興府居住，歲賜米二千石。

乾道更改年號，顯忠纔返回會稽，恢復任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崇道觀。召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在京城賞賜宅第。皇上驚奇他的外貌魁偉傑出，命令在閣下繪像。恢復太尉之位。請求祠禄官，就授任他爲興國宫提舉，在紹興府居住，每年賜米二千石。

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入見，給真奉，賜内庫金，再葺前所賜第賜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淳熙四年，召往皇上所在地，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入宫晋見，賜予他實俸，賞賜内庫金，又修治以前的住宅賜給他。七月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襄。

楊存中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寨，金人來攻，亦死於難。

楊存中原名沂中，字正甫，紹興年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祖父楊宗閔，曾任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一同守衛永興，金兵攻陷城池，迎戰而死。父親楊震，知麟州建寧寨，金兵來攻，也遇難身死。

存中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絶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爲腐

楊存中身材魁梧，性情深沉勇猛，小時候機智靈敏，背書數百句，力氣超絶他人。慷慨激昂地對別人説："大丈夫應當用武功取得富貴，怎

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

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揚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污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閤門祗候。

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遷榮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

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

麼能埋頭苦讀做一腐儒呢！"於是學習孫武、吳起兵法，善於騎射。宣和末年，山東、河北地區群盜四起，楊存中響應招募攻打賊寇，積累功勞授忠翊郎。

靖康元年，金軍再次圍攻汴京，各路軍隊來救援王室，楊存中與張俊、田師中隨從信德府守將梁揚祖率領一萬軍隊入援，後來隸屬於張俊部下。皇上向張俊訪求將領，張俊以楊存中應對。皇上召見楊存中，賜給袍帶。當時元帥府剛開始創置，楊存中晝夜護衛皇上寢帳，沒有片刻離開身旁。皇上知道他忠誠謹慎，十分親近信任他，大盜李昱占據任城，官軍久攻不下，楊存中率領幾名騎兵衝入敵陣，擊殺數百人。高宗登上高處望見，楊存中甲冑全部變成紅色，以爲他受了重傷。召他前來一看，原來都是被賊人的血所沾污，贊許他，賜給他酒，說："給這個血漢子斟酒。"楊存中請求再次前去，高宗阻止他。楊存中說："這些盜賊已經膽碎，就要被擒拿了。"於是大破盜賊，收復任城，升任閤門祗候。

建炎二年，在嘉興征討賊寇徐明，楊存中首先登城。主帥準備屠城，楊存中極力勸阻他，祇殺掉了罪魁禍首，嘉興賴以保全。升任榮州刺史。高宗南渡，楊存中率勝捷軍隨從張俊守衛吳門；苗、劉之亂時，又隨從張俊前往解救危難。升任貴州團練使，不久任御前右軍統領。金軍攻打明州，又隨從張俊與田師中、趙密一起殊死戰鬥，擊敗金軍。因立有奇功升任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

紹興元年，跟從張俊討伐李成。諸將商議，大多主張分路進軍，楊存中說："賊人形勢如此，分兵則力量就會削弱，又加上諸將地位相同，沒有招討使監督，一定不能互爲所用。"張俊同意了。整頓軍隊來到豫章，楊存中率領幾千士兵，首先在玉隆觀擊敗敵人，追到筠州。敵人驍將率十萬賊衆前來支援，沿着河兩岸扎營。楊存中對張俊說："敵衆我寡，攻打他們應使用奇兵，我願意率騎兵從屬，公帶步兵居前。"張俊聽從了他的意見。楊存中在夜裏偷偷渡過筠河，從西山出來，急馳而下攻擊敵人，張俊以步兵夾

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還宣州觀察使。

攻，俘敵八千人。衆將夜見楊存中說：“戰鬥還未結束，降卒太多，突然發生叛亂，該怎麽辦？非將他們全部殺掉不可。”楊存中說：“我不忍心殺死投降的人。”衆將轉告張俊，竟然在夜裏把俘虜活埋了。乘勝追到九江，李成於是逃走。升任宣州觀察使。

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癃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

紹興二年春，楊存中進升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在袖中揣着敕書來授予楊存中。張俊奏請將楊存中留在軍中，高宗說：“宿衛部隊缺乏主帥，我所挑選的人，是不能改變的。”楊存中也堅決推辭，并且說：“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都貴有旄鉞，名望至重，像我這樣輕微之人，一旦地位與他們相當，實在難以自安。”高宗不答應，派宦官宣布朝廷文告，楊存中纔就職治事。兼提舉宿衛親兵。當時中軍士卒不滿五千人，疲弱老病的占了一半。楊存中請求將神武士卒借調到外面的召回軍中，從此軍政漸漸得到整飭。

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紹興三年，嚴州妖賊繆羅占據白馬源，殺死朝廷官員，楊存中討伐平定了他。授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六年，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浚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

紹興六年，任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此前，張浚視察軍隊，謀劃渡過淮河謀取劉豫，倚用韓世忠。韓世忠包圍淮陽，通過張浚請求張俊部將趙密出後相助，張俊加以拒絕。趙鼎對張浚說：“韓世忠想要的是趙密，楊存中的武勇，不遜於趙密，何不讓楊存中協助他。”張浚向朝廷請示，因此纔有了這一任命。於是楊存中率領八隊一萬人，奔赴都督府協助韓世忠。

十月，存中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

十月，楊存中在藕塘同劉猊交戰，大敗劉猊。劉猊剛入侵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打算放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到達濠州、壽州之間，張浚命令張俊前去抵禦，派楊存中前往泗州同張俊會合。等到了泗州，劉光世已經放棄廬州而退。張浚派人告諭他說：“如有一人渡江，便立即斬首示衆。”劉光世迫不得已回廬州駐軍，與楊存中相呼應。賊人先進犯定遠縣，楊存中率領兩千名士兵在越家坊襲擊打敗敵人。不久與劉

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吴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彦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寨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

猊的部隊在藕塘遭遇，敵人據山列陣，箭如雨下。楊存中急速發動攻擊，并派統制吴錫率五千勁騎突入敵陣。敵陣大亂，楊存中擊鼓督促大軍掩襲，自己率領精鋭騎兵衝擊敵軍一側，高聲呼叫："擊敗賊人了！"賊衆倉猝間震驚害怕。前軍統制張宗顏從泗州趕來，從敵人背後出擊，賊人大敗。劉猊用頭撞擊謀士李愕説："剛纔看見一位長鬍鬚的將軍，鋭不可當，果然是楊殿前。"急忙率數騎逃走。餘衆一萬人呆立失措，楊存中躍馬呵斥他們，都驚懼而降。當時劉麟在順昌，孔彦舟正圍攻光州，聽説這一消息後都拔營逃走，北方大受震動。此戰共繳獲敵人船數百艘，車數千輛。

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酈瓊諸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

捷報上聞，高宗派宦官慰勞賞賜，對宰相説："你們這纔知道我用人得當吧。"任命楊存中爲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不久又兼領馬步帥。楊存中上奏説："祖宗時設置三衙，并列而互相制約，現在讓我一人總領，不符合舊制。"高宗没有答應。紹興七年，任淮南西路制置使，打算派他去撫慰安定酈瓊各軍，後來没有成行，事情記載在本書《王德傳》中。紹興九年，升任殿前副都指揮使。

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

紹興十年，金人背叛盟約攻取河南，朝廷任命楊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率領軍隊來到宿州，以步兵退回屯守泗州。金派人來謊稱説有幾百個敵人騎兵屯駐在柳子鎮。楊存中打算立即前往攻打，有人認爲不可，楊存中不聽。留下王滋、蕭保率一千騎兵守衛宿州，自己率領五百名騎兵夜襲柳子鎮，到黎明，没有見到敵人而回。金人以精兵埋伏在楊存中歸途中，楊存中知道後，就横向敗逃而去。參議官曹勛不知道楊存中死活，上報朝廷，朝廷震驚恐慌，於是下達權且退保的命令。不久楊存中從壽春渡過淮河回到泗州，人心纔安定下來。冬天，率兵返回皇上駐所。

十一年，兀术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柘皋，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判官，王德爲都統

紹興十一年，兀术耻於順昌之敗，又圖謀入侵。朝廷詔令在淮西大舉集合軍隊以待敵。於是楊存中率領殿司兵三萬人戍守淮河，同金軍在柘皋交戰，打敗金軍。當時張俊任宣撫使，楊存中任副使，劉錡任判官，王德任都統制，田師中、

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

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洲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黄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侯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録柘皋之功而揜濠梁之敗也。

張子蓋任統制官。金軍把拐子馬安排在部隊兩側掩護前進，楊存中說："敵人倚仗弓箭，我有辦法對付。"派一萬人手持長斧，排成人墻前進，各軍呼喊着奮力出擊，金軍大敗，退守紫金山。在這場戰鬥中，損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亡的數以萬計，而濠州之圍依然没有解除。

張俊同楊存中、劉錡先商議班師。恰逢有人說前往濠州的道路已經暢通，張俊對劉錡說："我打算與楊太尉在淮上炫耀兵威，安撫濠梁人民，取道宣化回到金陵，楊太尉則渡過瓜洲返回臨安。"第二天，張俊命令兩人出發。偵察兵報告金軍急攻濠州，張俊倉皇退回，約請劉錡在黄連埠會合，距離濠州六十里，聽說濠州城已經失陷，召見楊存中、劉錡商議。劉錡問楊存中道："如今應該怎麼辦?"楊存中說："不過一戰而已，你和太尉在後，我當居前。"劉錡說："原本是來救援濠州，濠州既已失陷，前進無所憑依，人人懷有歸心，强盛之氣已失，同敵交戰是危險之道。不如退兵占據險要之處，等敵軍離去，再作打算。"衆將都說："好。"於是三人分立營寨，派人偵察敵情，回報說："敵軍已經離去了。"張俊想把功勞占爲已有，叫劉錡不要前去，而命令楊存中與王德一同到達濠州。軍陣尚未列好，城中烟起，金軍埋伏的一萬多騎兵分兩翼殺出。楊存中回頭對王德說："怎麼辦?"王德回答道："我是小將，怎麼敢參預其事?"楊存中用馬鞭指揮軍隊說："那麼就回去吧!"各軍以爲是命令他們逃走，於是散亂南奔，不再有紀律，金軍追殺了很多官軍。過了一天，韓世忠率領大軍來到，但已經來不及了。楊存中於是從宣化渡江回到皇上駐所。加授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那是記録柘皋作戰的功勞而掩蓋了濠梁戰敗的過失。

十二年，徽宗梓宫攢永固陵，命存中都護。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

紹興十二年，徽宗棺柩待葬永固陵，命令楊存中都護。事情完成後，授少傅，以保傅任管軍從楊存中開始。紹興十四年，楊存中請求到太學拜謁先聖，高宗說："學校興起，武臣也知崇尚，如漢朝羽林軍士都精通《孝經》，更何况其他人呢?"紹興二十年，被封爲恭國公。二十八年，

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岩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爲言。三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

授爲少師，封號等級視同樞密使。楊存中由於凡是軍事重地都設有統制官，惟獨荆、襄地區没有，向朝廷請示，於是在荆南、襄陽開始設置各統制官。楊存中任殿帥共二十五年，權力恩寵日益盛大，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進諫。紹興三十一年，楊存中被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給玉帶，在每月朔望日參加朝會。

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瓜洲，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

當時金主完顔亮有南侵的意圖，楊存中進獻防備敵人的十條策略。步軍司統帥趙密密謀奪楊存中的兵權，因此指責楊存中是喜功生事。楊存中聽説後，上奏章請求免職，趙密最終取代了他。不久，邊境的警報日益緊急，九月，詔令楊存中任御營宿衛使。劉汜在瓜洲戰敗，朝廷命令楊存中前往京口，謀劃守江之事。虞允文從采石前來會合，楊存中同他齊心協力抗拒敵人。金軍無法渡江。金主完顔亮死後，楊存中與虞允文乘小船渡江觀察敵情。當金人求和時，楊存中奏請要等待金軍得到新立君主的命令，不要急着答應。

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駕還，以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黄，命遂寢。未幾，仍奉祠。

皇上到建康，詔令楊存中護駕，就對宰相説：“楊存中唯命是從，忠貞不貳，是朕的郭子儀啊。”金國使者又來求和，楊存中請求把他拘押在江口，發送公文進行審問，如能歸還我朝民衆，交還舊土，減少歲幣，恢復白溝疆界，互通兄弟之好，如此纔能同意議和；否則，請求斬殺使者，早圖恢復。恰逢皇上返回，任命楊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但給事中、中書舍人不予簽署通過這一任命，於是作罷。不久，楊存中依舊爲祠禄官。

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吴璘力争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

隆興元年，宋軍在符離潰敗，朝廷又起用楊存中爲御營使。隆興二年，金軍再次入關，朝廷商議割讓四川的和尚原給金國。楊存中入朝應對，説：“和尚原，是隴右的重要屏障。敵人得到它，就可以窺視漢川；我們得到它，就能够出兵秦雍。以前議論把它給予金國，吴璘力争不從。如今吴璘在遠方，來不及知道。我如果不説，不僅有負陛下，也有愧於吴璘。近來，我軍

者，王師盡鋭而後得，願毋棄。”

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陛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

金人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爲之出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嘗曰：“朕於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

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爲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嘗以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

全部出動精鋭之後纔得到它，希望不要放棄。”

不久，金軍又進攻淮甸，詔令楊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被罷免後，升任楊存中爲都督，入宫辭謝，皇上賜坐，并賜給玉鞍勒。當時諸軍各自守衛自己的地盤，不能互相協調一致，楊存中召集諸將進行協調整頓，從此開始互相救援。皇上親手寫信賜給他説：“諸將協同和睦，互相策應，是你的功勞。”正逢金軍已深入南下，朝廷商議準備捨棄淮河保守長江，楊存中堅持不同意，纔作罷。金軍在揚州，有人勸楊存中派兵攻打。楊存中不敢渡江，衹是臨江加固堡壘以待敵人困乏。

金軍不久請求結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授楊存中爲昭慶軍節度使，又任祠禄官。當時興起屯田，楊存中將自己在楚州的三萬九千畝私田獻出。乾道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五歲。以太師退休，追封爲和王，謚號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爲他流淚，贈喪葬錢十萬。高宗正依靠諸位武將，對楊存中的眷顧尤其深厚，曾經説：“我對楊存中，安撫愛護勝過對我的子弟。”濠、廬之戰時，親筆寫信告誡他説：“如不前進，當以軍法論處。”趙密代替他任殿帥，高宗就列舉唐朝崔祐甫奪取王駕鶴兵權之事，事先告誡大臣。等到事畢後，又説：“楊存中被罷免，我三個晚上不能安睡。”

楊存中天生忠孝勇敢，歷經大小二百餘戰，身受五十多次創傷。宿衛出入四十年，過失最少。孝宗因爲他是高宗舊臣，尤其給予他特殊的禮遇，常常稱呼郡王而不直呼他的名字。楊存中的父親、祖父和母親都死於國難，他顯貴之後，向朝廷請求，給楊宗閔加謚號爲忠介，楊震謚號爲忠毅，分别賜廟叫顯忠、報忠。又請求家廟、祭器，於是被允許祭祀五代，這是以前所没有過的。祖母劉氏流落蜀、隴，楊存中日夜祈禱訪求，輾轉幾千里，終於把她迎接回來。治理軍隊寬容而有紀律，所使用的將士，專門挑選才勇之士，不徇原部下的舊情。李顯忠曾因罪過被貶斥，楊存中上奏推薦他任統制官，後來成爲名將。曾經因爲克敵弓雖然强勁却難以張開，於是

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自己琢磨創製馬皇弩，構思巧妙製作精良，容易發射所中又遠，人人佩服其精妙。曾經在鳳山營造居室，十年建成，極盡山川之美，後來獻給朝廷，而又另外修建居室。又在湖山之間修葺園亭，高宗在亭上題寫"水月"兩字。在所居之地建造樓閣收藏御書，孝宗題名爲"風雲慶會之閣"。

子，偰工部侍郎；倓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其子楊偰官任工部侍郎；楊倓任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

郭浩字充道，德順軍隴干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葺平寨，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脅，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累遷忠州刺史。

郭浩字充道，德順軍隴干人。父親曾任三班奉職。徽宗時，郭浩充任環慶路第五將部將，曾率領一百名騎兵來到靈州城下，夏國以一千名騎兵來追趕他們，郭浩親手斬殺兩名騎兵，提着首級返回。充任渭州兵馬都監。跟隨种師道進軍修築葺平寨，敵軍占據并堵塞水源，來斷絶宋軍的飲水，郭浩率領幾百名精鋭騎兵奪取了它。敵人攻打石尖山，郭浩迎着敵陣前進，被流箭射中左肋，發怒不去拔箭，奮力大呼，活捉到賊人纔停止；各軍跟着前進，敵軍逃走，郭浩從此知名。積功升任忠州刺史。

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盗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

欽宗即位，郭浩進升爲安州團練使。因种師道推薦，被皇上召見應對，他上奏説："金軍長期在外，一心想着回歸。請求派輕兵從小路馳往滑臺，等他們渡到一半時，就可發動攻擊。"正逢朝廷大臣議和議戰意見不同，郭浩之策没有被采納。皇上詢問西邊事務，郭浩説："臣在任時已聽到警報，擔心夏人一定會乘機侵占邊地，希望朝廷選派將領設置守備。"不久西夏軍隊果然進攻涇原路，奪取了西安州、懷德軍。紹聖年間開拓之地，又全部失去。种師中爲河東制置使，徵用郭浩跟隨自己。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爲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即來决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軍攻取長安，涇州守將夏大節棄城逃跑，郡人也投降了金軍。郭浩正好在半夜時來到郡中，他衹率領了二百人，捉到金兵不殺，讓他們返回，説："替我告訴你們的將領，我是郭浩，想要交戰就立即來决一死戰。"金軍於是退去。升任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代理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寨。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犯。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

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耻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鋭，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鷄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吴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

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盗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吴璘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飢民相聚米倉山爲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吴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

金州殘弊特甚，户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户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改金、洋、房州節制。

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

當時金國和夏國交相入侵，鄜延東部都是金人，西北就是夏境，屬於宋朝的惟有保安軍和德靜寨。郭浩繞道來到德靜，設置部門招收散亡之人，與敵對壘，整整一年，敵人不能有所侵犯。再次授任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郭浩離去後，夏軍又來進犯，代理守帥耿友諒僅自己逃脱，鄜延一路全部失陷。

張浚任宣撫處置使，以郭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代理經略使、知秦州。當時張浚正指揮陝西抗敵，有人説敵人可以討伐，張浚心裏贊成。各將領耻於不勇武，没人敢發言。張浚用檄書召五路主帥率領全部軍隊在富平會師，衹有郭浩認爲敵人兵鋒正鋭，而且各將應該分守其地，形成掎角之勢相互呼應，伺機而動。張浚没有聽從，軍隊出動後果然失敗，五路全部失陷，元帥府都遷置到别處。張浚又讓郭浩以原有官職知鳳翔府，治所暫設在寶鷄縣，又退保和尚原。金軍抵達原下，郭浩同吴玠隨機應變進行守衛，蜀地得以安全。評定功勞，升不帶階官防禦使。

紹興元年，金軍攻破饒風嶺，盗取梁、洋，進入鳳州，攻打和尚原。郭浩與吴璘前去救援，斬殺俘獲敵人數以萬計。升任邠州觀察使，調任知興元府。飢民在米倉山聚結作亂，郭浩討伐平定了他們。調任知利州。金步兵騎兵十多萬攻破和尚原，進而窺視川口，到達殺金平，郭浩與吴玠大敗金軍。升任彰武軍承宣使。吴玠查究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暗地與敵人勾結，而利州方面的審訊結果不同，由此吴玠與郭浩開始不和，朝廷就調任郭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

金州殘損破壞得特别嚴重，户口也没有幾家，郭浩招集安撫流亡之人，開闢營田，朝廷把他所作所爲頒示各路。其他軍隊因爲軍需困乏需要朝廷補給，而衹有郭浩把積餘的十萬緡錢資助給户部，朝廷嘉獎他，以後凡有奏請，都能得以直達朝廷。九年，改任金、洋、房三州節制。

金人歸還了河南的土地，朝廷任命郭浩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充任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巡視關中，召用郭浩爲樞密院都統制、

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節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人内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吴璘、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

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綉鞍，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閤職。是歲，分利州爲東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淳熙元年，賜立廟金州。

楊政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殁，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吴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

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箭筈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户一、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鷄列栅至原下。吴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獲萬户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

二年，金合步騎數千栅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劫破之。升隴州團練

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授奉國軍節度使。五路失陷後，改知夔州，未赴任，又轉爲知金州，仍任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兵入侵，宣撫使胡世將召郭浩及吴璘、楊政在仙人原會面，授以攻取之策。郭浩派偏將設置伏兵打敗了敵人。

十四年，得到皇上召見，授檢校少保，返回鎮守，賞賜御府金器、綉鞍，并且授予一子文官資格，賜田五十頃。郭浩辭謝説："我父子都是由軍人起家，不敢忘本，希望退還文官。"皇上稱許他的想法，另外授與一子閤職。這年，分利州爲東、西兩路，任命郭浩爲金、房、開、達四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駐屯金州，仍建置帥府。十五年，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檢校少師，謚號恭毅。淳熙元年，朝廷恩賜在金州爲他立廟。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國大舉入侵，楊政父親楊忠戰死，楊政當時衹有七歲，悲哀痛哭如同成年人。他的母親很驚奇，説："孝敬親人者必定對君主忠誠，這個孩子莫非會使我家榮顯嗎?"宣和末年，接受招募爲弓箭手。靖康初年，因爲抗拒夏人，楊政逐漸知名。建炎年間，跟隨吴玠攻打金軍，九戰九捷。積累功勞至武顯郎。

紹興元年春天，金軍趕赴和尚原，又攻打箭筈關，楊政率軍大敗金軍，斬殺千户一人、酋長二人。升任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量聚集，號稱十萬，從寶鷄一直樹列營栅來到原下。吴玠與敵人相持多日，命令楊政統領將兵迎戰，一天交戰幾十個回合，士兵無不以一當百。楊政又派出奇兵阻斷敵人的糧道，金兵稍微退却，宋軍截擊，俘獲萬户及首領三百多人、披甲士兵八百六十人。授恭州刺史。當時有人嫉妒楊政，説他的母親和妻子還留在金方，不應交給他兵權，吴玠不聽，楊政更受感動激勵。

二年，金軍集合幾千名步兵騎兵在魚龍川口建立營栅，楊政率領精兵奪取營栅打敗敵人。升

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穀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還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日。改明州觀察使。

任隴州團練使，改知方山原，軍儲糧草都在其中。三月，金派大軍來進攻，城池快要被攻下，楊政出擊打敗了他們。還任知鳳州。三年，金兵攻打饒風關，楊政跟隨吳玠在關下與敵人作戰，共有六天。改任明州觀察使。

四年，撒离喝裒精兵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于關外，政曰："此地爲蜀厄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態多端，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還。授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

四年，撒离喝聚集十萬精兵，打算取道仙人關入蜀，到上奢田。吳玠在仙人關外修築營壘，楊政説："此地是蜀地要塞，應當堅守，并不時地派出奇兵去攻打敵人。"吳玠采納了他的意見。金軍進攻所采取的方法變化多端，楊政隨機變戰，一連幾天交戰一百多次。敵軍統帥督促作戰越發緊急，楊政命令士兵用神臂弓射擊他們；又挑選一千多名披甲武士潛出山谷，去截斷敵人，使他們不能進退；又出其不意，在夜間偷襲敵營。金軍於是逃走，楊政一直追到河池纔返回。任他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

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事叢集，剖决無滯。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視之，母惟勉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

五年，金兵攻打淮地，吳玠命令楊政率軍利用戰機進行牽制，到達秦州，一次交戰就攻下了它，撫綏安定居民，秋毫無犯。改任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事務匯集，楊政詳細决斷没有滯留。楊政的母親還留住在金國，他經常派人前去探視，母親對他衹是以忠義來進行勉勵。九年春，宋、金和議成功，纔得以把母親和兄弟接回。楊政請求退職以奉養母親，不被允許。詔令封他的母親爲感義郡夫人，任命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升任武康軍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遂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

十年，調往利州，又調任興元。恰逢金人背叛盟約，楊政提出迎敵之策，兼任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楊政同統制楊從義偷襲敵人設在鳳翔府城南的營寨，打敗他們，繳獲戰馬數百匹。母親去世，服喪未滿被重新起用，於是率軍前往寶雞一段的渭水上，來抵禦敵軍的進攻，一共七次大戰，斬殺俘獲敵人非常多。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上奏説："鳳翔之捷，楊政奮不顧身，功勞顯著。"授武當軍節度使。

十一年秋，金將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會于仙

十一年秋，金將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進攻，楊政與吳璘、郭浩在仙人原會面，世將教授

人原。世將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援，璘駐秦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吴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户通檢于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絶，遂擒之。

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善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

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爲修復。漢江水决爲害，政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吴璘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阽禍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他們攻取的策略，楊政由和尚原出發，郭浩由商州出發作爲援助，吴璘駐守秦州。楊政率軍在夜間進入隴州界内，於是前去吴山，與金軍對壘，又在寶雞打敗金萬户通檢。當時通檢居守渭北，楊政打算攻取敵人的城池，通檢帶領一萬精兵殺出，楊政率勇士激戰，并派遣副將突然出現在敵陣背後，登上山頂打開旗幟。金軍看到，大呼道："伏兵出來了。"於是驚慌潰逃。楊政趁勝掩殺，通檢逃到城門前而橋梁已斷，於是被活捉。

宋、金和議成功，皇上召楊政回朝，軍民們紛紛去見部使臣請求把他留下。等到入宫晋見，分條上奏詳細明瞭，皇上稱許他。十三年，返回鎮所，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楊政屯守興元府。很久以後，授太尉。二十七年，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襄毅。

楊政守衛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去了灌溉之利，楊政對它們進行了修復。漢江水决口成爲禍患，楊政派人修築長堤加以提防捍衛。祇要是有利於民的事情，他就不會因軍旅事務繁忙而廢棄不管。休戰十多年，未曾對將士有所升遷，而軍中上下安定。楊政原爲吴璘的副將，等到與吴璘分路建置帥府，他行門下之禮越發恭謹，世人頗以此稱贊他。

論曰：李顯忠天生神奇不凡，在異國建立功業，父子毁棄家庭以殉國難，志在收復中原，中途遭受讒言陷害，屢次被廢棄罷黜，可讓人傷感啊！楊存中出入淮甸，與敵作戰没有大的勝負，掌管軍隊時間最長，獨自享有深厚的尊貴恩寵，然而他深識事機，不曾招致禍患失敗，大概也是天賜之幸啊！郭浩、楊政能够輔助吴玠、吴璘兄弟兩人，保全川蜀。這幾位君子都是皇帝能够賴以成功之類，無奈被和議所阻撓，多次失去事機，人心沮喪，不能够像吉甫、方叔那樣，接受天地神明的降福整頓軍隊完成中興大業，可惜啊！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王彦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皋　胡閎休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以武勇應徵入伍，隸屬熙帥姚古。適逢金兵入侵，姚古之軍位於懷、澤之間，派遣王德去偵察敵情，斬了一個部族酋長後返回，補任進武校尉。姚古說："你還能去嗎?"王德帶領十六人騎馬徑直進入隆德府治所，抓住僞守姚太師，他身邊的人都驚慌失措，王德手刃近百人，衆人驚視不敢上前。姚古將姚太師解往朝廷，欽宗問到當時情況，姚太師說："我被抓時，衹看見一個夜叉而已。"於是當時人們稱王德爲"王夜叉"。

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不介冑，知爲主帥，并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授武略大夫。

建炎元年，王德率領勤王之師兼程奔赴京城，改爲隸屬劉光世，平定濟南賊寇李昱、池陽賊寇張遇。劉光世統領先鋒部隊討伐李成，王德率百名騎兵窺視賊寇，到了蔡州上蔡驛口橋，賊寇懷疑他們是誘兵之計，想擁兵西去。王德指揮騎兵大聲呼喊："朝廷的大軍到了!"賊寇驚慌逃竄，追殺斬獲甚多。李成逃奔新息，收拾殘兵重新來戰。賊寇見劉光世打着傘蓋指揮軍隊，不穿甲冑，知道他是主帥，就集中兵力圍攻。王德突圍護衛劉光世回到軍中，最終襲擊打敗了李成。授官武略大夫。

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彦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傅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

建炎三年春，升任前軍統領，屯駐天長。金兵攻打揚州，西軍大多潰敗，王德奔赴宣化。適逢叛將張昱、張彦圍攻和州，太守張績向王德求援，王德兵臨城下，賊寇没料到王德到來，四下逃散。黎明接戰，斬殺張昱，俘獲其兵馬數以萬計，自采石渡江。

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竄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彦章邀德於信州。彦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彦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郴州。

劉光世正在謀劃征討苗、劉叛逆，趕到建康來迎接他，對王德說："江都之亂，各軍不逃匿則爲盜寇。你可以主持正義夜渡大江，傳示國人解救危難。"於是將部隊隸屬於劉光世。適逢苗、劉向閩中逃竄，詔令王德追擊，隸屬韓世忠。王德想自己建立功名，而韓世忠却非要王德聽任自己指揮，派遣親信將領陳彦章在信州攔截王德。陳彦章拔出佩刀砍王德，王德殺了陳彦章，陳尸於市上。王德到達浦城，斬殺苗瑀，擒獲馬柔吉押送到皇帝所在地。韓世忠上訴王德擅自殺死他的將領，王德被關押在御史臺所設的監獄，侍御史趙鼎審查判定王德爲死罪，皇帝詔令予以特赦，改爲編管郴州。

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黄敕，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

當時劉光世屯駐九江，得到楊惟忠所失空白的任命書，隨即自主行事又任命王德爲前軍統制，派其平定信州妖賊王念經。行至饒州，適逢賊寇劉文舜圍城，王德帶兵前往，劉文舜請降。王德受降後殺了他，其餘的人一個也不殺。對諸校說："王念經聽説我們停留下來，一定不加戒備。"兼程赴敵，一鼓作氣將其擒獲，向朝廷獻捷。詔令恢復王德的官級，加封武顯大夫、榮州刺史。

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强。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

建炎四年，劉光世鎮守京口，任命王德爲都統制。金兵再次南侵，劉光世將要退守丹陽，王德請求誓死保衛長江，諸將依靠自己圖强守衛。分兵把守險要之地，渡江襲擊金兵，收復真、揚數州。接着又在揚州以北與敵軍相遇，有身穿重鎧衝陣者，王德飛馬上前大聲呵斥他；穿重鎧者徑直上前來刺王德，王德揮刀迎擊，即斬落馬下。敵人無不失魂落魄，於是指揮軍隊趁勢追殺，所殺敵人數以萬計。

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栅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

紹興元年，平定秀州水賊邵青。當初，王德在崇明沙與之交戰，親自執旗指揮軍隊拔掉寨栅殺進敵營，邵青的士兵四下逃散。有一天，邵青的餘黨又來討戰，有情報説他們將要使用火牛陣，王德笑着說："這是古代的兵法，可以使用一次而不能使用第二次，如今不知變通，這是自找就擒罷了。"先令全軍將弓拉滿，開始交戰，萬箭齊發，牛都掉頭往回跑，賊兵因此被殲。邵

勞，褒賞特異。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

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置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鈐轄。

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爲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女真萬户盧孛一人，千户十餘人。五年，改環慶副總管。

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寨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

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鋭勝"。

十年，解潁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遥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

青自縛投降以求保全性命，王德獻俘於皇帝所在地。皇帝在便殿召見王德加以慰勞，賞賜非同一般。升任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

紹興三年，任命劉光世爲江、淮宣撫使，當移屯建康，令韓世忠代替他。王德帶着幾十個人騎馬自京口來迎韓世忠，估計將至麾下，就徒步立於道旁，高聲説道："擅自殺死陳彥章，王德在馬前迎候請求死罪。"韓世忠下馬握住他的手説："知道你是條好漢，過去的嫌隙不足以放在心上。"於是設酒宴盡情歡樂之後分手。當年冬天，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鈐轄。

第二年春天，任蘭州知州，遷徙屯駐池陽及當塗，任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在長江以北擄掠，攻陷滁州。王德渡江襲取滁州，追擊金兵到桑根，擒獲女真萬户盧孛一人，千户十餘人。紹興五年，改任環慶副總管。

紹興六年冬天，劉豫派遣劉麟、劉猊驅使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侵，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商議保衛長江的策略。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王德等人分兵禦敵，在藕塘大敗劉猊兵，劉猊獨自脱身逃走，劉麟在順昌聽到後，亦拔寨逃走。王德追到壽春，没有追上，繳獲敵軍糧船四百艘。評議戰功，任命王德爲武康軍承宣使，實授相州觀察使。

紹興七年，改任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軍合肥。適逢劉光世被罷免宣撫使，詔令王德總領其手下兵衆，以酈瓊作爲他的副手。酈瓊與王德以前的官秩相同，耻於屈居其下，就率衆叛附劉豫。紹興八年，令其隸屬張俊，將其軍命名爲"鋭勝"。

紹興十年，解除潁昌之圍，張俊給王德發文書令其立即攻取宿州。王德自壽春兼程急馳到蘄縣，與敵軍擔任巡邏突擊的騎兵相遇，於是入城，偃旗息鼓，敵人的騎兵退去後，就向宿州秘密出兵，半夜，逼近賊營。第二天早晨敵將高統軍逼近汴布陣，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憑藉大水阻擊他們。王德率先策馬渡過，步兵騎兵緊隨其後，王德遠遠地對賊寇説："我與金兵交戰大小上百次，雖爲名王貴酋，無不一敗塗

耶律温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

地，你們算是什麼人。"賊軍於是放下武器投降。馬秦、耶律温急馳而進，閉門守城。王德到達後，召喚馬秦對其曉以叛逆與順服的道理，馬秦於是把自己從城上縋下來。王德大聲命令其子王順首先登城，馬秦率耶律温投降，被解往皇帝所在地。王德乘勝直奔亳州，張俊在城父與其會合。當時叛將酈瓊屯兵亳州，聽到王德將至，對三路都統制說："夜叉難以抵擋。"於是逃走。王德進入亳州，稟告張俊說："今軍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張俊忌恨他，就撤軍而回。策書上記載功勛第一，任命爲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度升官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

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决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軍。

紹興十一年，金軍自合肥入侵，其擔任巡邏突擊的騎兵已到達長江。張俊建議分兵把守南岸，王德說："淮河是長江的屏蔽，放棄淮河不守，是所謂唇亡齒寒。敵人從幾千里之外遠道而來，糧草肯定不得接續，趁其糧草不濟而急速攻打他們，可以挫其鋭氣；若遲疑不决，使其逐漸安穩下來，那麼淮河就不爲我們所有了。"張俊心存猶豫不予批准。王德的請求更加堅决，說："我們父子願先渡長江，等攻取和州後，宣撫再北渡。"張俊纔允許王德立即從采石渡江，張俊督軍作爲後繼部隊。宿於江中，王德說："明天早上，當在歷陽會餐。"隨即當夜攻取和州，清晨迎張俊入城。敵人退守昭關，又將他們打跑，追到柘皋，與金軍隔河駐扎。

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

各位將帥全部聚集，衹有張俊未到，統制田師中想等他，王德生氣地說："機不可失，還等什麽！"直接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布陣，王德說："賊寇右陣牢固，我應當先打右陣。"指揮軍隊過橋，首先對敵發動進攻。敵人的一個首領披甲躍馬剛一出陣，王德拉弓一箭將其擊斃；乘勝高呼，命令萬兵手持長斧，如墻一樣向前推進。敵軍大敗，退守紫金山，王德又緊追不捨。劉錡對王德說："過去聽説你的聲威謀略如神一般，今天終於親眼見到，請允許我以對兄長的禮節對待你。"徵召任命爲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任浙東福建總管、荆

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王彦

王彦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閲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

金人攻汴京，彦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

金人以爲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彦壘，圍之數匝。彦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彦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彦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彦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彦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彦糧道，彦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

澤召彦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彦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議和。彦見黄潛善、汪伯彦，力陳

南副都統制。紹興二十五年，去世，追贈爲檢校少保，再次追贈爲少傅。他的兩個兒子王琪、王順，也以驍勇聞名。

王彦字子才，上黨人。性格豪放，喜歡讀兵書。他的父親很看重他，讓他去京城，隸屬弓馬子弟所。徽宗親臨殿前閲試，補任下班祗應，任清河尉。跟隨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度進入夏國，立有戰功。

金軍攻打汴京，王彦慨然棄家往赴國難，請求自試討賊。當時張所任河北招撫使，認爲他的才能非同一般，擢升他爲都統制。讓他率領副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率七千人渡過黄河，與金兵交戰。打敗金軍，收復衛州新鄉縣，向各州發送檄文。

金軍以爲宋朝大軍到來，率數萬人馬逼近王彦的壁壘，將其重重包圍。王彦因爲寡不敵衆，突出重圍。諸將離散返回，王彦獨自堅守共城西山，派遣心腹聯絡兩河地區的抗金豪傑，計劃再度舉兵。金人懸賞捉拿王彦很急迫，王彦擔心發生事變，夜裏睡覺多次改换地點。其部下察覺到這一點，就相繼刺面，刺下“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字，以表示并無他意。王彦愈發感奮激勵，撫愛士兵，與之同甘共苦。不久，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都來依附他，人馬達到十餘萬，連綿數百里之内，都服從王彦的指揮。金人對此感到憂慮，召見他們的首領，讓其統領大軍攻破王彦的營壘。首領下跪哭着説：“王都統的營寨堅如鐵石，不易謀取。”金軍於是派精鋭的騎兵從小路騷擾王彦的糧道，王彦領兵嚴陣以待，斬獲甚多。加緊治軍，限定日期大舉進兵，并將情况上報給東京留守宗澤。

宗澤召請王彦聚會議事，王彦於是帶兵萬餘渡過黄河，金軍以重兵襲擊其後却不敢發起攻擊。既已到達汴京，宗澤大喜，令王彦宿兵在都城近郊，以保衛皇帝。王彦即以所部兵馬交付留守司，酌量帶領親兵奔赴皇帝所在地。當時已經派遣宇文虛中作爲祈請使議和。王彦見到黄潛

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

善、汪伯彥，極力陳述兩河地區忠義之士都在翹首引領盼望朝廷軍隊，希望能順應民心，大舉北伐。言辭激憤，違忤當朝宰相之意，於是降旨免去被皇帝召見，任命王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任御營平寇統領。當時范瓊任平寇前將軍，王彥知道范瓊有叛逆行爲，於是稱病沒有就任，奏請辭官去職，皇帝予以批准。

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

知樞密院事張浚擔任川、陝宣撫使，奏請皇帝任命王彥爲前軍統制。張浚與金首領婁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進兵，初至漢中，召集諸將議事，惟獨王彥認爲不可，說："陝西兵將上下的情況，都不相通，若稍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如暫且屯兵利、閬、興、洋，以鞏固根本，敵人若來犯境，則傳檄五路兵馬來援，萬一作戰失利，也不會有大的失敗。"張浚的幕僚都不以爲然。王彥隨即請求擔任利路鈐轄，不久改任爲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

時中原盜賊蜂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鬥，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

當時中原地區盜賊蜂起，加上荒年，物資糧食都極度匱乏；祇有蜀地富饒，巨盜往往對蜀地心存覬覦。桑仲既已攻陷淮安、襄陽，乘勢向西進兵，均、房失守以後，直擣金州白土關，大軍號稱三十萬。桑仲是王彥的舊將，致函王彥請求說："桑仲對你不敢冒犯，祇希望借道進入蜀地謀生罷了。"王彥就派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抗擊他們。賊兵氣焰囂張，門立戰死。將士們大驚失色，有人請求避敵不戰。王彥大聲呵斥道："樞相張公正在關陝作戰，如果桑仲越過金州而到達梁、洋，就會腹背受敵，耽誤大事。有敢說退避敵人的斬首！"隨即統兵奔赴長沙平，依山據水，設下埋伏等待敵軍的到來。賊寇見官軍人少，像螞蟻那樣成群地擁上來拼殺。王彥的令旗一揮，將士們殊死戰鬥，賊寇大敗逃走。王彥休整部隊發動攻擊，追擊賊寇直到白磧，收復房州。

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

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叛，侵擾京西，於是攻打金州各關。賊軍都是河朔人，驍勇善戰，王彥與他們作戰失利，關城失陷。王彥退兵秦郊，令將士們埋伏在山谷間，焚燒秦郊積聚的物資，假裝要逃跑。秦郊距州城二十里，道路平坦，王彥招募敢死之士更換旗幟，

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閲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

設下奇計以待敵軍。經過兩宿，賊寇到達秦郊，官軍迎戰，大敗敵軍，追擊到秦嶺，於是收復乾祐縣回師。李忠逃走投降了劉豫。

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住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

當初，桑仲既已敗回襄陽，就收拾殘兵敗將攻陷了鄧州，氣焰重新囂張。向南攻取德安，向西占據均陽，分兵三路：一路攻打住口關，一路出兵馬郎嶺，一路直搗洵陽，其先頭部隊距金州不到三十里。王彥說："桑仲以我們兵少他們兵多，所以分兵三路以分散我們的兵力，應當先打敗其精鋭之師，那麽其弱旅就會不戰而逃。"派遣副將焦文通防禦住口，自己以親兵在馬郎扎營。相持一個月，大戰六日，賊寇大敗，桑仲被其部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擁兵窺視蜀地，其勢力雖不及桑仲，然而小的也不下數萬人馬，王彥全部予以討伐平定。

是冬，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并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當年冬天，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兵擄掠白石鎮，王彥與關師古合兵抗擊，賊兵大敗，擒獲郭振，收復秦州。張浚秉承皇帝旨意以王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三年正月，兀术入侵，浚召彥與吴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撒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吴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

紹興三年正月，兀术入侵，張浚召王彥與吴玠、劉子羽會合於興元。撒離曷自上津疾馳，不及一日到達洵陽。統制官郭進戰死，王彥退守石泉縣。金兵進入金、均，王彥奔赴西鄉。二月，金兵攻打饒風關，王彥與吴玠頑强抵禦，不能退敵，關城失守，王彥收拾剩餘部隊奔向達州。五月，王彥派兵到漢陰縣，與劉豫將領周貴作戰，大敗周貴，收復金州。張浚秉承皇帝旨意升王彥爲保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王彥推辭不受。

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以岳飛嫌辭。浚奏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

紹興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任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王彥依憑荆南空曠的土地設屯田，自蜀地買牛一千七百頭，授給官兵耕種，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們各有差别。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以岳飛之嫌推辭。張浚奏請任命王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

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

六月，率領八字軍萬人赴皇帝所在地。到達鎮江，聞聽母喪，上疏請求解官，皇帝不准。詔

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鬥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

令免穿喪服，赴皇宫回答皇帝的問話，於是任命他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駐通州的料角。七年正月，王彥因爲派將在解潛軍中抓捕逃亡的人，軍士們在街市上互相毆打，進言的人説他治軍不整肅，貶官秩二等。王彥自己心中不安，奏請服完剩餘的喪期。二月，又任命其爲洪州觀察使、知邵州。王彥入朝辭謝，皇帝很優厚地慰勞他，説："因爲你能治理百姓，所以將政務清簡的州交付給你，不久即召回。"九年，在官任上去世，時年五十歲。

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侄，以家財均給之。

王彥堪稱名將，在建炎初年，屢次打敗强敵，威名震動河朔。當時朝廷正屈於議和，就將他急速召回，又奪其兵權而讓他去治理州，士大夫評價此人都覺得可惜。王彥侍奉父母孝敬，爲官清廉，其子弟立有戰功，不予推薦獎賞。臨死時，他召見其弟侄，把家財平均分給他們。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爲人足智多謀，善於騎射，應徵擔任弓箭手，遷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軍將要向南入侵，朝廷聚積糧草，打造器械，登記各路百姓爲兵。魏勝躍躍欲試説："這正是時候。"聚集義士三百人，北渡淮河，攻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布施恩德的心意，不殺一人，漣水百姓欣然聽命。

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鋭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内，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

於是攻取海州。太守渤海高文富聽説魏勝起事，派軍隊前來抓捕魏勝。在距海州南八十里的大伊，他們與金兵相遇，魏勝對來犯者予以迎擊使其逃走，并追至城下。衆人驚慌失措傳言水陸兩面都有追兵，城中極度驚恐，高文富關閉城門據守，驅使百姓上城抵抗。魏勝命令在城外多設旗幟，燃起烟火作爲疑兵；又派人向各城門守城者，曉以金人背信棄盟，出師無名，本朝寬大爲懷愛護百姓之意。城上百姓聽到後，隨即打開城門，魏勝派勇敢强悍者登上城樓，其餘的自城門而入，没有抵抗的人。衹有高文富與其子高安仁率領衛兵拒守，魏勝整頓軍隊與高安仁父子在建有瞭望樓的城門内激戰，殺死高安仁及其州兵一千多人，擒獲高文富，百姓安定。

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

魏勝權知州事，派人曉諭朐山、懷仁、沭

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

陽、東海諸縣，各縣全部安定。於是免除租稅，釋放囚犯，打開倉庫，犒勞將士；將忠義之士分爲五軍，紀律嚴明，部署如宿將。魏勝自兼都統制，又招募忠義之士以圖收復失地，遠近之人聞風而起，十日之内，得兵數千。隨即將事情經過上報境上帥守，希望能供給武器盔甲等軍事裝備。當時的帥守雖然知道金人將會違背盟約，但是尚且無人提出此事，不敢以此上奏皇帝。

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

左軍統制董成計劃出兵西北攻擊沂州，魏勝事先派出的探子回來了，得知金兵數萬已到沂州，因我軍的武器盔甲準備不足，告誡董成不要出兵。董成不肯聽從魏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進行巷戰，殺死守臣及其軍士三千餘人，剩下的全部投降，繳獲武器盔甲數萬件。金人的生力軍又聚集而來，争着上房向他們投擲瓦塊，董成的部隊幾乎潰敗。魏勝要將董成斬首，又因其作戰驍勇，赦免了他。

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金軍派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領兵萬餘攻取海州，抵達州北二十里處的新橋。魏勝率兵迎擊，在隘口設伏，嚴陣以待。將士們殊死力戰，伏兵四起，賊軍大敗，殺死鎮國，殺敵千人并割其左耳以計數報功，收降三百人，軍威更加强盛。山東之民都想前來依附，魏勝傳布檄文以朝廷的名義進行招撫，集結軍隊等待朝廷大軍的到來。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寨首滕扆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寨。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寨，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水，寨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

沂州百姓在蒼山堅守營壘的有數十萬人，金軍圍攻他們，久攻不下，寨主滕扆向魏勝告急。魏勝領兵前去援救，在山下排兵布陣。金軍多設伏兵，魏勝的部隊遭遇埋伏，都奔赴山寨。金軍襲擊他們，魏勝單人匹馬斷後，揮舞大刀奮力殺敵。金兵從遠處看見魏勝知道他是將領，就以五百騎兵將其團團包圍。魏勝馳馬左突右衝，金軍的包圍圈被撕開又合攏。拼殺多時，魏勝身中數十槍，迎着刀鋒殺出重圍。金兵追趕他，戰馬中箭向前倒下，徒步進入營寨，無人敢擋。金兵又急攻山寨，斷絶水源，寨中將士吃乾糧，殺牛馬飲血，魏勝默默祈禱而天空忽然降雨。

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寨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

金兵的進攻愈發急迫，遍山爲營，魏勝估計他們必會再度進攻海州，於是秘密出寨奔赴城中。金人果然撤去圍攻蒼山的軍隊，從新橋抵達

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

城下，魏勝出戰全部告捷。金軍分兵四面攻城，魏勝招募義士登城禦敵，箭石如雨接連七日，金兵死傷甚多，逃走。魏勝曾經出戰，被箭射中鼻子貫通牙齒，不能進食，仍爲抵禦敵人的進攻而親自作戰。

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勝之功焉。

魏勝起義很長時間後，朝廷還不知道。沿海制置使李寶派他的兒子李公佐由海道察看敵情，到達該州，纔派忠義將朱震、褚道前往皇帝所在地，將魏勝的姓名禀告宰相，朝廷這纔知道魏勝的功勞。

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爲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

金主完顔亮舉兵渡淮河，擔心魏勝窺視其後方，分兵數萬來進攻。適逢李寶率領水軍前往膠西，擊破金軍的戰船，魏勝派人迎候，在新橋共同對金兵發起攻擊，大敗金軍。金兵尚未撤退，李寶瞭解到金軍的戰船將要逃走，又派兵上船備戰於海道。金主當初下令建造海艦，想分兵進入蘇、杭，全部以中原百姓爲其駕船划槳。百姓家裏送衣服的人互相告知，等到朝廷的大軍一到就立即造反。及李寶的船隻進入島中，適逢北風勁吹，船隻停止前進。過了一會兒風向反轉，金軍停船靠岸，駕船的人遠遠看見李寶的船隻，假稱那是金國的軍隊，使其都進入船中。李寶的船隻突然趕到，金兵不知，李寶縱火焚燒敵船。船以赤油絹爲帆，風順火烈，駕船的人都棄船上岸逃走。在船中的金兵，都坐等就擒，被打入囚車，將金軍的戰船全部繳獲。

寶既捷，勝亦還州爲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砂巷，列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説勝使降。勝開門出論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逾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

李寶既已獲勝，魏勝也回到州内準備禦敵。金兵到達後，在城北砂巷扎營，排兵布陣將要攻打關門，先派人勸降魏勝。魏勝打開城門出來曉諭他説："你主違背盟約喪失信用，無端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收復失地，你主渡淮必定失敗。你們應該及早前來歸降，必能封爵受賞。"當時金軍已兵臨城下，魏勝登上關門奏樂飲酒，犒勞軍士，下令固守城池不要出戰。金兵攻城一段時間後，魏勝就派小股部隊出擊，憑藉險要地形攻擊他們。金兵自知城不可破，率軍轉而渡河，偷襲關後。魏勝收兵入城，金兵尾追將至，魏勝獨自騎馬追逐他們，大聲呵斥道："魏勝在此！"金兵聽了都紛紛退避，走在後邊入城的士

兵再也無人敢追了。

勝軍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兵，金兵遽過河，勝恐絶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黄土坂，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閤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峿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

魏勝的部隊已入城，金兵徑直奔赴城東，想經過砂堰環城扎營。魏勝事先已占據該堰作好準備，金軍不得過，抵禦抗擊了一整天，金兵始終不能靠近。有新近招募的守河者，不會打仗，金兵於是過了河，魏勝擔心河路斷絶，急忙收兵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黄土坂，魏勝單人匹馬驅逐他們，大聲呵斥，金兵五百皆望風而逃。魏勝又追了十幾里，士兵們得以入城。有不得入城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又從西南方向來襲擊，魏勝在後邊大聲呵斥他們，金兵嚇得四散奔逃，親手殺死了幾個敵人。上奏戰功被任命爲閤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派遣其子魏昌同峒峿山首領張榮，持標有名號的旗子及榜文前去聯絡山東的忠義之士。

金兵自新橋、關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寨走。距海州爲長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

金兵自從新橋、關子門、砂堰之敗後，傷亡慘重。一天黎明，趁着大霧，四面逼城急攻。魏勝激勵士兵，竭力抗擊，箭石交相而下。城上守軍灑下熔化的金屬，投擲燃燒的草把。金兵不能上前，死傷甚多，於是拔寨逃走。距海州築長墻，將州城圍在中間，使其不能出。直到金主完顔亮死後，纔撤兵離去。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

魏勝善使大刀，射箭能左右開弓，旗號爲“山東魏勝”，金兵遠遠看見他的旗子就逃走了。魏勝製作了十幾面旗子，寫上姓名，秘密交給諸將，遇到激戰時就將旗高高舉起，金兵就全都退避逃竄。當時，魏勝起義時，没有州縣的糧餉供給，没有府庫官倉的儲備。魏勝經營策劃市場交易，徵收酒税鹽税，勉勵豪門大户賣出糧食。圍繞海州推斷察看敵兵進犯之處，築城挖壕，修建要塞，他在軍中，未曾鬆懈過一天，始終如同賊寇到來一樣。方纔聚集遠近忠義之士，犒勞士卒，約期大事指日可待，適逢金主完顔亮被弑，金兵北撤，朝廷的軍隊也南歸。

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鋭。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

當初，金主完顔亮聽説魏勝在海州，知道海州不可奪取，就説：“稍待一時，日後奪取易如反掌。”金主完顔亮死後，魏勝愈發得以加緊治軍，手下人人精幹勇猛。擒獲金國間諜，就以酒食犒勞，送厚禮遣還。有從北方前來歸附的人，

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

就與之一同起居，共進飲食，以表明没有疑心；周濟貧困的人，以使其心存感激。從此山東、河北前來歸附者很多，探聽到金軍的虛實，全部予以上奏。又根據忠義之士的才能，臨時授以官級，由李寶轉達到朝廷，全部按所奏請的予以批准。

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并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

金軍派遣山東路都統、總管率領十萬軍隊攻打海州。當時李寶率海船水陸并行，抵達城北砂巷，魏勝率衆與李寶的軍隊會合大敗敵軍，斬首不計其數，堰水爲之阻塞而不流，剩下的敵軍全部潰逃。魏勝獨自率部追擊敗軍二十里，直到新橋，又將其打敗，繳獲了他們全部的鞍馬武器盔甲。李寶也駐軍海州，計劃繼續進攻擴大戰果。

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爲殿。

金軍又派遣五斤太師調各路軍隊二十餘萬前來攻打海州，先派一支部隊從州西截斷魏勝軍隊的糧道。魏勝挑選勇敢强悍的騎兵三千餘人，在石闥堰阻擊敵人，金兵無法前進。魏勝到了夜裏纔返回，留下一千人把守險要的隘口。金兵十萬前來奪取隘口，魏勝率衆鏖戰，殺敵數千人，剩下的都逃走了，於是下令堅守險隘不要追擊。報知李寶，李寶以防守海道爲由，登船，不再發兵。金兵大量聚集，魏勝全力抗擊，從早晨到傍晚，金兵不能取勝。魏勝命令步兵整隊前行，自己殿後。

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炮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絶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

當時百姓因爲李寶既已上船，害怕金兵大至，都想進城，統制郭蔚關閉城門不讓百姓進城。百姓牛馬遍野，呼號之聲震動大地，城内的人也感到害怕。魏勝進城，曉諭他們賊寇的勢力有退避膽怯的迹象，固守城池可保無虞，於是打開城門讓百姓全部進城。過了不久，金兵將城重重包圍，魏勝與郭蔚分兵防守，偃旗息鼓，静若無人。金軍驚恐疑慮，一連數日不敢攻城，隨即就架設雲梯，安置炮石，四面合圍，背土填壕。魏勝等敵人接近城池，就鳴鼓舉旗，箭石俱發，接着投以點燃的草把、熔化的金屬，總共三晝夜，金兵最終不能靠近城池一步。於是金兵停止攻城，修建營壘，斷絶河道，圖謀固守。魏勝等趁其不備就偷襲他們，或獨自出城擾敵，使之不得休息。又常乘夜出兵劫其營寨，或焚燒其攻城

既而金人并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

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

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譭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

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炮車數十兩，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挂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

的器械。

不久金兵全力猛攻，魏勝向李寶告急。李寶將此事上奏皇帝，答覆送到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前來解圍。金兵也得知張子蓋的軍隊將至，已有退兵之意。不久，張子蓋先率騎兵趕到，魏勝出城與張子蓋議定戰事，并催促其步兵加快行動。魏勝出兵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計其數，追擊數十里，剩下的敵兵都逃走。魏勝與張子蓋商議進兵討伐之事，張子蓋說："受詔解圍，不知其他。"於是率兵返回。城裏的人心存疑懼，想隨同朝廷的軍隊出發，魏勝親自到路上阻攔并曉諭他們，到了漣水軍，和他們一起返回。

當時都督張浚在建康，召見魏勝，向他詢問軍務。轉任閤門宣贊舍人，派遣擔任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魏勝返回。

隆興元年，詔令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派遣賈和仲充任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統轄本路軍馬，海州駐劄。賈和仲忌嫌魏勝，暗中引誘忠義軍使不安。魏勝與其明辯是非，賈和仲又向都督講魏勝的壞話，迷惑都督。傳喚魏勝到鎮江議事，罷免其職，改任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不久督府知道了賈和仲所誣之事的真相，將其罷免，恢復魏勝原來的官職，仍派往鎮江御前後軍屯駐海州，接替前軍回到鎮江。

魏勝既已返回海州，鎮撫一方，爲政得當百姓安定。改任爲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靠近孤山，敵軍到來，登山鳥瞰城内，虛實一目瞭然，故城西南受到敵人的攻擊最爲嚴重。魏勝修築重城，將山圍在城内，賊寇來了就事先占據，使其再不能爲害。

魏勝曾自己發明製作如意戰車數百輛，炮車數十輛，車上設置獸面木牌，大槍數十枝，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動前進，可掩護五十人。行軍則可裝載輜重器甲，住宿則可立地爲營，挂搭在其他物體的外面堅如城堡，人馬不能靠近；遇敵又可抵擋箭鏃。布陣時就將如意車擺在外

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炮車在陣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炮，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𦢊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脱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面，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設床子弩，箭大如鑿，一箭可射數人，發三箭可達數百步。炮車在陣中，用火藥發射石彈，射程亦達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弓弩大炮齊發，接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擊，交戰則派出騎兵，兩面掩殺，獲勝拔陣追擊，稍退則進入陣中稍事休息。士兵不疲，進退都很方便。伺機出擊，擔心受阻，事先想好解決的辦法，夜裏訓練以免被外人看見。將其式樣上奏朝廷，詔令各軍按其樣式製作。

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决，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决。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决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脱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

隆興二年，因爲議和而撤去海州戍軍，任命魏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所屬軍隊赴新治所。詔令魏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防守盱眙軍、楚州一帶，魏勝專一防守清河口。當時和議尚未决定，金兵乘其鬆懈，用船裝載武器盔甲乾糧從清河出發，打算犯邊。魏勝察知後，親率忠義士卒拒敵於清河口。金兵詐稱想往泗州運糧，由清河口入淮河。魏勝瞭解到他們的陰謀，想予以抗擊，都統制劉寶以議和剛剛開始，不允許。金騎兵過境，魏勝率領各軍在淮陽拒敵，戰鬥從卯時持續到申時，不分勝負。金軍增派生力軍前來，魏勝與之力戰，又派人向劉寶告急。劉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持認爲剛剛講和，决無戰事，竟不發一兵。魏勝的箭已射盡，救兵不到，仍依土山爲陣，對士卒説："我當在此戰死，得以脱身的回去報告天子。"於是令兵卒爲前，騎兵殿後，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箭落馬而死，時年四十五歲。

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没處。且令有司刻木以斂，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者過淮東，始得其詳，還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兩鎮節鉞，没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爲賈和仲誘隸

其事上奏皇帝，追贈魏勝爲保寧軍節度使，謚號忠壯。當時淮南尚未平定，詔令在鎮江府江口鎮爲其立廟，賜號褒忠，并待戰爭結束後在其陣亡之處重立廟宇。并令官吏刻木雕像入殮，葬於鎮江。封其二子爲官，魏郊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魏昌爲承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所，田百頃。以後有使者路過淮東，纔得知事情的詳細經過，返回後上奏朝廷。因爲劉寶不發救兵，被削去兩鎮節鉞，籍没家産，貶謫瓊州而死。魏勝所聚集的忠義軍，除被賈和仲誘騙隸屬

别屯及撤戍隔絶者，尚五千餘人，入京口屯駐前軍。

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曰："人材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别屯及撤戍隔絶者之外，尚有五千餘人，調入京口屯駐前軍。

魏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對國家的重臣説："魏勝之子，應當特别優待。"又説："人才須任用之後纔能出現，假如魏勝不是因爲邊境的戰事，何以表現出他的才能？"詔令魏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

張憲，是岳飛的愛將。岳飛打敗曹成，張憲同徐慶、王貴收降曹成黨羽兩萬人。有一名叫郝政的曹成部將率部逃到沅州，頭戴白巾，要爲曹成報仇，號稱"白巾賊"，張憲一舉將他擒獲。

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

岳飛派遣張憲收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逃。張憲率兵向鄧州進發，距城三十里時，遇到敵軍數萬人前來迎戰。張憲同王萬、董先各自派出騎兵向敵人發起突擊，敵人潰不成軍，於是收復鄧州。

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术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术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紹興十年，金軍背叛盟約入侵南宋，張憲率部在潁昌、陳州同金軍作戰都獲得大捷，收復潁昌、陳州城。兀术率兵十二萬人屯駐在臨潁縣，楊再興同敵交戰，戰死。張憲率兵隨後趕到，打敗敵軍潰兵八千人，兀术連夜逃走。張憲率徐慶、李山又在臨潁東北獲得勝利，打敗金軍六千人，獲得戰馬一百匹，追擊逃奔的敵人十五里，中原地區大爲震動。

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雕兒"，以奸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

恰逢秦檜主持和議，命令岳飛班師，張憲也率部返回。不久，秦檜同張俊密謀殺害岳飛，秘密引誘岳飛部下，對能够報告岳飛事情的人，給予優厚的賞賜，但最終没有人響應，聽説岳飛曾經要處死王貴，又杖打他，引誘王貴誣告岳飛。王貴不肯答應，説："作爲大將豈能不賞罰部下，如果對此懷恨在心，那麽怨恨就太多了。"秦檜、張俊不能使他屈從，張俊用王貴的隱私脅迫他，王貴恐懼而服從。當時又有一位名叫王俊的人，善於控告揭發别人，號稱"雕兒"，因爲奸詐貪婪多次被張憲所處治。秦檜派人勸説他，王俊立即就答應了。

檜、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

秦檜、張俊密謀認爲張憲、王貴、王俊都是岳飛部將，如果使他們之間互相告發，牽連到岳

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

飛父子，纔能使皇帝不産生懷疑。張俊親自寫好狀紙交給王俊，胡説張憲企圖逼迫朝廷歸還岳飛兵權，命告王貴，讓王貴逮捕張憲。張憲還未到，張俊便預設監獄等待他。屬下官吏王應求告訴張俊，認爲樞密院没有審問的權力。張俊不聽，親自審問拷打，讓張憲自己誣陷自己，説收到岳雲書信，令張憲籌劃交還岳飛兵權的計謀。張憲被拷打得體無完膚，依然没有服罪。張俊親自布置成冤獄，告訴秦檜將張憲囚械到行營，關押進大理寺獄。

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摇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于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虚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在《飛傳》。憲坐死，籍家貲。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録其家。

秦檜上奏請召岳飛父子證實張憲事實。高宗説："刑法是用來禁止叛亂的，不要妄加追究牽連，以免動摇人心。"秦檜假托詔令召來岳飛父子。万俟卨誣衊岳飛讓于鵬、孫革送信給張憲、王貴，命令他們謊報軍情驚動朝廷，岳雲給張憲寫信規劃交還岳飛兵權。這些書信都没有，於是胡説張憲、王貴已經燒掉了，衹是以衆人的證言判罪定案。這些在本書《岳飛傳》中都有記載。張憲獲罪而死，家財被抄没。紹興三十二年，追認恢復張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追贈爲寧遠軍承宣使，授予他的家屬官位俸禄。

楊再興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脱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

楊再興，原爲賊寇曹成的部將。紹興二年，岳飛打敗曹成，進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卸下馬鞍脱掉盔甲，用所擄掠的婦女在旁助興喝酒。楊再興率領部衆直衝進韓順夫的營中，官軍退却，楊再興殺死韓順夫，又殺死岳飛的弟弟岳翻。曹成失敗後，楊再興跳入深澗，張憲準備殺死他，楊再興説："希望你捆綁我去見岳飛。"於是受綁。岳飛見到楊再興，認爲他的相貌與衆不同，鬆綁説："我不殺你，你應該以忠義報效國家。"楊再興叩拜感謝。

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

岳飛屯駐襄陽以計劃恢復中原，派遣楊再興到西京長水縣的業陽，殺死敵將孫都統和統制滿在，斬殺敵兵五百多人，俘虜官兵一百人，其餘的黨羽逃散。次日，又在孫洪澗同敵人展開戰鬥，擊敗敵人二千人，收復長水縣，繳獲糧食二萬石供給軍民，全部收復西京險要地區。又得到僞齊留下的馬一萬匹，糧草數十萬。中原地區群

蔡州，焚賊糧。

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术憤甚，并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户撒八孛菫、千户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尸，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皋

牛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皋聚衆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皋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皋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皋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孛菫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僞齊乞師于金入寇，皋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衆來，伏發，俘其酋豪鄭務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

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皋隸飛軍。飛喜甚，即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飛遣皋行，裹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隨州。李成在襄陽，飛遣皋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

起響應。又到蔡州，焚燒敵人糧草。

岳飛在郾城打敗金軍，兀术大怒，會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的人馬進逼郾城。岳飛派兒子岳雲抵擋敵人，激戰數十個回合，敵人支撑不住。楊再興單騎衝入敵軍之中，準備活捉兀术但没有抓到，殺死敵人數百人後返回。兀术十分憤怒，集中兵力再次前來，在臨潁駐扎了十二萬大軍。楊再興率領三百名騎兵在小商橋同敵軍遭遇，突然向敵人發起衝擊，殺死敵兵二千多人以及敵將萬户撒八孛菫、千户一百人。楊再興戰死，後來得到他的尸體，焚燒之後，共得到箭鏃裝滿兩升。

牛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當初是射士，金軍入侵時，牛皋因聚衆同金軍作戰，屢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上表朝廷補任他爲保義郎。杜充任東京留守時，牛皋在魯山討伐勢力强大的賊寇楊進，三戰三勝，賊黨敗逃。屢經升遷爲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軍再度進攻京西，牛皋與敵大戰十餘次都獲得勝利。加封爲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任命他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軍攻江西，自荆門北撤，牛皋率部埋伏在寶豐的宋村，將敵人擊敗。轉任和州防禦使，擔任五軍都統制。又與金將孛菫戰於魯山鄧家橋，將其擊敗。轉任西道招撫使。僞齊向金請兵入侵南宋，牛皋在險要之地設下埋伏，自己率軍駐扎在丹霞等待來犯之敵。敵軍全部前來，牛皋伏兵突起，將敵首領鄭務兒活捉。升爲安州觀察使，不久任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同敵作戰總是獲勝，加官親衛大夫。

適逢岳飛統領江西、湖北，將通過襄、漢收復中原，朝廷命令牛皋隸屬岳飛軍。岳飛十分高興，當即命令他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不久改爲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派李成聯合金軍大舉入侵，攻破襄陽六州。敵將王嵩在隨州，岳飛派遣牛皋出征，帶三日口糧。糧食尚未吃完，牛皋已攻克隨州城，抓住王嵩并將其斬首，得到士卒五千人，於是收復隨州。李成占據襄陽，岳飛派牛皋率騎兵將其擊敗，收復襄陽。

金人攻淮西，飛遣皋渡江，自提兵與皋會。時僞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皋遥謂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户五人，百户數十人，軍聲大振。

廬州平，進中侍大夫。從平楊么，破之。么技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皋投水擒么，飛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

金人渝盟，飛命皋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皋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司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尸，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

初，檜主和，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命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潁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潁昌、淮寧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皋及傅選捷于京西，捷于黄河上。孟

金軍進攻淮西，岳飛派遣牛皋渡過長江，自己率兵同牛皋會合。當時僞齊派披甲的騎兵五千逼近廬州，牛皋遥對金將説："牛皋在此，你輩爲什麽前來侵犯？"敵衆都驚慌失措，不戰而逃。岳飛對牛皋説："一定要追擊，不然敵人捲土重來，對我們不利。"牛皋於是揮兵追擊三十多里，金兵自相踐踏及被殺傷的各占半數，此戰斬殺其副都統及千户五人，百户數十人，軍威大振。

廬州平定後，牛皋晋升爲中侍大夫。隨從岳飛平定楊么，將楊么擊潰。楊么無計可施，將鍾子儀舉起投入水中，接着自己也跳入水中。牛皋跳進水中把楊么活捉，岳飛將其斬首傳送至都督行府。朝廷任命牛皋爲武泰軍承宣使，改任行營護聖中軍統制，不久任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官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

金人毁棄盟約，岳飛命令牛皋出兵轉戰於汴京、許昌之間，因爲功勞最大，被任命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牛皋兼管一切事務。宣撫司罷廢後，牛皋改任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爲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宴請諸將，牛皋中毒，急忙回府，對其親信説："我今年六十一歲，官至侍從，托天之幸，也該感到滿足了。遺憾的是南北通好議和，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尸，反而在窗下壽終正寢。"次日去世。有人説是秦檜指使田師中毒害牛皋。

起初，秦檜主張議和，不久，金軍撕毁盟約向南入侵，高宗親筆書寫詔令賜令岳飛自行處理有關事務。岳飛於是任命牛皋和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統領攻占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各州；又派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攻取河東北州縣。不久，李寶在曹州取得大捷，在宛亭取得大捷，在渤海廟取得大捷；董先、姚政在潁昌取得大捷；劉政在中牟取得大捷。張憲收復潁昌、淮寧府；王貴部將楊成收復鄭州；張應、韓清收復西京。牛皋和傅選在京西取得大捷，在黄河邊取得大捷。孟邦傑收復

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

永安軍，他的部將楊遇收復南城軍，又與劉政在西京取得大捷。梁興會同太行忠義軍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在垣曲打敗金軍，又在沁水取得大捷，追到孟州的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率所部降宋，又在濟源打敗金軍高太尉。喬握堅等收復趙州；李興在河南府取得大捷，在永安軍取得大捷；梁興在河北攻取懷、衛二州，大敗金兀朮軍，切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道路，金軍大受困擾。不久，岳飛奉命回朝，下大理寺獄冤死，世人無不痛惜憤恨。

胡閎休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科，閎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年，進入太學。當時正諱言用兵，胡閎休撰寫《兵書》二卷。靖康初年，科舉增設知兵科，胡閎休前往應試，中優等，補官承信郎。

金人圍城，閎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閎休欲結義士劫之，何㮚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閎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閎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爲招討使，飛辟閎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

金兵圍城，胡閎休堅守自己的防區。徽宗欽宗二帝被擄往金營，胡閎休想聚集義士將他們劫回，被何㮚制止。二帝被擄往北方，范瓊遣散勤王的部隊，胡閎休說："勤王之師可進不可退。"檄文傳令隨軍而上面沒有靖康年號，胡閎休接到之後不禁淚下，懷揣檄文前往，跟隨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後，作爲忠臣義士而晋升兩官。湖湘一帶盜賊興起，有人說招安有利，有人說適宜征討，胡閎休寫了《致寇》、《禦寇》二篇文章，講述天地之氣，爲先春後秋，如果招降不成就討伐他們。於是任命岳飛爲招討使，岳飛徵召胡閎休爲主管機要文書。以誅殺鍾子儀之功，升爲成忠郎。

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岳飛被誣陷而死後，胡閎休憤恨閉門不出，稱病十年，去世。著有《勤王忠義集》藏於家中。他的孫子胡照，爲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彦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

論曰：王德素有聲威謀略，以前隸屬劉光世，察覺其不可依靠；後來跟隨張俊，終於功成名就，大概是懂得擇人而從吧。王彦棄家赴國難，屢次打敗强敵，威名震撼河朔，後被奪去兵權，讓他治理州縣，才非所用，實在可惜。魏勝

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没，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興起，没有甲兵糧餉的供給，率領臨時拼凑的幾千人馬，抗擊金人數十萬大軍，終於保全海州，名震一時，多麽豪壯！然而被衆將忌恨，没有援兵而戰死，也非常可惜。張憲等五人都是岳飛的部將，敵軍聞之喪膽，亦爲當時的人傑；然而有的戰死沙場，有的憤懣而終，而張憲以不肯爲岳飛之案作僞證冤屈而死，令人多麽悲痛！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張俊（從子）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群寇，功最，進武德郎。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愛好騎馬射箭，富有才氣。出身於群盜之中，十六歲時，是三陽地區弓箭手。政和七年，隨從征討南方少數民族，轉任都指揮使。宣和初年，隨從進攻西夏仁多泉，開始任命爲承信郎。平定鄆州賊盜李太以及河朔、山東武胡群盜，功勞最大，升爲武德郎。

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守，命制置副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諜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

靖康元年，因爲守衛東明縣有功，轉爲武功大夫。金軍進攻太原，宋軍固守城池，朝廷命令制置副使种師中率部前往增援，駐扎在榆次。金軍用數萬騎兵進逼。張俊當時是隊將，率隊進擊，殺傷敵人甚多，繳獲馬一千匹，請求乘勝截擊敵人。种師中認爲時日不利於作戰，急忙下令後退自保。金軍偵察到張俊的計謀不被采納，發動全部兵力包圍榆次，進攻更急迫。榆次失陷，种師中戰死。張俊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邊走邊戰，來到烏河川，再次同敵遭遇，斬殺敵人五百人。

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俊勤兵從信德守臣梁揚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兖州，命俊爲都統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撓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貴州防禦使。

金兵包圍汴京，高宗當時是兵馬大元帥，張俊率兵隨從信德守將梁揚祖前往救援。高宗看見張俊相貌雄偉英武，擢升他爲元帥府後軍統制，多次立功轉任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隨從高宗到東平府。當時勢力强盛的盜賊李昱占據兖州，命令張俊爲都統制率兵前去討伐。率領數名騎兵突入敵陣奮勇戰鬥，各軍將士爭相奮擊，於是殲滅賊盜。晋升爲桂州團練使，不久又加任貴州防禦使。

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

中書舍人張澂，從汴京帶來欽宗藏在蠟丸中的詔書，命令高宗把軍隊交給副元帥返回京城，高宗詢問計策，張俊說："這是金朝的詭計。現在大王身在外面，這正是天賜大王皇位，怎麽能隨便前去？"因此請求進兵，高宗答應了他，於是來到濟州。

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群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奸謀自破。"遂徙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州觀察使。

慶賀欽宗生日，接近夜晚，有人報告高宗，賊人打算等元帥進香時劫掠叛變。衆人計議集中各軍加强戒備，張俊說："元帥不出去，陰謀自然就會破滅。"於是轉移州府所在地。賊盗技窮，黎明時分，引軍北逃，張俊率兵追殺他們。晋升爲徐州觀察使。

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宫以歸，除帶御器械。

高宗因張俊功勞日益增多，升他爲拱衛大夫。不久汴京被攻破，徽宗和欽宗被擄北去，人心惶惶，張俊懇切勸說高宗即位，高宗流淚不答應。張俊說："大王是皇帝的親弟弟，人心所向，正當天下動蕩不安時，不早日登上皇位，便難以滿足民衆的期望。"并且告訴耿南仲奏請勸進，耿南仲三次上奏。高宗離開濟州，張俊隨從護衛。到達應天府，高宗纔即帝位。開始設置御營司，以張俊爲御營前軍統制，派他回京迎接隆祐太后。權充秦鳳兵馬鈐轄。不久迎接太后和六宫歸來，任帶御器械。

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

當時江、淮地區盗賊蜂起，張俊在淮寧征討杜用，在鎮江討伐趙萬、郭青，在杭州征討陳通，在蘭溪征討蔣和尚等，都一一平定。不帶階官，實授觀察使。建炎二年，升任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不久打敗秀州賊寇數萬人，俘虜徐明將他斬首。升爲武寧軍承宣使。

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既而敵掩至，已逼近甸，俊亟奏飭甲乘，從帝如臨安。

高宗到揚州，召集衆將商議恢復中原事宜，張俊說："當今敵人勢力正處於强大之時，應該暫且南渡，占據長江作爲天險，整軍練兵，安定人心，等到國家形勢安定下來後，再大舉行動不晚。"張俊又請求把左藏庫移到鎮江。不久敵軍突然來到，已逼近城郊，張俊急忙上奏準備車馬，隨從高宗逃到臨安。

苗傅、劉正彦反，俊時屯兵吴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

苗傅、劉正彦反叛，張俊當時率兵屯駐在吴江縣。苗傅等僞作詔令加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率三百人趕往秦鳳，并命令其他將領

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汹汹，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决。"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决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吕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内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

率領剩下的軍隊。張俊知道是僞，拒不接受。全軍上下人心惶恐，張俊曉諭他們説："應該到張侍郎那裏請求决定。"於是立即率領所部八千人到平江。張浚對張俊説及苗傅等人打算另立皇帝，涕淚縱横而下，張俊也大哭。張浚曉諭他决定以起兵反叛之罪討伐苗傅，張俊哭泣下拜，并説："這必須要你用計謀輔助，不要驚動皇上。"吕頤浩到，張俊會見他，也流淚説："今天祇有一死以報效國家了。"劉光世率領所部到來，張俊同他冰釋前嫌。韓世忠從海上來到，張俊借一軍同他俱至。韓世忠爲前鋒，張俊率精兵作爲兩翼，劉光世隨後。在臨平展開激戰，苗傅等戰敗，打開城門逃跑。韓世忠、張俊、劉光世進入城中，在内殿拜見高宗，高宗稱贊慰勞了很長時間，拜張俊爲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不久又任浙東制置使。

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术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横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寨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金兵分路深入，渡過長江進攻浙江，杜充放棄建康，韓世忠從鎮江退保江陰。高宗到明州，張俊從越州率兵趕到。兀术進攻臨安，高宗乘坐樓船到温州，留下張俊在明州抵禦敵人。高宗賜給他親筆書信説："朕没有你，那麽誰肯率先倡議早登帝位；你没有朕，那麽將前功盡棄。應該努力抵禦敵軍，一戰成功，當封你王爵。"當年除夕，金軍來到城下，張俊派統制劉寶同敵交戰，宋軍稍稍後退，部將党用、丘横戰死，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都殊死搏鬥。楊沂中捨船登岸苦戰，殿前司將領李質率領班直前來助戰，明州守將劉洪道率領州兵在旁邊向敵人放箭，大敗金軍，殺死數千人。金兵呼叫派人到營中議事，張俊派一小校前往。金兵同他説，打算到越州請求投降，張俊拒絶了這一要求。誡令將士不要驕傲輕敵，考慮敵人必會重來，下令堅壁清野，多用小船裝載强弩，閉關自守。

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术。後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

建炎四年正月初一，忽然颳起西風，金軍乘此機會，果然又向明州發起進攻，張俊和劉洪道坐在城樓上，派兵掩殺金軍，雙方傷亡大體相當。金軍奔逃，溺水死於江中的不計其數，連夜拔營撤走，屯駐餘姚，并且向兀术請求增兵。過了七天，金軍再次來到，張俊率兵進入台州，明

十七八。

州居民逃走的占十分之七八。

未幾，江、浙群盜蜂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六月，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俊即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群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

不久，江、浙一帶盜賊蜂擁而起，朝廷任命張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率領所部招降群盜，并命令後軍統制陳思恭隸屬他指揮，還下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部隸屬張俊，除劉光世、韓世忠以外，衆將都由張俊指揮。六月，朝廷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張俊所部改爲神武右軍，本人任都統制，升爲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群盜全部平定，張俊改任江南招討使。

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彦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强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惑中外，圍江州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

紹興元年，高宗到會稽。當時正值金軍殘害蹂躪之後，孔彦舟占據武陵，張用占據襄漢；李成尤其强悍，强行占據江、淮、湖湘地區十餘個州，合兵數萬人，有席捲東南地區的意圖，大肆散布符咒讖言迷惑煽動人心，包圍江州長期不解圍，當時朝廷正爲此感到憂慮。范宗尹請求派遣將領前去征討，張俊慷慨請戰，於是改任江、淮路招討使。

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决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絶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

李成的黨羽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於江州、筠州之間，張俊接到命令就率部出發，急赴豫章，并且説："我已經得到洪州，打敗賊寇是必然的。"於是收縮兵力進入城中，如若無人，金鼓不動，命令將士有登上城墻的斬首。居留一個多月，馬進送來一封很大的書信要求决戰，張俊寫了一封很小的書信回答，馬進以爲張俊害怕。張俊偵察到賊寇戒備鬆懈，纔準備作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從上游斷絶生米渡，出敵不意，追擊奔逃的敵衆七十里，到達筠州。賊寇背靠筠河布列陣勢，張俊采納楊沂中的計策，親率步兵在敵陣對面進攻，把精鋭騎兵數千人交給楊沂中和陳思恭，讓他們從山後夾擊敵人，以中午爲期限。張俊同賊寇激戰到中午，楊沂中、陳思恭率領精鋭騎兵從山上急馳而下，賊寇驚駭混亂退走，大敗。

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剿戮，速收全功。"俊未拜親詔，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

收復筠州、臨江軍之後，捷報上奏朝廷，高宗賜親筆書信，説："應當乘賊衆勢力已衰弱之際，官軍士氣振奮之時，驅除剿滅賊寇，迅速争取徹底勝利。"張俊没有等到拜受高宗親自書寫的詔令，就已經追擊賊衆到北奉新樓子莊。賊

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黄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争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

寇黨羽商元占據草山，依憑險要地形布設埋伏，張俊派遣步兵從小路直奔山頂，殺死伏兵奪得險隘，乘勝追擊至江州。李成形勢危急，渡江而逃，稱呼張俊爲"張鐵山"。張俊收復江州。不久興國軍等處的群盜聽説張俊率兵來到，都逃走。張俊率兵渡江到黄梅縣，親自與李成交戰。李成接受奉新喪失險隘失敗的教訓，占據石幢坡，憑藉山險用滚木礌石抵抗官軍。張俊先派散兵前進，假作急奪險隘的樣子以迷惑敵人，自己親自冒着箭矢礌石，率衆攻取險隘，賊衆數萬人全部崩潰，馬進被追兵殺死，李成逃到北方投降劉豫，各郡全部平定。朝廷任命張俊爲太尉。

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脱。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爲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顔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獻。

紹興四年十月，金朝和劉豫分兵數路入侵。開始消息傳來，舉朝震驚恐慌，有人請求高宗逃避到其他地方。張俊對趙鼎説："準備逃避到哪裏去呢？衹有向前進一步，纔能免除禍難。應當集結天下的兵力守衛平江，慢慢圖謀對付敵人的計策。"趙鼎説："你説逃避不是良策，是對的；但用天下所有的兵力守衛一州，又不對。你衹管堅持前面的議論就足够了。"於是任命張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駐建康。不久改任淮西宣撫使。瀕臨長江同敵人相持超過一個月，敵人終於没能南進。張俊派張宗顔悄悄渡江到六合，出敵背後。敵軍準備退走，張俊又派王進説："敵軍既然已經無心留下，必然徑直渡過淮河北去，應立即在其没有渡河時攻打。"王進前往，敵軍果然向北渡河，於是逼近淮河對敵人發起進攻，大敗敵軍，俘虜敵軍首領程師回、張延壽獻給朝廷。

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并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顔、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

紹興五年，劉麟率兵入侵，張俊和楊沂中合兵在泗州抵禦。紹興六年，張俊改任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率兵十餘萬進犯濠州、壽州，朝廷詔令以淮西隸屬張俊，楊存中也聽從他指揮，同張俊合兵抵禦敵人。張俊分别派遣楊存中和張宗顔、王瑋、田師中等人，從定遠軍到越家坊，遇到劉猊左右軍，將其擊退。張俊率領大軍擊鼓前進，到達李家灣與劉猊的大部隊遭遇，雙方交戰，將其斬獲殆盡，投降的達到一萬多人，劉猊隻身逃脱。朝廷任命張俊爲少保，加授鎮洮、崇

軍節度使。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强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群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

信、奉寧軍節度使。高宗説："你的議論持平慎重，深刻瞭解敵情；統率精鋭部隊數萬人，報效國家像這樣，我還有什麽憂慮。"又説："群臣説我對待你特别優厚，你應該體念我的眷顧關懷，更加努力報效。"

七年，改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

紹興七年，張俊改任淮南西路宣撫使，把宣撫司設在盱眙。張俊和韓世忠入朝覲見高宗，計議轉移防地。秦檜上奏："臣曾經告訴韓世忠、張俊，陛下依賴這兩位大將，譬如兩隻猛虎，本來應當各自守衛國家門户，使敵人不敢逼近。"高宗説："他們正如左右兩手，怎能一手不盡力呢？"命令張俊從盱眙移屯廬州。紹興八年，金朝請求休戰，宋朝答應了。高宗賜張俊爲"安民靖難功臣"，授少傅。

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留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公。

紹興九年冬，金朝又毁棄盟約，再次攻占河南，圖謀攻取順昌府，命令張俊率兵策應劉錡。張俊統率軍隊渡過長江，金軍退走。不久金朝三路都統從東、南兩京分路前來侵犯，進抵亳州北渡黄河，張俊派宿、亳各軍出擊，全部收復衛真、鹿邑等地，回師。紹興十年，酈瓊在亳州，張俊率大軍到達城父，都統制王德攻占符離，乘勝直趨亳州同張俊會合。張俊率兵入城，金軍棄城逃遁，百姓排列香案鮮花迎接張俊，於是收復亳州，留下統制宋超鎮守。張俊率軍返回壽春，升爲少師，封濟國公。

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爲諸軍先，士鼓噪而行。敵已據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

紹興十一年二月，兀术入侵合肥，逐漸進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會見張俊，請求迅速出兵。張俊派兵渡江，對衆將説："先奪取和州的有賞。"王德願意作爲各軍的前鋒，士兵擊鼓吶喊前進。敵軍已經占據和州，王德率部在采石渡江首先登岸，張俊夜宿中游。王德進抵城下，金軍退屯於昭關。三天後，又在含山打敗金將韓常。張俊命令關師古收復巢縣，於是收復昭關。派左軍統制趙密在竹林中悄悄行軍，出六丈河以分散金軍。張守忠率五百名騎兵在全椒擊敗金軍。不久，敵人截斷橋梁以抵禦張俊，張俊生病，帶病率衆涉河登岸，追擊敵人。王德同楊存中、劉錡合兵，在柘皋擊敗金軍。朝廷任命張俊爲樞密使。張俊瞭解到朝廷打算罷兵，首先請求

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横、馬立、張澥六人同日首受上賞。

交還所統轄的軍隊。朝廷評議獎賞宿、亳之戰有功人員，張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横、馬立、張澥六人同一天首先受到重賞。

俊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張俊極力贊同與金朝講和，與秦檜意圖相合，對秦檜的言論無不聽從。推薦士大夫擔任監司、郡守的有很多人，劉子羽從被貶謫中復官，也是張俊出力的結果。朝廷加授張俊爲太傅，封廣國公，不久升爲益國公。紹興十二年十一月，由於殿中侍御史江邈彈劾他，罷免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任醴泉觀使。當初，秦檜因爲張俊贊同與金講和，感激他，因此衆將全都罷免，將兵權交給張俊。過了一年多時間，張俊没有交出兵權的意思，因此秦檜指使江邈攻擊他。不久晋封爲清河郡王，爲奉朝請。

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侑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静江、寧武、静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侄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

紹興十三年，詔令爲張俊修建府第，派宦官在府中賜宴，以教坊樂部在旁勸酒助興。紹興十六年，改任静江、寧武、静海軍節度使。紹興二十一年冬，高宗親臨張俊府中，授他爲太師，授他的侄兒清海軍承宣使張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其餘子弟有十三人升官。

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并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絶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争利，毋興土木。

宋朝南渡以後，張俊最早掌握兵權，屢立戰功，同韓世忠、劉錡、岳飛都是著名的將領，世人將他們并稱爲張、韓、劉、岳。但濠、壽之戰，張俊和劉錡不和，衹以楊沂中爲心腹，因此造成了濠梁之難。岳飛冤案，韓世忠營救岳飛，張俊獨自幫助秦檜構成冤案，四人的心術不同，相去甚遠啊！高宗在衆將中對張俊特别愛護優厚，但是也常警告他。自淮西入朝觀見，高宗教他讀《郭子儀傳》；召入宫中，告誡他不要與民争利，不要大興土木。

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斂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顔、子正、子仁。

紹興二十四年六月張俊去世，時年六十九歲。高宗停止上朝視事三天，以一品官服收殮，高宗親臨祭奠痛哭。追封他爲循王。張俊的五個兒子是：張子琦、張子厚、張子顔、張子正、張子仁。

張子蓋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

張子蓋字德高。其父張宏，應徵跟隨張俊駐軍在黄河邊。金軍攻陷開德府，張宏戰死。張子蓋當初跟隨韓世忠討伐苗傅，補官承信郎，多次

遷武功郎。

紹興六年，劉猊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江，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剿之。子蓋從俊擊猊于藕塘，授閤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興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

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蓋從王德馳入和州，金人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蓋與錡會，大戰於柘皋，敗之，軍勢赫張。兀术復攻濠州，子蓋又敗之于周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

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鋭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擠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鋭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

孝宗即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蓋受命還，招金大將蕭鷓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

立功升任爲武功郎。

紹興六年，劉猊大舉入侵，經過定遠縣，將直撲宣化想進占長江，皇帝下詔派遣張俊會同劉光世的部隊去剿滅他們。張子蓋跟隨張俊在藕塘關攻擊劉猊，授任爲閤門宣贊舍人。第二年，改任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紹興十年，金軍再度攻取河南，以收復宿、亳之功，張子蓋被任命爲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

紹興十一年二月，兀术進入廬州，攻含山縣，逐漸進攻歷陽。張俊派兵渡過長江，張子蓋跟隨王德飛馳進入和州，金軍退兵屯據昭關。適逢劉錡從東關率兵出清溪截擊金軍，張俊派遣張子蓋率兵與劉錡會合，大戰於柘皋，打敗金軍，軍威顯赫。兀术再次攻打濠州，張子蓋又在周梁橋將其擊敗，被任命爲興寧軍承宣使。和議達成後，改任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紹興十三年，被任命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皇帝親臨張俊的府第，任命張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

紹興三十二年春，金軍進攻海州很急迫，令張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前去支援，即日渡過長江，奔馳到楚州。淮東漕臣龔濤對他説："敵人兵力十倍於我軍，我軍兵力不够，應虛張聲勢攻打淮陽，使其必去救援，那麽海州就可以解圍了。"張子蓋説："敵軍如果不去救援，我們將怎麽辦?"於是急行趕赴漣水，走捷徑進軍。在石湫堰扎營，金軍在河東以上萬的騎兵排開陣勢，張子蓋率領數千精鋭騎兵發動攻擊，對部下説："敵衆我寡，速戰速決對我軍有利。"派統制張玘巡視陣地，張玘被流矢射中，張子蓋説："情况危急了!"振臂高呼，飛馬馳入敵陣，衆將軍隨其後殊死拼殺。賊寇大敗，擠入石湫河淹死的有半數之多，於是解圍。金軍重整旗鼓來戰，張子蓋再度率領精鋭部隊攻打敵軍，繳獲其車馬、甲仗數以萬計，退兵屯駐泗州。

孝宗即位，召見張子蓋，賞賜鞍馬、鎧甲、束帶，并令其招撫勇敢之人，相機而動。張子蓋受命返回，招撫金國大將蕭鷓巴、耶律造哩率領所部前來投降。不久因病返回鎮江，任命爲檢校

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謚恭壯。

少保、淮東招撫使，尚未上任，去世，時年五十一歲。追贈爲太尉，謚號恭壯。

子蓋從俊征討藕塘、柘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張子蓋跟隨張俊在藕塘、柘臯征討，雖然爲他奏請的功勞多，其地位未能在諸將之上，衹有海州一戰值得稱道。

張宗顔

張宗顔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顔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閿鄉酒税，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顔夜襲其城，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

張宗顔字希賢，延安人。其父張吉，爲涇原將，爲解宣威城之圍，戰死。張宗顔以父親的恩蔭補官三班借職，監閿鄉酒税，多次升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被選爲統領，跟隨張俊征討浙西賊寇。秀州軍校徐明據城反叛，張宗顔趁夜襲擊該城，徐明逃走。轉任忠州刺史，升任御前中軍統制。

金人攻明州，宗顔破其前軍。盜楊勍破松溪，命宗顔及李捧、陳思恭討之。宗顔次浦城不進，勍又掠建州。宗顔趨南劍州，與勍遇，遂歸。盜猶未平，謬言已擊退。侍御史沈與求劾宗顔三將并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玉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

金軍攻打明州，張宗顔打敗其前軍。盜賊楊勍攻陷松溪，命令張宗顔及李捧、陳思恭前去征討。張宗顔在浦城扎營而不進兵，楊勍又擄掠建州。張宗顔奔赴南劍州，與楊勍相遇，於是返回。盜賊尚未平定，謊稱已將其擊退。侍御史沈與求彈劾張宗顔等三將同時出兵，却不能平定幾千敗兵，怎能對敵貶官二級。跟隨張俊討伐李成，與李成的部將馬進在玉隆觀打仗，將其擊敗。升任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任麟州觀察使。

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顔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兵襲擊淮北，復還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僞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俊合，檄宗顔自泗州爲後繼。與猊遇于李家灣，大破之，横尸滿野，猊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

僞齊帶領金軍攻打宣化鎮，張俊派遣張宗顔秘密渡過長江，繞到敵人的後面偷襲他們，未能取勝。張俊庇護他，以獲勝上奏皇帝，於是加授爲沂州防禦使。接着又率兵襲擊淮北，又改任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僞齊入侵，詔令張俊前去解救淮西的危急。督府張浚派楊沂中與張俊會合，檄文傳命張宗顔自泗州作爲後續部隊。與劉猊在李家灣相遇，大敗敵軍，横尸遍野，劉猊隻身逃走。擢升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

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顔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

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軍數百騎兵抵達城下，張宗顔率領百餘名騎兵予以抗擊，敵軍退去。有從淮北來的人，描述金軍的話説："這是張鐵山的弟弟。"紹興九年去世，時年四十四歲。

十四。贈保静軍節度使，謚壯敏。

追贈爲保静軍節度使，謚號壯敏。

劉光世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升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升鄜延路兵馬鈐轄。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劉延慶的第二個兒子。當初以恩蔭補爲三班奉職，屢經升遷爲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起義後，劉延慶任宣撫司都統，派遣劉光世自率一軍赴衢州、婺州，出其不意打敗方臘。方臘平定之後，劉光世被任命爲耀州觀察使，升任鄜延路兵馬鈐轄。

時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將郭藥師降，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虚趨燕，以光世爲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

當時宋朝正準備攻取燕薊，劉光世隨從劉延慶攻取易州，被任命爲奉國軍承宣使。金朝將領郭藥師投降，劉光世又被任命爲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劉延慶派衆將乘虚直擣燕地，以劉光世作爲後續部隊。劉光世未能按時趕到，衆將失去支援而潰散，劉光世被降官三級。

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河北盜賊張迪在濬州境内擄掠，詔令劉光世前去征討。劉光世説："盜賊是烏合之衆，毫無軍紀可言，我們佯裝失敗而截擊他們，敵勢必然混亂可以攻取。"於是指揮騎兵退却。盜賊争相前進，劉光世率兵直衝賊軍之中，賊大潰而逃。恢復承宣使職務，任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厄，光世據之，敵至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聞范致虚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爲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具言京城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帝决圍南去，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虚欲合五路兵進與金戰，光世難之，别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

靖康元年，金軍進攻汴京，西夏人乘機入侵杏子堡。堡有兩座山對峙而立，地勢險要，劉光世占據此地，敵人來到後敗走。被擢升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金軍再度進攻汴京，劉光世率部增援，聽説范致虚傳布檄文通知各路，準備率兵前往會合。適逢朝廷下詔阻止勤王兵前來，劉光世認爲應該迅速前進，不能將詔令交給衆人觀看。不久前方潰兵來到，詳細説明京城情况。衆人害怕，劉光世假稱蕃官從汴京來到，説徽宗、欽宗二帝突圍南去，衆人稍稍安定，進駐陝府。范致虚打算會合五路兵馬前進同金軍作戰，劉光世阻止他，從另一條道路奔赴虢州，於是來到濟州拜見康王趙構，被任命爲五軍都提舉。

王即皇帝位，命爲省視陵寢使，尋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

康王即皇帝位，任命劉光世爲省視陵寢使，不久改任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殺山東盜賊李昱，升爲奉國軍節度使。平定鎮江叛兵，改任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制置使。在池州討伐張遇，張遇看到劉光世軍陣勢説："官軍軍容不整，可以擊破。"當時湖水

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

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遥見白袍青蓋，并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

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

苗、劉爲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吕頤浩遣使至鎮江説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

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黄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黄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馮檝貽書光世，言：“賊深

乾涸，賊衆越湖出現在官軍背後，官軍大亂，劉光世幾乎被俘，多虧王德營救纔得以脱險。張遇順江而上，劉光世重整軍隊追到江州，截斷其後衛部隊并將其擊敗。張遇東下，劉光世又追擊到江寧。

建炎二年，劉光世因功升官爲檢校少保，命他征討李成。劉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李成在上蔡驛口橋相遇，將其擊敗。李成收拾殘兵再戰，劉光世身穿儒服來到軍前，李成遠遠望見白色衣袍青色傘蓋，集中兵力圍攻，王德衝破重圍將劉光世救出來。劉光世下令捉到李成的人將獲其官爵。士卒争相奮擊，再戰告捷，李成逃遁，活捉李成主要謀士陶子思。劉光世被加授爲檢校少傅。

高宗在揚州，金騎兵突然來到天長，劉光世率部迎敵，還没趕到而士卒潰散。高宗倉惶渡過長江，任命劉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駐鎮江府，控制江口。不久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

苗、劉之亂，他們一向害怕劉光世，升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急速送信告諭劉光世率兵勤王，劉光世不聽；吕頤浩派使臣到鎮江勸説他，於是率兵到丹陽會合。軍隊前進時，劉光世用選卒作爲游擊，并分軍殿後，在臨平同苗翊、馬柔吉軍相遇，劉光世和韓世忠等人將其擊敗。到達高宗行營，升爲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派王德協助喬仲福追擊苗傅到崇安縣，苗傅部衆全部投降，苗傅本人隻身逃脱。叛將范瓊被俘，張浚派劉光世安撫范瓊部衆，又招降賊寇靳賽。高宗任命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衛太平及池州，接受杜充指揮。劉光世上書陳述六條理由不能接受杜充指揮，高宗大怒，詔令不要讓劉光世進入殿門，劉光世纔接受命令。

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説金軍自蘄、黄渡過長江，從陸上疾行二百里就能到達這裏，命令劉光世移駐江州作爲屏障。劉光世到江州後，每天設宴喝酒會見朋友。金軍從黄州渡過長江，共三天，没有人知道。等到金軍來到，劉光世軍便逃走了，太后退到虔州。馮檝送信給劉光世，説：

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

“敵人深入我境犯兵家大忌。前進則面臨高山，後退又背負長江，有百害無一利，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敢於橫衝直闖，是因爲前面没有抗拒，後面没有襲擊追逐。太尉如挑選精兵親自率領來到洪州，而故意給敵人讓開一條歸路，埋伏軍隊襲擊他們，可使敵人匹馬不能返回。”劉光世没有能够采納，從信州率兵到南康。酈瓊包圍固始縣，劉光世派人招降他，又派王德在信州擒獲盜賊王念經。

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别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處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

當時劉光世的部隊無所隸屬，號稱“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説這樣不當。恰逢撤銷御營司，於是以“巡衛”作爲劉光世部隊的軍名，命令劉光世任御前巡衛軍都統制。詔令其趕赴皇帝所在地，任命他爲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劉光世説：“安撫控制一路，如果衹守鎮江，那麽其他地方有警報，難以離開。希望另外任命守將，光世專任安撫使，從便設立安撫司。”當時劉光世考慮金軍必然過江，因此預先選擇有利的地方，高宗覺察到了這一點，衹允許增設鎮江府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上奏劉光世選擇便利之處謀求安樂，朝廷内外都很憤慨，高宗放過不加追究，加封劉光世爲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然後遣回。劉光世請求自主行事，高宗没有答應。當時韓世忠、張俊兼任浙西制置使，劉光世又説本路遭受戰火之後，不能勝任三處需求，於是罷免韓世忠、張俊的兼職。

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顔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携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絶，因創“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寨去。

當時金軍留駐淮東，劉光世很是畏懼敵人的鋒芒，楚州被圍已有一百天，高宗親自寫信五次催促劉光世救援楚州，劉光世竟然不去；衹派王德、酈瓊率領輕兵前去，自己不時報告戰果而已。楚州被攻破後，朝廷命令劉光世指揮各鎮兵力，竭盡全力守衛通、泰地區。完顔昌屯駐承州、楚州，劉光世瞭解金軍希望北歸，打算離間敵人。於是鑄造金銀銅錢，錢的正面鑄有“招納信寶”四個字。俘虜敵人之後不加殺害，命其手持銅錢回營招降，有想歸順的，到江邊執錢作爲信物。前來歸順的絡繹不絶，於是創立“奇兵”、“赤心”兩軍，完顔昌於是拔營退走。

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真、揚州

紹興元年，金軍渡過淮河，真州、揚州都缺

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庶幾不疑。"

乏守將，命令劉光世兼任淮南、京東路宣撫使，在揚州設立宣撫司，安排屯田，最終没有施行。張俊征討李成，朝廷又命令劉光世分兵前往舒州、蘄州搗毁李成巢穴，劉光世以江北盜賊没有平定爲藉口推辭。朝廷命令劉光世兼任淮南宣撫使，統領真、揚、通、承、楚五州，漣水軍。郭仲威圖謀占據淮南和劉豫勾結，劉光世派王德把他擒獲，吞并他的部衆。范宗尹説："劉光世的部隊冗員很多耗費太大，請求將其中的老弱裁減下來。"高宗説："等我親自寫信給他，如同家人之間的禮儀，纔能使他不産生疑慮。"

光世以枯秸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没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軍中一歲費。

劉光世以爲乾枯的麥杆長出麥穗是瑞祥的徵兆，報告給朝廷。高宗説："年景豐收民不缺糧，朝廷得到賢能輔佐，軍隊擁有十萬鐵騎，纔是瑞祥的徵兆，除此之外不足憑信。"淮河以北的民衆有許多前來歸附，朝廷命令劉光世兼任海、泗宣撫使以安置他們。五湖漁民夏寧聚衆千餘人，靠打家劫舍爲生，郭仲威餘黨出没淮南，邵青占據通州，劉光世都招降了他們。劉光世請求鑄造淮東宣撫使印章，供給錢糧，增設將吏，朝廷都答應了他的要求。并撥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漕運上繳的官糧三十七萬斛，作爲軍中一年的費用。

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宫，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

紹興二年，朝廷又命令劉光世移駐揚州，不時到鎮江視察軍隊。劉光世不接受詔令，入朝説：附近的賊寇産生疑慮，有可能激起事變，願意依舊統管浙西作爲根本之計。右司諫方孟卿彈劾他，請求召集宰執商議，使劉光世一定前往，劉光世仍以缺乏糧食爲藉口推辭。劉光世來到後，向朝廷進獻繒帛、當地特産，高宗下令分賜給六宫，中丞沈與求認爲不可，下命交還給他。

吕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頤浩至鎮江，光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核。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

吕頤浩同劉光世有宿怨，吕頤浩準備出外巡視軍隊，首先説劉光世的部隊兵員冗多缺乏訓練，請求把他的軍隊調回朝廷。高宗説："劉光世的部隊糧餉不足，如果突然轉移，必然潰散，應先犒賞軍隊然後精簡纔成。"吕頤浩到鎮江，劉光世軍果然報告缺糧，吕頤浩上奏劉光世軍每月消耗二千萬緡，請求派官查驗核實。詔令御史江躋、度支胡蒙到軍中點驗，最終没有得到核

措置鎮江酒税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靳賽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

實。高宗正倚賴劉光世成就功業，不久詔令兩漕官員安排鎮江酒税務，補助劉光世軍費；又罷免織御服羅，節省七百萬緡以補助劉光世軍。加授劉光世爲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劉光世上奏部將喬仲福、靳賽防守長江有功，詔令進官一級，准予將官職轉授給子弟。

光世固乞轉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

劉光世堅決請求轉調，給事中程瑀堅持以爲不可，又説劉光世部隊没有渡江，金軍如果渡過淮河，必然震動江、浙一帶。劉光世正派人在宜興湖洑之間考察地形，作後退自保的準備。詔令將奏章交給他看，劉光世依舊拖延時間不肯前進。

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奸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己，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

紹興三年，命令劉光世與韓世忠對調，同時召他們到朝廷，授予劉光世爲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韓世忠來到鎮江城下後，奸細入城焚燒府庫，劉光世將他活捉，都説是韓世忠派遣的。韓世忠屯駐登雲門，劉光世率兵出城，懼怕韓世忠阻擊自己，改道赴白鷺店。韓世忠派兵在他後面襲擊，劉光世上報朝廷。高宗派使臣前來和解，并寫《賈復傳》、《寇恂傳》賜給他們。命令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在池州設置宣撫司，賜錢十萬緡。

劉豫將王彦先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爲軍，爲濠、廬援，賊乃退。光世奏酈延李佾充閤門祗候，言者論其涉私，罷之。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仇。"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并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爲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

劉豫將領王彦先陳兵於淮河岸邊，有渡過長江的意圖。劉光世控制馬家渡，派酈瓊屯駐無爲軍，作爲濠州、廬州的後援，敵人纔退走。劉光世奏請酈延人李佾任閤門祗候，議論者説劉光世涉及私情，因而作罷。金軍、劉豫軍入侵，當時劉光世、張俊、韓世忠權力相當，并且都有私怨，高宗派侍御史魏矼到軍中，勸説他們消除仇怨報效國家。劉光世於是寫信給韓世忠、張俊，他們兩人都回信問候。劉光世纔開始移駐太平州以支援韓世忠。金軍退後，劉光世入朝覲見，升爲少保。高宗説："你與韓世忠因小小嫌疑不和，但是大丈夫應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仇。"再次以漢光武時寇恂、賈復的事迹勸説他。劉光世哭着謝罪，請求以所開墾的淮東田地交换淮西的田地，給事中晏敦復説這樣騷擾民衆纔停止，劉光世又請求同時加封自己的三妾爲孺人，宋朝南渡以後，各大將加封妾的事例從此開始。恰逢

稱左護軍。劉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加保静軍節度使，遂領三鎮。

朝廷改神武軍爲行營護軍，以劉光世的部隊稱左護軍。劉豫修築劉龍城以窺伺淮西地區，劉光世派王師晟率兵打敗了他，朝廷加授劉光世爲保静軍節度使，於是劉光世統領三鎮。

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爲後距。劉猊驅鄉民僞爲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難守，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吕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敗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家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還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

張浚巡撫淮河地區各軍，劉豫依恃金軍分路入侵，命令劉光世屯駐廬州招降劉豫部衆，同韓世忠、張俊鼎足而立，楊沂中率精兵爲後援。劉猊驅使鄉民裝成金兵，布列淮河地區。劉光世上奏廬州難以守衛，秘密同趙鼎聯係，想返回太平州。張浚命令吕祉急速前往軍中監督軍隊，劉光世已經放棄廬州後退，張浚派人激勵其部衆説："如有一人渡江，立即斬首示衆。"劉光世迫不得已，駐兵同楊沂中相互呼應，派王德、酈瓊領兵從安豐出謝步，同金軍相遇交戰三次，都擊敗了敵人。張浚入朝回答高宗的問話，説劉光世驕惰不戰，不能當大將，請求罷免他。高宗令他同趙鼎計議，趙鼎説："劉光世將門子弟，將士很多出自他的門下，罷免他恐怕動摇軍心。"於是改爲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

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還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吕祉節制其軍。酈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

右司諫陳公輔彈劾劉光世不守衛廬州，張浚説他沉湎於酒色之中，不體恤國家大事，對他説到恢復中原，他便怫然不高興，請求罷免放逐他。劉光世稱病請求罷免自己軍政職務，又將所剩餘的財物獻給朝廷。朝廷授他爲少師，充任萬壽觀使，以奉朝請的名義定期朝會，封他爲榮國公，賜豪宅一所，將他的軍隊撥給都督府統轄。陳公輔又説劉光世雖已罷免，但拜他爲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要求收回賜給府第的命令。高宗説："劉光世罷去兵權，如果稍加一些恩惠禮遇，那麼衆將知道有後福，都努力報效了。"最終賜給了他。當初，劉光世屬下多是投降的盜賊，一向没有紀律；到這時，都督府命令吕祉統轄他的軍隊。酈瓊殺死吕祉，驅使各軍投降劉豫。

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陕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如淵時爲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

紹興九年，沿用同金講和對臣僚加官進爵的舊例，賜劉光世爲"和衆輔國功臣"，欲晋封他爲雍國公、陕西宣撫使。其弟劉光遠通過諫官上疏他的短處，勾龍如淵當時任中丞，再次論説劉光世不能出朝重領軍職，於是中止對他的封賞。

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侄十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

紹興十年，金軍包圍順昌，朝廷任命劉光世爲太保，任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助劉錡。劉光世奏請讓李顯忠任前軍都統，又請求將王德隸屬自己指揮。王德不願受他指揮；李顯忠的部隊進至宿、泗時，士兵大多逃散。進至和州，秦檜力主撤兵，劉光世被召回。劉光世入朝觀見，任萬壽觀使，改封爲楊國公。病情危急，乞求免去其家的徭役，中書舍人張廣阻撓不下。去世，時年五十四歲。追贈他爲太師，其子孫、甥侄十四人都得到官職，謚號武僖。乾道八年，追封爲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爲鄜王。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劉光世在衆將中最先得到晋升。對自身要求不嚴，統馭軍隊没有法紀，不願意爲國家擔負重任，拖延剿寇時機，一心衹爲自己打算，被輿論所指責。曾經入朝回答皇帝的問話，説："願意盡力報國，日後史官將會記下我功績第一。"皇帝説："你不能衹是口説空話，應當付諸行動之中。"建炎初年，勾結宦官康履以求自保。又早日解除兵權，隨時勢浮沉，不被秦檜所忌恨，因此能竊居寵榮終其一生，和韓世忠、岳飛相比差得遠了。

王淵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寨。諸羌入寇，經略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興師城溱州。羌悉衆來争，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川城。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寨，坐法免。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來遷徙到環州。善於騎射。應徵攻打夏國，屢立戰功，多次升遷後任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寨。衆羌寇入侵，經略司征討他們，上表奏請王淵統領岷山蕃兵將，率兵守衛溱州城。羌寇傾巢出動争奪溱州，王淵奮勇抗擊，大敗羌兵，追至邈川城。調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寨，因獲罪免職。

宣和三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爲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逆戰而僞遁，我以强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閤門宣贊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

宣和三年，劉延慶征討方臘，以王淵爲先鋒。賊將盤據錢塘，勢力甚爲囂張。王淵對小校韓世忠説："賊寇認爲我們遠道而來，一定會輕視我們。明日你迎戰賊兵而假裝逃走，我在數百步之外埋伏下强弓硬弩，一定可以取勝。"韓世忠按他的話去做，賊兵果然追來，埋伏的弓箭手一齊放箭，賊寇應弦而倒。追擊逃兵至淳安，賊寇據守幫源峒，於是將其包圍而加以平定。王淵被任命爲閤門宣贊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

繼從延慶攻契丹。重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戰敗爲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群盜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

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

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群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

時群盜蜂起，以淵爲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楊子橋；期年，群盜略盡。遷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其降，而復盡誅之。

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决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

點刑獄公事。

隨後跟從劉延慶攻打契丹。在盧溝修築營壘重兵駐守，派遣王淵等數千人保護運送糧餉的道路，作戰失敗被敵軍擒獲。不久逃回，仍以其出塞被任命爲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跟隨楊惟忠、辛興宗在高托山等地打敗衆盜賊，升任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

靖康元年，擔任真定府總管，隨即升任都統制。吳湛占據趙州反叛，王淵將其討伐平定。金軍攻汴京，河東、河北宣撫使范訥統率勤王之師屯兵雍丘，以王淵爲先鋒。不久率所部歸附康王府。

第二年，張邦昌被金立爲皇帝，康王前往濟州，命令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王淵到汴都，身穿朝服去見張邦昌，遞上名帖說："參見冢宰相公。"張邦昌這纔換上紫袍把王淵請到政事堂，王淵失聲痛哭加以宣教。康王即皇帝位，王淵與楊惟忠、韓世忠率河北兵，劉光世率陝西兵，張俊、苗傅等率帥府及所降群盜兵，都在天子所在的地方，不相統一。開始設置御營司，以王淵爲都統制，隨行護駕數月甲不離身。高宗到揚州，任命其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不久改任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升爲保大軍承宣使。

當時天下群盜蜂起，任命王淵爲制置使平定杭地盜賊，率兵四出，所到之處全部告捷。在鎮江平定軍賊趙萬，在杭州誅殺杭賊陳通，在楊子橋收降張遇；一年之内，群盜殆盡。升任嚮德軍節度使。惟獨趙萬、陳通等人已被招降，而又將其斬盡殺絕。

建炎三年二月，金軍進攻揚州，高宗倉促渡過長江，王淵與內侍康履隨行到達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到高宗哭着說："王淵專門管理長江上的海船，經常說緊急時刻决不誤事。如今臣所部數萬將士，二千餘匹戰馬，都不能渡江。"王淵對劉光世所言極爲憤恨，將江北都巡檢皇甫佐斬首以自我辯解。中書侍郎朱勝非急速去見王淵督辦渡江之事，纔開始籌劃，已經來不及了，自此王淵失去衆將的衷心擁戴。

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决。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

先是，統制官苗傅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觖望；劉正彦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内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彦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并殺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

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禄足代耕，若事錐刀，我何愛爵禄，曷若爲富商大賈邪?"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群盗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倚。

解元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寨人。疏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横刺酋長墜馬，餘皆遁去。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彦之變，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既衰，擒于浦城。

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

高宗想去鎮江以聲援江北，群臣亦堅決奏請。獨有王淵說："鎮江衹可防守一面，如果金軍自通州而渡，先占據姑蘇，將怎麽辦？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於是議定。命令王淵守姑蘇，上奏武器短缺，兵匠甚少，請求搜集良匠營造修繕。不久自平江趕赴天子所在地，被任命爲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任命下達，衆將嘩然。高宗聽説後，於是命令免奏事簽書，并解去都統制一職，以撫慰衆將之心。

以前，統制官苗傅以其出於世將之門而自負，因爲王淵迅速升官，而頗爲不滿心懷怨恨；劉正彦曾招降巨盜丁進，也因爲賞賜太少而怨恨王淵。而内侍康履權勢很大，王淵進入樞府後，苗傅、劉正彦以其由宦官所薦，愈發憤憤不平。等王淵入朝時，設伏兵殺死王淵，同時殺死康履，於是造成明受之變。王淵時年五十三歲。

王淵身爲將領輕財好義，家中没有積儲的財物，他經常説："朝廷授人以官爵，其俸禄足以代替農耕所得，如果追逐微利，我還在乎什麽爵禄，爲何不去做富商大賈呢?"當初，皇帝在南京，聽説王淵生病了，派宦官曾澤去探望。曾澤返回後，説王淵連帷幔床墊都不具備，皇帝撤下自己用的紫茸床墊賜給王淵。然而王淵平定群盗時多殺降兵，又與康履交往深厚，所以招致殺身之禍。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多次加封至少保，授其子孫八人官位爵禄。紹興四年，又授二人爲官。乾道六年，加謚號襄愍。他的兒子是王倚。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寨人。疏眉朗目，臂長如猿，善於騎射。行伍出身，任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屬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升爲副將。韓世忠出兵下邳，聽説金兵大隊人馬到來，士兵皆驚慌害怕。解元率領二十名騎兵擒獲奴隸，得知敵情。不久遭遇敵人數百騎兵，解元親自攻破敵陣，將金兵首領從側面刺於馬下，剩下的敵人都逃走。任命爲閤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彦發動叛亂，解元跟隨韓世忠追到臨平和他們交戰，賊寇勢力既已衰落，在浦城將其擒獲。

建炎四年三月，金軍進攻浙西，韓世忠在京

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横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鈎扳艦。元在别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户。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爲，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元獨跨馬涉水薄賊寨，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壯鋭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并進，賊遂平。改相州觀察使。

口整頓軍隊，攔擊其歸路，用海艦横截長江。金軍出動小船數十隻，用長鈎來扳海艦。解元從别的船上跳入敵船，短兵相接殺死金兵數十人，擒獲金軍千户一人。被任命爲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接着隨行征討閩寇范汝爲，轉戰討伐湖外衆盜賊。當時劉忠占據白面山，憑藉險要修築營壘。韓世忠討伐他們，距離賊營三十里擺開陣勢。解元獨自騎馬涉水逼近賊寨，四面觀察。賊寇利用山勢設置望樓，從高處向下看，派兵守護，在四面山上屯駐精兵，根據望樓的指揮而出戰。解元既已探明賊寨的情況，回去對韓世忠説："容易對付他們，如果奪取其望樓，他們就無計可施了。"韓世忠同意了。派解元率兵五百，中間的士兵揮舞長戟，兩邊的士兵手持弓箭，從山下衝上去，賊寇們無力抵擋。於是攻取了望樓，插上紅旗，四面同時發動進攻，賊寇於是被平定。解元改任爲相州觀察使。

紹興四年，金人、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决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户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

紹興四年，金軍、僞齊合兵入侵。韓世忠從鎮江奔赴揚州，命令解元屯駐承州。金軍已到近郊，解元估計敵軍第二天必至城下，派遣一百人埋伏在要路，一百人埋伏在嶽廟，自己率領四百人埋伏在路邊。命令道："待金軍過來，我當首先出擊掩殺，要路上的伏兵，看到我的令旗，就竪起旗幟嚴陣以待，金軍定會從嶽廟逃走，伏兵就從其背後出擊。"又决開河岸擋住敵軍歸路。金軍果然走城下，伏兵出擊，金軍進退無路，於是從嶽廟逃走，解元率兵追擊，擒獲一百四十八人，衹有二人逃脱。當時城中守軍不足三千，金軍萬户黑頭虎率兵直撲城下要求解元投降。解元將人馬埋伏起來，身穿便服出城，裝成投降的樣子。金軍稍有懈怠，一會兒伏兵殺出，擒獲黑頭虎。不久，金軍從四面會合而來，解元又將其擊敗，乘勝追擊數十里，金軍赴水而死的甚多。改任同州觀察使。紹興六年，跟隨韓世忠出兵下邳，以數百騎兵攻破敵軍伏兵，朝廷任命解元爲保順軍承宣使。

十年，略地淮陽，至劉冷莊，騎纔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争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

紹興十年，揮師淮陽，到劉冷莊，僅以三百騎兵，面對敵人騎兵數千。解元揮戈高呼，衆人競相奮戰，敵軍潰逃。一會兒敵人的援軍趕到，

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曲端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寨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

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柏林堡，斥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没。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略使席貢疾柏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

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吴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雍、耀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已奏乞回避，席貢別遣統制官

解元的後隊感到疑懼，解元回頭對他們說："有我在此，你們不必擔心。"衆人於是安心。轉戰從辰時直到午時，敵軍退去，列隊而還。加封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第二年，韓世忠被罷去兵權任樞密使，任命解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領其軍隊。又過一年，晋升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不久又任命其爲保信軍節度使。去世，時年五十四歲。追贈爲檢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其父曲渙，曾任左班殿直，後戰死。曲端三歲時，被授予三班借職。機敏知書，善於寫文章，富有韜略。歷任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寨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

西夏軍隊入侵涇原路，帥司調統制李庠抵禦，曲端也在派遣之中。李庠率部駐兵柏林堡，派出偵察戒備的士兵不謹慎，被夏軍突襲，軍隊大潰而散，曲端極力苦戰將敵擊敗，整頓軍隊返回。夏軍再次入侵，西安州、懷德軍相繼淪陷。鎮戎正處於敵人來路的要衝地帶，没有守將，經略使席貢嫉妒曲端在柏林堡之戰所立的戰功，奏請曲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將婁宿進攻陝西。二年正月，進入長安、鳳翔，關、隴地區極爲震恐。二月，各地抗金義軍興起，金軍從鞏州向東撤還。曲端當時在涇原整頓軍隊，招集流民潰卒，對經過此地的人都供給糧食，因此路不拾遺。金軍游騎侵入涇原境内，曲端派副將吴玠占據清溪嶺，同敵作戰并大敗敵人。曲端乘敵敗退之機，於是攻下秦州，而義兵已經收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從鳳翔歸來，曲端將其斬首。六月，曲端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王庶任龍圖閣待制，負責指揮陝西六路兵馬。於是任命曲端爲吉州團練使，任節制司都統制，曲端平素不願意隸屬王庶指揮。九月，金軍進攻陝西，王庶徵召曲端到雍、耀間會合，曲端推辭不接受命令。王庶以鄜延軍先到龍坊，曲端又聲稱已上奏請求迴避，席貢另派統制官龐世才

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爲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鯶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

率步兵騎兵一萬人前來會合。王庶對曲端無可奈何，衹好傳檄文給席貢勒令曲端還任舊職，派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赴耀州，別將王宗尹赴白水，并命令原州、慶州出兵作爲後援，王庶、席貢各自派遣偏將劉仕忠、寇鯶來同賀師範會合。王庶想前往耀州督戰，已經出發，會合龐世才部隊到邠州，曲端中途後悔未應王庶徵召，寫信告訴王庶，説自己已趕到軍前，王庶於是停止赴耀州督戰。賀師範輕視敵人不加戒備，在八公原突然和敵人遭遇，賀師範戰死，劉仕忠和寇鯶各自率兵退走，曲端於是得到涇原路兵權。

十一月，金諜知端、庶不協，并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説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吴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

十一月，金軍偵知曲端、王庶不和，集中兵力進攻鄜延。當時曲端統領涇原路全部精兵，駐扎在淳化。王庶每天送達公文催促曲端前進，又派使臣、進士前後十多人前往勸説曲端，曲端不聽。王庶知道事情緊急，又派遣屬官魚濤前往督師，曲端表面答應而實際上并没有前行的意思。權轉運判官張彬跟隨曲端軍負責後勤供應，詢問曲端出兵日期。曲端笑對張彬説："你看我所率領的部隊，與李綱救援太原的兵力誰强呢？"張彬説："你的不如李綱的兵力。"曲端説："李綱召集全國的軍隊，不加節制就前往，因此失敗。今天我的兵力不到一萬，如不幸失敗，那麽金軍騎兵就會長驅直入，陝西就會喪失了。我估量陝西全境和鄜延一路的輕重緩急，因此未敢立即行動，不如掃蕩敵人巢穴，攻敵必救之地。"於是派遣吴玠進攻華州，將其攻克。曲端親自率兵放棄蒲城不攻，率兵奔赴耀州的同官，又迂迴從邠州的三水同吴玠在襄樂會合。

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温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瓊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虚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

金軍急攻延安，王庶收集散亡士卒前往救援。温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瓊率領所部從興元出發，等到王庶到達甘泉，而延安已經失陷。王庶没有地方可去，將軍隊交付王瓊，自己率領一百多名騎兵和官屬奔赴襄樂慰問軍隊。王庶依然以節制身份看待曲端，打算讓他當自己的副手，曲端心中更加不滿。曲端號令一向嚴厲，進入軍壘的人，即使是權貴也不敢奔馳跑馬。王庶來到，曲端下令每座城門減掉其隨行騎兵的一半，到帳下時，衹剩下數騎。曲端依然騰出中軍

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

帳讓給王庶居住，王庶坐於帳中，曲端先穿着軍服來到庭中，接着同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一起到帳中拜見王庶。過了很長時間，曲端聲色俱厲，詢問王庶延安失守的情況，説："節制固然知道愛惜自身，而不知愛惜皇上的城池嗎?"王庶説："我數次命令你不服從，到底誰是愛惜自身的人?"曲端憤怒地説："在耀州我曾多次陳述有關軍事見解，没有一次被你采納，這是爲什麼?"於是起身回到自己的軍帳。王庶留在曲端軍中，整夜惶恐不安。

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説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

曲端想在軍中殺死王庶，吞并他的部隊。於是連夜來到寧州，拜見陝西撫諭使謝亮，勸他説："延安是五路襟喉之地，今已喪失，《春秋》記載大夫出兵在外可以專斷行事，請求誅殺王庶上報。"謝亮説："引經據典意有所指，今天以人臣的身份擅自把他誅殺在外，這是蠻横强暴，你如果要這樣做就自己去做。"曲端意圖受阻，又回到軍中。第二天，王庶會見曲端，説自己已上奏自劾請求處分。曲端拘留他的官屬，奪取他的節制使印章，王庶纔得以離去。

王瓔將兩軍在慶陽，端召之，瓔不應。會有告瓔過邠軍士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瓔，謂中孚曰："瓔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瓔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

王瓔率領兩軍在慶陽，曲端召見他，王瓔置之不理。適逢有人控告王瓔經過邠州時其部下劫掠百姓，曲端大怒，命令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王瓔，對張中孚説："王瓔不服從，就殺死他再回來。"張中孚到慶陽，王瓔已經離去，於是立即派兵攔擊他，追不上而作罷。

初，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吴玠襲斌擒之，端自襲宗諤殺之。

當初，叛賊史斌圍攻興元不能破城，率兵返回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引誘史斌到長安以分散他的兵力，想慢慢消滅他。曲端派吴玠襲擊并擒獲史斌，曲端親自率兵襲擊并殺死張宗諤。

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

建炎三年九月，曲端升任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當時延安剛剛被敵攻破，曲端不想離開涇原，於是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路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來後，朝廷聽説曲端曾想殺死王庶，懷疑他有叛變的意圖，於是召曲端回朝任御營司提舉，曲端心存疑慮不前去。議論者揚言曲端反叛，曲端没有辦法表明自己。恰逢張浚宣撫川、陝，入朝辭行，以全家老少一百口作擔保表明曲端没有反叛。張浚收羅延攬英雄豪傑，由

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

於曲端在陝西多次同敵人交鋒，打算依仗他的威名聲譽。張浚秉承皇帝旨意築壇，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曲端登壇接受禮拜，將士歡聲雷動。

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爲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并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鋭，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况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説。

張浚雖想使用曲端，但不清楚曲端的意向，派遣張彬以招募補充禁軍作藉口，到渭州觀察他。張彬見到曲端問道："你常常憂慮各路兵馬不能集中，財用不足；現在兵馬已經集中，財用已經齊備，婁宿以孤軍深入我境，我會合各路軍隊向他進攻并不困難。萬一粘罕集中兵力前來，怎麼對付他?"曲端説："不是這樣，兵法先比較敵我雙方情况，現在敵人可以戰勝，衹有婁宿孤軍一件事；但金軍將士精鋭，不減以前。我不能勝利，也衹有集中五路軍隊一事；但將士和從前没什麼不同。况且金軍因糧於我，我常處於被動，敵人常處於主動。當今應當反其道而行之，指揮軍隊占據險要之地，不時派出偏師擾亂金軍耕耘收穫。敵人不能耕種，必然到河東奪取糧食，這樣我就處於主動，敵人就處於被動，不到一二年時間敵人自己必然發生困弊，可以一舉殲滅。萬一輕舉妄動，必然留下無窮後患。"張彬將曲端的話上報，張浚没有采納曲端的意見。

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禄，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

建炎四年春，金軍進攻環慶，曲端派吴玠等人在彭原店抵禦，曲端自己率軍屯駐宜禄，吴玠開始取得勝利。不久金軍士氣復振，吴玠稍稍後退，曲端退駐涇州，金軍乘勝焚毁邠州後撤走。吴玠怨曲端不前去增援，曲端説吴玠前軍已敗，迫不得已後退占據險要以防止敵軍衝突，於是彈劾吴玠違背指揮。

是秋，兀术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争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

當年秋，兀术窺伺江、淮，張浚計議出兵以阻撓金軍勢頭。曲端説："平原曠野，敵人便於往來馳騁，而我軍未曾練習水戰。金軍來勢凶猛，難以同其争鋒，應當厲兵秣馬保衛邊疆，等待十年纔可以反擊。"曲端既與張浚不和，張浚於是集中以前對曲端的懷疑，最終以彭原之事罷免曲端兵權，讓他爲宫觀官，再貶爲海州團練副使，安置到萬州。

是年，浚爲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下令以

當年，張浚發起富平戰役，遭到失敗，誅殺趙哲，貶斥劉錫。張浚爲了收攏人心，下令因富

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敘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

紹興元年正月，敘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

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燴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

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并稱，而俊爲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顔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

平之戰，涇原軍隊出力最多，大軍退却之後，又最先集結起來，都是由於以前的統帥曲端訓練有方，改曲端爲左武大夫，居住興州。

紹興元年正月，又改曲端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遷徙到閬州。這時張浚將宣撫司從興州移到閬州，準備重新起用曲端。吴玠同曲端有怨仇，説如曲端再被任用，必然對張浚不利；王庶又從中離間。張浚采納了他們的意見，也畏懼曲端難以制服。曲端曾在柱子上題詩説："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王庶報告張浚，説曲端指責皇上，於是將曲端送到恭州監獄。

武將康隨曾經忤逆曲端，曲端鞭打他的脊背，因此康隨對曲端恨之入骨。張浚任命康隨提點夔路刑獄，曲端聽説後説："我這回死定了！"連呼幾聲"天"；曲端有匹坐騎名"鐵象"，一日能奔馳四百里，到這時又連呼幾聲"鐵象可惜"，然後到獄中自首。到了之後，康隨命令監獄官吏把曲端捆綁起來，堵住他的嘴，用火燒烤他。曲端乾渴請求飲水，給他酒，九竅流血而死，時年四十一歲。陝西士大夫無不爲之惋惜，士兵和民衆也都惆悵不滿，有不少人叛逃。張浚不久得罪朝廷，朝廷追復曲端爲宣州觀察使，謚號壯愍。

曲端有將帥的謀略，假如能讓他盡展自己的才能，前程不可限量。但是剛愎自用，恃才傲物，這是他遭受災禍的原因。

論曰：南渡的諸將以張、韓、劉、岳并稱於世，而張俊位居第一。然而考察其所行之事實，則有所不然。張俊作爲親信武臣，參與平定苗傅、劉正彦的叛亂，雖然有勤王之功，但既不能守住越州，又放棄四明，亦有不少過失。况且他依附秦檜主張議和，謀害岳飛，保全富貴，獻媚人主，他又該承擔什麼罪名呢？劉光世自恃身爲宿將，作戰怯懦退縮，不聽指揮調動，御下軍紀不嚴，終於導致酈瓊叛亂。又迎合秦檜的意圖，首先交出兵權，雖然得以壽終正寢，不爲君子所看重。此二人與韓世忠、岳飛相比差得太遠了。但張子蓋、張宗顔號稱張俊子弟，建立海州之

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功，取得泗州之捷，也足以值得稱道。王淵因統領護駕有功，於是驕傲自滿，失去將士的擁戴，自取滅亡。況且交結依托康履與劉光世如出一轍，不值得一提。解元開始由韓世忠而進身，其攻打城池曠野交戰，不曾戰敗，有可稱道的地方，不幸早逝，可惜啊！曲端剛愎自用，傲慢犯上，功勞尚未建立，動輒違抗調度，張浚殺他雖冤，也是咎由自取罷了。

宋史卷三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吕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乃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遍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

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掎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

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審金主亮已斃，所遇乃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親王佐，以才能和勇武著稱。王友直十二歲時，隨父出游，熟悉兵法。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背叛盟約，王友直結交豪傑，立志恢復失地。對他的手下説："權力能成事的原因，是由於權力歸於公正，對道理没什麽傷害。"於是假托朝廷制命自己爲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其餘的人任官各有等級，遍告州縣出兵救援朝廷。不久，得到數萬人，編爲十三軍，軍設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率。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攻克，安撫衆百姓，告訴他們用紹興年號。於是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名上奏朝廷，想領衆人回南方。當時金人還在揚州，長久没有答覆。

王友直將由壽春渡過淮河，路上迎接敕書，勉勵他們率領衆人打到敵人腹心，以掎角之勢互相爲援。授王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位任務各從舊，可以先行事後上奏。當時是三十二年正月一日。

很快就與敵人遭遇，相拒在淮北；敵兵越來越多，王友直馬上率領所屬部隊渡過淮河。很快清楚金主完顔亮已死，遇到的是回去的軍隊，後悔没襲擊他們。高宗在長江檢閲軍隊，在金陵接

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

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

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逾時即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黄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

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

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閲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宫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内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

見他，賞賜金帶、章服，賜贈及於二子。王友直耻於前功未成，自己陳述，改任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屬鎮江都統司。

過了四個月，詔令偕同統制張子蓋救援海州。剛交戰，王友直張開一面旗，大字寫着“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作爲自己的標志。偷偷地從小路繞到敵陣的背面，用他們的輜重，守住歸途的橋，左右靠水。張子蓋知道王友直已經乘機到敵後，指揮軍隊進攻，敵人潰逃，全部溺死，於是解圍。轉任宜州觀察使。

孝宗接受禪讓，王友直與統制宋寧多次出奇轉戰。張浚統領江、淮，見到他很高興，徵辟爲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軍侵犯邊境，宣諭使王之望命令以前軍防守昭關，王友直不到時間就出發。一同戍守的其他軍，敵人到了，就退保和州，王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黄山，聽到鼓梆聲，更加從容鎮定。

乾道元年，移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隨即改爲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當初，淮北之戰，王友直母子失散，到這時，經查訪找到，纔和妻李氏携二女從淮回來，賜給豐厚。又過了一年，任御前諸軍統制，請求爲祠禄官，皇上親筆詔書慰勞。四年，從京口入朝覲見，進升神、龍衛四厢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改任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决議派遣馬、步二司移駐重地，丞相虞允文想讓步司先出發，王友直請求讓馬司先行。等到馬帥李顯忠駐守金陵，王友直上奏馬軍經歷道途遷轉，疲乏斃命已很嚴重。傳旨免除調動步司。八年，轉爲承宣使，隨即任殿前副都指揮使。

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統領殿步司在茅灘大閲兵，鎧仗精而亮，號令熟練整齊。明年，升爲殿前指揮使，賞賜在中都的府第，賞賜平江田地，習射宴飲都參與。晚年安逸，軍政稍稍疏於約束，授宜州觀察使。很快罷免宫觀使，移居信州。因郊祀的恩典内遷，三次授宫觀官，復授武寧軍承宣使。去世，享年六十

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一歲，追復節度使，贈官檢校少保。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奸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脱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

李寶，河北人。曾陷入金軍之中，脱身從海道歸來。金主完顏亮背叛盟約，淮、浙奸民倪詢、梁簡等教金人造船，并且作嚮導。金命令蘇保衡在潞河造船。明年，任命蘇保衡爲統軍，率軍沿海道襲擊浙江。消息傳來，高宗對宰相説："李寶不久前因召見應對，詢問金方的事，如數家珍。況且一人脱身還朝，殿前答話没有一點害怕的樣子，這一定是個能幹的人。"於是授他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平江，命令他跟守臣監督海船抵禦敵軍。高宗問："有幾艘船?"回答説："堅固完整并能涉歷風濤的，有一百二十艘。""有多少兵?"回答説："僅有三千，都是閩、浙弓弩手，不是正規軍。旗幟甲仗也略備。情况緊急，我希望趕快出發。"賞賜李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數以萬計。

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伺敵動静虚實，毋誤。"公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争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 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

八月，到江陰，先派出他的兒子李公佐，對他説："你負責秘密偵察敵人的動静虚實，不要延誤。"李公佐受命，立即與將官邊士寧一起去。李寶將要出發，軍士争着説西北風力還强勁，迎着起程不利。李寶下令，敢破壞大計的人處斬。於是朝蘇州進發，在大洋上航行了三天，風非常大，船散開不能收攏。李寶情緒激昂地對左右的人説："天以此來試驗李寶嗎? 李寶心如鐵石，不會改變。"酹酒自己發誓，風立刻停止。第二天，散開的船又聚集到一起。

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

邊士寧從密州回來，得到敵人的消息非常詳細，并且説李公佐已經挾持魏勝得到海州。李寶高興地説："我的兒子不辜負你的父親了。"士兵鬥志百倍，催促衆人乘機進軍。適逢大風又起，海濤如山，李寶神色不變，風勢稍減，纔放船抵達東海。敵人已經聚集，圍住海州，旌旗綿延數十里。李寶指揮軍隊登岸，用劍畫地，命令説："這不再是我們的地方，力戰與否在於你們。"於是手握長矛向前行進，遇到敵人奮力作戰，將士異常勇猛，無不以一當十。敵人没能料到，很快

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畀勝，與俱發。

退兵離開了。魏勝出城迎接，李寶誇獎他的忠義，勉勵他共立功名，魏勝感動哭泣。於是停船犒勞兵士，派遣善辯之人去四處招納投降歸附的人，聲震山東。豪傑像王世修等人各自樹立旗幟，聚集義士勇夫，爭相響應援助，多的有數萬人。李寶列出他們姓名上報朝廷，檄文通告各部在密的膠西會合，命令李公佐把州事交給魏勝，跟着一起出發。

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柂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叠，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

到膠西石臼島，敵船已經出了海口，停泊唐島，相距僅一座山。當時北風很大，李寶向石臼神祈禱。隨即有風從柂樓吹來，像鐘鈴的聲音，大家都很振奮，操舟握刀等待作戰。敵方駕船的都是中原遺民，遠遠看見李寶的船，哄騙敵兵進入船裏，使他們不知道朝廷軍隊突然到來。風勢使船行駛迅疾，過山逼近敵兵，鼓聲陣陣震響，海濤奔騰。敵人大驚，牽石舉帆，帆都是油纈做成，横貫數里，風浪捲聚到一邊，困縛不能再前行。

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垠，脱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顔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李寶趕快命令火箭環射，箭射中的地方，烟焰即起，蔓延燒船數百艘。火没燒到的還想上前抵抗，李寶令壯士跳登敵船，用刀劍擊刺，把敵兵殺死在船中。其餘叫做簽軍的，全部是中原舊民，都登上島岸，脱下甲衣歸順，因此不殺他們。然而倉促之間，船不得靠岸，淹死的人非常多。俘獲大漢兵三千餘人，殺他們的統帥完顔鄭家奴等六人，捉住倪詢等上交朝廷，得到敵人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數以萬計。衆人不能帶走的物品，全部焚燒，大火四晝夜不滅。

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静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

李寶將要乘勢全殲敵兵，李公佐勸説阻止，認爲金主完顔亮剛渡淮，聽説通、泰已陷落，得遠失近，還有腹背受敵之憂。於是還軍駐兵東海，看情况作内外救援。派遣曹洋乘小船報捷。皇上高興地説："我獨用李寶，果然立功，成爲天下的先導。"下詔獎諭，寫"忠勇李寶"四字，作爲他的旗幟標記。任静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賞賜金器、玉帶。

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内變殺亮。向微唐

金主完顔亮聽説膠西戰敗，大怒，召集酋長們約定用三天渡長江，由於内變殺了金主完顔

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

亮。假如不是唐島的勝利，那麼金主完顏亮之死不知等到何時，錢唐會極危險。李寶的功勞是很大的。

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李寶的戰具精良，宰臣陳康伯選取他的長槍、克敵弓弩，使有關部門照樣復製。去世，贈官檢校少保。

成閔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韐爲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襲兀朮、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年，劉韐任真定帥，招募勇士抗擊金兵，成閔是他的部下。高宗即位，成閔率領數百騎兵到揚州。恰逢皇上南渡，韓世忠追殺苗傅及襲擊兀朮、討伐范汝爲，成閔都在軍中，又因力戰退敵，積功官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嘆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爲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游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

隨韓世忠入見皇上，韓世忠指着成閔說："我在南京，自認爲天下當先，假使當時見到此人，也要讓他一頭了。"皇上贊嘆并給予慰問和鼓勵。隨即因攻取海州有功，提拔爲磁州團練使。皇上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這時剛與金結盟，韓世忠停止用兵，召入任樞密使，詔令進任成閔棣州防禦使、殿前游奕軍統制，歷升爲保寧軍承宣使。

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寨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劍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

紹興二十四年，授慶遠軍節度使。稍後母親去世服喪，詔令起用復職，進贈他的母親爲鄭國夫人。金主完顏亮將要毀盟約，詔令成閔率領三萬禁軍鎮守武昌，命令湖北太守、漕司造寨屋三萬間來等待他們，發放折合帛米錢茶引共一百四十多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以備軍用，并賞賜金器、劍甲親自送走他們。成閔到鄂，不久，進兵駐於應城縣。

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己，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敵出不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

八月，任湖北、京西制置使，指揮兩路軍馬。九月，兼任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令回師援救淮西。成閔高興能回來，冒雨兼程奔赴建康，士兵多死在路上，朝廷供給犒勞軍隊的物品全歸了他自己，不給士兵。士兵有怨言，成閔就斬殺他們。不久，任淮東制置使，駐守鎮江。而後諫官說各路軍隊都聚集鎮江，恐怕敵人出其不意攻打上游，於是詔令成閔派遣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

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喏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

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閤門、内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

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援京師。

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脱。擢閤門祗候。俊置靖勝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濟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升統制。

紹興元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莽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亳、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

金主完顔亮死，成閔領兵渡江奔赴揚州。等到金人從盱眙渡淮北去，成閔列兵南岸，可以聽到軍士的應喏聲。金軍嘲笑道："轉告成太尉，有勞你們護送。"當時敵軍士氣已經喪失，每天擔心宋軍到來，抛棄兵甲、粟米堆積如山，各路軍隊多靠粟米給養。惟有成閔的士兵多是浙人，平常不吃粟，死的人很多。

成閔到了泗州，上奏已經收復淮東。很快入朝，凡是侍從、卿監、閤門、内侍，都有所賄賂。左正言劉度彈劾他，還破格任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很快又被御史論罪，罷免太尉，婺州居住處分，罷慶遠軍節度使。乾道初年，聽其自便，回湖州；不久下詔恢復節度使，統領鎮江各軍。九年，請求授祠禄官，退休，在平江建園宅。

淳熙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贈官開府儀同三司。兒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以才能勇武在崇政殿考試，授任河北隊將，駐守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建府署，發檄文讓他統率先鋒救援京城。

建炎元年，隨張俊討伐任城盗賊李昱，張俊的輕裝騎兵走在前面，遭遇埋伏，趙密奔馬射死數人，纔脱身。提拔爲閤門祗候。張俊建靖勝軍，讓趙密來統率。平定賊董青、趙萬、徐明等，因多次立功轉任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攻占揚州，士民跟隨皇帝渡江，有數萬人，趙密立於水邊，指揮船隻擺渡他們。苗傅之變，在臨平打敗赤心軍。金軍進犯明州，張俊派遣趙密和楊沂中與敵人展開殊死戰鬥，打敗了他們，進任武功大夫，升統制。

紹興元年，李成、馬進侵擾江、淮，張俊又派趙密大敗他們，李成、馬進都北逃。賞賜金帶，轉任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定張莽蕩，很快詔令入朝負責保衛。十年，金侵犯亳、宿，隨張俊駐合肥，出西路。當時水勢暴漲，經六晝夜纔到宿，與敵兵相遇，把他們打敗。

明年，敵分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宣州觀察使，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

海寇朱明暴横，密授張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

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爲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徹禁旅防守，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彦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和末，韐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韐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喪，除秘閣修撰、知池州。

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

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强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

第二年，敵人分兵侵犯滁、濠，趙密進兵攻打他們，并命令張守忠率五百騎出兵全椒縣，埋伏竹林之間，敵人産生懷疑，夜裏逃跑。趙密於是領兵出六丈河，斷敵人的歸路，又打敗他們。進升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很快授宣州觀察使，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

海寇朱明殘暴，趙密授給張守忠計謀説："大海和陸地不同，使他走投無路就得耗費日月相持，不是好的計策，關鍵在於安撫他罷了。"張守忠用他的計策，朱明投降。進升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因任職的年歲和勞績轉任太尉，授開府儀同三司。第二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出自己軍隊的酒坊六十六所，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幫助軍用，詔令嘉獎他。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爲奉朝請。

隆興二年，進官少保退休。隨即上報金又侵犯淮，詔令趙密再任殿前都指揮使。當初，敵人揚言從海上過來，朝廷議論選從官視察水師，撤去禁軍防守，趙密不被動摇，最後正像他所預料的。和議達成，罷爲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贈官少傅。

劉子羽字彦修，建州崇安人，資政殿學士劉韐的長子。宣和末年，劉韐爲浙東統帥，劉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輔佐他的父親。打敗睦賊，入朝掌管太府、太僕簿，升任衛尉丞。劉韐守真定，劉子羽被徵用爲隨從。逢金軍入侵，父子互相發誓死守，金人不能攻克而去，因此知名。任直秘閣。京城失守，劉韐戰死，免喪後，任秘閣修撰、池州知州。

給宰相寫信，論天下戰勢，應當以秦、隴爲根本。改任集英殿修撰、秦州知州。未去上任，召赴皇帝所在地，任樞密院檢詳文字。

建炎三年，大將范瓊在江西擁有强兵，召他不來，來了又不肯放棄兵權。知樞密院事張浚與

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

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

劉子羽密謀殺他。一天，命令張俊帶領一千兵渡江，好像防備其他强盜，使兵士都披甲而來。於是召張俊、范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他們設置飲食，飯後，幾個人互相看着還没有發動。劉子羽坐在廊下，怕范瓊察覺，拿着黃紙快步上前，舉着指揮范瓊說："跪下，皇上有令，將軍可以到大理寺答對。"范瓊愕然不知怎麽做，劉子羽示意左右的人把他圍住抓入車中，以張俊的兵護衛，送進監獄。劉光世出來安撫范瓊的部下，數説范瓊在圍城時附和金人逼迫二帝出走的罪狀。并且說："殺的不過是范瓊，你們是天子親自帶領的兵士。"衆人都放下刀說："遵命。"有旨令他們分別隸屬御營五軍，頃刻之間就安定下來。范瓊最後被殺。張浚因此認爲他才能非凡。

張浚宣撫川、陝，徵召劉子羽參議軍事。到秦州，設幕府，指揮五路諸將，規定五年之後出兵。第二年，任徽猷閣待制。金軍窺伺江、淮情況緊急，張浚認爲禁衛人少兵弱，考慮分散阻撓他們兵勢的謀略，於是合五路進軍。劉子羽認爲不是根本之計，有爭議。張浚說："我難道不知道這個嗎？但現在東南戰事正急，不得不這樣做。"於是北上到了富平，與金軍相遇，戰鬥進行得不順利。金軍乘勝向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爲震動。

下屬官中有人建議把治所遷到夔州，劉子羽叱責他說："孺子該殺！四川是全盛之地，敵人想入侵有很長時間了，僅是因爲川口有鐵山、棧道的險隘，不敢很快窺伺罷了。現在不堅守，縱容敵人深入，而我們處在偏僻的夔、峽，不能與關中互相聲援，進退失策，後悔都來不及。如今幸好敵人正肆意掠奪，還没有逼近州城。宣撫司應留駐興州，對外維係關中的希望，對內安定全蜀地的心情；迅速派遣官屬出關，召集諸將，收集散逃士兵，分布險隘，堅固壁壘，觀察時機而行動。或許還可以補救前面的過失而又能贖後面的錯誤，怎麽能説這種話呢？"張浚贊同劉子羽的話，而參佐們没有敢出行的。劉子羽便自己請求奉命北出，又單槍匹馬到秦州，召集逃亡的將

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吴玠栅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領。逃亡將領聽完命令非常高興，都帶着自己的士兵來會合。劉子羽命令吴玠在和尚原築栅欄，守住大散關，而分兵防守各個要塞。金知道有防備，領兵離開。

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内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彦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

第二年，金又聚兵來進攻，再次被吴玠打敗。張浚把治所移到閬州，劉子羽請求獨自留在河池，調度監督衆將，以通内外聲援，張浚答應了他的要求。第三年，吴玠以秦鳳經略使駐守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鎮撫使駐守金州。兩鎮都鬧饑荒，興元帥臣停止買入糧食，二鎮糧荒。吴玠、王彦都希望劉子羽守漢中，張浚便秉承皇帝旨意授劉子羽爲利州路經略使兼興元府知府。劉子羽到漢中，通商送糧，二鎮於是安定。任寶文閣直學士。

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彦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

當年冬，金軍進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彦失守，退保石泉。劉子羽趕快移兵守饒風嶺，派人急告吴玠。吴玠非常震驚，立刻越境向東，日夜奔馳三百里到饒風，列營抵抗守嶺。金軍全力往上攻，死傷的人堆積如山，另外招募敢死之士，由小路從祖溪關進去，在吴玠的後面繞出。吴玠急速請劉子羽離開，劉子羽不同意，反而留吴玠一起守定軍山，吴玠認爲困難，於是往西而去。

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别。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劉子羽燒了興元，退守三泉縣，隨從士兵不到三百人，他和士兵取草芽、樹皮吃，給吴玠寫信訣别。吴玠當時在仙人關，他的愛將楊政在軍門大喊道："節使不能對不起劉待制，不然的話，像我楊政這樣的人也要離開節使而去了。"吴玠於是從小道會合劉子羽，劉子羽挽留吴玠一起守三泉。吴玠説："關外是蜀的門户，不能輕易放棄。"又去守住仙人關。劉子羽認爲潭毒山山形陡峻峭拔，上面寬平有水，於是修築壁壘，十六天就完工。金軍已經到了，距離軍營十多里。劉子羽靠着便椅，坐在營壘口。衆將領哭着稟告説："這兒不是待制坐的地方。"劉子羽説："我今天死在這裏。"敵人不久便引兵離去。

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

自從金軍進入梁、洋，四蜀又大爲震動。張浚想轉到潼川，劉子羽給張浚寫信，説自己在此鎮守，金軍肯定不能南來，張浚於是作罷。撒離曷從斜谷向北離去，劉子羽打算在武休截擊他，

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饋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

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衄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吴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悦，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

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彦詩同撫諭川、陝。時吴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并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彦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七年，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

未趕上，撤離曷回到鳳翔，派十人拿着信和旗來招降劉子羽，劉子羽把他們都殺死，却留下其中一人，放他回去，說："給我告訴賊，想來就來，我惟有一死，有什麽可以招降的！"在此之前，劉子羽事先把梁、洋公私的積蓄遷移，到這時，金軍深入，供給跟不上，又腹背受劉子羽、吴玠的夾攻，死傷十有五六，瘟疫又發作，很快逃走。劉子羽出兵突然襲擊，墜落溪澗死的金兵不計其數，其餘不能自拔的敵兵，全部投降。

開始，金軍攻蜀，所選的士兵千人取百，百人取十；打仗披戴重鎧，登山攻險，每當一人上前，就有二人跟在他後面，前者死了，後者披戴他的鎧甲前進，又死，就又代替他，他們制定一定攻取的計策就是這樣的。張浚雖是敗軍，最終保全蜀地，劉子羽之力居多。劉子羽回到興元。四年，因富平之戰獲罪，和張浚都被罷職。不久被諫官論罪，降授單州團練副使，安置白州處分。

新任川、陝宣撫副使吴玠，開始爲副將，還不知名。惟獨劉子羽認爲他是奇才，跟張浚說了，張浚和他談話後非常高興，讓他總領各位將領。到此時，上疏列舉劉子羽的功勞，請納還旌節來贖他的罪。下詔聽任劉子羽自便。第二年，恢復原官，提舉江州太平觀。

張浚回到朝廷，商議合兵大舉進攻，然後請求召入劉子羽，命令他領旨到西面率兵，以集英殿修撰爲鄂州知州。不久，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彦詩一起安撫川、陝。當時吴玠多次説軍前缺糧，因此命令劉子羽見吴玠并告知皇帝的旨意，并且跟都轉運使趙開商量事情，一起考察邊境防備的虛實上報朝廷，這時是五年冬。第二年秋，與熊彦詩一同回朝。劉子羽說："金軍還不可以圖謀，應該增兵屯田，以等待機會。"當時張浚認爲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怠慢不恭，秘密上奏請求罷免他，而把他的兵交給劉子羽。劉子羽推辭不受，就以徽猷閣待制爲泉州知州。

七年，淮西酈瓊叛亂，張浚罷免相職。八年，御史常同彈劾劉子羽十條罪狀，皇上批示"安置白州"。趙鼎說："章疏中談到勾結吴玠一

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皋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

十六年，卒。子珙，自有傳。吏部郎朱松以子熹托子羽，子羽與弟子翬篤教之，異時卒爲大儒云。

事，現在正依靠吳玠，恐怕自己不能安心。”常同再次上疏，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推薦劉子羽恢復原來的官位，爲鎮江府知府兼沿江安撫使。金軍入侵，劉子羽建議轉移堅壁清野，淮東的人，都遷到鎮江，用恩惠和信義安撫他們，雖然兵民雜居，却不敢互相侵犯。然而金軍却没來，張浚問劉子羽，劉子羽說：“以前金兵入侵，如風雨飄忽不定，現在遲遲不來，一定有别的意圖。”大概金軍因柘皋的失敗，想急於求和。不久，果然派使者來議和。恢復徽猷閣待制。秦檜示意諫官建議皇上罷免劉子羽，又提舉太平觀。

十六年，去世。兒子劉珙，本書另有傳。吏部郎朱松把兒子朱熹托付給劉子羽，劉子羽和弟弟劉子翬認真教導他，後來終於成爲大儒。

呂祉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

紹興元年，盜起湖南北，爲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逾年盜平。進直秘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

三年，升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

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鋭卒在高郵。金既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爲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祉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年，自太學上舍入仕。建炎二年，任右正言，因論事觸犯宰相，通判明州。

紹興元年，强盜在湖南、湖北起事，呂祉爲荆湖提刑，呂祉到任以後，招降捕捉有方，過了一年强盜被平定。進任直秘閣，很快召他到皇帝所在地。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要帶兵出征，徵召呂祉商議軍事，任直徽猷閣，充任參議官，推辭不去。

三年，升爲直龍圖閣、建康府知府。呂祉上任後，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同商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獻上，大略說：“在東南立國，應當聯絡淮甸、荆、蜀的勢力，現在臨安位於偏僻的海隅，移駕江上，然後可以聯係南北離散之心。”

四年冬，金兵攻淮，江左戒嚴，惟獨韓世忠率領精兵在高郵。金占領漣水後，攻占山陽、盱眙，接着侵犯承州。呂祉上奏章說：“應當派兵援救韓世忠。”然而援兵不到，韓世忠退保鎮江。呂祉再次上書說：“把江北置之度外，不是任命統帥安撫兩淮的意思，又怕失去中原人心。祇應迅速派遣各位將領，并乞求皇上親自統率六軍，

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

可以上下同心協力，不戰而勝。”於是皇上下詔親征。皇帝到平江，金軍退走。

五年，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祉獨抗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祉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升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

五年，召入任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很快任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給事中。六年，改任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隨即改任吏部侍郎。劉豫分路入侵，當時皇帝駐在平江，有人請求回臨安，并且下令守江防海。惟獨吕祉反對說：“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能急於退却而示弱。”劉麟手下十萬人，已到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想移兵駐太平州，軍隊已經出發，這纔命令吕祉驅車到軍前，監督他們回來。七年，升任兵部尚書，升督府參謀軍事，到淮西安撫各路軍馬。

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爲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祉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略，况此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

張浚因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免了他，然後命令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任都統制，又讓統制官酈瓊爲他的副職。酈瓊與王德素來不和，吕祉回到朝廷，酈瓊和王德到都督府和御史臺互相告狀，於是命令王德回建康，把他的軍隊隸屬都督府。八月，又命令吕祉去廬州指揮他們。吕祉到了廬州，酈瓊等人又告王德。吕祉告訴他們說：“如果認爲你們說的對，那就是大欺騙。但張丞相喜歡人能向前，如果真能立功，即便有大的過錯也寬大不計，更何況這小怨呢？一定盡力爲各位申辯，保證没有别的顧慮。”酈瓊等人感動哭泣。

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全

事情稍微平定，吕祉就秘密上奏請求罷免酈瓊及統制官靳賽的兵權。他的書吏泄露給酈瓊，酈瓊叫人攔阻吕祉所派遞送文書的驛車，全獲吕祉所說，非常忿恨。適逢朝廷命令張俊任淮西宣撫使，在盱眙設官署；楊存中任淮西制置使，劉錡是副職，在廬州設官署；召酈瓊奔赴皇帝所在地。酈瓊害怕，於是反叛。衆將領早晨拜見吕祉，坐穩後，酈瓊從衣袖裏拿出文書，給中軍統制官張璟看并說：“衆兵官有什麽罪，張統制竟然把這樣的事告知朝廷？”吕祉見狀大爲震驚，想返身逃走，來不及跑，就被酈瓊抓住。張璟與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遇難。酈瓊於

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駡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摇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

是率領全軍四萬人渡淮投降劉豫，擁着吕祉駐兵三塔，距離淮三十里。吕祉下馬説："劉豫是叛逆之臣，我怎能見他?"衆人逼吕祉上馬，吕祉駡道："死就死在這裏!"又對他的手下説："劉豫是逆臣，你們軍中難道没有英雄，就跟酈瓊去嗎?"衆人很受感動，共有一千多人環立不走。酈瓊怕動摇軍心，趕快鞭馬先渡河，吕祉遇害。

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吴中者，其妻吴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當時有人得到吕祉束髮的帛帶回吴中，他的妻子吴氏用帛自縊來殉葬，聽説此事的人都很同情。慶元年間，下詔立廟賜匾，以表彰他的忠心。

胡世將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晋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倅，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晋陵人。胡宿的曾孫。崇寧五年進士及第。范汝爲寇掠閩時，胡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經平定范汝爲。改任尚書右司員外郎，又改任起居郎，升爲中書舍人，賞賜三品朝服，兼任修政局。因被論奏而獲罪被罷官授祠禄官。不久，授徽猷閣待制、鎮江府知府，召入任禮部侍郎，改爲刑部侍郎，出朝爲洪州知州，兼任江西安撫、制置使。適值建昌發生兵變，殺了太守及副職，環城固守以反叛，胡世將自行發兵討伐平定叛亂。任兵部侍郎，又爲鎮江知府。

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吴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餉運，溯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

不久，召入任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又改爲兵部侍郎。很快以樞密直學士出朝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宣撫吴玠因軍中無糧，上奏求援接連不斷。胡世將受命入境後，約吴玠見面商議。蜀的軍糧運輸，逆嘉陵江而上千餘里，半年纔到。於是上奏使用轉搬摺運的方法，軍中儲備稍微充實，公私都有利。

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爲寳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絶，乃遣大將吴璘、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

紹興九年，吴玠去世，任命胡世將爲寳文閣學士、宣撫川、陝。當時關陝剛剛收復，朝廷分軍移駐熙、秦、鄜延各道。第二年夏，金軍攻克同州，進入長安，各路都受到震動。蜀兵已經分散，聲援幾乎斷絶，於是派大將吴璘、田晟出兵鳳翔，郭浩出兵奉天，楊政由赤谷回河池。不幾

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

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天，吴璘在石壁及扶風獲勝，金軍徘徊不敢過隴，分屯的軍隊得以全部歸來。下詔授端明殿學士。

十一年秋，朝廷又出兵。正值母喪，下令喪期未滿而起用復職。於是收復隴州，攻下岐下各屯，又得華、虢，兵威稍振。不久，頭部生瘡。授資政殿學士退休，待遇同簽書樞密院事。去世，享年五十八歲，命令有關部門辦理喪葬之事。

鄭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

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争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

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吴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吴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内，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

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吴玠升檢校少師來謝，語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進士甲科及第，歷任監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鄭剛中由秦檜推薦給朝廷，秦檜主張和議，鄭剛中不敢表明看法。調爲宗正少卿，請求離去，不允許，改任秘書少監。

金歸還侵占的疆土，秦檜派遣鄭剛中任宣諭司參謀官；回來後，任禮部侍郎。又派遣鄭剛中任川、陝宣諭使，告知衆將停戰，很快充任陝西分劃地界使。金派烏陵贊謨入境，想全部索要階、成、岷、鳳、秦、商六州，鄭剛中力争不答應；又想暫且索取商、秦，在大散關立界，鄭剛中又堅決不答應。繼續擔任川、陝宣撫副使。

兀术派人極力要求得到和尚原，鄭剛中怕敗壞和好，認爲和尚原從紹興四年以後不屬吴玠轄地，於是割讓秦、商的一半，捨棄和尚原給金。朝廷命令鄭剛中去掉"陝"字，爲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治理蜀，很有策略。宣撫司從前在綿、閬之間，到胡世將代替吴玠時，就設在河池，糧餉供應不上。鄭剛中上奏：利州在潭毒關内，與興、洋各關聲援相接，請求把官署搬到利州。從此節省百萬費用。鄭剛中一到，就想遷移一軍去屯田，大將楊政不聽從，叫來楊政對他説："我雖是一介書生，但不怕死！"聲色俱厲，楊政馬上服從命令。

都統每次來謁見，必須在庭中參禮後就座。吴玠升爲檢校少師來謝恩，告訴守門吏，要求施予平等的禮節。鄭剛中説："少師雖然尊貴，但還是都統制，假使改變常禮，這是廢棄軍容。"

行禮如故。

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吴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彦、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命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内郡，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

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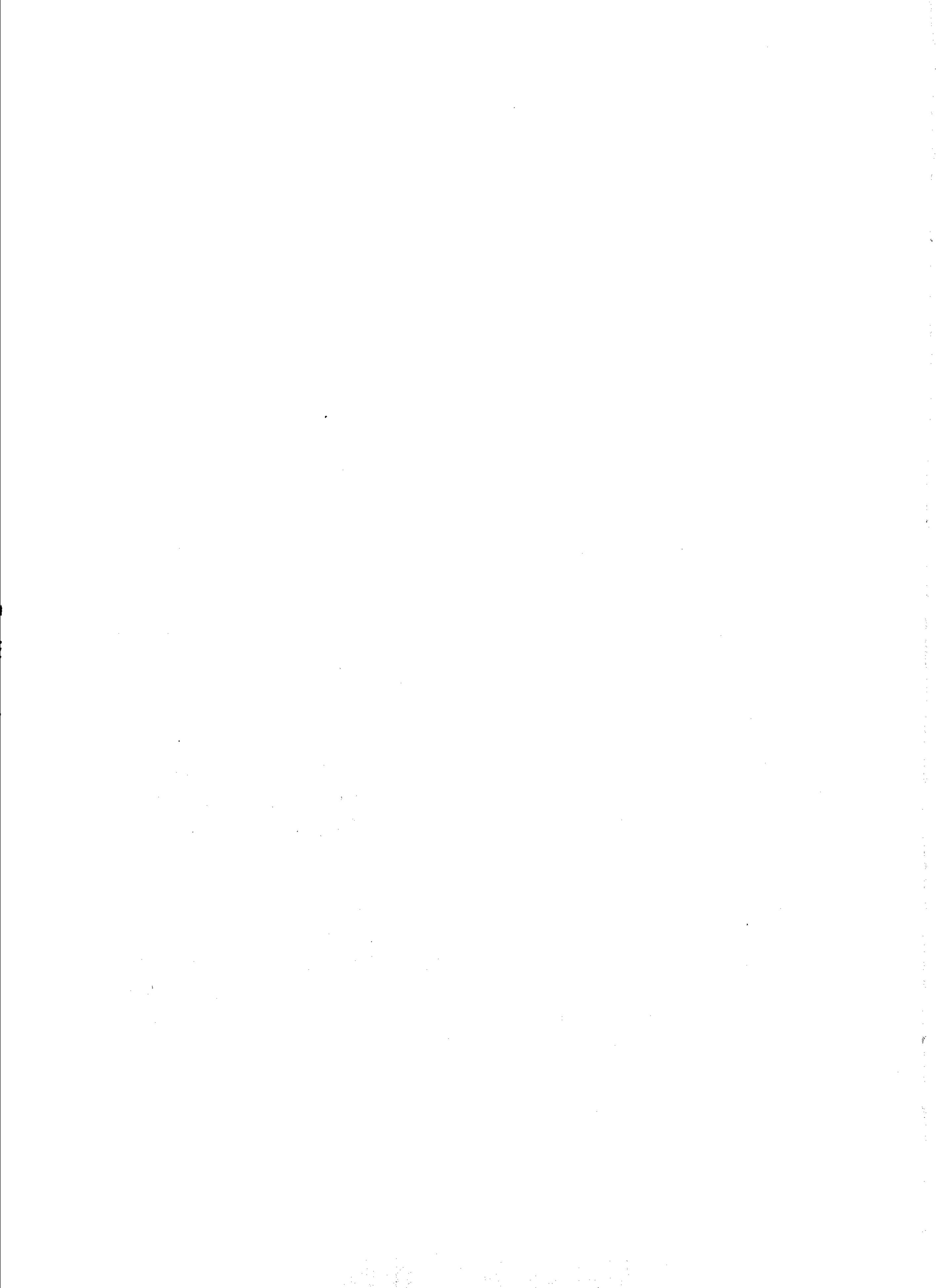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吕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殁，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行禮像以前一樣。

上奏免除四川雜税，又請求減少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的激賞錢。當時鄭剛中在階、成二州營田，到秦州邊界，共有三千餘頃，年收入十八萬斛。在此之前，川口屯兵十萬，分别隸屬三大將：吴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都有主帥的符節；而統制官成州知州王彦、階州知州姚仲、西和州知州程俊、鳳州知州楊從儀也兼任沿邊安撫使。鄭剛中請求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州爲東路，在興元府設治所，命令楊政任安撫使；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在興州設治所，命吴璘任安撫使；又命郭浩任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衆副將兼任安撫使的都罷免。聽從他的建議。解除夔路酒禁，恢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那時軍已經取消，轉移到内州屯田，鄭剛中説每路各有漕司，都漕應罷免。建議被采納。

秦檜惱怒鄭剛中在蜀獨斷專行，命令侍御史汪勃上奏請求設四川財賦總領官，由趙不棄擔任，不屬宣撫司。趙不棄將文書送宣撫司，鄭剛中很生氣，因此有了嫌隙。趙不棄極力尋求鄭剛中秘事告訴秦檜，秦檜假裝召趙不棄回來，順便召鄭剛中。鄭剛中告訴别人説："孤獨危險的迹象，惟有靠皇上知道了。"秦檜聽説後更加生氣，於是罷免他，責降桂陽軍居住；再降爲濠州團練副使，安置復州處分；再移到封州，去世。

論曰：從紹興和議達成以來，材武善謀之士，無施展才能之地。像王友直假托朝命而發兵，李寶立功膠西，成閔、趙密都足以斬將拔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吕祉不降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都中途而死，因此可知宋是不能復興的。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爲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慶國。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進士及第，多次升官至吏部侍郎。因事獲罪，降爲鄆州知州，然後又召回任用。政和六年，授爲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授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封慶國公。

始，時中嘗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圜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秘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

起初，白時中曾任春官，皇帝下令編撰整理天下所上報的吉祥符瑞，有文字不能完全表述的，繪畫進獻。白時中獻上《政和瑞應記》和《贊》。當太宰時，上表祝賀翔鶴、霞光等事。在圜丘祭天的儀式完畢後，上奏說吉利的氣象充滿感應，前所未有，請求交付秘書省宣布皇上的詔諭。當時燕山每天報告危急，然而白時中却安然處之而不憂慮。金軍進攻，京城修建防守設施，白時中對宇文粹中說："萬事須要親身經歷，如果不是你看見守城的事情，我們怎能知道前後的經過呢?"

欽宗即位，召大臣决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是以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欽宗即位，召集大臣决定守京城的計策，問誰能帶兵。李綱說："朝廷用高爵厚祿來蓄養大臣，是因爲將在有事的時候用他們。白時中等人雖然是書生，然而安撫將士去抵抗敵人鋒芒，是他們的職責。"白時中勃然大怒說："李綱莫非能帶兵出去作戰嗎?"李綱說："陛下假如用臣，應當以死相報。"於是任命李綱爲右丞，充任守禦使。白時中很快被罷免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彈劾白時中懦弱無能，皇帝下詔撤銷職名。不久，去世。

徐處仁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黄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黄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决如流，囚繫常空。進户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

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宫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宫。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

徽宗訪以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横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進士甲科及第，任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反叛，徐處仁入峒，表示恩惠信義，蠻人感動哭泣，發誓不再反叛。爲濟州金鄉縣知縣。因爲推薦被召見，徽宗問京東收成的情況，徐處仁用旱蝗來回答。問他："城鎮有盜賊嗎?"回答説："有。"皇上認爲徐處仁不欺騙他，任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當時初設算學，議論從誰開始時，有人把孔子稱贊《易》作爲數學的開端。徐處仁説："仲尼的學説是非常完備的，不是專門學科所能比的。黄帝迎日推策，是數學的開始，以黄帝爲祖是合適的。"提拔爲監察御史，改任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决如流，囚犯常空。進任户部尚書，繼任中大夫、尚書右丞。母親去世服喪，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爲青州知州，改爲永興軍知軍。

童貫出使陝西，想平抑物價，徐處仁認爲不應當，説："此令一傳，買賣就不能進行，而積藏貨物的不拿出貨物來，名義上是平價，實際上是漲價。"轉運使迎合童貫的意思，彈劾他阻止德政舉措，提倡異論，侵辱使臣。詔令徐處仁回朝廷。很快改爲河陽知府，罷職爲蘄州知州。很久，以顯謨閣直學士爲潁昌府知府。有得罪宫中人的百姓，雖然遇赦也不赦免，徐處仁却替他稟奏皇上。童貫趁機排擠他，削奪職位，提舉鴻慶宫。恢復延康殿學士、汝州知州，再次奉鴻慶祠、徐州知州，召入任醴泉觀使。

徽宗詢問天下事，徐處仁回答説："天下大勢在兵和民，現在除了水旱之外，賦役繁重，公私凋敝，兵民都貧困，不趁現在謀劃，以後將有圖謀不完的事。"皇上説："如果不是你，我聽不到這些話。"第二天，任侍讀。進讀完畢，接着昨天的話題，徐處仁説："從前周讓冢宰掌握國家財政，在年末時，總合朝廷一年財用的數目，量入爲出，節省浮費，停止横徵暴斂，百姓富足，軍需儲備必定豐厚。"皇上稱好，下詔設裕民局討論振兵富民的方法。蔡京不高興，進諫

不悦，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

方臘爲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脱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于朝，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即大開城門，徹牙内甲兵，人情遂安。

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禦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籙宫使，特升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

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鋭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潜藩，不當棄。"與吴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

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既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汹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迄二聖還宫，部伍肅然。

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

說："現在設局叫'裕民'，難道平時是不裕民嗎?"於是停止設局，徐處仁出朝爲揚州知州。不久，因病爲祠禄官回南都。

方臘作亂，徐處仁急見留守薛昂，謀劃守戰的策略。因而對薛昂說："睢陽護衛江、淮，是國家受命的地方，如果有非常情況，我幫助你死守。"這話上聞朝廷，起用他爲應天尹。河北有盜寇，改任大名尹。前尹王革殘忍又怯懦，盜寇無論輕重都被處死，稍有緊急情況，就關閉城門用兵自衛。徐處仁到後，立即大開城門，撤掉牙内甲兵，人心於是安定下來。

徽宗賜手詔說："金人雖然約和，然而狼子野心，容易受煽動而變化，如果有應當實行的事要上奏。"徐處仁獻上《備邊禦戎》十策。進官觀文殿學士，召入任寶籙宫使，特旨升爲大學士。按照舊的體制，觀文殿大學士不是宰相不授任，前二府能够授任，是從徐處仁開始的。

欽宗即位，金軍侵犯京城，徐處仁儲存糧食作準備，聚集精兵上萬人爲朝廷效勞；上奏乞求皇上下詔親征，以伸張國威。奏書到時，朝廷恰好下親征詔書，任命李綱爲行營使。立即把奏書轉給李綱，講防禦策略。金人請求講和後就回去，徐處仁上奏說應當在濬、滑埋伏軍隊，在敵人渡河時襲擊他們，一定能成功。召入徐處仁任中書侍郎。入朝見皇帝，欽宗問他割讓三鎮的事情，徐處仁說："國家不强要受侵犯，况且定武是陛下的原王府，不應放棄。"和吴敏之議相合。吴敏推薦徐處仁可以任宰相，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童貫的勝捷軍保衛徽宗東巡，童貫被貶後，軍士有惡言惡語。徽宗將要回朝，京城人恐懼不安，有的人請求防備。徐處仁說："陛下仁愛孝道，每天想着侍奉，駕車西還，天下大慶，應當在郊外迎接并恭賀。軍士亂說，臣請求親自負責此事。"於是讓徐處仁爲扈駕禮儀使，統率禁旅到郊外，等到徽宗、欽宗回宫，軍隊聽命。

當初，徐處仁任右丞，說："六曹正副長官，都是從前執政的人選，而部裏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决定，都要稟報朝廷下命令。人的才能不可能頓

頓異，豈有前不能决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决之，有例以例决之，無條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

時有變化，豈有以前不能決定一事而後來可以一起執政的人呢？請求下詔從現在開始尚書、侍郎不能動不動把事情推給上面，有條文的按條文裁決，有事例的按事例裁決，沒有條文事例的酌情裁決；不能裁決的，申報尚書省。”正好徐處仁因服喪離職，結果未能實行，等他掌管國事，終於上奏得以實施。

聶山爲户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宫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

聶山任户部尚書兼開封尹，庫裏有美珠，聶山偷偷告訴寧德宫宦官，用特旨取出。徐處仁上奏：“陛下借鑒近來的禍患，凡事一定要三思而行。現在用珠給道君太上皇后祝壽，雖是小事，又是好事；然而開了這個頭，那麼以前要求許給俸禄的人又會放縱，臣替陛下感到痛惜。”於是治主藏官吏的罪。

處仁言論，初與吴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争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宫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宫。高宗即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

徐處仁的言論，開始跟吴敏、李綱一致，很快也有不同的見解。曾與吴敏争論事情，擲筆打中吴敏的面部，鼻子和額部都黑了。唐恪、耿南仲、聶山想擠走他們二人來取代他們的職位，諷勸諫官議論此事，徐處仁和吴敏都被罷免，徐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宫使。很快爲東平府知府，提舉崇福宫。高宗即位，起用他任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在州去世。

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爲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奸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徐處仁在宣和年間，多次請求寬鬆民力以消除盜賊。任大名尹，以剛正廉潔聞名。等他成了首相，没有大的建樹，正要進言説金人出境，社稷再次安定，都由於皇帝德行勤儉，以致有天人相助。种師道請求會集各路軍兵駐在河陽各州，防備金人秋天進攻，徐處仁説金兵豈能再來，不應先自擾以示弱。南都被圍時，徐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控他是奸細，殺了他的長子徐庚。幼子徐度，爲吏部侍郎。

馮澥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親馮山，熙寧末年，任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推薦他作臺官，不去，隱居二十年，范祖禹向朝廷推薦他，官終祠部郎中。馮澥進士及第，歷任官職後升爲朝官，因進諫再次被貶。

靖康元年，澥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澥

靖康元年，馮澥任左諫議大夫。金軍包圍太原。朝廷任命李綱宣撫兩河，馮澥上奏罷免他。

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自康邸出使，除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爲報謝使，澥與曹輔以樞密爲副，留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歸，以澥康邸舊臣，命爲奉迎使，爲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澥嘗污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金人要挾割讓三鎮，高宗從康王府出使，任馮澥知樞密院事，充任副使，結果没有去，很快任尚書左丞。金兵侵犯京城，皇帝下詔宗室郡王任報謝使，馮澥與曹輔以樞密任副使，在金營停留三天後回來，詔令暫權門下侍郎。欽宗到金營，馮澥隨從。張邦昌被金立爲僞帝，與馮澥有故交，取他回來，因爲馮澥是康王府舊臣，命他爲奉迎使，任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年，任資政殿學士、潼川府知府。諫官論馮澥曾任僞命受玷污，奪去職位，不久恢復官職。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退休，去世。

澥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離，澥力振其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馮澥作文章師法蘇軾，議論西邊的事情和蔡京結仇。州人張庭堅因進諫被貶斥到象州而死，妻子兒女流離，馮澥極力拯救他的家，等到進了諫省，上奏授官給他的一個兒子。但他論説主張繼承熙寧、元豐、紹聖三朝，又排斥鄒浩、李綱、楊時，君子輕視他。

王倫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王旦弟弟王勗的玄孫。家境貧寒而没有什麽作爲，行爲任俠，往來京、洛之間，屢次犯法，都幸免處分。汴京失守，欽宗到宣德門，都城裏的人喧呼不止，王倫趁勢直接到皇帝面前説："我能制服他們。"欽宗解下所佩帶的夏國寶劍賜給他，王倫説："臣没有官職，怎麽鎮壓?"於是自己推薦有才能。欽宗拿一張紙寫道："王倫可以任兵部侍郎。"王倫下樓，挾持幾個惡少，傳達聖旨安撫平定，都人於是平息下來。宰相何㮚認爲王倫是小人，没有功名，授任官職太高，上奏補爲修職郎，斥責不用。

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宫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

建炎元年，挑選能隨機交涉應對的人出使金，慰問兩帝起居的情况，升任朝奉郎，臨時以刑部侍郎之名，充任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任副職，拜見金左副元帥宗維商議事情，金扣留他們不讓回來。

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黄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黄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宫始知高宗已即位

有個商人陳忠，偷偷告訴王倫二帝在黄龍府，王倫於是和朱弁及洪皓以金子賄賂陳忠前往黄龍府秘密通報他們的意圖，從此二帝纔知道高

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并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决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

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侄。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

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宫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黄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

宗已經即帝位。很久後，粘罕派烏陵思謀到驛站見王倫，談到契丹當時的事情。王倫說："海上之盟，兩國相約爲兄弟，萬世不變。雲中戰役，我國慰勞軍隊，贊助促成功業。貴國的臣下，曾想舉兵南來，先帝照顧結盟之好，不答應。其後舉兵來禍害我國，果真是先帝的意思嗎？况且自古就分南北，我國皇上恭敬勤勞，英俊并用，期望復古。何不考慮長遠的謀劃，還我二帝、太母，恢復我們的國土，使南北不陷入生靈塗炭，也足以告慰先帝在天之靈，希望掌權者贊同。"烏陵思謀沉思道："你的話是對的，我回去一定全都轉達。"不久粘罕來到，說："近來貴國派使臣來，問他們的意圖，多數不能回答。烏陵思謀傳達侍郎的話說想議和，肯定不是江南的實情，而是侍郎自己持這言論罷了。"王倫說："出使都有指示，不然來做什麽呢？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也能勝人，請元帥明察。"粘罕不回答。此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爲使者，都被拘留。

紹興二年，粘罕忽然到館中與王倫議和，放他回去通報。當年秋，王倫到了臨安，見皇上，談及金人真假情况非常熟悉，皇帝優厚獎賞他。任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授官給他的二弟一侄。當時正用兵討伐劉豫，和議中斷。三年，韓肖胄出使金回來，金派李永壽、王詡隨後到來。這兩個人傲慢無禮，讓王倫充任伴使，王倫給他們講雲中舊事，傲慢稍减，於是拜受詔書。事情完畢，王倫又請求作祠禄官。劉光世請求王倫參與商議軍事，推辭。宰相趙鼎請求召王倫到都堂稟報他的建議，王倫陳述進取的計策，不符合旨意，又請求作祠禄官。

七年春，徽宗和寧德后的訃告傳到，又任命王倫爲徽猷閣待制，臨時以直學士之名，充任迎奉梓宫使，以朝請郎高公繪爲副使。入朝辭行，皇帝讓王倫對金左副元帥完顔昌說："河南地區，貴國已經不占有，與其給劉豫，何不歸還我國？"王倫奉詔令前往，趁機向太后、欽宗進上黄金各二百兩，又把金帛賜與宇文虛中、朱弁、孫傅、

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

張叔夜在金國的家屬。

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

王倫到了睢陽，劉豫讓他住在客舍，懷疑他有別的圖謀，轉公文索要國書。王倫回答說："國書必須見到金主當面交上，至於我奉命的事情，就是運太上皇遺體回國。"劉豫威脅索要不止。正巧迎接的人來到，渡河到涿州見撻懶，把劉豫無禮索要國書之事全部稟告，并且說："劉豫忍心背叛我朝廷，以後怎能擔保他不背叛貴國。"

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己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

這年冬，劉豫被廢黜。王倫和高公繪回國，左副元帥完顏昌送王倫等人說："好好報告江南，從現在開始道路無阻，和議可以直達。"王倫入朝稟告，說金人答應歸還太上皇遺體和太后，又答應歸還河南土地，并且說廢黜劉豫的計謀是由自己策劃的。皇帝大喜，賜與特別優厚。

初，倫既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爲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

當初，王倫見到完顏昌後，完顏昌派遣使者偕同王倫入燕拜見金主完顏亶，首先感謝廢黜劉豫，其次表達了出使的意圖。金主開始秘密地與群臣商定答應和議，於是派王倫回去，并且命令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商議事情。到皇帝所在地，王倫往來於賓館中計議事情。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次出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爲副使，詢問諱日，期待歸還太上皇遺體。王倫辭別，被召引到都堂授予出使要事二十多件。到金國後，金主完顏亶爲他們設宴三天，派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任江南詔諭使，跟王倫一起來。

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

朝廷議論因金使放肆傲慢，爭論非常喧雜，多歸罪王倫。十一月，王倫到皇帝所在地，托病請求爲祠祿官，不允許，趕赴內殿稟奏事情。當時蕭哲等人傲慢無禮，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到都堂與秦檜商議，召入王倫責備道："你爲使臣溝通兩國友好之事，凡事應當在他們那裏反覆商定，豈有與使者同來而後商議的?"王倫哭泣說："王倫歷經萬死一生，往來虎口多次，今天中丞竟如此責備我王倫。"秦檜等人一起安慰他說："中丞没別的意思，不過想激勵公了結此事罷了。"王倫說："這樣就不敢不盡力。"

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宫、太母及河南地。

王倫見到張通古，用上策下策打動他。張通古害怕，於是商議由秦檜去見金使於館舍，接受國書後就回國。金答應歸還太上皇遺體、太母及河南地。

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既又以倫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逾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即遣介具言于朝，乞爲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

九年春，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任迎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不久又任命王倫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王倫到了東京，見到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回燕。五月，王倫從汴京去金國商議事情。當初，兀朮回國，私下對金主説："河南地區本來是撻懶、宗磐主謀割讓給宋，二人一定暗中結交宋國。現在使者已經到汴，不要讓他們越境。"王倫有在雲中的舊吏現是兀朮部下偷偷地告訴了王倫，王倫立即派人全部通報朝廷，要求防備。兀朮於是命令中山府拘留王倫，殺宗磐和撻懶。

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諭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月，王倫纔在御子林見到金主，傳達出使的意圖。金主都不作回答，命令他的翰林待制耶律紹文任宣勘官，問王倫："是否知道撻懶有罪？"王倫回答："不知道。"又問："没有一句話談到歲幣，反而來割地，你惟知有元帥，難道還知道有我國嗎？"王倫説："近來蕭哲帶着國書來宋，答應歸還太上皇遺體、太母及河南地，天下就都知道貴國重温海上之盟，使百姓休養生息，派人奉命通好兩國了。"住進賓館後，金主又派耶律紹文告訴王倫説："你留在雲中已經没有回國的日子，等到寬恕讓你回去，没什麽回報，反要離間我們君臣嗎？"於是派藍公佐先回去，商議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留王倫以等待答覆，又把他遷到河間，就不再讓他回去。

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

十年，金背叛盟約，兀朮等又奪取河南。王倫在河間住了六年，到十四年，金想任命王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王倫説："奉命而來，不是投降的。"金威脅更加厲害，派遣使者來催促，王倫絶不投降。金杖打其使者，要他勒死王倫。王倫賄賂使者稍等片刻，就衣冠端整朝着南面，再拜慟哭説："先臣文正公以正直之道輔佐兩朝，天下所知。我現在被扣留，想用僞職來玷污我，

留，欲污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臣怎敢吝惜一死而辱没使命！”於是就義，享年六十一歲。這時河間地震，下雹三天不停，人都爲此哀痛。皇上下詔贈官通議大夫，賜給他家金千兩、帛千匹。兒子王述和從兄王遵秘密潛入金境内，到河間，得到王倫的尸骨帶回，官方負責喪葬之事。後來謚號愍節。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及第，歷任州縣長官，召入任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升任中書舍人。

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策，必先計强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兹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爲我蕃籬，而遠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爲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説誘，持卞莊兩鬥之計，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鋭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

宣和年間，太平的時間長久，兵將驕横懈怠，蔡攸、童貫貪功擴充邊疆，將要發動燕雲戰役，引導女真夾攻契丹，任命宇文虛中爲參議官。宇文虛中認爲朝廷計謀失策，主帥不稱職，將有受侮自焚的禍患，上書説：“用兵的策略，一定先計算强弱，摸清虛實，知彼知己，應當考慮萬全之策。現在邊境没有應敵的器具，府庫没有幾個月的儲備，安危存亡，在此一舉，怎能輕率議論出兵？况且我國與契丹講和，現已超過一百年，從遭受女真侵蝕以來，向往本朝，一切恭順。現在捨棄恭順的契丹，不籠絡封疆，成爲我們的屏障，却遠涉海外，招來强悍的女真作爲鄰域。女真以百勝的勢力，虛聲威脅驕傲自大，不能用禮義降服，不能用言論誘導，用卞莊兩敗俱傷的計策，領兵越過邊境。用百年懈怠的兵士，抵擋精鋭難以抵抗的敵人；用少謀貪圖安逸的將領，角逐於血肉之林。我恐怕我國的禍患没有安寧停息的時候。”王黼大怒，把他降爲集英殿修撰，督戰更急。宇文虛中提出十一條計策，上奏二十條建議，都没有回答。

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即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并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

斡离不、粘罕分路入侵，童貫聽説後，憂愁而不知道該怎麽辦，立即與宇文虛中及范訥等人商量，以奔赴朝廷稟報建議作爲逃回的計策，在九月抵達汴京。當天，報告説粘罕迫近太原，皇帝看着宇文虛中説：“王黼不用你的建議，現在金軍兩路并進，形勢這樣，怎麽辦？”宇文虛中

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悦，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虛中草詔，略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宫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

奏道："今天應當先頒詔書責罪自己，改革弊端，使人心情愉快，天意回轉，那麼防備抵抗的事情，將帥可以勝任。"馬上命令宇文虛中草擬詔書，大致説："言路阻塞，當面奉承每天都聽到，寵幸的近臣專權，貪得無厭的人得志，上天震怒而我不醒悟，百姓怨恨而我不知道。"又建議放出宫人、停止應奉等事。皇帝看了詔書説："今天不惜改正過錯，可以實行。"宇文虛中二次下拜哭泣流淚。

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内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今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并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

當時防守抵禦没有人選，想召入熙河帥姚古和秦鳳帥种師道，命令他們以本路兵會合鄭、洛，外援河陽，内保京城。皇帝看着宇文虛中説："你與姚古、种師道像兄弟一樣，應該以一個使臣的名分監督他們的軍隊。"於是任命宇文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宇文虛中以檄書催促姚古、師道的兵馬，命令他們直接奔赴汴京救援。金騎兵來到城下，放縱兵士搶掠到鄭州，被馬忠擊敗，於是聚集到一起。西路稍微通暢，种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都得以抵達汴京。宇文虛中也驅馬回來，收集分散的士兵，得到東南兵兩萬多人。自行起用退休的官員李邈，命令他統領汴河上從門外駐兵。

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汭，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彦、吴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

逢姚平仲劫取金營失利，西兵全部潰散，金又領兵逼近城下，宇文虛中攀緣繩子到城裏。欽宗想派出使者，辯解劫營不是朝廷的意思，是姚平仲擅自發兵，大臣都不肯前往。宇文虛中接受使命立即前往都亭驛，見到金使者王汭，於是拿書信再議和。渡過濠橋，沿路遇到的鎧甲戰馬多如流水，雲梯、鵝洞滿地，頂着刀刃行進。到敵營以後，露天坐在風塵中，從巳時到申時，金兵箭上弦刀露刃，四周圍繞，好久纔得以見到康王。第二天，侍從康王到金人的帳幕中，看見金二太子出言不遜，禮節傲慢。到傍晚，派人跟隨宇文虛中進城，想要越王、李邦彦、吴敏、李綱、曹晟以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想要皇上親筆寫定三鎮地界，方纔退兵。

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

命令宇文虛中再次前往，一定請求讓康王回來。宇文虛中再次出城，第二天，隨從康王回

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脱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

城，授任簽書樞密院事。以後又去了三次，金人堅持要三鎮，宇文虛中哭泣不語，金帥變臉，宇文虛中說："太宗的宫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怎忍心割讓。"首領們說："樞密不落空，我們也不落空。"像中原人説脱空一樣，於是領兵北去。言官彈劾他有議和之罪，罷爲青州知州，很快落職爲祠禄官。建炎元年，貶到韶州。

二年，詔求使絶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爲副。明年春，金人并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内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禄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

二年，下詔訪求能出使極遠地域的官員，宇文虛中應詔，恢復資政殿大學士，任爲祈請使，楊可輔任副使。很快又以劉誨任通問使，王貺任副職。明年春天，金人讓他們一起回來，宇文虛中說："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還没有回歸，宇文虛中不能回去。"於是獨自留下。宇文虛中有學問，金人給他官爵，馬上接受了，與韓昉等人都掌管文章誥命。第二年，洪皓到上京，見到他非常鄙視。多次升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内郡開國公，書寫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官爲金紫光禄大夫，金人稱他"國師"。然而因此知道東北的士人都憤恨陷在北方，於是秘密以信義結成約定，金人没有察覺。

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福州存恤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

金人每次想南侵，宇文虛中都說勞民傷財，遠征江南荒僻之地，得到不足以富國。王倫回來，說："宇文虛中出使很長日子，守節不屈。"於是詔令福州慰問撫恤他的家人，并任命他的兒子師瑗額外差遣爲本路轉運判官。秦檜擔心宇文虛中反對和議，把他的家人全部送到金國以牽制他。金皇統四年，轉爲承旨，加官特進，升任禮部尚書，承旨如舊。

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擿其字以爲謗訕，由是媒蘖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

宇文虛中自負其才而輕率放肆，喜歡譏評諷刺，凡見到女真人，就用"礦鹵"稱呼他們，達官貴人，往往心懷不平。宇文虛中曾撰寫宫殿榜署，本來都是贊美的名稱，恨他的人摘取其中文字認爲是誹謗朝廷，由此構陷誣害成罪，於是告發宇文虛中謀反。審問定罪不成，就羅織罪名說宇文虛中家的圖書是謀反的工具。宇文虛中說："死，是我早料到的。至於圖籍，從南方來的士大夫家家都有，高士談的圖書比我家尤其多，難

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爲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是爲紹節，官至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道也是謀反嗎?”有關官吏奉承君主旨意，一起殺了高士談。宇文虛中和老幼上百口同一天被燒死，上天爲之白天晦暗。淳熙年間，贈官開府儀同三司，謚號肅愍，賜廟號仁勇，并且給他立後，就是宇文紹節，官至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年，加贈少保，賜姓趙。有文集流傳於世。

湯思退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秘，秉史筆。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任建州政和縣令，考博學宏詞科，任秘書省正字。從此進升郎曹，協助中秘，掌管史筆。

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摘己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黄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

二十五年，由禮部侍郎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久參與重大的政事。在這之前，秦檜掌權，嫉害正直之士，必須是不反對和議，不揭露自己的過錯，纔能長時間被任用。當時湯思退名望和地位日高，秦檜病重，把參知政事董德元和湯思退召到卧室内，托付後事，贈每人黄金千兩。董德元擔心他認爲自己有二心，不敢推辭，湯思退擔心他認爲自己盼他死，不敢接受。高宗聽説這件事，認爲湯思退不接受黄金，不是秦檜的黨羽，信任重用他。二十六年，任知樞密院事。明年，爲尚書右僕射；又過了兩年，進官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議論他“懷有欺詐之心，利用不正之術，看他所作所爲，多效法秦檜，湯思退做官，都是秦檜父子的恩惠。”於是罷職，以觀文殿大學士爲祠禄官。

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

隆興元年，符離的軍隊潰敗，召入湯思退恢復相位。諫議大夫王大寶上奏論罪，不答覆。金帥紇石烈志寧寫信給三省、樞密院，索要海、泗、唐、鄧四州。湯思退想跟他們議和，派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拿着回信前往。將去，皇上告誡不要答應割讓四州。盧仲賢到了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威力恐嚇他，盧仲賢驚惶失措，説回去一定請命，於是以僕散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宋。皇上還想阻止割讓海、泗，湯思退很快上奏讓吏部侍郎王之望任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任副使，將要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聽説此事，派他的兒子張栻入朝上奏盧仲賢辱没國家不成體統。皇上憤怒，適逢

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

侍御周操論盧仲賢不應擅自答應給四州，下大理寺追查審問，召張浚奔赴皇帝所在地。十二月，授湯思退爲左僕射，張浚右僕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并回，詔荆、襄、川、陜嚴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大淵騂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

二年，張浚認爲不能與金講和，請皇上到建康，計劃進兵。皇上親手批示王之望等人以及隨行的禮物一起回來，詔令荆、襄、川、陜整肅邊境防備，把盧仲賢貶到郴州。湯思退害怕，上奏請求此爲國家大計，應奏稟上皇然後行事。皇上批示三省說："金如此無禮，你還想講和。今天敵人的形勢，不是秦檜在時可比，你的議論連秦檜都不如。"湯思退非常恐懼，暗地謀劃除掉張浚，於是命令王之望、龍大淵立即上疏陳述兵少糧乏，樓櫓、器械尚未齊備，有人說用四萬人來守泗州，不是良計。皇上感到很迷惑，就命令張浚巡行邊境，回來後停止招兵。張浚極力乞求罷免政事，答應了他。皇上命湯思退寫信，允許割給金四州。

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彦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不久金大殺戮，皇上心中後悔，湯思退又秘密讓孫造告訴敵人用重兵脅迫議和。皇上聽說有敵兵，命令建康都統王彦等抵禦他們，命令湯思退督江、淮軍，推辭不去。僕散忠義從清河口渡淮，言官極力議論湯思退急於求和而撤掉防備之罪，於是罷免他的相職，很快責罰到永州居住。這時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議論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等人奸邪誤國，招來敵人，請求斬殺他們。湯思退擔憂害怕而死。

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耻復仇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湯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和，張浚把雪耻復仇作爲志向，湯思退常以保境息民爲口實，勝敗輪流，湯思退的計謀最後得以實行，然而終於因此不免於死。敵人得到海、泗、唐、鄧後，又索取商、秦，都是湯思退的罪過。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奸細，馮澥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

論曰：以白時中的孱佞，徐處仁的奸細，馮澥的邪枉，湯思退的巧詐，而排擠楊時，迷惑李綱，疏遠張浚，可以看出他們的見識和志趣，雖然有小善，何足道哉。王倫雖然無善行而接受使命，往來於虎口，多次被拘留，等到金人用官職來脅迫時，竟然不接受，被迫害致死，悲哀啊！

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誣，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較之宇文虛中立即接受任命，爲金人制定官制、草擬赦文、享受富貴，大有距離了。最後因輕率譏刺，覆滅家族，真不知道大義使命啊。雖說含冤而死，也是咎由自取。以豫讓的話來要求，更可感到慚愧。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爲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爲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幾，民告潦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槖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

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群寇就擒，屬倬鞠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劍鄰於建，兵懦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

除知惠州。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憮然慰諭，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朱敬則的後代，七世祖因躲避戰亂遷居閩中，成爲閩縣人。世代學《易》，進入太學。宣和五年，進士及第，調任常州宜興簿。金將侵犯邊境，居民尋求避亂逃難，朱倬爲他們備船供糧，民衆靠他得以救助。不久，民衆向州裏稟告潦災，州府發文書命令朱倬考察實情，於是免除十分之九的田租，太守很生氣，但不能改變。張浚推薦朱倬，召入應對，任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槖再次把他推薦給朝廷，當時正爲劉豫的事憂慮，朱倬因此被賜進對，他認爲劉豫必敗。高宗大喜，下詔改爲京官。與丞相秦檜不和，出朝任越州教授。因張守的推薦，任諸王府教授。秦檜討厭談兵，朱倬議論收葬尸骨一事，又得罪了他。

梁汝嘉制置浙東，上表任爲代理參謀。有群寇被抓住，交給朱倬審問，僅流放兩個人，其餘的被釋放不予查問。朱倬說："我的祖父做崇安縣尉時，抓獲寇盜二百人，處死刑的有七十多人。祖父認爲這不過是飢民搶糧罷了，怎能全都繩之以法？全部免除他們的罪，不因此而求賞。我能愧對祖父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手下有數千人，劍與建相鄰，兵弱不可用，朱倬重賞招募兵卒擒獲建寇，境內平定下來。

任爲惠州知州。辭別皇帝時，因他曾說劉豫必敗，高宗記着他的話，問："你長時間不得升遷是什麼原因？"朱倬答道："受秦檜壓制。"皇

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爲倬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出爲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核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

上面露憂色安慰他，目送他離開。未過十天，任他爲國子監丞，不久任浙西提舉官，并且讓他從現在起在內任提舉官，下令入朝上殿辭行，這是爲朱倬而立的。應對後，皇上說："你是由我親自提拔出朝任部使的，使大家都知道內外任職平等。"又說："别人不瞭解你，惟獨我瞭解你。"任右正言，多次升官任中丞。曾說："皇上任用自己爲耳目，不是報怨出氣的地方，一定要上合天意。"每次上疏，總是早起露天禱告，好像上帝親臨鑒聽。所上奏疏共有數十篇，例如發糧倉，減米價，減私鹽，核軍食，都因焚燒底稿而不傳。任爲知貢舉，升任參知政事。

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之進用，皆倬所薦也。

紹興三十一年，任尚書右僕射。金兵進犯長江，朱倬提出戰、備、應三條計策，并且說用兵應戰的勝利，皇上深表贊同。又預料敵人對策三件事：上策實施耕築的計謀，中策是守備，下策妄想渡江，金肯定出下策。果如他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的進用，都是由朱倬所推薦。

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高宗從建康回駕，有傳位的心意。朱倬秘密上奏說："靖康之事正因傳位太快，何不暫時延緩。"自己感到心裏不安，多次要求離職。下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因此進言，把他降爲資政殿學士。第二年退休，去世。恢復原官，葬儀一如宰相，贈官特進。孫子朱著，淳熙十四年進士及第，官至吏部尚書。

王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教授，權國子正。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小時候聰明，十歲就能寫文章。紹興五年進士及第，授爲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任鎮江府、婺州、臨安府教授，權國子正。

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爲奸。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敕令所删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闢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

當時剛立太學，舊的規章丢失，靠官吏回憶，官吏趁機作弊。王綸加以改正，弊病稍有革除。升任敕令所删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他說："孔門弟子與後世有功的儒者們，都可以陪祭先聖，現在建學校，修禮樂，應該把這種格式推廣到各州縣。"

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逾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説書，尋兼權禮部侍郎。

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録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吴玠神道碑》，稱上旨，賜宸翰褒寵。

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參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喝，告請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

二十九年六月，朝論欲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人，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紿綸爾。

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敵犯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禄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子爲後。

二十四年，由御史中丞魏師遜推薦，任監察御史，與秦檜商量事情，和他的意見不一，魏師遜便彈劾王綸，并且説："我智識淺薄，不能認清王綸。"因此罷職離去。過了一年，爲興國軍知軍。秦檜死後，召入任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説書，很快兼權禮部侍郎。

二十六年，試任中書舍人。高宗親自過問政事，收攬大權，把分散各地的賢人召回，詔令任命堆積如山，多由王綸起草。王綸上奏守臣如何優待百姓一事，請求不要拘限於五條，皇上聽從了他。兼任侍講。皇上愛讀《春秋左氏傳》，王綸進宫講解，與皇上的意思相合。曾同講讀官推薦興化軍鄭樵的學問與操行，把他召入對答任命爲官，并供給筆札，著録他編著的史書。兼任直學士院，升任工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撰寫《吴玠神道碑》，符合皇上旨意，賞賜皇上的墨迹以示嘉奬。

二十八年，任同知樞密院事。金將背叛盟約，邊報紛至沓來，宰相沈該不敢讓皇帝知道。王綸帶着參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一起稟告此事，請求防備。不久王綸得了肺喝病，請求祠禄官，皇上派遣御醫診視，并賞賜他白金五百兩。

二十九年六月，朝廷商議想派大臣任泛使偵察敵情，并且鞏固盟約。王綸請求前往，就任命他爲稱謝使，曹勛任他的副使。到了金，賓館禮遇很隆重。一天，急召使者，金主在便殿接見，僅有一名執政在場，連發數問，王綸逐條對答，金主難不住他。九月，回朝入見皇上，説："鄰國恭順和好，都是因爲陛下的威望和德行。"宰相湯思退等都表示祝賀。然而當時金已圖謀進犯長江，不過是以善意來騙王綸罷了。

王綸舊病復發，極力請求外任，授資政殿大學士爲福州知州，皇上解下佩帶的犀帶賜給他。第二年，爲建康府知府兼任行宫留守。敵人侵犯長江，王綸常把防守抵禦的利害情况通過驛站上報，皇上多聽從他的建議。三十一年八月，去世。贈官左光禄大夫，謚號章敏。没有子嗣，以哥哥王綽的兒子爲後代。

尹穡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并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從金回到宋。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任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推薦他博學有文才，召入答對符合皇帝旨意，二人一同被賜爲進士出身。孝宗獎勵任用西北士人，隆興元年，任尹穡監察御史，很快任右正言。二年五月，任殿中侍御史。歷官升任諫議大夫，不久被免職。

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穡時爲監察御史，以爲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盧仲賢出使，爲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穡爲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穡爲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

當初，符離的軍隊潰敗，湯思退恢復爲宰相，金帥轉來文書索要土地，皇上下詔侍從臺官諫官集會商議。尹穡當時任監察御史，認爲國家勢力尚弱，應當與敵人講和，僅增加歲幣，不放棄四州，不請求帝王陵墓，和議可以達成。不久盧仲賢出使，被金脅迫，又將派遣王之望，張浚極力表示他不能去。尹穡爲右正言，害怕和議不能達成，因而彈劾張浚專橫跋扈，不久罷免政事。後來將割讓四州，再次交換國書，歲幣一如所要的數目，而金分兵入侵。皇上心裏很後悔。尹穡任侍御史，請求治罪，選不肯撤除防備及棄地的人彈劾他們的罪狀，牽涉共二十多人。

時方以和爲急，擢穡爲諫議大夫。敵勢浸張，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悦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奸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悦，命銓與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當時正以和議爲急迫之事，越級提拔尹穡爲諫議大夫。敵勢漸振，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職。上書的人攻擊和議的失誤，并且説："尹穡一心依附大臣做鷹犬，像張浚那樣忠誠爲國，天下都知道，尹穡不顧公議，肆意詆毀，凡是大臣不喜歡的都被他趕走，互相配合，以實現他們的奸謀，都可斬首。"皇上雖然對進言的人不滿，然而一時主議大臣與尹穡，都相繼被廢黜。在此之前，胡銓極力表示主和不對，大臣不高興，命令胡銓與尹穡分别前往浙東西處理海道。二人帶家人前去，被言官彈劾，於是都被罷免，記載在本書《陳康伯傳》。

王之望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爲太學録，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來寓居台州。父親王綱，元符年間進士及第，通判徽州時去世。王之望開始因蔭庇而補官，紹興八年，進士及第。教授處州，召入任太學録，升博士。過了很久，出朝爲荆門軍知軍，提舉湖南茶鹽，改

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

授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很快改任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

朝臣薦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爲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升太府卿。

朝臣推薦他的才能，召赴皇帝所在地，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背盟，軍書繁雜，調度層出不窮，王之望分別計劃没有遺漏的事。搜括百姓貿易券未上税者，没收隱瞞賦税，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民衆都怨恨他。後來升太府卿。

孝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充川、陜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州之黄牛堡，吴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陜、原、環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爲宣諭使，力争不從，上以手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

孝宗即位，任户部侍郎，充任川、陜宣諭使。在此之前，敵帥合喜進犯鳳州的黄牛堡，吴璘打跑他們，接着攻取秦州，連續收復商、陜、原、環等十七州。敵人認爲吴璘的精兵都在德順，全力攻打那裏。當時陳康伯執政，正商議停止德順的戍守，虞允文任宣諭使，力争不被聽從，皇上以手札命吴璘退兵。王之望代替虞允文任宣諭使，幫助吴璘命令衆將放棄德順，倉促領兵撤退。敵兵乘機在後追擊，正兵三萬，回來的僅有七千人，將校没幾個活下來，連營痛哭，聲震原野。皇上聽説後很後悔。

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未幾，權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學士院。

隆興初年，右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疏論王之望的罪狀，授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不久，權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王之望向來不願意打仗，朝見皇上，趁機上奏："皇上論兵與臣下不同，不過是奉承天意而已。我觀察天意，南北形勢已成，不容易互相吞并，我方不能渡淮往北去，就好像敵人不能越江向南來。轉移攻戰的軍力以守護自己，自己守護牢固，然後隨機應變，選擇有利時機行事。"有旨把奏章留下不辦。隨即兼任直學士院。

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備不足恃爲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爲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

湯思退極力主張停止用兵，上奏授王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不久商議先派小使偵察敵情，召王之望回來。王之望首先以守備不够充足爲由上告，皇上立即廢除都督府，任命王之望爲淮西宣諭使，剛受命，又提拔爲右諫議大夫。王之望趁機上章極力表述廷臣執偏見是替自己打算，請求在朝廷公開詔令，在他們發表議論之際平定人心。當時湯思退主張和議，張浚主張恢復失地，

實陰爲思退地也。

王之望說的好像有道理，實際是站在湯思退這邊的。

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

不久在江上檢閱軍隊。金又進犯邊境，王之望就獻上和、戰二策，并且說應如何防禦，疏奏没有上達，任參知政事。入朝後，隨即兼任同知樞密院事。敵兵接連到來，濠、楚守將有的棄城逃跑，皇上命令湯思退監督江、淮的軍隊，還未動身，又命令王之望督察，改任同都督。極力推辭不去。適逢太學生們上書，皇上很生氣，想加罪，王之望解救了他們。隨後以參知政事慰勞江、淮的軍隊。

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爲叔侄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冬，卒。

王之望以前曾送信給敵軍統帥。到這時，王抃出使敵軍，一起割讓商、秦兩地；答應放回被俘的人，但叛逃的人不在其列；世代稱爲叔侄之國。敵方都聽從允許，講和後就撤兵。皇上聽説敵軍撤退，命令督府選擇有利時機攻打他們，王之望下令衆將不可以妄自進軍。朝廷催他動身，王之望說：“王抃已經回來，不能輕率地占小便宜，而壞了大計。”言官論其罪而被罷免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住在天台。乾道元年，起用爲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撫使。抓獲海盜王大老，捷報傳到朝廷，加官資政殿大學士，移任温州知州，很快又被免職。六年冬天，去世。

之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王之望有文藝才能，在秦檜時，落落不合，有人認爲他有操守。紹興末年，極力主張和議，與湯思退互爲表裏，專門用割地與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割地後敵人的勢力更大，王之望最終因此被廢棄。

徐俯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因父親徐禧爲國捐軀，授通直郎，多次升官至司門郎。靖康年間，張邦昌僞立，徐俯於是退休。當時工部侍郎何昌言和弟弟何昌辰避張邦昌的名諱，都改名。徐俯買一婢女名叫昌奴，每逢客人到了，就叫她上前服侍。建炎初年，撤銷職名退休，授祠禄官。

內侍鄭諶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

內侍鄭諶在江西結識徐俯，看重他的詩，推薦給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先後推

苑，迭薦之，遂以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爲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

薦他，於是任命徐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說："徐俯從前任省郎很快任諫議，從元豐改制以來没有這種情况。考察古今，除了陽城、种放，都是循序漸進的，希望暫且以應得的職事任命他。從前元稹在長慶年間，提拔爲知制誥，是名實相符，因爲他爲荆南判司，命令從朝中發出，召入任省郎，隨後爲知制誥，於是朝廷議論紛紛，當時有人說荆南監軍崔潭峻曾引薦他。近來也在傳徐俯與宦官酬唱，稱贊他的警策，怕是有人不知陛下得到徐俯的緣由吧。"没有答覆，程俱於是被罷官。

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争，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宫。

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任侍讀。三年，升任翰林學士，隨即升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說："襄陽上游，應當先攻下。"皇帝說："何不交給岳飛去辦？"參政趙鼎說："知道上游的重要，無人能比岳飛。"惟獨徐俯堅持認爲不行，皇帝不聽他的。適逢劉光世請求入奏，趙鼎說："正在議論出兵，大將不宜離開軍隊。"徐俯想允許他，趙鼎堅決抗争，徐俯便要求離朝，提舉洞霄宫。

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曾幾、吕本中游，有詩集六卷。

九年，爲信州知州。中丞王次翁告發他不管州事，授予祠禄官。第二年，去世。徐俯才華出衆，與曾幾、吕本中交往，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爲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政和五年進士及第，多次遷升爲明州通判。因御史張守推薦，召入答對，任監察御史。上疏論宰相，升任兵部員外郎，自責認爲說話隨便不當，不應得到遷升。皇上便按他說的辦，任殿中侍御史。

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上不悦，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

皇上在會稽時，有人勸説皇帝到饒、信，有緊急情况就入閩。沈與求認爲現在的根本在江、浙，應該到建康定都，以圖謀恢復國土。論范宗尹年少任宰相，恐怕會耽誤國事。皇上不高興，以直龍圖閣爲台州知州。范宗尹被免職後，把他召回，再任侍御史。

時軍儲窘乏，措置諸鎮屯田，與

當時軍中儲備困乏，安排各地屯田，沈與求

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詔付户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

呂頤浩再相，御營統制辛永宗、樞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直柔附會永宗兄弟，爲致身之資。上遂出永宗，而璜、直柔亦相繼罷黜。

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爲獻，上已分乞六宫，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

諜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

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

查閲古今屯田的利弊，寫成《集議》二卷呈上，皇帝下詔交給户部審定。江西安撫使、江州知州朱勝非未到，而馬進侵犯并攻陷了江州，沈與求認爲九江淪陷，是因爲朱勝非赴鎮太遲，朱勝非被免職。那時正多事，各部門辦事拖沓違命，沈與求援引元豐舊制，請求允許臺官諫官彈劾，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沈與求再次任諫官，有人懷疑凡是范宗尹所引用的人，將全部被論罪出朝。沈與求説："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是否賢明，都要看宰相決定進退。如今應當區别人才的邪正來論定，怎能説一時所任用的都不賢?"人們信服他的話。

呂頤浩再次任宰相，御營統制辛永宗、樞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多次説他的短處。沈與求彈劾富直柔附和辛永宗兄弟，作爲自己進升的資本。皇上於是讓永宗出朝，韓璜、直柔也相繼被免職貶官。

升任御史中丞。當時禁衛又少又弱，衆將各自擁有重兵，沈與求説："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互相牽制，使他們没有偏重之勢。現在兵權不在朝廷，雖然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僅發文字任命而已。希望詔令大臣增修兵政，幫助形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使劉光世來朝見皇帝，以繒帛、土特産爲貢獻，皇上已經分給六宫，沈與求上奏："現在是什麼時候還有這種行爲。"已經是傍晚，疏文送進宫，皇上命令追回貢品并斥責還給劉光世。內侍馮益請求另建御馬院，自己總管事務，又擅自穿通皇城便門。沈與求彈劾馮益專横，請求治他的罪。

間諜報告劉豫在淮陽造船，議政的人大多想在明州向頭設防備。沈與求説："假使賊船到此地，就等於進入我們的要害之地。我聽説海船從京東入浙，必定經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再到平江南北洋，再到秀州金山，再到達向頭。又聽説料角水勢湍險，必須得有沙上水手纔能轉運。應在石港、料角等處收留水手，優厚給予錢糧并養着他們，以備緊急時用。"

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從温州運來宣和年間所

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己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爲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

製的間金、銷金屏障雜物，沈與求上奏說：“陛下像大禹那樣節儉，現在徐康國想用微不足道的雜物連累皇上的盛德，請斥退并燒掉，然後廢黜康國。”皇上聽從了他。沈與求歷官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將近上了四百道奏章，他說話正直深切，從與自己匹敵的人以下有人受不了。皇上有所告誡時，常說：“你不知道沈中丞嗎？”調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而後出朝任荆湖南路安撫使、潭州知州。稱病請求爲祠禄官，允許。

四年，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决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己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

四年，出朝爲鎮江府知府兼任兩浙西路安撫使。又召入朝爲吏部尚書，任參知政事。金軍將入侵，皇上對輔臣說：“我應當親自統領六軍。”沈與求稱贊說：“今天親征，都由聖上决斷。”皇上下定决心親征，寫了《車攻詩》賞賜他。皇上說：“我因二位聖上在遠方，不得已通和。如今劉豫叛亂如此，怎能再忍？”沈與求說：“和親是金人屢試的策略，是不值得相信的。”因此上奏：“衆將分别屯兵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應當派岳飛從上游取小道乘虛攻打他們，敵人必定會有後顧之憂。”皇上說：“應該這樣安排。”

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嘆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

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當時張浚在江上檢閲軍隊，以行府的名義，說泰州知州邵彪及設屯田利害事，要求送交尚書省。有旨同意。沈與求感到不平，說：“三省、樞密院是奉行行府文書的嗎？”六年，張浚又想出去視察軍隊，没有告訴同事。等得到聖旨，沈與求退回而感嘆道：“這是件大事，我却不知道，怎麽在職位上呢？”於是請求爲祠禄官，免職後，出朝爲明州知州。

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謚忠敏。

七年，皇上在平江，召見他，任同知樞密院事；隨皇上到了建康，升爲知樞密院事。去世，贈官左銀青光禄大夫，謚號忠敏。

翟汝文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秘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進士及第，因父母年老不得差遣有十年。提拔爲議禮局編修官，召入答對，徽宗贊賞他，任秘書郎。三館士

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净。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税。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

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勸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黄庭堅游，不可當贊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舊制。内侍梁師成强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

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密負海産鹽，蔡京屢變鹽法，盗販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爲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黄，汝文曰：“牛失黄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密。”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

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即位赦書，上供常數，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蓋與越州等，杭州去年已减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今乞視户等第减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吴越，將何辭以對？”後

建議東岳封禪，翟汝文説：“治國之道貴在清静。現在不開上述三代的禮樂，而學秦、漢的奢侈之心，不是我所希望的。”責降爲監宿州税。過了很久，召入任著作郎，改爲起居郎。

皇太子從師學習，命令翟汝文講解，授中書舍人。言官説翟汝文跟蘇軾、黄庭堅來往，不可擔當講書的職務，出朝爲襄州知州，調爲濟州知州，又爲唐州知州，因在謝表中爲自己辯解而被免職。不久，起用爲陳州知州。召入任中書舍人，起草的文書典雅，一時爲人稱頌。命他同修《哲宗國史》，升任給事中。高麗使來進貢，下詔班次在侍從的前面，翟汝文説：“《春秋》之法，王人地位雖低微，但位次在諸侯之上。不可使近臣在後而讓陪臣在前。”皇上便命令按舊制辦。内侍梁師成强行購買百姓的墓田，擴大他的園圃。翟汝文上言皇上，梁師成暗中勸説宰相罷黜翟汝文，出朝爲宣州太守。

召入任吏部侍郎，出朝爲廬州知州，改任密州知州。密州靠海産鹽，蔡京屢次改變鹽法，盗販鹽的人很多，有關部門徹底處治黨羽。翟汝文説：“祖宗法度，抓獲私商不問來由，是想安定民衆。現在囚禁并虐待他們，將成爲患害。”全部釋放了他們。密州每年貢奉牛黄，翟汝文説：“牛失掉黄就會死亡，對農民没有好處，應以錢財去買，那就不會單獨對密州構成危害。”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欽宗即位，召入爲翰林學士，改爲顯謨閣學士、越州知州兼浙東安撫使。

建炎改年號，翟汝文上疏説：“陛下即位頒布赦書，地方上交賦税的常數，後來被獻利之臣所增加的，應該商議裁减。例如浙東和預買絹年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是二十萬零五百匹，以一路來計算，相當於十分之三。如果杭州年額大約與越州相等，杭州去年已裁减十二萬匹，惟獨越州還和過去一樣，現在請求視户等减免。”楊應誠請求出使高麗，打算迎回二帝，翟汝文上奏：“楊應誠欺騙君父，如果高麗用大國借道以到燕雲來推辭，金人却請求借渡口來窺視吴越，我們用什麼話來回答呢？”後來高麗果然像翟汝

高麗果如汝文言。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從。

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决，吏緣爲奸。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

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爲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彦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彦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爲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升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

先是，河東經制使王𤩽既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

文說的那樣。皇上將要到武昌，翟汝文上疏請求到荆南，不聽從。

紹興元年，召入任翰林學士兼侍講，任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當時秦檜任宰相，四方奏請積壓不決，官吏趁機作弊。翟汝文告知秦檜，應該責成都司考核官吏文牘，有拖延違背的加以懲處。翟汝文曾接受辭牒，寫上字蓋上印，直接送交省部；入朝答對，請求處理受賄的政事堂官吏。秦檜發怒，當面彈劾翟汝文專斷。右司諫方孟卿趁機上奏翟汝文與長官作對，怎能共同處理國事？被罷免後去世。

在此之前，翟汝文在密時，秦檜是州文學，翟汝文推薦他的才能，所以秦檜引用了他。然而翟汝文性情剛直不屈服於秦檜，對案互相辱罵，甚至視秦檜爲“濁氣”。翟汝文風度不凡，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流傳於世。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進士及弟，提升官級，爲涇州保定縣知縣。由种師道推薦，通判懷德軍。契丹被金人打敗，獻出燕雲地來求援，皇上下詔种師道受降。王庶對种師道說：“國家與遼有百年的交情，現在坐視他們的失敗而不能救援，還要人家的土地，這不是要招致女真之禍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然入侵。太宰李邦彦夜裏召見王庶問計，王庶說：“資深老將没人能比种師道，而且夷虜畏懼佩服他，應交給他西兵，使他入朝救援。”李邦彦告訴蔡攸，蔡攸不同意。任命王庶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邊疆的事越來越棘手，欽宗想到襄、鄧，先命令席益任京西安撫使，席益請求王庶爲自己的副使。高宗即位，任王庶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延安府知府。多次立戰功，進官集英殿修撰，升龍圖閣待制，指揮陝西六路軍馬。

在此之前，河東經制使王𤩽逃回後，東京留守宗澤秉承聖旨任命王庶權陝西制置使。適逢宣諭使謝亮入關，王庶給他寫信說：“夏人的患害小而緩，金人的患害大而急，秋天必定大舉進兵，何不持節率兵起義，驅逐敵人渡河，慢慢圖

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庶不協，并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端傳》。

謀恢復失地。”謝亮不能聽從。金兵大舉入侵，王庶調兵沿河到馮翊，據天險防守。金軍事先已乘冰渡河進犯晉寧，入侵丹州，又渡清水河，攻克潼關，秦、隴都震動。王庶傳檄文給各路軍隊，約定時間共同討賊。涇原統制曲端平素不願歸屬王庶，以未受命拒絕；過了幾天，委任狀來到，又辭絕。金人知道曲端與王庶不和，集中兵力入侵鄜延。王庶在坊州聽說後，連夜趕到鄜延想阻止敵兵的衝擊。金軍改道攻陷丹州，丹州界於鄜、延之間，王庶就自己在延安路抵擋。當時曲端統領涇原全部精兵，王庶屢次催促他進兵，曲端最終也未出兵，於是延安陷落。事情經過記載於本書《曲端傳》。

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瓊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歸，遂以軍付瓊，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爲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内艱。

當初，王庶聽説圍城情況緊急，親自收集逃散士兵去救援。觀察使王瓊也率領部下發兵興元。王庶到了甘泉而延安已失守，已經没有歸所，就把軍隊交給王瓊，而自己帶領百名騎兵奔到襄樂慰勞軍隊，還想靠曲端的幫助。王庶到了，曲端命令每門減去隨從騎兵半數，等到了帳下，僅剩數騎。曲端厲聲問王庶延安失守的情況，并且説：“節制原來僅知道愛惜自己，不知爲天子愛惜城嗎?”王庶説：“我多次下令你不聽，是誰愛惜自身!”曲端很生氣，謀劃在軍中殺王庶并奪取他的士兵，於是曲端連夜去了寧州，見謝亮説：“延安，是五路咽喉，現在已經失去了。《春秋》上説大夫出境允許自行決斷，請殺了王庶。”謝亮説：“假使事情有皇帝的旨意，現在以人臣的身份而擅自在外殺人，這是跋扈，你還是好自爲之。”曲端沮喪地回來了，於是奪去王庶的節制使印，又拘留他的官屬。適逢詔令王庶守京兆，王庶先以作戰失利彈劾自己而被罷職。母親去世服喪。

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并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

當時張浚從富平戰敗歸來，纔想起王庶及曲端的意見可以用，於是一起召他們。王庶因地近而先到，極力陳述安撫秦保住蜀之策，勸説張浚收回熙河、秦鳳的軍隊，扼住關、隴作爲以後反攻之地。張浚不接受。請求服滿喪，不答應，於是辟置他爲參議官。張浚考慮曲端與王庶肯定不能相容，曲端未到，僅恢復他的官，調爲恭州知

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

紹興五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强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閲於縣，月閲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升徽猷閣直學士。有譏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

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趣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吴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

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閲月，拜樞密副使。

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閑。"庶壯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庶還。庶

州。王庶趁機對張浚説："曲端有謀反之心。"張浚也怕曲端得士，開始有殺曲端的念頭。事情記載在《曲端傳》裏。

紹興五年，起用爲興元府知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認爲兵力弱，强迫興、洋各縣及三泉縣的壯丁當兵，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稱"義士"，每天在縣裏閲兵，每月在州裏閲兵，豐厚犒勞他們，不到半年，有兵數萬。張浚報告朝廷，升爲徽猷閣直學士。有人在張浚那兒説王庶的壞話，調任王庶爲成都知府，改爲嘉州知州。第二年，張浚彈劾王庶輕率冒險，撤銷職名爲祠禄官。很快起用爲遂寧知府，堅決不去得到批准。

六年，任湖北安撫使、鄂州知州。上朝，皇上在退朝後接見他，王庶説："陛下想保江南，不用做什麽；如果説光復大業，可以建都荆州。荆州左吴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渡過大河，以圖謀中原，是曹操所以害怕關羽的原因。"皇上認爲他非同尋常。恢復顯謨閣待制、荆南府知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恢復直學士。

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回。第二年春，入朝答對，皇上説："召你之日，張浚已經離開，趙鼎未來，這是我親自提拔，不是左右的幫助。"王庶叩頭謝恩，趁勢上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過失在於偏聽，在於要快，在於輕視封爵獎賞，是非邪正混淆。如真能賞功罰罪，誰能不服？從前漢光武用武力得天下，不因形勢和緩而減軍費，不懂軍事的人不可以讓他談論軍事。"又口説手畫秦、蜀的利弊所在。皇上非常高興，當天升他爲本部尚書。過了一個月，授樞密副使。

議論的人請求派大臣巡守邊疆，於是命令王庶管轄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聽説王庶巡視邊防，給他寫信説："今年如不出兵，當交還旌節請求退職。"王庶認爲他有壯志。王庶回朝，説金人狡詐，背叛海上之盟，順便提到岳飛交旌節的話。當時，秦檜再次任宰相，以和金爲首要之事。金使烏陵思謀來到，下詔催王庶回

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張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宫，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舟入，率侵盗，沈舟而遁，户部受虚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寖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爲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宫，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召爲兵部員外郎。

高宗即位，除左司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之。

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吕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

朝。王庶極力反對和議，請求殺金使，言論非常直切。金又派張通古來請求允許割地，歸還太上皇遺體，歸還太后。王庶說："和議的事，我堅决反對。"共上七道疏要求免官，便以資政殿學士爲潭州知州。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彈劾王庶依仗趙鼎的推薦，欺君罔上。王庶被罷免回家，到九江，受命免職，全家遷居在那裏。十三年，御史胡汝明告發王庶譏訕朝政，責罰授爲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處分。到貶所後去世。孝宗想起王庶說過的話，追復他的官，謚號敏節。兒子六人，王之奇，乾道年間，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元符三年進士及第，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在此之前，蔡京廢掉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船進來後，多偷盗，沉船而逃，户部收到的是虚數，人們怕蔡京而不敢說。辛炳極力陳述其弊端，并且以變法後兩年所得的數目，比常年虧欠一百三十二萬，支出日益增長而收入漸漸減少爲由，請求下達有關部門核算。徽宗以此事問蔡京，蔡京很生氣，把辛炳說成是反對者，責降爲監南劍州新豐場，很快提舉洞霄宫，起用爲袁州知州，轉任無爲軍知軍。靖康初年，召入任兵部員外郎。

高宗即位，授左司員外郎，未接受；不久，起用爲直龍圖閣、潭州知州。第二年，張浚調兵潭州，認爲辛炳怯懦無能，罷免了他，很快以起居舍人召回朝廷，未接受。紹興二年，又以侍御史召他。他首先指出當今公道堵塞，風俗喪落，接連上疏批評三省所做數十件有過失之事，請皇上傳諭大臣不要廢掉都堂公見之禮。當時福建八州增添官員達一百八十多人，辛炳進言說："艱難多事之時，冗官無益，應當罷去。"聽從他的建議。

蘇、湖地震，皇上下詔求言。辛炳說："大臣没有畏天之心，什麽事不可以做？"他的言論非常尖刻，因此宰相吕頤浩在家待罪，辛炳彈劾罷免吕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應召前往皇帝所在

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

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地，辛炳告他敗事誤國，張浚因此被撤銷職名。

任御史中丞。那時正要派使者議和，辛炳進諫說："金不守信用，和議不可靠，應當講求守禦攻戰之策。"因病請求任地方官，授顯謨閣直學士、漳州知州，未上任就去世。皇帝下詔：辛炳任職執法，操行清廉，現在去世，貧窮而沒錢下葬，賞賜銀帛資助他家喪事，贈官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爲異己。王庶論都荆州，當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修，又豈多見也歟。

論曰：秦檜晚年舉薦官員以收買人心，然而一時知名之士，怎能全部籠絡呢！朱倬論事總是不合，王綸代言說得切實合理，至於尹穡、王之望人品雖然不同，他們附和和議却是一樣的。徐俯不與趙鼎争辯，壓制岳飛，奇怪呀。沈與求阻止和親的建議，翟汝文善料事，而秦檜把他們視爲異己。王庶論定都荆州，當時衆大臣的想法都比不上他。考察祈求寬免一事，王庶算是個忠義的人。辛炳志向清廉，實不多見。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子）适 遵 邁

朱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游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

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

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

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從小聰明，每天讀書數千言。成年後，進太學，晁說之見到他的詩，認爲傑出，與他回到新鄭，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他。新鄭在汴、洛之間，多有老家遺俗，朱弁來往其中，見聞日益廣博。靖康之亂，家毀於賊，朱弁回到南方。

建炎初年，朝廷商議派遣使者向被俘的兩位皇帝問安，朱弁奮身自獻，下詔補爲修武郎，暫爲吉州團練使，任通問副使。到了雲中，見到粘罕，言辭極爲懇切。粘罕不聽，讓他去賓館，用兵把守。朱弁又給他寫信，陳述用兵與講和的利弊非常詳細。

紹興二年，金人忽然派宇文虛中來，説和議可以達成，應當派一人到元帥府受書後回來。宇文虛中想讓朱弁與正使王倫求簽决定去留，朱弁説："我來，本來視必死爲自己分内的事，今天怎麽希圖僥幸先回去呢。希望正使受書回國報告天子，成全兩國之好，早日向二皇表明天下的供奉之心，那麽我雖然死在外國，還像活着一樣。"王倫即將回國，朱弁請求説："古代的使者有符節爲憑證，現在没有符節而有印，印也是憑證。請留下印，使我得以抱着死去，死也不朽了。"王倫解印授與朱弁，朱弁接受并藏在懷裏，卧起都隨身携帶。

金人强迫朱弁到劉豫手下作官，并且恫嚇他説："這是南歸的必經之路。"朱弁説："劉豫是國賊，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又怎能容忍向他北面

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强。

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粘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虚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吴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附黄金三十兩以賜。

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

稱臣，我惟有一死罷了。"金人被激怒，斷絶他的口糧供應使他陷於困境。朱弁在驛門中堅決不從，忍飢等死，誓不屈服。金人也被感動，像開始那樣以禮相待。時間長了，又想改换他的官職，朱弁説："自古兩軍交戰，使者在中間，言論可以聽從的就聽從，不可以聽從的就囚禁、殺了，何必改官呢？我的官受命於自己的朝廷，一死而已，誓不更改而辱没我的君主。"又寫信給耶律紹文等人説："貴國的任命早晨到了，就能使人晚上死，晚上下達就使人早晨死。"又寫信訣别後來的使者洪皓説："殺使者不是小事，我等遇上，是天命，重要的是應該捨生以全義。"準備了酒食，請來被抓獲的士兵飲酒，酒至半酣，對他們説："我已得到近郊某寺地，一旦以死報國，希望各位把我埋在那裏，在墓上題寫'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我就幸運了。"衆人都落淚，不敢抬頭看他。朱弁談笑自如，説："這是臣子的常事，各位爲何悲傷？"金人知道他最終也不能屈服，就不再强迫。

王倫回朝，講起朱弁如何守節不屈，皇帝給他的兒子朱林授官，賞賜他家銀帛。粘罕等相繼死去後，朱弁秘密上疏告知此事及金國的虚實，説："這是不可以失去的時機。"派遣李發等偷偷跑回去報告。這以後，王倫再次回朝，又把朱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呈上，裏面有這樣的話："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皇帝讀後感動哭泣，授朱弁的親屬五人爲官，賞賜吴興田五頃。皇帝對丞相張浚説："回來時，應當以翰林待他。"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來到，稱贊朱弁忠節，皇上下詔帶去黄金三十兩賞賜他。

十三年，和議成功，朱弁得以回國。入朝在便殿見皇帝，朱弁謝恩并説："人所難得到的是時，而時運没有盡頭；事不可失去的是機，而機隱藏起來看不見。正因没有停止的時候，所以姗姗來遲而難遇；正因爲無形，所以變化細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首先迎回太上皇遺體，其次迎來太母，又其次憐惜無辜的百姓，這都是知時知機的明驗。然而時運匆匆，有時難以把握

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

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録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住；機會常有變動，應事先明察。盟約可以遵守，而對金人的詭詐之心應該默然以待；戰爭可以停止，而息兵的方法應該詳細地講明。金人把濫用兵力視爲至德，把暫時的安定看作太平，虐待人民而不體恤人民，擴充土地而不推廣美德，這些都是天助中興之勢。至於時與機，陛下既然知道開始，希望圖謀到最終。”皇帝采納了他的話，賜給他的金帛非常豐厚。朱弁又把從金國得到的六朝御容以及宣和御書畫獻上。秦檜討厭他談敵情，上奏把他初補官改爲宣教郎、直秘閣。有關部門考核他做官十七年，應升任幾級官階，秦檜阻撓此事，僅轉任奉議郎。十四年，去世。

朱弁寫文章仰慕陸宣公，援引精博，詳盡闡述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沿襲他的險怪奇澀的弊病。金國名王貴人多送子弟跟他學習，朱弁利用文字往來說解和好的好處。回國後，講述在北方耳聞目睹的忠臣義士如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的情況，請求加以嘉獎以勉勵後人。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户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托。宦寺有强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部。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鄭僅之子。鄭望之少年時有文名，山東都推重他。崇寧五年進士及第，從陳留主簿多次升官至樞密院編修官，歷任開封府儀、工、户曹，以處理事務合宜著稱。遇事剛正不阿，不接受請托。宦寺有强占民田的，他上奏歸還了原主。蔡京的兒子想要别人的妾，派人告知此意，鄭望之反對而作罷。任駕部員外郎兼金部。

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吴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

靖康元年，金軍攻打汴京，臨時授鄭望之尚書工部侍郎官銜，讓他作軍前計議使。回來後，金人派吴孝民與鄭望之一起拜見皇上。鄭望之説

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乃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望之再使。斡离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爲辭，遣蕭三寶奴偕棁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

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寨。又除望之户部侍郎，同棁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逾旬。會姚平仲夜劫寨不克，斡离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寨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宫。

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爲户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冤，帝爲感動，復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參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宫。起知宣州，逾年，以言章罷。

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金人意在金幣，并且要求大臣共同商議，於是命令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鄭望之再次出使。斡离不以朝廷接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爲由，派遣蕭三寶奴帶着李棁等人回來，寫書信要求割讓三鎮，想讓宰相割地，讓親王送大軍過黄河。

當時高宗在康王府，滿懷激情地請求出行，隨後與張邦昌乘筏渡濠，從午時到夜分，纔抵達金營。又授鄭望之户部侍郎，跟李棁再次到金營，把珠玉贈給金人。金人拘留鄭望之超過十天。正碰上姚平仲夜襲金寨不成，斡离不以用兵來責問衆使者，張邦昌恐懼哭泣，康王不爲此而動摇。金人於是不想留康王，改請肅王，就用兵送鄭望之到國王寨責問。逢朝廷再次派宇文虛中拿着割地詔書到來，鄭望之得以回來，趁機渲染敵勢如何强大，我方兵力太弱，不可以不議和。不久金兵撤走，朝廷認爲議和不是辦法，罷免鄭望之爲提舉亳州明道宫。

建炎初年，李綱以鄭望之誇大敵勢，損害國威，因而招來禍敗，責降爲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處分。李綱免職後，皇上下詔任命鄭望之爲户部侍郎，很快轉任吏部侍郎。論説王雲的冤情，皇帝被感動，恢復王雲原官，給他七個兒子以恩典。隨即兼主管御營司參贊軍事。論航海不便，違旨，以集英殿修撰再次領亳州明道宫。起用爲宣州知州，過了一年，因上章言事被罷免。

紹興二年，趕上赦免，恢復徽猷閣待制退休。七年，撤銷退休職名，召赴皇帝所在地。鄭望之以衰老推辭，皇帝對大臣説："鄭望之，是我的故人。"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又退休。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贈官中大夫。

張邵

張邵字才彦，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争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

張邵字才彦，烏江人。宣和三年上舍生及第。建炎元年，任衢州司刑曹事。皇上下詔求直言，張邵上疏説："有中原的形勢，有東南的形勢。現在縱然未能迅速争取中原，也應該進都金陵，以江、淮、蜀、漢、閩、廣的財富，圖謀恢

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

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群盗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寨。

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

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恤典。邵并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

復大業，不應退縮而削弱自己。”

三年，金兵南侵，皇上下詔求可以到金軍前的人，張邵情緒激昂地請求前往，轉升五級武官官階，直龍圖閣，臨時授任禮部尚書，充當通問使，武臣楊憲爲副使，當天上路。到了濰州，接伴使擺酒奏樂，張邵説：“二帝北遷，張邵身爲臣子，不忍心聽，請停止奏樂。”説了三四次，聽見的人都哭泣。第二天，見左監軍撻攬，命令張邵下拜，張邵説：“監軍與張邵是南北兩朝從臣，没有拜見的禮節。”并且把國書扔給他説：“兵不在强弱，在於理之曲直。宣和以來，我朝不是没有兵力，帥臣初開邊釁，謀臣又啓兵端，所以貴國能取勝。其後僞楚建立，群盗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這是天意人心没有厭棄宋德。現在貴國又割地而封劉豫，進行戰事没完没了，就理曲了。”撻攬大怒，拿着國書離去，把張邵押送密州，囚禁在祚山寨。

第二年，又把張邵送到劉豫處，讓劉豫任用他。張邵見劉豫，僅長揖而已，又稱他爲“殿院”，用君臣大義譴責他，言詞神氣都很嚴厲。劉豫很生氣，加上刑具投入獄中，楊憲就投降了。劉豫知道張邵不屈服，過了很久，又把他送給金，拘禁在燕山僧寺，跟隨他的人都不知他的去向。後來又寫信，對金説“劉豫挾大國的勢力，日夜南侵，不勝就首鼠兩端，勝了就像飼養的鷹，吃飽就飛走，最終對大國没有好處”，看守秘密報告，金人把他的信拿走，更加向北遷他到會寧府，距離燕三千里。金曾大赦，允許宋使者自便回鄉，人人多在淮北落户，希望有機會稍往南遷。獨有張邵與洪皓、朱弁説家在江南。

十三年，和議達成，與洪皓、朱弁南歸。八月，入朝見皇上，上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都死在異域而没有獎勵贈官，請求早日頒布撫恤恩典。張邵同時帶回崔縱的棺材并送到他家。升爲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上告他奉命出使一無所成，改爲台州崇道觀。給當時宰相寫信，勸他迎請

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

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

子孝覽、孝曾、孝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爲邵子，尚憐之。

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任池州知州，再次爲祠禄官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多次追贈至少師。

張邵不肯屈居人下，遇事慷慨激昂，常以功名自許，出使期間囚禁遷徙，多次瀕於死亡。他在會寧時，金人多跟隨他學習。喜讀佛書，即使身在異域也不放棄。當初，出使金時，在濰州遇到秦檜。回來後，上書説秦檜忠誠有節操，議者因此看不起他。後來他的弟弟張祁下大理寺獄治罪，將要株連張邵，正趕上秦檜死去而得幸免。有文集十卷。

兒子張孝覽、張孝曾、張孝忠。張孝曾後來也因出使死在金，金人知道他是張邵的兒子，尊重憐惜他。

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録。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遍。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脱，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内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吕頤浩，召與語，大悦。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宫遠播爲憂。皓極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年時有氣節，意氣風發而有治理四方的志向。政和五年進士及第。王黼、朱勔都想把女兒嫁給他，他極力推辭。宣和年間，爲秀州司録。發大水，百姓多流離失所，洪皓向太守請示讓自己擔起拯荒的任務，打開糧倉減價賣出糧食。百姓聚集，洪皓怕他們亂中爭搶，就用青白旗來區分，在手上塗墨以識別，命令嚴格而恩惠遍及百姓。浙東綱米從城下經過，洪皓請示太守要求留下，太守認爲不行，洪皓説："願用我一身换來十萬人的性命。"人們被深深感動，稱他"洪佛子。"後來秀州軍叛亂，肆意搶掠州民，無一人幸免，惟獨過洪皓家門時説："這是洪佛子的家。"不敢冒犯。

建炎三年五月，皇帝將要到金陵，洪皓上書説："内患剛平息，外敵正囂張，如果輕易到建康，恐怕金兵乘虚突然襲擊。應該先派近臣去經營，等稟告準備完成，回駕前往也不晚。"當時朝廷决議已定，未聽從他的建議，不久後悔。有一天，皇帝問宰相近來進諫移駕的人是誰，張浚説是洪皓。當時商議派人出使金國，張浚又向吕頤浩推薦洪皓，吕頤浩召見并跟他談話，非常高興。洪皓正在服父喪，吕頤浩解下衣巾，讓洪皓换下孝衣入朝答對。皇帝爲國家發展艱難、二皇

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

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强成斂兵。

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頤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托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群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潁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

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

遠在異域憂慮。洪皓極力進言説："天道好回，金人怎能長期欺凌中夏！這正是春秋邲、郢之役，天也許是在警告晉而教訓楚。"皇帝心中高興，升洪皓五級官，提拔爲徽猷閣待制，臨時給以禮部尚書名分，爲大金通問使，龔璹任副使。命令他與宰相商議國書，洪皓想有所改動，吕頤浩不願意，於是壓下了升官的任命。

當時淮南盜賊接連興起，李成剛來接受招安，就馬上任命他爲泗州知州籠絡他。任命洪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讓李成帶領手下護送洪皓到南京。過了淮南，李成就跟耿堅一起圍困楚州，責成權州事賈敦詩降敵，實際上有反叛之心。洪皓先給李成寫信，李成説汴河乾涸，虹有紅巾賊，軍糧斷絶，不能前往。洪皓聽説耿堅發起義兵，認爲可以用理義來打動他，派人秘密告訴他説："你不遠千里奔赴國家之難，山陽即使有罪，應當稟承朝廷的命令；現在你擅自圍攻，名義上是勤王，實際上是作賊。"耿堅心動，便强迫李成收兵。

洪皓到了泗州境内，迎接的人騎馬披甲而來，龔璹説："虎口不可入。"洪皓便返回。上疏説："李成以朝廷糧餉供不上爲由，説了'帶領衆人去建康'的話。現在靳賽占據揚州，薛慶占據高郵，萬一三支叛軍連結訂盟，怎麽對付他們呢？這是忍辱的時候，應當派人告知朝廷的意思，優厚進升官職，把京口綱運給他，像晉明帝對待王敦那樣就行。"上奏後，皇帝立即派使者安撫李成，供給五萬石米。吕頤浩對他直接上奏而不先稟告政事堂感到不滿，上奏洪皓假托有事而滯留，降兩級官。洪皓就請求從滁陽路出發，從壽春經由東京去那裏。到了順昌，聽説群盜李閻羅、小張俊之流阻截潁上道。洪皓與他們的黨徒相遇，開導他們説："自古以來没有白頭賊。"黨徒有所悔悟，洪皓讓他們拿書信到賊巢，兩個首領聽從命令，領兵來守衛。

洪皓到了太原，留下將近一年，金對待使者的禮節一天比一天薄。等到了雲中，粘罕强迫二位使者做劉豫的官，洪皓説："不遠萬里奉命而來，不能陪奉二皇南歸，恨自己力量有限而不能

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璹至汴受豫官。

殺了逆賊劉豫，還忍心事奉他嗎！留下也是死，不到劉豫那裏也是死，不願在鼠狗間偷生，情願赴鼎鑊受死而不後悔。”粘罕發怒，要殺了他。旁邊一個頭目贊嘆道：“這是真正的忠臣。”用眼睛示意劍士住手，跪下爲他求情，洪皓得以流遞冷山。流遞，跟編籍流放一樣。僅有龔璹到汴接受了劉豫的官職。

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雲中到冷山走六十天，距離金主建都的地方僅一百里，那裏非常寒冷，四月草生，八月已經下雪，有百户人家住在洞穴裏，是陳王悟室的部落。悟室敬佩洪皓，命令他教自己的八個孩子。有時兩年不給吃的，盛夏穿粗布衣，曾因大雪而柴火燒完，用馬糞燃火煨麵給他吃。有人進獻取蜀的計策，悟室以此計策來問洪皓，洪皓極力改變他的想法。悟室一心一意想向南侵犯，説：“誰説海大，我的力量可以使海水乾涸，衹是不能使天地互相拍合罷了。”洪皓説：“戰争就像火，不能弄火自焚，自古以來没有四十年用兵不停止的。”又多次説明所以來此是爲了兩國的事，既然不接受使者，却叫他深入教小孩子，這不是古人對待使者應有的禮節。悟室時而回答時而沉默，忽然發怒説：“你作和事官，而嘴却這樣硬，你以爲我不能殺你嗎？”洪皓説：“自己本應去死，不過貴國没有接受殺死使者之名，願意投入水中，可以以落水而死爲名。”悟室認爲他忠義而作罷。

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册乃虚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爲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侄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决不蹈其覆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

和議將要達成，悟室問所商議的十件事，洪皓逐條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大略説封册是虚名，年號屬本朝自有；三千兩黄金是景德所没有的，東南不宜養蠶，絹不可以增加；至於抓走淮北人，景德書中記載還可以核查。悟室説：“殺歸附的人爲什麽不可以？”洪皓説：“從前魏侯景歸附梁，梁武帝想用他來换回自己在魏的侄子蕭明，侯景於是反叛，攻陷臺城，中原大國决不蹈其覆轍。”悟室醒悟道：“你性直不騙我，我跟你到燕去，派你回國商議。”於是動身。適逢莫將來金，未達成協議，事情又中止。洪皓留燕剛一個月，兀术殺了悟室，同黨受株連者數千人，惟獨洪皓因對悟室表述過不同的言論差點兒喪命，

所以得到幸免。

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

正值二帝遷居五國城，洪皓在雲中秘密派人上書，奉獻桃、梨、粟、麵，二帝纔知道新皇帝已經即位。洪皓聽説徽宗死去的消息，向着北面哭得眼睛流血，早晚哭吊，祭日寫文章祭奠，言辭激烈，舊臣讀了都落淚。紹興十年，依靠間諜趙德的幫助，寫了機密的事達數萬言，藏在舊絮中，回國送到皇帝手中。説："順昌之戰，金人因極度的恐懼而掉魂，把燕山珍寶全部轉移到北部，意思是想捐棄燕以南的土地。朝廷軍隊很快回朝，自己失掉機會，現在再次發兵還可以。"十一年，又求得太后的手書，派李微帶回國，皇帝非常高興地説："我不知道太后是否平安將近二十年，雖然使者派出上百個，還不如這一封信。"當年冬，又秘密上奏書説："金已經對用兵厭倦，看形勢不能長久，以前讓婦女跟隨軍隊，現在是不敢的。如果和議没有決定，不如乘勢進擊，恢復疆土易如反掌。"又説："胡銓密封奏書這裏可能有，金人知道我國有人，更加害怕。張丞相聲名震動異域，可惜被安置在閑散的職位上。"又問李綱，趙鼎是否平安，獻上六朝御容、徽宗御書。這以後徽宗遺體及太后回歸的消息，洪皓都事先報告了皇帝。

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爲留司判官。趣行屢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

當初，洪皓到燕，宇文虛中已接受金官，於是推薦洪皓。金主聽説他的聲名，想讓他做翰林直學士，他極力推辭。洪皓有逃回去的意圖，就求於參政韓昉，要求居住在真定或者大名以自給。韓昉很生氣，開始把洪皓的官改爲中京副留守，又降爲留司判官。多次催促他上任，洪皓請求不去就職，韓昉最終也不能使他屈服。金的制度，即使是没改换官職而擔任過使者的人，也永遠不可以回去，韓昉就命令洪皓負責雲中的進士考試，大概想用計毁損洪皓。洪皓又藉口有病推辭。不久，金主因生子大赦，允許使者回鄉，洪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派遣的人中。金人怕他是禍患，還派人去追他，七個騎兵到淮時，洪皓已經上船。

十三年七月，見于内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

十三年七月，在内殿見皇帝，極力請求回州養母。皇帝説："你忠貫日月，志不忘君，即使

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帘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

是蘇武也比不過你，怎能捨我離開呢！”請求晋見慈寧宮，帘人設簾，太后說：“他是我以前相識的尚書。”命令撤掉簾子。洪皓從建炎己酉出使，到這時回國，留在金共十五年。同時出使的十三人中，僅有洪皓、張邵、朱弁得以活着回來，而以忠義聞名天下的，惟獨洪皓一人。洪皓在皇宮答對完畢，退下拜見秦檜，接連幾天不停地對秦檜講自己的看法，說：“張和公是金人所怕的，竟得不到任用。朝廷暫居錢塘，而景靈宮、太廟的土木却極爲華麗，難道不是表示没有收復中原的意思嗎？”秦檜不高興，對洪皓的兒子洪适說：“令尊確實有忠義的節操，得到皇上的寵愛。但官職如讀書，想快就容易終結而且無味，必須像黃鐘、大呂那様纔行。”八月，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代理直學士院。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吴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

金人來接趙彬等三十人的家屬，皇上下詔允許他們回去。洪皓說：“從前韓起向鄭索要環，鄭，是個小國，却能够伸張正義而不給他。金已經把淮作爲界限，官屬都是吴人，應該留下不遣返，是擔心這些人知道虛實。他們正被蒙兀困擾，姑且表示强硬來試探我國，如果馬上順從他們，他們認爲秦没有人，會更加輕視我國了。”秦檜臉上變色說：“您不要説秦没有人。”然後又上疏說：“怕因不給的緣故，或許導致背叛盟約，應告訴他們說：‘等淵聖及皇族回來，就遣返。’”又說：“王倫、郭元邁以身殉國，棄之不取，危急之時怎麼使用別人呢？”秦檜大怒，又因說室撚口頭傳送過問候，秦檜更加憤怒，說的話記載在本書《秦檜傳》。第二天，侍御史李文會彈劾洪皓不看望母親，命令他出朝爲饒州知州。

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戾，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

第二年，發大水，中官白鍔宣稱：“協調乖戾，洪尚書名聞天下，爲什麼不用？”秦檜聽說後更生氣，把白鍔抓入大理寺問罪，很快流放嶺表。諫官詹大方接着告洪皓與白鍔是刎頸之交，互相稱贊，罷免洪皓爲提舉江州太平觀。白鍔開始不認識洪皓，不過因隨從太后北歸，在金國時知道洪皓的名聲而已。

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釣

不久爲母親服喪，其他進言的人還說洪皓想

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直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直學士，謚忠宣。

當宰相。服喪結束，任饒州通判。李勤又附和秦檜誣告洪皓欺騙世人捏造謡言，降授洪皓爲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處分。住了九年，纔復任朝奉郎，遷居袁州，到南雄州去世，享年六十八歲。他死後一天，秦檜也死去。皇帝聽説洪皓去世，爲他嘆惜，贈敷文閣直學士，贈官四級。過了很久，追贈徽猷閣直學士，謚號忠宣。

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麾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

洪皓雖然長時間在金，不能忍受那裏的艱苦，但爲金人所敬佩，所寫的詩文，爭着抄誦要求刻版。他回國後，後來的使者到了，肯定詢問洪皓做什麽官、住在哪裏。生性急公好義，就是處在艱苦危險的境遇中也一點都不改變。懿節后的親戚趙伯璘屬悟室部下，非常貧困，洪皓周濟他。范鎮的孫子范祖平是傭奴， 洪皓跟金人説情就放了他。劉光世的庶女給人養猪，洪皓把她贖出嫁人。其他流落低賤的貴族，洪皓都盡力幫助他們脱身。惟獨被秦檜嫉恨，未死在敵國，竟死於讒言。

皓博學强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録》等書。子适、遵、邁。

洪皓博學强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録》等書。兒子洪适、洪遵、洪邁。

洪适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秘書省正字。

洪适字景伯，是洪皓的長子。小時候聰明，每天誦讀三千言。洪皓出使朔方，洪适剛十三歲，能擔當起家中的事情。因洪皓出使而受官，補爲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洪遵一起考中博學宏詞科。高宗説："父親在遠方，兒子能自立，這是忠義的回報，應該升官提拔。"於是任敕令所删定官。過了三年，弟弟洪邁也考中博學宏詞科，從此三洪文名滿天下。改任秘書省正字。

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爲台州通判。垂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它州代貢禮物，闢試闈以復舊額，蠲官田令不種者輸租。改知徽州，尋提

剛幾個月，洪皓回來，觸忤秦檜，出朝爲饒州知州，洪适也出任台州通判。任期快滿時，洪皓被貶英州，洪适又被牽連免職，往來於嶺南探望侍候父親九年。秦檜死後洪皓回朝，途中去世，洪适服喪三年期滿，起用爲荆門軍知軍。應詔上奏寬免撫恤的四件事：减少茶額錢，其他州代替進貢禮物，開闢科學考試以恢復從前的數

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

額，免除租官田而不耕種的農户租税。改爲徽州知州，很快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先指出役法不均的弊病。

會完顔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産爲官鬻，請聽其估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大定僭號，諸國未必服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尚書户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

逢完顔亮來侵犯，皇上親征，洪适在金陵晋見，説："本路乾旱，百姓到淮求食，又遭遇金兵，現在人人想回家而田産却被官府賣了，請讓他們估價贖回。"完顔亮死時，洪适上疏説："大定是僭越的國號，各國不一定服從，應該多發密詔傳旨給中原義士，各自占有州縣，然後讓他們治理。朝廷軍隊留守淮、泗，招兵積糧，作爲聲援。等蜀、漢、山東的幾路軍隊都會集在一起，認爲可以就進兵，兵力不受挫傷，可以萬無一失。"升爲尚書户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興兵，饋餉繁多，洪适盡心調度，供應没有缺少。升任司農少卿。

隆興二年二月，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爲之，故國史以爲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飭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换授，恐有减奉之患，乞如閤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横行遥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將，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酬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爲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歡，得其要領以歸。

隆興二年二月，召入任太常寺少卿兼權直學士院。皇上想任衆將環衛官，下詔議論有關制度。洪适以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呈上，并且説："太祖、太宗朝，常常用來對待衆將及投降的國君和大臣，從那以後多授皇族，所以國史認爲官存而事廢。陛下修整軍備，不必遠取唐朝的制度，祖宗舊事可以效法。現在直接更改换授，恐怕有减俸的毛病，請求像閤職兼帶節度，到刺史帶上將軍，横行遥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將，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他們的官府人員官吏，命令有關部門加以核定并上報。"任中書舍人。當時金兵再次侵犯淮，緊急軍書不斷傳來，書信詔令積壓，徵詢酬答都符合皇上的旨意，從此皇上有重用他的意思。金重申前盟後，洪适首任賀生辰使。金派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待，自己説他的父親司空對洪皓有恩德，相處十分愉快，洪适得其要領而回朝。

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塤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宫觀雖小，塤得之，

乾道元年五月，升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塤罷廢很久，忽然給他祠禄官。洪适上奏説："李林甫死後，幾個兒子都發配到嶺南。秦檜惡貫滿盈而自取滅亡，不肖子孫官職依舊，可以説是幸運的了。宫觀雖小，秦塤得到後，人們

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汲擢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

以爲是任用的開始，恐怕秦檜的黨羽互相提携而進入朝廷。”於是那個命令中止。當時巫伋又被召入，莫汲被提拔爲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恢復龍圖閣學士，洪适説他們都是秦檜的黨羽，隨即收回命令。

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户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

六月，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皇上告訴參政錢端禮、虞允文説：“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開始同班奏事。八月，任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認爲銅錢多流入金境，請求禁止，去蜀中取鐵錢在淮上發行。事情已經開始辦理，洪适認爲不可以。皇上問他，洪适説：“現在每州所得不到一千緡，一州按一萬户計算，每家僅得數百，恐怕民間無法進行貿易。況且商人没有回貨，鹽場將有大損害。”皇上認爲他説得對，就中止先前的命令，僅從蜀中取十五萬緡，在廬、和二州發行。

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

十二月，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不久，春天久雨，洪适引咎請求退職，林安宅上疏指責洪适，接着臺官又一起上奏。三月，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很快起用爲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再爲祠禄官。淳熙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謚號文惠。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閲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九人：槻、柲、榴、樇、櫍、桴、櫖、槺、梠。

洪适以文學著名，逢良時又遇明主，從擔任知制誥一個月進入中書省，又經過四個月身居宰相之位，三個月後罷免參政，然而没有大的建樹把他的學問顯示出來。在家待了十六年，兄弟鼎立，子孫衆多，以著述吟咏自娱，近世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福全的。有人認爲洪适是湯思退的同黨，又説洪适來自淮東，説張浚胡亂開支，張浚因此被免去宰相。兒子九人：洪槻、洪柲、洪榴、洪樇、洪櫍、洪桴、洪櫖、洪槺、洪梠。

洪遵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同試博

洪遵字景嚴，是洪皓的次子。從兒時就像成人那樣持重，從師學文，不因逢年過節天氣寒暑而中斷。父親留在沙漠，母親去世，洪遵思念親人，牽挽母親大哭。安葬了母親，兄弟到僧舍學習文詞，夜裏睡覺不脱衣服。因父親的功勛補爲

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擢爲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宰相秦檜子熺爲官長，謦咳爲人輕重，遵恬然不附麗。二年弗遷。

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爲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爲御史。方賜對而父訃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疆，璹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爲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迹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爲道謗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

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實自遵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皆從之。

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逵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勛臣子孫多躐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并令久任在京宫觀。"遵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内

承務郎，與哥哥洪适一起考博學宏詞科，中第一名，賜進士出身。高宗因洪皓出使遠方，提拔洪遵任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就入館，是從洪遵開始的。宰相秦檜的兒子秦熺是官長，談笑中就能决定别人官位的升降，洪遵恬然不依附他。兩年没有升官。

洪皓回朝，與朝廷的議論不一致，由京官爲太守。洪遵於是請求到地方，通判常、婺、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推薦他，又入朝任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是副臺端，秘密推薦他任御史。剛要賜他答對時父親的訃告到了。二十八年，服喪期滿，召入答對，極力陳述父親的冤情，説："先臣與龔璹一起出使金，龔璹做了劉豫的官，因亂殺兵官被劉豫處死，而秦檜贈他節旄，提拔任用他的兒子。先臣抗拒金人的命令，被留十五年纔得以回國，反而被流放嶺外，我兄弟被排擠在外。秦檜就是這樣不分忠逆。"高宗知道是由誹謗引起的，并且説："你兩登三館，曾經掌管制書誥命，現在任你爲修注。"於是爲起居舍人。

上奏請求把經筵官授任罷免及封章進對、宴會賜予、講讀問答等事，彙編成一部書，名叫《邇英記注》。以後乾道年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實際是從洪遵開始的。又因當面答對，論述鑄錢的利弊，皇帝贊許接受了。升任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官、經筵官允許退朝後暫留奏事，而近例没有。洪遵上奏請求恢復舊制，并且説起居注有十五年未修，請授現修月進外，每月兼帶修注，皇上都聽從。

二十九年，任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逵轉爲防禦使，王綱轉爲團練使，洪遵説："近制管軍官十年纔升一次，現在兩人年限不滿，怎能升官呢?"當時功勛大臣的子孫多在臺省越級任職，洪遵極力進諫請求明確加以制止。高宗説："應立法，從今天起功臣子孫按順序遷官到侍從，并命令長期在京宫觀任職。"洪遵説："侍從，是朝廷高級官職，不是考核升級，哪有依次序升遷的制度?"退朝後上奏説："現在内外將家不下二十

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

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

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閡，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章而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逾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敕牒即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復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乃止仍舊貫。

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爲

人，假如依次序升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都可以安坐而得。太祖開國功臣的子孫不過在各司任職，惟獨曹彬的兒子曹琮、曹瑋把功名視爲自己奮鬥的目標，於是成爲節度使，當初没聽説有依次序遷任侍從的事例。現在旨意一頒布，使清要之地人人都是將種，不能以此昭示於天下。望收回前詔。”又説：“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集成爲盜賊。希望出榜告知衆人，允許他們自新，願充軍的入伍，願務農的放還。”皇上都許可了他的上奏。

論者想恢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的鼓鑄，詔令給事中、舍人商議，洪遵説：“唐有鼓鑄使，國朝有的以漕臣兼領，有的分路設使臣，改屬三司。自中興以來，設都大提點，官屬太多，成爲州縣的禍害。中間又多次進行廢除，又没有一定之論，開始委任轉運使，又委任提刑，又委任太守、副職，號令不一，鼓鑄更少。我認爲再設鼓鑄使是有利的。”

三十年正月，試用爲吏部侍郎。先時選人赴曹提升官級，官吏仗勢進行交易，有一點不合規定，一定巧生阻隔，必須賄賂以滿足他們的要求纔罷休。洪遵明確地與他們約定，如果大節無害，先辦後審，薦員有一定的限額，而舉薦的人遮掩重復，有的同時把一章巧妙地分爲兩牘，有的應當推薦五人而動輒超過十人，有的應當推舉爲職官却欺騙爲京官文書，有的身繫常調而妄稱職司，有的東西分曹而交錯參補，有的已經復奪却指爲以前的事，逐一分析列數，請他們凡是遇到上述列舉的情況可以彈劾。舊制，退休任子，隨所在處審定的文牒即可請求離任。這時，依照議者的請求，必須命令到原州判奏。洪遵説：“士大夫有的遷轉粵、蜀爲官，數千里外，不幸因此而死去。臨終辭去官職，他們的家眷獲准回歸故里已是很難，現在又因此阻撓，反復拖延，這是明顯給惡吏留下餘地。”於是取消這個規定，沿用舊制。

平江、湖、秀三州鬧水災，没法繳納秋税，有關部門强行下令繳納麥子。洪遵説：“麥價絶不在米價下，百姓如此貧困，怎能指夏爲秋，把

秋，衍一以爲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爲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爲解，淹引日月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

一季增加爲二季，使他們被逼到溝壑中呢？希望量情取税的一半，而遭水害者全部免税。”金人來索求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洪遵認爲蜀的李特可以成爲最好的警戒，希望用宗族根系聚集還不够來解釋，拖延時間回覆他。升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述湯思退而使他被罷免相職，洪遵撰寫制書没有貶詞，汪澈以此彈劾他。於是洪遵請求離朝，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

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它郡隨與不饜。至吴，乃相告曰：“内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朝廷慮商舶爲賊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并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縶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吴人德之。

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命令他的尚書蘇保衡由海道侵犯二浙，朝廷任命浙西副總管李寶防禦敵人。李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早就與李寶不和，朝廷商議因洪遵曾推薦過李寶，就任命洪遵爲平江知府。當李寶領水師攻打膠西時，凡是資糧、器械、舟楫都由洪遵供給，李寶立功歸來，洪遵幫助很多。皇帝到金陵，宫禁衛士没有限度地勒索，其他州隨時給與也不滿足。到了吴，却互相警告説：“内翰在這裏，你不要再這樣做了。”在此之前，朝廷擔心商船被賊得去，全部扣留入官，後來也没送還，連同海縣民兵組織的巨艦及招來的水手、民兵，都扣留不得離開。洪遵藉對答論説此事，把船還給商人，聽任水手自便，吴人很感激他。

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絶，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

孝宗即位，任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皇上詔問宰相、侍從、臺官諫官：“敵人來索要舊有金額，答應他們却不能忍受屈辱，不答應則邊境的禍患就没有停止的時候。中原歸正人源源不斷，接納他們則東南無法供養，不接納就會使歸向之心斷絶。應該指明陳述上奏。”洪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同提出一條建議，内容大略是：“不宜任憑自己的意志而徑直行事，也不可很快爲他們所屈服，應當給他們像以前那麼多的金繒，或許能稍微歸還像海、泗之類的侵地，那麼敵人也可以藉口來商議了。”

知隆興元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産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

隆興元年爲知貢舉，任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産十二棵金芝，同僚商議上表慶賀，洪遵引用李文靖上奏災異的舊事進行勸止。推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任用，適逢湯

未及用，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操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户自閲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狎至，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忿，則別治溧水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流移，勸分乞糴，如自刲其股以充喉，不暇食，况能飽他人腹哉。"執不從。

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闔户莩藉而廩不至。遵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于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

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寨，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敕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

思退任左相，而次相張浚被罷免，御史周操得知洪遵將越級升官，上章彈劾，皇上急忙讓他改任別的官職。洪遵不能安於職位，接連上奏要求免職，最後與御史一起離職。當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乾道六年，起用爲信州知州。改爲太平州知州。前任太守周操因曾論劾洪遵，聽説洪遵到來，不等驗收符節就馳車離去。洪遵追趕十里爲他餞行，像平時一樣慰勞他，説："君當官行事，我有什麽可怨恨的呢?"聽説此事的人認爲洪遵有盛德。圩田損壞，百姓失業，洪遵集民築圩共有數萬畝。正值寒冬，洪遵親自到人民中間，載酒食親自送去，恩意傾盡，人們忘了勞苦。轉運使張松忌恨他的功勞，上奏欺騙説圩不曾决口，百姓不曾遷移，却責成圩户自己修築堤防，并且裁省募工錢米的一半。洪遵接連上疏力争，直到請求派朝臣審查。於是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先後來到，斥責張松的謊言，圩堤終於修成，合計四百五十五里。張松無處發泄他的忿恨，就另外修溧水永豐圩，徵調丁、米、木，數目非常大。洪遵説："州應當每年節儉，剛救濟安撫流民，却鼓勵人們分掉買進的米，好像割自己的大腿肉來吃，自己都吃不飽，怎能填飽別人的肚子呢。"執意不聽從。

楚地旱災，旁縣救濟的人擔心不够及時，措施没有先後次序，有的得米却没有燒的，有的全家餓死而糧食還没送到。洪遵精簡賓客佐吏，按遠近壯老來區分給予東西的多少，減除租税達到十分之九，又向江西買進糧食，得以活下來的不少於上萬人。戍兵乘機竊取好處，在原野上搶劫，洪遵全部抓住他們交還軍中。所以雖有大饑荒而村落安然無恙。升爲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傳旨給當制舍人范成大，嘉獎洪遵的政績，并且允許他入朝晋見。

當時虞允文掌握國家大政，有北征的志向。先調侍衛馬軍出去駐屯，留在府中的五軍，把他們的妻小全部送走，謀劃修築營寨，不下萬竈。張松被任用不能罷免，特旨命令洪遵同宰相赴選德殿奏事。洪遵上奏説外臣不敢跟在二府的後

退别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揭榜，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概，庾人不能輕重其手。遍行郊野卜寨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逾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摇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嘩。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宫。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謚文安。

洪邁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敕令所删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

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

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仇之意。"不用。吴璘病篤，朝論欲徙吴拱代之。邁曰："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

面，希望等待退朝後另外引進奏事，皇上不答應。進官資政殿學士後出發。到了那裏就發榜，百姓苗米僅繳納賦税而不繳納耗費，聽任百姓自己拿斗稱，管糧倉的官吏不能干涉。走遍郊野選擇營地，尋求不妨礙民居、不平墳墓的地方，過了一年纔找到。營卒酒醉，胡言亂語動摇軍心，把他殺了，陳尸於市，三軍没人敢喧嘩。有人白天進入旗亭持刀刺壚，加上刑具後投入獄中，上奏没批下來，統帥害怕受到譴責，請求自己處治他。孝宗很生氣，罷免統帥，洪遵也因此而被貶官兩級。不久，五營建成，洪遵恢復原官，仍任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宫。十一月，去世，年五十五歲，謚號文安。

洪邁字景盧，是洪皓的幼子。小時候每天讀書數千言，過目不忘，博覽群書，即使是小説野史，佛老旁門，没有不涉獵的。隨從兩個哥哥考博學宏詞科，惟獨洪邁没考中。紹興十五年纔考中，任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朝任敕令所删定官。洪皓得罪秦檜後賦閑，秦檜對他怨恨不止，御史汪勃彈劾洪邁知道他父親不安分的陰謀，於是出朝添差教授福州。多次升官任吏部郎兼禮部。

皇上爲顯仁皇后服喪，應當祭祀宗廟，禮官不知怎麽辦，洪邁請求派宰相分祭，上奏得到批准。任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百姓交糧贖罪，以緩解國家費用，又請求嚴格皇帝出入的儀仗。

三十一年，議論欽宗的謚號，洪邁説："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應當像楚人立楚懷王的例子，號懷宗，以表示復仇的意思。"不采用。吴璘病重，朝廷議論想調吴拱代替他。洪邁説："吴氏因功掌握蜀兵三十年，應該有使百姓視聽一新的措施，不要使吴家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朝視察軍隊，上奏任命洪邁參議軍事，到鎮江，聽説瓜洲官軍與金軍相持，慌恐失措。適逢建康驛傳告急，葉義問想馬上回去，洪邁極力阻止他説："現在退兵，對京口勝敗没有好處，而金陵聽説回師，人心動摇，不可以。"

陵闕返旆，人心動摇，不可。”還左司員外郎。

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宫、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絶，名稱以何爲正，疆土以何爲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虚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虚。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

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

改任左司員外郎。

三十二年春，金主完顔褒派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知登帝位一事，并且議和，洪邁任接伴使，知閤門張掄任副使。皇上對執政説：“以前講和，本爲太上皇遺體、太后，雖然屈己卑辭，也不懼怕。現在兩國的盟約已斷，名稱以什麽爲正，疆土以什麽爲準，朝見的儀式，歲幣的數目，應先定下來。”洪邁、張掄進宫辭行時，皇上又説：“我料到此事最終歸於和好，想首先商議名分，而土地其次。”洪邁於是上奏更改接待禮數，共有十四件事。從渡江以來，屈己容忍許多超過應有禮數，到這時一切都取消，用敵國之體，凡是遠迎及引見金銀等都廢除。然而高忠建有責令行臣禮以及收回新恢復州縣的建議，洪邁上報，并且上奏説：“疆土實利不能給他們，禮儀虚名不值得可惜。”禮部侍郎黄中聽説後，趕快上奏説：“名分確定後實際隨之而來，百世不變，不能説是虚的。疆土得失，一彼一此，不能説是實的。”兵部侍郎陳俊卿也説：“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伸，而歲幣也可以減少。”

進任起居舍人。當時商議派使者回報金國聘問之禮，三月丁巳，皇上下詔令侍從、臺官諫官各舉薦一名可以完成使命的人。當初，洪邁接待金使時，已經用舊禮折服了金使，到此時，慨然請求前往。於是臨時以翰林學士的名分，充任賀登位使，想使金稱兄弟敵國并歸還河南土地。夏四月戊子，洪邁辭行，國書用的是敵國的禮節，高宗將親筆信賜給洪邁等人説：“祖宗陵墓，隔離三十年，不能按時灑掃祭祀，心中實在悲痛。如果他們能歸還河南地，一定要像過去那樣居於尊貴的地位，又使我屈辱，也没什麽可惜的。”洪邁上奏説：“山東的戰事還没有解除，兩國的和好就不能成。”到燕，金閤門見國書，喊道：“不合規格。”强行命令使者在表中改寫陪臣二字，朝見的禮儀一定要用舊禮。洪邁開始堅決不答應，隨後金鎖了使館，從早到晚水漿不通，三

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

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黄，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黄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黄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況今宰相兼樞密，因而厘正，不爲有嫌。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敕，并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黄，以示重出命之意。"報可。

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宫，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爲動，但遣一校婉説之，俾歸營，衆皆聽，垂橐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鄰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

天後纔受到接見。金人出言極爲不遜，大都督懷忠提議想扣留他作人質，左丞相張浩認爲不能，纔讓他們回來。七月，洪邁回朝，孝宗已經即位。殿中侍御史張震認爲洪邁出使金國辱没使命，論奏罷免了他。第二年，起用爲泉州知州。

乾道二年，又爲吉州知州。入朝答對，於是任起居舍人，重申以前的話："起居注都是根據各處關報，加以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也難以編成書。景祐舊事，有《邇英延義二閣注記》，凡是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都保存記載。十年間稍微停止而没有續上，陛下的言行都不得而知，恐怕不是任命侍臣的本意。請求命令講讀官從今天起各自把每天得到的聖語送給修注官，命令講筵所用文書上報，使他們謹慎地記録下來，沿用今天御殿名叫做《祥曦記注》。"皇帝下詔批准。

三年，升任起居郎，任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與史事。父親忠宣、哥哥洪适、洪遵都歷任這三職，洪邁又接着任職。洪邁上奏："三省事無大小，必須先經中書書黄，宰相簽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省，給事中書讀，如果給事、舍人有什麽建議，就封黄上奏，以聽皇上的旨意。僅樞密院得旨後，立即書黄經過門下省，照例不送中書，叫做'密白'，那麽封還加以駁正的職事似有所偏，何况現在宰相兼樞密使，因此而改正，以免有嫌疑。望下詔樞密院，凡是已經接受的制敕，一齊送至左右省依照三省書黄，以表示重視出命的意思。"回答可行。

六年，任贛州知州，修築學官，建造浮橋，士人百姓安定。州兵素來驕横，稍不如意就飛揚跋扈，郡每年派上千人戍守九江，當年，有人害怕被留下而不能回來，衆人於是倒戈。人們以謡言相驚，百姓十分恐懼。洪邁不爲所動，僅派一名校官委婉勸説他們，使他們回營，衆人都聽從，挂個空箭袋就進去，慢慢審問出什五長兩人，加刑具送到潯陽，在市上斬首。辛卯年鬧饑荒，贛趕上中熟，洪邁拿出糧食去接濟鄰州。僚屬有人進諫阻止，洪邁笑着説："秦、越貧瘠肥

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

沃，是臣子之利嗎?”不久知建寧府。有一富人因小仇小怨殺人後持刀越獄，長時間拒捕，洪邁治他的罪，黥面後流放嶺外。

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之爲八百三十七所。”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哄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嘩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

十一年，任婺州知州，上奏：“金華田地多沙，地勢不蓄水，五天不下雨就乾旱，所以境內陂湖最應該修繕治理。命令耕者出力，田主出糧，共建公私塘堰及湖，總計有八百三十七所。”婺軍向來没有紀律，春天發的衣服，想用緡換帛，吏人不同意，就一起呼叫着聚集在州將的治所，州將惶恐不安，姑息并滿足他們的要求。洪邁到後，衆人重演前事，以至於把惡意誹謗的話貼在城門上。洪邁用計逮捕四十八人，將審理，黨徒互相唆使，圍擠洪邁的轎子，洪邁說：“他們是罪人，你們參預什麽?”衆人逡巡散去。洪邁殺了首惡兩人，在市上斬頭示衆，其餘的人處以黥面和鞭撻不等，没人敢喧嘩。事情傳到朝廷，皇上對輔臣說：“想不到書生能遇事隨機應變。”特旨升敷文閣待制。

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泇，曰鹽城，曰寶應，曰清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椿，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决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

第二年，召入應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爲海陵、喻泇、鹽城、寶應、清口、盱眙。認爲應當修築城池，從嚴屯兵，建立游椿，增加戍卒。又說：“許浦應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應築兩座大堰，造斗門，遇到軍隊路過，就决防送船。”又說：“馮湛製造多槳船，底平檣浮，即使一尺深的水也能行駛。現在已有十五六年，修理的少，不能使用。”認爲應招募瀕海富商獻納船隻給予爵位，招募善於駕船的人來補充水軍，皇上表示贊許。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

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

洪邁初入史館，參預修纂《四朝帝紀》，進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晚上值班，皇上時常把他召入，談論到半夜。十三年九月，任翰林學士，於是呈上《四朝史》，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編爲一書。

紹熙改元，進焕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

紹熙改年號，進焕章閣學士、紹興府知府。到朝廷奏事，説新政最好以十漸爲戒。皇上說：“浙東人民被和市困擾，你去，爲我主持公道。”洪邁再拜說：“立誓盡力。”洪邁到了州裏，核實

邁至郡，核實詭户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宫。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禄大夫，謚文敏。

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閲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覿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欺詐不實户共四萬八千三百多家，所減的絹用匹計算，大略如這個數目。提舉玉隆萬壽宫。第二年，再次上章告老，進官龍圖閣學士。很快以端明殿學士退休，當年去世，享年八十歲。贈官光禄大夫，謚號文敏。

洪邁兄弟都以文章取得盛名，躋身顯貴之列，洪邁尤其以博聞得到孝宗的賞識，稱他的文章具備衆體。洪邁考閲典故，涉獵經史，窮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抄《資治通鑑》三遍。有《容齋五筆》、《夷堅志》流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其多。所修《欽宗紀》多源自孫覿，附和耿南仲，嫉惡李綱，所記内容多失實，所以朱熹舉王允的論斷，説佞臣不可以使他執筆，認爲不應當取孫覿所記的内容。

論曰：孔子説："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在建炎、紹興之際，凡出使金的人，如探虎口，能保全名節回來，像朱弁、張邵、洪皓就是如此，鄭望之不值得評議。洪皓留金十五年，忠節尤爲顯著，高宗説蘇武不能超過他，確實如此。然而竟因得罪秦檜被貶謫而死，可悲啊！他的兒子洪适、洪遵、洪邁相繼考中詞科，文名滿天下，洪适職位高至相位，而洪邁文學地位尤其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有報，能不信嗎。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迨　趙開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

張九成字子韶，祖先是開封人，遷居錢塘。游學京城，跟隨楊時學習。權貴托人送禮物給他并說："肯跟我交往，一定舉薦你到館閣。"張九成笑道："王良尚且羞於與受寵的奴隸同車，我能做貴游客嗎?"

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欲，遠佞防奸，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凄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置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

紹興二年，皇上將策試進士，詔令考官，直言的人放在高等。張九成的策試大略說："禍亂的發生，是天用來開導聖人的。希望陛下胸懷大度剛毅，不要用憂慮驚恐來使自己氣餒。臣看金人有必亡的趨勢，我國有必興的理由。好戰必亡，失去舊的風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這些情况金都存在。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女真，狡猾創業，有如兒戲，不值得憂慮。前世中興的君主，大都崇尚剛德。不聽讒言，節制欲望，遠離壞人，防範奸惡，都是中興的根本。現在民間百姓都知道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天不得温暖，夏天不得凉爽，傍晚無處安定，早晨無處問安，遇物傷感時世，心中凄惋，能不想如何迎接二皇回來嗎?"又說："宦官聞名，是國家不祥的徵兆，現在這些人的名字漸漸傳開，這是臣所擔心的。應該使他們安心侍候的事，凡是與他們結交往來應加以禁止，干預政事的一定誅殺。"選拔爲第一。楊時給張九成寫信說："朝廷對策從中興以來還沒有這樣過，如果沒有剛毅大度的氣魄，不爲得失而進退，是不能做到的。"

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

任鎮東軍簽判，吏人不能欺詐。民犯鹽禁，

鮭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争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

提刑張宗臣想逮捕數十人，張九成與他爭執。張宗臣説："這件事是左相的命令。"張九成説："主上屢次頒布寬免刑罰的詔令，你不體會聖意而去觀望宰相的意思嗎?"張宗臣發怒，張九成立即呈遞辭職文書回家。跟他學習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出自他的門下的多是有聲望的人。

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

趙鼎把他推舉給朝廷，於是以太常博士召他。來到後，改授著作佐郎，升著作郎，進言説："我宋家法，就是仁而已。仁的表現，尤其在於刑罰。陛下以減免刑罰爲當務之急，而理官却不考慮寬免刑罰。要下詔理官，能使幾人活下來就減少他的考核年限。"聽從了他的建議。任浙東提刑，極力推辭，於是授與祠禄官回家。

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閲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

不久，召入張九成授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把已經判處死罪的案子呈上，張九成從頭到尾審閲後得知案情，於是請求重新核實，囚犯果然是被誣陷服罪的。朝廷議論想獎賞張九成平反的功勞，張九成説："我的職責就是斷案詳審，能要求獎賞嗎?"不接受。

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虚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

金人議和，張九成對趙鼎説："金實際上已厭惡用兵，反而虚張聲勢來動摇我國。"接着談到十件事，他們真能按照我們所説的，就與他們和解，主動權在朝廷一邊。趙鼎被罷免後，秦檜利誘他説："姑且成全我這件事。"張九成説："我爲什麽不同意和議，是不能輕易而苟且偷安。"秦檜説："在朝中站穩必須善於委曲。"張九成説："没有不正自身而能正人的。"皇上問他和議之事，張九成説："敵情多詐，不能不明察。"

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虚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

因爲在經筵談起西漢災異的事，秦檜非常厭惡他，把他貶爲邵州太守。到了那裏，倉庫空虚，下屬官員請求督促没有交納的酒租、苗絹，張九成説："縱然不能給人民好處，怎敢困擾人民呢?"當年，賦税比以往收得都早。中丞何鑄説他矯僞欺俗，依附趙鼎，撤銷職名。

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宫觀。"先是，徑山僧

父親去世服喪，免喪後，秦檜聽取聖旨，皇上説："自古朋黨怕帝王知道，惟獨此人無所畏懼，可以任宫觀官。"在此之前，徑山僧宗杲善

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籝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户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户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

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談禪理，跟他來往的人很多，張九成時常往來其間。秦檜怕他議論自己，讓司諫詹大方誣陷他與宗杲誹謗朝政，被貶到南安軍居住。在南安十四年，常常拿着書讀到天亮，倚立庭下，時間長了兩個脚印依稀可見。廣帥送他籝金，九成說："我怎敢收。"全部歸還。秦檜死後，起用復任溫州知州。户部派官吏催交軍糧，人民深受其苦，張九成移送文書痛陳其弊端，户部堅持不變，張九成立即請求以祠禄官回家。數月後，病逝。

張九成研究經學，訓解很多，然而早年與學佛者交往，所以他的議論多偏頗。寶慶初年，特旨贈官太師，封崇國公，謚號文忠。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内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在淮海殿試策問士人，胡銓因御題設問"治道靠天，天道靠人"，回答說："商湯、周武王聽民而興盛，夏桀、商紂聽天却滅亡。現在陛下起於戰爭中，外亂内訌，然而策問臣數十條，都詢問於天，而不聽人。"又說："現在的宰相不是晏殊，樞密、參政不是韓琦、杜衍、范仲淹。"對答萬餘言，高宗見了覺得非凡，想要把他放在衆多士人之者，有人忌恨他直言，移置第五。任撫州軍事判官，還未上任，適逢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追踪，胡銓通過漕運發布檄文暫爲本州幕官，招募鄉丁協助官軍抵禦，依次受賞轉爲承直郎。父親去世服喪，跟隨鄉先生蕭楚學《春秋》。

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

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徵用胡銓爲湖北倉屬，不去。皇帝詔令他趕到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舉薦他，賞賜應對，任樞密院編修官。

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

> 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

八年，宰相秦檜決策主和，金使臣以"詔諭江南"爲名，内外議論紛紛。胡銓上疏直言進諫說：

> 臣謹案，王倫本是一個奸邪小人，市井無賴，不久前因宰相没有見識，於是舉薦他出使金國。他專門做弄虚作假的事，欺騙皇上，突然得到美官，天下的人都切齒唾駡。現在無故引來虜使，以"詔諭江

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

南"爲名，這是想讓我們做臣妾，是想讓我們做劉豫。劉豫對金稱臣，南面稱王，自認爲是子孫帝王萬世不倒之業，一旦金改變主意，把他揪住綁縛起來，父子都做了俘虜。商的借鑒不遠，而王倫又想讓陛下效法。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居之位，是祖宗之位。怎能把祖宗的天下成爲金虜的天下，把祖宗之位成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旦屈膝稱臣，祖宗廟堂社稷之靈就全被金污辱，祖宗數百年的赤子將全部受外族的統治，朝廷宰執全都成爲陪臣，天下士大夫都該裂冠毀冕，變爲胡服。以後金貪得無厭，怎能知道他們不會像對待劉豫那樣對我們無禮呢？

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三尺童子是最無知的，指着猪狗而讓他們下拜，也使他們感到忿怒。現在金就好比是猪狗，堂堂大國，一起給猪狗下拜，竟會遭遇連兒童也感到羞辱的事，而陛下忍心去做嗎？王倫建議說："我們一旦屈膝太上皇遺體就能送還，太后可以復得，淵聖可以回國，中原可得。"唉！從變故以來，主張和議的人誰不用這種説法勸誘陛下！然而最終没有一個得到應驗，敵人的假情假義就已經能知道了。而陛下還不醒悟，竭盡民脂民膏而不顧惜，忘却國家的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耻，把整個天下奉送稱臣而心甘情願。即使金決定可以議和，全部像王倫説的那樣，天下後世認爲陛下是怎樣的君主？況且金變詐百出，而王倫又以奸邪相助，太上皇遺體決不會送還，太后決不會復得，淵聖決不會回國，中原決不會得到，而此膝一屈不能重新伸直，國勢衰落不會重新振作，衹能痛哭流涕長嘆息了！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

以前陛下輾轉海道，處境極爲危險，

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

當時還不忍心北面稱臣，何况今天國勢稍强，衆將都意志堅定，士兵想着奮進。不久前金逃走，僞劉豫入侵，就已經在襄陽打敗他們，在淮上打敗他們，在渦口打敗他們，在淮陰打敗他們，與以往有蹈海的危險相比，已好了無數倍，假如不得已到了用兵的時候，我們難道會很快敗在金人手下？現在無緣無故反而向他們稱臣，想使萬乘之尊受屈，向女真下拜，三軍的士兵會不戰而士氣已經低落。這就是魯仲連之所以爲了正義而不尊秦爲帝，不是吝惜尊秦爲帝的虛名，而是天下大勢不允許那樣做。現在朝内百官，朝外軍民，衆口一詞，都想吃王倫的肉。紛紛反對他，陛下不知道，恐怕一旦發生變亂，禍患將難以預測。我認爲不殺王倫，國家的存亡不可預料。

雖然如此，王倫是微不足道的，秦檜作爲心腹大臣却也這樣做。陛下有唐堯、虞舜的天資，秦檜不能輔佐君主像唐、虞那樣，却想引導陛下成爲石晉。近來禮部侍郎曾開等以古代大義來説服他，秦檜竟厲聲叱責道："侍郎知道舊事，惟獨我不知道！"秦檜一意孤行不聽規勸，已經可以看到，却還建議讓臺官諫官、侍臣一同商議是否可行，這是怕天下人議論自己，而讓臺官諫官、侍臣共擔罪責。有識之士都認爲朝廷無人，唉，可惜啊！

孔子説："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是霸主的輔佐大臣，尚且能改變外族統治的區域，成爲國家之間以禮交好之會。秦檜，是大國的宰相，反而驅使人們改變衣冠之俗，把中原變爲外族統治的地域。那麽秦檜不僅是陛下的罪人，其實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孫近附和秦檜的建議，得以任參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太平有如飢渴，而孫近是個平庸的中書，不敢隨意表

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示可否。秦檜說對金可以議和，孫近也說可以議和；秦檜說天子該拜，孫近也說該拜。我曾到過政事堂，三次發問而孫近不回答，僅說："已經命令臺官諫官、侍從議論了。"唉！參贊大政，就這樣白白充占職位。假如敵軍長驅直入，還能擊退敵兵抵禦侵犯嗎？我認爲秦檜、孫近也應殺。

我在樞密院供職，與秦檜等人不共戴天，區區之心，希望砍斷此三人的頭，在外國使者館街上懸挂示衆，然後扣留金使，譴責他們無禮，慢慢再興師問罪，那麽三軍之士不戰而士氣百倍。不然的話，我惟有赴東海而死，怎能在小朝廷求生呢！

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

書呈上後，秦檜認爲胡銓狂妄凶惡，鼓衆劫持，皇帝下詔削職爲民，編管昭州，同時下詔傳告内外。給事、舍人、臺官諫官及朝臣中有很多人救他，秦檜迫於公論，纔讓胡銓監廣州鹽倉。第二年，改任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彈劾胡銓掩飾過失并肆意議論，下詔削職爲民，在新州編管。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告發胡銓與客人酬唱，誹謗朝政心懷不滿，移謫吉陽軍。

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吴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

二十六年，秦檜死去，胡銓酌情移近安置在衡州。胡銓當初上書時，宜興進士吴師古刻版流傳，金人用千金徵購這份上書。胡銓被貶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書函相賀。他被貶新州時，同州王廷珪以詩贈行。都被人揭發，吴師古流放袁州，王廷珪流放辰州，陳剛中謫爲虔州安遠縣知縣，并死在那裏。三十一年，胡銓獲得自由。

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

孝宗即位，恢復奉議郎、饒州知州。召入應對，談到修德、結民、練兵、觀察時機，皇上説："早就聽説你正直忠誠。"授吏部郎官。隆興元年，升任秘書少監，提拔爲起居郎，議論史官失職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説記録注釋不必進呈，希望帝王有不觀史的美德；二是説唐的制度二史立在螭頭之下，現在立在殿的東南角，言行

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

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鬥，不扼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扼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

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衄自沮。

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銓又言：“昔周世宗爲劉旻所敗，

不容易聽到；三是說二史立在後殿，而前殿不立，請在前後殿都分日侍立；四是說史官想要直接上前，而閤門以没有預先通報，以今天没有班列的位次加以拒絶。請從現在開始直接上前談論政事，不必預先通報閤門，及以有無班列次序爲限制。皇帝下詔聽從他的建議。兼任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爲講解《禮記》，說：“君以禮爲重，禮以名分爲重，名分以稱號爲重，希望陛下不要把等級稱號及車服儀制隨便給人。”

又進諫請求定都建康，說：“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帝守信都。大都像是與人争鬥，不掐住他的咽喉，按住他的後背，不能全勝。今天的主要趨勢，從淮往北，是天下的要害，建康就是控扼之地。如果占據建康，下臨中原，這是高祖、光武帝興盛稱王的計策。”

皇帝下詔商議出巡的事，進諫的人請求延緩日期，於是由張浚視察軍隊以便圖謀恢復失地，侍御史王十朋輔助他。收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吞金帛，并且跟邵宏淵忿争，軍隊大亂。王十朋自我彈劾。皇上非常生氣，胡銓上疏希望不要因小的失利而氣餒。

當時發生旱災蝗害、星變，皇帝詔問政事闕失，胡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自始至終用《春秋》寫避免災異的方法，論述政令的過失有十個方面，而上下情況不符的也有十個方面，又說：“唐堯、虞舜明四目，達四聽，即使有共工、鯀，也不能使他們閉塞。秦二世以趙高爲心腹，劉邦、項羽横行而得不到上報；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得不到上報；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大亂而得不到上報；梁武帝信朱异，侯景過關斬將而得不到上報；隋煬帝信任虞世基，李密稱帝却得不到上報；唐明皇趕走張九齡，安禄山、史思明孕育禍害却得不到上報。陛下從即位以來，召回被驅逐的人，與我一起召回的有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現在張燾走了，辛次膺走了，王十朋走了，王大寶又將離去，惟有我還在。忌諱直言進諫，却想堵塞災異的本源，我知道這必定是不可能的。”

胡銓又進諫說：“從前周世宗被劉旻打敗，

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悦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

殺了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結果打敗劉旻，攻取淮南，平定三關。一天殺了七十名將領，難道還有將領可以任用嗎？然而世宗最終能恢復大業，不就是平庸怯懦的人去掉，勇敢者就出現了嗎！近來宿州戰敗，被敵人殺死的士兵遍地都是，而敗軍之將用所得到的金子賄賂權貴得到解脱，上天顯現災異明白清楚，陛下非賞罰嚴明以順應天意不可。”他論述納諫説：“現在朝臣以保持沉默爲賢德，以逢迎、取悦於上爲忠誠。馴服導致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皇上説：“如果没有你我聽不到這些話。”

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鋭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絶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勛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

金人急於求成，胡銓説：“金人知道陛下鋭意恢復疆土，所以用好話款待我們，希望絶口不談‘和’字。”皇上把邊防的事全部交給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心主和排擠張浚，胡銓在朝廷譴責他們。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兒子張栻賞賜金紫，胡銓上奏駁回，認爲不該如此對待功臣之子。張浚平素與胡銓交情深厚，胡銓不顧私情。

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彦、黄潛善主和，完顔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

十一月，皇帝下詔就與金和好并派使者的問題，在朝廷公開詢問大臣，侍從、臺官諫官參加商議的共有十四人。主和的占一半，兩可的占一半，認爲不應和議的惟有胡銓一人，於是胡銓就單獨呈上一項奏議説：“京城失守是因爲耿南仲主和，二皇北遷是因爲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是因爲汪伯彦、黄潛善主和，完顔亮之變是由於秦檜主和。議論的人還説：‘外雖和而内不忘戰。’這是權臣誤國的言論。一旦陷入和議，不能自己振奮起來，還能作戰嗎？”授宗正少卿，請求補授地方官職，不允許。

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并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内附，高其爵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

在此之前，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歸降，蕭琦帶領百名軍兵歸降，皇帝下詔二人都授節度使。胡銓進諫説：“受降自古是件難事，六朝七次得到河南之地，不長時間就都失去了；梁武帝時侯景獻河南來降，不久就攻下臺城；宣和、政和年間郭藥師從燕雲來降，不久成爲我國的禍患。現在金的三位大將來歸附，給他們高官厚禄，優待他們的部下，以維係中原的人心，是好事。然而讓他們待在較近的地方，萬一他們包

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還其衆於湖、廣以絶後患。”

藏禍心，或者成爲內應，以後將成心腹之患，希望不要給他們兵權，把他們全部遷往湖、廣以絶後患。”

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

二年，兼任國子祭酒，不久授權兵部侍郎。八月，皇上因災異避離正殿并減少膳食，下詔廷臣談論政事的過失及當務之急。胡銓認爲救災是當務之急，議和是政事的過失，他在論議和中說：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鴆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

從靖康到現在共有四十年，三次遭受大的變故，都由於議和，那麽不能跟金結盟友好，就非常明顯了。高官以及村野的人，萬衆一詞，牢不可破。不是不知道和議的害處，却爭着進諫主張和議的人，有三種解釋：一叫怠惰怕事，一叫苟且偷安，一叫附和權貴。怠惰怕事就是不知道爲國盡力，苟且偷安就是不戒毒酒，附和權貴就是想非分得到美官，小人的情況全都包括在這裏了。

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

今天如果達成和議，那麽可悲的就有十件事；如果不成，那麽可賀的也有十件事。請求爲陛下詳細說明。什麽是可悲的十件事？

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

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對王旦說：“我死後，你肯定當宰相，千萬不要與遼講和。我聽說對外沒有敵國外患，像這樣國家常會滅亡，如果與遼講和，從此我國必定有很多麻煩了。”王旦很不以爲然。不久就講和了，國內財物耗盡，王旦纔後悔不聽文靖的話。這是可悲的第一件事。

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

中原思歸的人們，日夜伸着脖頸期望陛下從水火中把他們拯救出來，不差於赤子對慈愛的父母的期望，一旦與金和好，那麽中原絶望，後悔也來不及。這是可悲的第二件事。

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决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决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决

海、泗是今天的藩籬咽喉，敵人得到海、泗，將會突破藩籬來窺視我們的內室，扼住我們的咽喉以控制我們的生命，那麽兩淮决不能保住。兩淮不保，那麽大江决不能守住；大江守不住，那江、浙决不得安寧。

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

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

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决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决不肯但已，則必别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

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盡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

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廪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吊者七也。

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

這是可悲的第三件事。

紹興戊午，和議達成後，秦檜建議派兩三位大臣像路允迪等，分别前往南京等州交割歸還的土地。金人忽然背叛盟約，劫持路允迪等，於是皇帝下親征詔書，金又請求和議。他們如此反覆變詐，秦檜還不醒悟，像開始那樣恭敬他們，事奉他們更加謹慎，賄賂他們更加優厚，終於發生了逆賊完顔亮的變亂，驚動京城。太上皇謀劃入海，皇帝所在地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略而不警戒，我擔心後車又將傾覆。這是可悲的第四件事。

紹興和議，最初議定不歸還從金國歸來的人，口血未乾，就全部改變了以前的和議。凡是來歸附的人一律遣返，像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乎成爲内部的禍患。現在又要全部要回歸附的人，給他們就會反覆生變，不給他們金决不肯就此罷休。反覆無常就會使内部的變亂加重，金决不肯就此罷休，那麽一定另起禍端，最終發生如逆賊完顔亮的謀反，不知怎麽來應付他。這是可悲的第五件事。

從秦檜執政的二十年以來，吸盡民脂民膏來喂養犬羊，到現在府庫没有一個月的儲備，千村萬户生活蕭條，蝗蟲水害嚴重。此時再講和，就是禍國殃民，恐怕會更嚴重。這是可悲的第六件事。

今天的憂患，軍費開支已經很大，養兵之外又增添了歲幣的負擔，以短短的十年來計算，花費就不止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以禮物拜見外國國君的費用；以禮物拜見之外，又有賀新年、生日的使臣之費；賀新年、生日之外，又有泛使。一個使者還没離去，一個使者又來了，生民疲於奔命，國庫在送往迎來中乾涸，削弱我國而使敵國富裕，陛下却從不擔心。這是可悲的第七件事。

從旁得知金人輕嫚的國書，想書寫御

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争之。今醜虜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争。此其可吊者八也。

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吊者九也。

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

竊觀今日之勢，和决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絶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

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

名，想去掉國號“大”字，想用再拜的禮儀。論議的人認爲是繁文小節不必計較，我却以爲議論的人該殺。四郊營壘多，是卿大夫的耻辱；楚王稱霸，是義士深感羞耻的事；“獻納”二字，富弼曾以死抗争。現在金横行與營壘多兩者誰更受辱？國號大小與鼎何輕何重？“獻納”二字與再拜何者更重？我想讓君父屈身服從，這樣營壘多就不耻辱，問鼎就不必感到羞耻，“獻納”就不必抗争。這是可悲的第八件事。

我擔心不斷地再拜肯定導致稱臣，不斷地稱臣肯定導致請求投降，不斷請求投降必然導致獻納土地，不斷獻納土地必然導致國君投降，國君投降必然導致載棺以隨，載棺以隨必然導致如晋帝穿青衣巡行勸酒然後爲快。這是可悲的第九件事。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乞求作爲平民還能行嗎？這是可悲的第十件事。

我觀察今天的形勢，講和堅決不行，如果君權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人，拒絶請和的要求以鼓舞戰士，頒布哀痛詔書以收民心，天下還能有所作爲。這樣可賀的事也有十件：節省數千億的歲幣，是第一件；專心軍備，糧食足士兵足，是第二件；没有書寫御名的羞耻，是第三件；没有去掉“大”字的屈辱，是第四件；没有再拜的屈辱，是第五件；没有稱臣的怨忿，是第六件；没有請降的禍患，是第七件；没有獻納土地的悲哀，是第八件；没有君主投降、載棺以隨的殘忍，是第九件；没有青衣勸酒的冤屈，是第十件。

避開十件可悲之事而求得十件可賀之事，利害對比就很清楚，即使是三尺童子也知道，而陛下却不醒悟。《春秋左氏》説無勇是婦人，現在全朝的士人都是婦人。如果認爲我説的不對，請求賜我流放處死，作爲我越位犯上之戒。

從符離戰敗以來，朝論急於跟敵方講和，放

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

棄唐、鄧、海、泗四州給敵人。金又想得到商、秦地，索要歲幣，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打淮。胡銓以本職指揮浙西、淮東海道。

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錘錘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宫。

當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的軍隊號稱八十萬，劉寶放棄楚州，王彥放棄昭關，濠、滁都陷落。惟獨高郵守臣陳敏在射陽湖抗擊敵人，而大將李寶預先求得密詔爲自身安全考慮，擁兵不救。胡銓上奏彈劾他，說："我受詔命令范榮防備淮，李寶防備江，遇緊急情况互相援救。現在李寶看着陳敏不救，如果射陽失守，大事就完了。"李寶害怕，纔出兵相救。當時下大雪，河都冰凍，胡銓先拿着鐵錘錘冰，士兵都聽命，金人就撤退了。過了很久，提舉太平興國宫。

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

乾道初年，以集英殿修撰爲漳州知州，改爲泉州知州。入朝奏事，留任工部侍郎。入宫答對，進諫說："少康用一支軍隊恢復禹的業績，現在陛下富有四海，軍隊非止一旅，然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功還不明顯。"又說："四方水旱很多，左右的人不禀告皇上，這是當權者的過失，應當命令有關官吏立即做好預先的防備。"要求退休。

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

七年，授寶文閣待制，留在經筵。要求離去，以敷文閣直學士給予外地祠禄官。辭别皇上時，還用歸還皇陵、恢復故疆進諫，皇上說："是我的志向。"又問他現在回何地，胡銓說："回廬陵，我從前在嶺海曾訓詁傳箋衆經，想完成這部書。"特旨賜通天犀帶以表示對他的恩寵。

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轉提舉玉隆萬壽宫，進端明殿學士。六年，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槻、榘，皆至尚書。

胡銓回到家鄉，獻上所寫成的《易》、《春秋》、《周禮》、《禮記解》，下詔收藏秘書省。很快恢復原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轉提舉玉隆萬壽宫，進升端明殿學士。六年，召回經筵，胡銓稱病極力推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退休。去世，謚號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在世上流傳。孫子胡槻、胡榘，都官至尚書。

廖剛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

廖剛字用中，是南劍州順昌人。少年時跟

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録除國子録，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

陳瓘、楊時學習。崇寧五年進士及第。宣和初年，從漳州司録授國子録，提升監察御史。當時蔡京掌權，廖剛論奏無所顧忌。因雙親年老要求補授地方官，出朝爲興化軍知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回。父親去世服喪，服喪期滿，授工部員外郎，因母親有病推辭不受。

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

紹興元年，鄰州出現了盜賊，官吏全都逃走，順昌人聽廖剛的命令。廖剛告知跟隨盜賊的人回來就業，接着其他盜賊進入順昌，路監司下令廖剛安撫平定。廖剛派長子廖遲規勸盜賊，賊知道廖剛父子有信義，也都散去。任廖剛爲本路提點刑獄。

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强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鋭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强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

不久召入任吏部員外郎，進諫説："古代天子一定有親兵自己率領，用來防備意外并加强君主的威勢，像漢朝北軍、唐朝神策軍之類。祖宗軍制更嚴密。希望考核舊制，挑選精鋭爲親兵，平常作爲防衛，行動時作爲中軍，這是强幹弱枝之法。"又進諫説："國家艱難已達到頂點，現在正要圖謀革新，像會稽這樣的地方確實不是可以長久停留的。請營建建康，親率六軍前往作爲固守的計策。以杜絶金人有攻占的想法。"升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授給事中。

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説，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

母親去世服喪，服喪期滿，重新爲給事中。廖剛進諫説："國家不能一天没有軍隊，軍隊不能一天没有糧食。現在衆將的軍隊防守江、淮，不知幾萬人，開始没有儲蓄，每天等待東南運來的糧餉開飯，浙民已經貧乏，想除去這個憂患不如屯田。"於是獻上三説，將校有能射獵耕種的，應當給予優厚的獎賞，每耕田一頃，給他升一級武階；百姓願意耕種的，借給他們糧種，用租賦償還。皇上命令都督府安排這件事。

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太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即如此，何以示懲，乃并與祠。權户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當時朝廷追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他們，又下詔子孫不得在朝中做官。到這時章傑從崇道觀任婺州知州，章僅從太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廖剛密封交還詔書，認爲這樣做，以什麽來表示懲戒，於是一并給與祠禄官。權户部侍郎。很快改任刑部侍郎。要求補授地方官，授任徽猷閣直學士、漳州知州。

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内外官

七年二月，發生日食，下詔内外官論政事。

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掊摭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盗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

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群臣遥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内庭。"從之。

殿前司强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横者肅然。

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

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廖剛進諫説："陛下有建國的封號，是承奉天意、顯示大公無私給天下後世的，然而還没有正名，難道不是有所期待嗎？有所期待，那麽應天的誠意還没有達到。希望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的封號，傳告内外，不隱瞞意旨。以後即便子嗣很多，也不再更换，天下誰敢不服。"皇上讀後驚動，立即召廖剛到朝廷，任御史中丞。廖剛進諫説："我的職責是糾正奸邪，應該識大體，至於糾纏小事，就不是出自我的本心。"又上奏經費不够，盗賊不止，事功不立，命令不達，以及士兵傲慢、官員冗濫的弊端。

當時徽宗已經去世，皇上遇到初一十五還率領群臣遥拜淵聖，廖剛進諫説："禮有厚薄，哥哥爲君就用君禮對他，自己爲君就可以用對待兄長的禮儀對他。希望抑制聖心，衹要逢年過節在内廷行家人禮就可以了。"聽從他的意見。

殿前司强令百姓當兵，大將仗着有功希求恩賜，所提出的要求多違法。廖剛知無不言，指出其弊四五次，蠻横的人都敬畏他。

鄭億年因與秦檜有關係而得到美官，廖剛上疏明顯揭發他的惡行，秦檜恨廖剛。金人背叛盟約，廖剛請求起用德高望重的舊相，安排到近藩，秦檜知道後説："這是想把我放到什麽地方呢？"改授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御史中丞。當初，邊報到時，從官聚集在都堂，廖剛對鄭億年説："你用百口保金人，現在金人已經背叛盟約，有什麽面目還待在朝廷呢？"鄭億年爲祠禄官而離朝。王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彈劾廖剛舉薦劉昉、陳淵，互相結黨，廖剛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第二年退休。紹興十三年去世。

兒子四人：廖遲、廖過、廖遂、廖遽，都位居將帥，家鄉人稱爲"萬石廖氏"。

李迨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

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嘩不受令，迨

李迨，東平人。曾祖李參，官至尚書右丞。李迨未成年就進了太學，因此住在開封。因祖上恩蔭補授官職，初任渤海縣尉。

當時州縣組織民兵爲團練，民兵來自農户，不熟悉如何進退，有的喧嘩不接受命令，李迨立

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閲，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

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追行州事，追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追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轉運。

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轉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吕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

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彦叛，吕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追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户部侍郎。

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

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太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温、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

賞罰使他們整齊，連着幾個月都精加教練，達到了要求。部刺史來檢閲，没有一人擾亂隊伍，於是向朝廷舉薦他，考核調任京官。多次升官爲通判濟州。

當時高宗以大元帥路過濟州，郡守認爲自己才能不够，讓位李追管理州事，李追置辦軍需没有缺乏。逢大元帥府勸即帝位，乘輿儀物都没有準備好，李追熟知典故，裁定即位典禮，不到幾天就辦好。皇上很贊賞，立即任爲隨軍轉運。

皇上在南京即位，授李追山東轉運，改授金部郎。跟隨皇上到了維揚，金兵進犯皇帝所在地，李追立即把金部有關國家經賦的重要簿籍載運而走，在鎮江趕上皇上。當時是建炎三年二月。宰相吕頤浩告訴了皇上，當天召見李追。

不久，父親去世服喪，皇帝下詔喪期未滿而復職，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任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彦叛亂，吕頤浩、張浚集合勤王軍，李追哭着對衆將説："你們去吧，不要擔心軍糧。"軍隊所到之處，糧食都事先準備好。事情平息後，同趙哲等人入朝答對，皇上慰勞他。下詔升官三級，推辭不受，任權户部侍郎。

四年，加官顯謨閣待制，任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很快因軍旅剛定，請求服完喪期，皇帝下詔批准。紹興二年，爲筠州知州。第二年，調任信州知州，很快提舉江州太平觀。

五年十月，以舊職任兩浙路轉運使，進諫説："祖宗定都大梁，每年從東南水路運糧六百多萬斛，而六路的人民没有受到運送的困擾，這是因爲所運送的是官船，服役的是兵卒的緣故。現在皇上留住在浙右，水運路程不如中都遥遠，而公私都深受其苦，爲什麽？因爲所用的船大半取自民間，人們往往鑿井沉船來躲避勞役。按照温、明、虔、吉州等處所設的造船場，請委任各州守臣置辦，招募兵卒開船，使臣管押，使禍害不到人民，可以漸漸恢復水運舊制。"皇帝詔令工部辦理。很快加官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任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同

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

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逾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

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比所支闕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比所支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泛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

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

時提舉陝西等路買馬。

從熙寧、元豐以來，開始在熙、秦、戎、黎等州設場買馬，而川茶通行於永興四路，所以成都府、秦州都有榷茶司。到這時關陝已經失去，李迨請求合爲一司，命名爲都大提舉茶馬司，以便節省費用，聽從了他的請求。過了一年，皇帝下詔李迨把每年收支的數目全部通過驛站上奏，李迨考察收支的始末，上奏說：

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多緡，比所支出的少五十一萬多緡。五年，收三千零六十萬緡，比所支出的少一千萬多緡。六年，沒有見到。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多緡，比所支出的少一百六十一萬多緡。從來遇到年終結算有短缺，就加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錢引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現今浮料太多，引價跌落，因此不曾添印。加上每年收入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科目一千五百九十九萬，是四川每年收入的舊額。用於勸諭、激賞等項名目的錢物共二千零六十八萬，是軍興後來年收入所增加的費用，比舊額已超過一倍，從人民那裏索取的可以說很重了。

我曾查考《劉晏傳》，當時天下每年收入一千二百萬緡錢，而專賣稅占了一半。現在四川專賣鹽酒每年收入一千零九十一萬，超過劉晏專賣的收入很多。各種名目的錢已經是劉晏每年收入數目的三倍，他用一千二百萬來供養中原的軍隊而綽綽有餘，現在用三千六百萬貫供養川、陝一軍却不够。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總計二百六十五萬石。僅以紹興六年朝廷統計的官兵數，共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的道理。其中官員數目是一萬一千零七人，軍兵五萬零七百四十九人，官員的數目比照軍兵的人數約是六分之一。軍兵請求給

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

予的錢比照官員請求的錢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計司雖然知道冗濫，却没有裁減的能力，即使是額外增添的錢，也不敢減去，這件事朝廷不能不知道。

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户獨受其弊，急則税户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米，以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

蜀人感到最痛苦的，是買糧、轉運。買入糧食不攤派就不能完成，如果攤派就不能没有騷擾；轉運的事稍稍延緩船户就會獨受其害，急了税户就都受其害。想要減省水運的費用就不如屯田，漢中的田地約收二十五萬多石，如果將一半用作不能水運的地方的歲計米，用一半對減川路買糧、轉運的歲計米，也能稍微寬緩民力。我已委托官員在興元、洋州買入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想就地買入二十萬石，加上用造田所收入的一半數目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州、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如果得到這三項，可全部免除川路買入、轉運的糧食，這是體恤民情的實惠，防守邊境的良策。

降詔獎諭。以與吴玠不合，與祠。

皇帝降詔嘉獎。因與吴玠不和，授祠禄官。

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禄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人。

九年，金還我三京，任命李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當時是權東京留守，暗中勾結金使。李迨察覺他的隱私，孟庾憤憤不平，向朝廷訴訟，并且派人警告李迨説："金兵到了。"李迨説："我家吃國家俸禄二百年，肩負陛下重任，萬死也不足以報答。我老了，怎能對金下拜？頭可斷而膝不可屈。如果真是這樣，我將痛罵他們而死。"警告的人驚恐離去。降聖節，孟庾行禮有過失，被李迨抓住，孟庾彈劾自己，李迨因此請求免職離去，於是撤銷職名給予祠禄官回家，而孟庾獻出京城投降金人。

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

李迨很快恢復龍圖閣待制、洪州知州。十六

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年，因病要求爲祠祿官。十八年去世。

趙開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年，權辟雍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詗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救弊志。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元符三年進士及第。大觀二年，權辟雍正。因別人舉薦而提升官級，就把全家帶到京城，從尉氏那裏買田，跟四方有才德的人交往，因此探知天下應當停止或施行之事的利弊。這樣過了七年，心情激憤，立下變通救弊的志向。

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鄢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户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宣和初年，任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月後該局撤銷，出朝爲鄢陵縣知縣。七年，任講議司檢詳官。趙開善用心計，從檢詳官免職，任成都路轉運判官，於是上奏取消宣和六年所增加的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去綿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錢的十分之三，又減少蒲江六井元符到宣和年間所增加的鹽額，依次排列，稱之爲"鼠尾帳"，揭示鄉户逢年過節所應當交納攤派的實際數目，使人人都清楚，鄉吏不能隱瞞多收。

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逾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奸，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户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户坐是破産，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

曾經説："財利的來源應當統一，祖宗朝天下財政全歸三司，各路税利各歸漕司，所以官員節省辦事順理。自從廢棄以來，漕司對於利弊就可以參照推究，而没有牽掣阻塞的憂患。"於是指出專賣茶、買馬的五大害處，大略説："黎州買馬，嘉祐一年的數額僅二千一百多匹。自從設司專賣茶，每年數額四千，又另得馬兵超過一千人，還不够用，浪費過多的衣糧，是一害。嘉祐用銀絹换馬，價錢都是固定的。現在長官走別的門路作弊，不按時交貨，把空白票據給夷人，讓他們按次序等待，夷人怨恨，必然産生邊患，是二害。開始設司專賣茶，從轉運司那裏借本錢五十二萬緡，向常平司借二十多萬緡。從熙寧到現在幾乎六十年，以前所借的本錢不還一文，而每年借貸還依照開始的數目，是三害。起初專賣茶葉，預先分發茶户本錢，隨後就在數目外又增添了和買，有的停發預付本錢充當和買的費用，茶户因此破産，而官方買茶按年增加。茶葉日益濫雜，官茶既然不能喝，私販就公然通行，刑罰不能禁止，是四害。太平時，進入秦地的蜀茶幾乎有十分之八九，還苦於積壓難賣。現在關、隴全

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并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并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户，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盗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

都遭到焚毁，仍然按舊額，究竟有什麽用處？茶兵官吏因浪費衣糧，不免攤派州縣，是五害。請依照嘉祐年間舊例，全部取消茶葉的專賣，仍然命令轉運司買馬，這樣五害全部去除，而邊患也不會産生。假如專賣茶葉還不能立即取消，也應當歸入轉運司，痛減數額來恢復茶户，降低價格來優惠茶商，這樣私人販賣就一定衰落，盗賊消除，本錢既能常在，而息錢也能自足。”

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陜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并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户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户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并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户交易事。

朝廷贊成他的建議，立即提拔趙開爲都大提舉川、陜茶馬事，讓他推行新法。當時是建炎二年。於是大改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一并停止，參考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立的法規，印發茶引，讓茶商拿茶引與茶户互相貿易。把成都舊買賣茶場改爲合同場買引所，仍然在合同場設茶市，交易的人必須通過茶市，茶引與茶必須相隨。茶户十或十五家共同組成一保，一起登記確定茶鋪姓名，互相監察私販的人。凡是買茶引，每一斤春天是七十錢，夏天五十，以前所交納的市例頭子錢一并依舊。過路茶每一斤收税一錢，留下茶收一錢半。合同場監官除驗茶引、秤茶、封記、發放外，不得干預茶商、茶户交易的事。

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逾二萬匹。

舊制買馬達到三千匹的給轉升一級官階，近來却以所買的數目推行獎賞，往往有一任轉升幾級的。趙開上奏：“請求推賞必須以馬到京實收數目爲準，有的死在途中，依次貶降。”到四年冬，茶引收回的利息達一百七十多萬緡，買馬竟超過二萬匹。

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

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早知道趙開善於理財，就承旨任命趙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門總管四川財賦。趙開見張浚説：“蜀的民力已盡，一錢都不能加，惟獨專賣貨物稍存贏餘，而貪猾的人占爲己有，互相隱瞞。惟有不顧忌怨駡，果斷敢行，纔可以救一時之急。”

浚鋭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

張浚鋭意興復，對趙開放心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從成都開始。先取消公使賣供給酒，在舊

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遍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并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

撲買坊場所設隔槽，設官主管，麴與釀具官方全部自己購買，允許釀户各自帶米到官場自釀，凡一石米交三千，加上頭子雜用等二十二錢。釀酒的多少，看錢的數目而定，不限制數量。第二年，就在四路推行這種方法。又效法成都府法，在秦州設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允許人民用錢引或銅錢買銀絹。凡是民錢該入官的，也允許用錢引折合交納，官方支出也是如此。民私下用錢引買賣，在一千并五百以上允許隨便增高價值，但不能削減。這個方法流通後，人民得到便利。

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

當初，錢引兩料通行僅二百五十萬有零，到這時添印達到四千一百九十多萬，人也不厭其多，價也不減。

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

宣司查出假錢引三十萬，盜徒五十人，張浚想聽從有關官吏的建議處死他們，趙開對張浚説："相公錯了。假使錢引是假的，在上面加宣撫使印就是真的了。把那些人處以黥刑然後讓他們造錢幣，這樣相公一天得到錢三十萬，又免除了五十人的死刑。"張浚稱贊，全部按趙開的話去做。

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産税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别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榷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札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

最後又變鹽法，其方法實際參照大觀年間東南、東北鹽鈔條令，設立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致相同。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産税及增添等共交九錢四分，過路鹽每斤收錢七分，留銷鹽收一錢五分，如果用錢引折算交納，另交稱提勘合錢共六十。開始改變專賣法，怨聲四起，到這時趙開又奏議更改鹽法，諫官就上奏認爲不便，要求取消以安撫遠民，并且説："如果認爲大臣提出建議，一定顧及全局，必須改制，就請把札子給張浚參照。"皇帝下詔把奏章給張浚看，張浚不改變。

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當時張浚肩負重托，在秦川練兵，管轄兩河，十天犒勞每月獎賞，希望士兵以死盡力，費用不可估量，全部取自於趙開。趙開清楚考慮財貨多少，計算没有失誤的時候，雖然支出費用十分龐大，而尚有餘。

吴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虚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丐去。朝廷未許，乃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

吴玠任四川宣撫副使，專門負責作戰和防守之事，對財政盈虧從不加過問，一切都按軍期催促置辦，與趙開不一致。吴玠多次因軍餉跟不上訴諸朝廷，趙開也彈劾自己年老無用，請求離去。朝廷没有批准，於是特設四川安撫制置大使職名，由席益擔任。席益是前任宰相，皇帝下詔位次在宣撫司之上，朝廷議論恐怕不妥，下詔張浚視察荆、襄、川、陝的軍隊。

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閬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吴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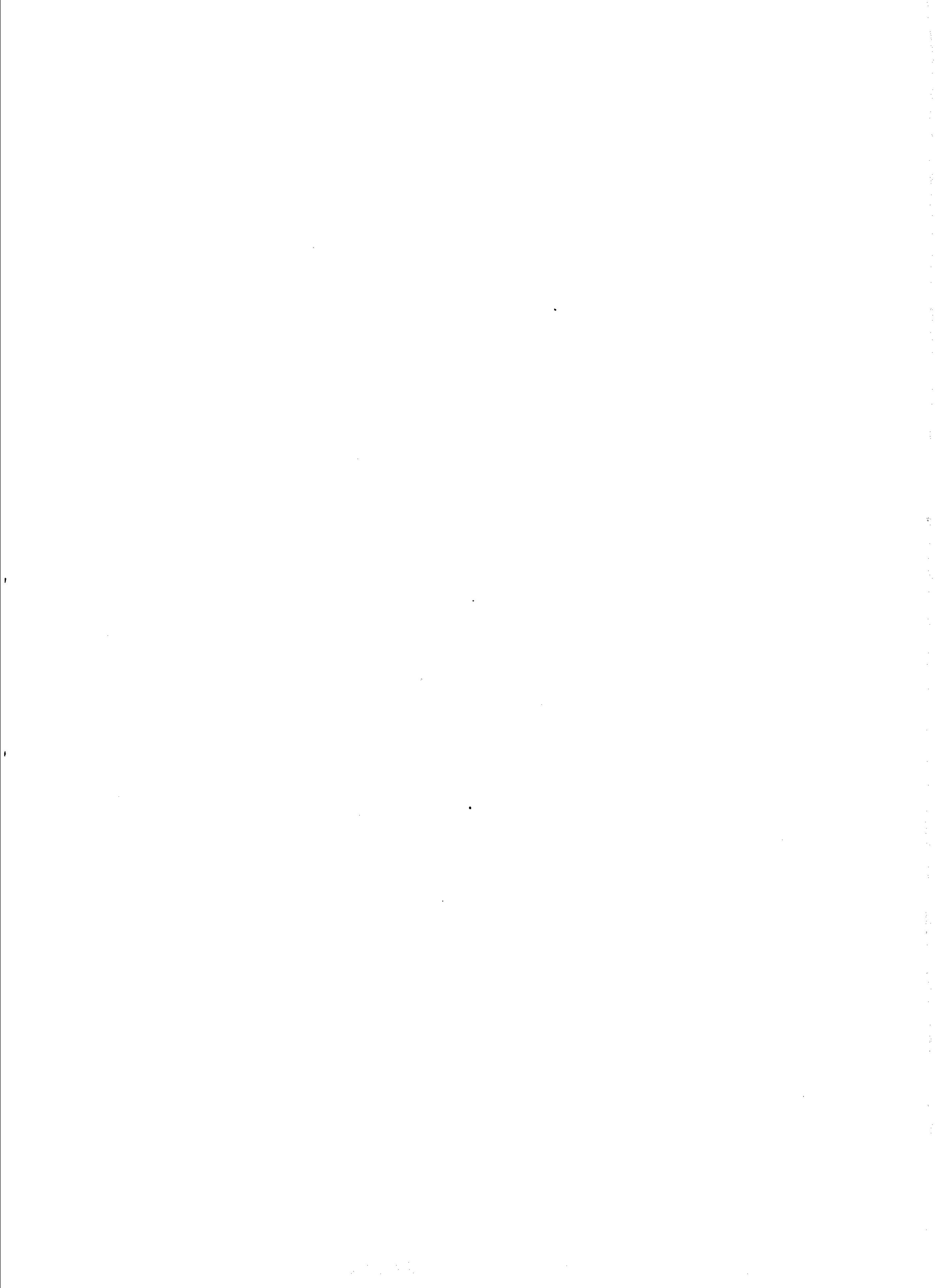
六年，撤銷綿州宣撫司，吴玠便以宣撫的身份治理軍事，軍馬聽從吴玠調撥，錢物委托趙開收管。很快授任趙開徽猷閣待制，加吴玠兩鎮節鉞。又降旨，都轉運使不該與四路漕臣同加官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因應副軍支錢物誤期犯罪，各貶兩級官。朝廷故意不張揚此事，使他們互相解除矛盾、催辦軍餉。而趙開又與席益不和，上疏直諫請求過去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别的司分拿支用。又指出宣撫司截留都漕運司錢，到果、閬買米不妥。又説應副吴玠軍需，紹興四年總錢數爲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多緡，五年比四年又增加四百二十萬五千多緡。蜀現在公私都很困乏，四面無處可得供給的財物，事屬危急，實在值得憂慮，請求允許茶馬司奏計到朝廷，詳細報告實情。

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朝廷知道趙開與吴玠及席益不和後，就下詔讓趙開前往皇帝所在地，由李迨替代他，趕上舊病發作没有成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恢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趙開已經生病，多次上疏要求離任，下詔聽從他的請求，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去世。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凛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論曰：秦檜執掌國家大權，破壞宋的大政，自然没有可議論的。張九成的策略，胡銓的奏疏，忠義凛然。廖剛請求重新用德高望重的人，難道是苟且阿附當時的權貴嗎？李迨、趙開是所謂可以治理財賦的人吧？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爲忘年交。居父喪，哀毁逾禮，芝産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年少時機智能文，儀表俊美，善於談論。李綱見到認爲他傑出，互相唱和，成爲忘年交。爲父服喪時，哀傷超過禮數，守墓的小屋長出靈芝。進太學，跟他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當時東南進貢花石綱，鄧肅作詩十一首，講太守縣令搜求花石綱擾民，當權者見詩後，令他退學。

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

欽宗繼位，召鄧肅在便殿答對，補授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兵進犯京城，鄧肅受命到敵營，留五十天纔回來。張邦昌立爲僞帝，鄧肅堅持正義而不屈服，奔赴南京，提拔爲左正言。

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爲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并置之法。"上從之。

在此之前，朝廷賜給金國帛一千萬，鄧肅在金營，暗中窺視，平均分給將士的數目，大約不超過八萬人，到這時跟皇上講起此事，并且說："金兵不值得懼怕，但他們賞罰嚴明，不需要文書卷案，所以人人效力。朝廷就不是這樣，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的，有的人已升幾級官階，有的人還是平民百姓，輕重上下，都在官吏手中。獎賞既不分明，誰肯勸勉自己？希望專門設立功賞一司，使凡是立功的人能够自己陳述。如果功績已明而不加獎賞，或者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的，均應依法懲處。"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朝臣受僞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

朝臣接受張邦昌僞官的人很多，鄧肅請求分三等定罪。皇上因鄧肅在圍城中，知道他們的姓名，命令他具體上奏。鄧肅說："上等的叛臣，他們的惡行有五種情況：由侍從成爲執政者，是

秉哲、吴幵、吕好問、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宫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顔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爲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册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爲善言、其弟昌辰改爲知辰是也。乞置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爲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者，但苟禄而已，乞赦其罪而録其名，不復用爲臺諫、侍從。”上以爲然。

耿南仲得祠禄歸，其子延禧爲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爲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

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説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横門外，開封買入内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托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禄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

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

王時雍、徐秉哲、吴幵、吕好問、莫儔、李回；由庶官及宫觀而起用爲侍從者，是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撰寫勸進文與赦書的，是顔博文、王紹；朝臣做事務官的，是私結十友而謀立張邦昌儀式的人；由於張邦昌而改名的，是何昌言改爲何善言、他弟弟何昌辰改爲何知辰。請求把他們安置到嶺外。所謂次等的叛臣，他們的罪行有三種情况：諸執政、侍從、臺官諫官向僞朝廷稱臣，執政馮澥、曹輔，侍從已受差遣，惟獨李會尚任中書舍人，臺官諫官中有被金人追究而受杖刑，因病得以免刑的，其餘的人没有不在僞楚朝廷的；由庶官而得到提拔升官的，不可勝數，請求委任留守司按籍考核，就不會有遺漏的人；願做奉使的，是黎確、李健、陳戩三人，請求把他們送到偏遠的地方編管。至於在位供職未被廢掉的庶官，衹不過是苟求俸禄，請求赦免他們的罪行而記録他們的姓名，不再用爲臺官諫官、侍從。”皇上表示同意。

耿南仲以祠禄官回家，他兒子耿延禧任太守，鄧肅彈劾説：“耿南仲父子一同作惡，阻撓渡河之戰，阻止勤王軍隊，今天割三鎮，明天截兩河。等到陛下想進軍援救京城，又被耿南仲父子阻撓。誤國到這種地步，請求將他們依法懲處。”耿南仲曾向欽宗推薦鄧肅，鄧肅進言不憐憫他，皇上贊賞他的正直，特賞五品官服。

范訥留守東京，鄧肅進言：“范訥出兵兩河，望風先逃，現在對别人説：‘留守有四種説法，戰、守、降、跑而已。戰無兵，守無糧，不降就跑。’况且漢得人傑，於是守住關中，率軍隊逃跑的將領，怎應留守東京。”范訥於是被罷免。內侍陳良弼乘便轎到横門外，開封買入宫内女童，鄧肅接連上奏反對。當時官吏多托故離去，鄧肅建議在官吏名册上除名，取他們的俸禄給禁衛，至於先假藉命令直接遷往江湖的官吏，請追回交給有關部門定他們的罪。

於是入朝應對，進言説：“外夷的巧妙在於

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并三省盡依祖宗法。"及建局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采納。

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

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文書簡要，簡要所以快；中國的毛病在於文書煩多，煩多所以遲。"皇上說："正決定研究，所以連同三省全部依照祖宗法制。"到建局討論祖宗官制時，兩個月也不見施行，鄧肅說："太祖、太宗的時候，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曾旁搜曲引來核實賞罰，所以能用十萬精兵統一天下。從那時以後，群臣沒有什麽好建議，今天獻一策，明天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完備，這是文書越來越煩多的原因，而政事也因此而越來越拖拉。現在戰爭没有止息，怎能進退謙讓，還依照無事之時？想請求用十天來限制，在規定的日期内一定做到，也許能使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於滯緩。"鄧肅在諫院，遇事激動，不到三個月共直言進諫二十疏，言語都十分直切，皇上多采納。

李綱被罷免，鄧肅上奏說："李綱學問雖正而學術粗疏，謀略雖深而機變少，所以不能够符合皇帝的旨意。不過陛下曾對我說過：'李綱是真正的以身殉國者。'今天罷免他，而且責降的詞語非常嚴厲，這是我産生疑慮的原因。況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李綱處理政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民兵剛剛齊心，現在李綱既然離去，兩河的人民將會怎樣呢？僞楚的大臣紛紛在朝，李綱首先要求驅逐叛臣張邦昌，然後叛黨逐漸能被治罪，現在李綱離開後，叛臣將會怎樣呢？叛臣在朝，政事不一致，兩河無兵，金兵傲慢，李綱在此，也不可以說不比别人稍强。"宰相發怒，把鄧肅送到吏部，罷官回家。

紹興二年，躲避寇盗到福唐，因病去世。

李邴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爲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邴爲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録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宫。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崇寧五年進士及第，逐漸升官至起居舍人，試任中書舍人。北方用兵，依次酬功獎賞，每天以十百計，李邴撰寫文書誥命没有滯留困難。授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升翰林學士。曾參加宫中宴會，徽宗命他賦詩，高麗使者入朝進貢，李邴任館伴使，徽宗派宦官拿着詩給他們看，使者請求轉録下來帶回去。不久，言官彈劾而以罪免官，提舉南京鴻慶宫。

欽宗即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逾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苗傅、劉正彦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彦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瑴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瑴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

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宫往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吕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宫。未閲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

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

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爲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民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

欽宗即位，授徽猷閣待制、越州知州。很久以後，再次免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恢復徽猷閣待制。過了一年，召入任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苗傅、劉正彦迫使皇上讓位，皇上想讓李邴草擬詔令，李邴請求得到御札然後纔敢作。朱勝非請求頒布詔令赦免，李邴在都堂起草。授翰林學士。當初，李邴見苗傅，當面告知逆順禍福的道理，并且秘密勸説殿帥王元讓他用禁兵擊賊，王元應諾却不能做到，李邴立即到政事堂稟告朱勝非，適逢劉正彦及同黨王世修在那裏，又用大義責備他們，人們爲他擔心，李邴不顧慮。當時御史中丞鄭瑴又上疏直言睿聖皇帝不該改號，於是李邴、鄭瑴任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與張守分别草擬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天完成。

四月，任尚書右丞，不久，改任參知政事。皇上到江寧，太后六宫前往豫章，任命李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因與吕頤浩議論不合，請求免職，於是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宫。不到一個月，起用復任平江府知府。趕上哥哥李鄴失守越州，受連累被罷官。第二年，被赦免復職，又升資政殿學士。

紹興五年，皇帝詔問宰相策略，李邴分條上奏戰陣、守備、措劃、綏懷各五件事。

戰陣的好處有五個，即出動輕兵、必須作長遠打算、儲備將帥、責令成功、加重獎賞，大致説："關陝是進取的地區，淮南是固守的地區。關陝雖利於進取，但是如果不在京東用兵作牽制，那麽敵人能够集中力量來抗拒我軍。現在領兵的大將有數人，都把他們安置在要害之地作爲憑恃，萬一失利，將不能重新任用。副將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民都是京東當地人，知道地形險易，可以各配給他們三五千名士兵，或從淮陽出兵，或從徐、泗出兵，敵人將疲於奔命，這是不動而分陝西重兵的一個方面。關陝現在雖然有兩名宣撫使，但權力還輕，非派大臣去不

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吕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吴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

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虚内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仿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吴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

可。吕頤浩氣節高尚，李綱識量宏遠，威名著稱，希望選擇其中一人加以任用，肯定能成功。”又進言：“陛下初即位時，有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舉足輕重的大將，現在又有吴玠、岳飛等人出現。希望下詔大將，在部下中舉薦智謀忠勇可以駕馭衆人、統率軍隊的人各兩三名，朝廷登記在册。遇有戰事，使他們獨擋一面，不隸屬大將，那麼衆人就會争相發揮才智，都成爲岳飛、吴玠這樣的人了。大將爵位已經很重，難於互相統一，從現在開始，可告訴他們已定的計劃，使他們自己獨立作戰，千萬不要派大臣監視他們，以减輕他們的權力并分他們的戰功。現在打退敵軍之後，一定要論功行賞，希望因此下詔有關部門預先訂立獎賞規格，規定如攻下城邑及俘殺敵方要官首領之類，從升一官到節度使，都依戰功獎賞。”

所謂守備得當有五方面内容，即鞏固根本、熟練水上作戰、防備别的通道、重視先人留下的計策、延長戍守的區域，大致説：“江、浙是今天的根本，想要保守就失去進取之利，想要進取就得顧慮根本受害。古代的名將，對内一定屯田以便自給自足，在外一定利用敵人的糧食。真能像祖逖那樣自己求取功名，把淮南全部交給他，使他自己進取，而不至於空虚内部來對付外敵。我聽説朝廷下令福建造海船七百艘，一定按期辦好，請仿效古制，設立伏波、下瀨、樓船的官職，來教練水戰，讓皇上親近的大將幫助他們統領軍隊，自成一軍，專門隸屬朝廷。無事時就分散在沿江各州，有緊急情況就聚集起來使用他們。臣估計敵人以後入侵，吸取今天失敗的教訓，一定先以一軍從淮甸來，用長期屯兵的計策，以牽制我方軍隊。然後由登、萊渡海窺視吴、越，出現在我軍左方，由武昌渡江攻打江、池，在我軍右邊出現，一處堅持不住就會全部失敗。希望事先講清在我方左右出現敵兵的對策。軍事形勢變化無窮，希望下詔給臨江的防守大臣，凡是可以設置奇兵來使敵人失誤的，如吴人疑城之類，都事先安排好。現在長江天險，綿延數千里，守備不一，假使制定計劃得到要領，那

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

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絶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藉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厢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傔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厢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决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

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選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

麽就能用力少而見功多。希望根據差別安排最緊要處，駐兵若干人，由一名將領統率，聽從太守指揮，其次稍緩處按等别減少人數，有事就由大將兼任統帥。時間長了就能熟悉風土人情，緊急情况下可以使用，與隨時派出的軍隊不一樣了。"

所謂措置的方法有五種，包括皇上親自檢閲軍隊、補充禁衛、重視軍制、訂正使事、降敕榜，大致內容是："趁秋冬之交開闢廣場，會集衆將，選取才藝卓絶的士兵以爵禄賞賜他們。建炎年間以來，禁衛薄弱，於是以五軍來增加軍力，我常感到寒心。希望選擇忠實威嚴的將領作爲殿帥，補充禁衛的缺額，使之成爲舉足輕重之軍，使其駕馭衆將時，就像手臂使用手指一樣。現在各州厢軍禁軍多占私役的，大州二三千人，小州也有數百人。我希望能考慮，除太守兵將官從禁軍供給外，其餘隨從的衣糧讓他們自己雇人服勞役來提供。大約減少厢軍的三分之二，而把這部分人衣糧的數目全部用來招募禁軍。金人從用兵以來，常把和好作爲説辭，這决不可靠。然而二聖在他們那裏，不能就停止議和，姑且用餘力來從事和議。我認爲應專門任命一官，像古代所説的行人，或者僅用左右司，領銜充任派遣使者時，用成規告訴他，可以免去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能够專心治理軍隊。劉豫僭越反叛，按理一定要滅掉他，我認爲應當降下敕榜，公開揭露劉豫僭越叛逆之罪，告諭江北士民，這也是兵家所説的伐謀伐交的策略。"

所謂安撫的策略有五種，即宣傳德意、救濟撫恤爲先、通關隘渡口、選擇有才能的人、必須放寬借貸，大致説："山東大姓結成山寨以便保全自己，到現在雖有好多年了，勢必有没下來的人。希望招募有心力的人，秘密前去詔諭。接應淮北來歸附的遺民，命令淮南州縣供給出行的憑證，派船渡河，按照地方遠近分人護送，不得阻截。有官的人首先依照次序差遣，無官而又貧困的人，命令沿江州郡提供官舍給他們住，同時適當供給錢米三兩個月，直到他們能自己謀生爲止。其中有才智可用的人，隨機任用，不能僅給他們爵禄。凡衆將領兵入境，敢抗拒者，一定加

者，固在剿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

以殺戮。如果有善良、老弱的人，都從寬借貸，使他們有重生的希望。"没有回答。

邴閑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李邴閑居十七年，在泉州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謚號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崇寧五年進士及第，又考中詞學兼茂科，任秘書省正字，升任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

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群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爲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

靖康二年，元帥府聽説滕康熟悉憲章，召到濟州。滕康率領群臣勸進，任太常少卿，讓他來定即位的禮儀。凡是告天及大赦的文字，都是滕康所作，辭意激切，聽到的人受感動。任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任中書舍人。

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侄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武義大夫躐上遥郡刺史，名爲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内侍干政，漢、唐可鑒。"凡再降旨，竟不肯行。

顯謨閣學士孟忠厚請求用父爵減少年限升官，滕康説："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侄子，太宗以來，凡是母后兄弟的兒子没有做侍從的。"武義大夫康義用皇帝登位的恩惠，升遥領州刺史，滕康又密封退還任命的諭旨，説："恩例升官一等，是指在官階上進一級。現在康義得特旨升轉一級官階，從武義大夫越級升遥領州刺史，名爲升一級官階，實際上升了五級，嚴重擾亂了法規。自古招引禍亂的根源，不是外戚阻撓法規，就是宦官干預朝政，漢、唐可以作爲借鑒。"共降旨兩次，始終不肯執行。

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

後軍統制韓世忠因不能約束手下軍兵，因罪贖金。滕康進言："韓世忠没有赫赫功績，僅因捕盜有小小的功勞，就僅次於節度使。現在他統領的士兵到了奪御器的地步，逼諫臣於死地，却僅罰金，用什麽來懲戒後人？"皇帝下詔降世忠一級官階。

知江州陳彦文用劉光世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彦文，趣康行詞，康論不

江州知州陳彦文因爲劉光世上奏，説他有守城功績，升龍圖閣待制。滕康因劉光世所奏陳彦文功績情況前後不一致，擱置而不下達。宰相極力主張陳彦文升遷，催促滕康依照聖旨行文，滕

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

康不斷辯解，宰相對他心懷怨恨。適逢布衣省試卷子不合規格，滕康以他們文章的内容來録取，諫官李處遯上奏彈劾他，於是滕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

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爲信。忠佞并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不久，皇帝轉往錢塘，再任中書舍人，滕康上奏説："去年郊祭典禮前發生日食，而日官不上報，廷臣不禀報，使陛下在回應上天時未能到達，所以逆臣敢萌發不軌行爲，是因爲没有事先的警戒。陛下即位，又快一年了，憂傷愛民之政不過是空話，而百姓没有得到恩德；哀痛并責備自己的詔令不説事實，四方不相信是真的。忠奸并馳，使士人多離散；刑賞不當，使三軍士氣低落。我希望陛下拿來建炎初年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仔細考慮，該不會有一點與臣所説的不一樣吧？望考查得失來决定停止或施行。"皇上再三褒揚他，稱他有諫臣風範。任左諫議大夫。十天内，密封奏章多次呈上，於是提拔爲翰林學士。第二天，任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建炎三年，宰相吕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陜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爲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珏爲貳。賜康褒詔，許綴宰執班奏事。

建炎三年，宰相吕頤浩議定皇帝到武昌作爲轉向陜的計策，皇帝來到建康後，又建議全部放棄中原，把居民遷到東南。滕康極力主張不能如此，皇上醒悟過來就作罷。不久，皇上請太后奉神主前往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任資政殿學士，一同跟從護送太后出行。李邴稱病辭職，又命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以劉珏爲副職。皇帝賞賜滕康褒奬詔書，允許他暫停宰相列班奏事。

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絶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康與珏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宫。

滕康隨從護衛太后到洪州，劉光世守衛長江不周密，金人渡過長江，滕康等人倉促護衛太后轉向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彈劾滕康與劉珏没有憂國之心，致使太后面臨危險，被敵人追迫，責降授滕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不久，允許他自便，恢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宫。

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紹興二年九月去世，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爲監察御史。丁内艱去。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没有書，跟别人借閲，過目不忘。崇寧元年進士及第，考中詞學兼茂科。任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因减員免官，改授宣德郎，提拔爲監察御史。遭母喪離職。

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粘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彦、黄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别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悦，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

建炎元年冬，召回，改爲京官，賜五品朝服。皇上在維揚，粘罕將從東平經過泗、淮前來捉拿皇上，宰相汪伯彦、黄潛善認爲是李成餘黨不值得畏懼，皇上召見百官發表各自看法。葉夢得請皇上南逃，隔江爲守，張俊也上奏敵人勢力正强，應暫且南渡。惟獨張守直言上疏反對，呈上防淮渡江利弊六件事，又另外上疏説金軍侵犯淮甸有四條路，應選四路統帥防守練兵儲糧以便抗擊敵人。再次上疏，又請詔令大臣以選將治兵爲急事，凡是不急之事，交給都司、六曹處理。二相愈加不高興，於是建議派張守撫諭京城，張守聽到命令就上路了。

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之圖，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

三年正月，回來，上奏金軍必來，希望早作打算，皇上感到憂慮。授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兵果然渡淮，皇上到臨安。張守升任御史中丞。

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爲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

苗傅、劉正彦兵變平定後，詔赦百官，表奏都是張守與李邴分别寫成。張守彈劾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導致賊寇猖獗，請求免去宰相，奏疏留在宫中不出，然而朱勝非終究免去宰相。

吕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并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紜。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爲一。

吕頤浩初任宰相，推行司馬光的主張，想合并三省，皇帝下詔侍從、臺官諫官會集商議。張守説司馬光所奏，比較可行，如果再聚集衆人，將意見紛紛。隨後因衆人均無異議，終於合并三省爲一。

上幸建康，吕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拜浚爲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奸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

皇上到建康，吕頤浩、張浚共同商議護皇上到武昌作爲赴陝之計。當時剛拜授張浚爲宣撫處置使，兼任陝、蜀，張守與諫議大夫滕康都反對，説："東南是今天的根本，陛下到遠處去，奸雄就會産生圖謀之心。況且將士多是陝西人，因蜀靠近關陝，可以圖謀回到西部，是爲自己考

可圖西歸，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争之。”上曰：“朕固以爲難行。”議遂寢。

六月，久雨恒陰，吕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説，曰：“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睹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勛勞，然其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内所共推者，親擢而并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

先是，守嘗論吕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吕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

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

慮，不是爲陛下與國家着想。”張守又陳述十害，到殿廬對滕康説：“到蜀這件事，我們應當以死抗争。”皇上説：“我本來就認爲難行。”建議於是否定。

六月，久雨常陰，吕頤浩、張浚都謝罪要求離朝，皇帝詔令郎官以上對朝政過失上奏。當初，張守任副侍御史時曾上疏説：“陛下住在舒適的宫室，就要想到二帝、母后住在金的毳幕中；享受進奉的珍美食物，就要想到二帝、母后吃的是膻肉酪漿；穿着精細保暖的衣服，就應想到二帝、母后在窮邊絶塞所受的寒苦；執掌生殺予奪的大權，就應想到二帝、母后言語行動受别人的控制；享有嬪妃的舒適時，就應想到二帝、母后誰能被他們支使；面對臣下的朝拜，就應想到二帝、母后有誰給他們行禮。想了又想，戰戰兢兢，聖心不倦，而天不爲此相助，絶無這個道理。”到這時重申前説，説：“現在加罪自己的詔書多次頒布，而天對災禍没有悔意，其實是有不周到的地方罷了。”又説：“天時人事到此極限，陛下看今天的局勢與去年如何？而朝廷的安排措施，與以前没有什麽不同。等到發生像維揚之變然後再説，那麽即使斥逐大臣，也難免禍。漢時有災異就罷免三公，現任宰相，雖有勛勞，然而度量見識不足以處理國家大事。希望重選文武全才、海内一致推崇的人，親自提拔并任用他。上書論述政事，有恰切直諫的，應加以奬賞，以開言路。”

在此之前，張守曾論述吕頤浩不可以獨任宰相，張浚不能西去，與皇上旨意不合，要求授地方官。授禮部侍郎，不接受，皇上命令吕頤浩到政事堂，告訴他正人君子不應輕意離去，張守纔接受任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朝應對，論議張守無故降職，皇上説：“因他資歷淺。”趙鼎説：“言事官没有别的過失，希望陛下不要挫傷他的膽量。”於是升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皇上由海道到永嘉，回到會稽。

四年五月，任參知政事，張守曾舉薦汪伯

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内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弊，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

彥，沈與求檢舉他的短處，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不久，爲紹興府知府。很快命他以内祠兼任侍讀，張守極力推辭，改爲福州知州。當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求在福建建城，張守上奏："福州在晉太康三年建城，僞閩增廣到六千七百多步，建國初削平已很久，公私貧困，請等以後再説。"於是停止。很快把變换的百萬多緡度牒錢運往皇帝所在地，以資助國用。

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

當時劉豫引導金軍侵犯淮，皇上停留在平江，衆將相繼來獻俘虜和戰利品，張守聽説後，上疏説："今天進獻的俘虜真的都是金人，或者從各國借來，那殺掉他們是可以的。至於像兩河、山東的人民，都是陛下的百姓，被逼迫而來，難道是自願的嗎？暫且告知他們恩信，寬免并放他們回去，願留下的也聽便，那麽金兵可以不戰而敗。"金兵逃走後，皇帝詔令衆將渡江追擊，張守又上疏，認爲敵情難測，希望留下劉光世控制防禦各渡口。

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

皇上回到臨安，又下詔詢問張守如何攻戰、守備、安撫、措置，張守進言説：

> 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
>
> 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陜，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禄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

> 皇上詔令問四件事，我認爲没有比措置更急迫的，措置如果得當，那其他事就用不着跟陛下説了。我僅説措置的大略，其一是措置軍旅，其二是措置糧食。
>
> 神武中軍應當專門保衛皇帝所在地，而用其餘軍隊分别駐守三路，一路軍隊駐守淮東，一路軍隊駐守淮西，一路軍隊駐守鄂、岳或荆南，選擇要害之處駐兵。使北到關輔，西抵川、陜，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相依之勢，那麽長江以南可以高枕無憂。然而現在的大將都握有重兵，貴到極點，富得溢滿，前進没有再增加禄利的希望，退後没有被殺受罰的憂慮，所以朝廷的權力日益削減，軍隊將領的權力日益加重。而且又爲大將的人，萬一有稱病而賜免職，或突然去世，所統率的軍兵歸屬何處？我認爲應提拔手下的將領，使他任統制，每將不

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爲也。

超過五千人，像棋子布置在四路，朝廷號令直接下達到他的軍中，分合使令全部由朝廷決定，可以有所作爲。

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核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

什麽叫做置辦軍糧？各軍既然分别駐守各路，所憂慮的就是財糧轉運。祖宗以來，每年上供六百餘萬，由東南運輸而來，從來没有以此爲憂。現在應拿出兩浙的糧食供給淮東，江西的糧食供給淮西，荆湖的糧食作爲鄂、岳、荆南的軍糧。算好所用的數量，責成漕臣運輸，而把多餘的送到皇帝所在地，錢帛也這樣，恐怕不至於不足。錢糧没有缺乏的憂慮，然後告誡整飭衆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的人民户口多少，作爲考核衆將功績高下的依據，年終核實後决定他們的升降。像這樣安排已定，等到防秋，再派大臣作爲統督，使各路兵馬首尾相應，安撫策略的實質也是在於此。探究其根本，在於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

閩自范汝爲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凋瘵，且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

閩從范汝爲騷擾後，公私一無所有，張守在閩四年，安撫百姓疾苦，并且請示朝廷，免除福州所借貸的常平緡錢十五萬。多次要求離州，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回，剛兩個月，又稱病要求離去，爲平江府知府，極力要求爲祠禄官回京。

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吕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爲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媒蘖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

六年十二月，召見，當天授任參知政事，第二天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解除劉光世的兵權，而想讓吕祉去淮西撫諭衆軍，張守認爲不可以，張浚不從，張守説："一定要另外换人，也必須是聲望很高、能使衆將心服者纔行。"張浚不聽，於是有酈瓊之變。等到臺官諫官輪流上章彈劾張浚，皇帝批示把他安置嶺表，趙鼎没有立即執行，張守極力跟皇上解釋説："張浚爲陛下捍衛兩淮，罷免劉光世，正因爲他的手下是不聽命的烏合之衆，現在得到了驗證，群臣從而以此來誣害他，我怕後來繼任的人，肯定以張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呢？"張浚被貶到永州，張

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

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强敵，可爲别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盗賊未息，上問以弭盗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盗平。

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悦，守亦不自安，復奉祠。

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

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抑，户部侍郎。

富直柔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説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

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

守也引咎請求離去，不允許。

八年正月，皇上從建康將要回臨安，張守進言："建康從六朝時起成爲帝王都城，江流險闊，氣象雄偉，并且憑據都會來經營治理中原，依靠險阻來抵禦强敵，可作爲别都以圖謀恢復。"趙鼎堅持認爲不行，張守極力要求離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爲婺州知州，很快改爲洪州知州，兼任江南西路安撫使。入朝答對，當時江西盗賊還未平息，皇上問他消滅盗賊的計策，張守説："不如先施行德政，等他們不思悔改，然後使用武力。"於是請求出兵駐守要害處。到了官署，張榜城鎮，公開告知禍福，約定期限，允許自首，不到數月平定了盗賊。

後來改爲紹興府知府。朝廷派三使臣强收各路財賦，所到之處用鞭打立威，韓球在會稽强收五十餘萬緡。張守管事後，立即要求入朝進見，跟皇上講起此事，皇帝下詔追回三使。當時秦檜當權，不高興，張守自己也不安，又爲祠禄官。

建康求帥臣，皇上説："建康重地，用德高望重的大臣，惟有張守行。"張守到後數月去世。

張守曾向當時的宰相張浚推薦秦檜，當秦檜任樞密使時，二人同朝。一天，張守在省閣拉着張浚的手説："張守以前有誤於你。現在一同班列，與他朝夕相處，觀察他的趨向，有患得患失之心，你應當盡力奏告皇上。"張守在江右，因州縣攤派供給擾民，上疏請求減免和買，停止和糴。皇上想要實行，當時秦檜正減損度支爲月進，并且每天擔憂四方錢財送不到，見到張守疏，發怒説："張帥爲何如此害國?"張守知道後，感嘆道："他認爲害國，是有益於國的。"去世後謚號文靖。孫子張抑，任户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是宰相富弼的孫子。因父蔭補官。從小聰明過人，有才名。靖康初年，晁説之認爲他的文章傑出，推薦給朝廷，召入賜同進士出身，授任秘書省正字。

建炎二年，皇帝召近臣舉薦所信任的人，禮

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

還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换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换授，既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差遣，更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

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爲太常少卿。

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爲之，而無三丞爲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柔爲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禄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爲例。

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册禮，范宗尹曰："太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然人亦不以爲非哲廟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嘆悟，

部侍郎張浚推舉富直柔。皇帝下詔授著作佐郎，很快任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升任右諫議大夫。范致虛以貶降官被召入朝廷，富直柔極力進諫范致虛不該重新任用，范致虛出朝爲鼎州知州。

升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因皇帝推恩轉任防禦使，依法度應當回授，得旨特换任武功大夫。富直柔論議説："王繼先用計换授，换授以後，升官提職，授任差遣，更加没有什麽阻礙。况且武功大夫應是有戰功、歷任邊官、有才能又勇武的人纔可以升任，不可以輕意授人。"皇上對宰相范宗尹説："這次任官出自我的旨意。現在富直柔直言反對，我屈意聽從他的論議，以伸張直言的正氣。"

四年，升御史中丞。富直柔請求罷免右司侯延慶，而由蘇遲代替他，皇上説："臺官諫官以糾正補救帝王的過失爲職責，不該舉薦某人爲某官。"於是侯延慶改任禮部員外郎，而蘇遲任太常少卿。

十月，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依照舊例，簽書有員外郎擔任的，却没有三丞來任職的情况。中書進言不符舊典，當時富直柔任奉議郎，於是特升朝奉郎。從此寄禄官三丞任二府官職的人，升任員外郎，從富直柔開始，於是成爲慣例。

紹興元年，皇帝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册封典禮，范宗尹説："太母前後被廢斥，實際是因爲章惇、蔡京，人們都知道不是二聖的過錯。"富直柔説："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人認爲應當如此，然而人們也認爲是哲宗與太上皇的意思，希望陛下不要再疑慮。"於是命令禮官討論典禮。不久王居正進言："太后隆名定位，已在元符時正式確定，應該用欽聖詔命，奏告天地宗廟，典禮不須討論。"議論於是定下來。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談到宗廟社稷大計，希望選太祖衆孫"伯"字行下有賢德的人視爲親王，使他們爲官治民，等待皇嗣降生，退下重做藩王。疏入，皇上深爲感悟，富直柔同意婁寅亮

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

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吕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税，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宫。

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的主張并推薦他，召赴皇帝所在地，任監察御史。於是孝宗被立爲普安郡王，就是因爲婁寅亮進言的緣故。

任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彈劾富直柔依附辛道宗、辛永宗兄弟得以進升，同時彈劾富直柔所推薦的右司諫韓璜。在此之前，富直柔曾在皇上面前揭發吕頤浩的短處，吕頤浩與秦檜都恨他，因此二人都被罷免，韓璜責降爲監潯州酒税，而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宫。

六年，生母去世服喪。服喪未滿起用爲資政殿學士、鎮江府知府，推辭不去。起爲衢州知州。因錯判他人死罪，削去職名爲祠禄官。不久，恢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水，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等人交往，在家中無疾而終。

馮康國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轓，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説之。時轓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説傅、正彦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爲國，奈何以此負謗天下？"傅按劍大怒，轓辭氣不屈。正彦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轓還，約浚至杭。

浚復遣轓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傅書，誦言其罪。轓至，傅黨馬柔吉詠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轓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轓，會浚謬爲書遺轓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轓，遂寧府人。太學生時，有氣節。建炎年間，高宗在杭州停留，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在平江。苗傅、劉正彦作亂，張浚首先主張率領衆將合兵討伐，考慮苗傅等人在朝中，想找辯士前去游説他們。當時馮轓客居張浚府上，慷慨請求出行，張浚派他到杭州，游説苗傅、劉正彦説："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如果鋤掉肯定遭受災禍。現在二公一旦爲國家去除數十年的禍患，天下蒙福極大。然而皇上正值盛年，天下人未聽説他的過失，怎能傳位給襁褓之子呢？況且前些時候名爲傳位，其實是廢立皇帝，二公本心爲國，爲何因此而遭受天下人的譴責？"苗傅按劍大怒，馮轓辭氣不屈。劉正彦於是和善地告訴他説："張侍郎想恢復原皇帝固然好，但必須當面商議。"於是放馮轓回去，約張浚到杭州。

張浚又派馮轓送信給苗傅等人，告知禍福并讓他們悔改。接着又給苗傅等人回信，明言他們有罪。馮轓到後，苗傅同黨馬柔吉威脅他説："昨天張侍郎的信中言詞不委婉，二公大怒，已經發兵出杭州了，你還敢來嗎？"馮轓説："怕就不來，來就不怕。"王世修想拘留馮轓，正巧張浚假裝寫信送給馮轓説："有客從杭州來，纔知道二公當初對社稷没有不利之心，非常後悔上封

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轓得免。

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始懼，轓知其可動，乃説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宜復爲大元帥，少主爲皇太侄，太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彦議，皆許諾。轓又請褒傅、正彦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轓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

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爲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爲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

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税色，祖宗以來，正税重者科折輕，正税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税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盍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吴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

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

信過於輕率。”苗傅等見信很高興，馮轓得以脱身。

不久勤王之師大會集，苗傅等人開始恐懼，馮轓知道他們可以動摇，於是勸説宰相朱勝非，在今天這種形勢下，應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最好恢復大元帥之職，少主爲皇太侄，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令他與苗傅、劉正彦商議，都表示同意。馮轓又請求依照趙普舊事獎賞苗傅、劉正彦，於是都賜給鐵券。皇帝下詔補授馮轓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改名康國。

高宗重新即位，以張浚宣撫川、陝，張浚自行任用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張浚到蜀，派馮康國入朝奏事，皇帝下詔給他進升兩級官階，任荆湖宣諭使。馮康國出行時，皇上到浙東，無暇降詔令聖旨，馮康國按照自己的意思寫了制書，言官彈劾他擅造制書，坐罪貶官二級。紹興三年，張浚召回，與馮康國同赴皇帝所在地。張浚被貶後，御史常同趁機彈劾馮康國，罷免了他。起用任萬州知州、湖北轉運判官。

張浚拜相，召入馮康國任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進言：“四川賦税的種類，從祖宗以來，正税重雜税就輕，正税輕雜税就重，雜税的輕重與正税平衡，所以没有偏重的現象。近年監司總漕把舊法全部更改，收取的數額越多越好，失業逃亡都由此産生。何不依照舊法。”皇帝下詔把他的意見下到四川憲司查核不依法辦事的人。馮康國又進言：“蜀苦於陸路運輸，應當告知吴玠，不是防秋的月份，應分兵取糧；兼選太守治理梁、洋，招集流散人員，耕鑿就緒，那麽漕運可以減省。這是保蜀的良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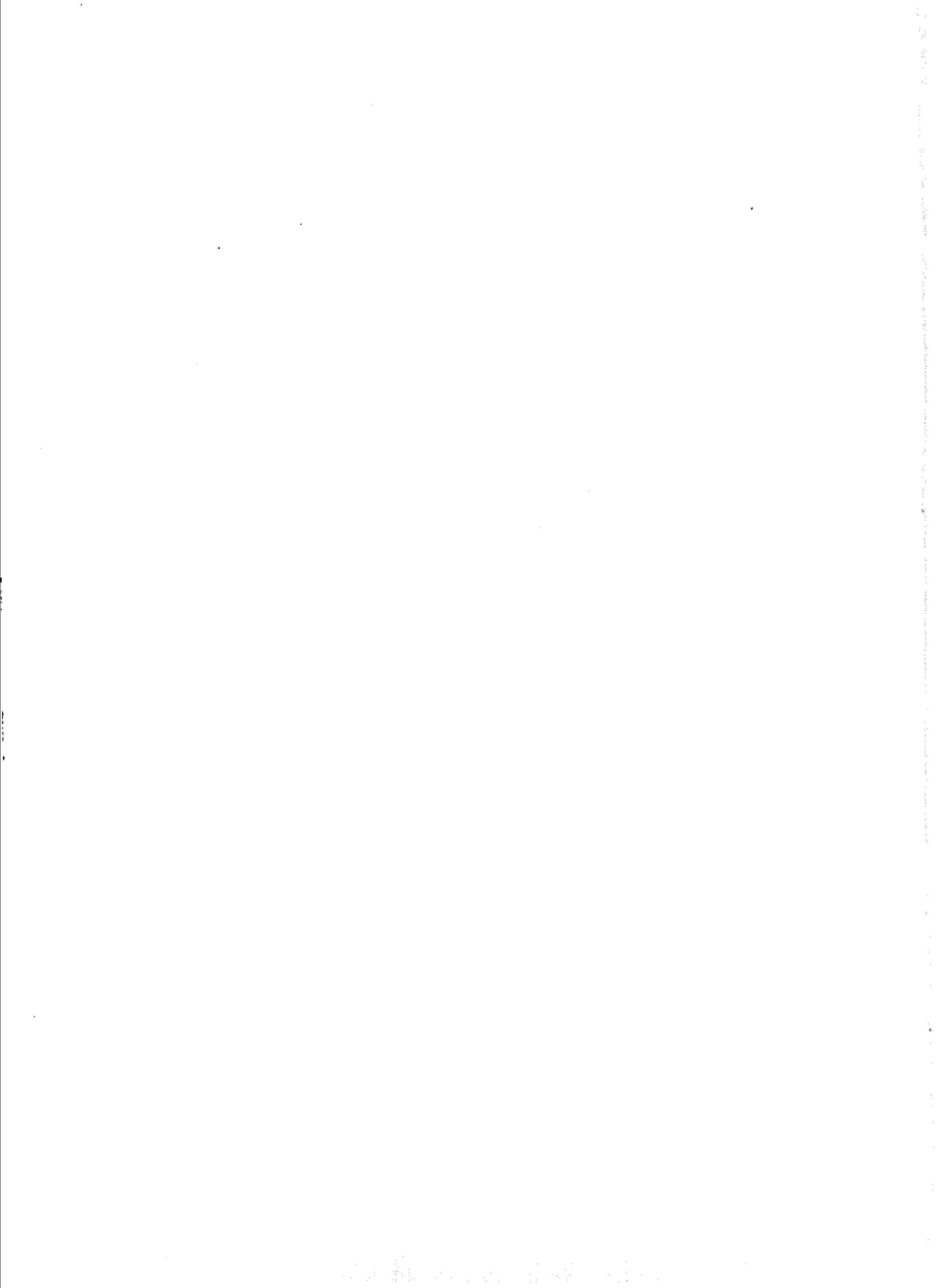
張浚離開宰相之位，康國要求授地方官。趙鼎對高宗説：“自從張浚被罷免，蜀士不安心，現在留下的十幾人，我恐怕臺官諫官因張浚的緣故有所彈劾，望陛下考察。”高宗説：“朝廷用人，應當衹論他有才與否。不久前臺官諫官愛用朋黨彈劾士大夫，假如罷免一位宰相，那麽凡是他引薦的人，不問是否有才而同時罷黜，這是朝廷使他們成爲朋黨，不是愛人才、厚風俗的做法。”馮康國任右司員外郎，授直顯謨閣、夔州

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厄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知州。母親去世服喪，服喪未滿起用，撫諭吳玠軍，授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去世。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處於危急存亡的年代，都剛直不阿，知無不言。張守論事高明深遠，富直柔被秦檜、呂頤浩迫害，馮康國說服二凶，都是有用之才。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吕本中

常同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是紹聖年間御史常安民的兒子。政和八年進士及第。靖康初年，授大理司直，因敵難不赴，徵用爲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很快任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帥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爲大宗丞。

高宗南渡，徵用常同爲浙帥機幕。建炎四年，下詔："已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堅持節操而剛直不阿，觸怒權臣，被排斥至死。現在他們的子孫不能自立，我非常同情他們。"召常同到皇帝所在地，到了就任命他爲大宗丞。

紹興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

紹興元年，要求任州職，爲柳州知州。三年，召他回來，首先論述了朋黨的禍患："自從元豐新法施行以來，開始分黨派，邪正相攻五十多年。章惇在紹聖初年首倡，蔡京在崇寧之後應和，元祐臣僚，被放逐貶死，上下蒙蔽，造成外族侵犯的災禍。現在國家艱難，而分朋結交、背離公道爲朋黨的人，却依然如故。恩德歸入私門，不知朝廷尊嚴；重報私怨，竟然不顧公衆輿論。我認爲要想消滅朋黨，應先明辨是非，要明辨是非，先分清邪正，這樣就能使公道行而奸邪銷聲匿迹。"皇上說："朋黨也難消除。"常同回答說："朋黨的症結，是由於邪正不分，衹要注意他們的實際言行，觀察他們互相依附的私心，邪正就會分明，朋黨也就消除了。"皇上說："君子小人都有朋黨。"常同又回答說："君子的朋黨，同心共圖國事；小人的朋黨，挾私害公。結

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

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爲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

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

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爲朋黨是一樣，而結黨的目的却不同。比如元祐臣僚，中遭誹謗，流放致死，然後禍亂形成。現在在朝之士，還認爲元祐時的政策不好，元祐子孫不可以任用。"皇上説："聽説有這種言論。"常同回答道："禍亂没形成時，元祐臣僚的冤情不能自己辯解。現在可以説是非已定，却依然如此，大概是因爲今日的士大夫仍然尊崇蔡京、王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如何能出現？希望陛下始終爲好人作主，不要被小人迷惑。"

又上奏："自古禁軍的安置，一定交錯而互相牽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使劉氏平安，唐李晟也用神策軍來收復京師，這是互相牽制的效果。現在國家所依靠的，惟有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的軍隊。陛下又没有心腹禁軍，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備用，前不久苗傅、劉正彦之變，也可以引爲借鑒。"任殿中侍御史。

當時韓世忠駐屯鎮江，劉光世駐守建康，因私忿想互相動用武力。常同上奏："劉光世等不想皇上厚待之恩，却傲慢凶狠意氣用事，無所顧忌，一旦有緊急情況，他們能互相救援嗎？望皇上辨是非，正國法。從前漢諸侯王有過失，還責罰師傅，現在兩軍幕屬輔助無功，請先加貶黜責罰。"皇上把奏章給兩軍。

呂頤浩再次拜相，常同論劾他十件事，并且説："陛下不想立即罷免呂頤浩，難道不是因他有幫助陛下恢復帝位的功勞嗎？我認爲功出自衆人，不是呂頤浩一人之力。即使有功，宰相職責是代替皇帝處理政務，像張九齡所説的不能因功勞而獎賞。"呂頤浩被免去宰相之職。論劾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兵失地，於是皇帝詔令張浚福州居住。常同與辛炳在御史臺好惡相同，皇上都重用他們。

金使李永壽等入朝見皇上，常同説："先振國威，那麽和與戰常在我方；如果一心議和，那麽和與戰常在對方。"皇上於是談到軍事力量説："現在養兵已二十萬。"常同上奏："没聽説有二十萬兵却害怕别人的。"

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

僞齊宿遷縣令張澤領兩千人脱身來歸附宋，泗州太守徐宗誠接收了他們，韓世忠把這件事上報朝廷。朝廷商議命令韓世忠趕走張澤等人，并押送徐宗誠赴皇帝所在地。常同上奏："敵人雖然議和，而兩國人往來不曾禁止過，僞齊尚且能設歸受館，立獎賞來招附我們的人民，現在却趕退張澤，人心從此離散了。況且徐宗誠起家土豪，不用公家的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防衛，現在因接受張澤而拘捕他，因此挫傷士氣，這不是上策。"皇帝下詔把來歸附的人安置在淮南，開脱徐宗誠的罪。

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録》私書改修《神宗實録》；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毁《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録》。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奸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録》，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毁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宫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録》，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録》卷末。

四年，任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在此之前，常同曾上疏論神宗、哲宗兩朝史事説："章惇、蔡京、蔡卞這些人積惡造謡，竭盡誣蠛詆毁，是非顛倒，導致危亂。在紹聖時，就是章惇取王安石《日録》私自修改《神宗實録》；在崇寧以後，就是蔡京全部燒毁《時政記》、《日歷》，按自己的意思修定《哲宗實録》。其中記載的内容，全部出自一時奸人的言論，不能爲後世所相信。而宣仁保佑的恩德，怎容有不同的意見，蔡確貪天之功，以爲是自己之力，誣衊聖后，把恩惠歸於私人。陛下即位之初，曾下詔明確宣仁安定社稷的大功，命令國史院據實修改，後來又不見行動。望皇上精選史官，先修《哲宗實録》，等書完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希望毁譽是非都能符合事實。"皇上深加贊許采納。這時，任命常同修撰，并且告諭他説："這個任命是因爲你對家世傳聞多得事實的緣故。"一天奏事，皇上憂傷地説："以前昭慈曾説，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然能説道其事，正因爲宫中有人在宣仁那裏不得志，所以誣陷誹謗。想要辨明此事，必須重修《實録》，以此來保立功勞，昭示來世，這是我選你的用意。"常同請求把所得聖語宣付史館，記在《實録》卷末。

張俊乞復其田産税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參，彦參繫

張俊請求恢復他的田産税役，命令一名士卒帶信到瑞昌，欺凌縣令郭彦參，郭彦參把他投入

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參，同并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樁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吴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爲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

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株，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

監獄。張俊向朝廷申訴，命令罷免郭彥參，常同一并密封退還二命。隨即授任集英殿修撰、衢州知州，因病推辭，授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回。幾天後，任御史中丞。皇上從建康回臨安，常同上奏："皇上剛回來時，離淮更加遥遠，應當派遣重臣出去巡行兩淮，詢問人情利弊，視察官吏侵擾，放任人民耕種墾荒，不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開闢，百姓富足而國家也就富足了。"於是派遣樞密使王庶視察軍隊，常同請求把這道奏章交給王庶，研究停止或執行。又進言："江、浙困於支應軍費雜稅錢，民不聊生。"皇上給那裏減去數千緡。又進言："吴玠駐軍興、利，而西川人力已經困乏。吴玠近年曾謀劃屯田，希望知道他積穀多少，軍糧運輸減去多少，趙開、李迨相繼任都漕，先後運糧各有多少，命令制、漕、帥司逐條列出上報，然後查核實情進行議論研究，以便舒緩民力。"又進言："國家養兵，不算不多，弊病在於各居一方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現在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吴玠在蜀，相隔很遠，情報不通。現在陛下派遣樞臣王庶管理邊防，應該命令王庶會集將帥，告知國體，使他們同心共議抵禦敵兵，常令各軍以常山蛇勢相接應，一心一意爲國家，不分彼此，危急時互相聲援，都有常法。"皇帝下詔把奏章交給王庶出示給衆將。

常同請求到州任職，授任顯謨閣直學士、湖州知州。又召回，請求祠禄官，詔令常同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去世。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進士及第。宰相范宗尹推薦他的才能，召入答對，提拔爲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經歸降，還懷有反叛之心，而招安官謝嚮、陸棠接受他們的賄賂，暗中與他們勾結。張致遠謁見告假回去，知道實情，回來稟報宰相，請求鋤去他們的後臺，於是拘捕謝嚮、陸棠以及制置司屬官施

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爲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袞等，賊衆悉降。

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從之。

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爲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榷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爲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户部講究。

五年，除户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爲户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强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并者并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横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

尋以老母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

八年正月，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

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

宜生入獄。下詔參知政事孟庾任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任副職，徵用張致遠任隨軍機宜文字。賊被平定，授張致遠兩浙轉運判官，改任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大盜曾袞等人，衆賊全部投降。

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入。未到，任殿中侍御史。當時江西帥胡世將請求增加和買絹折納錢，張致遠上疏説："折納絹錢本想稍微寬緩民力，而比舊時增加一半，這是想乘民危急而加重他們的賦税。"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金兵與劉豫分道入侵，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廷中的人還對此表示懷疑，稟告趙鼎審慎處理。張致遠入朝答對，獨自贊成趙鼎的决定。升侍御史。進言："聚財養兵，都出自民力，善理財的人，應當加固國家的根本。請停止專賣福建鹽，精選三司使、副使，把常平茶鹽合爲一官，命令計算經常費用，量入爲出，先致力於節省，其次進行管理。"皇帝下詔户部議論研究。

五年，任户部侍郎，進爲吏部侍郎，很快又任户部侍郎。進言："陛下想要富國强兵，大有作爲於天下，希望詔令大臣致力於節省，明確禁止過分奢侈，從宫中開始，從朝廷開始。官員數額可以減少的就減少，機構能合并的就合并。使州縣不要亂用財物，把多餘的交還監司；監司不能亂用，把剩餘的送回朝廷；朝廷没有不必要的花費，日積月累，所考慮的僅是軍需，那麽中興的事業就可以完成。"任給事中。

很快因老母的緣故要求外任，以顯謨閣待制爲台州知州。朝廷因海寇鄭廣未平定，改張致遠爲福州知州。六年八月，鄭廣等人投降，張致遠選留四百人，安置在營城外，其餘的解散回去就業。又派鄭廣討伐其他州的群盗，數月内全部平定。

八年正月，再次召入任給事中。出朝爲廣州知州。很快以顯謨閣待制退休。十七年去世，年五十八。

張致遠正直有學識，歷官臺省、侍從，言論與勸諫都卓然可觀。趙鼎曾對他的門客説："自

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吕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爲知人云。

從我再次任宰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吕本忠、魏矼在士大夫中都有聲望，以後也能保持不變。"有識之士認爲趙鼎能知人。

薛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剌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吕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進士及第，任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派遣使臣分行各路，薛徽言在選，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當時郴、道、桂陽乾旱饑荒，薛徽言請示朝廷，不等回答就告知漕臣發衡、永米來賑濟，而用經制銀買米償還，所揭發的有二十人。出使回來，别的使臣都得到進升，宰相吕頤浩認爲薛徽言擅自改换守臣，又移用經制銀，出朝爲興國軍知軍。召入爲郎官，升右司，升任起居舍人。

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争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争，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當時秦檜與金人議和，薛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一起上疏反對。一天，秦檜在皇上面前談論議和，薛徽言直接上前據理力争，反復多時。得寒疾去世。高宗懷念他，贈絹百匹，特别對他臨終上表給予恩賞。

陳淵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户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户部侍郎張致遠進言："陳淵是陳瓘的孫子，有文才有學問，自陳瓘在世時，就特别器重，年老流落，有才能而未被試用。"充任樞密院編修官。適逢李綱以前宰相任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徵用陳淵爲制置司機宜文字。

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説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

七年，皇帝詔令侍從舉薦能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推舉陳淵。召入答對，任爲京官，賜進士出身。九年，任監察御史，很快升右正言。入朝答對，論道："近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賜賜予的費用太多。所用的很多，而收入實際上很少，這是我最害怕的。《周官》上説'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解釋的人認爲不能用有關的法規處理，不是周公制定法律成爲後世帝王浪費的開端。我認爲宰相用九式節省財用，有關官員雖然不知道，宰相能够逾越規定來論處。如果事

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户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

事依照規定，即使不知道也像知道一樣。臣希望陛下凡有賜賞，法度所没有而舊例上可疑的，三省能够共議，户部能够執奏，那麽以前的弊端就消除了。"

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陳淵在皇上面前答對，談到程頤、王安石學術的同異，皇上説："楊時的學術能宗奉孔、孟，他的《三經義辨》非常合乎理。"陳淵説："楊時開始師法王安石，後來跟程顥學習，纔明白王安石謬誤。"皇上説："從《三經義解》來看，全部表現了王安石的牽强附會。"陳淵説："牽强附會還是小的，至於道的大本原，王安石没有一處不錯。推行他的學説，就會成爲大害。"皇上説："錯指的是什麽?"陳淵説："聖學所傳僅有《論語》、《孟子》、《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王安石都搞不清本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有樊遲問時，纔回答説：'愛人。'愛不過是仁的一個方面，而王安石就以愛爲仁。他談論《中庸》，就認爲中庸是與人交往的標準，高明是自己處事的原則。《孟子》七篇，專門闡發性善，而王安石取揚雄的善惡觀來混入他的言論，至於無善無惡，又陷入佛學，離性的本原相差遠了。"

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内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説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鄭億年恢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在内殿召見。陳淵進言："鄭億年是已故宰相鄭居中的兒子，雖任從官，而有從賊的醜行，請求取消他的職名。"没有回答。鄭億年，是右僕射秦檜的親黨，因此秦檜非常生氣。授陳淵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説書，因祖名推辭不受。改授宗正少卿，因何鑄彈劾他而作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去世。

魏矼

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方尚王氏新説，矼獨守所學。宣和三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魏知古的後代。從小聰明。當時正推崇王氏新説，魏矼獨守所學。宣和三年，上舍生及第。建炎四年，召赴朝廷，皇帝下詔改授宣教郎，授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言：

紹興元年，升任樞密院計議官，升考功郎。適逢星變，魏矼藉輪流進對之機，進言説："治

“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奸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軋己，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别邪正，亟加進用。”

内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矼言：“内侍出入宫禁，而狠戾發於杯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内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廙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矼五品服。

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决，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録黄。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黄而不下六部者，望并依舊制。”

平年間，彗星出現在東方，英宗問輔臣怎樣能消災，韓琦用賞罰分明來回答。近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加銓選而官已升朝的，有未經歷職事官而輕易成爲正郎的；罰之所加，有没到任而照例被貶降的，有犯罪相同而罰有輕重的。”極力進言大臣升降不公，所以導致人心不一。皇上知道他的忠心，提拔他爲監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

臨安失火，蔓延燒了數千家，阿諛奉承的人認爲這不是災異。魏矼進言：“《春秋》定、哀間多次提到火災，解釋的人認爲孔子有德行而魯不能任用，季孫有惡行而不能撤職，所以天降災禍。現在朝廷有未驅逐的奸詐邪惡之人嗎？百官中間有未淘汰的依附勾結追求名利的人嗎？士大夫中有公正忠誠德高望重及品德高尚有才能、有智謀節操之士未被任用的嗎？在位之人，怕别人傾軋自己，暫且埋没賢才，没聽説有誰公正地以誠相待、從别處招募賢德之人。應借鑒定、哀的過失，辨明邪正，立即加以進用。”

宦官李廙在韓世忠家飲酒，用刀砍傷弓匠，因此被捕。魏矼進言：“宦官出入宫禁，因爲飲酒而行凶，竟然到這種地步，怎能不爲此感到憂慮？建炎詔令宦官不許結交主兵官及干預朝政，違者以軍法處治。請申嚴禁令，以便防微杜漸及早警惕。”於是杖脊李廙并發配瓊州。升魏矼侍御史，賜五品服。

當時朱勝非獨任宰相，魏矼説：“朱勝非没有什麽建樹，僅知道今天進呈一兩件小事，明天上書舉薦一兩個老朋友，而要務不决，軍政不修，授任官員帶有私心，賢士人心離散。”又上疏他的五條罪狀，皇帝詔令朱勝非離職服完親喪。魏矼又進言：“國家下達的命令，一定要録送門下省。經過兩省，給事舍人就能够密封退還駁正；文件下達所屬部門，臺官諫官就可以議論。這是萬世良法。我聽説近來三省、樞密院，偶有不用録黄而把文件直接下送指揮的現象，也有雖然録送門下省却不下達六部的情況，希望全部依照舊制。”

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决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耻，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

劉豫依仗金兵入侵，宰相趙鼎主張親征，魏矼請求跟隨皇帝前往，於是命他監督江上衆軍。當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等，又各懷私仇，不肯齊心協力。魏矼首先到劉光世軍中，告訴他說："賊衆我寡，合力還怕不能支持，何况衆軍各懷私心，將如何作戰？爲各位考慮，應當想着爲國雪耻，除去私仇，不僅有利於國家，也將有利於你們自身。"劉光世同意他的看法，魏矼就勸他送信給二帥，表示没有别的意思，二帥回信表示和好之意。劉光世把書信呈送皇上，從此衆軍屢戰屢勝，軍聲大振。

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繪使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矼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秘書少監。

皇上到了平江，魏良臣、王繪出使金回來，約定再派使者，并且有恐嚇逼迫的話。魏矼請求取消"講和"二字，激勵衆將，力圖攻取。金屢敗逃走，使者也没有派遣。升魏矼爲秘書少監。

矼在職七閲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

魏矼在職七個月，論事共有一百二十多件。很快請求補爲地方官，授直龍圖閣、泉州知州，因父母年老推辭，爲建州知州。很快召回，請求爲祠禄官，不允許，任權吏部侍郎。

八年，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吴表臣。

八年，金使入境，任命魏矼充當館伴使，魏矼進言："前不久任御史，曾論和議的錯誤，現在難以擅自評論。"秦檜召魏矼到都堂，問他不主張議和的原因，魏矼説明敵情難保，秦檜對他説："你以智料敵，我以誠待敵。"魏矼説："相公固然是以誠待敵，怕敵人不以誠待相公。"秦檜不能説服他，於是改令吴表臣爲館伴使。

詔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豫爲金人所立，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

皇帝下詔金使入境，想屈己議和，命令侍從、臺官諫官逐條上奏。魏矼説："我從來不熟悉敵情，不知使者需要什麽樣的禮節，陛下屈尊是怎麽回事。賊劉豫由金人所立，北面稱臣，陛下繼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有何求於金國呢？傳聞奉使歸來，説金人全部答應我方的要求，一定没有難行之禮儀，以重困我方，陛下有什麽過失自取侮辱呢？如有不可以聽從之事，若輕意答應，以後反被他們控制，號令的廢置將出自他們之手，一旦有所不從，便因怨恨而發生戰爭。大權在對方，失信在我，不是合適之計。雖然使他

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群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

們還我空地，怎能保住呢？即使想停止用兵，能停止嗎？雖然想使人民休養生息，怎麽能實現呢？不是合適之計。陛下既然想爲親人稍受屈辱，更願周密考慮天下治亂的方法，斟酌群情，選擇經久可行之計施行，不應聽從的，用國人的意思加以拒絶，使陛下不後悔。所謂國人，不過是萬民、三軍罷了。百官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現在陛下詢問百官，民情大體可知了。希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詢問，以防止以後意外的憂患。大將認爲不可以，那麽他們的志氣更加堅定，何憂此敵。"

未幾，丁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宫，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内艱以卒。

不久，父親去世服喪。免除服喪，授任集英殿修撰、宣州知州，不赴任。改爲提舉太平興國宫，從此爲宫觀官，共四任。爲母親去世服喪時去世。

潘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禄鈎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絶。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生初任官爲辟雍博士，升任秘書郎。當時宰相蔡京與兒子蔡攸正以爵禄籠絡名士，潘良貴不爲所動，親戚朋友多次替蔡京表達願交往的心意，潘良貴都正色謝絶。授主客郎中，很快爲提舉淮南東路常平。

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

靖康元年，召回。賞賜應對，欽宗問誰能任宰相，潘良貴極力進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以任用，以後肯定誤國。陛下要想得到扶危持顛的宰相，不廣泛詢問下面官吏的意見，使地位卑微的人都知道，不能如意。"話傳到外面，當權者指控他狂妄輕率，貶黜潘良貴監信州汭口排岸。

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黄潛善、汪伯彦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宫。

高宗即位，召入潘良貴任左司諫。拜見皇帝後，請求誅殺僞黨，使叛臣在國門受死，敵人就不敢輕意議論宋。又請求封賢良的宗室到山東、河北，以壯國體，皇上巡視維揚，養兵以圖謀恢復國家。黄潛善、汪伯彦厭惡他的話，改任工部官。潘良貴因進言没有實行，要求離職，主管明道宫。

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

過了數年，授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

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吕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宫。起爲中書舍人。

會户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

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

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吕本中

吕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

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

管江州太平觀，授考功郎，升左司。宰相吕頤浩從容對潘良貴説："早晚將引入兩省。"潘良貴正色回答説："父母年老正想請求任地方職事，兩省官不是我能做的。"退下對人説："宰相主管一世人才的進退，認爲賢良，自然應當提拔任用，怎能握手密語，先表示私恩。如果士大夫接受他的籠絡，又憑什麽在朝廷立身。"當天請求補授地方官，以直龍圖閣爲嚴州知州。到任兩個月，請求爲祠禄官，主管亳州明道宫。起用爲中書舍人。

恰逢户部侍郎向子諲入見皇帝，説話繁冗蕪雜，潘良貴以前與向子諲交好，這天他暫代起居官，立在殿上，徑直走到榻前厲聲説："向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向子諲想退下，高宗看着潘良貴説："是我問他。"又告訴向子諲慢慢道來。向子諲重新説，長時間不停止，潘良貴再次叱令他退下。高宗臉上變色，閤門一起彈劾他們，於是二人全都待罪。有旨潘良貴免罪，向子諲無罪可待。

潘良貴要求離去，以集英殿修撰爲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用爲明州知州。滿一年，授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回來後，十年没有出京。李光獲罪，潘良貴因曾與他通信獲罪，降三級官。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潘良貴剛正清苦，保持晚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都想把女兒嫁給他，都被拒絶。晚年家居非常貧困，秦檜婉言勸他要求任州職，潘良貴説："從臣授任應該辭免，現在向宰相求情，跟皇帝辭行，潘良貴不敢這樣做。"他的諫疏多數焚毁草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人朱熹爲他作序。

吕本中字居仁，是元祐宰相吕公著曾孫、吕好問的兒子。小時候就聰明，吕公著非常喜愛他。吕公著死時，宣仁太后及哲宗親臨祭奠，孩子們站立庭下，宣仁太后惟獨讓吕本中進來，摸着他的頭説："孝敬父母，忠於國君，兒要努力。"

祖父吕希哲從師程頤，吕本中聞見習熟。年

少長，從楊時、游酢、尹焞游，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

紀稍大時，隨從楊時、游酢、尹焞交游，三人偶有疑異，吕本中從不苟且迎合。因爲吕公著臨終上表的恩典，授承務郎。紹聖年間，黨爭興起，吕公著追貶，吕本中獲罪。

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

元符年間，任濟陰主簿、秦州士曹掾，徵用爲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任樞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年號，升任職方員外郎，因避父嫌而爲祠禄官。父親去世服喪，服喪期滿，召入爲祠部員外郎，因病申請離去。再爲直秘閣，主管崇道觀。

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宫中府中當爲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悦，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

紹興六年，召赴皇帝所在地，特賜進士出身，提拔爲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宦官李琮失料曆，皇上因他是從前王府時的舊人，不用薦舉特別給予他。吕本中進言："如果因特殊的恩惠另外給予，就不是所説的'宫中府中當爲一體'。"皇上見到退回文書，非常高興，讓宰相告知吕本中説："從現在開始有什麽見解，儘管進言。"

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奸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監階州草場苗亘因貪贓敗露，有詔處以黥面流放，吕本中上奏："近年官吏犯貪贓罪，多數受到黥面流放，然而四方偏遠，或許有枉濫，怎麽能全部知道呢？以後查出他是無辜的，即使想改正，還能做到嗎？假如祖宗以來此刑常用，那麽紹聖權臣當國的時候，士大夫早就所剩無幾了。希望酌量處以常罰，不要讓後世的奸臣有藉口。"皇上准奏。

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絶，奸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

七年，皇上到建康，吕本中上奏説："當今之計，一定先進行事業的恢復，廣求人才，體恤民情，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使人人能够傾吐真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加上游軍隊，堅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摇之勢，等他們有了禍亂，可以一舉獲勝。如果空有恢復的志向，而没有相應的計策，國家的根本没有加强，恐怕會産生别的禍患。現在江南、兩浙賦役的名目日益繁多，百姓困苦，倘若有水旱缺食斷糧的情况，奸人暗中爲非作歹，不知朝廷如何對待？近來我多次規勸興師問罪的人，不可勝數，看他們的言辭固然十分有理，考察實情却不可實行。大抵進言的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同，進言没有

倖，言不酬，事不濟，則脱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吴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

内侍鄭諶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滸，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岩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

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悦，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强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

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録》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脱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謚文清。

有詩二十卷得黄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録》五卷，行于世。

回覆，事情没有辦成，就脱身而去。朝廷措施失當，誰承擔這個過失？鷙鳥將要搏擊時，一定隱藏形體，現在朝廷在進取方面還没有絲毫的實效，所下達的詔命，已經傳入賊境，使他們能够有所防備，這不是良策。”又上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各路，應當駐重兵，用大臣統領。吴時所謂西陵、建平，是國家的屏障，希望精選守帥，以應付緊急情况，這樣江南自守的計策就完備了。”

宦官鄭諶革去職名退休，得到統兵官。吕本中進言：“陛下進臨江邊，將要有所作爲，現在賢良的士大夫没能重用，幽居之士未能招致，却起用鄭諶擔負統兵重任，爲什麽？”任命於是取消。因病請求爲祠禄官，任爲直龍圖閣、台州知州，不受，主管太平觀。召入爲太常少卿。

八年二月，升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關部門商議行人的供奉，吕本中進言：“使人到來，正應當顯示儉約，客館飯食如果盡力取悦他們，正好開啓金人的野心。况且成敗大計，并不在此，在於我國治理的得失，兵財的强弱，希望詔令有關部門做到吃用不缺就可以了。”

當初，吕本中與秦檜同爲郎官，相處非常融洽。秦檜做了宰相，私下援引任用吕本中，吕本中密封退還授官文書，秦檜勸他表示同意，吕本中始終不聽從。趙鼎向來主張元祐之學，認爲吕本中是吕公著的後代，又由范冲舉薦，所以深爲信任。適逢《哲宗實録》編成，趙鼎升僕射，吕本中草擬制令，有這樣的話：“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秦檜大怒，對皇上説：“吕本中受趙鼎的指使，等待和議不成，作脱身之計。”示意御史蕭振彈劾罷免他。提舉太平觀，去世。學者稱他東萊先生，賜謚號文清。

有詩二十卷得黄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録》五卷，在世上流傳。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永慨矣。

論曰：《傳》有這樣的話："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時代，呂頤浩、秦檜在宰相位上，雖有君子，豈能使他們盡力實現志向，宋之所以不能圖謀恢復中原，雖說是天命，難道没有人事的原因嗎？像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才能都可以治國，風節都可以勵世，然而都因論議不合，爲祠禄官而離開朝廷，可爲永久的感嘆了。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弟）法原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侄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决。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

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决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户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

七年，入爲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秘閣爲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是向敏中的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侄。元符三年，因皇后復辟的恩典，補爲假承奉郎，三次升官爲開封府咸平縣知縣。豪民仗勢犯法，定案上報，府尹盛章正因獄中没有囚犯覬覦獎賞，拒絶受理此案，向子諲上報朝廷，皇帝下詔允許他自行判罪斷案。盛章大怒，用别的事彈劾他勒令停職。

宣和初年，恢復官職，任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連年乾旱，水運不通，有人想疏通黄河與江、淮水道相平，宦官贊成這項建議，没人敢表示反對，發運司下檄文命令向子諲執行。向子諲説："從江到淮數百里，河高出江、淮數丈，而想疏通使它們相平，絶對不行。從前有關官吏三天一開閘，又作澳儲水，所以水不缺乏。近年來施行直達的方法，加上應奉往來，開閉没有節制，堰閘全都没有了。現在恢復舊制，嚴格禁止約束，就没有患害。"使臣按他説的去做，漕運重新暢通，向子諲進升官一級。召入答對，任淮南轉運判官。因户部上奏各路發送上供物數目不够，降官一級。

七年，召入任右司員外郎，不就任，以直秘閣任京畿轉運副使，很快兼任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兵入犯亳州，向子諲從勤王地寫信給金人，講述兵勢的逆順，令他們退保河外。金人立即用亳、宋等州防守處公文回覆他，約定日期要求交戰，言語極爲傲慢，各路軍隊畏縮不敢前

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遣子澮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

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鏤板遍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爲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爲李綱所善，故黄潛善斥之。

明年，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爲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彦卿等追及攸縣平之。

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顧謂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

進。當時康王駐兵濟州，向子諲派進士李植呈獻金帛以及本司在濟州的錢糧，以資助軍費。張邦昌立爲僞帝，派人拿着敕書去廬州詢問他的家是否平安，向子諲下檄文給太守馮詢、提舉范仲讓他們抓住來人以待朝廷命令。張邦昌又讓他的外甥劉達拿着親筆信來，向子諲没有開封就燒掉，給劉達戴上刑具投入牢獄。派兒子向澮請康王率領衆將渡河，出其不意以便救出二帝；派將軍王儀統領勤王兵來到城下。

升任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進言："去年劉順拿着淵聖蠟丸詔書，命令監司帥守招募士兵勤王，我立即印刷全部下達下屬軍隊，而六路之間没有人響應；偶爾有地方民兵出發的，就像兒戲一樣，姑且逃避責罰而已。僅有淮東一路，我親自率領各司，粗成軍紀。然而各司還有人吝惜錢物，不肯供應，一點兒都不顧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我當時恨没有快刀殺了他們。現在京城失守，二帝北遷，如果賞罰不行，恐怕金人再次成爲邊患，陛下想再發動天下軍隊，而各路依舊玩忽職守，一點兒都不知道畏懼，將靠什麽來解救危難？希望明確詔令大臣核查檢舉各路監司以前接受蠟丸詔書後擱置不出兵勤王，以及名爲勤王而行動遲緩的人，全部公開罷黜。"命令各路提刑司追查實情上報。九月，向子諲罷免，因他一向與李綱友善，所以黄潛善罷免了他。

第二年，爲襲慶府知府，道路不通不能赴任。當初，張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向子諲要求退休避開他，因言官彈劾他獲罪被降三官，起用爲潭州知州。禁兵作亂，放火搶劫集市，出瀏陽縣，向子諲派通判孟彦卿等追到攸縣平定了他們。

金兵攻下江西，移兵湖南，向子諲接到警報，率領軍民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隸屬東壁，向子諲巡城，看到他説："你是皇族子弟，不能像他們那樣草率。"聿之感激流涕。金兵包圍八天，登城放火，向子諲率領官吏從南楚門逃出去，城池陷落。因敵軍來到失守獲罪撤銷職名罷官。轉運副使賈收説向子諲督率士兵巷戰，又收

巷戰，又收潰卒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

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割穫。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擴遣人持吴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

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收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户部侍郎。

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并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

集散兵重新入城處理事務，皇帝也認爲向子諲與別的守臣望風而逃大不相同，下詔恢復原職。

紹興元年，轉到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大盜曹成占據攸縣，向子諲駐軍安仁，派使臣招降他，曹成聽命。向子諲又派將領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曹成有一百多天徘徊不敢向南，各州於是得以收割。然而援兵不到，曹成忿恨向子諲扼制自己，擁衆向南，向子諲率領親兵抗擊他們。官軍潰敗，估計不能遏止，向子諲單騎入賊中，用國家威望告知他們。曹成不服，抓住向子諲回去。正巧宣撫司都統制馬擴派人拿着吴敏的檄文告知曹成，曹成同意接受招安，纔釋放向子諲。

皇帝下詔向子諲爲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正在湖南逃難，送書信給秦檜，説："向子諲忠誠有節操，可以幫助推行三綱，希望憐念他因没有救援而使城陷入賊手，重新加以收用。"起用爲廣州知州。當時怕賊過嶺，所以就近任用向子諲來防守。又因言官檢舉而被免職，於是退休。很快起用爲江州知州，改授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應該給劉光世軍隊提供糧餉，適逢劉豫入侵，劉光世駐軍合淝，以缺糧上告，迅速退兵。向子諲馳馬到合淝，把現存軍糧上報，劉光世因此獲罪。進爲徽猷閣待制，升任兩浙路都轉運使，任户部侍郎。

入宫見皇帝，談起京都舊事，多是談及有關珍貴的玩賞物品。起居郎潘良貴以前與向子諲交好，聽到向子諲的話非常生氣。接着向子諲稟奏金國報聘及祭奠朱震的事，反復好長時間。潘良貴直接走到榻前厲聲叱責他道："向子諲不該用無益之言久煩聖聽。"向子諲想退下，皇上對潘良貴説："是我問他的。"又告訴向子諲慢慢講述。向子諲又説起來，長時間不停止，潘良貴再次呵叱他退下。皇上臉上變色，想治潘良貴的罪。中丞常同進言："潘良貴無罪，希望同意向子諲補任地方職務。"皇上又遷怒常同。張九成進言："士大夫所以贊許向子諲，因他能愛念善類。現在因向子諲的緣故而驅逐史官，又趕御史中丞，不是愛向子諲的做法。"皇上漸漸醒悟過

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

來，告諭常同，常同進言不止，於是三人全被罷免。向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爲平江府知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向子諲不肯拜受金詔，於是上章說："自古帝王屈己和戎，未聽說比現在更屈辱的，應當拒絕。"與秦檜的心意不合，於是退休。

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子諲是宰相家的子弟，能在當時修身自守。友愛衆弟，設義莊，救濟貧困的宗族。當初，在淮南任漕運使時，張邦昌僞詔到達，虹縣令已經下去迎拜宣讀一如常式，惟獨武尉徐端益不拜離開。事情平定後，向子諲向朝廷述說，改換徐端益爲文官。退休閑居十五年，把居住的地方稱爲"薌林"。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炮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考中明法科。靖康末年，金兵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他的黨徒祝進、王在離去做了强盗，侵犯隨、郢、復等州。陳規任安陸令，帶領勤王兵赴汴，到蔡州，道路阻塞就回來了。趕上祝進攻打德安府，守臣棄城逃走，父老請陳規代理守臣職事。陳規派射士張立率兵討伐祝進，打退了他。然後王在又與祝進合兵，用炮石鵝車攻打城東，陳規連戰打敗了他們，二人畏懼，率衆離去。

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群盗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黄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

建炎元年，任直龍圖閣、德安府知府。李孝義、張世領步兵騎兵數萬人逼近城下，假稱受詔招降，陳規登城視察他們的營壘，說："這是欺詐。"立即作準備。半夜，孝義軍隊圍城，於是把他們打得大敗。陳規與群盗楊進相持十八天，楊進技窮，以百人自衛，到城濠上求和。陳規出城與他當面談話，楊進感激他，折箭爲誓後離去。董平率衆想奪取城池，派他的黨羽李居正、黄進入城要求犒勞，陳規殺了黄進，授李居正兵爲前鋒，大敗董平。陳規升任秘閣修撰。很快任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朝服，隨即升徽猷閣待制。

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爲王彦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

當時桑仲在襄、漢間搶掠，他的副手霍明屯兵郢上，陳規請示朝廷，就地任命霍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軍蜀道，桑仲領兵窺視，被王彦打敗。桑仲很生氣，帶着數百騎兵來譴責霍明，霍明殺

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噪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炮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寨去。

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鐫兩官。

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游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鋭也。"錡然之，果劫中其寨，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术。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术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

了他，投奔劉豫，用書信招陳規去，陳規抓住他的信使上報。李橫圍城，造天橋，填城濠，在城下喧鬧叫喊攻城。陳規率軍民抵禦，炮石傷了他的脚，神色不變，包圍緊急城中斷糧，陳規拿出家財慰勞軍隊，士氣更加振奮。李橫派人來，希望得到妓女就收兵，陳規不答應。衆將說："圍城七十天了，用一婦人救活全城，不也可以嗎？"陳規始終不答應。正巧濠橋塌陷，陳規派六十人拿着火槍從西門出去，焚燒天橋，用火牛來助攻，很快全部燒掉，李橫拔寨離去。

升徽猷閣直學士，皇帝詔令陳規趕到皇帝所在地，改授顯謨閣直學士，升爲池州知州、沿江安撫使。入朝答對，首先進言："鎮撫使應該罷免，衆將跋扈，請用偏將來分他們的權勢。"皇上都加以采納。升龍圖閣直學士，改爲廬州知州，很快又召赴皇帝所在地，因病推辭，爲提舉江州太平觀。又起用爲德安府知府，因對官吏失察獲罪，削兩官。

金人歸還河南地，改爲順昌府知府，修城壁，招流亡，立保甲。劉錡領兵赴京留守路過州境，陳規出來迎接，還未坐穩，傳聞金兵已入京城，立即告知劉錡城中有糧數萬斛，勸其同作死守的準備。一起登城分别指揮，命令衆將分守四門，同時明確崗哨，招募當地人作嚮導間諜。安排大致完畢，金游騎已迫近城下。到了以後，金號稱龍虎大王的人率重兵跟着到來，陳規親自穿上甲胄，與劉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敵，等他們稍微退下，又用步兵阻擊，金兵溺死河中的人很多。陳規說："敵軍志氣多次受挫，一定想出奇兵來困擾我軍，不如暗中派兵襲其軍營，使他們晝夜不得安寧，可以養我軍的鋭氣。"劉錡贊成，果然劫中敵寨，消滅敵兵很多人。金兵向兀术告急。陳規大設酒宴犒勞將士，酒喝到一半時問道："兀术擁精兵將到，將采取什麽樣的策略？"衆將有的説現在已經多次獲勝，應乘勢保全全軍回去。陳規說："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在緊急情況下使用，況且屢次挫敗敵人鋭氣，軍聲稍振。陳規已經以一死爲本分，進是死，退也是死，不如進而死是忠。"劉錡叱責衆將說："府

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

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游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鬥。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争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廪。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

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

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仿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寨，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公是文人還能發誓死守，何況你們呢！加上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救援，我軍一動，金兵追到，老幼先亂，一定狼狽不堪，不祇前功盡棄，還會使兩淮受到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效皇帝，反而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是可行的。”

不久兀朮到達，親自巡視城外，責備衆首領用兵的失誤，衆首領跪下説：“南軍今非昔比。”兀朮下令在府庭開早飯，并且折箭發誓，合兵十多萬攻城，自己帶領鐵浮屠軍三千人靈活出擊。陳規與劉錡巡城，激勵衆將，流箭落到衣服上也没有絲毫的畏懼之色，兩軍展開殊死搏鬥。當時正值酷暑，陳規告訴劉錡不要多出動軍隊，要替换隊伍，改變武器，以逸待勞，没有不勝的。每當清晨就堅壁不出，等金兵在烈日中暴曬，到未申時，精疲力盡，城中兵就争相奮勇殺敵，殺死俘獲敵人無數，兀朮夜裏逃跑。劉錡奏功，皇帝下詔表彰他，升樞密直學士。陳規到了順昌時，就廣收粟麥充實糧倉。適逢計議司移送糧食赴河上，陳規請求用金帛代交，到此時派上用場，劉錡之所以成功，是糧食充足的緣故。

調任廬州知州兼淮西安撫使，到任以後，疾病發作。有旨修州城，陳規在家休假，官吏抱着文書入卧室内，陳規支撑病體起身説：“帥事，由機宜官主持；州城，由通判主持。”説完就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官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在世上流傳。

當初，陳規守德安時，曾分條上書營建屯田事宜，想仿效古代屯田制度，合并射士民兵，分地耕種開墾。軍士的屯田，都選擇險隘處建立堡寨，寇盗到了聚集在堡寨進行抵禦，無事時按季節耕作，射士都分一半來耕種屯田。民户經營的田，水田每畝交賦税粳米一斗，陸田交麥豆各五升。滿三年没有拖欠賦税的，把田分給他作爲永業田。自己回來的流民把田還給他。凡屯田事，營田司兼管，營田事，府縣官兼管，都不另設官吏，逐條陳述上報，皇帝下詔嘉獎他，於是把他的方法下達各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聲威的，惟有陳規而已。

已。

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録》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陳規性情嚴肅而少言笑，然而待人温和平易。以忠義自許，尤其愛救濟施捨，家裏没有多餘的錢財。曾爲女兒尋求從婢，得到一名婦人非常文雅，感到奇怪就詢問她，原來是雲夢張貢士的女兒，遇戰亂夫死無所寄托，賣身求活命，陳規就停止爲女兒置辦嫁妝而把張女嫁出去，聽到的人都感動得落淚。陳規功名與衆將相等，而官位俸禄却很低，當時人都爲他惋惜。乾道八年，皇帝下詔刻陳規《德安守城録》頒布天下作爲衆守將守則。立廟德安，賜匾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來加封智敏。

季陵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

季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政和二年上舍生及第，三次升遷到太學博士。議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發怒，向執政誣陷他，季陵被貶舒城縣知縣。不久，授太常寺簿，升任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季陵隨從到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兵南侵，皇帝到杭州，朝廷儀物都被遺棄，季陵奉九廟神主背着走，授起居郎，升中書舍人。

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宫閫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横，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

三年六月，久雨，皇帝下詔徵求直言。季陵進言："金兵連年侵犯，生靈塗炭，怨氣積聚，災異到來，本來不值得奇怪。而先立聖王，整頓政事，對我們來説怎能忽視呢？我認爲朝廷没有不受節制的大臣，惟獨將帥的權勢太盛；後宫没有請托之事，惟有宦官的陋習没有革除。現在將帥擁兵自衛，漸成跋扈，苗傅、劉正彦之變暗中發生。勤王兵一到，欺壓官吏，誰能反抗？這是將帥的權勢太盛而干犯了陽氣。宦官肆意横行，上下都感到氣憤，最後死在賊手，可以成爲借鑒。近來聽説又召回藍珪，黨羽互相慶賀，聽説的人咬牙切齒，這是宦官的惡習没有革除而干犯了陽氣。《洪範》吉祥的徵兆説，肅時雨若，謀時寒若；災禍的徵兆説，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出門，一定載神主同行，表示尊敬。前些天倉猝迎奉，不能按照禮儀。到了錢塘以後，把太廟安置在道宫，祭祀有缺漏；把神御留在河

官，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决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

時除梁揚祖爲發運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録黄。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爲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

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

范宗尹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惟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黄潜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吕頤浩知使能不知任

濱，安奉過了時間。不敬的過失，我認爲是宗廟相應的。近年盜賊按慣例允許招安，不多久再次叛變，反而陷入他們的計謀。忠臣的恨未雪，赤子的冤未報，不謀劃的過失，我認爲是盜賊相應的。道路上的言論認爲皇帝鑾輿不常在此，我考慮，決無此事，或許有的話，不是近於狂亂了嗎？自興兵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用盡了，却還在强迫，不近於危急嗎？這些都是陰道太盛導致的後果。”皇帝贊許采納。

當時任梁揚祖爲發運使，給事中劉寧止進言説他不應任命，於是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文書宣讀後，季陵密封退還。又進言説：“秋防已經迫近，希望陛下先確定衛兵及扈從大臣，萬一敵勢猖獗，就該整駕親自巡察營壘，召各路兵作爲救援，留下將相大臣，一起死守，不要像以前那樣百官跣足奔逃，以扈從皇帝爲名，捨棄城池給敵人，使生靈陷入災難，財用填入溝壑。”

當時張浚任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季陵彈劾他太專斷，違反聖旨，被罷免任徽猷閣待制、太平州知州，還没動身，撤銷職名爲祠禄官。數月後，恢復職名，任爲温州知州，又改授中書舍人，都極力推辭。

范宗尹推薦他的才能，任命他爲臨安府知府，又任中書舍人。入朝答對，説：“值得深爲憂慮的事有四件，還可以依仗的有一件：大駕没有停留的地方，賢人都没有治理世事之心，兵權分散而將領不和，政權失落而皇權更加微弱；僅存的可以依仗的，是人心還没有厭倦罷了。前年商議渡江，人們認爲可以，朝廷認爲不行，所以忌諱説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論皇上到蜀，人們認爲不行，朝廷認爲可以，所以放鬆江、淮的守備，經營關、陝。現在看來，何得何失？惟揚之變，朝廷來不及知道而功歸宦官；錢塘之變，朝廷不能解救而功歸將帥，這就使這些人有輕視朝廷士大夫之心。黄潜善愛自用而不能用人，吕頤浩知道使用能人而不知任用賢士。自張慤、許

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劳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陕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陕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禄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景衡含恨而死後，凡是有預見又自重的人，往往藏身退縮。現在天下不能説没有軍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流亡者來擴大軍勢，各效小劳來報答皇恩。然而勝了互相不服氣，敗了不相互救助，大敵一到，都爲自己謀劃。周望在浙西，有人能説他；張浚在陕右，没人敢説他。戰争最怕失去機會，先斬後奏是可以的，至於像自降詔書，能没有盗用皇命的嫌疑嗎？官吏責成他辦事，先斬後奏是可以的，至於像安置從臣，能没有投鼠忌器的嫌疑嗎？甚至於賞賜姓氏，更改寺額，這些都是傷於太專權，我擔心從陕以西不知有陛下了。惟有祖宗的恩澤在人心中不忘，賴以中興的希望就在於此，陛下應當加以維係。現在想少收賦税以便富足民財，而經費正缺；想減輕徭役來緩解民力，而戰事剛剛興起。罪己之詔屢次頒布，憂民之言多次聽到，告誡中肯，最終無人相信。我認爲感動人民要用行動而不用言語，陛下給賢德的人封爵，給有功者俸禄，對有罪的人處以刑罰，措施合理，天下人就會心服。”

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户部侍郎。

朱勝非任江西帥，没有動身。季陵進言説：“金人往年在燕山休整兵士與戰馬，次年移到河北，又次年移到京東，現在在淮甸，没有再離開的意思，禍患在朝夕，可以説是危急了。如果吕頤浩已經離去，朱勝非還没抵達，敵人向南，士兵平常缺少訓練，糧食平常没有儲備，又不設險防守，用什麽來抵禦金兵？我希望陛下再選賢良的副帥，預先做好安排以便應敵。今天不論説安危，實際上是論存亡，朝謀夕行，應該像拯救溺水的人那樣，怎能不珍惜一分光陰。”皇帝下詔劉洪道前往池州，安排江防。任季陵户部侍郎。

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録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饕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

范宗尹曾做過僞楚的官，所以凡是曾接受僞命的人都被録用。季陵因此上疏説：“前段時間士大夫不立名節，論議政事的人都喜歡加以攻擊，瑕疵既然顯露，不再能任用，縱然擦拭，攻擊的人隨即而來，即使是君相的命令，也不能給他一席之地。我試舉其中罪大的人加以論述，崇寧、大觀以來，黨人相助的巨奸，通過不正常的渠道來享受寵幸榮耀的不知有多少人？張邦昌亂

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言。”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宫。

朝，不能爲節操去死的不知有多少人？苗傅、劉正彦專斷殺人，拱手聽命的不知有多少人？以義責備他們固然罪不容誅，用情來寬恕他們也是不幸的。玩弄筆墨的人，陷害他們獲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我希望明確詔令宰相執政，在有罪的人中選擇有實際能力的，量才委托政事，不要因一點過失而廢棄終身，并且下詔臺官諫官爲國愛惜人才，不要再提及此事。”下詔把他的上疏貼在朝堂上。侍御史沈與求彈劾季陵奉承宰相的旨意，被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宫。

紹興元年，復右文殿修撰。二年，詔内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强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强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强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鬥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强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鋭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虚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徽猷閣待制，帥廣。

紹興元年，恢復右文殿修撰。二年，下詔内外官論述政事。季陵進言：“自從交戰以來，朝廷誥命文牒，不强加給人民就没人執行；軍隊糧草，不强取於民就没人供給。舊例和買，没有錢款支付已有很長時間，新行和糴，能償還糧食價值的多少？一旦遇到戰爭，事事督責辦理，有不够的，預借後年的賦税。雖然稱爲‘和’，實際上是强取財物；雖然名義上是‘借’，其實是强行奪來。士兵將官衣食不要求飽暖，而要求豐美；器械不要求堅利，而要求美觀。本末倒置，開始就没有作戰的心思，敵人到了就假稱撤退爲了保全，賊離開了就誇大其辭説收復失地，遇到失敗以千爲一，遇到勝利以一爲千。現在乘輿服御的費用十去七八，百官及有關部門的費用十去五六，還無益於國家，是由於軍隊過於龐大。張浚一軍由川、陝供給，劉光世一軍由淮、浙供給，李綱一軍由湖廣供給，上供的物品能到司農、太府的没有多少。强兵不在於供給多餘的糧食，現在統領家人隨行，一聽説賊到，選擇精鋭軍兵護送老小，其中自行隨軍的人祇管逃跑，這是應該論議的第一個方面。搶掠婦女，軍中多有發生，給養既然不足，寧願避免犯錯，這是應當論議的第二個方面。所到州軍，要求犒賞，州縣守令怕出事，竭力搜刮人民財物來奉獻，這是應該論議的第三個方面。詭立名目發行空票，隨時隨地批覆請示，白白浪費官物，這是應該論議的第四個方面。或者假藉權勢請托，或者進行賄賂，托名軍籍，假充功賞，這是應該論議的第五個方面。希望詔令有關部門專門研究，革除舊法

來振作士氣，軍政就能確立。”恢復徽猷閣待制，爲廣州宣撫使。

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在此之前，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稱王作亂。季陵入境，勸誘他的黨徒曾袞，令他以功贖罪，不到十天就抓住了頭領。在官三年去世，年五十五歲，贈官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季陵擅長論述政事，奏疏很多。然而依附范宗尹，説凡接受僞命的人都該進用，臺官諫官不該再因此進言；攻擊張浚，認爲在蜀太專權，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都不認爲是這樣的。皇帝寵幸的御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季陵草擬制令，時論也因此輕視他。

盧知原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因父親恩蔭任歙縣知縣，因近臣推薦，赴都堂審察，多次升遷任梓州路轉運副使。當時太平時期已經很久，軍隊防備鬆弛，盧知原招補兵籍，築城綿延二十多里。王黼當權，費用支出没有限度，盧知原因此上疏論及此事，王黼憤怒，罷免盧知原。過了很久，起用爲提點京東刑獄，改任江西轉運副使，經過朝廷上奏，徽宗勉勵他説：“你在蜀地，功績非常顯著。”於是賜他三品朝服。

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并緣爲奸。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

在此之前，綱運阻於重江，吏卒趁機作奸。盧知原悉心處理，所以先於各路上京城，進一級官，很快授直秘閣，任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修撰，提舉河北。因言官彈劾，革職歸吏部。

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勍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高宗即位，恢復龍圖閣、温州知州。當時葉濃攻陷建州，楊勍攻陷處州，盧知原整治武備，增高城墻，疏通濠溝，聲勢威重。皇帝東去，盧知原從海道轉運糧食及金繒十幾萬到台州。皇帝召見，稱贊獎賞，提拔爲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撫使。在州四年，人民繪像祭祀他。

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官軍討伐范汝爲，召入盧知原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免，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徵用他爲參謀，改授徽猷閣待制、臨安府知府。諫官唐煇進

諫官唐煇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盧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爲顯謨閣待制。

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宫。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陜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

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瓔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瓔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

會兀术攻關爲吴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録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

始，法原爲川、陜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陜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并用之也。

陳桷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

言："盧知原治理政事荒謬背理。"皇帝下詔盧知原又任都督府參謀官。唐煇再次上章，於是以舊職名爲祠禄官。紹興十一年十月去世。弟弟盧法原。

盧法原字立之。從雍丘縣知縣升官到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出使遼回來，升任司農卿，賜三品服。任吏部尚書，把官秩次第履歷編成一書，功過的等級高低，開卷清楚明白，吏人不能欺騙。因王黼牽連獲罪，免官授顯謨閣待制。

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宫。張浚受命起用他爲夔州知州，很快任龍圖閣學士、川陜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爲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

金兵攻關輔，叛將史斌攻下興州，各州響應的很多。盧法原命令衆將堅守壁壘，說出作戰的斬首，衆人以爲他膽怯。不久，河東經制使王瓔因缺糧帶軍隊回來，盧法原開關收納了他，與王瓔一起打敗了史斌，收復興州。當時大盜充斥，秦、隴叛兵想攻打蜀，盧法原極力主張安撫，嚴加防禦，傳檄各路，人心稍安。根據山川險阻分地設將領：從洮、岷到階、成，關師古主管，駐軍通川；從文、龍到威、茂，劉錡主管，駐屯巴西。前後多次獲勝，皇上對他很重視。

正逢兀术攻關被吴玠打敗。盧法原素與吴玠不和，吴玠藉着報功控告盧法原不出兵援助，不饋送軍糧，不録用立功將士。皇帝下手詔責問，盧法原自己辯解非常有力，皇上極不信任他，盧法原憂傷憤怒，死在軍中。

當初，盧法原任川、陜宣撫使，皇上從容地對盧知原說："我剛把川、陜交給盧法原。"大概因爲兄弟都以才能著稱於世，所以皇上一起任用他們。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以上舍生進入學校學習。政和二年，殿試策問第三，授任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多次遷升任尚書虞部員外

虞部員外郎。

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

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桷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

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宫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

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桷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酌取中，并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太牢。"

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

郎。

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財物與糧食没有滿足他們的期望，殺了帥臣，變亂發生在倉猝之間，吏民奔逃，全城震驚。陳桷到亂兵中間，告知禍福，賊志氣低落，要求陳桷上奏帥臣是自殺，陳桷假意聽從他們的請求，從小道馳馬去稟告，因前奏不確實而待罪，朝廷認爲陳桷知道事變，把他釋放。叛兵被調走後，就在路上追殺首惡二十多人，一方得到安寧。建炎四年五月，重新授任福建路提刑，很快因病請求祠禄官，主管江州太平觀。

紹興三年，召入授金部員外郎，升郎中。當時進諫的人都列舉輕微瑣碎的事情，省略重大的利弊之事。陳桷直言進諫："現在應該專門談論治道的根本，整治政事以抗拒敵國，不該像平時那樣用小事來讓皇帝憂慮。"又進諫説："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都得到合適的人，請選監司，加重他們的權力，使其任期長久。"授太常少卿。又論述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治軍政。

五年，授任直龍圖閣、泉州知州。第二年，改授兩浙西路提刑。請求設鄉縣三老使風俗淳厚，凡是宫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不同的等級，嚴禁奢侈浪費。八年，升任福建路轉運副使。

十年，重新召入爲太常少卿。分類編集徽宗御書完成，下詔藏在敷文閣，陳桷認爲："舊制從龍圖閣到徽猷閣都設學士、待制，混雜制令，龍圖閣在朝請大夫之上，到了徽猷閣却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差漸遠，論議的人懷疑這樣不倫不類。直敷文閣的人挨着徽猷閣就與衆閣僅有小差别，降低班立的位次太卑微，如果斟酌取中，并成一列，不必離得太遠，使名位有次序，希望稱頌陛下嚴奉祖宗謀劃訓導的旨意。"又進言："祫祭用牛羊猪三牲，這是常規的祭祀禮儀。暫駐之初，未能完備禮制，僅用一羊，請求核查紹興六年詔旨，再用牛羊猪三牲。"

十一年，任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宫，陳桷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陳

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奸附麗，與吏部尚書吴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并罷。尋以桷提舉江州太平觀。

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桷請于朝，以今之户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堤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

桷寬洪醖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桷以立螭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榷官茶，復强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

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

桷等商議認爲國家根本未立，應當使禮儀厚重以維係天下人的期望，於是以《皇子出閤禮例》呈上，有人認爲太重。皇帝下詔認爲陳桷典故不够詳備，發揮自己的意思，心懷惡念互相依附，與吏部尚書吴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一起被罷免。很快任命陳桷提舉江州太平觀。

十五年，爲襄陽府知府，任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戰火之餘，民衆困苦，陳桷請示朝廷，今天的户數纔是太平時期的二十分之一，而賦税尚多，請求重新實行减免。第二年，金、房軍隊叛變，陳桷派將平定了叛亂然後上報朝廷。漢水決堤，冲毁房舍，親自率領兵民築堤岸，因此平安無事。因病請求祠禄官，授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二十四年，改爲廣州知州，任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到任就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陳桷寬和有修養，以誠待人，淡泊名利。秦檜當權時，因永嘉是他寓居的地方，鑽營攀附的士人，無不越級位居顯要官職。陳桷以立朝老臣，爲皇上賞識，出入起落，晚年由奉常少卿提升權小宗伯，又因議禮不阿附不合聖意，立即被罷免，他的氣節值得稱道。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兒子陳汝楫、陳汝賢、陳汝諧。孫子陳峴，以詞學進士及第，官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京人。政和年間進士及第，調任陳州教授，召入任國子博士，出朝爲房州知州。當時已經由官方專賣茶葉，又强迫人民交納舊的税額，百姓貧窮無法交納，被抓獲的有數百人，李璆到後，當天把他們全部釋放。

宣和三年，朝廷議論將要攻取燕，李璆聽説後，説：“百官卿士，一人倡導，大家響應，國家安危，有幾人考慮過。”上疏懇切勸諫，大略説：“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都是身經百戰，因此攻取燕雲，容易成功。然而趙普等人没有贊成這項決策，因爲能看清天下大勢，并且重視人

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

明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盗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爲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内遂安。

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民的緣故。現在繼承太平的基業，父老有幸没有見過戰争，即使不得燕雲的土地，對於我國來説有什麽闕失呢。”疏奏不被理會。等燕平定後，李璆責降監英州清溪鎮。

第二年，赦免回京任郎官，很快試任中書舍人。建議元祐名臣子孫，長久被罷官并禁止再任職，應當稍加寬待。宦官譚稹出軍河北，因無功被免職，將重新任用，李璆不肯寫文書。山東盗賊興起，州縣不能控制，到河北没有現成的糧食，軍士動蕩不安。李璆分條上奏十件事，與大臣之意不合，被罷免。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爲吉州知州。江西軍隊一向驍勇，李璆開始處理政事時，有互相引誘作亂的，立即捕殺首犯，安撫其他人，廣施恩德信義，境内於是安定。

多次升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壞，李璆到後，首先命令修築。不久大水到了，人民賴以安生。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長久廢棄不修，田地因此荒蕪。李璆率領所屬刺史合力修復，最後得以受益，眉人感激他，繪像放在堰所立祠。偶爾遭遇饑荒，人民遷移，打開糧倉賑濟，救活的不下百萬家，治理蜀的政事多可記載。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瑶華宫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

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圜

李朴字先之，虔州興國人。紹聖元年進士及第，調任臨江軍司法參軍，移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惟獨器重他。移任虔州教授。因曾經説隆祐太后不該廢處瑶華宫一事，有詔審問他。忌恨的人想置他於死地，讓人用聳人聽聞的言語恐嚇他，李朴泰然無懼色。隨即追官勒令停職，遇上赦免，安排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己説待罪四十六天，聽不到皇帝的聲音，對李朴説：“某事難道有利於國家嗎？某事難道有利於人民嗎？”李朴説：“承旨知道却不説，没有你父親的風範。”范純禮哭泣。

右司諫陳瓘推薦李朴，有旨召他答對，李朴首先談到：“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開始出現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來就各執己見，互相

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

有奸民言邑東地産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宫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二人。

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强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帥孫竢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排擠攻擊，如果今天政事不當，必定導致不能挽救的局面。”又説：“現在士大夫的學問不求於自己，而聽王氏的學説，敗壞心術，没有比這更嚴重的。希望下詔不要拘泥於王氏，就會英才輩出了。”蔡京討厭李朴的耿直，其他宰相三次擬定授官，都扣壓不下發，重新任命他爲虔州教授。又讓諫官彈劾李朴是元祐學派，不該任教導儒生的職務，將他罷免任肇慶府四會令。

有奸民説縣東産金寶，確定數目承包，破壞田地，發掘墓群，厚加賄賂纔停止，李朴到後，請求停止。改授承事郎，臨江軍清江縣知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宫時就聽説他的名字，等到即位後，授李朴著作郎，半年内共升遷五次直到國子祭酒，因病不能上任。高宗即位，授秘書監，召他速來，未到就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贈官寶文閣待制，授官給他的子孫二人。

李朴自任小官，天下人尊重他的名望。蔡京想要强行招致他，讓他知道厚待他的意思，答應讓他爲侍從，李朴極力拒絶不見，蔡京怒形於色，然而最終也没有加害他。中書侍郎馮熙載想邂逅李朴，李朴笑道：“不能見蔡京，怎能邂逅馮熙載呢?”做官所到之處有聲望。在廣南，阻止帥臣孫竢以空文勤王，不如調撥常賦資助邊疆。反對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的計策，消除了邊境的禍患，人們稱贊他的智謀。李朴曾自己寫墓志銘説：“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這樣就可以了。”大概是對他生平的叙述。有《章貢集》二十卷在世上流傳。

王庠

王庠字周彦，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産，惟有禄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户，而仕者誣訴之，賫恨以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没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

王庠字周彦，榮州人。幾代同住，號稱“義門王氏”。祖父王伯琪，以義有名於州。有鹽井强徵百姓煮鹽并獻納，使民破産，惟獨做官的人家能够獲免。王伯琪請示州裏，把勞役平均分給官户，作官的人誣告他，含恨去世。父親王夢易，皇祐年間進士及第，盡力完成父親的志願，跟州縣講不聽，就跟刺史講，跟三司講，三司上報皇上，歸還籍没的三百五十五家，免去每年規定應交的三十萬斤鹽。曾代理興州太守，改川茶

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鐫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

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户，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吕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説》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説》一篇，誠哉是言。"

元祐中，吕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己足矣。"

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嘆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

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吕陶、王吉嘗薦舉，黄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

運，設茶鋪免除人民的勞役，每年税收也辦理齊全。部刺史恨這項建議没有經過自己，用别的事中傷他，削除三級官，罷免回家後去世。母親向氏，是欽聖憲肅后的姑姑。

王庠小時候聰明，七歲能寫文章，儼然如成人。十三歲，服父喪，哀憤深切，對弟弟王序説："父親因正直被排擠，母親撫柩立誓，等我兄弟成人時追贈父官，纔同意回來安葬，我們要互相勉勵。况且參加科舉是父親的遺願，我有志於此。"於是閉門讀書深入研究經史百家書傳注的學問，尋師千里，得到真諦後回來。早年給范純仁、蘇轍、張商英寫信，都持中立不偏不倚的觀點，吕陶、蘇轍都器重他。曾把《經説》寄給蘇軾，説："二帝三王的臣子都有志於道，正因爲自己得道很難，所以守道更加堅定。從孔、孟作《六經》，此道有了一定之論，士人修養，反而不如古人，纔知道後世見《六經》容易，忽視而不實行。"蘇軾回信説："《經説》一篇，確實如你所言。"

元祐年間，吕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舉薦他，王庠因宋邦傑學成没有推薦的人，推辭讓他先接受，吕陶知道後更加敬重王庠。不久，正當紹聖衆臣掌權，取消科舉，王庠嘆道："這是命，無愧先父教誨，按他的要求去做了就可以了。"

崇寧壬午年，參加書法測試，首先被選中。京城遭蝗害，王庠上書論述時政得失，認爲："内外蒙蔽，將發生寇戎的禍患。"張舜民見到上書，感嘆他言論聳人聽聞。落選直接回家，侍奉母親、陶冶志趣，有八年不參加科舉考試。

大觀庚寅，向天下頒布上舍法，州裏又讓王庠應詔。王庠説："以前因母親五十二歲需要侍養，不再希望做官，現在母親六十歲了，還奉詔，難道是我的本意嗎？"當時元祐黨禁很嚴，王庠自己陳述説："蘇軾、蘇轍、范純仁是知己，吕陶、王吉曾經舉薦，黄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是往來的朋友，不能應舉求仕，願隱居家鄉。"因弟弟王序上朝，追贈父親官，纔進行安

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

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咏，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侄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賢節。

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葬，安葬父親後母親去世。

服滿喪期後又被推舉入八行科，事情下到太學，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下詔表彰他的家門。朝廷知道他不可屈服，賜號“處士”。很快改授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天四項任命同時到達，竟然極力推辭不接受。雖然身處家鄉，唱酬賦咏，都是愛君憂國之言。太后懷念她的姑姑，曾想給他官做，王庠把官讓給弟弟、侄子及外甥，并把田平均分給庶兄及前母之姐。王庠去世，孝宗贈謚號賢節。

王序，宣和年間因恩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王庠在他們中間浮沉，各建大宅第，有人認爲他晚年氣節操行漸漸衰退。

王衣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爲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毁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毁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閲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内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爲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爲刑部員外郎。

建炎初，爲司勛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彦，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彦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吴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

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宫都監，盡盗本宫寶玉器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因門蔭入仕，考中明法科，歷任深、冀二州法曹掾，召入任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受到寵幸，想要廢除佛教使他的私意得逞。襄州和尚杜德寶燃香損傷身體，有關官吏迎合林靈素之意，拘捕杜德寶上報。王衣批閲説：“按法律傷害自己的人不過處以杖刑。”林靈素求得内批，以有傷風化定罪把杜德寶流放，停王衣官，不久給予祠禄官。任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通判襲慶府、濠州知州，還未動身，召入任刑部員外郎。

建炎初年，任司勛郎中，升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抓住苗傅、劉正彦，進獻朝廷，檻車幾百輛，先交給大理獄，想要把他們全部斬首示衆。王衣上奏説：“這些人依法該殺，但其中婦女有人是被雇買及擄掠纔順從的。”高宗吃驚地説：“你説得非常對，我没有考慮到這一點。”立即下詔除苗傅、劉正彦妻子兒女外全部釋放。范瓊有罪下大理寺，王衣奉詔審問他。范瓊不認罪，王衣以靖康圍城中逼太上皇北遷，擅殺吴革，迎立張邦昌等事責問他，范瓊稱自己有死罪。王衣回視吏人説：“囚犯供詞認罪了。”於是賜死，釋放他的親屬將佐。

四年，升大理卿。當初，帶御器械王球任龍德宫都監，把本宫寶玉器玩全部偷走，事情敗

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

露，皇帝大怒，想殺了他。王衣説："王球固然可殺，然而如果不是他藏起來，就會全部歸敵人所有，怎能重新歸還國家呢?"於是從寬處理王球。

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敕令，删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

在此之前，百官有罪過，交給大理寺審判，審問三次取伏法罪狀，被審問的人懼怕答對，不敢申辯。王衣上奏説："伏法與申辯是兩回事，如果一切取决於伏法，因此威脅强迫犯人，不讓他自己辯解，不是法律的本意。請對三次審問不承認的人，聽任自己申辯。"准奏。任爲同詳定一司敕令，删除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編成後，皇帝表彰他議法詳明。

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趙令畤應詔薦之，復召爲刑部侍郎，爲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任集英殿修撰，爲祠禄官。不久趙令畤應詔舉薦他，重新召入任刑部侍郎，被言官阻止。四年，在家中去世。王衣正直温和平易，執法剛正不阿，議論的人因此敬重他。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并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詠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論曰：向子諲以宰相的子女能以臣子的節操約束自己，陳規以文儒之臣鎮守有聲望，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季陵論事無所顧忌，二盧兄弟并用，以才能著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恩德，都值得記載。李朴不怕權威，王庠志向高遠而晚節不保，王衣明智寬容而用刑不苛刻，雖然有的氣度見識不一，也都是稱職的!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弟)寧止 胡交修 綦崇禮

衛膚敏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

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逾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宣和元年以上舍生參加進士考試及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很快改任教授。

六年，召入答對，改授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命令他臨時以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衛膚敏上奏說："金主的生辰比天寧節晚五天，未聽說金人來慶賀，反而比他們先去慶賀而有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感到羞耻。請到燕山等候他們，他們如果不來，就把錢幣放在邊境上罷了。"皇帝准奏。到了燕以後，金賀使果然不到，於是放下錢幣就返回來。七年，又臨時以給事中前行，到了慶源府，遇到許亢宗回來，告訴衛膚敏金國的事，說："他們將要大舉入侵，以其形勢不能去。"衛膚敏到了燕，邊報更加緊急，衆人懼怕不敢前進，衛膚敏叱責道："我們奉皇帝的命令前往，怎能半途而廢呢?"到了金國以後，得知他們已經發兵，一點兒也不屈服。等要回來時，金人答覆的國書，想用押字代替璽印，衛膚敏極力爭辯道："押字怎能用來與鄰國交往。"反復論爭，最終換成璽印。等接受國書時，金人想命令他雙膝跪下，衛膚敏說："雙跪是北朝的禮節，怎能讓南朝人行這種禮呢!"爭辯超過了時間，最後單跪接受。金人非常不高興，中途拘留將近半年。

至涿州新城，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

到了涿州新城，與斡離不相遇，斡離不派人約他相見，衛膚敏很難拒絶，就告訴來人說：

“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

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

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陜西、山東、淮南諸路，并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

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爲耻，甚者爲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説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

“一定要相見，禮節該怎麽做?”回答説：“有先例。”衛膚敏笑到：“先例就是小步跑着伏身下拜，這種禮節怎能用？北朝僅有一個國君，皇子郎君雖然尊貴，是人臣，一國的使者雖然卑微，也是人臣。兩國的臣相見，而用君臣的禮節，這樣就表明北朝一國有二君了。”金人屈服，纔説：“按你的要求去做。”衛膚敏拱手爲禮進去。坐下後，金人拿出誓書給他看，衛膚敏拒絶不看，説：“遠來使者很久不知道朝廷事，此書真僞無法知道。”於是談論用兵的事，又舌戰而駁倒金人，幾乎又被扣留。

靖康初年，纔回來，進三級官，升任吏部員外郎。恰逢高麗派使者來慶賀，任命衛膚敏臨時以太常少卿前去接待。朝廷論議想改稱宣問使，衛膚敏説：“國家厚待高麗有很長時間了，現在邊事剛剛興起，不能突然減輕對他的禮節，失去遠人的心，希望暫且依照舊例。”於是又稱接伴使。到了明州以後，正值京城多難，就自作主張宣詔厚賜使者，打發他們回去。

建炎元年，回朝覆命，自己彈劾假傳詔令的罪責，高宗表示贊賞。升衛尉少卿。提出“兩河各州應下蠟書，允許世襲，使他們各自堅守。陜西、山東、淮南各路，都命令他們增高城墻加深城壕，遷移人民入城堅壁清野。命大臣留守汴京，皇上早日到江寧。”皇帝頗爲采納。

升任起居舍人，上奏説：“前段時間金人入侵，京城失守，朝臣想要保存趙氏的不過一兩個人罷了，其他的人都屈身受辱，不以爲耻，嚴重的爲敵人收集金帛，索取妃嬪，無所不至，想找到像紀信那樣詐降楚的人是没有的。等到金人僞立叛臣，僭竊皇位，尚在朝廷的大臣逃避不從及阻止敵寇并令他們把皇位歸還趙氏的，不過一二人罷了。其他的人都歸順求榮，不以爲耻，更有甚者爲叛臣稱頌功德，説有上天任命新皇的徵兆，主持擁戴之議，草擬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想找到像段秀實擊殺朱泚那樣的人是不可能的。現在陛下即位之初，假使没有法規，靠什麽立國？凡是前段時間投降敵人，接受僞命的人，應

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禄，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宫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宫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升暘宫。”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内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内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内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焕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焕尋换武職，忠厚自若。

當據差别次第治罪，大的滅族，其次誅殺，又其次流放和殺頭，以下的斥逐遠方，終身不用，怎能還給予他們俸禄，使他們玷污朝班位列呢？”又進言：“現在二帝北遷，天下痛心，希望陛下更加抑制自己，不忘報仇雪恨，降低宫室地位，粗茶淡飯，衣服樸素，減少嬪妃宫女，取消歌唱音樂，以致逢年過節祝賀，春秋賞賜宴會，全部停止，即使郊廟祭祀也不用樂。一定要等二帝回朝，然後恢復正常，希望精誠能昭示天地，感動人心。”授右諫議大夫兼侍讀，上奏説：“皇帝所在地大興土木勞役，不是明示四方抗敵之意，請停止修築承慶院、升暘宫。”又上奏：“凡是從宫中貶黜的人，都經由三省纔能奉行，有違反祖宗制定的法令的情況，都允許持章上奏。”當時宦官李志道因赦恩恢復保慶軍承宣使，爲入内都知，衛膚敏極力主張罷免他。當初，欽宗内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在城中時請求退休，高宗即位，命令起用他。衛膚敏説：“自古帝王没有求閑退的宦官加以任用的。”於是取消任命。皇后的父親邢焕授徽猷閣待制，太后兄長的兒子孟忠厚授顯謨閣直學士。衛膚敏説：“不是祖宗之法。”邢焕不久换任武職，孟忠厚不變。

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

隨即升衛膚敏爲中書舍人，衛膚敏懇切上奏説：“從前司馬光論張方平不該任參知政事，從御史中丞升翰林學士。司馬光説：‘如果認爲我是對的，那麽張方平該罷免；認爲我是錯的，那麽臣該被貶。現在模棱兩可而升我的官職，我不能理解。’我雖不肖，願像司馬光那樣。”又説：“侍奉母后没有比孝道更好的，對待親屬没有比恩德更好的，鼓勵臣下没有比獎賞更好的。現在陛下以非法順從太母不是所説的孝道，以非分之職安置孟忠厚不是所説的恩德，不用我言而升官職不是所説的獎賞，一件事却有三方面的失誤。”皇帝命令宰相告訴衛膚敏説：“朝廷按規定升官，不是因爲論事的緣故。”衛膚敏還不接受，在家裏待了一個月，等到孟忠厚改任承宣使，下詔皇后、太后的親屬不得授從官，衛膚敏纔受命。又説：“中書省是根本之地，中書舍人所掌管的，

率封還之。

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何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黄潛善、汪伯彦所惡，故因事斥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

初，膚敏久疾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不僅是傳達詔令而已。”凡是不合公議的命令，全都把它們密封退還。

衛膚敏知貢舉時，有個叫何烈的進士在省試對策時，錯誤地稱“臣”，諫官李處遯要求以魯莽之罪處治考官，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有人説衛膚敏在後省論事，引起黄潛善、汪伯彦的反感，所以以此事斥逐他。

三年春，召赴皇帝所在地。當時皇帝停駐平江。衛膚敏入見皇帝，談到時事時落淚，皇帝也哭着説：“你現在應當知無不言，有什麼請求隨時答對。”衛膚敏謝恩説：“我不久前曾三次給陛下進諫，揚州不是駐留之地，請求早日到江寧。現在錢塘也不是帝王都城，應當等事定後立即回金陵。”趁機陳述防守長江的策略，皇帝對他的話表示贊賞。第二天，再次答對，回去後得病，却還支撑病體隨皇帝到臨安。不久授刑部侍郎，没有拜官，請假到華亭治病，得到批准，升禮部侍郎。

當初，衛膚敏久病卧在船中，不能上朝，當時苗傅、劉正彦叛亂，皇帝還没恢復皇位，宰相朱勝非稟告隆祐太后，認爲“衛膚敏稱病坐觀成敗，没有大臣的氣節”。等去世後，纔清楚他不是裝病。年四十九，特旨贈官大中大夫。兒子衛仲英、衛仲傑、衛仲循。

劉珏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宫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逾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群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

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内庭，珏請皇帝設大小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崇寧五年進士及第。開始游太學時，寫信給中書舍人鄒浩説：“你開始任博士時論取士的得失，被免去所擔任的官職，在諫省指斥宫掖的錯誤，遠調嶺表，難道能預測福禍，求得日後的回報嗎，本是想踏着古人的足迹。現在政務難道全部清明，百官難道全部忠實，從臣相繼離開，難道全都無才，言官屢次放逐，難道全都有罪！信任超過從前却拱手默無所言，天下之士有疑慮，希望有所表現來安慰衆望。”鄒浩得信後感到慚愧并感謝他。宣和四年，提拔爲監察御史，因進諫獲罪爲舒州知州，留任尚書主客員外郎。

靖康初年，議論皇帝謁見太上皇的禮儀，想以家人禮在内庭見太上皇，劉珏請皇帝設大小位

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劍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侍於殿上。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西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册寶故事，珏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册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韋見素就册之，宣政授傳國璽，群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爲非。"議遂寢。

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乂，詘虚誕，戢内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者内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説，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内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争殿廬，此内侍恣横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

次，等太上皇坐下，宰臣引導皇帝從東階上來，在殿上拜見，既有國君的尊嚴，又有對父親的恭敬。又説："國君對於大臣有的賜佩劍穿履上殿，有的允許子孫攙扶。皇帝謁見太上皇，應當命令環衛士卒在殿西侍立，宰執、三衙、侍從等官在殿上扶侍。如請皇帝就座，就讓宰執等人退立西隅。"升任太常少卿。議論皇帝接受册立寶璽慣例，劉珏説："唐太宗、明皇都親受父命，未曾再行册立之禮，唐肅宗在靈武即位，所以唐明皇派韋見素前往那裏册立他，宣布政令并授予傳國玉璽，群臣上尊號，到德宗時跟着施行，後世認爲是錯誤的。"議論於是取消。

任中書舍人。陳述十個開端時的警戒説："陛下即位取消御筆，停止營建修繕，進用賢德之人，取消虚幻荒唐之事，收内侍之權，廣開言路，命令已經適當，不要屢次更改，任用既然公正，官吏便都能稱職，獎賞要依照功績，政績要核對事實，這是天下指日可待太平的原因。近來宫内多次降下聖旨，三省很少表示可否，這是御筆的開端。教育子弟已有合適的地方，又拆除加以更建，長大進入内侍省，看來可以緩建，却急速促成他們，這是營建的開端。河陽交給平庸之人，涇原委任貪官污吏，這是任用失當的開端。花石等隨便獎賞，已經處理又停止，馬忠統領軍隊，屢行屢召，這是命令多次改變的開端。三省、樞密院議論各有主張，禀報時各自舉薦所熟知的人，持不同不比之説，忘却同年友好合作謙恭之議，這是大臣不和的開端。内路的帥臣擅自作聖旨指揮，行州的守臣稱爲外任的監當官，這是臣下荒唐胡鬧的開端。主持局務的人廣徵官屬，宫中分争殿廬，這是宦官放肆的開端。兩省封還的奏章大多命令按次序下達，有的告誡不得再次封還奏章，臺官諫官論事失當，全都責罰任爲遠小州的監當官，這是言路堵塞的開端。撫恤人民的詔書不斷頒布，未能執行的占多數，徒有空文而没有實際的恩德，這是政事失信的開端。隨從皇帝依次受賞，製作冠帶之人也施恩獎賞，金兵逼近朝廷，禮房的吏人也升級，這是封爵賞賜泛濫的開端。這十個方面雖然不像以前那麼嚴

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

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爲用，并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厚除户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如初。詔潛厚提舉醴泉觀。

還給事中，論内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寖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内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内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詔煥换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尋亦换武階。

重，但開端已經顯現，杜絶制止，可以逐漸達到太平安定，如果因循守舊，即使有智者也不能處理善後了。”

詹度在都堂稟告，中書舍人安扶認爲不可以，皇帝改命劉珏簽署同意，劉珏説：“伐燕之役，詹度寫信贊成童貫大舉出兵，去年秋天蔡靖多次進言金兵會集，詹度獨自認爲不應當有這種情况，於是不設防備，請把詹度流放嶺表。”皇帝下詔授詹度祠禄官。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爲揚州知州，安扶又認爲不行，劉珏説：“韓琦在好水戰敗，韓絳在西州戰敗，都不免被貶黜責罰。李綱勇於報國，精於用兵，處事用人不慎重，多次受挫失敗，應當降職貶官以示懲戒。”李綱改爲祠禄官。吏部侍郎馮澥説劉珏持首鼠兩端的態度，替李綱説情，劉珏爲提舉亳州明道宮。

建炎元年，重新召入爲中書舍人，到了泗州，上書説：“金還有駐軍河北的，萬一猖獗向南進兵，皇帝怎能不受威脅，請求及早前來。西兵驍勇，應當留下作爲衛兵。西京船隻恐怕被金人没收使用，命令他們一同東下。”當時李綱已經建議營建南陽，劉珏還不知道。到了以後，極力進諫南陽兵弱財乏，没有什麽可以供給皇帝，請求暫駐金陵抗敵。汪伯彥、黃潛善都主張皇帝到東南，皇帝於是到揚州。黃潛善哥哥黃潛厚任户部尚書，劉珏進諫兄弟不能同在一個部門爲官，皇帝派張慤宣告旨意，劉珏一再堅持。皇帝下詔黃潛厚提舉醴泉觀。

升任給事中，論内降、營建二事説：“陛下用前朝房院修建承慶院，議論的人認爲營造漸廣；因隆祐太后常有親筆批示，議論的人認爲宫内命令頒布的次數多。授任不歸中書省，工役却由宦官領管，這是人言紛紛的原因。營建修繕全部歸有關部門管理，皇帝詔諭都允許上奏提出建議，那麽衆人的議論就止息了。”孟忠厚授顯謨閣直學士，邢煥授徽猷閣待制，劉珏密封退還詔諭，説舊制外戚没有任兩禁官的，下詔邢煥改换武官官階。皇帝説：“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親戚，應當體諒我優待太后的心意。”劉珏更加堅持，孟忠厚很快也换成武官官階。

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

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

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録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自劾，逾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吴興集》二十卷、《集議》

劉珏升任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上奏説：“淮甸防備敵人，軍糧是當務之急，現在以投降士兵爲現役的士兵，以買糧本錢爲現糧，没有一個可以依靠，維揚城池還未修繕，軍旅缺額很多，如有意外的情况，拿什麽防備？”不久金果然乘虚大舉進兵，皇帝立即到臨安，以劉珏爲龍圖閣直學士、宣州知州。隨即重任吏部侍郎。

皇帝因久雨下詔徵求直言進諫，劉珏上疏論及消除天變、籠絡人心幾件事，言詞極爲激切，同時陳述了荆、陝、江、淮守禦的策略：“希望向大臣重申詔令，全都摒棄瑣事，專門謀劃守禦之事。從京都到荆、淮的州縣，設大帥，駐强兵。命令沿江的守臣，各自獻上謀劃的方略，明確偵察崗哨，設險阻，節省大府的支出，增加大農的收入，檢察戰艦并加以操練，那麽守禦就詳備，人心安定，天意回轉，大業就昌盛了。”升任吏部尚書。

隆祐太后奉神主到江西，皇帝下詔劉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當時下詔元祐黨籍及上書罷官禁用的人，追復原來的官職，録用子孫，没有全部施行的，劉珏一一上奏施行。又説常安民、張克公曾經論及蔡京的罪過，請求優厚加恩。到了洪州，上疏論述修建皇上出行道路的事，大略説：“陛下遇上艱難的時世，親自節儉，前年冬天到淮甸，供帳破舊，道路險狹，未曾介意。現在聽説衢、信一帶，修建道路，役用百姓，急如星火，大規模買入羊猪，預做穿用物品，使農夫不能收穫，平民不能休息，不是陛下節儉避難的本意。請求下詔全部取消。”金兵攻吉州，分兵追趕太后，船到太和縣，衛兵全都逃散，劉珏保護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奏論劉珏的罪責，劉珏也上書彈劾自己，過嶺待命，撤銷職名，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延壽議論不止，責罰授劉珏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允許他自便。第二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在梧州去世，年五十五。給他的兩個兒子授官。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吴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陟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己，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内艱去。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大觀三年進士及第，歷任州縣官，升爲監察御史。上奏："御史以進諫爲職責，所以從唐到本朝都論述時事，彈劾奸邪，與殿中侍御史一樣。崇寧年間，大臣想使自己得到好處，於是改變祖宗的法制，南臺御史開始有不進諫的。多事之時，以廣開言路爲當務之急。請求下令本臺，加入監察御史進諫的條文，以便恢復祖宗的制度。"因母親去世服喪而離任。

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内外之臣，并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

服喪期滿，再任監察御史。上奏說："河北金兵已經逃走，防禦尤其不能不重視。"欽宗即位，又說："現在結成邊患，幾乎傾覆國家，從歸明官趙良嗣開始，請求誅殺他以快人心。"於是殺了趙良嗣。又上奏說："現在邊境防禦，兵可以訓練，糧可以儲存，惟獨將領難得，請詔令内外大臣，一同舉薦能够任將帥的文武官。"又上奏："上殿的次序先臺臣後諫臣，是祖宗的法度，現在臺臣在諫臣之下，請求今後臺臣諫臣同日上殿，以臺臣諫臣官級大小先後爲序。"

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説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宫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

升任侍御史。上奏說："以前晁説之請求讓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隔日讀《爾雅》而廢棄《孟子》。孔子以後深知聖人之道的，是孟子。希望下詔東宫官遵循舊例，先讀《論語》，其次讀《孟子》。"又上奏說："涪陵譙定向郭雍學《易》，對象數研究深透，預知人事，通曉諸葛亮八陣法，應當用厚禮把他招來。"

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盗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

高宗即位，胡舜陟彈劾李綱之罪，皇帝不聽。言官説他曾經在僞朝廷做事，授胡舜陟集英殿修撰、廬州知州。當時淮西盗賊衆多，廬人驚恐，每天準備船隻做南渡的打算。胡舜陟到後，修城置辦作戰的器具，人心纔安定下來。

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盗，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

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盗，號稱"一海蝦"，到了廬州，胡舜陟登城堅守。孫琪索要錢糧，胡舜陟不給，衆人請求把糧食送給盗賊，胡舜陟說："我不是愛惜什麼，而是考慮到賊心没有滿

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

足，給他就是示弱，他們不能怎麽樣。”於是不時出兵攻打搶劫財物之賊，孫琪半夜逃跑，胡舜陟伏兵截擊，得賊兵的輜重後回城。

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盗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

濟南僧人劉文舜聚集黨羽一萬多人，憑藉舒州投子山肆意搶掠，胡舜陟派人把他們招降。當時丁進、李勝合兵在蘄、壽之間爲盜，胡舜陟派文舜打敗了他們。

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毁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宫。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

張遇從濠州迅速到梁縣，胡舜陟派人毁掉竹里橋，伏兵河西，等他們到河的中間時出擊將他們打敗。又請求親自鎮守江北，以保護行宫。皇帝被他的豪言所感動，提拔胡舜陟爲徽猷閣待制，任淮西制置使。范瓊從壽春渡淮，送信索取供給軍需的錢帛，胡舜陟以逆順曉諭他，范瓊於是離去。

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群盗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逾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還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静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凶暴傾險，罷之。

從軍興以後，淮西八州，被群盜攻打蹂躪没有完整的城池，胡舜陟守廬二年，安定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爲建康府知府，任沿江都制置使。過了一年，改爲臨安府知府，又任徽猷閣待制，任京畿數路宣撫使。不久免職，升任廬、壽鎮撫使，改授淮西安撫使。到了廬州，逃兵王全與同夥歸降，胡舜陟分發錢財糧食，流亡的人漸漸回來。改爲静江府知府，皇帝下詔胡舜陟負責買入戰馬，御史中丞常同上奏説舜陟凶暴奸險，罷免了他。

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吕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盗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説，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

後十八年，復職任廣西經略。因邕州知州俞儋有貪贓行爲，被轉運副使吕源查出，事情牽連到胡舜陟，爲提舉太平觀。在此之前，胡舜陟與吕源有仇，胡舜陟因討伐郴賊，彈劾吕源阻撓軍事，吕源寫信給秦檜，告發胡舜陟受金盜馬，非議朝政。秦檜早就討厭胡舜陟，接受他的説法，上奏派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去核實治罪，過了二十天，胡舜陟拒絶認罪，死在獄中。

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盗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柟、仰之吏部。

胡舜陟有恩德，鄉人聽説他死了，爲他痛哭。妻江氏向朝廷訴冤，皇帝下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追究核實。洪元英説：“胡舜陟受金盜馬，事情關聯復雜，他深得人心，即使是古代的良吏也比不過他。”皇帝對秦檜説：“胡舜陟是從官，并且有罪也不至於處死，勘官不能不懲處。”於是送袁柟、燕仰之到吏部。

沈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爲給事中。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是翰林學士沈遘的孫子。宣和年間進士廷對第一，授任校書郎，升任著作佐郎。金兵攻打汴京，臨時充當給事中跟隨肅王趙樞出城到斡離不軍中作人質。金兵再次攻打京城，沈晦跟他們一同南行。京城陷落，張邦昌僞立爲帝，請求金人放回馮澥等人，沈晦因此得以回來，正式任給事中。

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

高宗即位，進諫的人議論說雖然沈晦出使金國艱苦，但給事中之職不可以用來奬賞慰勞，任沈晦集英殿修撰、信州知州。皇帝到了揚州，將要召入沈晦任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議論沈晦爲平民時的事，皇帝說："不久前在金營見他慷慨激昂，士人小的過失，怎能成爲終身的連累？"最後未能召入沈晦。任明州知州，轉任處州知州。

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逾月，以御史常同論罷。

皇帝前往會稽，沈晦移守婺州。賊成臯入侵，沈晦采用教授孫邦的計策，率領數百民兵出城與賊兵交戰，大敗，沈晦想殺了孫邦，隨即又把他放了。當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槍匹馬前往説服成臯，成臯投降。進升沈晦爲徽猷閣待制。因言官奏論沈晦濫用先斬後奏指揮行事，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很快恢復徽猷閣待制、宣州知州，調任建康府知府。剛過了一個月，因御史常同的論議而被免職。

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

紹興四年，起用爲鎮江府知府、兩浙西路安撫使，路過皇帝所在地當面答對，說："藩帥的軍隊可以使用。現在沿江有一千多里，如果使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州各有兵一二萬，用本州財賦換官田供給他們的軍需，敵人到了，五州用水軍守江，步兵守險隘，敵兵難以渡江。假使能渡江，五州合兵攻打，敵兵即使善戰，也不能一天就攻下幾座城池。如果包圍五州，就會分散了兵力，或者用部分兵力牽制我大軍而南侵，那麽五州尾隨他們進行阻擊，敵人怎敢遠離。這個規定逐漸確定，三年後移往江北，糧餉、器械全都自帶。"又自己請求"分兵二千及招募敢戰士三千，參照使用昭義步兵法，一年後，京口便

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强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

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静江府。

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爲邊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宫，卒。

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秘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

成强藩”。當時正以韓世忠駐軍鎮江，没有采納沈晦的建議。

劉麟入侵，韓世忠在揚州抵禦，沈晦請求催促張俊帶兵援助世忠。趙鼎稱贊沈晦議論激昂慷慨，皇帝説：“沈晦確實值得贊賞，然而我知道他這個人言語慷慨，膽略却很小，再觀察他處事，能否與言語相符合？”然而沈晦不被韓世忠樂意任用，很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起用爲廣西經略使兼静江府知府。

在此之前，南州蠻首領莫公晟歸附朝廷，年頭長了，任用他爲本路鈐轄來籠絡他，後來逃走，勾結衆峒蠻，每年出來成爲邊境的禍患。沈晦選老將羅統戍守邊境，招引利誘衆首領，告諭他們威望與信譽，都到官府請求歸降，沈晦用財物犒賞他們，立下誓言後離去。從此莫公晟孤立，不再進犯邊境。沈晦在州，每年買馬三千匹，後來的人都比不上他。進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皇帝所在地，任衢州知州，改任潭州知州，提舉太平興國宫，去世。

沈晦膽量和勇氣過人，不能完全遵循法度，貧困時尤爲嚴重，所以不斷招來别人的議論。然而他當官具備才能，也不能掩蓋。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寫文章，入太學考試，有關官吏想推舉他入八行科，劉一止説：“品行是士人的平常操守。”不去。進士及第，任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推薦他任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紹興初年，召入劉一止考試館職，他大略説：“事情不能成功，病患在於不做，不怕難做，聖人不怕困難多，而能藉助困難去謀事罷了。如果不做，等待天命自動回轉，人事自動歸正，敵國自己屈服，盜賊自己平定，有這樣的事嗎？”高宗贊賞，并且把劉一止切實又懂得治國之道的建議告知近臣，想立即升用，執政不高興，授劉一止秘書省校書郎。任兩浙類試考官，認爲科舉剛剛改變，想得到通曉時務的人，同僚都擔心没有這樣的人，劉一止拿出一份試卷説：“這應當排在第一。”打開封卷是張九成的，衆人都表示

還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頹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

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并緣爲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絶奸吏弄法受賕之弊。"從之。逾年而書成。

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仿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采用其言。

還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棁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

召爲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

信服。

升任監察御史。上疏說："天下太平，衆君子成事不足，一個小人敗事有餘，君子雖多而行事却很孤單，小人雖少勢力却容易蔓延，不加考察，小人就會趁機而入敗壞政事。"又說："陛下擔心一貫作惡的人没有除掉，頹廢的綱紀没有重振，人民貧困財物枯竭，所以設立官署議論研究，然而没聽說采取什麽行動，莫非有人以利弊難分的說法欺騙陛下，說'這樣將失去人心'。所謂失人心，一定是刑政苛刻，賦役繁多，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如果這些情况都没有，那麽所失去的不過是小人之心罷了，又有什麽憂慮的呢。"

當時百事草創，有關部門以吏人的回憶爲法度，官吏都趁機作弊，劉一止說："法令都在，官吏還能玩弄法令條文，假如一切聽從他們回憶，想要給與就陳述給與的事例，想要剥奪就陳述剥奪的事例，給與和剥奪全在他們嘴上，那麽禍患還能完嗎！請把回憶的條文刊定頒布，也許可以斷絶奸吏玩弄法令、收取賄賂的弊端。"聽從了他的請求。過一年書編成。

秦檜請求設立修政局，劉一止說："宣王對内治理政事，不過是對付外敵罷了。現在所治理的，是文書訴訟，官吏升降，土木營建之類的事，未見應該抓緊處理的政事。"又說："人才進用太快，做官的人不經考核，朝官入而不出，地方官雖有特殊的才能，不被召入任用，不是因爲軍事而起用，這些都是寵幸之門不堵塞的緣故。請選通曉財利的近臣，仿照劉晏的方法，臨江設官署控制國家財物的使用，鄉村設義倉防備水旱，增加重視監察的人選。"後來多采用他的建議。

改任起居郎。奏事，皇帝迎着他說道："你是我親自提拔的，從六察升二史，祖宗時有幾人？"劉一止謝恩說："先朝僅有張澂、李棁。"於是極力陳述堂吏宦官的奸惡，執政扶植私黨，没有憂國之心。第二天被罷免，主管台州崇道觀。

召入爲祠部郎、袁州知州，改任浙東路提點

提點刑獄，爲秘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并臣罷之。"不報。

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彦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彦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

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吕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

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顔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嘆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吕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稿五十卷。子巒、嶅，從弟寧止。

刑獄，任秘書少監，重新授起居郎，提拔爲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授起居郎，劉一止上奏："莫將因上書幫助議和，突然從太府丞賜與從臣班列，前所未有，我是跟莫將一同任命的，希望把我和他一起罷免。"没有回答。

升任給事中。徐偉達其人，曾經在張邦昌手下任郎官，得到池州知州的任命，劉一止進諫説："徐偉達既然在僞朝廷做過官，現在交給他州，不能昭示天下。"孟忠厚要求任州職，劉一止説："皇后親屬像孟忠厚那樣的文職雖然可以治理州事，但以後有援用此例的，怎麽拒絶呢?"汪伯彦任宣州知州入朝晋見，皇帝下詔認爲他是元帥府舊人，特依照現任執政的級别給予俸禄，劉一止説："汪伯彦誤國之罪，天下都知道，以太守而享受執政的待遇，與從前非待制却看做待制，非兩府却視爲兩府相類似。"皇帝因此全部取消任命。對於凡是顯貴親近的請托，即使是小事也議論抓住不放。御史中丞廖剛對僚屬説："御史臺應該進諫的，都被劉君搶先一步了。"

在朝廷一百多天，不斷封還上奏，當權者開始忌恨他，上奏："劉一止同周葵舉薦吕廣問，迎合李光。"免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上奏："劉一止依附李光，驕傲并怠慢皇上。"撤銷職名，罷去祠禄官。八年後，因年老請求回鄉，復職，退休。秦檜死後，召劉一止到朝廷，因病不能朝拜，極力推辭，進爲直學士，退休。去世時八十三歲。

劉一止淡泊寡欲，曾教導他的兒子説："我平生境遇的順利與否，聽任自然，惟獨不巧詐，所以心中自有快樂。"博學無不精通，寫文章不煩瑣，制誥坦蕩明朗有體度，書詔一天就能寫完數十件，曾説："制誥，是賞善罰惡的文詞，怎能是過分言情贊美、譴責鄰人辱駡同座之類行爲呢。"他起草的顔魯公孫子特命官的制書很有氣勢，皇帝嘆賞，親手書寫。詩自成一家，吕本中、陳與義讀後説："言語不是來自人間。"有類稿五十卷。兒子劉巒、劉嶅，堂弟劉寧止。

劉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録、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彦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吕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

劉寧止字無虞，宣和年間進士甲科及第，授太學録、校書郎。建炎初年，任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授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彦叛亂，劉寧止從毗陵騎馬到京口、金陵，見吕頤浩、劉光世，用忠義勉勵他們，回來準備軍需以便勤王。授左司郎官，不受。皇帝復位，授任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任發運使，劉寧止再次上疏議論反駁。

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録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秘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户，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户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

以額外差遣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到江西，很快任兩浙轉運副使。因勤王有功，爲直龍圖閣，進爲秘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鎮江府知府兼沿江安撫使，進爲右文殿修撰。劉寧止説："京口控制大江，是浙西門户，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屬本司，希望秋防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户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衆軍，讓他任行府屬官。授吏部侍郎，進爲徽猷閣直學士、秀州知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去世。

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録》，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仿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吕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群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劉寧止有文名，性情慷慨喜歡論事。正當艱難時世，上疏談論時政闕失，指責隱約細微之事，多是人所難説的話。請求禁止王安石的《日録》，恢復賢良方正科，采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仿效唐制宰執論事有諫官侍立，都是他明顯突出的見解。勤王壯舉，吕頤浩記載他有竭盡忠誠、贊助謀劃的功勞。劉寧止與劉一止、劉岑都是群從昆弟，皇帝曾經稱贊劉寧止忠誠、劉一止清廉、劉岑聰慧。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胡交修

胡交修字已楙，常州晋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

胡交修字已楙，常州晋陵人。崇寧二年進士及第，授泰州推官，考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到他的文章説："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放在首選，任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政和六年，升任太常博士、都官郎，轉爲祠部，升任左司官，任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

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

太后垂簾聽政，任右文殿修撰、湖州知州。

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群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

建炎初年，以中書舍人召入，推辭不去，改授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又以中書舍人召他，下詔守臣從水路出發，很快升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朝答對，首先談論天下大勢說："淮南正當我們的胸部，將士遇敵先跑，没有藩籬的衛護。湖、廣是我們的兩側，群盜乘機暗中作亂，有心腹之憂。江、浙始創我們的基業，根本很久没有確立。秦、蜀是我們的後援，手指胳臂不能互相救援。應當詔令二三名大臣治理政事，選拔將帥，搜集補充軍兵車輛，張揚國勢，安撫疲病，鞏固國家的根本。"

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强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粳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强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

皇帝又出手詔，詢問除盜保民、豐財富國、强兵禦戎的關鍵所在，胡交修上疏說："從前的人說鍋裏有麥飯，床上有舊絮，即使張儀、蘇秦勸説他也不能使他成爲强盜，惟有當凍餓無所依賴，每天面臨死亡，然後忍心把他的身體棄置在盜賊之中。陛下下寬大的詔書，開啓他們自新之路，禁止暴虐邪惡，豐富他們衣食的來源，那麼後悔醒悟的人就會争相轉告而歡呼歸附。那些不變的人，與黨羽一同漂泊無依，也被吏士所抓獲，盜賊就可以消除，盜賊消除就可以保護人民了。沃野千里，被毁壞而成爲强盜的區域，都是我們的粳稻之地。拿着弓箭，佩帶刀劍，殺牛掘墳，白天爲盜，都是我們農田裏的人民。陛下安撫并收納他們，讓他們返回田里，不要横徵暴斂，開啓他們的不肖之心，按時耕作，各自安居樂業，穀帛不能全部用完，而財物可以豐富，財物豐盈就可以富國。從前翟興在西路，董平占據南楚，組織民兵，亦農亦兵，不到幾年，積聚的糧食充滿糧倉，雄視一方。盜賊尚且能做到，何况以中興二百州地，想强兵來抵禦敵寇，不能做到翟興等人所能做到的嗎?"世人把這番話視爲名言。

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群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

李成在江、淮爲盜，朝廷商議想要皇帝親征，胡交修說："群盜猖狂，天子親自率兵前往，

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盗尋遁。

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杞佚罰之故，乃以杞屬吏。杞疑爲交修所譏，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絓，然群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

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强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

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奸民盗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贋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産，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諤諤也。"

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

取勝就不算勇武，不勝就會讓天下人見笑。這是將帥的職責，怎能够辱没朝廷的軍隊？"議論於是止息，强盗不久逃跑。

周杞守常州，因殘虐獲罪被罷免。適逢大旱，皇帝問胡交修導致乾旱的原因，胡交修回答説是周杞没有受罰的緣故，於是讓周杞任屬吏。周杞懷疑自己被胡交修誣諂，上書告他有罪，皇上派大理寺丞胡蒙到常州審查。胡交修無所牽連，然而衆隨從多受到處罰。很快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

六年，召入任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很久以後，升任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判處十人死刑，訟案已經呈上，知州事鄭强驗證查實，没有一個人該死，胡交修請求判處縣令冒賞濫殺無辜罪。江東留在獄中及追捕的案犯還有六百人，胡交修説："如果等六百人一起到來，那麼病死的人就很多了，請把罪狀明確的人依法處治，有疑問的就從輕處理。"皇帝下詔都依照他所説的辦。

朝廷議論想把四川交子在各路發行，胡交修極力陳述其害處，説："崇寧大錢的覆轍值得借鑒，當時大臣提出建議，人們都附和，不久錢分兩等，市場上有兩種價格，奸民盗鑄大錢，被處死和流放的接連不斷。以現在的交子和大錢相比，没有銅炭的費用，没有鑄造的辛勞，一人拿着紙張每天造十多萬，真假難辨，賣出後無人懷疑，一旦觸犯法律，家破人亡，懸賞捕獲，禍及無辜。過了一些年月，公私之錢全部到了藏錢的人家，商人不做買賣，市場蕭條，等到後悔醒悟時，恐怕來不及了。"當時議論大舉進兵，胡交修説："現在胡説八道缺乏德行之徒，提出迎合討好别人的言論，我們無法考查驗證實情，倉猝之間相信他們而起兵，豈不耽誤了國家大事嗎？"皇帝讀罷感到驚愕。第二天，把他的奏章出示給大臣説："胡交修真是個直言的人。"

蜀帥席益已經離去，皇帝問胡交修誰可以守蜀，他回答説我的從子胡世將可以任用，於是以胡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胡世將在蜀五年，號稱名帥。

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吴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争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玠行之。

自從以重兵聚集關外守蜀，糧道又險又遠，船隻運送從嘉陵江上行，春夏水漲時多翻船，秋冬乾涸時船多擱淺。紹興初年，宣撫副使吴玠開始實行陸上運輸，調來成都、潼川、利州三路民夫十萬人，縣官按部運送，争先求賞，有十分之三、四的人死去。到這時胡交修進諫說："養兵是用來保衛蜀的，人民活不下去就使腹心先潰散，怎能保蜀？我想在三月以後、九月以前，僅留下守關正兵，其餘的到其他州取糧供給，這樣守關軍兵的糧食水運可以供給，分到其他州戍守的可以免去陸路運糧。"皇帝命令學士院陳述胡交修的意思，下詔吴玠執行。

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彦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

議論徽宗配享功臣，胡交修上奏："韓忠彦建中靖國初年任宰相，賢德的聲譽是衆口皆碑的，當時號稱'小元祐'。"聽從了他的建議，人們都非常信服。

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修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别爲號於南宫，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

八年夏，因父母年老，授任寶文閣學士、信州知州。入宫辭行，皇上想留他在經筵侍從，他極力表示母親年老，希望在家鄉爲祠禄官以便爲母養老。皇帝說："你走後，將重新召回你。"改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九年六月召回，授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當時河南剛剛收復，胡交修上奏說："京西、陝右取士的方法，請依照祖宗時立的科目，對待西北之士；另在南宫立名號，以收集五路的人才。"皇帝下詔禮部加以議論。過了一年，又請求補授地方官，授任端明殿學士、合州知州。拒絶私人求請，免除數以萬計的上供，治理州幾個月後去世。

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爲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裒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胡交修簡易持重沉默寡言，進退有度，寫文章不注重雕琢，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爲稱職。從他從祖胡宿、從父胡宗愈到胡交修、胡世將，都是翰林。中興以後，學士三次召入是從胡交修開始的。胡交修彙集成書，名《四世絲綸集》，以表述世代所受的優厚的待遇。至於侍奉繼母以孝道聞名，撫育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依次補官，像胡交修這樣的人，文章與德行真是兼備相符啊！

綦崇禮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濰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來遷往濰之北

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

初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爲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爲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晚。

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群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强，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

從知明州，召爲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爲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

海。祖父及父親都考中明經進士科。綦崇禮小時候聰明，十歲能作鄉人墓志銘，他父親見了非常吃驚，說："我們家積善的報應，就在於此吧！"

初入太學，衆儒生沉溺於王氏新說，很少有能寫文章的人。徽宗到太學，綦崇禮出示二表，祭酒與同事稱贊文章的工巧。重和元年上舍生及第，調任淄縣主簿，爲太學正，升博士，改授宣教郎、秘書省正字，授工部員外郎，很快任起居郎、攝給事中。召入政事堂考試，作制誥三篇，一揮而就，文辭奇偉。授中書舍人，賜三品朝服，進用之速，是近世所沒有的，高宗還認爲得到他晚了。

皇帝前往平江，有旨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綦崇禮負責起草文書，推述皇帝褒獎撫恤已故直臣的心意，有這樣的話："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群臣動色，志士傾心。"又說："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事推崇，授試尚書吏部侍郎，當時從官惟有綦崇禮與汪藻，很快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爲漳州知州，當地風俗强悍，號稱難於治理，適逢有巨寇在建州作亂，聲勢震撼鄰境，人心動摇，綦崇禮統率民衆防備衆寇，一如常日，强盜平息，環城内外安定如故。

調任明州知州，召入任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當時有詔侍從官每天輪换一人，準備前代及本朝有關治理的一兩件事進言，綦崇禮說："祖宗以來選用儒臣，奉行講讀之職。如果命令從官一律進獻他們所聽說的事情，既不是舊典，而且又超越職責，希望命令講讀官三五天進言一次。"於是命令學士與兩省官依照前詔。又說："皇上暫駐臨安，以浙西爲根本，應當鞏固江、淮的防守，然後可以圖謀興盛光復。蜀在萬里之外，應當召用那裏的士人，安慰邊遠地方的人心。"當時正是戰爭以後，朝中機構簿書幾乎全部毀壞，

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敕，崇禮所建明，悉著爲令。

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并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吴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效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虚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虚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

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焕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并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勛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彦博，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

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崇寧間蔡京提舉編修，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録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

綦崇禮再次執掌選授官職之法，熟悉典故，討論沿革，援引證據詳盡審慎，吏人不能允許有私情。後來有詔重刊七司條敕，綦崇禮所提出的建議，全都寫成條令。

調任兵部侍郎，并進爲直學士院。皇上御筆吩咐把綦崇禮召到都堂，讓他分條陳述進兵征討及固守的利害。綦崇禮上奏："間諜傳報金合兵向川、陝進軍，是因爲向來江左用兵對敵人不便，所以兩三年來全力窺視蜀地。他們以爲蜀地如果守不住，江、浙自然動摇，所以一定要攻下蜀，不僅是報復前段時間被吴玠打敗。今天的利害，在於蜀兵的勝負。"又上奏："國君擁有臣子，是用來治理國事。臣效力能用，那麽國君就能享有功績；臣竊取虚名，那麽國君就要深受其害。能用的好處在於國家，虚名之利在自身。忠於國家的人，不計較自己的毀譽，而憂慮天下的治亂；潔身自好者，不顧天下太平與否，僅關心自己的毀譽。然而效力於國家，其實很難，世人未必看重；爲自己求取虚名，做起來容易，而且能得到名譽。這兩個方面對風俗的影響很大，不能不明察。"

九月，皇帝親筆授翰林學士，從靖康以後，從官由皇帝親筆授官職從此開始。楊惟忠、邢焕以節度使退休，告示由舍人院出，綦崇禮說："祖宗時，凡是節度使辭官時，不論文武，全部交還符節并另外授一官退休。熙寧年間，富弼因是元勛纔讓他特别帶節鉞退休，後繼者有曾公亮、文彦博，别人怎能援引爲例。"皇帝下詔從現在開始遵照祖宗原有的規定。

進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當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失，綦崇禮上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成書，朱本出自蔡卞之手，附會很多，請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崇寧年間由蔡京提舉編修，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根據舊録修定，想請求尋求故臣之家的文獻事迹參照。"又上奏："湖州知州汪藻分類編撰元符庚辰到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請下令汪藻帶已經寫成的到本所來。"全

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并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崇禮取而專之。

部聽從他的請求。在此之前，汪藻奉詔尋求舊事非常詳備，未及修纂，被綦崇禮取去據爲己有。

嘗進唐太宗録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説。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

曾經進言唐太宗把刺史姓名記録在屏風上的舊事，説："千里之内得到一位好的太守，那麽千里之内的人民就安定；百里之内得到一位好縣令，那麽百里之内的人民就高興。統治人民的官吏都是賢良的人，那麽天下太平的功業就能成。假如能效法當時的事，把太守及縣令的姓名詳細列在屏風上，皇帝心中有簡略的瞭解，那麽地方官就知道盡職盡力。"再次入翰林院共五年，所撰寫的詔命有數百篇，文簡意明，不溢美，不泄恨，深得代言之體。

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揚、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吴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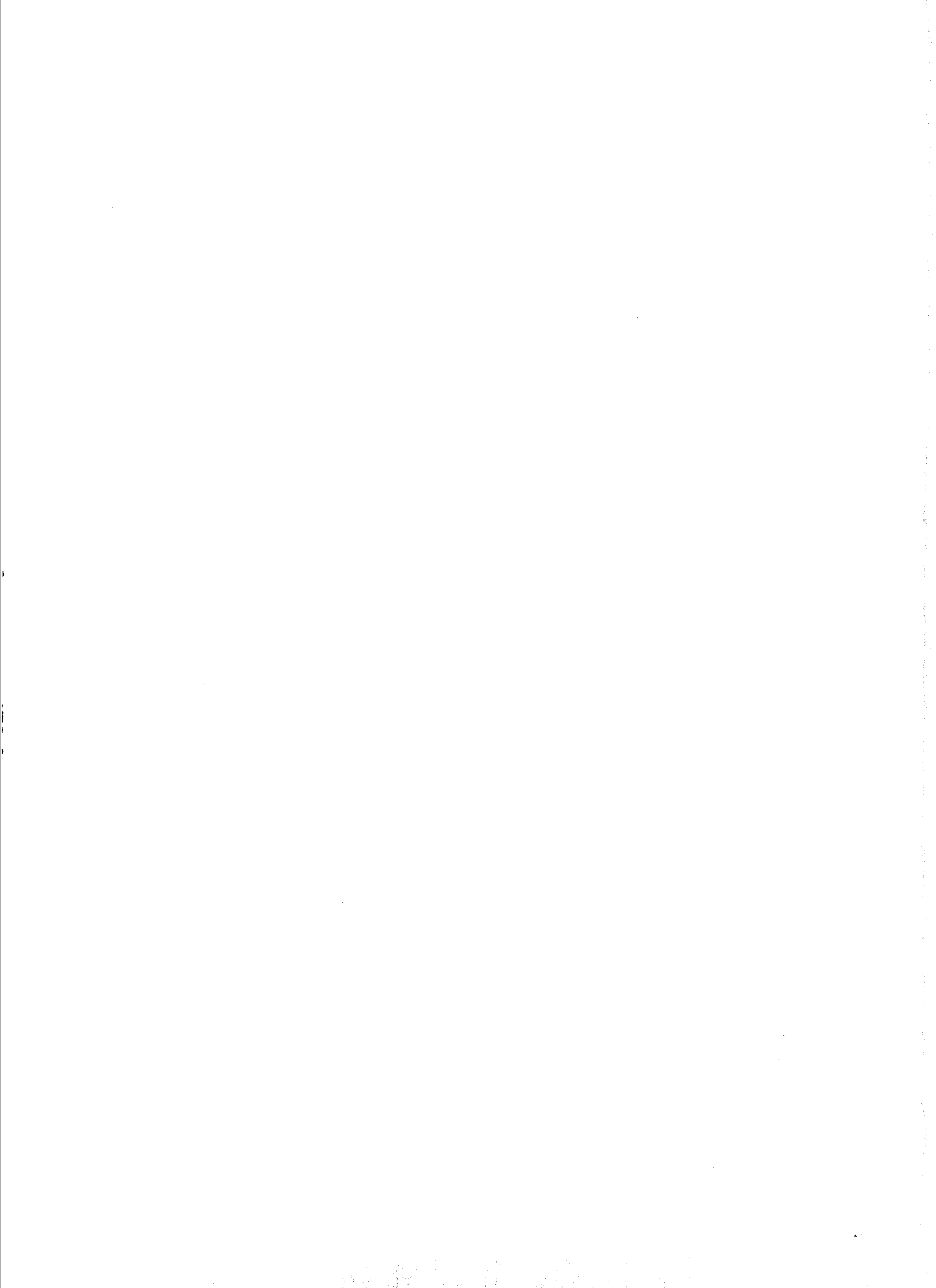
以寶文閣直學士爲紹興府知府。劉豫引金兵入侵，揚、楚受到震動，高宗親自穿上戎裝駐守吴會。綦崇禮因是近臣而有安定一方的職責，説："浙東一路是行都肘腋之地，防備不能不謹慎。"秘密上疏給朝廷，得到先斬後奏之權。於是修繕城墻，整治器械，送錢帛犒勞官軍，檢查船艦以便控制海道，早晚操心，幾乎廢寢忘食。等到春天，皇帝回來時，七州安然不知曾經有過戰事。一年後，交回印綬，退居台州。去世時六十歲，贈官左朝議大夫。

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絶人，不爲崖岸斬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剉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强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稿，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没，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綦崇禮少年時才華出衆，聰明過人，不做傲慢過分的事。節儉寡欲，惟獨喜好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慷慨長歌，議論風生，也算是一時的英傑。中年考場受挫，很晚纔登第，由縣主簿突然升任顯要的官職，文采及議論在入選者中是最優秀的。忠誠正直，不畏强暴，秦檜罷相，綦崇禮寫文章揭露他的惡行無所隱晦，秦檜非常恨他。再次任宰相後，假傳詔令下達台州到綦崇禮家索要手稿，親自在皇帝面前呈上，并且要報怨。當時崇禮已經去世，所以身後所得到的恩澤，他的家人畏懼而不敢説明，士大夫也無人敢爲他擔保。樓鑰曾經爲他的文章作叙，認爲風格渾然天成，一旦擔任知制誥之職，明白洞達，即便是武夫遠人也會清楚皇上的旨意所在。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劉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傑出人才，分任各種官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他們議論當時的政事，指明陳述時政闕失，雖然好惡多有不同，也都是一時的表率。至於劉一止、劉寧止兄弟的忠誠和清廉，胡交修、綦崇禮的文章書翰，更有助於治理國家教化人民。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嶭　胡松年
曹勛　李穮　韓公裔

章誼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

帝幸臨安，苗、劉爲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張浚宣撫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臬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

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次爲戰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崇寧四年進士及第，補授懷州司法參軍，歷任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年，陳通侵犯錢塘，城門關閉，部使者用文書傳令章誼聚集杭州七縣弓兵，來擴大聲勢。正巧王淵討賊，章誼跟隨王淵進入城中，賊被平定，隨即加以安撫，人人都感激他。

皇帝到臨安，苗傅、劉正彥發生政變，皇帝登樓，宰臣百官都在，人心慌慌。皇帝問群臣說："今天的事怎麼辦?"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立刻說："請問三軍。"章誼越班斥責他說："問三軍是什麼意思？想要煽動叛亂嗎?"時希孟退後屏息站立，皇帝贊賞章誼。事情平定後，把時希孟流放到吉陽軍，章誼官升兩級，提拔爲倉部員外郎。奉命出使二浙，買賣祠部出家憑證來資助軍用，因滯留被免職。不久，召入任駕部員外郎，升任殿中侍御史。

張浚宣撫陝西，章誼上奏："自從趙哲退敗，擔任的職事太重，處理政務太專斷，應當授副職，使他幫助自己。"何臬得到贈官，章誼說他"制敵取勝無謀，防守抵抗無策，是我國招禍之首"。請求取消贈官。

邵青從太平乘船抵達平江，所到之處搶劫擄掠。章誼請求在皇帝駐留之地設置水軍，并且說："古代水軍有三等，大的爲陣脚，二等爲戰

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逾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

船，小的爲傳令，都能作爲戰守的準備。”皇帝詔令淮南三宣撫置辦。章誼又獻上戰守四策，其中說：“金軍連年南侵，我們也連年奔跑，是由於當權的大臣貽誤陛下。近來皇上暫住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偵察不明，金軍突然來到，越江向東，這是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的過錯。前年，皇上移駕建康，兵精將勇，據長江之險，可以守住。不設水軍，兩位宰相意見不一，金軍來到，沿海南逃，這是宰相呂頤浩的過失。不知今年守戰的策略從哪裏産生？哪位執政大臣爲陛下負責此事？臣認爲有江海，一定要提供舟楫戰守的工具；有險阻，一定要增强州縣防守的力量；有兵將，一定要駕馭安撫，不能以兵將作爲將帥保存自己的資本；有糧賦，一定要從水道運送，不能被盗賊强行占有。把這四方面分别交給能臣，分路去辦，重賞嚴罰，誰敢不聽命令呢！”

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奸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

皇帝詔問保護人民、消滅强盗、阻止敵軍、增加財富的策略，章誼回答説：“除去奸貪殘虐的官吏，人民就能得到保護；任用奉公守法、廉潔公平的官吏，强盗就能消滅；敵寇没有阻止，是因爲没有得到捍禦侵侮的大臣；財賦不够富足，是因爲没有得到善於掌管錢財的大臣。以上四個方面，在於用人而不用法，那麽政事治理就能做到清明而安定了。”

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爲簡嚴。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祇之位，故有去并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祇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群祀。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

皇帝下詔集會議論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祭。章誼進言：“考查經義而不合，驗證典故而不完善，施行侍奉上帝不够尊敬。現在國家既然在郊祀中以太祖配天，比照周的后稷，那麽太宗應當在明堂配天帝，以比照周的文王。仁宗皇祐二年，開始實行明堂合祭天地，同時以祖宗從祭，是一時變通之禮。到嘉祐七年，再次進行宗廟祭祀，已經認識到皇祐的錯誤，於是停止配享，并撤下地神的神位，所以有去除配祭這種煩瑣儀式的詔令。如嘉祐的詔令，太祖地神就已經不在一起祭祀；元豐修正祭祀典禮的詔令，就全部取消群祭。臣等認爲將來在明堂舉行重大祭祀，應當單獨祭祀昊

帝，而以太宗配。”後不果行。

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之法，奸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矣。”

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修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有司，爲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删去，著爲定法。”

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内，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爲一衛，合取萬人，分爲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

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宫，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

天上帝，而以太宗配祭。”後來没有施行。

紹興二年，授大理卿。宰相上奏章誼爲平江府知府，皇帝説：“章誼是儒生，依靠他上奏案情公平寬恕，使民不被冤枉，不要讓他補任地方官。”很快授權吏部侍郎，他請求：“下詔有關官吏分類編寫四選共知的條目，與一司專用的法規，再加上前後續降的詔令，自成一書。這樣吏部選任機構就有了可以遵守的法規，就没有奸吏玩弄法律條文的弊端，書寫成後官吏選任就有了執行的守則了。”

改任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上奏：“近來編寫的紹興敕令格式，忠厚的含意，源於祖宗；列舉的大綱條目，沿襲舊例。如今在有關部門，時間已經很長，州縣推行，逐漸發生抵觸。要想沿用，那麽衆人盲目聽從就不誠實；要想因事申明，那麽法度經常變化就難以遵守。請下詔監司、太守與承用官署，參考祖宗舊典，分别補充新書的缺漏内容，分條陳述上報，然後命令官員審訂删除，寫成定法。”

升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上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都是天子自己統領的軍隊。祖宗所建立的殿班親軍，安置在宫門之内，都是天下最好的人選。今天的神武兵聚集在五軍，多是逃亡剩下的及市井之人，殿班親軍，賴以侍衛的，竟不到千百。希望陛下斟酌漢、唐設立南北禁衛的用意，修改本朝選拔班直的方法，選五軍及各州的人分别作爲一衛，共選取一萬人，分成兩衛，那麽禁衛森嚴，王室安全了。”

四年，金派李永壽、王翊來，要求歸還劉豫的戰俘，以及在東南的西北人，又想劃江爲界來幫助劉豫。當時朝議反對，想派大臣作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推辭，舉薦章誼代替他，章誼加官龍圖閣學士，充任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任副使。章誼到了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毫不屈服。金人告訴他立即回去，章誼説：“萬里受命，兼迎兩宫，要求一定要得到滿足。”金人於是命令蕭慶授書，同時拿傳聞的事責備章誼，

書，并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

章誼問他們從哪裏得來的，金人告訴他實情，於是回來。到了南京，劉豫留下他，章誼用計脱身回來。皇帝嘉獎他，越級提拔爲刑部尚書。

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户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内則户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户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吴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户部左右曹之設，諸路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户部財用無陷失矣。"

當年冬，皇帝親征，軍隊在淮陰大獲全勝，章誼隨從。回到臨安，升任户部尚書，章誼進言："祖宗設官管理財政，朝廷内是户部，地方是各路轉運使、副使，東南運送最多，因而又設發運使，監督各路供運的人，都有移用補助的制度，户部靠此纔不貧乏。現在川、廣、荆湖每年交納的貢品，不送王府已有多年了，都是發運使失職的罪過。前不久因定都汴京，所以發運使在真、泗設官署，現在皇帝暫駐吴會，那麽發運應該在荆湖南北之間。希望研究發運司設立官署的地方，選能臣來擔當此任。"又進言："户部設立左右曹，各路運司就屬於左曹，提舉屬於右曹。如果恢復發運司，在各路分别設轉運使、副使二員，用一員檢察常平，作右曹的人選，那麽户部的財用就不會闕失了。"

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輳，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

五年，因病請任州職，授龍圖閣學士、温州知州。趕上當年大旱，每斗米值千錢，章誼用劉晏招商的辦法，建場提價買入糧食，米商聚集，米價自平。部使者把他的事迹上報，皇帝下詔升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當時皇帝將要來到，供應繁多，章誼處理得都非常合理。召入答對，賞賜帶笏，皇帝説："這不足以補償你的功勞，不要禮謝。"

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户部尚書。誼奏營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也。"

第二年，皇帝移往建康，章誼又任户部尚書。上奏營田的策略，説："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一定要家家供給耕牛種子、每人供給錢糧來鼓勵耕種，財力就不够。現在三位大將各屯守一路，如果各捐數縣地平均分給將士，收剩餘的糧食來節省轉運，大有好處。"

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

七年，皇帝回到臨安，任命章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不久，提舉亳州明道宫，替换回朝。八年

宫，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

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謚號忠恪。

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爲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騆、駒、駟、驛、騂、駉、馳、駰。

章誼是寬厚長者，舊例臺官論事，不是挾怨來滿足自己私人的願望，就是用仇家的話替别人進行報復，惟獨章誼從大局出發，士人輿論傾向於他。在朝中論述政事，奏疏不下數十上百篇，都是治國救世的策略。當初，席益推薦章誼出使金，皇帝説："章誼母親也年老，我應當親自告訴他。"章誼聽到任命，没有一點爲難的神色，告訴家人不要讓他母親知道。出發前，告訴母親説："這次出行没幾個月就回來，就像往年太學謁告時罷了。"等他回來，母親竟不知道他出使金。章誼去世時，母親九十二歲。兒子八人：章騆、章駒、章駟、章驛、章騂、章駉、章馳、章駰。

韓肖胄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彦，再世爲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録。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陽人。曾祖韓琦，祖父韓忠彦，兩代任宰相。父親韓治。韓肖胄以恩蔭補授承務郎，歷官開封府司録。與府尹一起在殿中答對，徽宗問他的家世，賜同上舍出身，授衛尉少卿，賜三品朝服。

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傅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爲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

很快臨時以給事中身份、充任賀遼國生辰使。回來後，當時韓治守相州，請求祠禄官。韓肖胄因此請求補授地方官以便侍奉生病的父親，皇帝下詔授直秘閣、相州知州，代替父任。辭别皇帝，皇帝説："先帝下詔韓氏世代在相州做官，你父子相替代，是光榮的事。"在相州四年，宋軍到燕，韓肖胄預計幽薊將有事變，應暗中做防守的準備。不久金騎兵入境，在郊野一無所獲而離開。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爲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修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

建炎二年，爲江州知州，召入任祠部郎，升左司。曾進言："中原没有恢復，所依據的是長江的險要，淮南是真正的屏障。沃野千里，近來多數荒廢，如果大規模治理農事，那麽轉運費用可以減少，軍糧可以充足。"從此在建康設局，在江淮推廣屯田。又應詔陳述五事，分别是：遠放哨，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越級提拔爲工部侍郎。

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嘆曰："援古證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

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户部，户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并并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户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核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奸，斂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

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爲奸，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托不行。

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

當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定，韓肖胄請求在廣西邕州設官署，買蕃馬，皇帝下詔加以實行。當時召侍從問戰守的計策，韓肖胄分條上奏一千多字，皇帝稱贊他答對的事理簡明恰當。吏部尚書席益贊嘆道："援古證今，適合時用，不是世代爲官的人不能做到。"

紹興二年，皇帝下詔百官分别講述節省費用富裕國家、增强軍事休養生息的策略，韓肖胄進言："天下財賦款項，以前全部隸屬三司，現在户部僅有上供的款項而已。問户部各路的款項名目，户部不能一一盡述，問漕司各州的款項名目，漕司不能盡知，失掉一個款項名目，那麽這個款項就没有了。希望下詔各路漕司，搜集州縣財物的支出與收入，能取消的就取消，能合并的就合并，立爲定籍。漕司統管各州，户部統管各路，就不會有失落。大的花費，莫過於養兵。如今人不在而冒名申請經費的現象很多，希望立各軍核實的法規，加重將帥冒名申請的罪責，那麽就能得到真實的兵數，軍糧供給不虛，節省費用富裕國家，這是重要的方面。人民常賦之外，受到軍隊用糧時限的催迫，官吏趁機作惡，收取的名目多種多樣。又被敵軍驅逐，農田蠶桑錯過時節，敵軍離開後恢復農業，没等安定下來，催交賦税的官吏已經在門前呼叫了。希望下詔州縣，招集流散人民，官方借貸給他們種子，等過了三年，開始徵收賦税，設籍登記，考核官員政績的高下，强兵休民，這是首要的問題。"當時多數被采納。又請求恢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的祭祀，於是下達有關部門確定一年祭祀的禮儀。

升任吏部侍郎，當時法規散失，官吏趁機作壞事，韓肖胄立下重賞，使各人回憶記録，編成條目，按次序施行，玩弄法律條文的弊病纔革除。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的常調人，等待不能按資格授官，并且有過失就使授官更加困難。韓肖胄請求戰死的人僅本家得到恩例任官，異姓等候决定，就没有不均的情况，同時嚴格六部出入爲官的禁令，不許請托。

三年，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任通問使，由胡松年爲副使，韓肖胄慷慨接受任

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强，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强，軍聲大振，誓當雪此仇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文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

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鋭善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吴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摇，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户，更相仇疾。若欲并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鋭，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迹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爲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鋭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

命。當時金首領粘罕專斷執政，正仗着兵强，對和戰持離間的計策，使者都感到憂懼。韓肖胄入奏説："大臣各持己見，使和議還是交戰没有定論。但和議是權宜之計，以後國家安定强大，軍威大振，一定要雪此仇恨。現在臣等出行，也許半年不能回來，一定又有陰謀，應當迅速進兵，不能因爲臣等在那裏而延緩行動。"將要出發，母親文對他説："你家世代受國恩，應該受命立即出行，不要挂念我年老。"皇帝稱她是賢母，封榮國夫人。

韓肖胄到了金國，金人知道他的家世，非常看重他，往返纔用了半年的時間。從南宋皇帝即位，六七年没有使者往來，到這時金纔開始派人同來。韓肖胄在金使之前入對，與朱勝非意見不合，極力要求離朝，以舊職爲温州知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五年，皇帝詔問原宰相執政戰守的策略，韓肖胄進言："女真等軍都畏懼佩服西部兵精鋭善戰，現在三帥統領的多數是西部人，吴玠相繼有勝利的奏報，軍隊聲威使人更加振奮，敵人的意志肯定動摇，攻戰的有利條件，臣固然知道。從荆、襄到江、淮，綿延數千里，不如選文武臣僚巡行巡視安排，尋求有險阻的地方，屯兵儲糧，那麼形勢就相接了。現在淮東西雖然任命了宣撫使，但是駐守軍兵及設立官署，却在江上，派遣副將分别把守，不過以偏將相助，勢孤力弱，難以責成他們堅定意志。應該調二將到江北，使屏障能够牢固。"又進言："衆大將的軍隊，各自爲戰，又互相仇恨。要想一同派他們進攻，應當先任命總的統帥，分給精鋭士兵，自成一軍，號令統一，那麼衆將誰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的人民對金軍恨之入骨，應當安置集合流亡人員，招來安撫并使他們歸順爲首要事情，現在淮南、江東西荒田很多，如果招境上的人分給田地并供給糧食，免去賦役租税，人們一定相繼來到。"又上奏："江的南岸，空地非常多，沿江大將各自分地駐屯，以前務農的軍士有十分之五六，選擇其中不是很精鋭的人，使他們盡力耕作，農閑時就考查所練習的技藝，秋收就均分所

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創爲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簽書樞密院事。

種的禾麥，或者招募江北流民及江南無業願意遷徙的人分別授給田地，創立屯田。休息時堅守，出征就能攻討。”起用爲常州知州，召赴皇帝所在地，提舉萬壽觀，很快授簽書樞密院事。

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

和議已定，又命韓肖胄任報謝使。接伴使在境上迎接，説應當稱謝恩使。韓肖胄反復詰問表示抗議，金使理屈。到了以後，金派人到館舍議事，韓肖胄隨問隨答，衆人都尊敬地聽着。回來時，金人提供氈車及置備酒宴，是從韓肖胄開始的。

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

授任資政殿學士、紹興府知府。很快爲祠禄官，與弟弟膺胄在越寓居幾十年。侍奉母親以孝順著稱，弟弟不到不吃飯，得到的恩賜，都先給予宗族的人。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謚號元穆。

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韓琦守相州，建晝錦堂，韓治建榮歸堂，韓肖胄又建榮事堂，三世守鄉州，人們以爲榮耀。

陳公輔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絶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吊，公輔不予告。勔不悦，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生及第，調任平江府教授。朱勔正受寵幸，做官的人都諂媚奉承他，陳公輔絶不與他交往。朱勔有哥哥喪事，衆儒生想前去吊喪，陳公輔不予稟告。朱勔不高興，暗示當權者把陳公輔轉到越州。多次升遷爲權應天府少尹，任秘書郎。

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彦引用，謝克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彦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决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吴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

靖康初年，二府大多是宣和舊人，陳公輔進言：“蔡京、王黼當政二十多年，臺官諫官都靠他們進升，唐重、師驥由太宰李邦彦引薦任用，謝克家、孫覿是纂修蔡攸引薦任用的，等李邦彦作了宰相，又依附他進升。這四個人，擔負臺官諫官之職，臣知道他們决不能講宰相大臣的過失。希望在大臣中選擇樸實厚道、忠純正直，能安貧守節、不依附權貴佞幸、能慷慨論事的人，列位臺官諫官，那麽任用的人稱職，禮義廉耻逐漸振起，敵國聽説，能不畏懼折服嗎！”當時吴敏、李綱不和，陳公輔上奏：“陛下開始處理朝政，正依賴他們同心協力，而二臣不和，已有迹

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

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宫，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

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税。

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宫觀。

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

象，希望皇帝加以訓導，使他們一心一意爲國家的安定盡力。”

徽宗渡江没有回來，人心疑慮憂懼，陳公輔極力申明父子之義，應派大臣奉迎。欽宗贊賞他，擢拔爲右司諫。孟夏祭祀景靈宫，於是皇上到陽德、佑神觀。陳公輔進諫不該像平時那樣從事宴游，論述道：“蔡京父子自私誤國，最終也未放逐。現在朝廷公卿百官一半出自他的門下，肯定有人庇護他們。”皇帝下詔把蔡京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德安府。又上奏：“朱勔罪大惡極，都城的人都以爲已經把他滅族，請不要允許他的子孫隨太上皇入京。”

當時有人指責陳公輔是李綱的同黨，煽動士大夫平民百姓在朝廷前伏地請願。陳公輔自己站出朝班，於是離開職位，然後陳述三件事：其一説李綱是書生，不熟悉軍事，派他援救太原，是被大臣陷害，肯定會失敗。其二説余應求不該因言論被貶到遠處。其三説剛剛恢復祖宗法度，馮澥不應又論議熙寧、元豐的政治。這些話觸犯了當時的宰相，於是陳公輔與余應求、程瑀、李光都獲罪，貶斥爲監合州税。

高宗即位，召他回來，授尚書左司員外郎。第二年，纔抵達維揚。當初，李綱當政時，陳公輔從地方到京城任郎官，没到而李綱被罷免，改到南劍州，很快給予宫觀之職。

紹興六年，召入任吏部員外郎。上疏説：“今天的禍患，實際上是由於公卿大夫没有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没有忠言直道，緊急情况下又不肯保守節操爲義而死，這難道不是王安石學説敗壞的嗎？議者還認爲安石政事雖不好，學問道術還可取。臣認爲王安石學術不好，比政事還要嚴重，政事危害人才，學術危害人心，《三經》、《字説》詆毁聖人，使大道支離破碎，不僅一個方面。《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使亂臣賊子畏懼，王安石使學者不研究《春秋》；《史記》、《漢書》記載了成敗安危、存亡理亂，是聖君賢相、忠臣義士的借鑒，王安石使學者不讀《史記》、《漢書》。王莽篡漢，揚雄不能去死，又做官，而且作了《劇秦美新》這篇文

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章。王安石却說：'揚雄做官，符合孔子無可無不可的義理。'五代之亂，馮道侍奉四姓八個君主，王安石却說：'馮道在五代時最善於避難來求得生存。'假使公卿大夫都學習王安石的話，他們没有氣節和忠義是應該的。"又授左司諫，進言："中興之治在於得天得人，以孝感動上天，以誠得到人民。"皇帝喜歡他深知諫臣大體，賜三品服，命令尚書省抄録下來放入宫中，以便閲讀。

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榷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己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

陳公輔感激皇帝對他的賞識寵恩，表現更加忠誠耿直，進言："正心在於努力學習，治國在於用人，朝廷的禍患在於朋黨。"又請求增加輪對官，命令審計、官告、糧料、榷貨、監倉及茶場等官，各抒己見，允許當面答對。當時皇帝有詔要駐留在建康，陳公輔上疏陳述攻守的計策，并且請求選擇大臣節鎮淮西，增加兵將守住要害，西連鄂、岳，東接楚、泗，都有互相依靠的形勢。

徽宗訃至，公輔請宫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黄，群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

徽宗訃告到來，陳公輔請求宫中服三年之喪，皇帝視朝穿淡黄色衣裝，群臣不能穿純吉服，明堂不該以徽宗配享，應當取消皇帝親試貢士。又請求暫且停止講筵，没有按他説的施行。

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仇，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升任尚書禮部侍郎。適逢趙鼎説人才的進退是他的職分，上疏稍稍冒犯陳公輔，於是陳公輔極力請求祠禄官。授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不久爲處州知州。升爲徽猷閣待制，於是提舉太平觀。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官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在世上流傳。陳公輔論事切實，疾惡如仇，惟獨不尊崇程頤的學説，士人論此爲他惋惜。

張觷

張觷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觷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觷薦，觷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觷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張觷字柔直，福州人。考中進士，任小官，不隨世俗譎詐變化。當時蔡京當權，想找一個善於訓導子弟的人，正巧張觷到部裏，蔡京族子蔡應之推舉張觷，張觷再三推辭，没獲批准，就到館裏任教，蔡京也無暇與他接觸。張觷嚴肅堅毅高尚，態度莊重，與别的老師不同，衆學生已經不能忍受，忽然對他們説："你們學過逃跑嗎?"

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翥深語，翥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斂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衆學生詫異地問："曾聽先生教令讀書要循序漸進，没聽您教過逃跑。"張翥說："天下被你們的父輩破壞到這種程度，早晚賊來，先到你們家中，你們惟有善於逃跑，也許能免於一死。"衆子弟大驚失色，趕緊把所聽到的告訴蔡京，說："先生心裏有病。"蔡京驚惕地說："這不是你們所知道的。"立即見張翥深談，張翥情緒激昂地說："宗廟社稷，危在旦夕。"蔡京神情嚴肅地問他計策，張翥說："應當立即引進德高望重的人安排在左右，開導皇上的心。招致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是第一重要的。"蔡京因此請問他所瞭解的人，於是張翥推薦楊時，蔡京隨即召入楊時。

翥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翥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爲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翥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翥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仇，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

張翥後來守南劍州，升任福建路轉運判官。還未動身，趕上范汝爲攻陷建州，派葉徹率衆進犯南劍。當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張翥獨自率領州兵與賊交戰，分成數隊，命令城中人殺羊牛猪作肉串，又多準備飯。將要作戰，就給第一隊人開飯，吃飽後，派他們入陣，便給第二隊人開飯，估計所派兵力將困乏，立即派第三隊人前去替換，第四到五六隊也如此。更迭交戰，士卒吃得飽而不感到乏力。葉徹中流箭死去，衆賊戰敗逃走。張翥知道任士安害怕没有功績，立即把葉徹首級裝入盒中交給他，州兵都很氣憤，張翥說："賊肯定再來，不與大軍合力不能打敗他們。"任士安得到葉徹的頭非常高興，於是派人馳馬報告上司，說已經殺了葉徹。不久，葉徹二子果然領衆兵聲稱爲父報仇，穿戴喪服來進攻。於是任士安與州兵夾擊，大敗賊兵，城賴以保全。

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翥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翥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虔州，蕩平餘寇，進秘閣修撰，卒。後廟食邵

再次爲處州知州，曾想建造大船，幕僚不能計算用多少錢，張翥教他們造一艘小船，量其尺寸，然後按十倍來計算。又想修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工匠計算，說需花費八萬緡，張翥教他們先修築一丈長的廟墻，大約計算一下應用錢二萬，就把二萬緡給工匠。負責督察差役的內官没有什麽收入，張翥於是上奏紹興空乏難以救助，太后就自己出錢，花費三十二萬緡。張翥以直龍圖閣爲虔州知州，蕩平餘寇，進爲秘閣修撰，去

武。

胡松年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爲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

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迹，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

召爲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㮚輕脱寡謀，宜爲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

除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在上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搜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

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爲韓肖胄

世。後來在邵武立廟受祭。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年喪父家貧，母親織布賣錢，供他學習，讀書過目不忘，尤其精通《易經》。政和二年，以上舍生出仕，補授濰州教授。八年，在便殿賞賜應對，徽宗見他外貌壯美，改授校書郎兼任資善堂贊讀。任爲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爲第一名，徽宗非常高興地說："我久聞沈晦的名字，現在得到了他。"升胡松年爲中書舍人。

當時燕雲正有戰事，胡松年多次上章說邊疆爭端一開，有説不完的弊端。與當時宰相的意思抵觸，提舉太平觀。建炎年間，密奏中原的利害，召赴皇帝駐地，出朝爲平江府知府。還没入境，貪官解印退隱，胡松年把興利除害十七事張貼在都市，百姓得到了好處。加官徽猷閣待制。上奏防江利害：一是立國没有堅固的屏障，二是派將領没有首尾相援，三是没有攻敵人的短處。

召入任中書舍人。進言説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應當各屯水兵三千人作爲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胡松年封還敕令奏章説："靖康之禍，何㮚輕佻少謀，應當是罪魁禍首。去年秦檜回朝，極力稱讚他堅守正義，於是獲得褒贈，已經嚴重違背士論。現在唐恪兒子唐琢自己説他的父親因迎請二帝之謀没有得到公正對待，飲藥死去。此事大義凜然，追踪古人。應當詔令有關官吏詳考實情，希望讚美不要虛假，以示激勵。"

授給事中。適逢選擇將帥，胡松年上奏："富貴的人容易行善，貧賤的人難以立功，在於在位之人的見識提拔怎樣罷了。希望陛下親自出去慰勞軍隊，到行伍中搜尋，一定有能成爲現時需要的人。"又上奏："恢復中原，一定從山東開始，山東歸附，一定從登、萊、密開始，不僅因爲三州民俗忠義，而且有通、泰飛艘往來的便利。"任兼侍講。

王倫出使金國回來，説金人想再派大臣來商議，以胡松年試工部尚書作爲韓肖胄的副職，充

副，充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

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埸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叠强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虚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閫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

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况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决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

任大金奉表通問使。當時長時間没有使者往來，人們都疑慮畏懼，胡松年毅然前往。到了汴京，劉豫命令他們以臣禮拜見，韓肖胄没回答，胡松年説："聖主萬壽。"劉豫説："聖意表現在哪裏?"松年説："主上的意思，一定恢復故土而後停止。"出使回來，授吏部尚書。

岳飛收復襄、漢，讓胡松年籌劃防禦的事情。胡松年上奏："請岳飛帶軍隊撤離，慢慢觀察劉豫的意向，如果劉豫置之不理，那麽情况難以預測，應當整飭將士嚴守邊界就行。"又分條上奏戰艦四個好處：一是擴大朝廷的軍勢，二是穩固山東想歸附的人民之心，三是震懾强敵，使他們不敢窺伺江、浙，四是牽制劉豫使他無暇謀求襄、漢。

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先上奏八件事：立規劃來確定中興的基礎，振綱紀來尊崇朝廷的權勢，駕馭將帥使他們知道畏懼，安撫士兵使他們知道鼓勵，收回任命升降的權力，明察毁謗贊譽的言論，不要因小毛病捨棄人才，不能因虚假的條文忽略實際效果。又舉薦張敵萬："以前他在淮南誘敵深入，步兵與騎兵四面聚集，全部陷入泥淖，没有脱身的人，金兵至今嚇得膽落。請讓他統率軍馬、特殊任用，可使外面名將逐漸增多，不是僅依靠三四人而已。"

間諜報告劉豫在登、萊、海、密準備船隻，在淮陽、順昌積聚糧草，想依靠金兵侵犯我邊境。議者認爲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各當一面，可以保證没有危險。胡松年上奏："三人聲勢開始没有相連，緊急時肯定不能互相救助。况且海路闊遠，蘇、秀、明、越是交通要道，請求選精兵一萬人，命令一名大臣去駐守建康，親自督察韓世忠、劉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便擴大兩軍的聲勢，再以五千軍兵駐明州、平江，控制江海。如果無人可以派遣，臣願疾馳以應付緊急情况。"下詔派胡松年到江上，與衆將會集商議進兵討伐，趁機暗中觀察敵情。皇帝决心親征，於是駐兵平江，命令胡松年權參知政事，專門管理戰艦，張浚專管軍器。胡松年説："議論已經確定，盡力施行纔有效，如果今天執行，明天停

日止，徒紛紛無益。”

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居閑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

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爲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

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

靖康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

止，衹能是紛亂無益。”

不久因病提舉洞霄宮，定居陽羨，即使閑居也不忘朝廷之事，多次進言買糧稅收、秋防等事的利害，皇帝都贊許并采納。十六年，病危，呼喊他兒子說：“造化推移，人所難免。”於是躺到枕上，鼻息如雷，過了一會兒就去世，人們認爲他没有死。享年六十歲。

胡松年平生不愛積蓄錢財，每次授官照例賜給金帛，因軍隊花費很大，什麽都不申請，有人勸他稟告朝廷，他說：“不申請就算了，稟告是沽名釣譽。”喜好接待賓客，俸禄不够用來花費，有人請他節省花費爲子孫考慮。胡松年說：“賢良而錢財多，就會降低志向，况且俸禄，是皇上用來給我養老的。”從持囊到執政，所推舉代替自己的，都是當時有聲望的人，引薦他人一律依照公正的原則，權勢不能改變他。

秦檜執政時，天下人無論是否有見識，一律被秦檜疑忌置之死地，所以士大夫全都違心阿諛奉承他作爲保全自己的方法。惟獨胡松年鄙視他，至死不與秦檜通一封信，世人因此尊重他。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親曹組，宣和年間，以閤門宣贊舍人任睿思殿應制，因應答明達受到寵幸。曹勛因爲恩蔭補授承信郎，特旨命令他參加進士廷試，賞甲科，依舊任武官。

靖康初年，任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授武義大夫。跟隨徽宗北遷，過河十幾天，對曹勛說：“不知中原人民是否擁戴康王？”第二天，拿出御衣在領中寫道：“可以正式即位，來救父母。”同時拿着韋賢妃、邢夫人的信，命令曹勛偷偷去拜見康王。又告訴曹勛說：“見到康王說如果有使中原恢復的計策，全部施行，不要顧慮我。”又說“藝祖有誓約藏在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吉利”。

曹勛從燕山逃回來。建炎元年七月，到了南京，把御衣上所寫的獻給皇上。高宗哭着拿給輔佐大臣看。曹勛建議招募敢死士兵航海進入金國

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爲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

十一年，兀术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淮，遇兀术，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官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伴使。還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

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綸爲稱謝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與綸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稙

李稙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

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群盜四起，餉道阸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稙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稙占對詳敏，高宗大悦，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

東京，護奉徽宗從海道回來，執政反對，把曹勛調出朝廷做地方官，共九年不能升官。紹興五年，任江西兵馬副都監，曹勛因太遠申請改任，改到浙東，進言的人告發他武藝不精，專門從事請求官職，終於免去新的任命。

十一年，兀术派使者議和，授曹勛成州團練使，爲劉光遠副使回聘。到淮，遇到兀术，讓他回來，説應該派高官要職持符節而來，想立即議和。曹勛回來，升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曹勛任接伴使。不久，免去職名任容州觀察使，充任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内殿，皇帝落淚，告訴他懇請親族回國的意願。等見金主時，正使何鑄拜伏地上不能説話，曹勛反復申明皇帝的要求，金主同意歸還徽宗皇帝靈柩及太后。曹勛回國，金派高居安等護送太后到臨安，命令曹勛任接伴使。升曹勛任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

二十九年，授昭信軍節度使，爲王綸稱謝使的副使。當時金主完顔亮已經確定侵淮的計策，曹勛與王綸回來，説鄰國恭順，除了和好没有别的打算，人們譏諷他們的虚妄。孝宗朝加官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去世，贈官少保。

李稙字元直，泗洲臨淮人。從小聰明好學，鄉里兩次舉薦他。隨父親李中行客居蘇軾門下，太史晁無咎見到他説："這是國士。"把女兒嫁給他。

靖康初年，高宗以康王的身份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運送軍餉到京畿，當時群盗四起，餉道被隔斷，環視左右没有值得派遣的人。有人推薦李稙，於是借補迪功郎，讓他督率四百艘船，負責押送犒勞軍隊的銀子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多人，從淮入徐向濟，共作戰十幾次，最後用計到達目的地。當時高宗駐軍鉅野，聽説東南一布衣統領衆人到來，士氣十倍，首先進行慰問。李稙答對詳細敏捷，高宗非常高興，親自賜他酒飯，説："得到一個士人就像獲得大

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

稙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稙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彦、黄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稙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

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稙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盗馬友、孔彦舟未平，稙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彦舟伏兵，誅馬友，二盗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户部員外郎。

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稙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

檜死，子諲以户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稙姓名，除户部郎中。稙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毁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服闋，參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稙首以息邪説、正人心爲事，民俗爲變。轉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

逾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稙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稙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

璧，不僅是軍餉而已。”秉承皇帝旨意授李稙承直郎，留在幕府。

李稙三次上表勸康王即位：“希望早即帝位，以安定人心，順應天意。”康王三下手札表彰他。李稙感激康王的賞識和恩遇，盡情表達自己的看法，被汪伯彦、黄潛善所忌恨。高宗即位以後，李稙任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很快以奉議郎爲潭州湘陰知縣。縣裏經歷楊么起義動蕩離散，李稙披荆斬棘，建立縣衙，發放糧食，救濟困乏，專以安撫爲當務之急。

丞相張浚在江上督率軍隊，賞識李稙的才能，推薦他任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彦舟没有平定，李稙請求修戰艦，練習水戰，把兵馬分成左右翼，大敗孔彦舟伏兵，殺死馬友，平定二盜。張浚把他打敗盜賊的功績上報朝廷，李稙任爲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任滿，授尚書户部員外郎。

當時秦檜掌權，凡是帥府舊僚一律被貶黜，張浚也離開朝廷。李稙就請求爲祠禄官以奉養父母，寓居長沙醴陵十九年，閉門不出來任職。

秦檜死後，向子諲以户部尚書居於高位，談到康王即位舊事，記得李稙姓名，授户部郎中。李稙纔入見皇帝，皇帝説：“是我的故人。”正想重用他，因母年老，多次推辭，希望得到有利奉養的官職，任爲桂陽軍知軍。母死守喪，回去安葬，在廬墓前哀傷過度，有白鷺朱草的祥兆。劉錡給他送信説：“忠臣孝子，元直二者兼有。”

服喪期滿，參政錢端禮推薦他爲瓊州知州。辭别皇帝，皇帝感慨地説：“你老了，瓊管遠在海外。”改爲徽州知州。徽州民俗崇尚濫設祠廟，李稙首先消除邪説、端正人心，民俗改變。任爲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爲鎮江府知府，改任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

過了一年，金人背叛盟約，朝廷將有大的舉動，因李稙水路運輸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李稙策劃有方，朝廷主要依賴他。乾道元年，升任江西提刑。二年，任爲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

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

稙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强壯，以重軍勢；度地險厄，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

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

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黄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閣箋奏，尋充康王府内知客。

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吴湛私鬥，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戕奉使王雲，隨王車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王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

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王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

撫使，主管行宫留守司事。

李稙上書極力陳説防江十策，大略説："保護荆、襄的屏障，以鞏固根本；審慎考慮安置我軍的地方，準備大舉進兵；集選强壯軍兵，加重軍勢；選擇險要的地方，以保護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對投降的金人應加獎賞勸勉。"都直指具體事宜，不是泛泛而談。奏疏呈上，皇帝贊賞他的話，以太府卿召他赴京，有病不能上路，於是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退休，回湘。

當時胡安國父子住在南嶽下，劉錡住在湘潭，互相往來議論，談到國事，必定神情憂慮，始終以和議爲恨事。七十六歲去世。有文集十卷，題作《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他作序。謚號忠襄。

兒子五人，李汝虞爲桃源縣知縣，李汝士任朝奉大夫、黄州知州，李汝工爲昌化軍知軍。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開始以三館吏補官，掌管韋賢妃閣箋奏，不久充任康王府内知客。

金兵侵犯京城，康王出使，韓公裔隨行。渡河，將官劉浩、吴湛私鬥，韓公裔勸説他們纔和解。到磁州，軍民殘殺奉使王雲，隨王車進入州衙，韓公裔又勸退他們。康王將要南歸，與韓公裔謀劃，從小路夜裏暗中起兵，天亮前到相州，磁州没有人知道，從此康王對他更加看重。等金兵撤走後，張邦昌派人同王舅韋淵來獻傳國玉璽。當時韋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認爲張邦昌不能信任，康王一怒之下要殺韋淵，韓公裔説："國璽自己回來，是天命。"康王於是接受玉璽，命令韓公裔掌管。韓公裔盡力救助韋淵，免去他的罪。

元祐后詔命康王入京繼承帝位，府僚認爲金兵還近，應駐屯彭城。韓公裔説："國家在睢陽創立基業，王也應當在睢陽受命。"當時前軍已出發，將前往彭城，適逢天上雷電大作，不能前進，康王感到驚異，半夜高聲對韓公裔説："明

曰："明日如睢陽，决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

後以事忤黄潜善，適帝幸維揚，公裔丐去，潜善以爲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宫，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己而求于帝，銜之。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

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爲岳陽軍，公裔遂换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内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

公裔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黄潜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吴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觷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

天到睢陽，决定了。"康王即帝位以後，韓公裔多次升官爲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

後來因事觸犯黄潜善，正巧皇帝來到維揚，韓公裔要求離職，黄潜善認爲他避事，於是降官三級，送往吏部。皇帝到越，考慮他以前有功，召入恢復舊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多次升官爲廣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韓公裔在王府供職三十多年，恩寵優厚，皇帝每次在慈寧宫置辦酒宴，肯定召入韓公裔。趕上撰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數散失，秦檜因韓公裔是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前去問他有關事情。隨即授韓公裔保康軍承宣使，秦檜懷疑他越過自己而向皇帝求情，忌恨他。右諫議大夫汪勃迎合秦檜的意思，彈劾罷免韓公裔，於是讓他任地方祠禄官，在外地居住，而皇帝對他愛重不衰。

秦檜死後，立即恢復提舉佑神觀，賞賜府第在和寧門西，皇帝説："我與太子想常見你，所以安排近一些。"升華容軍節度使，不久退休。後來華容軍恢復爲岳陽軍，韓公裔就换授岳陽軍節度使。高宗傳位太子後，曾與孝宗談到韓公裔的忠誠和功勞，於是下詔他所住的州優厚對待他。乾道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贈官太尉，謚號恭榮，給他的親屬八人授官。高宗賜金帛非常優厚。

韓公裔約束自己非常嚴謹，不培植勢力，不施恩惠换取别人的好感，又敢與黄潜善、秦檜持不同見解，這也是可取的地方。

論曰：章誼有忠直敢言的氣節，韓肖胄憑藉父祖的恩蔭，二人提出很多建議，奉命出使不辱使命，也是可取的。陳公輔有諫臣體度，他彈劾蔡京、王黼結黨，論議吴敏、李綱的嫌隙，是正確的。然而既辯明王安石學術的害處，又不崇尚程頤的學説，爲什麽呢？張觷指出蔡京的禍患，舉薦楊時的賢能，情操端正，更何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有功呢？胡松年鄙視秦檜而不與他交往，知道命運而能變通，很難得。而曹勛在軍中

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效，然金人入侵之計已决，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早邪？若李稙、韓公裔早著忠藎，爲天子故人，能與黄潛善、秦檜爲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處境艱險，功勞顯著，然而金兵入侵之計已經決定，還説鄰國恭順没有别的打算，爲什麽不早些明察事情細微的變化呢？至於李稙、韓公裔很早以竭忠盡誠著稱，是天子舊人，能與黄潛善、秦檜持不同見解，閉門不出，待時而動，這是明白忠奸而有氣節的人！



宋史卷三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政和五年進士及第，歷任州縣官職，入朝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舉薦何鑄操行堅勁端正，可以充任拾遺補闕的人選。就命他當面回答皇帝問話。何鑄開頭就說："感動上天之德没有比孝更大的，感化萬物之道没有比誠更深的。誠孝都做到了，那麽歸還先帝靈柩進入陵墓，奉迎兩朝帝后回到朝廷，繼承國家大業，恢復國境疆土，又有什麽困難呢？"皇帝嘉許接受了他的意見。

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托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還温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

拜監察御史，不久升遷殿中侍御史。上奏疏議論説："士大夫的心術不正，憑空而剽竊聲名，假托名望而謀求私利，説話不發自内心而前後矛盾，行冒險之事推銷自己而設計互相傾軋的，是服事君主的過失；懷着陰險崎嶇的謀略，推行苛酷無情的政治，輕佻浮滑不莊重，簡慢隨便無視禮法的，是個人修養的過失。乞求清楚地劃分好惡界限，申令戒飭朝中朝外官員，各自務必端正自己的心術，絶對不能欺瞞妄誕。"可能是有所指的。當時從温州遷徙諸宮神像到湖州，負責的官員迎接奉戴，所過之處動亂不安。何鑄進言説："孝没有比安定神靈更大的，安定神靈没有比得到天下人民的歡心更大的。浙東地區天旱歉收，如果再加上不斷的干擾，恐怕沿途的人民怨恨嗟嘆。乞求務必遵從簡約原則，不得過分騷擾。"奏疏遞上去，這事於是停止了。擢爲右諫議大夫。議論説："中興的功業在於立志，天下

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

的事情做得成與做不成，在於思考與不思考。希望陛下事情無論大小，都要精思熟慮，求得最妥當的辦法再施行。如果這樣，那麼辦事就不會有失當的舉動了。"不久拜御史中丞。

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

在此之前，秦檜極力主張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是金國人非常忌怕的人。秦檜厭惡他與自己意見不同，想要除掉他，脅迫岳飛原來的部將王貴上告他謀反，逮捕岳飛囚禁在大理寺獄，先命令何鑄拷問他。何鑄提岳飛到法庭，審問他造反的情况。岳飛脱掉衣服讓他看後背，背上有以前刺墨的"盡忠報國"四個大字，深深地刻進皮膚肌肉。這之後查考事實，都没有憑證。何鑄察覺岳飛的冤屈，把情況報告秦檜。秦檜不高興地說："這是皇上的意思。"何鑄說："何鑄難道僅僅是爲了一個岳飛？强敵没有消滅，平白無故殺戮一員大將，將失去士卒的信任，不是國家長遠的打算。"秦檜没有話説，改派了万俟卨。岳飛死於獄中，他的兒子岳雲被在市上斬首。

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宫未反，太后鑾輿尚還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卒，年六十五。

秦檜懷恨何鑄。當時金朝派遣蕭毅、邢具瞻來商議國事，秦檜說："先帝靈柩尚未歸來，太后車駕還在北方，不派大臣不能去請求。"就讓何鑄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任報謝使。何鑄說："這次出使就像顏真卿出使李希烈一樣，但是皇帝命令不可以推辭。"回來覆命以後，秦檜示意万俟卨，叫他議論何鑄偏私迴護岳飛不是反叛，打算把他流放到嶺外，皇帝不聽，僅僅貶謫到徽州。當時有出使金國的人回來，說金人問何鑄在哪裏，曾被任用没有。於是又派他爲温州知州。不久，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他到臨時首都，竭力推辭。就再次派遣他出使金國，出使的内容秘密而不曾宣揚。歸來覆命以後，皇帝又應許重用他，他又極力請求領祠禄。授官資政殿學士、徽州知州。過了幾個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己未以後，遍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

何鑄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廉正節儉。地位尊貴以後，没有房子住，衹借住在佛寺裏。他的辯白岳飛的冤屈，也是别人難以做到的。然而紹興己未年以後，歷任所有的臺諫官職，所論及的

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宫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争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

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等多人，未免迎合觀望上面的微言示意，議論的人因此而輕視他。至於慈寧太后得以歸國奉養，先帝靈柩得以重歸故國，雖然是何鑄祈請的功勞，但金國的謀略方針恐怕也是早已預定了的。在此之前，金國諸將都已經厭倦戰争意欲講和，難以從自己一方提出，所以讓秦檜全家航海歸國，秘密做了約定。紹興以後，我國部隊屢次打勝仗，金國打算議和更爲堅定。至此，派遣何鑄負責這項任命，或許是秦檜的陰謀，因爲何鑄曾經争辯岳飛的案子，而岳飛終於被害，使金國知道這事而和議早日成功。

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何鑄死後四十多年，謚號通惠，他的家屬辭謝了。嘉定初年，改謚號爲恭敏。

王次翁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游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别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參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集門徒傳授學問，齊、魯一帶有很多跟他求學的人。進入太學，十分貧困，夜裏拿着書本到旁邊房舍借人燈光讀書。參加禮部别頭試爲第一名，授恩州司理參軍，歷任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任道州知州。

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産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彦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眙，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

在燕雲戰役時，收取免夫錢不能及時的，就按耽擱軍用物資徵集治罪。王次翁發下文書調取所轄城鄉壯丁名籍，按照老百姓産業的多少用來決定所交的錢多少的數目，規定日期收取交來的錢，不擾亂百姓而收齊了。授廣西轉運判官。當時大盜馬友、孔彦舟、曹成輪番盤據長沙，長官發下文書給轉運使司，預先徵集糧草三十萬用以準備調取徵發，王次翁立即以已經準備好了回報。派來的官吏非常驚訝，王次翁説："戰事不一定發生，先擾亂老百姓行嗎？我按本路常平倉上繳朝廷的錢數計算，不止三十萬。"這以後，賊兵没有侵犯轄境。皇帝召他問事，議論事情不合上意，出朝爲處州知州，乞求領祠禄而歸，寓居婺州。

吕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

吕頤浩帥守長沙，徵召王次翁爲參謀官。不久，極力請求退休。秦檜被召還朝，途經婺州，王次翁去見他。樓炤説："頤浩和次翁是同郡人，頤浩兩次拜相，次翁貧困到這個地步。"秦檜笑

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

着説："不是同一類人啊。"秦檜在朝掌權，就讓他任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授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拜使相，上奏請求按文官資格蔭補他的兒子，王次翁上奏章繳還。

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閤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閤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

授官爲工部侍郎兼侍講。蜀帥的職位空缺，宰相、執政計劃派次翁擔任，以此報告皇帝。皇帝認爲王次翁明瞭經術，留在朝中兼任資善堂翊善。改爲御史中丞。議論趙鼎不守法，罷爲泉州知州。吏部差遣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不同意，王次翁上言："法令受阻於下級，而不知朝廷的尊崇，浸淫成風，不能聽任滋長。"皇帝命令責問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從閤門接受旨意升轉官職，王次翁上言："閤門司徑自接受皇帝批示旨意，不通過三省，不符祖宗法度。"解除了任命。呼延通因爲在皇城內訓練士兵時説了大不敬的話，王次翁請求斬呼延通來警肅部隊，而且上言説："法令上寫着，對携帶寸鐵入皇城的人都有處罰的規定。"於是停止了在皇城內訓練士兵。

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

韓世忠和劉光世、張俊和劉錡都互不和睦，王次翁進言："韓世忠跟劉光世是因言語議論而産生嫌隙，張俊跟劉錡是由措施部署而意見違背。私下裏恐怕劉錡保守一座孤立的營壘，劉光世的部隊處於困境時，偏偏張俊和世忠不肯迅速救援。希望派遣使節嚴厲譴責。"於是就用郭子儀、李光弼出於忠義哭泣道別互相勉勵的故事去感動他們。

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唤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

金人撕毁盟約入侵。王次翁替秦檜向皇帝進言説："以前的國家大事，本來就没有一定之規，事情稍有變故就改派另一個宰相。後來的不一定好過先前的人，而排斥意見不同的人，收攬召集親朋故舊，紛紛擾擾不到幾個月不能安定，對於國家大事根本没有補益。希望陛下以此作爲深切鑒戒，不要讓小人的不同議論乘機鑽空子進來。"秦檜很感激他。在此之前，秦檜的侄子和他的妻兄王唤都因皇帝的寵幸偏愛得官，秦檜當初被罷官，兩個人被排斥摒棄好多年。到這時，王次翁迎合秦檜意旨，上言："吏部的'作審慎商酌'，都是公布宣揚君主長上的失當舉動，難道不是妨

害陛下以孝治天下？乞求全面停用建炎、紹興前後屢次頒布的各項臨時指令。”於是兩個人被迅速提升。

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再移潮州安置。

當初，王次翁既已議論罷免了趙鼎，趙鼎回到會稽，向皇帝上書談論時政。秦檜顧忌趙鼎被重新起用，就命令王次翁再說他壞話，求得公開按法律治罪。就說：“特進是宰相的階官，趙鼎雖然被貶謫降職，而階官和原先一樣，這就是未曾罷相啊。”於是降爲散官，貶到興化軍居住。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議論趙鼎罪過重責罰輕，降朝奉大夫，移住漳州。秦檜願望還不滿足，王次翁又議論說：“趙鼎聽到邊防警報，高興的樣子都露在臉上。若以漢朝的法律衡量，應當按‘無道’的條款處死；若按《春秋》的義法要求，應當按責備他居心不良加以懲處。雖然再次給以貶謫的責罰，但朝奉大夫跟中大夫的官位級別相差不遠，漳州跟興化相比更是好地方，用這種方式表示懲罰，人們將要輕慢刑法。”再移到潮州安置。

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侄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柘皋，帝曰：“將帥成不戰劫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除一子職名。

王次翁拜爲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舉行牒試，負責的官員都等着瞧。秦檜和王次翁的子侄參預選拔的好幾個人，社會輿論大爲驚駭。金人在柘皋打了敗仗，皇帝說：“將帥成就了不打仗就壓倒敵人的功勞，這是靠了宰相出奇謀作指揮的力量。”授給他一個兒子官職名位。

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

秦檜召集三位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没有到。秦檜和王次翁策劃，在第二天率領韓世忠、張俊到湖上擺酒席，想要出去，就對值班的官員說：“姑且等待岳少保來。”又命令政事堂厨房豐盛排設宴席，這樣延期而等待了六七天。岳飛來了以後，全都授給樞密使的官，解除了兵權。王次翁回家，對他兒子王伯庠說：“我和秦丞相謀劃這事好久了。”

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納，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㬇哀金與之。太后

太后鑾輿回朝，王次翁任奉迎扈從禮儀使。當初，太后向金朝使臣借金子來犒賞跟從的人，到了邊境，金朝使臣要求償還了以後纔許入境。王次翁因爲没得到秦檜指令，而且懼怕秦檜懷疑他私自與金人結好，想奪取秦檜的權位，堅決不肯償還，在邊境上相持不下一共三天，朝廷内外

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爲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

官員憂愁疑慮，副使王映收集來金子給了金國使臣。太后歸來，對皇帝哭訴説："王次翁是個大臣，不顧及國家的利害，萬一有變故，那我們母子就見不到面了。"皇帝暴怒，想要公布罪狀殺了他。王次翁事先告知秦檜，説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没有接到命令，所以不敢做主。秦檜大爲高興，極力營救，上奏派王次翁爲報謝使而躲避皇帝的惱怒。

使還，帝立中宫，奏爲册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饋問不絶。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婿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出使回來，皇帝册立皇后，上奏派他爲册寶副使。皇帝終究是厭惡他。秦檜告知王次翁辭去官職，於是以資政殿學士領祠禄，稱年老而還鄉，居住明州。秦檜可憐他，贈送禮物和派人問候不曾斷絶。十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贈宣奉大夫，諸兒子女婿親戚族人額外加派在浙東管事的又有幾個人，都是秦檜給説的話。秦檜獨攬國政十九年，凡在政府任官的人，没有不因細微的不順從而出朝離去的，始終不曾改變，衹有王次翁而已。

范同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遷給事中。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又中宏詞科，歷任官職到吏部員外郎。附和秦檜極力主張和議。紹興八年，代理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使臣蕭哲、張通古入境，范同面朝北方行禮兩次，問候金朝皇帝安好，軍人百姓見到的人好多都掉淚了。授官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代理吏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升遷給事中。

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柘皋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并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録。

十一年，秦檜再次主持和議，憂慮諸將難以制伏，范同向秦檜獻計，請都授給他們樞密使的官，罷免他們的兵權。秦檜高興，就秘密奏稱由於柘皋戰役的勝利，召三位大將來臨時首都，論功行賞。范同進殿見皇帝，皇帝命令他和林待聘分頭起草三道制書，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一起宣布押班到樞密院辦事。張俊和秦檜意見一致，而且察覺朝廷打算解除兵權，就第一個交出了所統率的部隊。皇帝召見范同進殿問話，又讓范同做翰林學士，不久，拜爲參知政事兼修實録。

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

范同開始時贊成和議，受到秦檜援引，等到

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還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己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

進入政府，有時就自己向皇帝奏事，秦檜忌恨他。万俟卨因而議論說："范同在擔任副相的初期，帶頭提出還葬的意見，從建康到信州，調集民工整修道路，老百姓怨恨嗟嘆亂紛紛。近來朝廷收回天下的兵權，歸於寬仁寧静，范同總是在人多的時候貪奪天的功勞當作是自己的。"於是罷免讓他領祠禄。秦檜意思還不滿足，万俟卨再發議論，被責罰授爲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貶謫居於筠州。

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十四年，恢復朝奉大夫官位，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恢復太中大夫官位，太平州知州。去世，享年五十二歲。

楊愿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録。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爲屬。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年，補入太學名籍。徽、欽二帝遷徙北方時，金人聽說楊愿的名字，搜捕他，楊愿藏在百姓家裏。上書給執政大臣，請求迎回元祐皇后。又投奔濟州元帥府勸即帝位，徵召爲僚屬。

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故通判明州。

高宗即皇帝位，出於元帥府結交的恩好，授爲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任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舉薦他，召回改爲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遷計議官。召試任館職，又罷免。主管崇道觀，又授爲秘書郎。議論的人説他外任期限未滿，所以又通判明州。

檜既專政，召爲秘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修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

秦檜獨攬國政之後，召回爲秘書丞。不久，拜爲監察御史。臺諫長官進言説楊愿資歷太淺，應當先從郎官做起。改爲司封員外郎，升遷右司，起居舍人兼代理中書舍人。開始修纂玉牒，特意讓楊愿擔任，楊愿上言："玉牒應當記載靖康年間推崇尊奉趙氏的事，把秦檜的建議從頭到尾都寫上去。"

十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曄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曄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逾月，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修玉牒。

十三年，代理直學士院，充任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國派遣完顏曄進入宋境，想要占據主要的席位，宦官傳達皇帝命令，完顏曄也不迎接跪拜。楊愿用禮法挫折他，全都接受服從了。等到回去的時候，就充任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過了一個月，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舊兼修玉牒。

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并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咏《二毫筆詩》，愿以爲誚己，訴于檜，誅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又問檜，檜曰："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閌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會攻閌去。藤州守臣言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傅會其說，謂："光縱橫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吴、越，誘人上書，動摇國是。"光再移謫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即數其害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宫，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

十五年罷官，提舉太平觀。當初，楊愿和張擴一起在中書省任職，同時起草命令，依賴張擴修飾文字。張擴作《二毫筆詩》，楊愿認爲是責駡自己，向秦檜訴説，利誘御史李文會彈劾張擴。高閌陪侍御前講讀，皇帝問張九成是否安好，第二天，又問秦檜，秦檜説："張九成用提倡異端迷惑衆人，被臺臣彈劾，讓他管理地方州郡，就竭力請求領祠祿。觀察他的意向，終究不會爲陛下任用。"皇帝説："張九成清廉貧窮，不可以没有官做。"秦檜疑心高閌推薦了張九成，把這事告訴楊愿，楊愿又暗中指使李文會攻擊高閌出朝。藤州守臣上言被流放的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楊愿任御史中丞，牽强附會他的説法，説："李光恣肆横行陰謀險詐，子弟賓客來往在吴、越之地，引誘人上書，動摇國家重要决策。"李光被再次貶謫到南海。李文會升任樞密院後，楊愿窺測秦檜意思漸漸厭倦，就列舉李文會執政的壞事，罷免了他。過了兩天，楊愿就補了他的缺。皇帝和秦檜談論國事，因説："我認爲提拔任用士大夫，全都是宰相的責任。宰相是好人，那麽他舉薦的人都是好人。"楊愿説："陛下任命宰相能像這樣，就是得到了治理國家的關鍵。"又談論歷史，秦檜説："靖康年間在圍城之中，失節投敵的人互相勾結私自編寫史書，公然放肆排擠打擊。"皇帝説："你不推舉異姓人，難怪别人不容你。"楊愿説："秦檜并不單單那個時候不肯隨聲附和，宣和間耿延禧做學官，因他父親在太子東宫，權勢壓倒當時，士大夫都服服帖帖聽從他，以便將來得到好處，祇有秦檜堅守正道毫不改變。"自從秦檜再任宰相，每當推薦執政，必定選擇社會上没有名望聲譽、柔媚奸巧容易控制的人。楊愿承迎秦檜意旨附和他，順從下面欺瞞君上，到這時被斥出朝，天下人都爲此高興。又過了三年，起用爲宣州知州。玉牒書修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二歲。

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

當初，楊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爲蘄水令，途中來拜訪他，醉酒的時候對楊愿説："曾經在呂丞相那裏看到您往年寫給他的信，其中很多地

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方涉及秦丞相的短處，還記得不記得?”楊愿聽了這話，臉色如同死灰，就留下王炎不讓他離去。適逢楊愿移守金陵，設宴招待監司人員，舉辦盛大的聚會，守衛的士兵都懈怠了，王炎到青溪邊，搭乘客船逃走。楊愿憂慮不安而死。

樓炤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户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録、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爲大名府户曹，改爲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録、淮寧府司儀曹事，改爲尚書省考功員外郎。

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吴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并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

皇帝在建康，樓炤說：“現今的打算，應當考慮古人量力而行的話，瞭解兵家知己知彼的謀略。力量可以守住淮南，那就以淮南爲屏障，暫時建都建康，逐步謀求恢復失地。力量不足以守住淮南，那就依靠長江爲險阻要塞，暫時建都吴會，以保養國家的力量。”於是皇帝車駕轉移到臨安。擢升右司郎中。當時吏部苦於人員多差缺少，從副職以下多額外設事。樓炤上言說：“漢光武帝裁并減省官吏人員，現在縱使不能減掉原來已有的，哪裏又能添置原本没有的呢?”

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户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仿唐制，使户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虚，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

紹興二年，秦檜罷相，樓炤也因言官議論離職。六年，召還爲左司員外郎，不久遷爲殿中侍御史。明年，遷爲起居郎。進言說：“現在用兵作戰時日很久了，財貨物資十分缺乏。考察唐朝舊事，讓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户部，或兼度支使。現在宰相做這些事難以施行，假如參考唐代制度，讓户部長官、副職兼管各路漕運，有什麽不可以的呢?中央則可以總的計劃財政的支出收入，地方則可以控制各道的豐滿虧欠，就像劉晏自己管理租庸，以便瞭解州縣錢幣米糧管理的好處和弊病。”下詔讓三省安排設置，最後付諸實行。又上言說：“監司、郡守，關係百姓十分密切。請求命令侍從官各自舉薦通判資歷或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擔任監司、郡守職務的一兩個人。”下詔聽從他的意見，命令中書、門下省設置名册。

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爲權起居舍人何掄書

七年，宰相張浚的兄長張滉賜出身爲郡守，中書舍人張燾封還天子旨意，於是命令樓炤施行，樓炤又封還，而最終被代理起居舍人何掄經

黄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并命。如淵入對，帝謂之曰："卿與樓炤皆朕所親擢。"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九年，以金人來和肆赦，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吴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瓊所害，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産，并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宫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

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吴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虚。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内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

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襄靖。

手簽發交付執行了，於是張燾和樓炤都請求調往地方。以秘閣修撰的身份爲温州知州。没過多久，授官中書舍人，和勾龍如淵同列。勾龍如淵進宫回話，皇帝告訴他説："你和樓炤都是我親自提拔的。"不久升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九年，因金人來議和舉行大赦，樓炤起草這個詔書，説："正是上天開始追悔禍亂的時期，而大金前來通報准許議和的約定。割裂河南的疆土，歸還到我國的版圖；平息天下的戰事，以保全人民的性命。"隨即兼任侍讀，授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而命他到陝西宣布告知皇帝的旨意。樓炤上奏説："京城統制吴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都有氣節忠義，吴革被范瓊害死，田敢、盧大受都被劉豫殺害，請求賜給褒獎撫恤。"又上奏："陝西各路陷於劉豫統治，郡縣中有不屈從僞政權的人，他們所被抄没的資産，一齊命令甄别驗證予以發還。"樓炤到達東京，檢查巡視宫室，然後到永安軍拜謁皇家陵墓，於是到達長安。

適逢李世輔在夏國想要回歸宋朝，樓炤寫信招他來，李世輔帶兩千人奔赴皇帝所在之處。不久到達鳳翔，用可以便利權宜行事授命郭浩帥守鄜延，楊政帥守熙河蘭鞏，吴璘帥守鳳翔。樓炤想要盡數調動川口各部隊到陝西，吴璘説："金人反覆多變難於信任，現在調動部隊到陝右，那麽蜀口就空虚了。金人如果從南山直衝四川，攔擊我們陝右的部隊，那麽我軍不打仗就得屈服。應當依據山地屯駐部隊，控制扼守關鍵的地方。"於是吴璘、楊政兩軍單獨駐扎在内地。樓炤又在鳳翔會合各路監司，都説四川一帶駐扎大部隊太久，徒然困乏四川的民力，於是收回他的提議，這些話記載在《胡世將傳》裏。

樓炤回到朝廷，以雙親年老請求回到明州去探望，答應了他的請求，命令給他假期回家侍親，還賜給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爲紹興府知府，來到朝廷進見皇帝，授官簽書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不久被李文會、詹大方彈劾，給他祠禄。過了很久，授官宣州知州，徙廣州，没有上路就死了，享年七十三歲。後來謚號爲襄

靖。

炤早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樓炤早年依附蔡京而改官，被臺諫官議論。那以後在朝廷上做到樞密院、中書門下的官，都和秦檜同時。他宣諭陝西，狂妄自大，有人議論他貪圖財物失去了將士的信任等等。

勾龍如淵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導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導江人。勾姓本來出自古代官名勾芒，高宗即位，避皇帝名諱，改爲勾龍氏。政和八年，以上舍成績登第。在州縣任大小職務二十年，因張浚推薦，召入朝試任館職。

紹興六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澀，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

紹興六年，授爲秘書省校書郎。歷任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曾經進獻他作的文章三十篇，皇帝說："你的文章極其高超古雅，再讓它平易些就更好了。"後來由於進殿回答問話，皇帝又說："文章平易的多半意思淺近，含義深遠的多半艱深澀滯，祇有用意深遠而運用字句平常簡易，這是最爲困難的。"

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吕本中。"先是，祠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

八年，兼任給事中、同知貢舉，授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皇帝當面命令他起草趙鼎罷相的詔書，勾龍如淵上言："陛下罷免了趙鼎，那麼選用的人才必定驚動天下，應當迅速召來君子，明確貶斥小人。"皇帝說："君子指的是誰？"說："孫近、李光。""小人指的是誰？"說："吕本中。"在此之前，宮觀官曾開以老病爲理由辭免，不肯起草國家文件，皇帝想要用勾龍如淵代替他，而趙鼎推薦吕本中，所以勾龍如淵怨恨他。

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疏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嘗有以此

又進言："臣觀察朝廷大事，不是君臣情意相通，不容易辦成功。大臣在執行中稍有過失偏差，陛下教訓戒飭他們就可以了。陛下想要做的事，形勢有不能辦到的，大臣也應當明白辯駁爭論。但是必定要陛下先和大臣講到這個意思，倘若不先講明，假使大臣辯論一件事沒有聽從，還不覺得什麽，到兩次三次，就要認爲是陛下疏遠他，或者懷疑别人有什麽話離間他。既然有所懷疑，就不能竭盡忠誠，陛下察覺他的不忠誠，又接着懷疑他。哪裏有君臣之間，動不動就懷疑疏遠而能長久在他的位置上的呢？希望陛下明白理

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

解這個道理。”皇帝説：“在此之前還没有拿這話告訴我的，你見到秦檜也應當講講這些。”當時秦檜剛剛被皇帝賞識，勾龍如淵還怕委任秦檜不够專一，所以談及這些。授御史中丞。

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内外諸臣皆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説横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

在此之前，秦檜極力主張議和，執政、侍從以及朝中朝外很多官員都認爲不對，常有上書進諫要求停止的人，秦檜很頭痛他們。勾龍如淵爲秦檜出主意説：“相公策劃天下大事，而邪惡之説憑空而起，爲什麽不挑選適當的人任臺諫官，使他們把這些人全都趕走，那麽相公的事情就順利了。”秦檜大爲高興，就提拔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

勾龍如淵進言：“不論什麽事必定有個開頭，在它開頭的時候做起來就容易，没有端由要開創它就困難。陛下即皇帝位，是一個開頭；渡過長江，是第二個開頭；轉移車駕到建康，是第三個開頭；從建康再次回到臨安，是第四個開頭。自從趙鼎爲宰相，劉大中、王庶相繼離職，現在又衹任用一位宰相，召集一兩個名士，大凡事情有應當執行而弊病有應當革除的，又是一個開頭了。臣願拿端正法度、辨明邪正、明確賞罰界限、嚴謹等級儀制、審慎開支用度、淳厚風俗習慣、除去空洞文辭七件事作爲進獻的禮物。”

又言：“孟庾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爲陛下别白之。”於是出庾知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

又進言：“孟庾受召還朝走在半路，公衆輿論就不親附他。”皇帝説：“我打算派他出使金國。在朝廷中莫非還有小人嗎？”回答説：“例如趙鼎爲宰相，把法度都毁壞完了，就偷竊了賢相的名聲離開。王庶在樞密院，施行的全是奸計，就認爲和議不正確，故意賣弄他的正直而離開。劉大中因不孝而獲罪，就偷竊了朝廷的好職位而離開。”皇帝説：“你爲什麽不議論這些？”回答説：“當今公衆輿論見到孟庾的召還，王庶的離職，已經有人在説‘一蟹不如一蟹’的話。希望陛下不要可惜孟庾一個人，以便糾正今天的公衆輿論，其他的請讓臣一一爲陛下另外説明。”於是派孟庾出朝任嚴州知州。又接連議論王庶、劉大中，全都罷免了他們。

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决，外

金國派兩個使臣來議和，允許歸還河南土地。使者非常傲慢，商議接受國書的禮節不能决

議汹汹。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爲然。帝親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

定，朝廷外議論紛紛。勾龍如淵建議取來他們的國書送進宫廷去。於是和諫議大夫一起請求見皇帝應對，又呼喚御史臺官吏問道："朝廷上有重大議論，許可臺諫官員見宰相執政商議嗎?"官吏説："可以。"於是前往政事堂和宰相執政商議取國書的事，宰相執政都認爲可行。皇帝親筆寫詔召如淵、李誼進殿説話。明天，下詔命令宰相執政到客館見金國使臣，接受他們的國書送進皇宫，人心方纔安定。

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

九年，上奏請求召回曾開、范同，而罷免施庭臣、莫將，這樣説："曾開、范同的出朝，雖説是語言上的過失，但他們的本心實在是由於愛護君主；施庭臣、莫將的升官，雖説是議論觀點相同，而他們的行爲終究接近於希圖進用。現在國家大事争論已定，喜歡厭惡與罷黜提升，應當非常謹慎。"又議論張邦昌稱帝時僞朝的臣僚由於遇赦恢復職位不正確。皇帝説："你説得對，我也打算把這幾個家夥放在一邊不予理會。"回答説："祇恐怕没有可以用來表示訓誡的。"此後到底没有施行。

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效，如臣到都堂，若不遏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疏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訴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庭臣忿争，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

忽然有一天，勾龍如淵上言："進行和議的期間，臣粗率地自動效力，比如臣到政事堂，如果不阻止朝廷再度派遣使節的意見，那麽和議必定被破壞；而當面宣讀的時候，稍有曲從隨順，那麽就成爲屈服。臣在這兩件事上，大略還有報國的忠誠。臣的雙親年紀大了，希望求得回鄉。"皇帝不答應。勾龍如淵疑心皇帝有疏遠他的意思，又上奏説："臣以前進獻君臣心腹的議論，陛下認爲特别正確。那以後秦檜在和議成功與否未能決定的期間打算請求離職，陛下很怪罪他，臣再三爲秦檜辯白解釋。現在陛下和秦檜君臣關係恢復如初，而臣反而好像進行讒言誹謗在你們之間了一樣。"皇帝説："我從來不喜歡聽讒言，你不要懷疑。"勾龍如淵曾經和施庭臣憤怒争執，施庭臣説勾龍如淵有指責君長的話，皇帝對秦檜説："根據我的觀察，施庭臣的罪過小，勾龍如淵的罪過大。"秦檜請求斥逐施庭臣而改換勾龍如淵的官職，等他請求離職然後再讓他做地方官。皇帝不許可，於是和施庭臣一起罷免。

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

當初，勾龍如淵和莫將以及施庭臣都極力主張和議，勾龍如淵因此擢拔爲御史中丞，而莫將以及施庭臣因此都得到高升。張燾、晏敦復上奏疏專門針對這三個人提意見。勾龍如淵進入言官行列，就彈劾這兩個人，到這時和施庭臣一齊罷官。這之後秦檜計劃讓勾龍如淵爲遂寧府知府，皇帝說："這個人居心不正。"就停止了。領過兩處宮觀，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仇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僎、似。

勾龍如淵開始因張浚推薦被召見，而後來則作爲秦檜羽翼排擠趙鼎，仇視呂本中，趕走劉大中、王庶，用心行事當然可以看出了。他的兒子叫勾龍佃、勾龍僎、勾龍似。

薛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内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之。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最初頒行《五禮新書》的時候，定本的"釋奠先聖"日期誤用了"下旬丁日"，薛弼根據禮法修正，州官報告皇帝知道，下詔聽從他的意見。監左藏東庫。宦官王道派奴僕在旁邊監視絹匹好壞，常常私自取走，薛弼告訴管册籍的官吏徹底追查，人人都非常畏懼他。

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悦。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禄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宫，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

靖康初期，金兵攻打汴京，李綱決定堅守，很多人不高興。薛弼意見和李綱一致，解圍後，遷爲光禄寺丞。曾經説："姚平仲不可以倚靠。"没過多久就失敗了。李綱領兵救太原，薛弼説："金兵必定還要來攻，李綱不應當離開，應當先安定河北。"金兵果然再度侵入。開始派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黄河防衛時，薛弼以點檢糧草的職務跟從他，替他計劃非常周到，都不能得到采用。就請求罷免還鄉，改爲三門、白波輦運，不久主管明道宫，提舉淮東鹽事，改爲湖南運判。

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𤫉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鬥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

楊么盤據洞庭湖，侵掠鼎州，王𤫉很久不能討平，改派岳飛討伐他。楊么陸上耕作湖上戰鬥，使用的樓船長十幾丈，官軍徒然仰面觀望無法接近。岳飛謀劃添造大船，薛弼説："如果這樣，就無法靠時間得到勝利了。況且他們所擅長的，衹可以避開而不可以相争。現在大旱，湖水低落，如果用重金收買船工頭子，不讓他們參預戰争，派人撑木筏截斷江流，阻塞上游江水，使

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蘇。

得他們的長處白白作廢，而用精鋭騎兵直衝他們的營壘，那麼攻破他們就在眼前了。”岳飛說：“好。”二十天，歷年的强盗全都討伐平定。進升直秘閣。當時道路上餓死的人到處可見，薛弼報告皇帝知道，皇帝顯出不忍心的樣子，命令撥錢六萬緡、廣西常平倉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賑濟他們，而且派人研究探討富弼在青州救荒的辦法，人民依賴這些存活過來。

王彦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彦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横，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彦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彦感悟，即日出境。

王彦自荆州調任襄州，拖延不立即到任。王彦所率領的八字軍都是中原來的精兵，朝廷憂慮他的放縱專横，派薛弼以直徽猷閣的身份代替他。王彦根本不曾料到，薛弼徑直進府接受軍將官吏參拜，大爲驚駭。薛弼曲曲折折地舉例解説，王彦受感動明白過來，當天就離開了州境。

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嘩哄，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諗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户部郎官，再知荆南。

授爲岳飛參謀官。岳飛母親死了，隱遁到廬山，張宗元代替岳飛管事。岳飛部下將領張憲稱病，部下兵將群情激動，出現異常言論。薛弼對衆位將領説：“太尉極力請求張公來，宣讀皇帝詔令的使節隨即就到。岳家軍從來嚴整，而現在你們喧嘩起哄，是你們這些人連累太尉了。”諸將把這些話告知張憲，張憲假裝省悟過來説：“相公的心意，衹有參謀知道。”大衆於是安定。授爲户部郎官，再爲荆南知州。

桃源劇盗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俊至，則斬以徇。遷秘閣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黄州。

桃源大盗伍俊已經受了招安，重又謀劃反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伏，就把這事委托薛弼。薛弼答應給伍俊靖州。伍俊高興説：“我得到靖州，地方比桃源好得多了。”伍俊一到，就把他斬首示衆。遷任秘閣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任虔州知州，移黄州。

時福州大盗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寨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强壮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壮各數百，皆

當時福州大盗有號稱“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類的，徒衆很多，鈐轄官李貴被賊人捉去，老百姓建山寨保護自己。守臣莫將建議委派漳、泉、汀、建四州，招募强壮的閑蕩人員各千人替官效力，和殿司統制張淵共同着手辦理。没來得及實施，皇帝下詔升薛弼爲集英殿修撰，和莫將差遣互相交换。薛弼到了任所，轉運使由於閑蕩人員容易聚合難於遣散，恐怕成爲後來的禍患，上報朝廷知道。事情又交下來給薛弼商議，薛弼説：“從前守章貢的時候，有武人叫

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

周虎臣、陳敏的，帶領壯丁各幾百人，都能打仗，跟官軍比可以一抵十。”就上奏派虎臣爲副將，陳敏爲巡檢，選拔壯丁一千人，號稱“奇兵”，每天供給乾糧，要求他們除滅盜賊。從此每年花費錢三萬六千多緡、米九千石，共四年而賊人消滅。薛弼爲廣州知州，擢升敷文閣待制。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當初，秦檜在永嘉居住，薛弼出入他的門下。薛弼在湖北除滅盜賊，把功勞歸於万俟卨。秦檜誣陷岳飛交付審訊，万俟卨作御史中丞審案，岳飛父子和張憲都被害。朱芾、李若虛也獲罪曾經爲岳飛謀劃建議，削去官職，惟有薛弼得以免罪，而且被秦檜任用，屢次更換官事，列名於追隨的官吏之中，世上的人因此而看不起他。

羅汝楫

羅汝楫字彦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户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

羅汝楫字彦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爲大理寺丞、刑部員外郎。上奏國家官員因公務過失而得罪，不要請求特别降旨處罰以便自始至終施惠給臣下；又因家户人口凋零損耗，應當稍許寬放養子的禁令。

拜監察御史。未逾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管。朱芾、李若虛嘗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彦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罷之。

拜授監察御史。不出一個月，遷爲殿中侍御史。和御史中丞何鑄交替上奏章議論岳飛，罷免他的樞密使職權。朱芾、李若虛曾經擔任岳飛的參議官，主帥有了異動意向而不能諫止；又上言，岳飛判罪定案，法官聚會論斷，都説雖處死也不足以抵罪，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單單喧吵不休認爲大家的意見是錯誤的，想要從輕發落。都獲罪被罷黜。王庶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把官舍給他居住，羅汝楫彈劾他毫無顧忌應當罷斥，而且命令王庶遷居。劉子羽爲鎮江知府，上言：“和議不是長久之計，應當趁着空閑進行軍備。”秦檜發怒，微言示意羅汝楫議論罷免了他。

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其冤，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决。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寃名賞籍以勸有功。”

當時撫州有兩個叫陳四的關在監獄裏，錯誤地把輕罪犯判處死刑，羅汝楫爲他鳴冤，而且説：“單單處罰管刑獄的官而州長官副官不判罪，不是祖宗的法度。”於是下詔天下判處死刑時，郡守以下官員要提取囚徒問清姓名、鄉里然後處决。又上言：“國家建都在臨安，淮南不應該忽視不理，應當重視它是海防的依托，守衛長江的

遷起居郎兼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

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并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願、顴、頡、頌、願、頮，皆有文。

要衝，革除非法列名的人，獎賞登記在籍的人，用來鼓勵有功的人。"

遷爲起居郎兼侍講。皇帝問："有的人説《春秋》有貶斥没有褒獎，這種説法對嗎?"回答説："《春秋》崇尚遵守上天之道，春天生育秋天肅殺，如果衹有貶斥没有褒獎，那麽天道就不完整了。"皇帝稱揚贊好，曾經説："自從王安石廢除《春秋》之學，聖人的意旨漸漸不能明曉。近代得到它的關鍵的，衹有胡安國和你罷了。"兼任代理中書舍人，授爲右諫議大夫。

有南雄守臣上奏對皇帝説："太后的歸國，是和議的功勞，應當全部把以前説和議不適當的人治罪。"當時的宰相同意他的話，驟然進用他爲臺官，朝中朝外官員擔驚受怕，很多人打點行裝等待驅遣。羅汝楫上言："都不應治罪，應當拿崇寧時黨争的事情作爲鑒戒。"這個建議於是没有施行。遷爲御史中丞。以前的事例，御史中丞、侍御史不同時設置，於是改爲侍御史。汝楫請求離職更加堅決，遷任吏部尚書，充任國信使。授官龍圖閣學士、嚴州知州。任官期滿，請求領祠禄，服喪期未滿就死了，享年七十歲。屢次贈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兒子叫羅願、羅顴、羅頡、羅頌、羅願、羅頮，都有文才。

羅願

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煉，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羅願字端良，博學好古。師法秦、漢作文章，高雅精練，朱熹特别稱許推重他。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爲鄂州知州，治理有成績，因爲父親的緣故不敢進岳飛廟。一天，自己考慮我的政績好，姑且去祭祀他。剛剛跪拜，驟然死在像前。據説人們懷疑是岳飛的仇恨没有消釋的原因。

蕭振

蕭振字德起，温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壟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

蕭振字德起，温州平陽人。年幼時就端莊沉重，不喜游戲。長大了一些，能主動想辦法讀書。曾接受父親命令督管農民在田裏耕作，手中還不放下書本，他的老師對他父親説："這個孩子有遠大的才具。"不到二十歲，入府學讀書，二十歲後，升入太學。當時有稱爲"三賢"的，推舉蕭振爲第一。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爲信州

儀曹。

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贓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

當時州郡祭祀神霄宮務必追求奢侈靡費，蕭振不願浪費財物煩勞人民，和郡守意見不同。適逢方臘侵掠東南一帶，距離信州特别近，郡守想要危害蕭振，發文書命令蕭振代理貴溪、弋陽的兩處城邑。後來官軍到達衢州，又發文命令蕭振督察軍餉，蕭振籌辦管理毫無差錯。大將劉光世見到了很喜歡他，想要把軍中的俘虜送給蕭振作爲獎賞，蕭振推辭說：“難道可以不經箭石戰陣而貪奪别人的功勞嗎?”各城邑盜賊還没有平定，郡守就發文命令蕭振像平時一樣管理。蕭振盡心盡意分别處置，准許他們重新做人，賊人有很多投降的。郡守由於貪污被罷官離職，蕭振獨自爲他辦理送行，郡守慚愧地向他謝罪。

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

調爲婺州兵曹兼功曹。當時蕭振妻子的父親許景衡以給事中被召，蕭振祝賀他說：“您到了朝中千萬不要推薦我。”許景衡詢問原因，蕭振說：“現在的掌權者多半偏私他們的親友，希望爲當前革除弊病。”許景衡認爲他的話對。

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强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群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群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

當時盜賊到達的地方猖狂放肆，婺州士兵故意宣揚要叛變響應賊人，官吏震驚恐懼。蕭振挑選各城邑的地方士兵强壯勇敢的幾千人，每天練武作爲戒備，懷着反叛圖謀的人稍有畏懼。有一個軍官平時得到士兵愛戴，郡守懷疑而罷免他，衆士兵幾百人披上甲胄舉着武器，砍開大門衝了進來。蕭振聽說後立即前往，衆士兵都團團下拜喊道：“我們委屈受壓，希望兵曹處理這事。”蕭振讓他們說完了，面色嚴厲地叱責說：“這衹是小事情罷了。皇帝車駕南來，大兵近在咫尺，你們急着找死嗎！能趕快放下武器，可以替你們說情。”衆人拜謝而離去。郡守從此更信任他，有事全都和他商議。曾經討論城防問題，蕭振請求用幾萬緡錢雇工築城，不過幾個月，城墻堡壘屹然聳立，絲毫没有侵擾百姓。做官期滿回鄉，告訴他的雙親說：“家裏幾輩子務農爲業，幸而有田可種供養飲食，我蕭振不願做官。”有人向朝廷推薦他，授爲婺州教授，期滿改官，乞求領祠禄。

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

因執政推薦召見回答皇帝問話，陳奏幾件事

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

都切中當時的弊病，皇帝非常高興，拜授監察御史。明年冬天，以雙親年老爲由乞求做地方官，奏章遞上七次，皇帝不准許。當面上奏說："臣能够侍奉雙親的時間日短，侍奉陛下的時間還多。"指着自己心口發誓說："今天的服侍父母，正是爲了將來的服侍陛下啊。"於是授官提點浙西刑獄，不久召爲宗正少卿，很快升任爲侍御史。

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盍自爲去就。"鼎遂罷。

蕭振本來是趙鼎推薦的人，後來靠秦檜援引成爲臺官，當時劉大中和趙鼎不主張和議，蕭振就彈劾劉大中來動搖趙鼎地位。劉大中出任以後，蕭振對別人說："像趙丞相不必議論，爲什麽不自己找個出路。"趙鼎於是罷官。

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嘆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悦。

後來蕭振爲紹興府知府，改爲兵部，授官徽猷閣待制、湖州知州。辭别天子，上奏說："國家講和，恐怕失去衆將擁戴，應當派使臣安撫慰恤，宣示朝廷平息戰事寬解人民的意思。雖然兩國交好，戰鬥防禦的準備也不應鬆弛。"皇帝說："你想要奉養雙親請求便宜，難道不知我也有親人嗎?"蕭振說："臣的親人關係的衹是一個人而已，陛下的親人關係的是天下人。陛下把天下作爲考慮的對象，您的孝心就更加光大了。"皇帝感嘆他的忠誠。臨出發，對秦檜說："宰相如同混一的元氣，不能有偏私，有偏私就萬物都因此而不能生長。"秦檜不高興。

振至州，檜欲取羡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

蕭振到了湖州，秦檜想要額外收取雜税，蕭振給秦檜寫信，說："錢財物資對於天下，如同血氣對於全身，從左面移來充實右面，就生病了。"秦檜囑托他的私事，又不能全都聽從辦理。以雙親年老爲理由乞求領祠禄，提舉太平觀。後來任台州知州。海上强盜氣勢囂張，蕭振到達，打敗了他們。二十二年，由於楊煒在獄中供詞牽涉，削去徽猷閣待制，謫居池州。

初，煒將上書，責李光徇秦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

當初，楊煒將要上書，責備李光曲從秦檜議和。當時蕭振做侍御史，楊煒見到蕭振談到書中大意，蕭振認爲他的話對。等到蕭振知台州，而楊煒治理郡邑有好名聲，常常放言高論無所顧忌，蕭振拍板稱贊，於是推薦楊煒改官，又寫信給秦檜的侄子秦昌時，使他共同推薦楊煒。屬下

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

官吏暗地對蕭振説：“楊煒曾經寫信責駡李參政及太師，秦昌時從道理上不會舉薦，待制您也不可以舉薦。”蕭振説：“我已經答應了他，怎可以中途停止。”於是由於楊煒在獄中供出以前的事而被貶。

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掊克其民，民益思振。

明年，下詔授任敷文閣待制、成都府知府、安撫制置使。部隊儲糧恰巧没有了，管倉庫的官吏來告急，蕭振上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來充實軍糧，把對糴的錢交給會計部門。統計的人貪圖的是搜刮聚斂，立即趕在前面報告秦檜，説蕭振帶頭説没有軍糧的話，微言示意御史彈劾蕭振求取聲譽，又貶到池陽。而統計的人因進讒言得到蜀帥的官職，然後專門用陷人於罪的方法搜刮當地百姓，百姓更加懷念蕭振。

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歡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

秦檜死後，這些話得以讓皇帝聽見，皇帝大爲感動省悟，趕忙派蕭振回到成都，父老鄉親沿路歡呼。蕭振到官，一切按寬鬆原則治理。有人問其中的緣故，蕭振説：“繼承放縱鬆弛，應當以嚴厲來變革，現在是繼承於苛刻嚴酷之後，不寬放民力就凋敝了。”皇帝贊美蕭振的治績，對宰相沈該、湯思退説：“四川的良好政治，在前面有胡世將，而今又有蕭振。”品級提升四等，加官敷文閣學士。死在成都府任所，享年七十二歲。蕭振兩次做蜀帥，威重令行施恩誠信，他死的時候，百姓無論老幼，聚在道路上痛哭。遺表上奏，皇帝悼念痛惜他，贈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追贈四等官階。

振好奬善類，端人正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蕭振喜歡褒奬好人，正人君子很多和他交往結識，這些人中有特别優異的人才，最終成爲有名望的大臣。蕭振住家離江很近，在他父親還微賤的時候，看見過江的人和管渡船的人爭吵，經常有人被淹死。蕭振造大船，雇工撑船擺渡，人們感念他的恩德，互相爲那條江命名爲蕭家渡。有文集二十卷。他的兒子叫蕭誠、蕭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饕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

論曰：何鑄、王次翁和以下幾個人，依附於秦檜，排斥驅逐忠良人士，從而貪圖富貴，而王次翁最爲柔順諂媚，所以秦檜單單憐惜他，他在位也最長。孔子所説的鄙陋的人擔心得到又擔心

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喪失以致什麽都做得出來的，這類人就是了。何鑄能申明岳飛的冤枉，雖然值得崇尚，然而又替秦檜出使金朝而互相通問，好像是掉在計謀裏面不覺悟的，秦檜的詭計太深刻了。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吴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黄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逵

范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年輕時跟隨舅父胡安國學習《春秋》。進士及第，授爲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剛到，主帥將要處决犯人，范如圭指出其中的錯誤，主帥認爲已經簽署文件不能改變。范如圭神色嚴肅地説："您怎麽能重視改换一個字而輕視幾個人的生命?"長官猛省而聽從了他。從此官府裏的事情無論大小都要咨詢他的意見。過了幾個月，因親人去世離職。徵召爲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接近皇帝的臣子交相推薦，召爲試秘書省正字，遷爲校書郎兼史館校勘。

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虚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争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

秦檜極力倡導和議，金國使臣來，没有地方做客館，將要搬空秘書省讓他們住。范如圭迅即面見宰相趙鼎説："秘府，是皇上訓示收藏的地方，可以讓仇敵住在那裏嗎?"趙鼎驚懼地給换了客館。後來金國使臣非常狂悖傲慢，所提建議很多不可以依從，朝廷内外人人憤恨鬱悶。范如圭和同省的十幾個人共同商議聯合上奏疏争論這件事，寫成草稿以後，駭怕而很快退却的人很多。范如圭獨自寫信責備秦檜歪曲學理背叛老師、忘却仇敵辱没國家的罪過，而且説："你如果不是喪心病狂，怎麽能做這樣的事，一定要遺臭萬世了!"秦檜惱怒。起草奏章和史官六個人共同遞上去。金國歸還河南土地，秦檜正在認爲是自己的功勞。范如圭在輪流面見皇帝的時候，上言説："兩京的地圖已經交還，那麽祖宗的九

即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己，益怒。

廟、八陵瞻望可見近在咫尺，現在朝拜修理的使臣還没派遣，用什麽來安慰祖宗神靈、聚合人民的願望呢?”皇帝流淚説：“没有你，聽不到這些話。”當天命令宗室士㒟和張燾出發前往。秦檜因爲没有先來告知自己，更加惱怒。

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户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

范如圭請假離職，護送親人靈柩歸葬家鄉，安葬以後，派他主管台州崇道觀。閉門不出十幾年，重新任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原來有户口數十萬，盗賊作亂後不再有人烟，當時蠲免人頭税來安定聚集人口，回來的不到百分之一、二。議論的人迎合秦檜意旨，很快就説流亡在外的人已逐漸還鄉而增加了人頭税，累積拖欠的税錢二十餘萬緡，其他的虧欠也有幾十萬，負責簿籍的官吏天天發下文書責成交納非常急迫。范如圭告知長官，上奏蠲免了全部欠税。

檜死，被旨入對，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爲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絶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吴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廪食如故，使力穡者絶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仿古助法，别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修而武備飭矣。”

秦檜死後，范如圭按旨意進朝面見皇帝，上言説：“進行治理要把知人放在第一位，知人要把清心寡欲作爲根本。”話非常中肯。又議論説：“東南地方不撫養孩子的風俗，傷害斷絶做人的道理。請求稱引漢代的《胎養令》保全他們的生命，也不過是勾踐繁殖人口積聚物資報復吴國的意思。”皇帝認爲他的話很好。又上奏説：“現在的屯田方法，每年收穫的東西官府全部徵集了，而種田士兵賜給衣服倉米和以前一樣，使得努力耕作的人斷絶獲得多餘物品的希望，懶於農事的人没有餓肚子的憂愁：貪圖小利益，耽誤大計劃，謀求近期效果，妨害遠大圖謀，所以很久不見成功。應當登記荆、淮地方無人的土地，劃分成田地區域，仿效古代賦税方法，另外訂立法律條文，讓政府行使法律，那就農業收入管理得好而軍事防務也嚴整了。”

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并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

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調任利州路提點刑獄，因生病請求領祠禄。當時宗室藩邸一齊建立，皇儲的人選没有確定，外面悄悄流傳異常的議論。范如圭在遠方外地，獨自深切憂慮這件事，選取至和、嘉祐時期名臣的奏章三十六篇，合成一部書，封裝在袋子裏獻給皇帝，請求深切考察衆人的言論，上承師法已有的榜樣，用最公正的態度決斷不要疑慮。有人因他超越職權範圍

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

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

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念德、念兹。

爲他危懼，范如圭説："因此而得罪，没有什麽怨恨！"皇帝感動省悟，對宰相説："范如圭可以稱得上忠了。"當天就下詔立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再次起用范如圭爲泉州知州。

南京外宗正司的官員寄居在泉州，倚仗權勢逞凶作惡，强占役使禁軍士兵人數以百計算。范如圭按照法律毅然糾正這種狀況，宗官大爲沮喪惱恨，秘密地進讒言排斥范如圭，於是直接頒降聖旨罷免，領祠禄和從前一樣。在邵武租賃房屋居住，士大夫崇敬他，很多學者跟他研討求教。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范如圭忠孝誠實，是天生的品格。他的學問植根在經術之中，不作没有用處的文飾。所起草的具辦屯田的題目好幾千字，没來得及上奏，張浚治理部隊的時候，上奏章派人到他家取來，張浚罷官後，也没有實行。有文集十卷，都是書信奏疏議論的話，收藏在家中。他的兒子叫范念祖、范念德、范念兹。

吴表臣

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强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

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悦，奪其言職。表臣争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奸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

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爲通州司理。陳瓘被貶謫在當地居住，一見面就很器重他。有個叫盛章的人，是朱勔的黨徒，曾買一名婢女，有個武官强力奪取她，盛章就誣陷他罪名，關進監獄。吴表臣剛要審案，郡中武將説："知道有個盛待制嗎？"吴表臣假裝不知道的樣子，最終平反了這件事。累積做官到監察御史，升遷右正言。

高宗下詔讓臺諫官分條陳述國家利弊大事，吴表臣請求在長江上游設置部署來展開形勢布局，安撫淮甸來建立屏障遮蔽，選擇民兵來扼守險要阻塞之地，聚集海船以防備意外之事。他的計策很多被采用。皇帝正向往儒術，吴表臣乞請挑選講官來補益聖上的智慧，而且要對古今歷史的成功與失敗、人情物態的真實虚僞、邊防上的有利與不利處，詳密反復研討探究。自此下詔開辦經學講席。近臣有人請求任用蔡京、王黼的黨徒，侍御史沈與求請求明確指出這個人來，公開進行罷黜譴責，執政大臣不高興，剥奪了他的言官職責。吴表臣抗争説："臺諫官是天子的耳目，

開言路。"

是爲了防止堵塞蒙蔽、杜絶奸邪壞人的，如果怪罪他的急切正直就罷黜他，以後誰還敢説話，不是國家的福分。請恢復與求官職來開拓進言之路。"

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皋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皋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捍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録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知信州。

當時正是防備秋天邊疆可能發生戰事，討論選擇守邊防的人，憂慮缺乏將才。吴表臣説："唐代蕭復向德宗進言，陳少游職務兼任將相，首先敗壞了臣子的節操；韋皋是幕府的低級僚屬，獨能建立忠義榜樣，用韋皋代替陳少游鎮守淮南。好壞分明，那麽天下人都知道逆和順的道理，本來就不把韋皋名聲低官職小當作疑問。現在選取忠義不屈服并已經過考驗證實的人，越級提拔使用，豈但可以鼓勵守邊抵禦，策劃謀略方面也能够倚靠。"於是陳敏等十幾個人漸被録用。過了很久，因病請求補外，以直秘閣爲信州知州。

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强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税役以墾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没，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絶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

紹興元年，召還爲司勳郎中，遷爲左司。下詔命百官陳述富國强兵的計策，吴表臣逐條開列十件事獻上，叫做：蠲免税收勞役來開墾閑置田地，淘汰怯懦的士兵來節省軍事開支，罷免增添額外差遣來清除多餘的官吏，停止剃度僧尼來繁殖人口，控制田租收取以防備從中貪污，委任統領財賦的大臣來控制國家費用，褒獎有功人員來激勵軍隊的將帥，招募弓箭手來保存舊的册籍，嚴格控制綢絹折價的賦税以禁絶僥幸作弊，簡化政令來平息戰争的創傷。

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争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黄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秘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録》。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

宰相計劃讓吴表臣爲檢正官，皇帝説："我自己將要用他。"於是授爲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因議論事情意見不同罷免，吴表臣上疏挽留他。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吴表臣極力進言都督軍馬的職務不可以罷免。授爲侍讀，又屢次上疏争論這事，皇帝不聽，於是罷免。吴表臣送吏部。授爲台州黄巖縣丞，不久授爲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秘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録》。皇帝到達建康，下詔任命吴表臣兼留司參議官，授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兩位國公要跟教師讀書，吴表臣又兼任翊善。皇帝説："兩個國公讀書很有進步，是你的功勞啊。"調任禮部侍郎，遷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當時

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

秦檜打算派他出使金國談判邊界問題，指着政事堂説："回來就可以坐到這裏。"吴表臣不回答。又因議論大禮的事違背了意旨，罷官離去。

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

很快起用爲婺州知州。正遇上發大水，打開常平倉用倉米賑濟百姓，然後向上報告，郡中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考核治績優等，授爲敷文閣待制。過了三年，請求領祠禄，進升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在家住了幾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吴表臣晚年自號湛然居士，生活和没有做官時没有兩樣，鄉間的議論都稱贊他清淡簡約。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説》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黄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年輕時酷愛學習，文章寫得很好。進入太學，當時研習《新經》、《字説》的，主管人員總是放在上等，王居正對别人説："困窘通達各有自己的時機，心中認爲對或錯的，難道可以改變嗎?"漂泊失意十多年，司業黄齊得到他的文章，説："是輔佐帝王的人才。"等到同知貢舉的時候，打算把他提在首位，用來勸勵衆多的士人。其他考官相争不下，放在次等。調饒州安仁縣丞、荆州教授，都不曾到任。大名、鎮江兩處長官都徵召他爲府學教授，也不去。

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羡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强爲之，今以爲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回，强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

范宗尹在朝廷上推薦他，召他來到，對范宗尹説："時局危急像這個樣子了，您不竭盡所學到的東西，從水深火熱中搭救黎民百姓，還要等待誰?我王居正在陽羡山中躲避賊寇，勉力出山見您，就是爲了講講這個意思罷了。"范宗尹慚愧謝罪。進朝面見皇帝，上奏："從前的人有這樣的話：'君主認爲困難的時候，容易就將要到來了。'今天的事情，朝廷上人都説困難，那就應當有容易做的道理。但是國家勢力一天比一天弱，敵人的氣焰一天比一天高，爲什麽呢?或許是前人在困難的事情上勉强去做，今天認爲難的事，不再有什麽作爲，等待老天爺自動回心轉意，强大的敵人自己滅亡。宣和末年，以爲困難的事十件中有五六件，到靖康跟宣和比哪個難?靖康末，認爲困難的事十件中有八九件，到建炎跟靖康比哪個難?從這點來説，今天雖比前天

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

難，又怎知哪一天不比今天還要難？恐怕宣和時認爲太困難，所以有靖康時的災禍；靖康時認爲太困難，所以有今天的憂愁。今天還是這樣説，是臣所不忍心聽到的。”高宗贊許他，告知范宗尹説：“像王居正這樣的人才，隔一段時間得到一人，也是幸運的了。”

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

授太常博士，遷爲禮部員外郎。建議在明堂合祭天地，請求奉戴太祖、太宗配祭，范宗尹認爲正確，議論於是決定了，天地重又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彈劾范宗尹，因而涉及王居正。范宗尹離職，王居正乞請補外，不得允許。撫州守高衛説甘露降到州内的祥符觀，畫圖進獻。王居正議論今天恐怕不是上天降下祥瑞的時期，退還他的圖畫。

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群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説，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試任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爲起居郎。皇帝正在希望聽取規勸諫誡，王居正編次前代聽取采納的故事成爲《集諫》十五卷，以爲皇帝開心。下詔向群臣咨詢時事政務，王居正進獻奏疏幾千字，談論節省浪費的問題最爲中肯，説：“宋朝興起一百七十三年了，所實行的很多是極力文飾的事情。現在陛下所到的地方叫做行在，在一天兩天裏暫駐車駕的頃刻，想要全部實行從前的一百七十三年的事情，不是人們所説的知變啊。不知道隨順時勢而減省事情，而還要隨着事情而減省費用，所以今天的日用定額有減少一半的説法，追究事實没有不花費得更多的。希望下詔讓大臣統計各種各樣事情的實際情況而討論決定，假若不是防禦寇盜防備敵人，任用賢德有能力的人，賑濟撫恤百姓，一切事情都姑且放到一邊，那麽費用可省而國家也富裕了。”

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鋭，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

王居正平常和秦檜很好，秦檜執政時，和王居正談論天下大事非常尖鋭，做宰相後，所説過的話都不兑現。王居正恨他欺詐，面見皇帝進言説：“秦檜曾經對臣説：‘中國人祇應當穿衣吃飯，共同謀劃國家復興。’臣心裏佩服他的話。又説自己‘假使秦檜做宰相，幾個月内就一定震動天下。’現在做宰相的措置不過如此，希望陛下拿臣所聽到的話去問秦檜。”秦檜懷恨他，派王居正出朝爲婺州知州。州内進貢的羅綢，以前

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户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的規矩是每年一萬匹，崇寧後增加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匹。到這時，主持計劃的人請求恢復崇寧時的數量，王居正極力在朝廷上進言，户部督責催促更加嚴厲，王居正把文書放在一邊不執行，對他的僚屬説："我寧願自己抵罪，決不因此連累你們。"招呼屬吏，寫文書交給他説："假使有人責問，拿這個爲自己解脱。"又親手寫奏疏"五不可"使皇帝知道。下詔同於建炎間的數目。轉運使司買皇宫所用木炭，必須要胡桃花紋、鵓鴿顔色的，王居正説："百姓靠燒炭爲生計的，大都居住在山谷裏，怎知道什麽叫胡桃花紋、鵓鴿顔色呢？"進朝報告皇帝，下詔停止這種做法。

召爲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遷趙令懬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懬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黄潛善、汪伯彦，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彦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彦恭。居正言："彦恭不畏强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户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托，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録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

召爲太常少卿，遷爲起居舍人兼代理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帝想要提升趙令懬爲大中大夫，王居正上奏説："不是侍從官不可以升遷官階，這是祖宗的法度。如果讓趙令懬以普通官員身份得到提升，那麽做承宣郎的宗室連脚踵都不動就都要求做節度使，拿什麽拒絶他們？"於是停止了這項任命。上書的人陳東、歐陽澈已追贈官職，王居正乞請嚴厲貶斥黄潛善、汪伯彦，來表彰兩個士人犧牲自己成就仁義的美德。大將張俊派遣士兵到彭澤，士兵原是縣吏，倚仗張俊權勢侵犯凌辱縣令，縣令郭彦恭用刑具拘禁了他。張俊到朝廷告狀，皇帝因而罷免郭彦恭。王居正上言："郭彦恭不怕横暴仗勢的人，没有可怪罪的地方。"張俊又乞請免除徭役，王居正説："戰争發生以來，士大夫以至有功勞的皇親國戚家家賦役都和百姓一樣，是想要地位貴賤高低的人共同幫助國家大事，以便寬解民力，張俊反倒不能體會這個嗎？"和州請求蠲免進奉的大禮用絹，王居正上言説："大禮的進奉，出自臣子奉養皇室的誠心，本來不是朝廷從百姓應取的東西，假如察覺百姓没有力量辦到，不能預先頒布聖旨蠲免它，以致讓州縣自己提出，已經是不對了，乞請趕快接受請求。"任免官吏的名單有從宫中出來的，王居正上奏："親近之人私下托人求情，升遷官吏的擬議不由朝廷，關係不小。"因此抄録皇祐時詔書獻上。皇帝都嘉許采納了這些意

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强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 孟子所謂邪説，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

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修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 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責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

起知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盗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禄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

見。

兼代理直學士院，又授任兵部侍郎。入朝面見皇帝，拿所議論的王安石父子的言論中不符合大道的，集成四十二篇，名叫《辨學》，獻上去。又説："陛下厭惡王安石的學説，曾在聖上心中清清楚楚看到，它的弊病在哪裏呢?"皇帝説："王安石的學説摻雜着霸道，想要仿效商鞅搞富國强兵。今天的災禍，人衹知道是蔡京、王黼的罪過，却不知是首創自王安石。"王居正説："王安石對不起後代萬世的不限於這些。"因而陳述王安石解經中的無父無君之處。皇帝變了臉色説："這樣難道不妨害名聲教化嗎? 孟子所説的邪説，正是指的這個了。"王居正退下來，把皇帝的話作爲序言放在《辨學》的開頭。

出朝爲饒州知州，不久改任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彈劾王居正凶暴詭詐，陷害大臣，罷免官職，退居括蒼山三年。他弟弟駕部郎王居修入朝面見皇帝，皇帝説："你的兄長現在哪裏? 將要重用他了。"中書舍人劉大中陪侍皇帝，談論起草詔書，皇帝説："王居正最得文學侍從之臣的大體。"侍御史蕭振議論地方官賢能與否，皇帝舉出王居正爲婺州知州時求蠲免責羅、御用木炭的事，説："地方官愛護百姓都像這個樣子，我還有什麽發愁的呢。"

起用爲温州知州。當時秦檜專擅國政，王居正知道自己不會被他所容忍，因眼病請求領祠禄，閉門不出，談話不涉及時事，客人來了談論經、史而已。秦檜始終忌恨他，微言示意中丞何鑄彈劾王居正被趙鼎所援引，欺世盗名，奪去職名管理宫觀，一共十年。秦檜死了，恢復原來職名。紹興二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王居正外貌魁梧高大，聲音洪亮流暢。做官的俸禄分給兄弟族人，没有自己留起來的。郊祀恩賜官職讓他的弟弟王居厚充任，到他死時，最小的兒子還没有做官。他的學問據《六經》爲本，楊時器重他，拿出自己著的《三經義辨》給王居正看，説："我開它的頭，您完成我的心願。"王居正感動振奮，從頭至尾用十年寫成《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

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吕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

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宫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行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吴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奸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嬴指揮'，紀綱敗壞，馴致危亂，正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彦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

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王居正獻進他的書七卷以後，楊時的《三經義辨》也收藏在秘府，兩部書流行以後，天下人於是不再談論王氏父子的學說。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晏殊的曾孫。年輕時向程頤學習，程頤認爲他傑出。進士及第，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年，大臣推薦，召他試館職，不到任。特別任命爲祠部郎官，遷爲吏部，因堅守法度違逆了吕頤浩，出朝爲貴溪縣知縣。恰巧有爲晏敦復申辯這事的人，改任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代理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求用在淮東的私人田産交换淮西的田地，皇帝答應了他。晏敦復上言："劉光世是一道統帥，没聽到爲朝廷籌措安排一絲一毫，就先交换私家土地。從前岳飛的下屬官員拿私事向朝廷請求，岳飛請求加給他罪名，朝廷内外稱揚贊美，認爲有古代賢明將領的風範。劉光世看待自己必定不比岳飛低，乞請把臣的話告訴劉光世，暫且命他經營管理淮南地區，招集撫恤老百姓，用來做定都建康的打算，國家中道復興指日可待，何必憂慮個人計劃不能施行。"代理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

渡江以後，諸事從頭創辦，所有的四種選官法令很多是他裁奪制定。晏敦復素來剛毅嚴正，請托干謁都行不通，衡量綜合公平允當。授任給事中。冬至節，皇帝旨意下到禮部，取度牒四百充當賞賜。晏敦復上奏："戰争進行費錢處多，凡是可以幫助用費的尤其應當珍惜。何况兩位皇帝還在遠方，陛下在這個節令時候，想要敬一杯酒給二帝祝壽都辦不到，主管部門還想按平時慣例進行慶賀的賞賜嗎？"就停止了。有個士兵丢失了委任狀，得到直接頒降聖旨給以憑據；太醫吴球得聖旨免於考試。晏敦復上奏："一個小兵的微賤，竟至於向上褻瀆到皇帝的耳目，醫官不經考試，都破壞了已有的法律。從崇寧、大觀以後，奸邪之人欺騙蒙蔽，遇事隨時請求聖旨，管這叫做'暗中得以指揮'，法令綱紀毁壞，漸漸

"伯彥奸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

導致危難禍亂，正是踏入以前的弊病，不可助長啊。"汪伯彥的兒子汪召嗣授任江西監司，晏敦復議論說："汪伯彥奸邪平庸貽誤國家，他的兒子本來没有才能聲望，難以勝任辨明是非的職務。"改爲袁州知州。又上奏說："汪召嗣既然不可以做監司，也就不可以做郡守。"在右省兩個月，争論辯駁共二十四件事，議論的人都害怕他。重又做吏部侍郎。

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奸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毁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决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略其細。"

彗星出現，下詔徵求直率的意見。晏敦復上奏："從前康澄認爲'賢能之士躲藏不出，士農工商變遷職業，長上與屬下互相曲從，廉耻道德消滅不見，批評贊譽以假亂真，直率言論聽不到，是最可怕的'。臣曾經按他的話考察已經發生的事，多半由於左右近臣及奸邪壞人用機巧善辯改變了君主的意見。他們討厭直率詆毁正派，就能讓賢能之士躲藏不出；他們挑動事端，就能讓各行業百姓變遷職業；他們婉言曲折彌補過錯，就能讓長官下屬互相曲從；他們藉着寵愛竊奪權柄，如簧巧言煽動流俗，就能讓廉耻道德消滅不見；他們誣陷别人爲功爲罪，就能讓批評贊譽以假亂真；他們堵塞蒙蔽耳目，就能讓正直的言論不被聽見。臣希望能够限制杜絶微小的開端，以幫助證明順應天意的事實。"又議論說："近來各部門不肯承擔責任，瑣碎小事都要讓朝廷三省决定，事情有不妥當，上報煩擾天子視聽的，照例很多都請求旨意。因此宰相執政辦事煩瑣雜亂，不比具體負責的部門少，天子聽到看到的常常涉及細小事務，不應如此處理政務。希望能够詳盡大的方面，忽略細小的方面。"

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己，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説，外議

八年，金國派遣使臣來要挾實施難以遵行的禮節。下詔侍從、臺諫官逐條上奏適宜辦法。晏敦復上言："金國兩次派遣使節，特地答應講和，不是怕我們而這樣做，怎知他們不是引誘我們呢。而且說這是委屈自己，那麽這一件事已經委屈了，必定要用别的事情來使我們屈服。現在派來的使臣號稱詔諭，假使想要陛下改换服裝下拜接受，又想要用平等禮節相見，還能聽從嗎？如果順從他們一兩件要求，那麽以後就可以向我們發號施令，稍有違抗異議，就成爲争端，國家的

群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横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奸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門，力爲自治自强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

存亡，都在他們的掌握中了。"當時秦檜正極力贊同自己屈服的説法，外邊議論紛紛起來，計議雖定却未敢施行。勾龍如淵勸説秦檜，應當挑選人做臺官，使他攻擊斥逐不同意見，就事情順遂了。於是勾龍如淵、施廷臣、莫將都占據了要害地位，人們都駭怕驚愕。晏敦復和尚書張燾上書説："前天勾龍如淵因爲附和和議得做御史中丞，今天施廷臣又因此躋身側旁副座，衆人議論沸騰，正在咬牙切齒，莫將又因此而被提拔爲右史。勾龍如淵、施廷臣是庸俗的人，衹知觀望風向，莫將則是奸邪之人。陛下怎能和這批人論斷國事呢？乞請加以斥逐，堵塞群邪的門路，努力實施自治自强的方針。"然後又和張燾等人同列入朝見皇帝，爭論此事。秦檜派他的親信告知晏敦復説："您如能委曲順從，中書樞密早晚可以做到。"晏敦復説："我總不能爲自己個人計算貽誤國家，何况我是薑桂性格，到老更辣，請不要説了。"秦檜到底不能讓他屈服。

胡銓謫昭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愧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胡銓貶謫昭州，臨安派人用刑具押送貶謫地點。晏敦復去見守臣張澄説："胡銓議論宰相，天下人都知道，祖宗時因進言國事被貶，做開封府尹的人必定不這麼做。"張澄慚愧謝罪，爲此追他回來。當初秦檜拜相，制書發下，朝廷官員互相慶賀，晏敦復獨自露出憂慮神色説："壞人當宰相了。"張致遠、魏矼聽了，都認爲他的話過分。到這時流放胡銓，晏敦復對人説："不久前説秦檜的奸邪，諸位不認爲正確，現在剛剛總攬國政就敢這樣，以後什麼事情不敢做到呢？"

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宫。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

代理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舊例，侍從到宰相閣中，退下來以後，宰相必須送幾步路。晏敦復見秦檜從未送過，常常説："人一定要侮辱了自己然後人們纔侮辱他。"不久請求補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爲衢州知州，提舉亳州明道宫。閑居幾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敦復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晏敦復沉静緘默好像不會説話，在朝廷上爭論事情没有迴避過。皇帝曾經對他説："你鯁直嚴峻敢説話，可以説是不辱没你的祖父了。"

黃龜年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洺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修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録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

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奸，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并劾檜黨王昳、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秦檜奸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奸，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爲洺州司理參軍，累積做官爲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到他認爲傑出，入朝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授爲吏部員外郎，拜爲監察御史，不久授任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任修政局檢討官。乞請命令檢正官調查通進司，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當時呂頤浩再度爲相，培植黨羽排擠秦檜，援引朱勝非提舉京城宮觀兼侍讀，怕中書舍人胡安國把持録黃文書不肯下發，特地命令黃龜年寫了發下去，議論的人指責他侵權。

遷爲殿中侍御史。適逢邊防上報告王倫歸國，黃龜年彈劾秦檜專斷主張和議，阻止收復失地，培植黨羽獨攬大權，浸淫發展不能聽任滋長。就上書說："臣聽説一個字就説盡了事君之道的叫做忠，罪過没有比欺騙君主更大的；一個字就説盡了爲臣之道的叫做公，罪過没有比偏私自己更大的。爲人臣子的人違背公理而曲從私利，就刑罰賞賜都越級泛濫，顧慮君主洞察他的奸惡，就結黨定交，互相比附聯合，迷惑君主耳目。所以阿附臣下欺瞞君主的朋黨多，而威福賞罰的權柄向下轉移，禍害是説不完的。伏見秦檜從金國還朝，被陛下迅速任用，不到一年就躍升到宰相，就不顧及國家，盜竊威福賞罰的權柄爲己有，想要永遠堵塞進言之路。"書信獻上去，秦檜被罷免，一并彈劾了秦檜黨徒王昳、王昞、王守道，都罷免了他們。秦檜授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階依舊。黃龜年又上奏："近來議論秦檜徇私欺君，應當公開依法處置，屏棄到荒遠邊地，用以警戒妖魔鬼怪。現在衹讓他隨便居住，儘管是陛下委曲成全對大臣的禮節，但秦檜的劣迹已經暴露，又恩寵給他儒學的最高職名，使他悠閑在宮觀裏，聽任他自由自在。按法律判處一群强盜，一定要區别主犯從犯，作爲脅從的都已經處死了，單單放過他們的頭子行嗎?"又説："臣聽説恩情没有比父子還重的，道義没有比君臣還重的。不義就是把他的君主擺在後面，不仁就是忘了他的雙親。對君王父

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奸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决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奸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

母都能這樣，那還有什麽害怕而不敢做的事。秦檜外貌忠厚情義深重，矯飾語言僞裝行爲，進而逼迫君臣之間的形勢，表面上假裝順從；退而依仗朋黨的奸惡，私下裏謀求設置障礙。上不畏懼陛下，中不畏懼大臣，下不畏懼天下人的議論，無所顧忌到這個樣子。欺君徇私，有其中之一就該罷斥，何况秦檜的欺瞞和徇私有很多明顯的事實呢?”奏章遞上共三次，於是剥奪了秦檜的職名。又上奏説：“秦檜行事詭秘而言論欺詐，外表退縮而内心邪惡，用欺騙手段詐取相位，邪惡竊取國家政權，收集招攏奸邪諂媚的人，糾結黨羽。陛下用智慧俯察而辨别得早，用堅决手段處理而罷斥他及時，所以正人君子舉手慶賀，因爲是集中了天下人的共同厭惡。臣希望陛下公開發詔書，把秦檜隱蔽的奸惡暴露給天下人，使人們瞭解陛下幾次改换宰相是真的不得已；也因此破除臣下做壞事的膽量，希望朋黨比附的風氣不再發生。”授爲太常少卿，累積升官至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

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

侍御史常同上言黄龜年暗地交結大臣，使自己身居要職，又交結諸將，志趣操行不端正，罷官回家。司諫詹大方迎合秦檜意旨彈劾黄龜年依附匪人，被士大夫看不起，削職，回原籍居住。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别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黄龜年微賤的時候，永福主簿李朝旌認爲他傑出，許諾把女兒嫁給他。黄龜年登第後，李朝旌已經死了，家裏十分貧困。有人勸黄龜年另娶，黄龜年嚴肅地説：“我應許了諾言，他死了就背叛他，怎能自立?”就娶了她。接受任子的恩典，先保奏他弟弟的兒子，人們都認爲他講仁義。兒子黄衡，官至湖南提舉。

程瑀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没，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晝别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他的姑姑是臧氏的媳婦，收養程瑀作兒子，姑姑死了，纔恢復本姓。年輕時在太學就有名聲，考試爲第一名，屢次遷官至校書郎。爲臧氏服父母喪，服喪期滿，授任兵部員外郎。恰巧高麗使者回國，充任送伴使。在此之前，使者往來於江、浙之間，徵調拖船的民伕過分騷擾，有皇帝的詔令禁止。提

敕，遇風逆水澀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

舉人船王珣録寫另外的敕令，遇到逆風水淺時許可調發民伕。程瑀渡淮河，看見民伕拖船和從前一樣，就彈劾王珣，王珣反奏説程瑀違抗皇帝親筆命令。下詔命令淮南提舉潘良貴核查事實，潘良貴上奏説王珣的話不確實。

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遹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奸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寖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决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

金人入侵，尋求可以出使的人，程瑀請求前去。没有出發，適逢欽宗即位，商議交割三鎮，命令程瑀前往河東，秦檜前往河中。程瑀上奏："臣寧願奉命出使，不願交割土地。"不予答覆。到達中山，諸將領已經得到密令，堅守城池攻不下來。程瑀和金國使臣王汭都到燕山。回朝，授左正言，就上言得力大臣都不肯親自承擔天下大事，而且議論説："想要仰慕祖宗而没有遵循追趕的方法，想要斥逐宦官而寵信任用更加牢固，想要鋤滅奸惡却衹輕微處罰，想要汰除濫官却苟且容忍僥幸進取，什麽話都聽而不能付諸實施，委派任用而不能責問效果，苟且的習氣再次形成，結黨營私愈來愈廣，是當前通病裏最大的了。"皇帝説："我不是不知道這些，考慮有不周到的地方，下决心實施它就會出錯罷了。"程瑀説："事情本應反復考慮，但猶豫不决，實在敗壞事業功績。"皇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面議論怎樣？"程瑀説："大家議論本認爲適當。但李綱從前與大臣議論不相同，必須依靠聖上聰明洞察他的内心，任用他不存懷疑纔行。"

金酋斡离不、粘罕争功，故斡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吴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别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

金人首領斡离不、粘罕争功，所以斡离不想要講和，粘罕想要作戰，朝廷派人帶蠟丸書信聯絡余覩，都被粘罕截獲。程瑀因而上言："金兵包圍我們的軍事要地，幾個月不能解圍，哪裏能出關塞共同謀求别人的國家。不如派遣使節議和，但要謹慎誡飭邊防軍備，慢慢觀察他們的變化。"使節未能成行。程瑀再次進言："徐處仁平庸鄙俗，吴敏昏憒懦弱，唐恪奸詐陰險，政事因此而不振作。請求全部罷黜免官，另外選擇英俊賢士，一起商量大計。"皇帝贊許采納他的意見。

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吴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

當時御史李光上言星辰變異，皇帝疑惑詢問程瑀，回答説："陛下不要問有無，衹管端正行事修養德性，那麽變怪異常情況就可消滅。"程瑀曾經議論蔡京罪過，皇帝因説吴敏包庇蔡京，

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

高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遷光禄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宫。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

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强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瓔本無兵機，今吕頤浩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内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權邦彦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彦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卿言瑀不可去，復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爲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宫，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

又懷疑李光和蔡京結黨，對程瑀說：“必須你作文章來。”程瑀推辭。改爲屯田郎官，貶爲增編監漳州鹽稅。

高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遷爲光禄少卿、國子司業。請求領祠禄，主管亳州明道宫。不久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方，陳述十件事獻上去。授任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爲太常少卿，遷爲給事中兼侍講。

成立修政局，它的目的叫做省費裕國、强兵息民。程瑀逐條上奏十四件事，都切合當時事務。當時三個軍事衙門勢力薄弱，部隊大多從强盜出身，程瑀上言：“李捧、崔增一流人各自率領他們的徒衆，張俊、王瓔本來不懂軍事謀略，現在吕頤浩出征，像李捧、崔增這些人就可以派去隸屬於部隊。”皇帝就説：“吕頤浩熟悉軍事，在外統領諸將，秦檜在朝廷，希望可以内外互相配合。但是秦檜誠懇老實，衹是太固執罷了。”程瑀説：“假如求取機靈警覺能順從意旨的人，太容易了，但是不誠懇老實，那麽最終是不可倚靠的。”皇帝同意他的話。

權邦彦授任簽書樞密院，程瑀進言權邦彦五條罪過，奏疏送上三次，不予答覆。請求罷免，授任兵部侍郎，不接受，以敷文閣待制爲信州知州。侍御史江躋、左司諫方孟卿進言程瑀不能離職，重又任命他爲給事中。過了許久，又命他爲信州知州。胡安國、劉一止上言：“程瑀忠實信義可以充任進言采納的官職，正派直率可以管理風紀法度，不應當離去。”於是又留下他。吕頤浩推薦席益，得到旨意後，把皇帝批示給後省官看。程瑀説：“席益的爲人您難道不知道，爲什麽必定任用他？”吕頤浩説：“給事没看見皇帝批示嗎？”程瑀説：“已經看見了。您不能堅持上奏，就先給我們這些人看，想要讓人不敢争論反駁嗎？但是席益到來，没有您的好處。”頤浩羞愧，就彈劾席益。不久，因人議論罷官，提舉亳州明道宫，不久復職徽猷閣待制、撫州知州，没過多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爲父母服喪，服喪期滿，爲嚴州知州，改爲宣州，又領祠禄。不久召他到行在，授爲兵部侍

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爲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衄，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强，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説，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

郎兼侍讀。就議論："鄧禹曾説'興旺衰敗在於道德厚薄，原不論力量大小'。漢光武帝不幾年就奠定國家大業，鄧禹的話像合符驗契。現在英俊人才滿朝廷，難道没有爲陛下籌劃大計的，希望勉勵志氣就是了。"不久遷爲翊善。議論："金人入侵，没受過一次大挫折，有輕視我朝的想法，怎能保得住不背叛盟約。應當節省費用裁抑次要開支，正常賦税之外一毫不榨取於人民，百姓一天比一天富，軍隊一天比一天强，使得金人不敢窺測是長久之計。"皇帝説："姑且作十年打算。"程瑀下拜兩次説："十年的説法，但願陛下早晨夜裏都不忘記。"授任兵部尚書。秦檜既已主持和議，程瑀的議論不專一認爲議和正確，秦檜忌恨他，改授龍圖閣學士、信州知州。適逢大水災，秦檜看見程瑀奏摺，對同事説："唐堯時的洪水，也不至於像這樣。"程瑀就稱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因犯和李光交通書信的過失，降爲朝議大夫。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説》，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己，逐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毁版。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程瑀在朝廷從不詭詐欺騙，曾作《論語説》，到"射獵不射歇宿鳥"，解説是孔子不願暗地中傷别人。到"周公對魯公説"，就説可以爲此流淚。洪興祖作序叙述其大意，秦檜認爲是譏刺自己，斥逐興祖；魏安行在京西漕司刻版印行，也剥奪安行官秩，抄没他的家，毁掉書版。秦檜死後，程瑀子孫纔免除禁錮。有《奏議》六卷。

張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

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争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群盗據洞庭，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小時努力學習，廣泛涉獵經史，善於作文章。將給他起名時，夢見神人寫大"闡"字説："用這個做你的名字。"父親以爲奇特，竭力鼓勵他學習。不到二十歲，由州學選送到京師。

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任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當時方臘起來叛亂，張闡首倡守禦的計劃。有個義士請求親自督戰，打仗時，稍稍退却，州將惱怒，交給張闡治罪，將要殺掉他。張闡極力争辯説："這個士人爲義而請求戰鬥，官軍退却，形勢不能獨自向前，不是首先奔逃的人，殺他按什麽罪名？"州將心意寬解，士人得免於難。李回爲江西軍事統帥，席益爲湖南軍事統帥，都辟

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岳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

舉他爲幕僚。群盜盤據洞庭湖，官軍很多是西北人，不熟習水戰。張闡提出造戰艦的辦法，用大艦爲營壘，小艦出去戰鬥，趁水乾直衝賊人巢穴，賊人聲勢因而衰退。各部門交相推薦他改官，吏部用含義隱晦的文書阻撓，張闡不予置辯，求領山岳祠禄而還鄉。歷任鄂、台二州教授。

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争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吴、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

紹興十年，下詔命令侍從官各自舉薦所瞭解的人，給事中林待聘把張闡推薦給皇帝知道，召他進見。當時金人提議講和，歸還關中土地。張闡首先進言："關中是必争之地，古代號稱天府，希望固守以便屏蔽巴蜀，謀求中原。"其次進言監司、郡守薦舉的弊病。又乞請嚴格禁止禁購穀米，以便幫助江、浙度過水災。召試館職，授爲秘書省正字，遷爲校書郎兼吴王、益王王府教授。當時諸將憑藉功勞求取爵位賞賜，有過失就縱容；又部隊分布在外，禁衛軍兵力單薄，張闡上疏極力論辯這些問題。以後稍爲提升降抑諸將必定符合事實，而且召調各路兵力來增强禁軍，都和張闡説的一樣。

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

十三年，遷爲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當舉薦臺諫官，一定先告知自己的意願，曾經對張闡説："秘書久在這個位子，想要拿臺中的官給你做怎麽樣？"張闡辭謝説："丞相看得起我，能老死做秘書很幸運了！"秦檜不説話，終於被罷免，主管台州崇道觀，歷任泉、衢二州通判。

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宫僚，謂"莊重老成無逾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

二十五年冬天，皇帝親自管理各項事務，起用張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朝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皇帝精選太子僚屬，説"莊重老成没有超過張闡的"，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

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盗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盗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

三十一年春天，大雨，没有麥苗。荆、浙盗賊群起，下詔侍從、臺諫逐條陳述消除災禍、防禦盗賊的辦法。張闡上疏説："和議以來，每年都有聘問錢帛，百姓忍受不了負擔，臣希望陛下不要因金人而困窘中國可以嗎？歸國士民經常有遣返的命令，怨恨之聲道路上都聽得見，臣希望陛下不要讓金人得以遂心如願可以嗎？州縣官吏

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

官職卑微地方遥遠，掠奪的禍害達到平民，臣希望陛下嚴厲誅除貪官污吏可以嗎？蠲免田租的命令已經下達重又徵取，寬大的恩澤照例是一紙空文，臣希望陛下申明詔命的禁令可以嗎？這幾件事能依次做到，則足可以感動天地，招來祥和之氣，災異、盜賊都不值得考慮了。"又説："金主完顔亮將要入侵，應當守住要害，防備海路，三處邊防不能没有良將，監督巡視不能没有大帥。"疏文奏上，皇帝贊許采納，當面告知説："你説的話深切擊中當前弊病，衹是遣返歸正人回北方，已經寫進盟約，朕不忍改變。"遷爲將作監，進升宗正少卿。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秩，州厢禁軍因覃霈鼓噪，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張闡代理工部侍郎兼侍講，入朝謝恩，説："諸將把敗仗説成勝仗，冒領爵位官秩，州中厢軍禁軍跟着放肆喧鬧，希圖厚賞，不可不治他們的罪。"當時全都施行了。

金主亮死，葛王褎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内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册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

金主完顔亮死後，葛王完顔褎重又求和，再次商議派遣使節。張闡上言："應當嚴格派遣使節的命令，端正相敵之國的禮節，他們如果不聽從，就衹有一戰罷了。如果這樣，那麽中國的威勢可以再度振作。"皇帝説："使者互相往來通問是舊例，以前的約定不再遵守，我的意志已决定了。"這年冬天給紙箋令侍從、臺諫官分條陳述當時要務，張闡奏上十件事都很切實。當時響應詔書的幾十人，衹有張闡和國子司業王十朋指明陳述時事，斥責權貴佞幸，没有什麽迴避隱瞞。第二天，召兩人在内殿回答問話，皇帝大加稱贊賞識，賜酒以及皇帝親筆字。當時獻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的册寶，工部按舊例提升官秩，張闡辭謝了。有人説："您升官一階，就可以使恩澤到達子孫，爲什麽要推辭？"張闡笑着説："寶册不是我的功勞，我能爲子孫冒領無功勞的賞賜嗎？"

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

隆興元年，正式拜爲工部侍郎。張闡上奏："臣去年冬天請求守禦兩淮，陛下説是從春初施行，夏秋季應當結束，現在是時候了。"皇帝説："江、淮的事情都交給張浚，我倚靠張浚作爲長城。"適逢督府請求接受蕭琦投降，皇帝問張闡，

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鋭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

張闡請求接受他投降。不久報告官軍收復了靈壁縣，張闡憂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敵區没有後援，上奏請求增添兵力作爲後援。不久官軍果然失敗，公衆輿論歸罪於戰鬥。張闡說："陛下出兵接受投降是對的。諸將違反指揮而且没有後援纔失敗，應當糾正前面的過失，怎能立刻挫折了鋭氣。"皇帝爲他的話鼓舞，更多拿出宫中的器械盔甲交給各部隊，寫手詔慰勞張浚，部隊聲勢重新振作。

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

當時幾次改换臺諫官，張闡極力進言這事，請求增添臺諫人員。皇帝說："臺諫官追求名聲，比如某人衹打算得個正直的名聲而已。"張闡說："唐德宗懷疑姜公輔是賣弄正直，陸贄懇切進諫，希望陛下深思以爲鑒戒。"皇帝再三嘉獎他。

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争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

金人請求講和，皇帝和張闡商議。張闡說："他們想要講和，是怕我們嗎？愛我們嗎？不過騙我們罷了。"極力陳述講和的六條弊病，不能允許。皇帝說："我的意思也是這樣，姑且隨便答應他。"皇帝想起"賣弄正直"的話，說："胡銓也說到這些。朕不是拒絶進諫的人，辨别是非罷了。"張闡說："聖上度量應當如同上天，怎能和臣下争名聲。"皇帝說："你說得對。"不久，授任工部尚書兼侍讀。

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

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送信告知和好，所請求的有三件事，國書、歲幣的討論已經决定，衹有交割唐州、鄧州、海州、泗州没有决定，將要派遣王之望、龍大淵去問候，而大衆議論紛紛不止。張闡說："不交割四州纔可以往來和好，議論先期决定纔可以派遣使節。現在他們是客，我們是主，我們用仁義安撫天下，他們用殘酷虐待我們的人民，看金國勢力已經衰弱，何必要先向他們示弱。"朝廷上的議論都贊同他。

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仇，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

皇帝按真宗舊例，命令經筵官兩名輪流值宿學士院，以準備皇帝垂顧問訊，張闡入宫答問尤其多。屢次稱病乞求退休，皇帝不忍他離去。二年，張闡請求更加堅决，於是授任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入朝辭别，皇帝問他想說的話，張闡奏："允許講和就忘了祖宗的仇恨，放棄四州就失去了中原的民心，遣返歸正人就傷

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凉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逾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

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仇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

子叔椿。

洪擬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

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謫，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

建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税，無丁而責丁税，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虚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争，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

害了忠義氣節。希望陛下不要忘記老臣平常曾説的話。”他指陳時事尤其懇切，皇帝的寵愛更加深重。告知在秋凉時再次召還，加賜金犀帶，特别許可佩帶魚符。回家住了一個多月而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特别追贈端明殿學士。

朱熹曾説：“秦檜倚仗敵人要挾君主，極力主張和議，衆人議論憤慨不平。秦檜既已摧殘挫折了忠臣義士的豪氣，於是使士大夫懷念安樂成爲習慣。到癸未年和議時，知道它的錯誤的人就很少了。朝廷上的議論間或有所建議説明，大都是交互陳述利弊，説金人是世代仇敵不能講和的，衹有右史胡銓、尚書張闡而已。”

兒子名叫張叔椿。

洪擬字成季，又字逸叟，鎮江丹陽人。原來姓弘，他的先世有名叫璆的，曾做過中書令，南唐時避諱，改爲現在的姓。後來又避宣祖廟諱，於是沿襲下來。

洪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朝任提舉利州路儒學事，不久改爲福建路。因罪被貶謫，通判鄆州，又提舉京西北路儒學事，歷任湖南、河北東路。宣和年間，爲監察御史，遷爲殿中，進升侍御史。當時王黼、蔡京交替掌權，洪擬中立不附和追隨任何人。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被罷免，洪擬也獲罪送交吏部，爲桂陽軍知軍，改爲海州。當時山東强盜群起，屢次攻城，洪擬率領士兵百姓堅守。

建炎年間，服母喪，以秘書少監召他入朝，不出。服喪結束，爲起居郎、中書舍人，上言：“戰争打了許多年，糧餉都出自人民，没有房屋要索取房屋税，没有壯丁要索取壯丁税，臨時的需要，没名目的聚斂，幾乎没有空過的日子，因此出去做强盜。現在對關中的强盜不能過急，應當找到平息他們的辦法；對江西的强盜不能過緩，應當找到消滅他們的辦法。豐富財源是政治的根本，而節約用度又是豐富財源的根本。”高宗到越州，執政商議移車駕到饒、信之間，洪擬上疏極力争辯，説“放棄四通八達的地點而奔向偏僻的小城，不能够顯示形勢、鞏固防禦。”

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

遷爲給事中、吏部尚書，言官因爲洪擬未曾經歷州縣官職，以龍圖閣待制爲温州知州。宣撫使孟庾統領部隊征討福建强盜，經過地方，洪擬催促讓他們奔赴前綫支援。孟庾惱怒，命令洪擬慰勞部隊。洪擬借用封樁錢勞軍，然後彈劾自己。盜賊平定，加官秩一等，召爲禮部尚書，遷爲吏部尚書。渡江以後，法令没有現成的册籍，官吏隨軍記録，稱爲“省記”，輕重隨意。到這時編寫《七司敕令》，命令洪擬統領這事，用舊法以及後來頒降的指揮參詳確定成書，獻上去。

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强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内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

金人再度進攻淮河，下詔每天輪流侍從在政事堂，給以紙箋詢問進攻和防守的辦法。洪擬進言：“國家勢力强盛就可以打仗，將士勇敢也可以打仗，財力物資充足還可以打仗，我們占主導地位、他們是次要地位就更可以打仗。陛下轉移車駕到東南地方，前年到達會稽，今年到達臨安，建立首都還没有確定的意見，不同於漢高祖在關中、漢光武帝在河内。從國勢上討論，可以談到守禦，還不能談到攻戰。”洪擬是説當時的宰相是姑且談論戰爭以顯示武力，實際上并不能戰鬥。

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甍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卒，年七十五，謚文憲。

紹興三年，因天旱地震下詔讓群臣進諫論事，洪擬上奏説：“法律執行得公平，就人民安樂而元氣平和；執行有偏頗，就人民怨怒而元氣乖戾。試用小事來論證它：近來監察、地方守官獻雜税收入就黜退他們，宣撫司進獻就接受他們，這是執行法律衹到疏遠的部門啊。有從一般官吏而做到侍從官的，躺在家裏辦公，還没有入朝謝恩，就得到肥缺而去；假若鼓院小官稱病不去上朝，就斥責罷逐他，這是執行法律衹到卑微低賤的人啊。專賣的法律規定非常嚴格，犯法的人抄没家財作爲抵償，大官權臣聯合起來設置障礙，公然進行酤賣，就不敢過問，這是執行法律衹到勢孤力單的人啊。小事這樣，推廣而達到極點，就怨怒多而和氣受傷了。”不久，因言官參劾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起初，洪擬侄子駕部郎官洪興祖和洪擬上密封奏疏侵犯了掌權的人，所以父子一同罷免。起用再任温州知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諡號文憲。

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净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起初，洪擬從海州回來住在鎮江。趙萬的叛軍進攻郡城，守臣趙子崧打敗仗，逃走。洪擬携帶母親出城躲避，遇到賊兵到來，想要殺他，洪擬說："死亡無處逃避，但願不要驚嚇老母親。"賊人放過了他們。其他賊人又到，面對兵刃，洪擬指着他母親說："這是我的母親，請不要驚嚇她。"賊人又放過他們離去。有《净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榮徙蜀，家於資州。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巨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悦。即罷知舉王曮，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税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

趙逵字莊叔，他的祖先是秦地的人，八世祖趙處榮遷往蜀地，住在資州。趙逵讀書一目數行，尤其喜歡收集古書，察考歷代興衰治亂的事迹，和當時的名人高官出仕退處的大節，盤根究底，尊崇親近這些人。紹興二十年，列於省奏名，第二年回答策問，論君臣父子的情意非常中肯，提拔爲第一。當時秦檜已有所屬意之人，而趙逵的回答單單合乎皇帝心意，秦檜不高興。就罷免知舉王曮，授任趙逵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皇帝曾問秦檜趙逵在哪裏，秦檜如實回答。過了很久，皇帝又問，授任校書郎。趙逵衹乘一輛車進京，徵税的人迎合秦檜意旨，搜檢行李都是書籍，衹有數金罷了。到職以後，没有私下謁見過，秦檜心裏更加怨恨。

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禄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

趙逵和皇帝作《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的句子，秦檜見了發怒説："趙逵還認爲没有太平嗎?"又對趙逵説："館職俸禄少，能够携帶家眷來嗎?"趙逵説："父母年老不能跋涉艱險長途。"秦檜慢慢説："可以送你百金作爲幫助。"趙逵唯唯答應而已。又派親信重申以前的話，暗示趙逵前往拜謝，趙逵不回答，秦檜更加惱怒，想要陷害他，没來得及就死了。

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宫，秘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 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

皇帝哭吊秦檜回來，就升遷趙逵爲著作佐郎兼代理禮部員外郎。皇帝到景靈宫，秘書省日常隨侍衹有趙逵一個人。皇帝屢次目視趙逵，當天命令引他上殿謁見，皇帝迎着説道："你知道嗎? 始終都是我自己提拔你。自你登第後，被大臣阻撓，很久不見你。秦檜天天薦士，不曾一句話提及你，因此而知道你不阿附權貴，真是天子的門

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爲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

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奸，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禄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閲，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閻安中。

始，逵未出貢闈，蔣璨除户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逵書讀，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逵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

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郯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

逵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抆淚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

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逵一

生啊。”下詔令充任普安郡王府教授。趙逵上奏：“進言之路久不通暢，乞求廣泛開放采納，不要因地位微賤而隔離，希望能養成敢説話的風氣。”皇帝嘉許采納他的話。在普安府進講到戾太子的史事，郡王説：“在那個時候，殺掉江充自己到武帝處領罪，怎麽様？”趙逵説：“這不是臣子所能做的。”郡王的意思大約是有所指的。

二十六年，遷爲著作郎，不久授任起居郎。入宫謝恩，皇帝又説：“秦檜權勢炎炎，不阿附的衹有你一人。”趙逵説：“臣不能效法古人對抗挫折權奸，衹不和他同流合污罷了，但是用來服事宰相的禮節也不敢缺少。”又説：“接受陛下官爵俸禄却爲權勢豪門奔走，臣不僅不敢，而且也不忍心。”明年同知貢舉，完全公正考核，以革除從前弊病，於是得到王十朋、閻安中。

起初，趙逵没有從知貢舉卸任，蔣璨授任户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因蔣璨交往勾結希圖進用，退還任命。皇帝發怒，罷免辛次膺，交付趙逵書讀，趙逵不同意，蔣璨因此出朝爲蘇州知州，辛次膺仍然得以輪對，趙逵兼任給事中。不久，授爲中書舍人，進士及第後六年就擔任起草外制，是南渡以後没有過的。皇帝對王綸説：“趙逵純粹正派可以任用，我在四川士人中没見過比得上他的。我之所以剛兩年就使他到達這個位置，是報答他不阿附權貴啊。”

在此之前，趙逵曾推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都是四川名士，到這時接受皇帝命令舉薦士人，又用馮方、劉儀鳳、李石、郯次雲響應詔命，宰相執政報知皇帝。皇帝説：“四川路遠，那地方文才品行可以任用的人，不由議論推薦没法知道。以前蜀中做官的人很多被隔斷，不能到達朝廷，太可惜了。”自從秦檜專權，極力貶抑四川士人，所以皇帝説到這些。

趙逵因病請求地方官職，皇帝命令御醫王繼先看病，已不可治了。去世，享年四十一歲。皇帝爲他拭淚嘆息。趙逵曾經説自己：“司馬温公不非分接近女色，不取不義之財，我雖然不成器，希望能够追慕他。”

正當秦檜權勢興盛的時候，冒犯秦檜的本來

人，而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不止趙逵一個人，但皇帝非常稱許趙逵不附從，又說趙逵的文章像蘇軾，所以稱爲“小東坡”，没來得及任用趙逵就死了。可惜他的議論建議没有流傳下來。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骾峭，不惑異説，不畏强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論曰：范如圭師事安國，王居正師事楊時，晏敦復師事程頤，吴表臣結交陳瓘，他們的師友根源是有來歷的。所以他們的議論正直，剛嚴耿介，不迷惑於異端邪説，不畏懼强暴，大體上差不多。至於王居正辨析王氏《三經》的謬誤，黄龜年首先彈劾秦檜主張議和的錯誤，程瑀極力排斥蔡京的徒黨，在名教方面更有功績。張闡議論事情無所迴避，洪擬樸質誠實端風亮節，趙逵純粹正派善做文章，都是當時的優良人才，被秦檜忌恨而不屈服的人。古語説：“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真是這樣啊！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張燾　黄中　孫道夫　曾幾(兄)開　勾濤　李彌遜(弟)彌大

張燾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秘閣修撰根之子也。政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爲辟雍録、秘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

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秘閣修撰張根的兒子。政和八年進士考試第三名，曾任辟雍録、秘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任親征行營使，辟舉張燾爲幕僚。李綱被貶，親友知交連累坐罪的十七個人，張燾也被貶。

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栖會稽，似不如是。"

建炎初年，起用通判湖州。明受政變，賊人假托有詔派張燾撫諭江、浙，張燾不接受。皇上復辟以後，下詔徵求直言。張燾上書，大略是說："君主平定禍亂，没有不是出自至誠却能成功的。陛下登基到現在，號令的發布不足以感動人心，政事的施行不足以滿足人們的希望，難道不是由於自己的誠意尚未盡善嗎？天下治亂，在於君子小人的任用取捨罷了。小人的朋黨一天天得勢，君子的同類就一天天後退，將靠什麼來平息禍亂謀求安定？"又進言，安排設置長江防務不是辦法，白白耗費民間財力、損失公家賦税，而不適用。又說："侍從、臺諫官觀望意圖，瑣屑列舉細小的事務，臨到國家大事，坐着看不說話。"又說："皇帝巡狩所到之處，營建修繕困窘民力，越國在會稽栖止的時候，好像并不像這樣做的。"

紹興二年，吕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敵動静。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

紹興二年，吕頤浩推薦，授任司勳員外郎，遷爲起居舍人。進言："自古以來没有不知敵人的情况却能戰勝的，望詔令大臣、諸將，高官重賞，招募可任用的人去窺伺敵人動静。詳細瞭解以後，就戰守進退，我們都有準備，他們還哪裏

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

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奸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滉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内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

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

能出乎意料地侵犯我們行宫。”下詔交付都督府以及沿邊各路軍事長官。遷升中書舍人。

呂祉撫諭淮西時，張燾對張浚説：“呂祉是個書生，不瞭解軍事，怎能輕易交付。”張浚不聽，於是導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滉特別賜給進士出身。張滉是張浚兄長，携帶母親到達皇上駐地，皇上召見問答後而任命他。張燾進言：“宣和以來，奸臣子弟隨便得到儒學科第。陛下正在和張浚考慮恢復大業，應當按照公道來革除從前的弊病。現在先賜張滉科第，用什麽來堵塞公衆議論？”皇上感念張浚功勞，想要安慰他母親的心，就命令起居郎樓炤宣布詔命，樓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説：“賢臣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算過分。”就把命令宣布執行了。張燾自己不安，和樓炤一起請求離職，不允許。言官議論他，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明年，以兵部侍郎召還朝，詔命引見答問，皇上説：“你出朝衹是由於張滉。”張燾説：“臣假如看到什麽，不敢不講。例如内侍王鑑是陛下親信的人，臣還議論評定他，怎能有宰相給自己親兄賜出身，公衆輿論不能同意。臣如果不進言，豈但辜負陛下，也辜負了張浚。”皇上因而問道：“我致力大治十二年，收到的效果很小，它的弊病在哪裏？”張燾説：“從前有作爲的君主，没有不先定計劃而能收效的。臣在紹興初年就帶頭説過這話，現在七年了。以前前進時面臨長江，退回來守住吳會，不滿一個月忽進忽退，難道就不被敵人窺伺嗎？現在和陛下共同斷定國家大事的人，兩三個大臣而已。十二年間，十四次任命宰相，執政輪流變更大概二十多個。歲月逝去了，大計不能再錯誤，希望以先定計劃爲急務。”

不久遷任代理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去世，下詔追贈官秩以示推及皇恩。張燾上言：“黎確素來號稱正人君子，一旦面臨變故，喪失臣子氣節，面向北方朝拜張邦昌的僞朝廷，而且接受他的命令阻止勤王的部隊。現在曲意加以追贈撫恤，拿什麽來昭示天下人？”下詔追奪職名。

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宫，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群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强，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强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説，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絶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仇，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憱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虚實，拘其使人。"燾頓首謝。

當時金朝使臣到達邊境，下詔想要委屈自己達成和議，下令侍從、臺諫官陳述意見。張燾進言："金使來到，想要商議和好，將要還給我們先帝靈柩，還我們淵聖皇帝，還我們母后，還我們宗邦社稷，還我們土地人民，他們意思很好，話很動聽，皇帝以爲真是這樣，但群臣、百姓不敢相信真是這樣。事情關係到國家體面，臣請求推知根本的天意爲陛下陳述。《傳》説：'天將要興起他，誰能够廢掉他？'臣察考人事來驗證天意，陛下到達濟州是上天的意願，敵人騎兵屢次進犯行宫，都不能造成憂患。甲寅年一戰擊敗敵軍，丙辰年第二戰逼退劉豫，丁巳年酈瓊雖然叛變，實際上是僞齊被廢黜消滅的憑藉，都是上天所贊助的。這些大約是由於陛下親身履踐艱難困苦，不敢安息修身實踐，遍布恩德行事端正，符合上天的意志，而上天保佑您達到的吧。臣據此知道上天追悔禍亂已指日可待，國家中興爲期不遠了。希望更加自己約束自己振作，以慰上天心意，以等待上天給予的時機。時機已經來到，大吉大利，那麽什麽戰争不能勝利，什麽功績不能建立。今天這個和議，姑且聽從他們，但一定是没有信義可以依賴的。他們的使節已到達邊境，勢必難以拒絶。假使他們果真願意和好，像前邊所陳述的，這是上天啓發他們的内心，定然不再用難以實行的禮節强迫我們。如果他們本無這樣的心，反復改變他們的説法，用一定不可以接受的禮節要求我們，用一定不可以遵從的事情要挾我們，他們内心包藏的禍心又有什麽是没有的，就應當用大道理回絶他們。謹飭邊防，激勵將士，觀察時機然後行動。希望決斷出於皇上本心，不要取決於敵人的態度而應按照天意行必行之事罷了。至於忽略國家的巨大耻辱，放過祖宗的深仇大恨，親自率領臣民，向金國屈膝作爲臣下服事他們，而希冀和約的一定成功，不是臣所敢於知道的。"皇上看了奏章，戚然改變臉色説："你的話可以説是忠了，但是我一定不至於被他們欺騙，正在反復商議，確實不是欺瞞虚假纔可聽從，否則，應當再度詳察真僞，拘禁他們派來的使臣。"張燾磕頭致謝。

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群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宫，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説，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

金朝派遣張通古、蕭哲到達行在，朝廷議論打算讓皇上下拜接受金國詔書。張燾説："陛下相信王倫的虛言欺詐，出自聖上決斷，不再謀劃商議，就想要行禮，群臣震驚戒懼不知所措。一定要得到先皇靈柩，得到母后，得到宗室之人以後，纔可以商議通好的長久禮節。現在他們專用通好做説辭，意思是割地講和罷了，陛下所希望而心中關切的事，没有一個字提及，他們的真情可見，怎麽能立即打算屈服而聽從他們。一次屈服以後，不能再度伸張。朝廷大臣不能匡正挽救，還比不上魯仲連，豈不是得罪了天下萬世的人。"

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宫未還，兩宫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奸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群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恃以爲心腹，信之如蓍龜，今其爲言，自已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托之

不久監察御史施廷臣上奏章極力贊同和議，提升爲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然賜以科第，擢爲起居郎。朝廷議論大爲驚駭。張燾率領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説："思念陛下因爲痛心先帝靈柩未曾回國，兩宫没有恢復，不惜屈己同敵人議和。衹由於大衆意見未曾一致，所以不敢輕易屈從罷了。幸而大大小小的臣子不再有不同意見，從容地提供采納，可能使皇上回心轉意，最終不致屈服，這是國家的福分。那施廷臣衹是專門迎合，屢次大膽上奏，極力贊同這個建議，姑且作爲自己進用的資本，不體諒君父屈辱的羞耻，罪惡當殺不能寬容，却由察官越級提拔爲侍御史。御史臺是掌管朝廷綱紀法度之地，又是陛下充當耳目的機關。前些時勾龍如淵依靠逢迎而得到中丞的官位，大衆的議論本已紛紛鄙視他了。現今施廷臣又因此而躋身側旁副座，一臺之中，正副長官都一個樣，既是同鄉，又意見一致，衹會互相勾結攀附，混淆是非，難道不是攪亂綱紀法度而蒙蔽陛下的耳目嗎？大衆議論沸騰，正在切齒痛恨，而莫將這樣的人又靠這樣的言論而由寺丞提拔爲侍御史。勾龍如淵、施廷臣都是庸人，一無所長，衹知觀望；而莫將則是邪惡之人，考查他平時就無所不爲，這種人怎能和他決斷國家大事呢？希望加以斥退驅逐，差不多可以稍稍堵塞這班小人的歪門邪道。説到和議，那麽王倫實在是主謀，他來往於敵人之間好多次了，陛下還依賴他作爲心腹，迷信他像卜卦的蓍草龜甲，現在

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耻以思復仇，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埸，自治自强，以俟天時，何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遍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

他所說的話中，也已經有二三件事的頭緒大約可以看見了。更盼望聖上對上懷念祖宗托付的重擔，對下體念百姓愛戴的誠心，自貴自重，不要輕率屈服。衹要一心洗雪耻辱而存心復仇，禮貌對待敵方使節，用重賞打發回去，告知以一定要得到實際結果的意思，告訴他們我國人民都說不同意的情況。假使他們追悔造成的禍亂真的出自誠心，凡是我們想要的全都歸還我們，然後慢慢商議報答他們的禮節也不算晚。如果他們機變欺詐，用空話引誘我們，那麼他們的内心終究不可測度。就應當激勵將士，保衛邊疆，自治自强，等待天賜良機，什麼事做不成？但願陛下略爲忍耐而已。自從朝廷有了屈服的建議，上下涣散，假如成就了屈服的事實，那麼上下必定至於離心。人心既然背離，靠什麼建立國家？但願以之爲戒、以之爲重。”於是莫將、施廷臣都不敢就職。張燾又當面駁斥勾龍如淵說：“遍觀所推薦的人，你舉薦的七個人都服事張邦昌，現在言語支吾附會，中了敵人的詭計，以後必定要背叛君王尊長了。”

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托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

張燾極力抵制拜受詔書的意見，秦檜憂慮這件事。張燾也知自己得罪了秦檜，推説有病請假。秦檜派樓炤告知他說：“學士院缺人，打算請您掌管學士院。”張燾大爲驚駭地說：“果真有這個話，就更不敢出來了。”秦檜不能改變，纔停止。

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㒟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涌溢，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柏城，披鋤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仇也。陛

和議達成，范如圭請求派使節朝拜八陵，於是命令判大宗正趙士㒟和張燾一起去，而且命他們修整陵墓，派荆湖軍事統帥岳飛幫助辦理這事。張燾和趙士㒟經武昌，到達蔡、潁，河南老百姓夾道歡迎，又哭又笑地說：“和王朝的德化相隔很久了，没想到今天又成爲宋朝的臣民。”九年五月，到達永安諸陵，按禮節朝拜。陵前石澗中水乾涸很久，兩位使節將到時忽然奔涌充溢，父老驚嘆，認爲是國家中興的預兆。張燾等進入園陵，清除荆棘，到處修葺整治，停留兩天後回去，從鄭州經汴州、宋州、宿州、泗州、淮南而歸。就上奏疏說：“金人的禍害，向上波及先皇陵墓，即使消滅了他們，也不足以洗雪耻

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辱、報復仇恨。陛下孝心秉承天賦，怎能忍受痛憤，衹不過由於先帝靈柩和兩朝后宮的原故，暫且講和，不能馬上動用武力。祖宗在天之靈震怒已經很久，怎能容忍就算了，他日恭敬執行上天的責罰，能不寄托希望於陛下嗎？自古以來討平禍亂，非動用武力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以信任倚靠久已如此；希望修整武備，等待一旦機會生成起而應和，像雷電横掃狂風驅除，把敵人全部俘虜以告慰先陵。衹有這樣纔能盡天子的孝心，而爲人子孫的責任算是盡到了。”皇上問諸座陵墓是什麼樣子，張燾不回答，衹說“萬世不可忘記這些賊人”。皇上神情黯然。

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

張燾因而請求永固陵不要隨葬金玉，大略是說：“金玉珍寶，聚集收藏起來，本來足以引人注意；加上它作爲財物，本來應當在世上流通，從道理上必然被挖掘出來，没有什麼值得奇怪。”皇上看了奏章，對秦檜說：“前代厚葬的災禍好像遵循着一條軌道。我斷然不用金玉，希望先帝靈魂得到萬世的安寧。”

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黄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

張燾又進言：“當劉豫剛剛被廢的時候，人心動蕩不安，我們的哨探不明，坐失了機會。現在又聽說敵人在淮陽造木筏、造繩索，不知用來作什麼？諸將因朝廷告誡不准派遣間諜，於是不再派遣，我們的動静敵人没有不知道的，敵人的情況我們就聽不到。又見到黄河上船隻全都被拘到北岸，全都被敵人徵用，往來自如，没有一個人敢渡過北岸去。希望誡飭邊疆官吏拓寬耳目，在事情未出現時就做準備。”又進言：“酈瓊的部隊都是西面邊疆的精兵，現在河南，還可以收編調用。新收疆土，租賦已經蠲免，而使臣絡繹不絶，推恩的費用仍舊按照打仗時的例子，希望加以削減，不到迫不得已時不要派使臣，以便寬緩民力。”又議論：“陝西各路軍事統帥互不服氣，動不動喧鬧争吵，請求派一位大帥統領他們，希望可以首尾互相救援，危急時可以互爲倚靠。”張燾所說的都切合當時弊病，秦檜正在主持和議，衹怕有一點點違背敵人的心意，對這些事就全都放到一邊置之不問。

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

成都謀求軍鎮統帥，皇上曉諭秦檜說：“張

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剥之，去朝廷遠，無所赴訴。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

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

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陵積歲負内庫錢帛巨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争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决，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

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逾於此。"上曰："朕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木，减冗吏，止北貨。上嘉獎

燾可以勝任，衹是路程遥遠，恐怕他害怕前去。"秦檜把這事告知張燾，張燾説："君王的命令，怎麽敢推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爲成都府知府兼本路安撫使，指示他可以便利權宜行事，雖衹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不合法度的，都可以蠲免削减。上朝辭行，上奏説："四川百姓困頓了，官吏還趕着盤剥他們，離開朝廷太遠，無處投奔控訴。等到臣到達轄區，首先要宣布皇帝恩典，讓一路之人都受到恩澤。"皇上説："何止一路，四川撫恤百姓的事都委托給你。"張燾就進言官吏殘害人民的，請求先行罷免然後上章彈劾，皇上准許了他。又説："戰争進行了十多年，每天事情多得來不及做。現在和議剛剛議定，希望急切地把政務法治放在第一位。"皇上説："我要寫下來作爲座右銘。"十年三月，到達成都。

在四川四年，禁止貪官污吏，减輕租税田賦；安撫雅州少數民族，西部邊疆不曾驚擾；年遇旱災就開倉發米，百姓得以不飢餓；閑暇時就修建學校，和諸生研究學問。正巧有皇帝詔令宣撫部門接納契丹族來歸降的人，張燾向宣撫使胡世將説："四川地方狹小無法容納，前朝的常勝軍可以作爲鑒戒。"胡世將上奏停止了這件事。

張燾請求祠禄，派李璆代替他。張燾從四川回家，隱居一共十三年。二十五年冬天，秦檜死了，從前大臣活着的都被起用，張燾授任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金陵歷年拖欠皇宫内庫的錢帛成千上萬，都上奏請求蠲免。池州有個義子和他父親争執打官司，知州昏憒荒謬，囚禁他的父親，好幾年不判决。張燾把案子移交大理寺，放逐這個知州。過了兩年，進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老多病力辭，不被准許。授任吏部尚書。

當初，皇上知道普安郡王賢能，想要立爲太子，顯仁皇后意思不願這樣，耽擱了很長時間。顯仁皇后駕崩，皇上向張燾徵求當前大計，張燾説："皇位繼承人問題是國家的根本，天下大計没有能超過這個的。"皇上説："我思考這件事很久了，你的話切合我的心意，開春後應當討論典禮的事。"又勸皇上節省賞賜，停止土木工程，

之。

減免閑散官吏，制止和北國流通貨物。皇上嘉獎了他。

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爲備。

金國派遣施宜生來，張燾奉命接待客人。施宜生原本是閩人，一向聽聞張燾聲名，一見面就回顧他的副手說："這就是南朝反對拜詔的人。"張燾用"狐死首丘"、"永懷桑梓"之情感化他，施宜生從而泄露敵情，張燾秘密上奏，早做準備。

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醖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

在此之前，皇宮前設置甲庫，凡是皇帝所需要的圖畫雜物，專職官吏不能供應的東西全都收藏在那裏，每天費用無法計算。宮中已有內酒庫，釀酒特好，賣掉多餘的酒，大爲侵犯了司農寺的權利。張燾因而面奏皇帝，進言甲庫匯聚各種玩物以動摇皇上心志，酒庫賣好酒而侵奪了國家税收。并且請求罷免裁減教坊的樂工人數。皇上說："你的建議可以說是責難到君主頭上了。"明日下詔命全部罷免。

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

屢次因年老多病請求退休。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職位退休，不久遷官太中大夫，給以在位官員的俸禄。三十一年八月，特命復出任職，又爲建康府知府。當時金人意欲渡江，建業百姓驚慌逃走大半，聽說張燾來到，人心漸漸安定。不久詔命沿長江駐防守臣逐條陳述恢復事宜，張燾帶頭陳述十件事，大略是要預先防備意外變故，謹慎穩重保存實力，觀察到可乘之機然後行動，可以期待一定成功。

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

孝宗接受禪位，授爲同知樞密院，派遣兒子張埏入朝辭謝。下詔用轎子抬他進宮，派人攙扶着他上殿，首先詢問政治的要點，回答說內部治理好了纔可以抵抗外來侵略。又請求命令百官逐條陳述弊病，下詔聽從他，命令侍從官、臺諫官集合在政事堂，給以紙張書寫後上奏皇帝知道。隆興元年，遷任參知政事，因年老多病没有接受任命，臺諫官交相上奏章挽留他，授任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上奏請求請假療養，允許了他的請求。到了家裏，堅决請求退休。兩年以後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謚號忠定。

燾外和內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

張燾外表温和內心剛强，治理四川施行良好政治，人民祭祀他不能忘記。開始議論和議認爲

歉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是天命，士大夫談論時都覺得有所欠缺。等到退還駁斥施廷臣的奏章，朝廷内外又都異口同聲推重他了。

黄中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官。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年讀書，一遍兩遍就能背誦。起初因族祖恩蔭得官。紹興五年廷試時，講孝悌之道感動了皇帝，提拔爲進士第二名，授爲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幾年後，秦檜死了，於是召還任校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黄中在王府的時候，龍大淵已得皇帝寵幸，黄中不曾和他親近，見面就作揖而退，以後其他教授大多得到他幫忙，衹有黄中不曾升官。

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黄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

遷爲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在武成廟中，官吏請求上奏皇帝知道，黄中不回答，官吏私下畫圖進獻。宰相對祭酒周綰和黄中説："太平盛世的吉兆，按下而不上奏，爲什麽?"周綰還没回答，黄中説："太平盛世要這個有什麽用?"周綰退下來，對别人説："黄司業的話精當切實簡短扼要，可惜不是諫官。"

充賀金生辰使，還，爲秘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黄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

充任賀金朝生辰使，回來，爲秘書少監，不久授爲起居郎，累積升遷爲代理禮部侍郎。黄中出使金國回來，説金人修治汴宫，必定要遷居逼迫我朝，應當早做準備。皇上吃了一驚。宰相回頭對黄中説："沈介回朝，竟然没聽見這話，爲什麽?"過了幾天，黄中告訴宰相，請求因隨意説話等待處分。湯思退惱怒，責罵黄中。然後授任沈介爲吏部侍郎，調黄中補充他的位置。黄中還進言戒備邊防，又不被采納，於是請求補外。皇上不許可，説："黄中恬淡謙退有操守。"授爲左史，而且賜給鞍馬。

金使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爲

金國使臣來賀天申節，突然把欽宗去世的消息説出來，朝廷討論等使臣走後辦喪事，黄中趕去對宰相説："這是國家大事，臣子極爲哀痛，一旦有所失禮，對天下後世的人怎麽交代!"最後得以按照禮節辦理。黄中自從出使回朝，每逢謁見皇帝都進言邊防大事，又特别陳述守禦防備的方法策略，高宗贊好。不過幾個月，金朝完顔亮已經聚兵渡過淮河。黄中因而入朝謝罪，議

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争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

論淮西兵將不遵行命令，請求選派大臣監督部隊。此後派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任御營使，黄中率領同僚極力論辯不可以派遣。敵人已到長江邊，朝臣争着遣散家人逃跑躲藏，黄中單獨鎮定平穩。等到敵人退走，衹有黄中和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人慚愧敬服。

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内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群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

天申節慶壽，議論的人認爲欽宗喪服解除應當奏樂。黄中進言："《春秋》中國君被弑而不討伐賊人，即使下葬也不記載，用來昭示臣下的罪過，何况欽宗事實上没有入葬，難道能馬上奏樂嗎？"事情竟然中止。兼任給事中。内侍遷升官職不合法，諫官劉度因議論皇帝親信龍大淵，違背皇帝意旨而補官到外郡，然後又被罷免，黄中都不予書讀。一群小人交互誣陷，黄中罷官離職。尹穡迎合意旨詆毁黄中爲張浚一黨。

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内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乾道改元時，黄中年齡剛好七十歲，就因年老辭官，以集英殿修撰的職位退休，進爲敷文閣待制。過了六年，皇上駕臨講筵，回頭對侍臣説："黄中是位老儒，現在哪裏？年紀多大了？精力或許還没衰退吧？"召唤入朝在内殿接見，慰問非常殷厚，讓他做兵部尚書兼侍讀。

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説。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宫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

黄中從前在禮部，曾進諫停止作樂的事，黄中離職，最終采納了奏樂的意見。到這時又將要賜宴，於是重新申述以前的説辭。皇帝下詔派范成大出使金國請求修建陵墓。黄中進言："陛下有孝心在這方面，天下百姓十分幸運，但是欽宗的靈柩放置一旁不過問，有所欠缺。"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好，但不能采納。

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賜犀帶、香茗。

不到一年，有退隱的想法，於是陳述十件關鍵的方針，認爲：要使用人才而不自以爲是；按照公衆輿論提拔人才；細察邪惡與正派；廣開言路；核對事實；節省開支；選擇適當的人任監司；懲罰貪官污吏；讓大家陳述方針策略；查核士兵名籍。皇上特别稱贊。黄中極力請求離職，授任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賜給飾有犀角的腰帶、香茶。

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

授任龍圖閣學士，退休。凡是鄉里晚輩後生前來拜見，一定用孝悌忠信訓導他們。朱熹寫信求見，有這樣的話説："今天我前來，將要再拜

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宫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於堂下，希望您坐着接受，使我前進到學生的行列，那就是我的願望了。"他被人敬慕像這個樣子。這以後，皇上寫信派遣使臣向他咨詢朝廷的缺點，進職端明殿學士。生了病，親手起草遺表，還把陵墓、欽宗靈柩的事寫進去，深深把君主的職掌不可以讓左右的人代管作爲告誡。淳熙七年八月庚寅日去世，享年八十五歲。九月，下詔令追贈正議大夫。黄中有奏議十卷。謚號簡肅。

孫道夫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耻。"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歲爲太學貢生。當時禁止元祐之學，因犯收藏蘇氏文章的罪開除學籍。再次成爲貢生，被選進優等。張浚把他推薦給高宗，召他面見皇帝，孫道夫上奏説："希望修養德行來扭轉天意，確定首都來維係人心，任用賢能的人，謀求振興恢復，以洗雪國家的耻辱。"

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吴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晋、宋以來，嘗倚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

皇上在越州，張浚派孫道夫奏事，賜給科第出身，改官左承奉郎。再次詔令面見皇帝，進言説："漢中前面俯瞰三秦，後面遮蔽巴蜀，諸葛孔明、蔣琬出兵圖謀得到關輔，没有不駐軍在漢中的。現在打算進攻陝右，應當首先治理漢中。荆南向東連接吴會，向北溝通漢沔，號稱用武之地，晋、宋以來，常倚靠爲軍事要地。漢武帝也因爲荆南地處上游，所以派他的兒子們占據。現在防守長江應當首先安排處置荆南，時機一到就讓蜀漢部隊出秦關，荆楚部隊出宛洛，陛下親自統率大軍，從淮甸和各路將領會師咸陽，誰能够抵抗？"皇上贊同采納，派他試任館職。皇上告知宰相："自從南渡長江到現在，文章氣勢没有比得上道夫的，滋潤養育一兩年，應當任命他擔任文學侍從之職。"

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

授任秘書省正字、代理禮部郎官。徽宗死訊禮儀，多數由他起草制定。不久代理左司員外郎。皇上問四川水路運輸與陸路運輸哪種便利，孫道夫上奏："水路運輸遲緩但是節約開支，陸路運輸迅速但是勞累百姓。宣撫部門起初由水路運輸，每一石費錢十千，後來認爲太慢，從陸路徵發民工十幾萬人，每一石費用五十餘千。"皇

上說："水路運輸方便，實行它。"

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産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

遷爲校書郎。出朝爲懷安軍知軍，請求停辦都運司來寬省民力，停止邊地屯兵來消除禍亂的原因，停止繁多的差遣來節省浮濫的花費。爲資州知州，宣撫鄭剛中推薦他的治績品行爲第一。移官蜀州知州，盜賊不敢進入州境。蜀州出産綾，在此之前，知州派軍隊的工匠置備織機，買絲少付錢，人民憂患這事，孫道夫停辦了公家的織機。處理事務明白，人們把他看做"水晶燈籠"。九年不升官，可能他不是秦檜喜歡的人。

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

以吏部郎中資格入朝面見皇帝，進言蜀地百姓上交兩税和鹽酒茶定額的弊病，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授爲太常少卿，臨時以禮部侍郎官銜，充任賀金國正旦使。金國將要撕毀盟約，質問秦檜的死活，以及在關、陝購買馬匹不遵守約定，孫道夫順沿這些事情一一駁斥他們。出使回朝，提升代理禮部侍郎。皇上説："你自從任小官時已經被我瞭解，衹是趙鼎跟張浚失和以後，四川人在朝廷上任職的都被阻塞壓制。從今以後有什麽見解，可以請求多進見幾次。"

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

兼侍講，上奏説敵人有伺機侵占江、淮的意圖。皇上説："朝廷待他們非常好，他們拿什麽名目作爲用兵的開端？"孫道夫説："那些金國人可以自己殺掉他們的父兄奪取他們的權位，起兵難道還問有什麽名目，臣希望早做準備。"宰相沈該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孫道夫每次進宫答問，就進言武備的事，沈該懷疑他援引張浚，顧忌他。孫道夫内心不安，請求出朝，任綿州知州，退休，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孫道夫在官位，一心爲百姓，不可以因私人關係干求他。爲官三十年，俸禄大部分購置書籍。但是性情剛直，喜歡當面駁斥别人，不能包容别人的缺點，有的人因此而輕視他。

曾幾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

曾幾字吉甫，他的祖先是贛州人，遷居河南府。年幼時就有見識，服侍雙親很孝順，母親死了，粗茶淡飯十五年。進入太學，有名聲。哥哥曾弼，提舉京西南路學校事，巡視部屬時淹死了，没有後代，特别任命曾幾爲將仕郎。參加吏

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

部考試，考官驚異他的文章，放在優等，賜上舍出身，提拔爲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太學博士，授任校書郎。

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録》，朝士争趨之，幾與李綱、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閹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争不得。

林靈素受寵幸，作符籙書名叫《神霄録》，朝廷士人争相趨奉他，曾幾和李綱、傅崧卿都推説有病不去看。過了很久，任應天府少尹，官署裏没有拖延不辦的案子。宦官得皇帝旨意取錢而没有携帶文書，府尹徐處仁交付給他，曾幾極力争辯不成功。

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争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荆南路。盗駱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澒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譌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閒，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

靖康初年，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官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恰巧兄長曾開爲禮部侍郎，和秦檜極力争論和議，秦檜發怒，曾開離職，曾幾也罷官。過一個月，授任廣西轉運副使，换任荆南路。强盗駱科起兵於郴州的宜章，郴州、桂州都動蕩不安，宣撫司調兵還没有到達，就假説勝利報告皇帝。曾幾上疏奏明事實，朝廷派遣其他將領平定動亂。請求休息，得崇道觀。又爲廣西運判，堅决辭免，僑居上饒七年。

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净，民安之。黄巖令受賄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

秦檜死了，起用爲浙西提點刑獄、台州知州，政治奉行清净之道，人民安心。黄巖縣令受賄被兩名官吏要挾，縣令用鐐銬拘禁兩名官吏關押在獄中，一個晚上都死了，曾幾追問他的罪責。有人説："縣令是丞相沈該的門客。"追究得更加急迫。

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悦，授秘書少監。

賀允中推薦他，皇帝召見問話，因生病而辭免，授爲直秘閣，回到原來部門。不久，又召他問話，曾幾説："士氣很久没有振作，陛下想要在一個早上興起它，弄直彎曲的東西必須超過直綫，即使有敢於直諫至於折檻斷鞅、牽裾還笏、好像賣弄正直干求名譽的人，也希望加以優待容納。"當時皇帝戒懼秦檜擅權的弊病，正在開闢進言之路，響應詔令的人很多，曾幾惟恐有得罪的人，事先進行説明。皇帝非常高興，授爲秘書少監。

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

曾幾在天下太平時已擔任館職，離職三十八年又再度任職，鬍鬚鬢髮都白了，衣冠壯美。每到和同事聚會，常談論前輩的言語舉止、臺閣典章制度，士大夫因此推崇尊重他。詔令寫作《神

奏薦，帝稱善。權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

宗寶訓》，書完成後，奏報上去，皇帝稱贊。代理禮部侍郎。兄長曾楙、曾開都曾經擔任禮部副長官，曾幾又任這個職位，人們認爲是種榮耀。

吴、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韙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

吴、越地方發大水、地震，曾幾舉出唐朝貞元年間舊事反復論述上奏，皇帝肯定他的説法。過了幾天對曾幾説："以前所説的陸贄的事很中肯，已派遣漕臣賑濟百姓了。"告老而請求辭去職務，皇上説："你氣色形貌不像老人，姑且爲我留下。"辭謝説："臣没有萬分之一補報陛下，衹有進退按照禮節，還算是不辜負陛下的提拔。"皇上憐憫他事多辛勞，提舉玉隆觀，這是紹興二十七年的事。授爲集英殿修撰，又過三年，升爲敷文閣待制。

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諭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爲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

金人侵犯邊塞，朝廷内外大爲震驚，皇帝召楊存中和宰相執政在偏殿問話，告知他們將要遣散百官，乘船到海中避難。左僕射陳康伯堅決不同意。楊存中進言："敵人率全國兵力遠道而來，已闖入淮甸，現在正是賢能才智的人奔走都來不及的時刻。臣願意帶頭率領將士，面向北方誓死抗敵。"皇帝歡喜，於是議定親自出征，下詔令進攻討伐。有想要派遣使臣到敵方請求延緩出兵的，曾幾上疏進言："增加歲幣請求講和，没有小利，却有大害，爲朝廷打算，正應當卧薪嘗膽枕戈待旦，專一從事省儉，除經營武事以外一切放置，像這樣即使北上奪取中原也是可以辦到的。況且前些日子已詔令諸將傳遞檄文責備金國君臣，像喝斥奴隸，還有什麼話可以跟他們講和呢？"皇帝認爲他的話很雄壯。

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

孝宗接受禪位，曾幾又上疏幾千字。將要召見他，屢次請求告老，於是遷任通奉大夫，退休，提拔他的兒子曾逮爲浙西提刑以便就近奉養。乾道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二歲，謚號文清。

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説》二十卷、文集三十

曾幾三度在嶺表任職，家中没有南方的物品，人們稱贊他的廉潔。早年跟從舅父孔文仲、孔武仲研究學問。初任應天府少尹時，諫官劉安世無病閑居，黨禁正當酷烈，没有敢偷偷到他家去的人，曾幾獨自追隨他，談論經史時事，和他意見一致。避禍移居衡山，又和胡安國交游，他的學問更加精粹。做文章純正雅健，寫詩更爲擅

卷。

二子：逄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逄最以學稱。

曾開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户，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除直秘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宫，判南京國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宫。

欽宗即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逾年求去，復得鴻慶宫。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群盗。提舉太平觀。

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願擇重臣與吴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

召爲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悉嘉納。

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

長。有《經説》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兩個兒子：曾逄官至司農卿，曾逮也終官敷文閣待制，而曾逄的學問最爲著名。

曾開字天游。年輕時好學，善於做文章。崇寧年間進士及第，調任真州司户，累積升遷爲國子司業，擢升爲起居舍人，代理中書舍人。宫中起草制書，有許多議論駁斥，違逆當權宰相的心意，降官爲太常少卿，責令監督大寧監鹽井，是個衹有一匹馬的小官，但并不因此而自卑。召他還朝，掌權的宰相重新管事，讓他監督杭州市易務。授任直秘閣，任和州知州，徙爲恩州知州。請求祠禄，得鴻慶宫，判南京國子監。重爲中書舍人，罷免，提舉洞霄宫。

欽宗即位，授任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潁昌府知府，兼京西安撫使。罷職，領祠禄。建炎初年，官復原職，爲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過了一年，請求離職，又得鴻慶宫。起用爲平江府知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令駐潮陽招安捉拿虔州賊寇，事情完畢，於是到鎮。過了兩年，所有寇盜都討平。提舉太平觀。

又召還他任中書舍人，首先論述："自古以來振興衰世治理混亂的君主，必然有既定的理論，這樣做了以後纔能成功。願講究申明大計方略，使議論一致，決斷了必定執行，那麽功勞盛大可以和周宣王相比了。"又議論："皇帝車駕巡視到東南地方，大軍聚集之地，以長江爲險阻，敵人不易輕率進犯，他們所希圖的是整個四川。一旦失去那裏的防衛，陛下就不能再高枕而卧了。希望選擇可倚重的大臣和吴玠合力鞏固衛護整個蜀地。"屢次請求離職，進寶文閣待制，鎮江府知府兼沿江安撫使。

召還朝任刑部侍郎。進言説："太祖懲戒於五代末年本末倒置指揮不靈的憂患，京城附近的駐軍比天下兵馬多一倍，衛護皇宫的宿衛軍由三衙統領。現在禁軍部隊力量薄弱，希望參照從前制度加以增補。"皇帝全都欣然采納。

遷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當時秦檜專權主

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温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争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强兵富國，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宫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

張和議，曾開應當起草國書，辨析瞭解體制不正確，辯論這事，不聽從，於是請求罷免，改兼侍讀。秦檜曾經招曾開用温和的話安慰他，而且說："主上空着執政的位子來等待您。"曾開說："儒者所争執的是義，如果是不道義的，高官厚禄也不回頭看一看。希望聽聽用來對待敵人的禮節。"秦檜說："就像高麗對於本朝那樣罷了。"曾開說："主上憑藉聖德登上皇位，是臣民推崇愛戴的，是各位聖人所聽到的。您應當使兵强國富，尊崇君主庇護人民，怎麽可以自卑自辱到這個地步，不是曾開所敢於聽見的。"又引證古代的道理來折服他。秦檜大怒說："侍郎知道古代的事，秦檜就單單不知道麽？"另外一天，曾開又到政事堂，問："計策果真怎麽樣？"秦檜說："皇上心意已定，還說什麽！您自管撈個大名聲走了，像秦檜這樣，衹不過想要辦成國家的事罷了。"然而還因爲先帝靈柩没有歸還，母后、欽宗没有回國，詔令侍從、臺諫官集合討論上報皇帝。曾開上奏疏大略說："衹應當修治德行穩定政治，嚴加防備，用我們的仁德對抗敵方的不仁德，用我們的道義對抗敵方的不講道義，用我們的戒備警覺對抗敵人的驕奢淫佚，真氣實力積聚長久了，就像人的元氣鞏固而疾病自行消解，太陽升起而陰氣自然消散，不必屈辱自己，陛下的志願就可以成就。不這樣，恐怕不是先帝在天之靈和太后、淵聖對於陛下的期望。"秦檜說："這件事關係到國家安危。"曾開說："今天不應該論說安危，衹應該論説存亡。"秦檜驚惶地注視他。

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閑十餘年。黄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

適逢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密封奏章，痛斥秦檜，極力稱揚曾開，因此而被罷免，以寶文閣待制爲婺州知州。曾開說："妄作議論，實在因爲是國家大事。"極力請求還鄉。秦檜提議奪職，同官認爲不行，提舉太平觀、徽州知州。因病免官，閑居十多年。黄達如請求憑對和議贊同或反對作爲士大夫升遷黜退的標準，就提升黄達如爲監察御史，首先彈劾曾開，奪職。告老請求退休，僅恢復秘閣修撰，去世，享年七十一歲。秦檜死後，纔恢復待制，全部還給退休遺表上的恩典官職。

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曾開孝順友愛親厚族人，對朋友守信用。當他守歷陽時，跟從游酢學習，每天讀《論語》。求之於有文字的記載得不到時，就反過來向自己的內心尋求，每當有所領會，就快樂得忘記吃飯。他留守南京時，和劉安世一見如故，定下終身之交。因此他立於朝廷遇到事故，面臨大節考驗而無法强迫他更改，師友的淵源，本來是有其來源的。

勾濤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寨，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崇寧二年進士及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年，通判黔州。田祐恭的部隊途經州境，勾濤報告知州，設宴犒勞他們，祐恭感念恩德約束屬下，境内得以不被侵擾。湖湘盜賊王闢攻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打茶務箭窠寨，即將進犯夔門。夔門守軍素來兵少力弱，宣撫司傳遞檄文命祐恭堅守抵抗，勾濤率領黔州兵馬幫助他，盜賊潰敗散去。宣撫張浚保奏勾濤爲巴州知州，没有赴任。

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閤門賜墩待班。

翰林侍讀學士范冲推薦，召他進見，議論五件事，授任兵部郎中。七年，升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諫。八月，升遷起居舍人，因脚病，命令閤門賜他坐墩等候朝見。

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吕祉代之，濤謂："祉疏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

九月，兼代理中書舍人。當時沿邊防綫長久駐扎軍隊，江、浙人民疲於軍隊的供給，荆、襄、淮、楚有很多空曠的土地，勾濤因而進言羊祜屯田的歷史事例。事情下達給各位大將，從此邊疆綫商議實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請求罷免，丞相張浚想要派吕祉代替他，勾濤説："吕祉方法平庸謀略淺陋，一定壞事，不如就地選擇將士素來推重敬服的人任命他，不然派劉錡也可以。"張浚不采納，吕祉到任，果然因輕率失去戰士信任，不久，酈瓊叛亂，吕祉死在亂中。張浚聽到消息，半夜召見勾濤慚愧謝罪。

時帝駐蹕建康，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托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吴

當時皇帝車駕駐蹕建康，想要儘快回到臨安。勾濤進見説："現在江、淮排列部隊十多萬人，假使托付的人得當，可以没有後顧之憂。正當這種危難疑惑的時刻，哪裏能輕易後退，而啓發敵人的貪心？"因而推薦劉錡。皇帝就命令他

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核？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

率領部屬鎮守合肥。川、陜宣撫使吴玠進言都轉運使李迨剋扣懸賞的標準，李迨也上奏吴玠苛刻浪費，皇帝拿這事詢問勾濤。勾濤説："吴玠忠心守衛西蜀，即使浪費，難道能够查核？衹把李迨移官到其他路就可以了。"皇帝同意他的話。

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洂奏事。濤察洂警敏可仗，乞詔諭陜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草詔，洂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

適逢金人廢掉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派他弟弟郭洂奏事。勾濤觀察郭洂警覺機敏可以倚靠，請求皇帝詔令告知陜右各叛將乘此機會回歸南朝。皇帝命令勾濤起草詔令，郭洂持詔前往，聽到的人都流淚。十二月，授任中書舍人。

八年，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録》，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疏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奸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伯雨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蘖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録》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録》，以中書舍人吕本中爲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

八年，授任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録》，皇帝告知他説："昭慈聖獻皇后病重時，我流淚問想要説什麽話，皇后感傷地對我説：'我曾趕上服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她任用賢德有才能的人，約束自己便利人民，爲宗廟社稷憂慮勤勞，疏遠外戚，古今做母后的没有能比得上的。不幸奸邪之人欺瞞聖上，史官蔡卞等串通作惡，僞造誣謗歷史來損害聖德，誰不切齒痛恨！在天之靈也或許耿耿於懷。希望將史筆交付正直的臣子，趕快進行刪改，以便取信於後世。'我痛心地思念遺訓，没有一天忘記，現在把這件事交付給你。"勾濤上奏："數十年來，宰相都不學無術，邪惡與正直混亂不分，因此奸臣的子孫得以放縱他們的私心機巧，幾乎淆亂了裕陵已經寫定的結論。不是依賴陛下的聖明，那麽任伯雨必然先有過嶺的貶謫，臣也恐怕再次陷入構陷誣害的災禍。"皇帝慰藉勉勵他。六月，《實録》修成，升一級官階，在史館賜宴。又修撰《徽宗實録》，推薦中書舍人吕本中，丞相趙鼎告知旨意是以委婉語氣記載爲好。勾濤説："崇寧、大觀時大臣貽誤國家，纔釀成今天的禍亂，假如有所隱諱，拿天下的野史怎麽辦？"

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

七月，授爲給事中。請求離職，以徽猷閣待制爲池州知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不久授任荆湖北路安撫使、潭州知州。秦檜曾派人告知意願，想要和他共同掌權，勾濤寫信辭謝了他。秦檜示意别人彈劾他，不予答覆。

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

勾濤上書議論時事中妨害政治的事："大臣秘密告知王倫改變邊界，是第一；蔡攸的妻子就

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五也。”帝嘆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

近居住在臨平，行都近在咫尺，却一點都不畏懼躲避，是第二；大小臣子，凡是被登名在貶謫簿册上的，都已甄别加以任用，罪大惡極像蔡京、王黼，還承蒙原諒，現在的侍從之臣，原本没有大的過錯，理應復位，是第三；河南舊地重歸我國，新近歸附的人民，伸長脖子等待朝廷恩德，承受良好傳統的寄住異族，應當對他們精揀細擇，是第四；臺諫官是皇帝耳目，現在宰相援引提拔的，都是他原來的舊交，倚靠爲爪牙，是第五。”皇帝感嘆他的忠直，賜給各色絲織品、茶葉藥材，而且命令他有了比這些更重大的事情，都要上報給皇帝知道。任官期滿，提舉太平觀。

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

十一年，皇帝對秦檜説：“勾濤長期閑置，他性情喜歡山水，可以升職給他一個有山水的近郡。”秦檜回答：“永嘉有天台、雁蕩的名勝。”皇帝説：“永嘉太遠，把湖州給他吧。”不久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歲。遺表上奏，皇帝震驚哀悼，回頭對身邊的臣子説：“勾濤死了，可惜呀！”追贈左太中大夫。

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勾濤身高七尺，風采容貌偉岸雄健，很以忠直誠信推許自己。國家有重大議論，皇帝必定虚心邀請咨詢，反復酬答詢問，常常過了半夜纔停止。估測邊防事情就像眼前看見的一樣，有名的大臣很多由他推薦進用。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吴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户，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閲，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盧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吴縣人。二十歲從太學上舍生應試大觀三年進士及第，調單州司户，再調陽穀縣簿。政和四年，授爲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引見皇帝，特升遷校書郎，充任編修六典校閲，累積升遷爲起居郎。因上奏密封奏章議論直率切實，貶官盧山縣知縣，改奉嵩山祠，廢棄斥退隱居了八年。

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損金帛，致勇士，修城堞，决河護塹，邀擊其游騎，斬首甚衆。兀术北還，戒師毋犯其城。

宣和末年，爲冀州知州。金人進犯河朔，各州郡都警戒備戰，李彌遜拿出資財，招募勇士，修葺城墻，挖開河堤引水護防，襲擊敵人零散騎兵，斬首很多。兀术回北方時，告誡他的部隊不要侵擾李彌遜守禦的城市。

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出知

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出任瑞州知州。

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閫，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

二年，建康府低級武官周德叛變，逮捕將領宇文粹中，殺害官吏，奪城自己占據，勢力猖獗。李彌遜以江東判運職務代理一郡之事，獨自騎馬到賊人門外，把蠟丸書信射進城中招降。賊人投降言和，開城門迎接他，李彌遜對他們講明禍福利害，勉勵他們爲王事盡力。當時李綱來到建康，共同商量除去爲首作惡的五十人，安撫他們其餘黨羽，一郡安定。

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奸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况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悦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

改官淮南運副。後來奉領興國宫祠，饒州知州，皇帝召見，開頭上奏説“應當堅定原來設想，排斥奸人的意見”。又説：“朝廷一天没有事，就慶幸一天的安定，一個月没有事，就慶幸一個月的安定，想要求一年的平安，已經不可得到了，何况是安定天下的大計呢？”皇帝贊賞他的正直。輔佐大臣有不喜歡他的，以直寶文閣爲吉州知州。上朝辭行，皇帝説：“我想留下你，大臣想要再度考驗你治理民事，不久就將要召還你了。”

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骾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宫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内侍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户部侍郎。

七年秋天，遷升起居郎。李彌遜自從政和末年因上密封奏章遭到貶斥，將近二十年，等到重任這個官職，在皇帝面前直言論事，鯁直實在跟當初一樣。冬天，試任中書舍人，上奏六件事説：“鞏固邊疆將領來抵禦國外的侮辱，嚴格宫内警衛來尊崇朝廷，練兵來使國家勢力壯大，節約用度來儲備部隊口糧，收羅民心來鞏固立國的根基，選擇守邊將帥而要求收到實效。”當時皇帝停留的地點不確定，有旨意準備船隻派遣士兵，用來運送宫女。李彌遜繳還旨意説：“皇帝行動像雷電一般，百官都要緊急準備，時局正當艱難，應當以宗廟社稷爲重，不應讓内宫親幸小事，更增添聖上的憂慮，事情雖然極其微小，恐怕傷害了國體大局。”皇帝贊同接受他的意見。試任户部侍郎。

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决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

秦檜再次任宰相，衹有李彌遜和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慮的神色。八年，李彌遜上書請求到外郡任職非常堅决，下詔不允許。趙鼎被罷相，秦檜專掌國政，輔助皇帝决意和敵人講和。金國派遣烏陵思謀等人進入國界，索要謝禮十分荒謬，軍民都忿忿不平，議論紛紛。秦檜在皇帝床榻前

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仇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

請求離職，打算下決心屈膝求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章請求斬殺秦檜，校書郎范如圭寫信責備秦檜歪曲所學背叛師長，忘記仇敵辱没國家，禮部侍郎曾開高聲援引古事駁斥秦檜，相繼被貶斥驅逐。

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爲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托，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仇，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

李彌遜請求面見皇帝，上言金國使臣請求議和，想要行使君臣間的禮節，絶對不能接受。皇帝認爲正確，下詔群臣共同商議，當天進宫回奏。李彌遜寫奏章極力進言："陛下聽信金人空話，没有絲毫收獲，就想看輕祖宗的委托，彎身拋棄使命，把自己等同下屬之國去尊奉敵人。倒拿着太阿寶劍，把劍柄交給人家，這是危害國家的辦法，却叫它'和好'，可以嗎？假使金人姑且聽從我們的請求，暫時給我們眼前的安定，以後一旦有無法滿足的貪求、料想不到的欲望，順從他們就妨害我國的計劃，不順從就使戰禍重新興起，那是今天白白遭受屈服的污辱，而將來的禍患没有結束。"又説："陛下率領國家人民服事仇敵，拿什麼去要求天下忠臣義士的氣節？"極力陳述不可答應的理由至於再三。

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虚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别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决，附會其説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争，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册，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争。

秦檜曾邀請李彌遜到他的私宅，説："政府正有空缺的職位，如果講和不提不同意見，就會拿兩地的職務麻煩您。"回答説："李彌遜受到國家恩典十分深厚，哪裏敢見利忘義。看今天的事，國民都不認爲正確，衹有離職可以報答您。"秦檜沉默。第二天，李彌遜再次上疏，語言更爲切實直接，又説："送伴使揣摩迎合敵人，不爲國家社稷着想，請求另選忠貞信義的人，協助成就國家大事。"秦檜大怒。李彌遜稱病，皇帝告知大臣挽留他。當時和議已經決定，附會他們説法的人，甚至於説"從前出使明州的時候，皇帝即使下拜一百次也不過問"，議論紛然。幸虧李彌遜在朝廷上抗争，秦檜雖不聽從，也顧忌公衆輿論。再次和金朝使者商議，議和時不接受册封，像宰相到客館看望金國使臣，接受他們的國書收入宫廷等，很多都降格，衹有君臣的禮節没有争取到底。

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

九年春天，再次上疏請求辭官，以徽猷閣直學士身份任端州知州，改爲漳州知州。十年，辭

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术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

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官隱居連江西山。這一年，金兀术兵分四路入侵，明年，又侵入淮西，奪取壽春，最終和李彌遜說的一樣。

十二年，秦檜乘金兵已經戰敗，撤回各路部隊，再次通使和好，迫害當時直言的臣子，慫恿言官議論李彌遜和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謀阻止和議。從此李彌遜被削職，十多年中不和掌權的宰相通信，不請求參加官員的定期勘驗，不請求恩蔭自己後代，不列名受封爵位，而終其一生，經常擔憂國事，没有怨恨之意。二十三年，去世。朝廷思念他忠實有氣節，下詔令恢復他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他的弟弟叫李彌大。

李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并。”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

李彌大字似矩，崇寧三年進士及第。由於大臣推薦召他覲見皇帝，授任校書郎，遷官監察御史。任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當時傳説燕地百姓想回歸宋朝，徽宗派李彌大察看動静。出使還朝，上奏聽到的消息有兩個：“有的説他們的主子肆行刑罰除滅至親，種族内的人背叛離散，女真族侵犯逼迫，國家形勢危險是可乘之機；有的説他們能下詔追悔自己過錯，提拔任用老臣，招降赦免盜賊，國内還有人才，不可以進攻。不如聽任他們自己互相攻殺火并。”遷官起居郎，試任中書舍人，同修國史。

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

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圖。遂

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倚仗童貫勢力不上報部隊行動日期，朝廷衹給予輕微處分。彌大繳還奏章，認爲邊防上報告不到，不是朝廷的好事。白鍔因罪除名，李彌大也出朝爲光州知州。移爲鄂州知州。召回朝任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

金人大規模入侵，李綱確定守城方策，命李彌大作參議，與李綱有不同意見，罷免。不久，授任刑部尚書。起初，朝廷允許交割三鎮給金人，然後派遣种師道、种師中增援河北，姚古增援河東，李彌大上奏章請求發動河東西面麟、府等州以及陝西兵力幫助姚古的部隊，發動河東路以及京東近郡兵力幫助師道、師中的部隊，成爲從前後兩面攻擊的局面。於是授任李彌大爲河東

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

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崤、澠間以遏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糾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

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户部尚書兼侍讀。吕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

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静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静江日斷强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宫及韋后爲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己。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仇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黄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凛凛，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

宣撫副使。張師正率領勝捷軍在河東戰敗，潰散逃歸，李彌大殺了他。又派遣剩餘士兵增援真定，剩餘士兵就叛變了。

宣撫完畢，命令李彌大爲陝州知州。河東被攻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見，談論軍事，李彌大認爲他有氣魄，留下來任將領，駐守崤山、澠水之間抵禦敵人。下詔派遣使臣召唤援兵，李彌大不敢進兵。恰逢永興軍事統帥范致虛集結部隊救援皇帝，發文書讓李彌大充任諸道計議。走到方城，道路被阻塞，就率領部下投奔大元帥府。

建炎元年，授任淮寧府知府。到治地不久，杜用等人趁黑夜叛變，李彌大用繩子吊出城脱逃，賊人散去纔回城，坐罪被貶官。不久召回朝廷爲吏部侍郎。皇帝到達杭州，命令他暫任紹興府知府，試任户部尚書兼侍讀。吕頤浩巡視部隊，任用李彌大爲參謀官。李彌大上奏："王導、謝安做都督，没有離開過朝廷，現在邊疆幸虧没有其他事情，頤浩不應輕舉妄動。"又説："自己是皇帝的隨從官，不是宰相可以徵辟的。請求在各部隊都設置軍正，仿效漢朝舊例，用察官、郎官充任。陛下一定想要留下臣，應當另外設一個機構，觀察頤浩的過錯。"違背皇上旨意，出朝爲平江府知府。

中丞沈與求彈劾李彌大策劃離間君臣，狂妄自大，被剥奪官職回家。後又起用爲静江府知府，上奏廣西邊防利弊。入朝爲工部尚書。不久，又被罷官離職。廣西提刑韓璜彈劾他在静江的時候裁决强盜死罪，把絞刑斷爲斬刑，貶官兩級。紹興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論曰：宋朝已經南渡，每天把徽宗靈柩以及韋皇后放在心上。秦檜主張和議，甘心自己屈服。張燾連續上奏章陳述，計謀深切思慮遠大，他説"按照天意行必行之事"，難道是忘記了宗廟社稷的仇敵嗎？也不過是説觀察時機然後行動罷了。可惜他的恩惠衹限於四川一地。黄中不結黨不阿附，精明清楚地預測敵情，立於朝廷忠誠老實，退下來還不忘記君主。孫道夫受到張浚知遇，憂慮國事而不爲自身打算。曾幾學識深厚品

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没，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行純潔，風格氣節嚴厲整肅，陳述卧薪嘗膽枕戈待旦的忠言，以支持皇帝親自出征，也雄壯得很了！勾濤氣節剛直言論正大，不接受秦檜的私下交易，保持自身純潔辭官終老。李彌遜、曾開一同阻撓和議，遭廢斥罷黜而死，没有怨恨之心，是人們所説的面臨大節而不可以改變的人吧！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摧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爲不可及。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年時就莊嚴凝重，不隨便說笑。父親死了，執行喪禮好像成年人一樣。紹興八年，進士及第，授任泉州觀察推官。勤勤懇懇履行職責，同事宴飲聚會，總是辭謝不去。一天，郡中失火，郡守汪藻跑去察看，下屬官員們正在某處宴飲，陳俊卿的車夫也被借去了，因此照例因遲到受到責問，陳俊卿唯唯諾諾低頭謝罪。後來知道了實際情況，問原因，陳俊卿說："我不能制止同事的行爲，又資助給我的僕人，哪能說是没有過錯。當時您正在大怒，難道能够忍心僥幸解脱自己，加重别人的罪過嗎?"汪藻感嘆敬服，認爲比不上他。

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静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

任官期滿，秦檜執掌國政，察覺他不隨順自己，用他做南外睦宗院教授。不久增添通判南劍州，没有上任而秦檜就死了，於是用校書郎職務召入朝廷。孝宗當時是普安郡王，高宗命令選擇端正厚道沉静穩重的人輔導他，就授任他爲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解經義總是蕴含規諫勸誡，神情嚴肅行爲卓異。郡王喜歡踢球的游戲，就念誦韓愈勸諫張建封的書信進行諷諫，郡王恭敬接受了他的告誡。

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并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冤陷無辜，檜黨盡逐而

累積升官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倡說："人主把多方聽取意見作爲美德，一定能本着最公平的原則；人臣把不欺騙作爲忠義，一定能達到根本的道理。駕馭下屬的方法，是恩惠威權共同運用，壓抑驕横將領，振作士氣，那麽法度就端正而號令可以遵行了。"就彈劾韓仲通原

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掊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來靠審理官司來阿附秦檜，冤枉構陷無罪的人，秦檜同黨全都驅逐了而韓仲通獨獨保全下來；劉寶統領守衛京口，肆意剋扣軍餉，而且拒絕接受命令不肯分兵。兩個人於是被論罪。湯思退專政，陳俊卿進言："冬天没有雲却有雷聲，説明宰相上不符合天的意願，下不滿足人民的希望。"下詔罷免湯思退。

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竊聞讒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内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

當時災變屢次出現，金人侵犯局勢已經形成，陳俊卿於是上疏進言："張浚忠誠，至老不變，私下聽説進讒言説他暗藏異心。張浚得人心，被士論推服，因爲他忠義是一貫的。不這樣，那麽衆人肯定要離開，誰還能共同對付事變呢?"奏疏進宫，没有答覆，因而請求面見皇帝，極力爲他説話，皇上纔省悟。過幾個月，讓張浚防守建康。又進言："内侍張去爲暗地阻撓用兵，而且陳述躲避敵人的計劃，動摇既定方針，請求用軍法治罪。"皇上説："你可以説有仁者的勇氣。"授任代理兵部侍郎。

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寨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虚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强，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

金國主完顔亮渡過淮河，陳俊卿接受詔命整頓浙西水軍，李寶因而有膠西的勝利。完顔亮死了，下詔令陳俊卿治理淮東堡寨屯田，所到之處安撫流亡的人。金國主完顔褒剛繼位，重申以前的交好，朝廷臣子多數附和和議。陳俊卿上奏："同異族通好原是不得已，如果把得到原來疆土作爲實利，得到了不一定守得住，這也不過是表面文章罷了。現在不如先正名，名目端正了國威就强盛，每年進貢的財物可以削減。"因而陳述選將練兵、屯田減租的策略，選擇文臣中有膽識的作爲參將輔佐，讓他們察看軍政、學習軍事來儲備將帥之才。

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吴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

孝宗接受禪位，進言："治國的要務有三件：用人、賞功、罰罪，賴以實行它們的衹是極其公正而已，希望聖上留意。"升遷中書舍人。當時孝宗立志於恢復國土，正把國門外的軍事托付張浚。因陳俊卿忠義，沉静有謀略，以本來職銜充任江、淮宣撫判官兼代理建康府事。上奏説："吴璘孤軍深入敵境，敵人以全部兵力和他抗拒作戰，長久不分勝負，是危險的方法。兩淮局勢已經緊急，何不分派水軍直接攻打山東，他們必

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

然撤回部隊解救自己，而吴璘就能够乘勝平定關中。我軍趁他們没有到達，擊潰他們的心腹要地，這是罕見的功業。”適逢主張和議的意見很堅決，詔令吴璘撤回部隊，也召回陳俊卿。上奏陳述十件事：確定方略規模，振作綱紀法度，整肅風俗習慣，嚴明賞罰紀律，尊崇國家職權，遵守祖宗法則，蠲免無名賦税。

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横議摇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别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宫。

隆興初年，建置都督府，陳俊卿授任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開始謀劃大規模北伐，陳俊卿認爲還不能够。適逢間諜報告敵人在邊疆屯積糧食，諸將認爲秋天敵人一定要來，應當在他們没有行動之前起兵，張浚於是請求朝廷派遣部隊。此後邵宏淵果然用兵失敗，陳俊卿退守揚州。主張議和的人慶幸張浚的失敗，肆意議論動摇他。張浚上奏章聽候質罪，陳俊卿也請求隨同治罪，下詔貶兩級。諫臣尹穡附和湯思退，議論罷免張浚都督，改任宣撫使治理揚州。陳俊卿上奏：“張浚果然不能任用，另外委任賢能的將領；如果想要責求他以後的成效，降官秩表示懲罰，是古來的成法。現在削去他都督的重權，放置在揚州必死之地，如果有所上奏懇請，臺諫官阻撓他，人情離散，還有什麽後來的成效可以期待？議論的人衹知道厭惡張浚而想要殺了他，不再爲宗廟社稷考慮。希望下詔令警戒朝廷内外協力共濟，讓張浚自己效力。”奏疏上過兩次，皇上省悟，就命令張浚爲都督，將要召他爲宰相，最終被湯思退、尹穡所排擠，派他巡視江、淮。陳俊卿連續上奏請求治罪，以寶文閣待制爲泉州知州。請求領祠禄，讓他提舉太平興國宫。

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

湯思退放逐以後，太學生們跪伏在宫門外請求召回陳俊卿。乾道元年，入宫覲見，皇上慰勞安撫他。因而極力論述朋黨的弊病。授爲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議論人才應當以氣節爲主，有氣節的人，稍有過失應當寬容原諒他；邪惡的人，極有才華也應當看清楚他。錢端禮由外戚起用爲參知政事，窺伺圖謀相位很是急迫，館閣之臣上奏疏斥責他。錢端禮派遣説客秘密告訴陳俊卿，自己做了宰相，就援引他共同掌握政權。陳俊卿堅决拒絶不肯聽從。第二天，進宫侍讀《寶訓》，

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

恰巧涉及外戚，於是進言：“本朝的家法，是外戚不干預政治，有很深的含義，陛下應當謹慎遵守。”皇上點頭同意，錢端禮忌恨他。任爲建康府知府。過了一年，授任吏部尚書。

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决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

當時皇上没能屏棄踢球的游戲，將要到白石游玩狩獵。陳俊卿援引漢桓帝和靈帝、唐敬宗和穆宗以及司馬相如的話極力作爲警戒。皇上高興地説：“完全看出你的忠直之心，我下决心要任用你了。我在王府的時候，就知道你是忠臣。”陳俊卿下拜致謝。

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

接受詔命招待金國使臣，於是拜任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曾覿、龍大淵倚仗舊日皇恩，私下裏作威作福，士大夫很多出自他們的門下。等到陳俊卿接待陪伴金使，龍大淵做他的副手，除了公事見面以外，不交談一句話，龍大淵前來拜謁，也辭謝不接納。洪邁對陳俊卿説：“人家説鄭聞授爲右史，某人應當授任某官，確實嗎?”質問從哪裏聽到，洪邁告訴是龍大淵、曾覿。一五一十地以洪邁的話質問皇上，皇上説：“我哪曾和這些人商議，一定是偷聽來的。”下旨趕走龍大淵、曾覿，朝廷内外的人都很痛快。

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

金人發檄文給邊防官吏，要接回從前的俘虜。陳俊卿請求答覆他們“誓書上説過：俘虜和背叛逃亡是兩回事，俘虜放回去的已經很多，背叛逃亡過來的人不應當遣送。况且本朝淮河兩岸人民，你們國家俘虜走的大約有好幾萬，本朝還没有提出來過，惟恐破壞和議，使得兩國人民不安。如果至於互相交戰，那麽理虧理直勝利失敗都是有原因的了”。

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内臣中有主方者，當并懲之。”即詔罷方，以内侍陳瑶、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内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礦，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

鎮江軍事統帥戚方盤剥士兵，陳俊卿上奏：“宦官裏面有主使戚方的人，應當一起懲罰他們。”就下詔令罷免戚方，把宦官陳瑶、李宗回交付大理寺追究受賄的情况。十一月，正當郊祀時有雷震，皇上自宫内發下手詔，警戒整飭大臣，葉顒、魏杞因此罷免官職。陳俊卿任參知政事。當時四明進獻銀礦石，將要召冶煉工人在宫中冶煉礦石。陳俊卿上奏：“不致力於帝王的大事，而瑣碎地做些具體的事情，恐怕會被有見識的人窺伺機會。”侍從的官員梁克家、莫濟都請

惜。”於是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

求補外任，陳俊卿上奏：“兩個人都賢能，他們離朝可惜。”於是彈劾上奏洪邁奸詐陰險讒言諂媚，不適宜在皇帝身邊，罷免了他。減輕福建鈔鹽稅收，停辦江西和糴徵購、廣西折米鹽錢法，蠲免各道從前拖欠的金錢糧食絹帛數以萬計，從此政事漸漸歸回中書省辦理了。

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

龍大淵死，皇上可憐曾覿，打算召還他。陳俊卿說：“自從趕走這兩個人，朝廷内外没有不稱揚歌頌的。現在又召還，必定使天下的人大失所望。臣請求先行將我罷免。”於是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受旨意巡視兩淮城市防務回朝，推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以召見。陳俊卿進言：“王琪推薦兵將武官原是他的職務，教官有才能跟王琪有什麽關係。”適逢揚州上報王琪傳聖旨添築的城防已完工的事，陳俊卿請詢於聖上，未曾有過這種命令。陳俊卿說：“如果假傳聖旨，不是小事。”上奏說：“皇帝理萬事之機，怎能全部防止得住，所依靠的是綱紀法度、號令、賞罰制度而已。不殺王琪，還有什麽幹不出來。”王琪被削級罷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内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内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户部取財，豈爲宫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内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决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

在此之前，皇宫裏秘密旨意直接下達各軍隊，宰相很多事不能參預得知。宦官張方的事被發覺，陳俊卿上奏：“從今天起百官接受皇帝御筆吩咐的事務，必須上奏審核後纔能執行。”皇帝聽從他的意見。後來因爲皇宫内各主管人員不樂意，收回前面的命令。陳俊卿進言：“張方、王琪的事，皇帝處分已經明白，忽然告知臣說：‘皇宫裏拿一口水一頓飯，也必須申報審批，豈不停滯誤事。’臣所考慮的，是命令中大的事，比如三衙發兵、户部收取財賦，豈是指宫裏的細微小事。像臣這樣充數的人，不過是發布接受陛下的命令罷了。凡是奏報審批都要由陛下决定，不是臣要專擅這事，而且這不是新定條規，衹是重申舊的制度罷了。已經行使了又收回去，朝廷内外驚慌疑惑，恐怕有小人用貌似正確的話激怒皇上。”皇上說：“我怎能因爲小人的話懷疑你們呢?”

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争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

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宫覲見，争論激烈懇切，違背皇帝心意，退下來後，皇帝發出手詔授

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札，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禄，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任劉珙端明殿學士，出朝奉祠禄。俊卿就收藏了詔書，秘密陳述上奏："前天的奏札，實際是臣起草决定，認爲有罪，臣應當首先被罷免。劉珙的任命，不敢奉行旨意。陛下即位以來，接受勸諫諍言，體恤大臣，都是大有恩德的事。現在劉珙由於小事獲罪，臣恐怕從此大臣都附和隨順祇顧保住官位，這不是國家的福分。"皇上面有愧色很久，命令劉珙任江西軍事統帥。俊卿退下來彈劾自己，皇上親筆寫信挽留他，而且説："你即使請求一百次，我也一定不會聽從。"

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

四年十月，下制書授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陳俊卿把任用人才當作自己的職責，所任命的官吏都是當時選拔出來的人才，奬勵廉潔謙退，抑制奔走競争。有的人才可用，但資歷尚淺，秘密推薦給皇上，未曾告訴過别人。每當接待朝廷上的士大夫以及從遠方來到的州郡長官，一定詢問政治上的得失，人才的優劣。

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静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絶，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閲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

虞允文宣撫四川，陳俊卿推薦他的才能可勝任宰相。五年正月，皇上召虞允文爲樞密使，到了朝中就用他爲右相，陳俊卿爲左相。虞允文建議派遣使臣到金國請求建立陵墓，陳俊卿當面陳述理由，又寫疏奏認爲不行。皇上練習弓箭，弓弦彈中眼睛受了傷，六月纔到偏殿見大臣。陳俊卿的疏奏説："陛下有一個月不到外朝，説法很多，都是因爲輔佐大臣不像樣子，不能在事先開導陳述，虧損了皇上的德行。陛下憂慮勤懇恭敬儉約，清静少欲，前朝英明君主不能避免的都屏棄杜絶，反而對於騎射的小事還没能忘懷。臣知道并不是喜歡做這個，是因志向在謀求恢復中興，所以屈尊做這事，爲檢閲武備，激勵士氣罷了。願陛下任用智謀之士，明確賞罰界限，光大信義，那麽英武的名聲烜赫，不必離開酒樽肉俎，原就已經震懾敵人在萬里之外的遠方了，難道還等着幹小小的騎射之事在百步之間嗎？陛下一個人，是宗廟社稷人民的好壞命運維係的所在，希望把今天的事永遠作爲以後的鑒戒。"

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

曾覿任官期滿應當替换，陳俊卿預先請求給他做浙東總管。皇上説："曾覿的意思好像不願

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惬。願捐私恩，伸公議。"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

意當這個官。"陳俊卿說："在這以前陛下驅逐這兩個人，公衆輿論非常滿意。希望拋棄私下的恩情，伸張公衆的議論。"曾覿快快不樂地離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謀求官職，害怕陳俊卿不敢說，恰巧在休假中，向虞允文請求，得到了。陳俊卿聽說敕書已經發出，告訴官吏留下來。張說惶恐地來謝罪，虞允文也慚愧，還替他請求，陳俊卿終於不給，張說深恨他。吏部尚書汪應辰和虞允文議論事情意見不同，請求離職，陳俊卿幾次上奏汪應辰剛毅正直，可以做執政官。皇上開始時同意他，後來竟然讓汪應辰出朝任平江太守。從此皇上意見偏向虞允文，而陳俊卿也多次請求離職。

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

明年，虞允文重申請求陵寢地的建議，皇上親筆寫信告知陳俊卿，陳俊卿上奏："陛下悲痛思念祖宗，思念恢復原來疆土，臣雖然疲困無能，難道不懂得激昂慷慨仰面贊頌皇上的謀略，然而對於大事想要謀劃得萬全，等待一二年之後，我們的物力人力稍爲充裕了纔可以，不敢爲迎合皇上心意耽誤了國家大事。"就閉門請求離職，以觀文殿大學士身份任福州軍事統帥。上朝辭行，還勸皇上疏遠奸佞親近賢人，修整政治抵抗敵人，一般的使臣不可以輕易派遣。離職以後，虞允文終於派遣了使臣，到底得不到事情的關鍵。曾覿也召回朝廷，授給符節斧鉞，登上保傅之位，而士大夫没有人敢說話。

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宫。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

陳俊卿到達福州，政治崇尚寬厚，嚴厲懲辦盜賊，海路平静澄清，因功勞增進官品。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變鈔鹽法，陳俊卿寫信給宰相執政，極力講解福建鹽法和淮、浙不同，於是没有實行。明年，請求祠禄，提舉洞霄宫。回家，衹有破舊房屋數間，神情愉悦不放在心上。

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

淳熙二年，再度任命爲福州知州。連續上奏章請求退隱。授爲特進，起用爲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見於垂拱殿，命他坐下賜給茶飲，因而不慌不忙地進言說："將帥應當秉公挑選，臣聽說諸將很多都因賄賂得官。曾覿、王抃攬權受賄，提拔官吏大多用御筆直接交付執行。受贓的官吏已經定案，而內批御筆又改正它，將如何獎

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

勵懲罰?”皇上說：“你的話很對。”到朝廷辭別，上奏說：“離開國都十年，看見都城穀價便宜人民安定，衹有士大夫的風俗大變了。”皇上說：“是什麽?”陳俊卿說：“從前士大夫奔走在曾覿、王抃門下，衹有十分之一二，還害怕別人知道，現在則是公開趨向附就的已有十分之七八，不再有什麽顧忌的了。人才的提升罷免都從私門走，真不是朝廷的好事情。”皇上說：“王抃是不敢的。曾覿雖然有時有所請求，我多半都壓制他，從今不再聽從他了。”俊卿說：“這夥人聲勢已經增長，侍從、臺諫官很多出於他們門下，不敢爲陛下進言。我恐怕損壞朝廷綱紀，廢弛官吏法度，敗壞天下風俗，連累陛下美德。”命令兩府官設宴在浙江亭送行。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年，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

陳俊卿離開建康十五年，人民喜歡他重來。推行政治寬厚簡便，罷免没有名目的賦税。當時皇帝面前很多是用“白札”，用左右的私人拿着分送，陳俊卿上奏説不適宜，皇上親筆寫信奬勵表揚。授爲少保，判建康府跟原先一樣。八年，上奏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退休。十三年十一月去世，享年七十四歲。正當生病的時候，親筆寫遺言給兒子們，説：“遺表衹感謝皇帝恩德，不要祈請恩澤後人及顯揚功德，不要請求謚號和立碑。”皇上聽了嘆息傷悼，停止上朝，追贈太保，命令本路轉運使司辦理葬喪事宜，賜贈謚號正獻。

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

陳俊卿孝順友愛忠誠虔敬，出自他的天性，清静嚴肅愛好禮節，整天没有懈怠的神色。平時恭恭敬敬好像不會説話，但在朝廷上正顔厲色直言正論，區分邪正，斥責有權勢的人毫不顧忌迴避。凡他奏請的事，都關係到國家治亂安危中重大的方面。非常看重汪應辰、李燾，尤其敬重朱熹，曾屢次進言推薦。他逝世後，朱熹不遠千里跑去哭吊他，又寫行狀描述他的一生。有文集二十卷。

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兒子五人，陳宓志向在於學術，終官承奉郎，朱熹爲他做墓志銘。陳宓自己有傳。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親虞祺，

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

政和年間進士及第，做官到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虞允文六歲背誦《九經》，七歲能寫文章。因父親在任而入官。遭逢母親逝世，悲痛過度瘦弱不堪。下葬以後，早晚在墓旁痛哭，墓地有兩棵枯死的桑樹，有兩隻烏鴉來做巢。惦念父親孤單又有病，七年不改官，一步不忍心離開父親身邊。父親死，紹興二十三年纔進士及第，通判彭州，代理黎州、渠州知州。

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

秦檜主持國事，四川士人很多排斥不用。秦檜死，高宗想要任用他們，中書舍人趙逵首先推薦虞允文，召入覲見，講論君主一定要敬畏上天，一定要安定百姓，一定要效法祖宗。又議論士大夫風氣的弊病，靠文章提拔的一定要抑制其中輕佻浮猾的人，靠議論提拔的一定要黜退其中巧言欺詐的人，靠政務提拔的一定要去掉其中苛細刻薄的人，大約如此纔能够承擔重任達到遠大目標。而且極力論述四川財務賦税收取交納中的弊病。皇上贊許接受他的意見。

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

授任秘書丞，累積升遷到禮部郎官。金國主完顔亮修治汴京，已經有南下侵略之意。王綸回朝，説敵人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祝賀，把邊防軍備放在一旁不過問。等到金國使臣施宜生泄露了相當多的敵情，張燾秘密上奏。完顔亮又暗中讓畫工畫下臨安山水而回。完顔亮爲畫賦詩，真情越發顯露。虞允文上奏疏進言："金國一定會撕毁盟約，軍隊出征有五條道路，希望下詔命令大臣事先籌劃防備抵禦。"當時是三十年的正月。十月，暫任工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和金國接待大臣舉行賓射禮，一箭射中靶心，衆人都驚異他的本領。虞允文看到運糧造船的人很多，辭行回朝，完顔亮説："我將要到洛陽看花。"虞允文回來，上奏所見到的以及完顔亮的話，告誡申明注意淮、海的軍備。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授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的高級官員用宦官充任承受官，虞允文上言："自古君王的大權，不移交給奸臣，就落在身邊寵臣手裏。秦檜竊取權力十八年，秦檜死了，權力纔交還陛下。近來三衙勾結宦官，宣和、明受那時的鑒戒并不遠。"皇上恍然大悟，立刻罷免他們。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

金朝使臣王全、高景山來祝賀生辰，口頭傳達完顏亮狂妄傲慢的話，想要得到淮南土地，索要將相大臣去商議事情。於是召集三衙大將趙密等商量出兵，侍從、臺諫官會集討論。宰相陳康伯傳達皇上旨意："今天再不必問和好還是防守，直接問作戰該怎樣做。"派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率領禁衛軍五萬人守禦襄水、漢水上游。虞允文說："軍隊來攻不先清除道路，敵人是虛張聲勢而分散我們兵力，成全他們出軍淮地的奸計而已。"不聽，終於派出了成閔。七月，金主完顏亮遷都汴京，虞允文又對陳康伯說："成閔部隊大約行程在江、池之間，應當命令他們到池州就駐扎池州，到江州就駐扎江州。如果敵軍攻上游，就讓荆湖的部隊抵禦在前，江、池的部隊增援在後；如果攻淮西，就讓池州的部隊出兵巢縣，江州的部隊出兵無爲，可以做淮西的後援，這樣一支部隊可有兩種用途。"康伯同意他的話，但成閔部隊最終駐扎在武昌。

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

九月，金國主命令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橋在淮水上。金國主親自領兵，部隊號稱百萬，氈房帳篷相連，金鼓的聲音不斷。十月，從渦口渡過淮河。在此之前，劉錡處理淮東軍事，王權處理淮西軍事。到這時，王權首先拋棄廬州，劉錡也回到揚州，朝廷内外震驚恐懼。皇上打算乘船出海，陳康伯極力主張皇帝親自出征。這個月戊午日，樞密院事葉義問統率江、淮的部隊，虞允文參謀軍事。王權又從和州逃回，劉錡回到鎮江，全部喪失了兩淮之地。

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

十一月壬申日，金國主率領大部隊到達采石，而另外派兵奪取瓜洲。朝廷命令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劉錡、王權都被召回。葉義問接受旨意，命令虞允文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接王權部隊，并且在采石犒勞部隊，當時王權的部隊還在采石。丙子日，虞允文到采石，王權已經離開，李顯忠還没來到，敵人騎兵到處都是。我朝軍隊三三五五零零散散，卸下馬鞍捆起甲胄坐在路邊，都是王權的敗兵。虞允文覺得坐等李顯忠來則會耽誤國家大事，於是馬上召集將領們，用忠義之道勉勵他們，説："金帛財物、告

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

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綉旗二，中建黄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黄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

命文書都在這裏，等待有功的人。”大家説：“現在已經有人主持，請求决一死戰。”有人説：“您接受的命令是犒勞部隊，没有接受命令督戰，別人壞了事，您承擔這個罪責嗎?”虞允文呵斥他説：“危難關係社稷，我將到什麽地方逃避?”

到達江邊，見到長江北岸已築起高臺，相對樹立兩面紅旗、兩面彩旗，中間樹起黄色車蓋，完顏亮傲慢地坐在下面。偵察的人説，前一天殺白馬黑馬祭天，和衆人盟誓，在明天渡長江，到玉麟堂吃早飯，先渡過江的給黄金一兩。當時敵兵實際有四十萬人，馬匹是這個數的一倍，宋朝軍隊纔一萬八千人。虞允文就命令將領們排列大陣不動，把戰船分爲五隊，兩隊沿東西江岸巡行，一隊停在江中，埋伏精鋭部隊準備戰鬥，兩隊藏在小港中，防備意外的事情發生。分派剛完，敵軍已經大聲呼喊，完顏亮拿着小紅旗指揮數百隻戰船横渡過江來，一轉眼，到達南岸的就有七十艘，直逼宋軍，軍隊稍稍後退。虞允文進入陣中，拍着時俊的背説：“你的膽識才略四方有名，站在陣後就是婦人孩子了。”時俊就揮舞雙刀衝出，戰士拼力死戰。江中的宋軍也用海鰍戰船衝擊敵船，敵船都漸漸被擊沉，敵人一半被打死，一半還在作戰，天晚了還没有退却。恰巧有被打散的宋軍從光州來到，虞允文交給他們旗幟戰鼓，從山後面轉出來，敵人疑心是援軍來到，纔逃走。又命令用强弓跟在後面追着射擊，大敗敵軍，尸體共有四千多具，殺死萬户兩人，俘虜千户五人以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没死在江裏的，完顏亮把他們都殺掉了，是惱怒他們不出江。把捷報報知朝廷，并犒賞將士，對他們説：“敵人今天打敗了，明天必定會再來。”半夜裏，部署將領們，分派兵把海船拉往上游，另外派兵在楊林口堵截。丁丑日，敵人果然來到，因而兩面夾攻敵人，又進行大戰，燒掉敵船三百艘，敵人纔逃走，再次把捷報奏知朝廷。不久敵人派遣人帶着詔書來告知王權，好像有過事先的約定。虞允文説：“這是反間計。”仍然回信説：“王權已經按照刑法處理了，新任將領是李世輔，願决一死戰分個高低。”完顏亮看了信大怒，於

是燒毀了龍鳳車，斬了梁漢臣以及造船的兩個人，於是奔赴瓜洲。梁漢臣，是建議完顏亮渡江的那個人。

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

李顯忠從蕪湖到達，虞允文對他說："敵人進入揚州，一定和瓜洲的兵合在一處，京口沒有防備，我應當前去，您能分派兵力幫助嗎？"李顯忠分派李捧的部隊一萬六千人前往京口，葉義問也命令楊存中率領部下來會合。虞允文回到建康，就上奏疏說："敵人在采石失敗，將要企圖在瓜洲僥幸得勝。現在我朝精兵聚集在京口，穩重固守等待他們，可以一戰取勝。請求稍爲推遲皇帝車駕出發的時間。"

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

甲申日，到達京口。敵人大部隊駐扎在滁河，建造三個閘門蓄水，深好幾尺，堵塞了瓜洲口。當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各路部隊都聚集京口，不少於二十萬人，衹是海鰍船不滿百艘，戈船是海鰍船的半數。虞允文認爲遇風就使用戰船，沒有風就使用戰艦，數量少了恐怕不够用。就聚集木料鍛造鐵器，把馬船改裝爲戰艦，而且向平江借用戰船，命張深守住滁河口，扼守長江的交通要道，派苗定駐在下蜀作爲後援。庚寅日，完顏亮到達瓜洲。虞允文和楊存中在江邊檢查試驗，命令戰士踏着車船在長江中間來回行駛，環繞金山三圈，來回轉動像飛一樣。敵人拉滿弓弦等待着，面面相覷駭怕驚愕。完顏亮笑着說："紙船罷了。"一個將領跪下啓奏："南軍有所防備，不可輕敵，希望駐扎在揚州，慢慢策劃進攻。"完顏亮發怒，想要殺他，哀求謝罪了很久，纔衹打了他五十大板。乙未日，完顏亮被他的部下殺死。

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溺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

當初，完顏亮在瓜洲，聽説李寶沿海路進入膠西，成閔等各部隊正在順流而下，完顏亮更加惱怒。回到揚州，召集將領們約定三天渡過長江，否則把他們全部殺掉。將領們商議說："前進有淹死的災禍，後退有被殺掉的憂慮，怎麽辦？"有個叫萬戴的說："殺掉郎主，跟南宋通好講和回歸故鄉就能活下去了。"大家說："對。"完顏亮有一支紫茸細軍，不臨戰陣，總是用來保衛自己，大家擔心他們。有個叫蕭遮巴的騙他們

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

說：“淮東的美女錢財都集中在海陵。”并且慫恿他們前往，細軍離去而完顏亮被殺死。

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

丙申日，敵人後退駐扎三十里外，派遣使節議和。己亥，奏報朝廷。召他入朝覲見，皇上慰勉嘉許感嘆，對陳俊卿說：“虞允文公正忠義是出於他的天性，真是我的裴度啊。”下詔令免去他的侍從的責任，到兩淮地區處理事情。虞允文到達鎮江，上奏收復兩淮的三條計策，没有答覆。

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吴璘議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争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

明年正月，皇上到達建康。不久商議車駕回臨安，下詔派楊存中任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做他的副手。給事中、中書舍人繳回存中的任命不發，於是虞允文任川陝宣諭使。上朝辭行，進言：“金完顏亮已死，新主剛剛即位，他們國内正亂，是上天扶助我國恢復。議和則使天下人垂頭喪氣，戰鬥則使天下人揚眉吐氣。”皇上認爲正確。虞允文到四川，和大將吴璘商議籌劃收復中原地區，吴璘進攻奪取鳳翔，收復鞏州。金國派兵争奪陝西新近收復的州郡，蜀地士大夫想要放棄這些地區，虞允文堅持説不可以。

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争之不得，吴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説。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

孝宗接受禪位，朝廷大臣有進言西部事情的，認爲宋軍進攻征討，東面不可以越過寶雞，北面不可以越過德順，而且想要用忠義人守衛新收復的州郡，朝廷部隊退守蜀口。虞允文争論不能成功，吴璘於是回到河池，可能是按參知政事史浩的意見，想要完全放棄陝西，臺諫官袁季、任古附和他的説法。虞允文再次上奏疏，大概是説：“恢復没有比陝西更首要的，陝西的五路新收復州縣又取決於德順的存亡，一旦拋棄它，就窺伺進攻四川的道路更多了，西和、階州、成州，利弊非常重大。”前後共十五道奏疏，而且寫信給陳康伯，陳康伯因是同僚受到限制，不能回信。皇上將召見虞允文詢問陝西事情，執政顧忌他前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爲夔州知州，不久又命令他來奏事。

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鷄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

隆興元年時入朝覲見。史浩既然一直主張拋棄國土，等到拜相，立即推行他的主張，而且親自撰寫詔書，有這樣的話説：“拋棄鷄肋没有多少，却可免除敵人無止無休的貪心。”虞允文入

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

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争。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决和議，割唐、鄧。

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顔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

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吴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吴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爲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屨及甲胄賜焉。

過郢，奏築黄鷹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

朝覲見進言："今天有八項可以作戰的條件。"皇上問到放棄土地的事，虞允文用手板在地上畫圖，陳述它的弊端。皇上説："這是史浩誤了我了。"以敷文閣待制身份爲太平州知州，不久授任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爲制置使。

當時朝廷派遣盧仲賢出使金國議和，湯思退又打算放棄唐州、鄧州、海州、泗州，頒手詔認爲唐州、鄧州不是險峻要害，可以不予考慮，虞允文五次上疏力争。湯思退惱怒，就上奏説："這都是利害不切近自己，説大話害國家，以取得好名聲。宗廟社稷的大事，難道跟演戲一樣。"皇上意旨於是决定。湯思退表面上請求召見虞允文，實際是想要除掉他。虞允文交上官印，還請求不要放棄四個州，乞求退休。下詔令以顯謨閣學士官職爲平江府知府。湯思退終於决斷和議，交割唐州、鄧州。

二年，金兵又到，湯思退被貶斥，皇上後悔不聽虞允文的話。陳俊卿也推薦虞允文能够重用，授任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乾道元年，拜任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這年秋天，金朝派完顔仲來議事，傲慢不敬，虞允文請求殺掉他，朝廷上有不同意見，没有做到。恰巧錢端禮接受李宏的玉帶，事情牽連到虞允文，被御史章服論列，罷免職務，奉祠禄回歸西方。

三年二月，召到朝廷，授任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吴璘去世，討論選擇替代的人，皇上告知虞允文説："吴璘已經死了，汪應辰恐怕不熟悉軍事，没有人能代替你去。遇事不要像張浚那樣迂闊，部隊裏的事，你要一件一件親自去做。"就拜爲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隨即下詔仍舊知樞密院事。回四川一個月，召到朝廷，没幾個月又出使四川。太上皇賜他親筆寫的《聖主得賢臣頌》，皇上又爲他寫跋語。上朝辭行，又把自己穿的一雙鞋子和盔甲賜給他。

經過郢州，上奏請求修築黄鷹山城。過襄陽，上奏請求修理府城。八月到漢中，又前往沔陽。九月，到益昌。先前接受手詔告誡九件事，

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閲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武核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

等到了四川，全部遵奉辦理，尤其把軍政作爲急務。又上奏檢閲核實各部隊，按强弱次序分爲三等，上等準備作戰，中下等備辦軍用物資，老的少的不算數，淘汰士兵共一萬人，減掉軍費四百萬。淘汰的士兵中有功勞的，設置空缺職位安排他們。興州、洋州的義士，是民兵，紹興初年有七萬人，大散關之戰，將官不發給盔甲，驅趕他們在官軍前面作戰，戰死散亡幾乎没有了。命令利州路軍帥晁公武核實，得到二萬三千九百多人。又得到陝西弓箭手的法則，參照紹興時制度編成一部書，讓將士官吏遵守。把馬政交付張松管理，上奏遵照舊制把茶馬司分爲川司和秦司。

初在樞府，蕭遮巴以刷軍中人爲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縶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擘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説。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劍倅獻羨錢五萬，却之。

起初在樞密院，蕭遮巴訴説清洗部隊中的人，虞允文曾經奏請告知三衙撫慰安定他們。到這時，金州、洋州、興元的歸正人二萬，攔路訴説被監禁的苦楚，虞允文分給他們公田，使他們都能振興生計。想要交結敵將姜挺、白沂，遵照御札指示招募擘人王嗣祖交結外族來謀取金人，又得到外族和尚叫六彪的同去，最終没有結果。當時邛、蜀等十四個郡上報饑荒，荒政一共六十五條，劍州通判獻來羨餘錢五萬，退還不取。

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

五年八月，拜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虞允文推薦很多知名人士，如洪适、汪應辰。等到任宰相時，登記的人才分爲三等，有見到聽到的就記下來，名叫《材館録》。凡是所舉薦的人，皇上都録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是其中最著名的。皇上把兵士冗濫財物匱乏作爲憂慮的事，虞允文和陳俊卿商議革除三衙裏辦雜事的差役，淘汰冗濫的名籍，三軍都没有怨言。

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

六年，陳俊卿因奏請留龔茂良違逆皇上意願，皇上非常震怒，陳俊卿在浙江亭待命，兩天不給他答覆。虞允文請求參見，極力論述體面禮遇大臣的道理，在床前多次下拜，於是命令陳俊卿判福州。

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决

下詔任范成大爲祈請使，因爲皇帝陵墓的原因。金朝不肯，而且偵察人員報告敵人要用三十萬騎兵奉送遷移陵墓回來，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荆、襄的將領都請求增兵。虞允文説：“金國剛

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

剛接受完顏亮的教訓，决不會輕易動兵，不過是虚張聲勢動摇我們罷了。”於是上奏阻止。朝廷議論紛紛，虞允文屹立不動，敵人最終也没有其他行動。

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宫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

自從莊文太子去世，皇太子没有確立。虞允文上奏疏，而且多次懇切陳述。七年正月，奉上兩宫尊號時，議論纔决定，下詔皇帝第三個兒子恭王趙惇立爲皇太子，皇子趙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不久出任臨安尹。侍衛馬軍司牧馬場地原在臨安，虞允文認爲地方狹窄不利於放牧，請求命令到鎮江放牧，有緊急事時騎兵可以隨時過江。三軍有怨言，後來言官也拿這個作爲彈劾的理由。

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

胡銓因臺官譏評罷免，虞允文上奏留他任經筵。胡銓推薦朱熹，皇上問允文瞭解朱熹嗎？虞允文説朱熹不比程頤差，於是召見朱熹，朱熹不到。檢鼓院用六條抑止上書的人，虞允文極力進言不可以這樣做，聽從了他。

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

適逢慶節時，金國使臣烏林答天錫入朝進見，他是金國主的女婿，非常驕横傲慢，一定要請皇上下床來問候金主安好，皇上不答應，烏林答天錫就跪着不起來，侍臣們張皇失措。虞允文請求皇帝大駕回宫中去，而且告訴他説：“大駕已經起身，不能再到殿上，使臣明天一早跟隨朝班祝壽。”金國使臣慚愧退下。

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張説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吕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吕論張説，臺綱也；左相救希吕，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吕之罰。

皇上因爲僕射名號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任虞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虞允文曾經舉薦梁克家代替自己，皇上不允許。這個月，因病請求解除樞密使職務，又推薦梁克家安静穩重有宰相的器度，到這時纔一同任宰相。皇帝發手詔給虞允文説：“我正想要試用武臣爲樞密，曹勛怎麽樣？”虞允文認爲曹勛人品卑下平庸，不可任用。然後用張説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和臺官交相彈劾他。皇上非常生王希吕的氣，下手詔説“給他遠處壞地方的馬監官”。允文交還手詔，皇上更加惱怒。梁克家説：“王希吕議論張説，是臺官的紀律；左丞相救王希吕，是國家的大體。”皇上的惱怒稍稍消解，最終減輕了對王希吕的責罰。

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宫，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四月，御史蕭之敏彈劾虞允文，虞允文上奏章聽候質罪。皇上到德壽宫參見，太上皇說："采石建功時，蕭之敏在什麽地方？不要聽憑虞允文離職。"皇上因此讓蕭之敏出朝，并且作詩題在扇子上挽留他。虞允文進言蕭之敏端莊方正，請求召回朝廷以開闢言路。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寬厚，命令曾懷記録在《時政記》上。

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彦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争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内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

皇上命令選擇諫官，虞允文用李彦穎、林光朝、王質作爲回答。三個人都鯁直誠信，又都因文才學識被當時人敬重，所以推薦他們，很久没有答覆。曾覿推薦了一個人，賜給科第，提拔爲諫議大夫。虞允文、梁克家争論這事，不聽從。虞允文極力請求離職，授爲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上朝辭行，皇上告知他進兵收復失地的方略，約定在某一天在河南會師。虞允文進言："以後要防備朝廷内外不相呼應。"皇上說："假如西綫部隊出兵了而我還在徘徊猶豫，就是我虧負你；假如我已經行動而你還在徘徊猶豫，就是你虧負我。"皇上駕臨正殿，斟酒賦詩爲他送行，并且賜給他家廟的祭器。

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户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鄰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間，允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鄰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禄，不報。

九年，到四川。大部隊每月發米一石五斗，不够贍養家屬，虞允文拿出宣撫司的錢三十萬買米，計算人口增添發給。規定户馬的七條，收攬百姓的馬，上奏選拔良家子弟用來備戰。起初，北部邊界有個叫寇鄰的人，集合部衆幾萬人在商州、虢州之間，虞允文執政期間來歸順，將要到達四川，又派人送信給虞允文，不回答，衹維係着他們而已。不久寇鄰的密謀被發覺，金國秘密派人捕捉他。葉衡奏報皇帝，虞允文上奏疏爲自己辯解，因而請求交還俸禄，不被允許。

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

皇上曾經對虞允文說："丙午年間的耻辱，應當和丞相共同洗雪它。"又說："我衹有功業上不如唐太宗，富足豐饒不如漢文帝、漢景帝。"因此虞允文答應皇上從事恢復大業。出使蜀地一年，没有進兵的日期，皇上賜給秘密詔書催促他，虞允文説部隊所需物資尚未齊備，皇上不高興。

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

淳熙元年去世。四年以後，皇上駕臨白石大

大閲，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賜謚忠肅。

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規模檢閲部隊，看到戰士都年輕力壯，對輔佐大臣説："這是虞允文進行淘汰的功效。"不久下詔追贈太傅，賜謚號忠肅。

虞允文姿容雄壯健偉，身高六尺四寸，慷慨磊落胸懷大志，而且言語行動都有法則氣度，别人一望而知他是能承擔重任的大器。早年因文章才學置身於臺閣，後來遭逢時局艱難，出將入相將近二十年，孜孜不倦忠誠勤勉没有兩樣。曾經注釋過《唐書》、《五代史》，收藏在家中。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流傳在世上。

兒子有三個：虞公亮、虞公著、虞杭孫。孫子八人，都善於修養自己，其中衹有虞剛簡最爲知名，嘉定年間，召見他不到朝，最終官職做到利州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爲單父丞。

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爲陷建州，宰相吕頤浩以次膺宰浦城，遏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鄰邑，閩帥張守檄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强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年成爲孤兒，跟隨母親到丹徒投靠舅氏王聖美。俊秀聰明努力學習，每天能背誦上千字。剛滿二十歲，政和二年就進士及第，歷經各種官職做到單父縣丞。

遇到山東動亂，全家南下渡江。接着福建强盜范汝爲攻破建州，宰相吕頤浩任用辛次膺爲浦城縣令，去阻遏賊人的進攻。等到了那裏，賊黨熊志寧已經焚毁城邑。於是分開荆棘，坐在瓦礫堆裏，安撫官吏人民，統計壯丁人數，整治武器，扼守險要之處，號令簡明，百姓覺得很方便。過了幾個月，韓世忠擊敗賊人，收復建州。授任審計司。賊人剩餘黨徒范黑龍攻破相鄰州城，福建軍事統帥張守發公文給辛次膺，等平定賊人後再離開。就招募鄉兵練習硬弓，賊人到了，和他們隔河排開陣勢，一齊射箭。賊人奔逃潰散，活捉爲首的五個人，其餘的都寬赦了他們。

用參政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願敕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殞仆。願加存撫，可以堅中原徯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

因參政孟庾推薦，召入朝參見，上奏任用人才貴在務實，發出命令要求一定執行。遷官到駕部。希望敕令各州郡關心農耕薄徵賦税，重農抑商。又上奏："中原地區的人，拋棄墳墓職業，隨朝廷來到江南，飢寒而死。希望加以慰問安撫，可以堅定中原人民等待皇帝回來的决心。"

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

遷任吏部郎、湖北運判，半路召回，在建康行宮參見高宗，首先進言救正當前的弊端，皇上稱贊，敕令把他的奏章公布在朝堂上。

擢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兹，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懦兵。"

提拔爲右正言。上奏："希望查核兵士將領，親自選擇提拔，把持賞罰的權柄，使人人都知道朝廷的尊崇。左右近侍的人，日子長了就會干預政治，希望杜絶這種浸染。戰爭接連不斷，十年都是這様，一年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各路日常收取的賦税僅够支付一半，其餘的都從百姓那裏拿來。請求停辦不緊急的事務，節省無限寬容的恩澤，減去多餘官吏，淘汰懦弱的士兵。"

韓世忠男直秘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

韓世忠的兒子任職直秘閣，辛次膺上奏説："攻打城池野外作戰，是韓世忠的功勞，跟他兒子有什麽關係？石渠閣、東觀，乃著書、藏書之府，又和武功有什麽關係？僥幸之門一開，援引仿效的人就多了。"又上奏説："現在主張議和的人看見小利忽視大計，少數部隊偶然勝利，就馬上想要進攻，就説進攻力量富足有餘；警報剛剛聽到，首先陳述後退放棄，就説守衛的力量也不够用。希望嚴格紀律，謹慎烽燧警報，明察間諜敵探。"皇上全部相信采納。聽説韓世忠將要從楚州轉移部隊到鎮江，又陳述值得擔憂的事情五件。王倫出使北方請求講和，辛次膺進言："宣和年間海上的盟約，靖康年間城下的誓盟，嘴邊上爲盟誓歃的血還没乾，軍隊跟在後面就來了。今天的事情，應當識破他們的欺詐。"

時秦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嶷叙兩官。次膺劾仲嶷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㬇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㬇繼其後，何顔見吏民？㬇，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連宫掖，親如肺附，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蔽之漸。"

當時秦檜在政府，給他的妻兄王仲嶷提官階兩級。辛次膺彈劾王仲嶷像奴才一様地服事朱勔，投靠金國敵酋，罪責不能赦免。又彈劾撫州知州王㬇違法耕種公家田地，不交租。他父親王仲山，先前爲撫州知州，向金人屈膝投降，王㬇跟在後面，拿什麽臉面去見官吏百姓？王㬇是秦檜妻子的兄長。奏章被留在宫中不發。辛次膺再次議論説："近來臣上奏章彈劾兩個人，接着聽説追回停止了授任官職的命令，這都是秦檜私心寬容營救，陛下委曲順從他們的欲望，國家的綱紀，臣下的責任，一切都被廢棄。就算尊貴得有關皇帝，親近得如同腹心，寵愛任用得不當，我也可以議論他，而大臣的姻親却不可以管束他

嗎？望陛下振奮陽剛威儀，警戒受蒙蔽的開始。”

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爲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鋭，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茶陵爲軍。

請求離職，授爲直秘閣、湖南提刑。在此以前，湖南賊人龍淵、李朝聚衆幾萬人，盤據在衡州的茶陵，秦檜隱瞞不上奏，衹説有空缺位置安排次膺。上朝辭行，皇上説：“你用侍奉母親的理由請求，我不能留你。湖湘一帶風景很美，而且没有盜賊，給你的職名是特殊的恩典，年底時應當召你回來。”抵達長沙時，盜賊勢力正在擴張，守城的將領都調回去了，纔明白秦檜打算陷害他。就獨自乘車趕到茶陵，捉住賊人勇猛的戰將殺掉，招募賊人同黨毛義、龍麟等人，帶着榜文告知他們朝廷已經調回守將，一心想要招安，應當趕快投降，給以不殺的待遇。龍淵、李朝相繼投降，并請求統計精鋭士兵，可以得到禁軍萬餘人。辛次膺笑着説：“這些都是我們的百姓，正應該放下武器盔甲，拿起鋤頭農具，催促他們重操舊業。”上奏把茶陵改爲軍的行政單位。

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稿，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奸固位，不恤國計，婞婗趨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棄仇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説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

與金人議和成功，赦書到達衡陽，辛次膺極力陳述他們的欺詐，大略是説：“我以前在諫官行列，曾經幾次論述金人變化多端欺詐没有信用，希望陛下替國家人民深入考慮。近日看到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大膽議論和好，逐個詆毁大臣，除名流竄遠地。後來得到胡銓上書的底稿，纔知道朝廷突然打算屈抑自己自稱屬國，臣不認爲這樣做是對的。大臣懷着私心爲鞏固自己地位，不替國家着想，隨順求和，荒謬地認爲是有利的，臣不知道天下的人都認爲有利嗎？‘對父親的仇人不能和他頭頂同一塊天，對兄弟的仇人不能收回武器’。放棄敵仇消釋怨恨，完全拋開以前的事情，屈降萬乘的尊嚴，來取悦敵人，天下的人，果真能忘記仇恨傷痛而順從陛下的願望嗎？”書信奏上去，没有答覆。金人攻陷三座京城。

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閲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

辛次膺罷官，領祠禄。秦檜因爲他享有盛名，想要他先寫信，可以慢慢收羅任用，辛次膺笑而不答。過了十六年，更加貧窮，但一絲一毫不求告别人。秦檜死，起用爲婺州知州，三天後就召入朝。到首都，因脚病請求離職。加秘閣修撰，回到郡中。再次召見，歷數上言仇人掌權，

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户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宫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禄。

老母差一點死掉，因而上奏國家根本尚未建立，皇上改變神色說："誰能承擔?"辛次膺說："知子莫如父。"皇上稱好。提拔爲代理給事中。蔣璨代理户部侍郎，辛次膺批駁蔣璨不遵正路，從事勾結，出任蔣璨爲平江知府。御史中丞湯鵬舉彈劾辛次膺假藉權力報復私仇，授任待制，領宫觀。起用爲泉州知州，改爲福建軍事統帥。母死服喪，請求解職。

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核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毁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知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虚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宫，高宗一見，謂"惜聞卿於强健時"。

孝宗即位，下手詔催促召見。到了以後，上奏："陛下任用賢能的人一定要考核他們的政績，不要因爲一個人稱譽就任用他們，一個人詆毁就屏棄他們。發布命令要不反悔，接受忠言要能够回轉隨順。訓練士兵安撫人民，經營治理兩淮，讓敵人找不到空隙進入。"當天，授任御史中丞。朝見德壽宫，高宗一見，説是"可惜在身强力壯時疏遠了你"。

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奸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

皇上將要在春天祭祀時迎接高宗到延祥觀，到玉津園。辛次膺上奏："爲欽宗服喪還没有結束，正在停止科舉考試，而且金人侮辱的書信剛剛送到，意思是要作戰，況且在荒原中，禁衛軍人數很少，應當慎重考慮，加上一次出行費錢十幾萬緡，不如拿這去供給軍隊口糧。"當時兩淮之間都是荒地，辛次膺上奏："請求召集留下的百姓歸還舊業，借給種子耕牛，或者命令屯駐在那裏的士兵就近耕種，這是使部隊充足的好辦法。"至於像成閔的貪得無厭，湯思退的朋黨勾結，葉義問的奸詐欺罔，都依次議論彈劾。每次章疏一傳出來，天下贊同。皇上正當振奮精神勤於政治，辛次膺常常講名實的道理進言，多方面有所補益，皇帝衹稱呼他的官職不提名道姓。

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顔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嘆其先見。

隆興改元當年三月，任爲同知樞密院事。符離部隊的捷報每天傳來，辛次膺寫奏疏千字，請求保持慎重。不久，軍隊果然潰散。等到參見，皇上臉色不愉快，上奏説："部隊潰散回來，張浚制伏鎮壓一定不會有意外，這是上天給陛下的一個大警告。"皇上感嘆他的先見之明。

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

拜爲參知政事，因病極力請求免職。而且上奏説："王十朋授任侍御史，雖然是皇上親自提拔，但天下人都知道我曾經推薦他的賢能。湯思

亦知臣嘗疏其奸。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

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奸黨，明公道，以爲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鋭，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莅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

退召入朝，將要來到，也知道我曾經疏奏他的奸惡。我不退避的話，别人會説什麽?”授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上朝辭行，賜給茶飲，非常惋惜他離朝。辛次膺上奏：“我和湯思退，情理上難於共事。”皇上説：“有人説湯思退是可以任用的。”辛次膺奏道：“今天的事情，恐怕不是湯思退能够辦理的。湯思退本來不值一提，私下恐怕會貽誤國家大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辛次膺孝順友愛清廉耿介，立朝正直。任官五十年，没有一絲一毫受到指摘處分。治理政事以清静爲貴，把德治教化放在首位，所到之處人們稱許他不煩擾。善於作文章，尤其精於作詩。

論曰：孝宗立志恢復國家，專門任用張浚，陳俊卿斥責奸臣賊黨，彰明公道，任用他爲輔佐。自從掌管中書省，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進言時没有不盡言的。他的志向完全以先前的賢人爲效法的榜樣，不是其他宰相可以比擬的。虞允文以身報國的忠誠，鮮明耀眼好像圖畫一樣。金國庶人完顔亮南侵，鋒芒非常鋭利，朝廷内外倚仗劉錡當作長城，劉錡因病不能進軍。虞允文是文臣，奮勇督戰，一舉挫敗敵人，完顔亮於是自取滅亡。從前赤壁一次勝利而奠定三國形勢，淮淝一戰之勝而決定南北分立。虞允文在采石的成功，宋朝的轉危爲安，實在關係在這裏。等到他罷相鎮守四川，接受振興恢復的任務，約定日期前往，志向雖然没有實現，他能够慷慨接受重任，難道是容易得到的嗎? 辛次膺極力排斥群邪，不辜負他作爲言官的責任，臨政事而不厭煩，退居儉約而有操守。晚年再度立於朝廷，正直更加著名，南渡以後直言進諫的臣子，應當以他爲首了。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顒　葉衡

陳康伯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内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

陳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父名亨仲，提舉江東常平。陳康伯幼年時就有學識品行。宣和三年，考中太學上舍生丙科。累積升遷爲太學正。母親去世服喪。貴溪强盜將到他的家鄉，陳康伯發起義軍迎擊，俘虜了他們的首領，城邑得以保全。

建炎末，爲敕令删定官，預修《紹興敕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建炎末年，任敕令删定官，參預修撰《紹興敕令》。不久通判衢州，攝理郡事。盜賊在白馬原起事，陳康伯監督州兵援助官軍進攻討伐，戰勝盜賊。授爲太常博士，改官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車駕進駐建康，陳康伯因公務經過朝廷，得以參見，因而請求選擇將領，皇上虚心接受。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户部司勛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户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户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

紹興八年，授任樞密院大計議官。累積升遷爲户部司勛郎中。陳康伯和秦檜是太學時的舊交，秦檜掌握國家大權，陳康伯在郎省五年，淡然没有要求，不苟且迎合。十三年，纔遷任軍器監。假借吏部尚書官銜出使金國，到達汴京已接近日暮，不供給飲食，閉門躺卧不詢問；半夜，招待人員敲門謝罪説不會辦事，也不回答。後來由於金國使臣來朝，詔令陳康伯爲館伴，端午節賜扇子手帕，以及議論拜受禮節，言官用滋事的話議論他，罷免官職出朝爲泉州知州。海盜時常起事，朝廷派遣劉寶、成閔追捕，陳康伯體會皇上的意思招降安撫，盜賊很多出來投降，登記名册成爲官軍。時間長了，不法分子陰謀倡議叛亂，陳康伯問清事實，論罪處死他們，州郡因此

沒有事變。任官期滿，三度領祠禄，將近十年。

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户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决。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殁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

秦檜死了，起用爲漢州知州，將出三峽，召入參見，授爲吏部侍郎。陳康伯首先請求節約用度寬待百姓，凡是州縣向人民收取没有限度的，准許監司互相監視，臺諫官進行彈劾。不久兼任禮部、户部。請求減少每年的開支，總計國家收入，儲蓄十分之一二防備水旱災害。奏章遞上，討論最終不能决定。兼任刑部。在此之前有關官員迎合秦檜意願興起大案，陳康伯公平審判平反冤枉，士大夫存活下來很多依靠他。授任吏部尚書。宰相準備用“代理尚書”發布任命，高宗看了説：“我將要重用他，要‘代理’幹什麽？”隨即拜爲參知政事。

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静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潜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

自從孫道夫出使北朝回來，已經聽到金朝用買馬是不遵守和約的話作爲指責，朝廷衹仗着議和，陳康伯和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報告説要開始準備。王綸出使回來，却上言和好没有其他危險，陳康伯堅持最初的論點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充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照例賜給銀絹，陳康伯堅持推辭不受，減去一半，又推辭。并兼任史院。皇上曾説他“安静持重明快敏捷，一句話也不隨便説，是真宰相啊”。又命令和湯思退共同輔佐政事，有事不要害怕商量討論，衹要處理得當就行。陳康伯上言：“大臣辦事應當全心爲公，如果依靠隨順結黨營私，這是鄙陋小人患得患失的人幹的，臣不但不敢做，而且素來不會做。”高宗感嘆他是忠厚長者。普安郡王居住在潜邸，有一天高宗對陳康伯説，應當從使相的官職封爲真王，現在應當放他在家族名册的最前面。於是下詔封爲皇太子，封爲建王，當時是三十年二月的事情。

明年三月，拜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黄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

第二年三月，拜授爲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國派遣使臣來慶賀天申節，言辭傲慢，要求淮水、漢水一帶土地，點名招取將相大臣，而且把欽宗皇帝的訃聞傳到。陳康伯同意禮部侍郎黄中的意見，服斬衰喪服三年。在此之前，葉義問、賀允中出使還朝，進言金朝必定會撕毁盟約，陳康伯請求早做準備，建議四條計策：一，增加劉錡荆南部隊的兵力，來加强上

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粮，以固内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内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汹汹。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决，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

游的防守；二，劃分兩淮土地，命令將領們和百姓結社，各自守住各自的區域；三，劉寶獨自處於淮東，將官驕傲士兵人少，不可倚靠；四，沿長江諸州郡修整城防屯積糧食，用以鞏固内地。到這時，召三衙軍事統帥及楊存中到政事堂商議起兵，又請侍從官、臺諫官集合議論，陳康伯傳達皇上旨意説："今天再不必問和好與守禦，直接問作戰應當怎麽樣。"當時皇上很想視察部隊，内侍省都知張去爲暗地阻止軍事行動，而且陳述逃跑的辦法，朝廷内外謡傳皇帝到福建、四川，人心紛亂。右相朱倬没有一句話，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接受命令聘問金國，害怕得不想去。陳康伯惟獨認爲是自己的責任，上奏説："金敵撕毁盟約，天人共憤，今天的事有進無退，聖上意志堅决，那麽將士們的意志自然加倍堅决。希望分派三衙禁軍援助襄、漢地區，等敵人先發動就應對他們。"陳康伯勉勵周麟之要以國家大事爲重，周麟之言語冒犯陳康伯，陳康伯説："假使我不是宰相，就會自己走開，大臣應和國家共存亡，即使是死又向哪裏去躲避。"周麟之最終因拒絶出使罷官，隨即貶官責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言應當任用張浚，而且請求處死張去爲來振作士氣。陳康伯認爲俊卿能振作任職，上奏他做代理兵部侍郎。

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内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

九月，金人侵犯廬州，王權兵敗回來，朝廷内外震動驚駭，朝臣中有遣散家屬預先躲避的。陳康伯獨自置備船隻迎接家屬到浙江，而且下令臨安各城門關門上鎖都比平時晚，人心倚仗他而安定。敵軍逼近到長江上，召楊存中到皇宫内殿商議此事，因而命他找陳康伯商量。陳康伯請他進門，脱去官服設宴招待，皇上聽了已經放寬心。第二天，入朝上奏説："聽説有人勸陛下到越州去福建的，真是這樣的話，事情就不好了，爲什麽不静静地等待。"一天，忽然頒降手詔説："假如敵軍還没有退去，就遣散百官。"陳康伯燒掉手詔然後上奏説："百官散去，皇帝勢力就孤單了。"皇上意志堅定了以後，陳康伯請求下詔書親自征討，任用葉義問監督江、淮部隊，虞允文參謀軍事。皇上起初任命朱倬爲都督，朱倬辭

謝，於是任命葉義問。虞允文不久在采石擊敗敵軍，金國主完顏亮被他的臣下殺死而退兵。

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

當完顏亮侵犯長江時，國内的人就擁立了葛王完顏褒。三十二年，纔派高忠建來通知即位消息，商議交國書的禮節，陳康伯用道義折服他，從此答書纔用對等國家的禮節。

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内禪禮，以康伯奉册。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

高宗疲勞國事，有傳位給太子的意思，陳康伯秘密贊助這個重大決策，請求先端正名分，使天下人都知道聖上心意，就草擬了立太子的詔書進獻。等到舉行禪位大禮，由陳康伯捧册。孝宗即位，命他兼任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節待遇特别優厚，衹稱他爲丞相而不稱姓名。

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别，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

陳康伯自從在建康隨從皇帝出行回來，就因病請求離職，不被允許。第二年，改紀元爲隆興，請求得更堅决，於是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身份判信州。皇上慰勞他很誠懇，而且説："有事宣召時，一定不要推辭。"宰相執政到府邸餞行拜别，百官列隊在國都城門外送行。然後又辭謝郡守之職，請求領外地祠禄，授爲醴泉觀使。

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輿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减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

二年八月，起用爲判紹興府，而且讓他入朝奏事，又辭謝。不久，召他陪侍行郊祀禮。當時北朝軍隊再度侵犯淮甸，人心驚恐懼怕，都盼望陳康伯恢復相位。皇上發手札，派人到住所召他。没有出里門，就拜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朋好友説陳康伯真的有病，應該推辭，陳伯康説："不是這樣。我是個大臣，現在國家危難，應當帶病乘車上路，希望皇上哀憐我而讓我回來罷了。"路上聽説邊防緊急，加倍趕路，到達朝廷，下詔令他兒子陳安節、女婿文好謙攙扶進見，减免行禮賜他坐下。隔一天上一次朝，允許乘轎到宫殿門口，仍然給以攙扶，不是大事不煩他簽署。敵人部隊退去，不久因眼病免於上朝謁見，在家養病，十幾天奏一次事。

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

乾道元年正月第一個辛日，在南郊祭祀，陳康伯起來陪從祭祀，然後就請求退休，奏章屢次遞上，不允許。一天出殿門，喘得厲害，抬回府邸就逝世了，享年六十九歲。追贈太師，謚號文

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俌護喪歸。

恭，選擇日期皇帝要親自到達祭奠，兒子陳偉節堅決推辭，纔停止。命令工部侍郎何俌護衛靈柩回鄉。

二子：偉節，除直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兩個兒子：陳偉節，授爲直秘閣；陳安節，賞賜同進士出身，五次推辭不接受，皇上發手詔批示告知，寄名在省中來成就他的美德。陳康伯逝世，仍舊給他。慶元初年，配享孝宗廟庭，改謚號爲文正。

梁克家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絶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嘆其遠慮。召爲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自幼聰明敏捷超過一般人，書看一遍就能背誦。紹興三十年殿試爲第一名，授任平江簽判。當時金主完顏亮已死，大家都説可以乘機進攻，梁克家寫信給陳俊卿，説："敵人雖然逃走，我們的兵力還不强，不衡量自己力量就行動，將要後悔。"陳俊卿回來告訴丞相陳康伯，感嘆他有長遠考慮。召任爲秘書省正字，遷爲著作佐郎。

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邊議不過三説，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

當時災變多次出現，梁克家奏請應當下詔徵求直言，聽從他，命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上疏陳述缺點失誤。梁克家條列六件事：第一要端正心術，第二要建立法度，第三要救正風俗，第四要謹慎權柄，第五要決定國家政策，第六要團結人心。他議論國家决策，説現在的邊防議論不過三件事，叫做將、兵、財，話非常切近耿直。累積升遷爲中書舍人。

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爲令。

出使金朝，金朝因爲他是宋朝的進士第一名，尊敬對待他，到招待所宴飲射箭，一連數十箭都射中箭靶。金人來慶賀慶會節，梁克家請求讓金使臣從南門入朝，百官從北門進入，跟從的人不許到殿門外，來肅穆朝廷威儀，下詔定爲律令。

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爲懲，則諫争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

行郊祀禮時有雷震的異常現象，梁克家又逐條陳述六件事。遷爲給事中，共三年，遇到不應當做的事，一定堅持上奏没有隱瞞。曾經上奏："陛下想要任用有實際才能的人，不喜歡空話，空話本來没有用處，但對説空話進行懲戒，那麼諫諍的道路就阻塞了，希望能加以開啓引導它。"皇上欣然接受，因而命令逐條陳述風俗的弊病，梁克家列了四條，叫做欺瞞、苟且、循例不言、

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

八年，詔更定僕射爲左右丞相，拜克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顔悦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爲己憂，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説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説怒士夫不附己，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

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陛辭，上以治效爲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彦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

奔走爭進，皇上寫手札獎勵。

乾道五年二月，拜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樞密院事。起初和金朝通好，金朝索要被俘的人，挑釁無止無休。梁克家請求修築楚州城，環繞水兵部隊在外面，邊境得以安定。在政府，和虞允文各有不同意見互相補充，不隨意贊同。皇太子剛立，梁克家請求選擇配備屬官，增加講讀人員，於是用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朝廷内外稱贊是適當人選。虞允文主張恢復，朝臣很多人迎合他，梁克家秘密進諫，多次不合，極力請求離職。皇上説：“部隊到底不能動用嗎?”梁克家奏：“動用武力要把財力用度放在第一位，現在用度不够，怎能成事?”皇上改變臉色説：“我要思考這事。”第二天清晨，皇上當面告知説：“我一夜都在思考你的話，非常正確，不必離職。”

八年，下詔改定僕射爲左右丞相，拜梁克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一天，皇上對宰相執政説：“近來到德壽宮，太上皇帝保養得更好了，面色愉悦，朕退下來非常高興。”梁克家上奏：“唐堯把没有得到虞舜作爲自己的憂慮，已經得到虞舜，本來應當很快樂。”虞允文奏：“惟有唐堯的壽命長過五帝是由於這個原因。”皇上説：“是的。”虞允文罷相以後，梁克家獨自掌握政權，即使是親近外戚權貴也没有一點照顧，而外表很和悦。張説進入樞府，公衆議論不同意，停止任命，不久再度任用。張説惱怒士大夫不附和自己，陰謀誣陷他們，梁克家全力調解保護，好人都依靠他。

商議金國使臣朝見時授受國書的儀式，當時想要發文書到金國端正禮節，梁克家議論不同，就請求離京，以觀文殿大學士爲建寧府知府。上朝辭行，皇上用政治如何收效的題目提問，梁克家勸説皇上不要追求建立奇功。不久三省、樞密院終於發牒文到泗州，敵人不聽，派一般的使臣前來，滿朝文武都感到震驚。其後二年，湯邦彦坐出使的罪名被貶，天下的人更佩服梁克家爲國家謀劃的忠誠。

淳熙八年，起用爲福州知州，在任上有政

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不絶。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爲之垂涕，贈少師，謚文靖。

績。趙雄上奏想要派他繼續任原官，降旨仍爲福州知州。召還授爲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爲右丞相，對儀國公。一個月以後生病。十三年，命令以領在京宮觀兼侍讀，賜給府第，隨時慰問没有間斷。十四年六月，逝世，享年六十歲。親手書寫了遺奏，皇上爲他流淚，追贈少師，謚號文靖。

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温雅，多行于世。

起初，唱名登第的時候，孝宗正由建王邸入宮隨侍，就喜愛他的風度嚴峻整飭，等到他執掌政府，對他的寵愛更爲優厚。他做文章渾厚明白，自成一家，應對文辭尤其温和雅馴，很多流傳於世。

汪澈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爲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説，累數千言。

汪澈字明遠，從新安遷居饒州浮梁。進士及第，爲衡州、沅州州學教授。因万俟卨推薦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輪到面見皇帝，請求下令帥守、監司、侍從、臺諫各自舉薦將帥，高宗認爲很好，照他的話做了。授任他爲監察御史，進升殿中侍御史，特别賜給鞍馬。當時和談的年月很久了，邊防日漸鬆弛，汪澈陳述養民養兵、自治備戰的道理，共數千字之多。

顯仁皇后攢宫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内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爲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宫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宫陵儀制，在封堠界内，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

顯仁皇后陵墓完工，有人建議拓寬四面邊界，士民百姓的墳墓凡在二十里以内的都應遷徙，命令汪澈處理這事。回來奏報説："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座陵墓原來占地方圓百步，已有幾十年，現在爲什麽這樣鬧哄哄？漢朝長樂宫、未央宫中間夾着樗里疾的墓，也没有遷徙過。本朝皇家陵墓制度，在邊界範圍以内，不准挖掘舊墓合葬，願意遷出的聽憑自便，其意義是很深遠的。"高宗完全明白了，一切如舊。

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鑒。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閲，使有鬥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

葉義問出使金國回來，瞭解到很多敵人進犯邊疆的計劃，汪澈進言："平時不防備，事情來了就倉皇失措，靖康之變可做鑒戒。現在將領驕横士兵怠惰，應當加以檢閲，使他們有作戰的思想準備。文武職務必須選擇有才幹的人擔當，不限資格。"授任爲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能符合衆人的願望，汪澈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彈劾罷免了他。又議論鎮江大將劉寶十項大罪，下詔剥奪兵權給他領祠禄。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内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

三十一年，元宵節前一天晚上，風雷雨雪齊下，汪澈進言《春秋》魯隱公的時候大雷電後，接着下大雪，孔子認爲八天之内還會有大事變，謹慎地記下來。現在一夜之間兩種異常現象一起出現，這是陰盛的證明，恐怕是由於金人的緣故。當前荆、襄没有統一的將帥，江海缺乏守備防禦，因而陳述整頓邊防的十二件事。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長期掌握兵權，在宫庭内勾結宦官，王十朋、陳俊卿等相繼議論他的罪過，高宗想要保護他讓他調官，汪澈和陳俊卿一起上奏，楊存中纔被罷免。

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强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

恰巧金使臣高景山來想挑起争端，汪澈進言："天下的形勢，强弱没有一定的形式，在於我們如何利用它。陛下委屈自己跟敵人和談，大量贈送金銀綢緞，他們還是常常口出惡言，來動摇我國。希望陛下光明睿智作出決斷，增加兵力嚴加防備，發布告到朝廷内外，就能使上下一心，士氣百倍了。"授任御史中丞。

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荆、襄，以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户，不可棄。"敵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黄搗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吴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加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内禪。

不久派遣騎兵統帥成閔用他率領的三萬人駐扎荆、襄，讓汪澈任湖北、京西宣諭使，下詔凡是官吏稱職與否、百姓生活好壞全部上奏。經過九江，王炎謁見汪澈議論邊防事宜，辟舉爲屬官，一同到襄陽安撫各路部隊。鄂州帥守田師中年老又膽小，馬上上奏撤换他。當時想要捨棄襄陽專守荆南，汪澈上奏説："襄陽地方重要，是荆楚的門户，不可以放棄。"敵將劉蕚擁兵十萬，宣稱打算攻占荆南，又要分兵從光州、黄州直取武昌。朝廷因爲敵人以前從這條路進入江南，命令吴拱嚴密守護武昌渡口。吴拱將要退兵回鄂州，汪澈聽説這事，急速送信制止吴拱，而自己發動鄂州的剩餘部隊保衛黄州，讓吴拱留守襄陽。敵人騎兵迫近樊城，吴拱在漢水上大戰，敵人敗退。當時唐州、鄧州、陳州、蔡州、汝州、潁州依次歸兵部管轄。不久，金主完顔亮死了，汪澈請求進兵到淮甸，和荆、襄守軍夾擊敵人撤退的部隊。没有答覆，而金朝新主罷戰請和。召汪澈入朝參知政事，和宰相陳康伯一同支持皇帝禪位。

孝宗即位，鋭意恢復，首用張浚

孝宗即位，專心恢復大業，首先起用張浚出

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閑民、汰冗卒雜耕，爲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

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并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倜以忠義結山寨，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禄。

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内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莊敏。

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使江、淮，汪澈以參預身份到荆、襄督軍，即將分路進兵征討。趙撙守唐州，王宣守鄧州，從蔡州召回皇甫倜。襄、漢肥沃的田地，望去都是荆棘，汪澈請求沿古時長渠修築堤防，招募閑散人員、淘汰多餘士兵共同耕作，爲他們度量三十八屯，給予種子和耕牛，給他們房舍，每年可以收穫穀子七十多萬斛。百姓償還種子，多餘的糧食歸自己，公家用錢買下來，事情大略有了頭緒。

隆興元年，入朝奏事，回到武昌，而張浚定下日期大舉進兵，下詔命汪澈出兵響應他。汪澈由於意見不一致，請求命令張浚兼任荆、襄統帥。諫議大夫王大寶議論汪澈“没有取勝的策略，皇甫倜把忠義之人集結在山寨，扼守敵人進攻的重要通道，汪澈不能統領他們，坐視孤軍陷入敵人詭計。趙撙用一千五百人救援方城，失敗潰散五百多人，汪澈還漫不經心。請求罷黜他”。汪澈也請求祠禄，授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大寶再上奏疏，削去職名，仍領祠禄。

第二年，爲建康府知府，不久授任樞密使。在任兩年，以觀文殿學士奉領洞霄宫祠，隨即爲鄂州知州兼任安撫使。孝宗咨詢邊防事宜，汪澈上奏：“從前我朝有唐州、鄧州作爲屏障，又有皇甫倜控制扼守陳州、蔡州，敵人不敢窺測襄陽。現已失掉兩州，皇甫倜又調往内地，敵軍駐扎在新野，相隔僅百里而已。臣命令趙撙、王宣建城儲糧，分頭防禦要害之處，準備好等待敵人。至於機會的來臨，難以預料。”孝宗認爲他的話很好。當時商議廢除江州軍隊，汪澈進言不可以。爲寧國府知府，改爲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再次請求領祠禄。不久退休。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莊敏。

汪澈做殿中侍御史的時候，推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做臺官，高宗説：“是有名之士，依次任用他們吧。”在樞密府時，孝宗秘密尋訪人才，推薦了一百一十八人。曾經上奏説：“臣出身貧寒邊遠，所用以報效國家的衹有無私心不欺瞞罷了。”他自我奉養清廉簡約，即使富貴了還跟當老百姓時一樣。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奸。爲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黄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

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

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鋤異己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倬、沈虚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

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年，葉義問進士及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做宰相，義問和沈長卿等人上疏揭發他的奸邪。任饒州州學教授，代理州事。當年旱災，自行決定開常平倉米賑濟災民，提點刑獄黄敦書彈劾他，下詔不追究。從前的樞密使徐俯門下僧人犯罪，葉義問按法律處置他，徐俯曾經舉薦過葉義問，所以非常惱怒。於是拿了推薦書去還給了他。

任江寧縣知縣。召秦檜的親友服役，同僚不同意，葉義問説："不這樣做怎麽能讓别人心服。"最終令他們服役。通判江州。豫章郡守張宗元得罪秦檜，有人用流言中傷他，案件交到轉運使張常先處。張宗元路過九江，張常先發文書給葉義問命他阻攔張宗元的船，葉義問扔掉文書説："我寧可領罪，不做壞事。"張常先告訴秦檜，罷官而去。

秦檜死後，湯思退推薦他，皇上記起他曾彈劾范宗尹，召到朝廷。進言臺諫官罷免任用權在皇帝，秦檜的親朋黨羽應全部罷黜斥逐，因上言得罪的人應當復官叙職。提拔爲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仿效秦檜的做法，樹立他的黨羽周方崇、李庚，安插在臺諫部門，鏟除不與自己同流合污的人。葉義問連續上奏章彈劾湯鵬舉，有"一個秦檜死了一個秦檜還活着"的話，湯鵬舉跟方崇等人一齊罷免。又進言："凡是選擇將領遇到一員空缺，命令樞密院開列三人的姓名聽從皇上旨意，那麽軍政大權就都在皇帝掌握中了。"遷任侍御史。朱倬、沈虚中領宫祠住在家裏，葉義問彈劾他們依附秦檜，都遷居。郊祀禮大赦，葉義問進言："去年附和秦檜告密的人，不應按例調動差遣注册。"依從了他。遷爲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不久兼侍讀，拜爲同知樞密院事。

皇上聽説金人有侵犯邊境的意圖，派葉義問出使觀察動静，回來上奏："他們在造軍艦，準備武器，他們一定是有目的的，應當駐軍在沿海關鍵的地方防備他們。"金主完顔亮果然南下侵略。命令去視察部隊，葉義問平常不熟悉行軍打仗，恰巧劉錡的捷報送來，讀到"金賊又添生力

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媟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弒，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

軍”，回頭問官吏説：“‘生力軍’是什麽東西呀?”聽見的人都掩口而笑。到達鎮江，聽説瓜洲官軍和敵人相持不下，驚慌失措，就發動民伕挖掘沙溝，插樹枝做鹿角栅防禦敵人，一天晚上潮水上漲，沙溝蕩平，樹枝都漂走了。恰巧建康留守張燾派人報告軍情緊急，葉義問就由陸路撤退，説是到建康催促進兵，市上百姓都辱罵他。又聽説敵人占據瓜洲，采石軍隊很多，又打算退回鎮江。士兵們喧嚷吵鬧説：“不能回去了，回去不知會發生什麽事。”就往建康行進。後來金主完顔亮被部下殺死，部隊退回，葉義問回到朝廷，極力請求退職，就罷了官。

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隆興元年，御史中丞辛次膺參劾葉義問“以前指揮諸將差一點壞了事，而且利用官位給他的親友好處”。貶謫饒州居住。乾道元年，下詔可以任意居住。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蔣芾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之。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蔣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考試第二名。孝宗即位，累積升遷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當時宦官梁珂曾在潛邸服侍過皇上，撓亂權力，尹穡議論梁珂，給他宫祠，蔣芾繳還奏章罷免了他。

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

簽書樞密院事，首先上奏應多注意邊防，又上奏：“提拔將領要從軍隊中間，記下他的姓名，一旦查閲到名册可以立刻開列出來。還要料理檢核歸正人，仍然用北方人率領他們，或是命令他們深入山東，或命令他們從荆、襄深入。”

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内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内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核在内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

授任代理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蔣芾上奏：“當前資財最大費用在於養兵，藝祖奪取天下，不超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年，境外有大敵，境内有大盜，然而士兵數目也不像今天這樣多。近來見到陳敏勇敢地淘汰了三千人，戚方淘汰了四千人，但大部分是有官位的人，給他們做地方官，請求券錢、增添借支跟以前一樣，這是朝廷内減了而朝廷外却增加了，有什麽用?加上招兵損耗愈益嚴重，臣考核了内地各部隊，每月逃跑出事的，經常不少於四百人。假如暫時停止招兵一年半，等到經費物資稍爲充足，招募壯丁，不僅節省費用，又得到精幹士兵。”皇上省悟。

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顒、魏杞罷。芾采衆論，參己見，爲《籌邊志》上之。

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决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宫。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宫，卒。

芾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一天，由於進呈邊防報告，皇上回頭對蔣芾說："將來都督非你擔任不可。"蔣芾奏說："臣未曾經歷過戰事。"又上奏："當前錢糧不够用，士兵不整練，將帥和屬下互不相識，希望陛下重新審慎思考適當人選。"南郊祭禮結束後，宰相葉顒、魏杞罷免。蔣芾采納衆人議論，參入自己的見解，作《籌邊志》進獻。

第二年，拜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適逢母親病死，下詔書起復，拜爲左僕射，蔣芾極力推辭。有秘密旨意打算這一年進行重大行動，皇帝手詔命朝中群臣商議，有的主張講和，有的主張恢復，讓蔣芾裁决。蔣芾上奏："天時人事時機未到。"違背了皇上意圖。服喪期滿，授任觀文殿大學士、紹興府知府、提舉洞霄宫。不久因言官議論，削落職名，建昌軍居住。過了一年，下旨可以自由居住。再次提舉洞霄宫，去世。

蔣芾最初因進言邊防事宜受皇上知遇，不到十年之間做到宰相的官位，最終因不能承擔軍事受到責罰，難道不是長於議論而短於實際功效嗎？

葉顒

葉顒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爲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盗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盗十餘人，歸其勞於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帥曾開大喜之。

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税，顒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爲式。

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貲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户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顒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顒

葉顒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紹興元年進士及第，爲廣州南海縣主簿，代理縣尉。盗賊興起，州裏發文書命巡檢、縣尉一同捕捉，巡檢抓到盗賊十幾人，歸功給葉顒，葉顒說："掠奪美名、欺騙君上、冒領賞賜，三種都是罪過，不忍心這樣做。"長官曾開非常喜歡他。

任信州貴溪縣知縣。當時詔令巡視田界，州官商議用上中下三等規定田税，葉顒請求分爲九等，知州聽從他，命令信州的六縣都以貴溪爲榜樣。

任紹興府上虞縣知縣。凡是派徭役，命百姓自動推舉財力高低，不交付官吏，百姓欣然都把實際情况報來。催租時分别寫下各家的數目交給百姓，約定讓他們自動把各户租税交到官衙，親自過目收進，都認爲方便。府帥曹泳命令當年夏租在期限以前送到十分之八，葉顒請求稍許寬限日期，曹咏發怒。等到麥子豐收，百姓送到租米

固辭。

反而是各邑中最多的，曹泳非常高興，許諾在朝廷推薦他，葉顒堅決推辭。

賀允中薦顒靜退，遂召見，顒論國仇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顒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悦。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知常州。

賀允中推薦葉顒寧靜謙退，於是召見，葉顒議論國家仇恨未報，中原地區老百姓天天盼望皇帝回來。他的話確切實在，高宗欣然接受。授任爲將作監簿。任處州知州，青田縣令陳光獻上雜税百萬錢，葉顒用所獻來的錢抵償他們應交的正賦。湯思退的兄長住在處州，家奴屠宰和釀酒違犯禁令，一律繩之以法，湯思退不高興。正巧常州拖欠錢四十萬貫，州官因罪罷免，調任葉顒爲常州知州。

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横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

金人侵犯邊疆，高宗檢閲部隊到建康，途經毗陵，葉顒被賜以在船上覲見皇帝，因而進言："恢復没有比選擇將相更首要的，原宰相張浚長期貶謫而依然身體健康，這是上天留着他來輔佐陛下啊。"葉顒剛剛到任時，没有十天一月的儲備，不到一年就富餘二十萬貫錢。有人勸他當做額外雜税進獻，葉顒説："叫做額外雜税，不是加重徵收就是强行攤派，都是人民的膏血，用民利换取賞賜，内心實在以此爲耻辱。"

召爲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爲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

召爲尚書郎，授爲右司。下詔徵求直言，葉顒上疏説："陛下因爲是兄弟至親的人，就交給他州郡的重托，這是給一個人好處而害了一方的人。"人們都稱贊他的直率。授任吏部侍郎，又代理尚書。當時朝中七部門作弊的事没有解决，上疏進言選部作弊原因，於是和郎官編定七司條例成一部書，皇上認爲很好，命令刻版公布。

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請税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没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并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顒至中書，召俊彦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彦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并罷。

授任端明殿學士，拜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請求收取沙田、蘆場的賦税，皇帝以這事問葉顒，回答説："沙田是江邊田地，田地隨着沙漲出現和消失没有常規，蘆場則臣不太清楚瞭解。况且辛巳年戰事發生，蘆場田租全都免除了，現又收沙田税，禁不起這樣的擾亂。"皇上説："確實和你説的一樣。"葉顒到中書省，召見梁俊彦痛切責備他説："你進言利益希圖進取，萬一給國家造成事端，殺掉你都不足以抵罪。"梁俊彦惶恐得冒汗。當天，下詔沙田、蘆場賦税一齊罷免。

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

御史林安宅請求在兩淮通行鐵錢，葉顒極力

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顒云："顒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顒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迹。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并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顒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奸使盗，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顒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顒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

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顒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兵多則有冗卒虚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奸。"顒曰："臣恐廉者甚於奸者。"乃止。

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顒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

進言不可以，林安宅不服氣，進入樞密院後，就上奏章攻擊葉顒說："葉顒的兒子接受了宣州富人周良臣錢一百萬，得以監鎮江的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也議論這事。葉顒請求到司法部門辯論明白，於是以資政殿學士身份提舉洞霄宮。皇上把這案子交給臨安府，當時王炎爲臨安知府，皇上命令王炎親自審訊兩邊口供，没有一絲一毫有罪的痕迹。案子奏報上來，皇上因林安宅、王伯庠聽傳聞不符事實，一齊罷免所任官職，又貶林安宅到筠州，召葉顒到朝廷。入宫覲見，皇上慰勞他説："你的清高品德從此更加顯明了。"

授任知樞密院事，未到任，進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葉顒首先推薦了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人，可以充任執政、侍從、臺諫官，皇上欣然采納。又進言："自古以來英明君主用人，任用賢能任用愚笨，任用奸邪任用强盗，祇是除去太過分的。"皇上説："本來是這樣。虞有大禹、皋陶，也有共工、驩兜；周有周公旦、召公奭，也有管叔、蔡叔，祇是在於任用不任用。"葉顒説："確實像聖上訓誡的一樣，但今天朝廷上雖然没見到有共工、驩兜、管叔、蔡叔那樣的人，但是有私下作威作福的，臣不敢隱瞞。"皇上問是誰，葉顒以龍大淵作爲答覆，他的話見於《陳俊卿傳》。

皇上因國家財用不豐裕，下詔宰相兼任國用使，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葉顒於是進言："今天費錢的以養兵爲最厲害，兵一多就有多餘士卒空頭名册，没有戰事就浪費錢財，有了戰事又不頂用。即使説是淘汰了他們，轉眼就又招來了。要想使國家資財豐足，應當嚴厲淘汰、减緩招募纔好。孔子説：'節用而愛人。'如果節制了用度，那麽愛護人民的政治就自然在其中了，如果祇希望生財，不過是浪費人民的財産罷了。"皇上説："這是至理名言。"皇上又説："建康府的劉源曾經賄賂我身邊的人，我打算派王抃清查這些奸人。"葉顒説："臣恐怕清廉的人比奸人還厲害呢。"就停止了。

乾道三年冬至，皇上親行郊祭而有雷聲，葉顒援引漢朝舊例交還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回

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

到家，無病而逝世，享年六十八歲。以觀文殿學士退休，追贈特進，謚號正簡。

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顒爲人簡略平易清正耿介，和他人好像没有抵觸，等到處理大事時毅然不可改變。友人高登曾上書指責掌權的宰相，指名追捕他非常緊急。葉顒和他同住，出主意讓他逃走，高登説："不會連累您嗎？"葉顒説："因此得罪，本是我的願望。"馬上爲他準備船隻，船開動了纔離去。自從入仕到任宰相，吃穿、婢僕、田莊房屋一如其舊。

葉衡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户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調任福州寧德縣主簿，代理縣尉。因捕獲鹽寇改官，任臨安府於潛縣縣令。户口簿上累積弊端，富户大多隱瞞漏報，貧弱户困之於重叠的交納，葉衡把民户定爲九等，從五等以下除去他們的名籍，而把他們應交的份額均攤給上四等，貧窮的人頓時復蘇。徵收科税定下期限懸挂在縣衙門口，讓里正曉諭百姓，不派一個官吏而賦税自然收足。年成受災，蝗蟲不入縣境。治績成爲各縣中最好的。郡長官把他的政績報告，就召他面見皇帝，皇上説："聽説你治理一縣有法度。"派他回到任上。

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遍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晋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

提升爲常州知州。當時發大水造成災荒，葉衡開倉煮粥給飢民吃。有人説常平倉不可以輕易開啓，葉衡説："儲蓄正是預備急用，怎可看着百姓挨餓而不去拯救呢？"瘟疫大起，葉衡單人獨騎命令醫生跟隨自己，到處訪問疾苦，救活的人很多。發文書讓晋陵縣丞李孟堅代理無錫縣縣令，治理有聲譽，葉衡向皇上推薦，就授爲秀州知州。皇上就是這樣相信他的話。

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税，二三年後阡陌成，仿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

授任太府少卿。合肥臨湖邊有圩田四十里，葉衡上奏："招募百姓耕種，每年可收穀數十萬，蠲免租税，二三年後田地定下規模，仿照營田方式，公家私人各收一半。"聽從了他。

除户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户本錢以時給之，鹽

授任户部侍郎。當時鹽税虧欠很多，葉衡上奏："近年來課税收入没有增加，是私商販鹽妨害了它，應從煮鹽的地方就加以管制，管理鹽鍋的升火滅火，盤察鹽竈的多少，鹽户的本錢按時

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絶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

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垕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垕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閲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

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户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户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

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鋭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閲，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黄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内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

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

發給他們，鹽出得多了按時收購，選廉潔能幹的官吏訪察他們，私販自然會絶迹。”於是任命了措置官三人：淮南設於通州，浙東設於明州，浙西設於秀州。

守母喪。起用任官，爲廬州知州，未等成行，授任樞密都承旨。上奏馬政的弊端，應當命令每一個統制分頭管領馬若干匹，到年底計算馬匹數目排定優劣。李垕應賢良方正科對策時，近於揭發隱私，列入第四等，葉衡上奏：“陛下赦免他的狂妄而選取他的忠誠，足以顯示包容諫言的隆盛。”於是賜李垕制科出身。有人進言江、淮兵士名籍作僞浮濫，下詔讓葉衡考察檢視，賜給他袍帶、鞍馬、弓箭，并且命葉衡組織民兵，人們都稱贊他抓住了治軍的要點。辦完事到達朝廷，皇上駕臨偏殿檢閲武士，召葉衡參預觀禮，賜他酒，皇帝親自寫字賜給他。

爲荆南、成都、建康府知府，授任户部尚書，授任簽書樞密院事，拜爲參知政事。葉衡上奏兩件事：一，地方官、軍事長官必須選擇人才以勝任他的職務，必須長期任職來竭盡他的才能；二，命令户部取得湖、廣地區發行紙幣的實際數目，全部用京城的紙幣按期限兑换它們。聽從了他。

拜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皇上專心一意恢復國土，凡是將帥、武器、山川、防守都經過思考，奏對結束，從容不迫地賜他座位，研討談論機密大事，或者隨時召他進見。當時愈益擔憂紙幣貶值，皇上手詔賜葉衡説：“紙幣雖説流通了，到底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目前就流通有二千二百多萬。現在用上下庫的黄金、白銀、銅錢九百萬，内藏庫五百萬，加上蜀地錢物七百萬，全部把紙幣换掉，專一任命你來辦理，幾天就辦成了，你真是宰相的人才啊。”

一天，皇上在凝碧池設便宴請宰相執政，皇上説：“自從三代以來，至於漢、唐，安定的日子總是很少，動亂的日子總是很多，爲什麽？”葉衡説：“聖明君主不常出現，周朝八百年，稱爲大治的衹有成、康而已。”皇上説：“我看《無逸篇》，見周公給成王依次講述商、周的君王統

遠，真萬世龜鑒。"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鑒，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

治國家長久，真是萬世的借鑒。"葉衡奏說："希望陛下常常用《無逸》作爲借鑒，是國家的福分。"皇上又說："朝廷所任用的人，應當看他的人怎麼樣，不可以結黨。例如唐朝牛僧孺、李德裕的黨爭，互相攻擊四十年，因君主處理不明纔至於這樣。文宗說：'除掉河北的盜賊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黨困難。'我曾經譏笑過他。"葉衡奏："文宗優柔寡斷，所以有這樣的話。陛下英明聖武，實在不是難事。"

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竇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

御寶實封令和臨安府竇思永被選考核升朝官，葉衡奏："選人考核升京官，不是奏對合乎皇上旨意，就要通過考舉和定期勘驗，一旦特别降旨給了他，不是陛下愛惜人才的本意。"皇上趕快收回了前面的命令。

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彦有口辨，宜使金。"邦彦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彦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皇上曉諭執政，選派使節要求歸還河南地，葉衡奏："司諫湯邦彦有口才，適宜出使金朝。"湯邦彦請求面見皇上，問起派遣出使的原因，知道是由於葉衡的推薦，惱恨葉衡排擠自己，聽説葉衡對客人説過誹謗皇上的話，報告了，皇上大怒。當天罷相，責罰授爲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湯邦彦出使回來，果然没完成使命，皇上大發雷霆，把他流放嶺南，下詔讓葉衡任意居住，恢復他的官位與祠禄。六十二歲時逝世，追贈資政殿學士。

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覿云。

葉衡多才多智，管理兵事非常清楚，由小官不到十年就升到宰相，提升任用快速，有人説他是出自曾覿的門下。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愨，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國濟民爲自己的責任，遇事明於決斷。梁克家才能優秀見識高遠，爲國謀劃竭盡忠心。至於像汪澈的論事忠實，推薦人才，葉義問的直言正色，掃除掉秦檜剩餘黨羽，但不會用兵，臨敵不知所措，豈不是長於議論而短於實際功效嗎？葉顒清儉正直，而葉衡才智有餘，也都是一時的特出人選吧。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吴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

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奬論曰："覩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

除正言，首疏言："盈虚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税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税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税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

葛邲字楚輔，他家祖先居於丹陽，後來遷居吴興。世代相繼以儒學稱爲專家，高祖葛密至葛邲五世都登科第，祖父葛勝仲到葛邲三世負責起草詔命。葛邲從小機警敏捷，葉夢得、陳與義一見他就稱許他是國家的人才。

由於恩蔭授任建康府上元縣丞。恰巧金人侵犯長江，上元正當敵人進攻要道，調度很多，葛邲不慌不忙一一辦到，留守張浚、王綸都器重他。進士及第。蕭之敏作御史，推薦他的才能，授爲國子博士。輪流應對時，議論州縣官收受賄賂及鬻官賣爵的弊端，孝宗奬勵他説："看到你所上的奏章，知道你的才能。"授爲著作郎兼學士院代直。

授任正言，首先上疏説："盈虚的道理，隱形於還没有出現的時候；治亂的區别，產生於被忽視的地方。應當一心把敬畏上天愛護人民放在首位。"又議論："徵取專賣税收每年遞增的禍害，例如京城的都税務，紹興年間所應當收取的茶鹽税每年以一千三百萬貫錢爲定額，乾道六年後增到二千四百萬貫。成都府一路税務，最初定額四萬八千貫，現在達到四十餘萬貫，全四川的酒税就到五百多萬貫，百姓力量深受困擾。至於像租税有固定數額，而暗中消耗的一天天增多，折合錢帛越來越多，百姓怎能不窮困呢？希望明確地下詔給負責的機關，茶鹽酒税比原來定額已增加一倍的，不得再定新的數額，官吏不增加賞賜，希望能稍許解救疲困的人民。"皇上特别召

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

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户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嶷以説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侄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群商，没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

邲爲東宫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

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見，又命他逐條陳述，葛邲用六件事應對，都深切擊中了當時的弊病。授任侍御史，議論救濟荒年的三件事，累積遷升到中書舍人。

年成遭旱災，下詔徵求開始施政的得失，葛邲應詔，大意説："虞允文規劃國家開支，南庫的積蓄一天比一天多，户部的收入一天比一天少，所以最近幾年以來，常常有不够用的憂慮。停止戰爭以來，諸位將領都靠賄賂得以升官，這種形勢必然導致貪污搜刮來取得補償，應當更加精練選擇人才。"遷爲給事中。張嶷因爲是張説的兒子而授官知閤，裴良琮因爲是裴顯仁侄女的丈夫而從遥郡官轉爲正式官，葛邲都封還奏章不辦。廣西提議改變鹽法，葛邲進言："鈔法的實行，轉運使曾欺騙商人們，没收了他們的財産。紙幣通行在兩廣地區，百姓一定有疑慮，而且事後會懊悔。"授任刑部尚書。

葛邲在東宫作太子屬下八年，孝宗寫"安遇"兩字賜給他，又拿出《梅花詩》命他唱和，垂愛知遇非常優厚。光宗接受禪位，授任參知政事。葛邲規勸皇上一意學習孝宗，端正風俗，節省開支，鼓勵士氣，實行中庸之道，體恤民力，選拔將帥，收羅人才，選擇監司，明確法令，上手疏一一進言這些事，皇上欣然接受。授任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爲左丞相，一心遵守祖宗的法律制度，推薦提拔人才，廣泛聽取公衆言論，生怕他們説的自己聽不到。不到一年，授任觀文殿大學士、建康府知府。改年號爲隆興，請求領祠禄。

寧宗即位，葛邲上奏疏説："今天的事没有比修養自己、整頓家庭、團結人心、制定方略更首要的。"判紹興府，檢核稽查定期聚會，錢糧刑獄的事必定親自辦理。有人説大臣閑散安逸要有體度，葛邲説："尊崇大體而忽視小節，我是不做的。"曾經説："十二個時辰當中，不要欺騙自己。"他的親身實踐就是這樣。

改爲判福州，半路上生了病，授爲少保，退休。逝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少師，謚號文定，配享於光宗神廟。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忱，瀘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秘閣，累遷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縣人。父親錢忱，瀘川軍節度使。錢端禮因恩蔭補官。紹興年間，通判明州，加官直秘閣，累積遷官至右文殿修撰，任地方官有好名聲。高宗認爲他是人才，任爲臨安府知府。

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户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

御史中丞汪澈提出户部缺少官員，錢端禮被慎重選中，代理户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錢端禮曾建議明確采用紙製作貨幣，於是專門委任他經營策劃，分爲六個專職，發出收入都有章法，幾個月換錢數百萬。

孝宗鋭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户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户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

孝宗專心一意恢復國土，下詔命張浚出兵。恰巧在符離稍爲受挫，湯思退就倡導講和。錢端禮上奏："有發動戰事的名義，没有進兵的實際行動，招怨生事，對國家無益。"湯思退非常高興，上奏章授任他爲户部侍郎。不久，兼任吏部。錢端禮和户部尚書韓仲通一同覲見應對，談論經費問題，奏道："收入有限，部隊口糧一天天增加，如果再有調度發兵，就不容易對付了。"皇上説："衹收復中原國土，財賦收入自然充足。"韓仲通奏道："恢復不一定能做到，况且開支費用眼下就要用到。"錢端禮上奏説："韓仲通説得對，請求接受他的意見。"

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决，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决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説果如此，皆誤國，明甚。"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

湯思退和張浚商議和戰不能决定，張浚正在主張作戰，皇帝的意思很傾向於他。湯思退詐説請求辭官，錢端禮請求面見皇帝乞求挽留，又上奏："戰争這東西是凶器，希望把符離的潰敗作爲鑒戒，早些决定國家大事，是國家最重要的考慮。"於是湯思退重被留下，命令張浚出行邊疆，撤回防守士兵，停止招收北方人。用錢端禮充任淮東宣諭使，王之望出使淮西，錢端禮入朝上奏："兩淮號稱全面防守，防守不一定全面；號稱整練部隊，部隊不一定精練。如果有動用武力不能戰勝，僥幸地幹冒險的事，輕率急躁地出兵，大批喪失了軍隊士兵的人，持必然勝利的説法必然是像這樣的，都是貽誤國家的，太明白了。"錢端禮用這話詆毁張浚以後，右正言尹穡也彈劾張浚，罷免他都督的官職，從此議論歸於一致了。

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疏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并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

錢端禮到淮東回來，極力進言防守空虛，恐怕引來金兵，應當儘早制定和議。於是授爲吏部侍郎，再次前往淮河邊，在驛站中上疏說："派遣使節、發動部隊應當同時進行，遣使是盡到對他們的禮數，發兵是防備他們意外變故，不一定等金朝國書到後纔派使節。書信裏或許有被威脅的話，不如先派使節來消解他們的疑慮，在計劃上是有利的。"皇上說："錢端禮所奏的不對。"湯思退傳下旨意撤銷海、泗兩州防守的部隊，這些話見於《湯思退傳》。

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户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侄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内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諜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

金朝元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侵，皇上心中半路後悔，命令湯思退都督江、淮兵馬，錢端禮試任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湯思退害怕不肯出發，錢端禮入朝，皇上說："前後朝廷大臣的議論中，獨有你未曾改變。"兼任户部尚書，不久拜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皇上曾經詢問："打算派楊由義持交給金朝元帥的書信，可是他推辭得很厲害，誰可以派去？"錢端禮請求讓王抃去，使他跟金元帥議和，答應交割商州、秦州土地，歸還被俘金人，惟有叛逃來的不在其内，其餘的誓約條目大略跟紹興時一樣，世代約爲叔侄之國，減免銀絹五萬，改歲貢爲歲幣。等到王抃回來，皇上見了國書，金國都聽從准許。錢端禮協助皇上仿他們的格式回答金人："爲國謀劃應當有長遠打算，如果和他們講和，那麼我們得以休養生息來整頓國内，如果發生憤怒衝突，看不出那是可行的。"王抃於是出發。間諜報告說北方部隊已經撤回，錢端禮認爲和議已定，請求頒降詔書。授任參知政事兼代理知樞密院事。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窺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

當時很久没有任命宰相，錢端禮以首席參政身份窺伺相位甚爲急迫。皇帝長子鄧王的夫人，是錢端禮的女兒，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議論錢端禮是皇帝姻親，不可以擔任執政，没有答覆，遷爲太常少卿。館閣人士相繼上奏疏排斥錢端禮，都因罪被罷黜。刑部侍郎王弗私底下親附錢端禮，首創"國家大事"的說法來增加他的勢力。吏部侍郎陳俊卿直言上疏，極力指斥他的罪過，而且說本朝没有皇帝親戚當宰相的，這事恐怕不能爲

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

子孫效法。等到進宮侍讀《寶訓》時，恰好涉及外戚，就説："祖宗的家法，是外戚不參與執政，最有深刻意義，是陛下應當遵守的。"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錢端禮懷恨他，排擠陳俊卿出朝爲建寧府知府。

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説。"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宫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宫。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

鄧王夫人生了兒子，太上皇帝非常高興。兩個月前，恭王夫人李氏也生了兒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對錢端禮説："恭王夫人的兒子是要做皇嫡長孫的。"錢端禮不高興，第二天上奏："嫡庶之説都記載在《禮經》上，講官應以正大的言論輔導，不應當編造這種邪説。"於是指責王淮傾側奸邪不端正，讓他做地方官。鄧王立爲太子，錢端禮避嫌疑，授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宫兼侍讀，改爲提舉洞霄宫。起用爲寧國府知府，調任紹興府，進升觀文殿學士。

端禮籍人財産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禄大夫，後謚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

錢端禮没收别人財産達到六十萬貫，有到朝廷上陳述控告的，皇上聽説了，給他原來的祠禄。侍御史范仲芑彈劾錢端禮貪狠暴虐不肯改正，降一等官階。淳熙四年八月，官復原職。去世，追贈銀青光禄大夫，後來謚號忠肅。孫子名錢象祖，嘉定元年任左丞相，自己有傳。

魏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參議官，遷宗正少卿。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以祖上恩蔭得官。紹興十二年，進士及第。任宣州涇縣知縣。侍從大臣錢端禮薦舉他的才幹，皇帝召見應對，升任太府寺主簿，升爲寺丞。錢端禮宣諭淮東，魏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參議官，遷爲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

湯思退倡導和議，任命魏杞做金國通問使，孝宗當面告訴他："這次派遣使臣，一是端正名分，二是退兵，三是減少歲幣，四是不交還歸附的人。"魏杞上奏十七件事預先擬定問答，皇上逐條劃定。上朝辭行，上奏説："臣好像手的中指，出國怎敢不盡力辦事。萬一敵人貪得無厭，希望馬上增兵。"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好。

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

走到盱眙軍，金朝派遣的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正聚集兵力衝擊淮河，派代理泗州知州趙房長詢問他們的來意，請求觀看國書，魏杞説："國書是皇上親封，見到金主就會在朝廷上

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

交接。”趙房長跑去告訴僕散忠義，懷疑國書不合體式，又請求交割商州、秦州土地和交出歸正人，而且想要歲幣二十萬。魏杞把這些上報，皇上命令完全按照原來的樣式，再換一次國書，歲幣也同原來的數目一樣。僕散忠義由於没能達到願望，就和紇石烈志寧分別率兵進犯山陽。戰鬥失利，勇敢的將領魏勝殉難。

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褎，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

皇上惱怒金人反覆多變，下詔用禮物犒賞督促士兵，魏杞上奏：“金人如果聽從和議，而金帛没有準備，難道不是損害國家體面、阻礙了事情的時機嗎?”就携帶禮物走了。到達燕京，見了金國主完顔褎，詳細進言：“我們天子神聖，才傑之士奮起，人人有同仇敵愾之心，北朝動用武力能保證必然取勝嗎？議和就兩國都享講和的福，打仗就讓將士蒙受武器的鋒利，從前的人講得很詳盡了。”金朝君臣圍觀敬聽。館伴大臣張恭愈因爲國書上稱“大宋”，脅迫去掉“大”字，魏杞拒絶了他。最終端正了對等的國家名分，減少歲幣五萬，不交還歸正人回北方。皇上慰勞他非常優厚。

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鋭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充任起居舍人，遷爲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升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當時正在借官吏的禄米田的糧食幫助邊防軍費，投降過來的人蕭鷓巴賜以淮南田地，不滿意，提出請求賜給官吏纔有的禄米田。魏杞説：“祭田收租是供應功臣養其廉潔的，借來還可以，奪取它不可以。”皇上同意他的話。魏杞由於出使金國没有辱没使命，從普通官員一年内升到宰相之位。皇上專心一意恢復國土，魏杞可以影響改變這方面的言論。恰巧郊祭時冬天有雷震，按漢代制度災異的條文被罷免官職，充任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謚文節。

六年，授爲觀文殿學士、平江府知府。諫官王希吕議論魏杞貪污，奪去職名。後來以端明殿學士奉領祠禄，請求告老退休，再爲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逝世，追贈特進。嘉泰年間，謚號爲文節。

周葵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年輕時努力學

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説卿端正。"

習，從鄉校改變户籍到京城，太學、國子監傳誦他的文章。宣和六年，被選拔爲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轉移車駕到臨安，各路部隊來回奔忙於境内，周葵和判官代理郡守職責，隨機應變敏捷迅速，千里之内安寧服帖。教授臨安府，没有到任，吏部侍郎陳與義秘密推薦他，召入朝試館職。將要考試，又引見皇帝，高宗説："侍從官員們很多人説你端方正直。"

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

授任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個月，上奏章談論政事達到三十篇，而且逐條開列所處理施行不恰當的事共二十條，指斥宰相没負起他們的責任。高宗變了臉色説："趙鼎、張浚肯承擔大事，必須給他們權力，怎能突然因爲這些小事公開他們的形迹？"周葵説："陛下即位，已有十幾人當過宰相，開頭都是全心全意委托他們，到後來因公衆議論不能容忍而罷黜，大臣也就没有長遠打算。假如陛下有過失，還希望大臣竭盡忠誠，怎能大臣有了過失，而言官一旦指斥，就成爲公開形迹？使得他們有過錯而不改正，罪過一天比一天深，不是保全他們的辦法。"高宗緩和了表情説："這個議論倒很新奇。"

張浚議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

張浚提議北伐，周葵上三道奏章極力進言"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僅僅涉及到安全危險"。有人進言説周葵阻撓國家重要決策，罷官爲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爲信州知州。還没有到任，趙鼎罷官。陳與義爲執政，改爲湖南提刑，因父母年老换爲江東，都不曾到任。

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内降差除四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詔吏部

和議已經確定，被召見，議論："治國有道，戰就要勝利，守就要牢固，和就要持久。不這樣，這三項抉擇被敵人掌握，就不由我們掌握了。"授任太常少卿。當時秦檜獨攬相權，心想周葵以前因論事罷黜，一定懷恨趙鼎。再次授任殿中侍御史。周葵對人説："元鎮已被貶謫，我周葵本來就没有説什麽，即使是家裏的門客也没有對他們説這事。"宫内下達差遣任命四個人，上奏説："願陛下拿仁宗作榜樣，大臣拿杜衍作榜樣。"秦檜方纔不高興。又議論國家用度、軍隊管理、士人百姓的三條弊病，高宗説："國家用度應當保存在人民手中，百姓富足了那麽國家

措置。

用度就不值得憂患。"又進言薦舉選官的弊病，應當聽從減少薦舉選官的人員，下詔由吏部采取措施。

檜所厚權户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爲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

秦檜厚遇的代理户部尚書梁汝嘉將要破格賜給出身，授任兩府官，梁汝嘉聽説周葵打算彈劾他，對中書舍人林待聘説："侍御史將要説您壞話了。"林待聘乘着秦檜還没上朝，趕快報告他，秦檜就上奏任周葵爲起居郎。周葵正等着引見，秦檜下殿告知閤門使説："周葵已經得到聖旨授爲起居郎。"隔過他下了命令。這是八月庚辰日的事情。

參政李光擬除吕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葵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直秘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間，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

參知政事李光計劃授任吕廣問館職，秦檜不許。當時有詔令讓侍從官推薦人才，周葵把吕廣問報上去，起初并不互相認識。李光被罷黜後，周葵因附和李光被削落職務，主管玉隆觀。重任直秘閣，起爲湖州知州，調任平江府。當時金朝使臣在路上來往不斷，周葵不以禮相待，轉運使李椿年仰承秦檜意旨彈劾他，削去職務，主管崇道觀。退處在鄉間，憂愁患難接連不斷，别人都受不了，惟獨周葵却坦然處之。

檜死，復直秘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

秦檜死了，周葵又任直秘閣、紹興府知府。經過朝廷，拜爲代理禮部侍郎，不久兼任國子祭酒。上奏説："科舉是爲了選拔人才的。以往主管部門迎合大臣意圖，選取經傳裏面的可以討好奉承的話做問卷題目，學習的人競相追逐時尚愛好。希望下詔國子監太學一起選擇秋天考試時的考官，精選通曉經書博覽古典的人才，放在優等，那些穿鑿附會乖錯訛誤的要斥退他們。"

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躐處侍從；吕廣問，葵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黄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

兼任代理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進言："周葵靠魏良臣推薦做了侍從官；吕廣問，是周葵的死黨。請求一同罷免。"太學生黄作、詹淵率領學生們到政事堂遞上文牒挽留周葵。第二天，博士何俌等人在朝廷上報告此事，請求進行懲戒，下詔黄作、詹淵都送到五百里以外的州裏編管，周葵出爲信州知州，接着被罷免。

起知撫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宫，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没，惟當塗歲熟。市河久堙，雨暘交

起爲撫州知州，稱病離職，改爲提舉興國宫，加官直龍圖閣、太平州知州。大水冲壞圩堤，全部修繕完整，一共長一百二十里。附近州郡圩田都被淹没，衹有當塗獲得好收成。城市河

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并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

流長期堵塞，下雨晴天都很不便，周葵下令城中每家出一個勞力，官方給他們口糧，合力疏通引導，公家私人都方便了。進升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婺州知州。

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户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色爲動。

孝宗即位，授任兵部侍郎兼侍講，改爲同知貢舉兼代理户部侍郎。孝宗屢次下手詔詢問錢糧收支情況，周葵上奏："陛下操心各種政務，每天都有所咨詢，似乎出人意料之外。現在都是些極細微的事情，這裏一定有小人乘機想經營他們的私利，不能不仔細審察。"意指龍大淵、曾覿。孝宗臉色爲之改變。

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説。

金國主完顔亮被他的下屬殺死，張浚從軍府入朝，秘密進言："敵人丢失了泗州，他們害怕擔當罪責的人都想來投降，希望派遣軍隊渡淮河接應他們，這是恢復故土的機會。"周葵請求覲見，説不可以輕易動用武力，共好幾百字。等到派遣李顯忠、邵宏淵攻取靈壁、虹兩縣，戰敗了。孝宗想起了他的話，拜爲參知政事。周葵始終堅守自治的理論。

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汹汹，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强從者；有絶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

兼代理知樞密院事。臺諫官交相上奏章進言議和太快，周葵和陳康伯、湯思退請求讓侍從官、臺諫官集合商議，大衆更加喧鬧不安，大臣們等待降罪請求罷免，不允許。周葵獨自留下來堅決請求，孝宗説："你爲什麽極力請求呢？"説："自從參預政事以來，每次和宰相討論政務，有認爲正確而聽從的，有没有辦法而勉强聽從的；有絶對不肯聽從的，十件事裏常有四五件。等到了龍床前面，陛下又可能不認爲正確，大概在十件事裏面，不被聽從的有七八件，怎能不抱愧在心？這是臣希望離職的原因。"

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鼷鼠食牛角免郊，况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

曾經請求皇上任用侍從、臺諫官，孝宗説："哪裏找得到像你這樣正直誠信的人。"於是推薦李浩、龔茂良，孝宗都認爲是優秀的人才，依次任用了他們。太常寺上奏説預備舉行郊禮用的牛死了，周葵進言："《春秋》記載因鼷鼠吃了牛角而停止郊禮，何况邊防禍患没有平定，請求推遲郊禮以便符合天意。"下詔聽從他的話。

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知泉

虞允文、陳康伯任宰相，周葵就請求退休，授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爲泉州知州，

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

因年老請退，加官大學士銜退休。閑住了好幾年，不把社會上的事放在心上。淳熙元年正月逝世，享年七十七歲。皇上聽說了震驚哀悼，追贈正奉大夫。後來因爲兒子升入朝廷，屢次追贈爲太傅。

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侄。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學問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曰惠簡。

周葵孝順地侍奉親老，臨到保送子弟任官時，讓喪父的侄兒在前面。他死的時候，小兒子和孫子還没有得到任命。平生做學問不拘泥於經書的解釋，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年號惟心居士。四年，有關部門請求謚號，賜謚叫做惠簡。

施師點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内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曉《六經》，十二歲能寫文章。二十歲到太學讀書，考試總在優等，司業高宏稱贊他的文章深沉醇厚有古人風範。不久授給學校的官職，從學校選拔去參加殿試，調任復州教授。没有到任，遭母喪。服喪期滿，任臨安府教授。

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沾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磬。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户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

乾道元年，陳康伯推薦他，賞賜應對，進言："接連幾年屢次下詔令撫恤百姓，但恩惠没有更加沾潤。陛下悲傷挂念，惟恐一個人流離失所；郡邑官貪酷搜求，惟恐財賦收取不到。不要被每天降下的聖旨迷惑，皇恩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小百姓已經被加倍的租税所困窘，又困頓於不正常的雜税，再加上年成不好，屋子裏都要空空蕩蕩了。租子不能按期交納，有愈來愈多的拖欠。當今明堂祭祀大開恩赦，民户從四等以下，拖欠從四年以前的，希望全都除免。"皇上説："不是你説出來我聽不到這樣的話。"下詔聽從他。

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

八年，兼代理禮部侍郎，授任給事中。當時太子詹事的官已有任命了，皇上又特别命令增一個名額成爲兩員，讓他兼任這個官。賜召見，進言説："歷年人物萎靡不振，士氣耗損疲弱，應當廣泛收羅人才作爲備用。"皇上説："看你上的奏章，是宰相的材料。"

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

臨時給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官銜出使金國。負使命到達金國朝廷，排列次序已經站定，司儀的人因爲親王將到，命令施師點退一

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嘆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位，施師點屹立不動。司儀的人請求好幾遍，施師點嚴肅地說："排列次序已經定下了，還想幹什麽？"不肯稍許移動。在朝的人互相看着很吃驚，知道他是有操守的人，不敢再用這理由請求他。九年，結束使命回朝，有人向皇上講了這事，皇上贊嘆不已。等到後來金國使臣賀正旦到達朝廷，問館伴大臣："施師點現在做什麽官？"館伴宇文价從行列中指着施師點給他看，金使恍然大悟說："一見正直的人，讓人眼睛都亮了。"

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

十年，授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朝上奏，請求免去任命，皇上說："你端莊凝重有操守，見識謀慮深沉遠大，我打算重用你已經很久了。"又下詔兼參知政事，授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施師點曾和宰相奏事退下來，又和樞密周必大一起遞上奏呈，皇上說："剛纔的幾件事你們各自陳述了見解，非常關係大局。在這以前宰相奏事，執政不說話，現在你們這樣做，深深合於我的期望。"周必大上奏："祖宗的時候，宰相執政奏事互相有贊成有反對，有時候至於當面指責，退下來也不互相懷恨。自從秦檜獨掌大權，執政畏縮退避不敢發言。現在陛下虛心全面聽取意見，如果衹是宰相奏事，還要執政幹什麽？"施師點又上奏："臣怎敢不竭盡輔佐的力量。"皇上因而告知他們說："我想要讓天下大事每天在心裏想好幾遍，從没有忘記過。"

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爲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

在此之前，各州郡的上供有的不按時繳到，訂立了年終考核的法令，等到這樣辦了，負責統計的大臣有喜歡督責催促的，請求不到年底就提前施行。皇帝批示已發下，施師點猛然省悟說："這個辦法如果施行了，上下一齊逼迫，老百姓無法生活了。"有人對他說："命令已經發出去了。"施師點說："事情有的成了天下的弊病，衹擔心改正得不够快。"就追着扣住了這個提議。樞密周必大舉手向施師點祝賀說："讓天下百姓不受它禍害的原因，是您的賞賜。"一天，到後宮覲見，皇上說："我前些時飲冰水太多，忽然猛烈瀉肚，幸虧很快就好了。"施師點說："自古以來君主在没事的時候，爲一時痛快所幹的事，忽視了他應當警戒的，這以後没有不後悔的。"

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禄大夫。有奏議七卷、制稿八卷、《東宫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皇上深深認爲他的話對。

十三年，辭去兼同知樞密院事。代理提舉國史院，代理提舉修《國朝會要》。十四年，授任知樞密院事。施師點誠心誠意尋訪人才，寫出來放在衣袋裹，說是蜀地離朝廷遥遠，人才很難自動出現，蜀地士人裹有賢能的人，請大家各自寫下自己所瞭解的，按等級排列他們的才能品行、文學修養，每到授任官職時，一定開列陳述。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泉州知州，授任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紹熙二年，授爲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施師點曾經對兒子們說："我一生做官，都隨它升降，從來没有放在心上過，不曲阿附和，衹有皇上瞭解我，於是達到被重用。人的困頓通達由命運主宰，不在於取巧圖謀，衹有忠和孝是我們應當做的。"三年，得病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有奏議七卷、制稿八卷、《東宫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爲廣西轉運使，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

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静江府察推而歸。

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蕭固，皇祐初年爲廣西轉運使，知道儂智高凶惡狡猾，逐條開列約束他的辦法給樞密院，没有被采納，儂智高後來果然叛變。父親蕭增，紹興初年曾參加過制舉考試。

蕭燧生來就特别聰明，很小就能做文章。紹興十八年，以優秀成績進士及第。授爲平江府觀察推官。當時秦檜把持朝政，他的親信秘密告訴蕭燧，秋天考試時你必定在漕司當主考官，蕭燧詢問原因，說："丞相有個兒子參加考試，想把他托付給您。"蕭燧發怒說："我剛做官就敢昧良心嗎！"秦檜懷恨他。過後接到文書到秀州，到達那裹時名額已經滿了，從考官中换一名到漕試考場，秦熺果然考中了前幾名。任官期满，應當做學官，爲避開秦檜，調静江府任觀察推官然後回來。

蕭燧進士没有中榜時，夢見神人給他看文件，記得其中一聯說："好像烈火熊熊，玉石一

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

同焚毁；冬天鬱鬱葱葱，松柏堅守不動。”後來果然符合了前面的事。不久，服父喪。三十二年，授爲靖州教授。孝宗初年，授爲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輪流覲見，議論説“應當按官職選擇人才，不應當因人選擇官位”。皇上高興，作《用人論》賞賜大臣。淳熙二年，累積升遷爲國子司業兼代理起居舍人，進爲起居郎。

先是，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昪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秬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

在此之前，察官有了空缺，朝廷言論很多傾向蕭燧，因他没做過縣官，就任他做了左司諫。皇上告知執政：“昨天任命的蕭燧怎麽樣？”龔茂良上奏：“蕭燧純樸實在不虚飾，正可以擔任言官職責，聽説授任的文書發下後，外面的議論都認爲合適。”蕭燧首先議論要分清邪正然後纔可以治理。皇上認爲外臺官作爲耳目很多都不稱職，當時宦官甘昪的門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的族叔王秬都在外做地方官，因爲有所倚仗，没有好的表現，蕭燧都上奏罷免了他們。

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浮，兵未强，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内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禄，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

當時又商議進攻，皇上拿這問蕭燧，回答説：“現在賢德和不賢混雜，風俗人情凉薄虚浮，兵力不强，資財不多，應當卧薪嘗膽來求取國内大治。如果憑藉小康，萌生驕敵之心，不是臣能知道的。”皇上説：“是忠言。”於是勸皇上端整法律制度，接納正直言論，親近正人君子，疏遠奸邪小人，身邊近臣有功勞的可以賞給俸禄，不可以分給權柄。皇上都欣然接受。提升爲右諫議大夫，入朝謝恩，皇上説：“你議論鯁直深切，不求名望聲譽，糾察舉發奸邪，不顧及爲仇結怨。”

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賚，往往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爲用。”從之。

五年，同知貢舉。有聖旨下到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帥府招募軍隊，蕭燧進言：“招募來的多數是城市裏的年輕人，貪圖犒勞恩賞，往往捉農民來充數，抓小老百姓來充軍。請求嚴厲告誡州、郡，希望能得到强壯兵力用來作戰。”聽從了他。

夔帥李景孚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孚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

夔州路帥守李景孚貪婪暴虐，參知政事趙雄庇護他，臺臣謝廓然不敢議論，蕭燧獨自上奏罷免他。趙雄果然營救李景孚，又命令官復原職。蕭燧第二次論奏，連帶涉及趙雄。趙雄秘密上奏蕭燧是錯聽了景孚仇人的話，就下令臨安府逮捕

之獄，坐以罪，景孚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

恭州士人鍾京等人關在獄裏，判了罪，景孚仍官復舊職。蕭燧就彈劾自己，下詔說他是聽了傳聞而不允許，最終仍極力請求離職。改爲刑部侍郎，不去上任，堅決請求外任。出朝爲嚴州知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挽留他，皇上不久也後悔。

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鏹不滿三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朘土兵廩給，群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群擾市，燧密籍姓名，涅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

嚴州地窄財缺，剛到那裏，公家的錢不滿三千，蕭燧節省使之够用。兩年内，積蓄到了十五萬，用這些富餘的錢補上拖欠的，各縣都寬裕了。在這以前，宣和庚子年方臘强盜起兵，至今正是六十年甲子一周，人人憂慮恐懼。恰巧遂安縣令減少地方土兵的薪餉，衆人吵吵嚷嚷。蕭燧急忙改變命令，而且叫來土兵的頭領告誡他們，都敬畏服帖。城裏的流氓少年成群滋擾集市，蕭燧秘密記下姓名，刺字充軍，人民得以安居。皇上正在吝惜職名，没有功勞的不授給，下詔因蕭燧治理地方有成績，授爲敷文閣待制，移爲婺州知州。父老攔路，幾乎無法成行，送出州境的人要按千數計算。

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爲請諸朝，發太倉米振之。

婺州和嚴州相鄰，人民熟知條令教化，不費力而達到治理。年成遇旱災，浙西常平司請求撥穀米到嚴州，蕭燧說：“東路西路不是一路，不應當給，但怎麼忍心對於以前治理過的地方不管？”爲此到朝廷請求，打開太倉的米賑濟他們。

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爲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閤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債帥之風未殄，群臣多迎合獻諛，强辨干譽，宜察其虚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

八年，召回朝，進言：“江、浙連年水旱災，希望下詔徵求意見，再命令各部門通融收取郡縣的賦税，不要衹是督責逼迫。”授爲吏部右選侍郎，不久兼國子祭酒。九年，任樞密都承旨。近來慣例，承旨由知閤門官兼任，有的倚仗寵愛攬權，皇上想重新任用儒臣，所以任命蕭燧爲龍圖閣待制做這個官。蕭燧進言：“行賄求官的風氣没有消滅，群臣大多迎合獻媚，强求聲譽，應當細察他們的虚實。”皇上稱好。授爲代理刑部尚書，充任金朝使臣館伴。

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

十年，兼代理吏部尚書。上奏談論廣西各郡百姓身丁錢的弊病。兼侍講，升侍讀。進言：“命令不可以變來變去，憲法章程不可以改來改去。初次任官不允許施恩免考，現在有的就直接命令注册授官了。已經免去了羨餘的數目，現在

名。諸路録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霈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

反而把出剩當成名目。各路登記的死刑，負責官吏應當親自審問，如果死刑囚犯的人數很多，應當按漢代制度開列首要和末尾的報告皇帝知道。”事情很多都施行了。慶典時的施恩，丁錢的減免一半，也是從蕭燧發起的。

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權監修國史日曆。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

高宗下葬，充任按行使，授任參知政事，不久充任永思陵禮儀使，代理監修國史日曆。十六年，代理知樞密院。用已到退休年齡爲自己陳述請求，皇上挽留他，不同意，授爲資政殿學士，讓他做地方官。又請求退休，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紹熙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謚號正肅。

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逵，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逵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逵累官至太常。

孝宗常稱贊他保全好人，誠實不欺瞞，手寫了《二十八將傳》賜給他。兒子名蕭逵，淳熙十四年進士及第，宣唤姓名時排在第四位，孝宗説：“蕭逵才氣很好，父子都考中前幾名，真是令人高興的事。”蕭逵累積做官到太常。

龔茂良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爲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踴，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及第。任南安主簿、邵武司法參軍。父母死了，哀哭悲痛，鄰人不忍心聽。調泉州觀察推官，因清廉勤懇被稱許。改任宣教郎，因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推薦，召試館職，授爲秘書省正字。累積升官至吏部郎官。

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

張浚到江、淮視察部隊，龔茂良進言：“我朝抵禦敵人，景德年間的勝利靠的是有決斷，靖康年間的災禍是由於生疑慮。希望仰承效法景德時的決斷，不要生靖康時的疑慮。”授爲監察御史。

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内則愉腐竊弄，外則奸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嘩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

江、浙發大水，下詔徵求陳述朝政遺漏失誤，龔茂良上疏説：“水是至陰的，它象徵着寵愛婦女，象徵寵幸奸人，象徵小人專制。崇寧、大觀、政和以來，小人勢力增長，朝内奸邪腐敗偷竊玩弄權柄，朝外奸人到處都是，於是京城發了大水，以至於金人進犯朝廷。現在提拔斥退一個人，實行辦理一件事，命令從朝中發出來，人心一片混亂，都指斥是這等人搗亂。臣希望先除去心腹的疾病，然後政治的遺漏過失纔可以依次談到。”宦官梁珂、曾覿、龍大淵都掌權，所以

龔茂良提及這些話。

遷右正言。會内侍李珂没，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勛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覿奸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吴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争，未嘗預外事"。

遷任右正言。恰逢宦官李珂死了，追贈節度使，謚號靖恭，龔茂良進諫説："中興的著名宰相例如趙鼎，功臣例如韓世忠，都還没有謚號，如果朝廷賞賜謚號，也足以多少安慰忠義的人心。現在施恩給李珂是可惜的。"結果扣下了這個謚號。曾議論龍大淵、曾覿的邪惡，到這時又極力進言這事，説："現在蓄積的陰氣没有消解，雨水過多，熒惑星進入斗宿，正在吴地的分野，天的意思仿佛是有惱怒的事而没有消釋。這兩個人妨害政治，比李珂厲害一百倍。"皇上告知他這樣的話"都是在潛邸時的舊人，不能和其他的親信相比，而且都有文才，敢於進諫争論，從没有干預過宫外的事"。

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爲奸邪也。'今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爲群小所容，請祠，不允。

第二天，再上疏進言："唐德宗對李泌説：'人家説盧杞是奸邪的人，我獨不覺，爲什麽?'李泌説：'這就是他所以是奸邪的道理。'現在龍大淵、曾覿幹的事，走路的人都能説得出來，而陛下反而頌揚他們的賢德，這是臣深深憂慮的原因。"奏疏送進去，没有答覆，就待在家裏等候降罪。奏章第二次送上去，授任太常少卿，推辭五次不肯到任，授爲直秘閣、建寧府知府。認爲自己不被衆多小人所容，請求領祠禄，不允許。

上後知二人之奸，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没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莪寄暴露者皆掩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

皇上後來知道了兩人的邪惡，趕他們出去以後，起用龔茂良爲廣東提刑，正式爲信州知州。藉着番山山脚下建立學校，又建番禺南海縣學，建成以後，祭祀先聖先師，行鄉飲酒禮來慶賀落成。城東原有廣惠庵，中原士大夫死在南方的都葬在這裏，年深月久已經荒廢，龔茂良尋訪原來的地點，重新修建海會浮圖，或裹席或散露的骸骨都掩埋掉没有遺漏。皇帝在崇政殿召見，左丞相陳俊卿想留他在朝，右丞相虞允文不高興。適逢陳俊卿也罷免，授爲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判官兼隆興府知府。

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税，上户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

皇上因爲江西連年大旱，知道龔茂良精誠盡忠，把一路的荒政交給他。龔茂良告誡郡縣免收積壓的賦税，上等户停止索取拖欠，打開倉庫賑濟災民。以右文殿修撰連任。瘟疫猖獗流行，命醫生治療，保全救活了數百萬人。進爲敷文閣待

其救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爲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

制，以賞賜他救荒的功勞。召見，上奏説："池塘邊玩弄兵器的强盜，就是在田地裏背負農具的良民。現在各郡荒地特别多，希望下詔讓監司守臣逐條陳述，招募人力隨便耕種，老百姓有了餘糧，即使趕着他們去做强盜，也不會聽從了。"授任禮部侍郎。

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

皇上急於任用龔茂良，下手詔詢問本朝典章制度有自侍從官徑直授任執政的前例，第二天就拜爲參知政事。奏事時，賜給座位，皇上看着葉衡和龔茂良説："兩位參政都是公衆輿論所推許的。"葉衡等人起來致謝，皇上不慌不忙地説："從現在起各種事情不能循順私情，假如是鄉里親戚，也暫且不必伸手牽引，我常常會公正處理。假設有錯誤，你們應當盡力諫諍，君臣之間不要露出形迹。"龔茂良説："大臣用正道服侍君主，遇到不能做的事，自然應當竭盡忠心開導君主，怎能容許形迹表露在外。"請求下詔有關部門修改確定七司法。

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

淮南旱災，龔茂良上奏取出内庫米十四萬，委托轉運使賑濟災民。有人説："救荒是常平倉的事，現在一下就動用了内庫米，恐怕不可以吧？"龔茂良認爲："淮南相距咫尺就是敵境，百姓很久都没有恢復生計，飢餓寒冷逼迫之下，萬一聚衆鬧事，禍害馬上就會出現，難道還能顧及到這點米嗎？"過了些日子，皇上獎勵他説："淮南旱災，百姓没有飢餓的臉色，是你的力量啊。"

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鞫，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决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

潮州知州上奏通判犯法，得聖旨，交給帥守親自訪察。通判，是龔茂良的同鄉，同事私下讓刑部吏交給大理寺審訊，想要牽連到龔茂良。奏事退下以後，同事留下不走，拿出審訊記録呈給皇上，龔茂良不知道。皇上厲聲説："參政决没有這種事！"龔茂良恭順致謝，不再辯解。

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覬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葉衡罷免，皇上命令龔茂良以首席參政執行宰相職責。舉行慶壽典禮，朝廷内外都在覬覦恩賞，龔茂良感慨地嘆息説："這件事我應當自己承當怨恨，不敢愛惜自己而敗壞天下。如果從最低的官階也由於皇上恩賞而升遷，不知道每月增添的俸禄和明年的郊禮恩賞要上奏補發多少，將拿什麽來供給？"

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録用。”除秘書郎。群小乘間讒毁，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虚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盗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

宣旨解説要奬勵任用方正謙退的人，龔茂良上奏：“朱熹操守品行耿直獨特，屢次召見都不出山，應當得到録用。”授爲秘書郎。衆多小人乘機進讒毁謗，不久，皇帝下手詔給龔茂良，説是“虚名之士，恐怕毁壞朝廷”。朱熹始終不到。錢良臣侵吞大軍的錢糧，累計達到幾十萬，龔茂良上奏這件事，下手詔命令他陳述辨析。不久召錢良臣入朝，很快就讓他掌權，這以後龔茂良的被貶，錢良臣起了很大的作用。

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逾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

自從龔茂良以首席參政執行宰相職權，過了兩年，皇上也不再設置宰相，因而告知龔茂良：“史官近來奏説三台星不明亮，恐怕實在是很難於這方面的選擇罷了。”淳熙四年正月，從四明召來史浩，龔茂良也覺得皇上的眷顧衰退，因病而極力請求離職。皇上説：“我用經筵官召來史浩擔任，你不必疑心。”

時曾覿欲以文資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慚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覿，銜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

當時曾覿打算按文官官職給他孫子俸禄，龔茂良按文武官員各自隨自己的本行蔭補子孫的法令給他報上去。曾覿趁龔茂良進入政事堂過道中間，讓值日官賈光祖等人攔路不退避。喝道的人呵叱他們，竟説：“參政還能做多久！”龔茂良上奏：“臣本來不值一提，可惜的是朝廷的原則。”皇上告知曾覿等人前去謝罪，龔茂良嚴肅地説：“參知政事，是朝廷的參知政事。”曾覿慚愧退下。皇上告知龔茂良先派人到曾覿那裏，除名了然後治罪。龔茂良按照聖旨批發奏本，捉到賈光祖等人下臨安府責打。皇帝下手詔查問施行得太快，龔茂良等候治罪。皇上派人宣告解説内情，命令繳還手詔，而且告訴他：“你辭職雖然得了好名聲，把我又放在哪裏？”龔茂良就聽從了旨意。

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覿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黄，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内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説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

謝廓然賜給出身，授爲殿中侍御史，謝廓然是依附曾覿的。中書舍人林光輔繳還奏章，不予批行，於是外放做了地方官。龔茂良極力請求離職，皇上告知他説：“我最瞭解你，不敢忘記，想要保全你。離職後，等到議論恢復，你應再來。”這天，授職名給予外任，讓他到内殿奏事，就手寫了奏章談恢復的六件事，皇上説：“你五年裏不説恢復，爲什麽今天説到這個？”退朝後

"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

很生氣，説："福建蠻子不可信任像這個樣子!"謝廓然從而彈劾他，就削落職名罷免；不久又議論龔茂良專權不公，假傳聖旨，專横判定賈光祖的罪名等罪過，於是責罰降官階，安置英州。父子都死在貶所。

覿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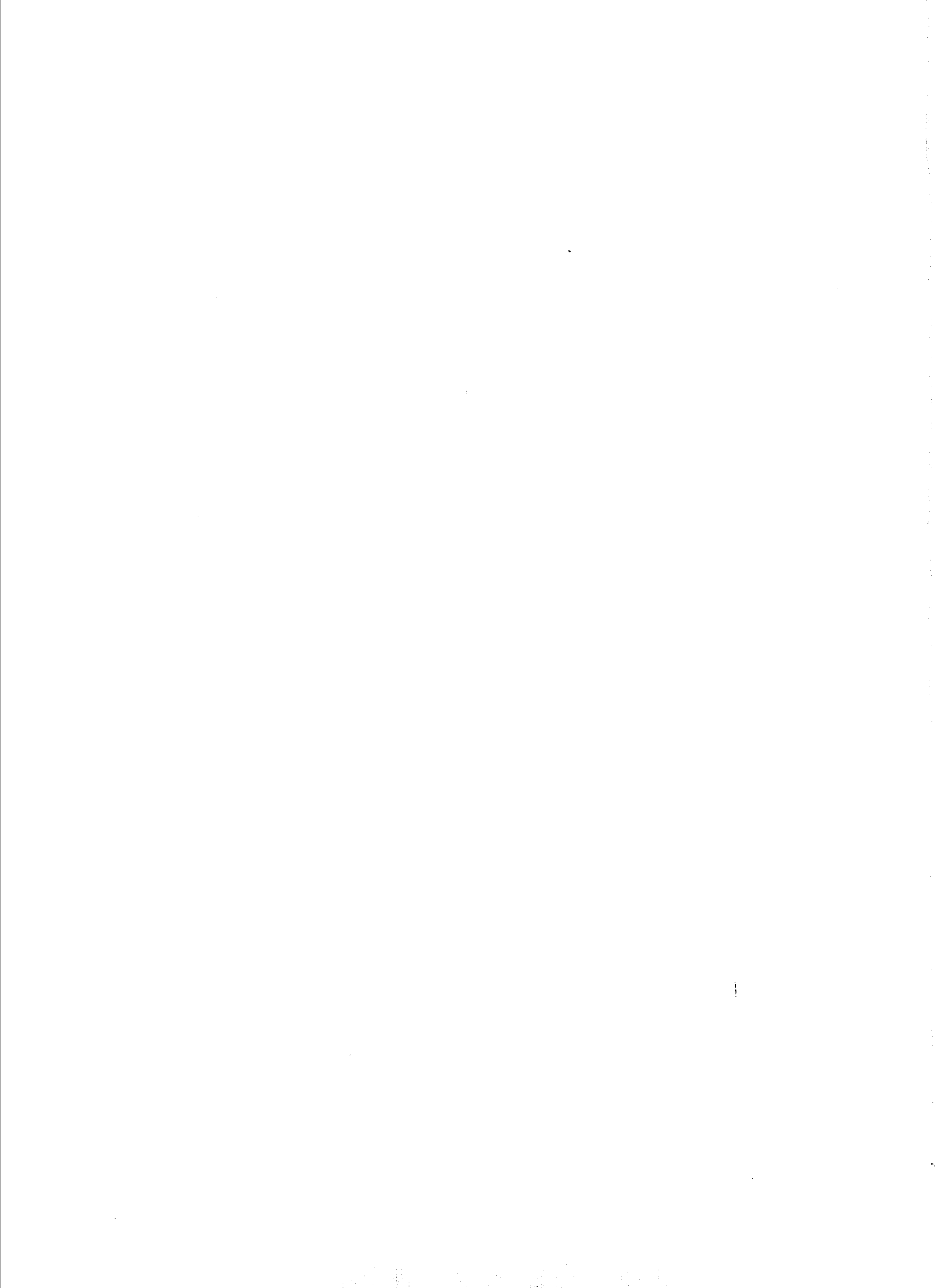
曾覿和謝廓然死後，龔茂良家人投書訴冤，於是追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任宰相，進奏章請求復職，皇上説："龔茂良本來没有罪。"就追復資政殿學士，謚號莊敏。

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覿密令人訹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茂良没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嘆息云。

龔茂良一生不喜歡談論軍事，離開朝廷的那天却進言恢復的事，有人説是曾覿秘密派人引誘他説："如果談論恢復，一定被再次留下。"茂良相信了他。謝廓然議論龔茂良，也用這事作爲罪名。龔茂良死了幾年，朱熹從他兒子那裏得到副本讀了，則事情雖然有關恢復，而他的意思却是極力論説不可以輕舉妄動，還是一生素來堅持的言論，深深爲他嘆息。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己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論曰：葛邲在相位時間雖然不長，却能遵守法度，推薦人才，他的自處，則是用不欺騙爲原則。錢端禮以外戚任宰相，周葵晚年雖然不附會秦檜，却和龔茂良都主張和議。至於魏杞奉命出使懂得尊崇國家體面，施師點的端莊凝重有操守，蕭燧忠誠老實敢於直言，在紹興年間做官，可以説是太不幸運了。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劉珙　王藺　黄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彦穎　范成大

劉珙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税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敦宗院，召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

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翻閲，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録黄，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爲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没入王繼先第爲賜，李珂關通近習，

劉珙字共父，是劉子羽的大兒子。生來就有特殊的資質，跟從叔父劉子翬學習。由恩蔭補任承務郎，考中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税務。請求宫祠回家，關起門來努力讀書，不急於任官。主管西外敦宗院，召見授爲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遷任禮部郎官。

秦檜想要追賜自己父親謚號，召集禮官會合詢問，劉珙不到會，秦檜發怒，微言示意言官驅逐他。秦檜死了，召還朝任大宗正丞，遷任吏部員外郎。把律令格式放在庭院裏，使來應選的人得以自己翻閲，就能依據律令和官吏辯論，官吏没有地方藏機巧。兼任代理秘書少監，兼任代理中書舍人。金人侵犯邊疆，皇帝的軍隊失敗，詔令檄文很多出自他手，語氣激昂壯烈，聽到的人都流淚。御史杜莘老彈劾宦官張去爲，違背旨意被降官，劉珙不起草制書，杜莘老得以不離職。隨從皇帝到建康，兼任直學士院。車駕將要回宫，軍隊事務無人可以托付，當時張浚留守建康，衆人的期待都向着他。等到詔令發出，是派楊存中任江、淮宣撫使，劉珙不書録黄，并議論説不能這樣。皇上發怒，對宰相説："劉珙的父親是張浚的朋友，這是特地爲了張浚罷了！"命令再次發下，宰相召見劉珙告知他聖上旨意，而且説："再繳還就會連累張公。"劉珙説："我是爲國家着想，哪有閑空爲張公策劃。"堅持奏上和最初一樣，楊存中的任命於是撤銷。正式授任

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了，他的家屬請求把没收的王繼先宅第作爲賞賜，李珂串通皇帝親信，請求做督府的屬官，詔書從宫内發下，劉珙都議論罷去。出朝爲泉州知州，改爲衢州。

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彦、黄拱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晋之憂。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

湖南旱災，郴州宜章縣李金叛亂，朝廷憂慮這事，派劉珙爲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進入州境，就聲稱將發動州縣地方軍隊聲討出擊，却寫信給制置使沈介，請求根據形勢而自主發兵，説："擅自發兵的罪責，我自己承擔。"沈介就派田寶、楊欽率兵前來。劉珙知道他們熱天走路疲困倦怠，派人在幾里以外迎接，替他們背負携帶的物品，到達後就犒賞他們超過他們的期望，士兵感激奮發。劉珙知道楊欽可以信用，發文書命令各部隊都受他指揮，下令招募賊人徒黨，有互相捕殺送官的，免罪受賞。楊欽和田寶連續作戰打敗賊黨，追擊到莽山，賊黨曹彦、黄拱抓住了李金來投降。其餘黨徒逃竄藏匿的還很多，劉珙告知楊欽等人退兵，聽任他們自動投降，賊人相繼交出武器，取保回歸鄉里。按次序上奏諸將的功勞各有等次不同，皇上賜下璽書説："近代書生致力於空談，有經綸大事的實際才幹的人還没有見到，我因此常有東晋偏安江南的憂慮。現在你既然已經誅滅群盜，而功勞情況又詳盡切實，諸將的優劣，除滅盜賊的前後，清清楚楚可以看到，應更加勉勵以符合我的心意。"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悦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悦，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上亟稱善。

授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對皇上説："世上的儒生很多都認爲漢高帝不愛讀書，輕視儒生是很大的毛病，臣認爲高帝所不喜歡的，僅僅是迂腐儒生傖俗學問罷了。假使當時有把二帝三王的學問告訴他的人，想他必定恭敬誠信，功業烜赫就不僅當時那樣了。"因而陳述"聖王的學問是明事理正心意的根本原因，是萬事的總綱"。皇上特别稱贊。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

拜爲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推辭没有獲得准許，因而進言説："汪應辰、陳良翰、張栻的學識品行才能，都是臣所達不到的，而張栻窮盡探索聖學的深奥，明白通曉軍中事務，以前幸而攻滅盜賊，張栻的謀略居多，希望趕快召來任用。"皇上同意了他上奏的話。兼任參知政事。

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眞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上奏除免福建鈔鹽税一年定額二萬萬，停止江西和糴法以及廣西的折米鹽錢，以及蠲免各路歷年拖欠虧空的金錢穀米絹帛按上億計算的錢。皇上曾經由於長期天旱而吃齋求雨，一個晚上有了感應而降雨，劉珙進言說：“陛下誠心誠意感動了上天，上天的回應如同山谷回聲，天人相互感應的交界，真容不下一根頭髮的間隙，隱藏的微小如同芥子一般的過失，感應不也是像這樣的嗎？臣希望更加在獨自一人的時候謹慎自持。”皇上竦然稱贊這些話。

龍大淵、曾覿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

龍大淵、曾覿被驅逐以後，不久，龍大淵死了，皇上可憐曾覿想要召回他。劉珙進言：“兩個人離開朝廷，天下事纔承受皇帝龍威決斷。這些人是奴隸罷了，重重賞賜他們是可以的，假如援引他們接近自己，讓他們參與知道機密大事，提携或排斥人才，不是可以光大道德事業、振興紀律法度的。”命令就中止了。

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珙時争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税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税，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税，并奏除之。

殿前指揮使王琪領旨，巡視兩淮軍事堡壘，回來，秘密薦舉和州教授劉甄夫。皇上告知執政召他入朝，劉珙請示說：“這個人地位低微，從哪裏得知他的呢？”皇上告訴他是從王琪那裏得知。劉珙退朝坐在堂上，追王琪來到，質問這樣做的原因，交給他文書，讓他回答。王琪恐懼，請求説以後不敢了，纔呵斥責令他立下保證書纔放他走。恰巧揚州上奏王琪發文書給州郡增建新城，劉珙就上奏罷免王琪，這件事記載在《陳俊卿傳》中。劉珙當時争辯特别激烈，殿中的人都吃驚，因此單獨罷免劉珙爲端明殿學士，奉領地方祠禄。陳俊卿進言：“劉珙正直有才幹，肯於承擔埋怨，臣不及他，希望留下他。”下詔改任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入朝辭行，還把六件事進言獻議，皇上說：“你雖然離開京城，還不忘進忠言，人才優秀是别人比不上的，不久就要召你回來了。”到達鎮守任地，首先免除税收的新名目，以及停用苗倉的大斛。所屬縣奉新有重收租税的，窮困百姓交不起，互相帶領着逃走了，反而失去了應收的正税，一并上奏除免了這些。

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

授任資政殿學士、荆南府知府、湖北安撫

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己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

使，因繼母去世離任。起復任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劉珙六次上奏誠懇推辭，引經書據禮法，言詞非常懇切，最後説道："三年連續的喪禮，三代都没有改變，漢儒纔有了'面臨戰事不可逃避'的説法，已經成了先王的罪人。現在邊疆上幸而没有鷄鳴狗叫的驚擾，臣居然想要假冒戰争的名目，來滿足自己貪得俸禄的實情，不是又要成爲漢儒的罪人了嗎?"

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毁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北茶盗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盗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盗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

服喪期滿，再授爲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經過京城入朝覲見，極力議論時事，言詞非常懇切，皇上再三加以慰勞，進資政殿大學士纔前往。安南進貢大象，經過之處發動民夫開道，毁壞房舍，好幾十州動蕩不安。劉珙上奏説："象用於郊禮祭祀，不見於經書，驅趕得遠遠的，倒好像是周公的典則。況且讓我們中國的疲困人民，被遠方夷狄的野獸困擾，難道是仁義聖明的人幹的事嗎!"湖北有茶盗幾千人入境，守衛的官吏把這事報告，劉珙説："這些不是拼命的賊寇，對他們寬鬆就能分散開求生存，對他們逼得緊就會反抗致死。"貼出榜文告訴他們自新悔過，宣稱部隊就要來了，命令州縣準備幾千人吃的食物，盗賊果然散去，那些留下來的没有多少人。劉珙就發兵，誡飭説："盗賊來了不要急於作戰，退走時不要窮追不捨，把那些不肯退走的打一頓罷了。"盗賊的士氣更爲鬆弛，於是僅一次戰鬥就擊敗他們，全部活捉了回來，殺掉爲首作惡的幾十人，其餘都隸屬到士兵的名册上。

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宫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税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税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户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貸者不取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淳熙二年，調任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使、行宫留守。適逢水災過後又是旱災，首先上奏免除夏糧税錢六十萬貫、秋苗米税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等户税米停止購買，得到商人的穀米三百萬斛。從各衙門借錢共三萬，派官到長江上游買米，得米十四萬九千斛。按照主客户等次不同，按不同數量發給穀米。又運米到鄉村，在指定地點按平價救濟性質地賣米，借米的人不收取抵押品。始自當年九月，結束於第二年四月，全境幾十萬人口，没有一個人餓死逃亡的。

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

進爲觀文殿學士，生了病，請求退休。孝宗派宦官領了醫生來診視。病重時，起草遺奏説：

言："恭、顒、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爲國報雪仇耻爲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

"恭、顒、伾、文，是親幸小人掌權的教訓，現在却把心腹耳目都交托給這幫人，朝廷紀律因而紊亂，士氣因而凋敝，人心因而離散，毛病都出在這裏。陳俊卿忠良實在，可以擔負大事，張栻學問純厚正派，可以糾正闕失，希望趕快召見任用他們。"然後又寫信與張栻和朱熹訣别，所説的話都是把没有能爲國家報仇雪恨作爲遺憾。逝世，享年五十七歲。追贈光禄大夫，謚號忠肅。

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毁。内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劉珙精明果斷，在家事親孝順，繼母卓氏去世的時候，年齡已超過五十歲，仍十分哀痛至於瘦損身體。遠近大小親戚死了，必定服喪達到規定的月數。喜歡接受直率的意見，做事稍有過錯，下屬官吏指出來就立即改正。治理幾處地方，人民愛戴他如同父母，聽到他死的消息，還有人停止集市貿易在街上痛哭共相祭祀他。

王藺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黄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選拔爲進士及第。任爲信州上饒主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授爲武學諭。孝宗到學校來，王藺迎接聖駕，站在路邊，皇上看見而感到他不一般，命令小宦官詢問得知姓名，從此記了下來。

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顔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

遷爲樞密院編修官，輪流召見應對時，上奏五件事，還没有讀完，皇上的喜悦就從臉色中流露出來。第二天，對輔佐大臣説："王藺敢於直言，應當加以獎勵提拔。"授爲宗正丞，不久出朝爲舒州知州。上朝辭行，逐條上奏幾件事，都是極力進言當時没有得到正確處理的事情，皇上説："你的議論嚴肅直率。"不久發出手詔："王藺鯁直敢於進言，授任監察御史。"一天，皇上從袖子裏取出一張紙賜給他，説："近來看陸贄的《奏議》，所陳述的很深切，現在的政治恐怕有像唐德宗時的弊病的，可以思考我的缺點和過失，逐條陳述交上來。"王藺就回答説："唐德宗的過失，在於自以爲是，非難懷疑天下的士人。"退下來就上疏，陳述唐德宗的弊病，而且涉及當時朝政的過失，皇上欣然接納。

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

遷爲起居舍人，進言："朝廷授任官職有失

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内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矯、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

誤，臺諫官不知有薦舉的職責，給事中、舍人院開始不繳還和駁回，宦官、醫官、藥官受賞賜太多，升遷太容易，能不思考警戒并改正嗎？”皇上竦然説：“不是你説，我全都聽不到。光明磊落的，衹有你一個人。”授任禮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曾經由於皇帝手詔説“考慮選擇監察官員，想要得到剛正像你一樣的，可以推薦幾個人”，就上奏薦舉潘時、鄭矯、林大中等八個人，請求提拔任用。適逢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召還朝任爲禮部尚書，進爲參知政事。

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争以爲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

光宗即位，遷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爲樞密使。光宗在最初統治的時候精勤奮發，王藺也不保持表面的客套，授任官職的名單有的從宫中發出，不够令人滿意的，都留下來，呈給皇帝。有人建議建立皇后家廟，極力論争認爲不可以，因而應詔命上奏疏“願陛下先决定自己的想法”，逐條開列八件事，奏疏送進去，没有答覆。御史中丞何澹議論他，因而罷官離職。起復爲帥守，改鎮蜀地，都不到任。後領祠禄，帥守江陵。寧宗即位，改任帥守湖南。由臺臣議論罷官，回家鄉領祠禄。七年後逝世。

藺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王藺直言没有隱瞞，但是對邪惡過分痛恨，同事中很多都憎恨他，最終還是因不合群離職。有《奏議》流傳於世。

黄祖舜

黄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

黄祖舜，福州福清人。進士及第，多次任官至軍器監丞。入朝應對，進言：“縣令的任免權交給銓選部門，衹根據資歷，爲什麽不委托給郡守，可以淘汰那些特别壞的人。”皇上認爲他的話對。

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禄，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外，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爲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

代理充任尚書屯田員外郎，改任吏部員外郎，出朝通判泉州。臨上路，進言：“守道德講仁義的士人，不響應詔書求取俸禄，到老還穿着皮繩繫着的布衣服。請求在科舉以外，如有學問品行優秀光明、孝順親長友愛兄弟發自内心的人，由縣裏推薦到州裏，州裏延請他們到學校，來爲衆多讀書人作表率；其中品行尤其出衆的，州裏把姓名報知皇上，這也是由鄉里考察推薦的意思。”把他的奏章下轉給禮部，就留他在朝廷

《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

做倉部郎中，遷任右司郎中、代理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獻《論語講義》，皇上命令金安節進行校勘，金安節説他的書内容明確精要，於是命令國子監刻版刊行。推薦李寶的勇敢可以蓋過全軍，智慧可以推測敵情，下詔讓李寶做帶御器械。

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爲之限制。"遂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户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爲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彦養孫也，并閤門祇候，祖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修撰，知新州韓彦直升秘閣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熺卒，贈太傅，祖舜言："熺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傅之秩。"追奪之。

兼代理給事中。張浚逝世，他家上奏請求留下使臣五十多個人整理財物行李，黄祖舜進言："武將充當空缺職務官好幾年，如今白吃飯的官員没有人替换，平白提升高官，用什麽鼓勵别人建功立業？請求對他加以限制。"於是下詔功臣家的士兵保留五分之一。户部上奏把公家田地授給淘汰下去的使臣，黄祖舜進言："淘汰的使臣共一千六百多人，臨安的公家田地僅有一千一百畝，按照這個請求計算撥給田地的話，那麽能得田的不超過幾十人。"事情没有進行。保義郎梁舜弼、梁漢弼，是梁邦彦的養孫，都提升閤門祇候，黄祖舜進言："閤門官不可以憑皇帝恩惠升遷。"池州知州劉堯仁升右文殿修撰，新州知州韓彦直升秘閣修撰，黄祖舜進言："修撰本是用來委任給有文學才能的人的，不可以憑寵幸獲得。"死去的資政殿學士楊愿家請求因上遺表而施以恩惠，黄祖舜進言："楊愿暗中幫助秦檜，陰謀誣陷好人。"因此全都停止了這些任命。秦熺死了，追贈太傅，黄祖舜進言："秦熺參預他父親秦檜的陰謀策劃，現在不應當贈給他皇帝老師的官職。"追削這個官職。

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于官，謚莊定。

遷任同知樞密院事。金主完顔亮侵犯淮河，劉汜失敗，王權逃走，皇上將要殺掉王權來激勵其他的人，黄祖舜進言："王權的罪過該殺，劉汜不能寬恕。劉錡有很大功勞，聽説他的病已很危險了，王權、劉汜被殺，劉錡必然羞愧憤怒而死，這是國家一次軍事上的失敗而殺了三員將領，難道不會使敵人高興嗎？"皇上欣然采納。逝世在任上，謚號莊定。

王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温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禄不逮養，

王大寶字元龜，他的祖先從温陵遷移到潮州。政和年間，在太學爲貢生。建炎初年，殿試爲第二名，授任南雄州教授。因爲俸禄不够養

移病而歸。閲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嘆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爲變。

家，告病還鄉。過了幾年，派他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又過了好幾年。趙鼎貶謫到潮州，王大寶每天跟他研討《論語》，趙鼎嘆息説："我住在這裏，平時所推薦的人没有一個來過，您獨自肯跟我交往，超過别人太多了。"爲連州知州。張浚也是貶謫居住，讓他的兒子張栻和王大寶一起研究學習。當時趙鼎、張浚的門客被貶斥的没一天間斷，人們都緊張不敢呼吸，王大寶獨自很坦然。張浚的俸禄不能按時得到，王大寶用徵收的經制錢供給他，張浚説："要是連累您怎麽辦?"王大寶不因此而改變。

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

任滿回朝，進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幾百人，不是進行貿易的地方，每月交納的免行錢應當免除或減少。高宗對大臣説："地方官員到朝廷，要讓他們訴説百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農民的疾苦，所説的五六件事，得到一件可以實行的，那好處也就不小了。"就命令廣西各部門準備好要削減的數目報上來。

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内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説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吏緣爲奸，刻剥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户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核月樁爲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户部詳其奏。

任袁州知州，獻上《詩經》、《尚書》、《易經》的解釋著作，皇上對執政説："王大寶留意經書學問，他的著作很多值得采納，可以給他朝官做。"執政準備讓他做國子司業，皇上高興地説："恰巧符合我的心意。"當時皇上講席缺少講官，就授任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説書。上奏説："江南各州有月樁錢，没有一定的名目數額，官吏因而幹壞事，剥削人民。又有折帛錢，是正當南渡進行戰争的時候，物價飛漲，命令下等户折錢交納的，務必要優待他們，現在市場上一匹帛值四千錢，却命令他們交六千錢。爲什麽不委任監察機關核實月樁錢成爲定制，減輕折帛錢恩惠小百姓。"下詔讓户部詳細考察他所奏的事。

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蘩薄蔽翳，山石犖确，盗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抶薮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

任直敷文閣、温州知州、提點福建刑獄。途經臨漳，有座高山名叫蔡岡，林木叢生遮天蓋地，山石峥嶸交叠，强盗乘機在這裏搶劫。王大寶用携帶的錢三十萬，招募民工伐去林木修砌道路十多里地，走路的人感到方便。任爲提點廣東刑獄。

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

孝宗即位，授任禮部侍郎。王大寶進言："古代達到大治的君王，首先明確國家大計，而

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徯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

實行時則要果斷。自從戰爭開始以來，講戰講和，空談無法決定。太上皇帝把大基業傳給陛下，天下各地天天等待恢復，國家議論還没決定，人民意願還没得到滿足。希望陛下能果斷決定，那麽就没有辦不成的。”提升爲右諫議大夫，首先議論朱倬、沈該的罪責，全都實行了他的話。汪澈到荆、襄監督軍隊，王大寶彈劾他不能管理約束，白白看着方城之戰失敗，奏疏送上去兩次，汪澈削落職名貶謫台州。王大寶曾經談到遷都，皇上説：“我想要趕快行動。”王大寶上奏：“今天的形勢恐怕還不允許，希望能稍許寬限些日子。”

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群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横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仇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核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墻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

張浚重新起用爲都督，王大寶極力支持他的意見，符離之戰失敗，衆人議論紛紛。王大寶進言：“危難猶疑的關頭，如果不能果斷慎重，怎能平息衆人肆意議論。”不久，湯思退提議撤銷都督府，極力請求議和，王大寶上奏説：“現在國家的事没有比恢復更重要的，没有比同金國敵人的仇恨更深的，没有比攻占防守更難的，没有比任用人才更該審慎的。宰相由於財政匱乏，軍備空虛，符離軍隊潰散，名額没有減少，意思要核實軍隊名籍，減少每月供給。臣恐怕不僅是邊境上的憂患，而且災禍要發生在國家内部了。”奏章遞上三次，授任兵部侍郎。

胡銓爲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他日，銓奏事，上復諭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面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爲恨。

胡銓做起居郎，上奏説：“近來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退，不是國家的福分。”皇上説：“王十朋極力自行引退，我留他留不住。王大寶議論湯思退過早，讓他做兵部侍郎，哪能允許再聽任他離去。”没過多久，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另一天，胡銓奏事，皇上又告知他説：“王大寶留他在經學講席，也一定請求辭官，勢不兩立。”胡銓上奏：“自古以來臺諫官議論宰相的多了，如果説勢不兩立，那麽所有議論宰相的人都該解職了。”王大寶隨即請求退休。都督府關閉以後，撤銷邊疆防禦，放棄四州，金人又來侵犯邊疆，下詔讓湯思退都督軍馬，推辭不去。皇上極其憤怒，流放湯思退，朝廷内外都認爲王大寶以前進言没被采納是個遺憾。

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爲禮部尚

乾道元年，朝廷特命復職，召還爲禮部尚

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并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書。入朝覲見，進言管理財政的辦法，應當重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上奏大寶請求恢復免行錢不對，照原職提舉太平興國宫。中書舍人閻安中想要挽留他，程叔達一起彈劾了他。下詔王大寶退休。隨後就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金安節

金安節字彦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删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

金安節字彦亨，歙州休寧人。天資聰穎敏悟，每天寫很多字，廣博熟悉經史，特别精通《易經》。宣和六年，從太學選拔進士及第，調任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年，范宗尹薦舉爲删定官。入朝覲見，進言："司馬光由於財政不足，請求任命宰相爲總計使，應當效法。"

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彦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彦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

授任司農丞，又遷任殿中侍御史。韓世忠的兒子韓彦直直秘閣，金安節進言："崇寧、大觀以來，由於父親兄弟掌權從而獲得貼職的近來制度，都在討論中。現在韓彦直又由於他父親任官而授職，這是自動廢除了法律。"没有答覆。任申先授任待制退休，金安節彈劾他蠻横無理，請求追免官職。秦檜的兄長秦梓爲台州知州，金安節彈劾他依附梁師成，秦梓就被罷免，秦檜懷恨他。没有多久，因母喪離職，於是隱居不出。

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税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爲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争，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悦道鞫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悦道。悦道，幸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

秦檜死了，起復爲嚴州知州，授任浙西提刑。入朝任大理寺卿，首先進言："治理人民的法則是先德治後用刑，現在的知州知縣考慮不到長遠，名籍政令，催收賦税，竭盡全力天天辦這些事，却没有特别把教育感化當成必須做的。希望申明誡飭地方守令，使他們不要專門從事法治，衹要能够贊助進行教化的，一定要努力去做。"當時捕獲了僞造鹽引的人，大臣想要把他判處死罪，金安節極力争辯，認爲事情已經十幾年了，而且自首的人没有處死的法律，因而得到減輕處罰。兩浙漕司屬官王悦道審訊仁和縣令楊績的案子不真實，事情交到大理寺，金安節一并逮捕了王悦道。王悦道，是受寵的太醫王繼先的兒子，多次托人請求免罪，金安節不聽從。

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

遷爲宗正少卿。因爲金國派施宜生來賀正旦，金安節爲館伴大臣。正值顯仁皇后喪禮，衣服上飾黑帶，施宜生説："使臣是爲賀禮而來，

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

迎接的人怎能服繫黑帶?”金安節辯論詰難好幾次，施宜生屈服。遷任禮部侍郎。第二年，又充送伴使。到達楚州，副使耶律翼搶奪巡檢王松的馬匹没得逞，就鞭打他。金安節派人斥責耶律翼，聲色俱厲，朝廷害怕惹事，判其罪降官兩級。葉義問出使金國，金國主對他説：“前些時搶馬的事，是耶律翼理虧，已經鞭打他二百下，回去時可以詳細上奏。”於是恢復原來官秩。

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宫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内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

遷爲禮部侍郎，將要在明堂舉行祭祀，當時已聽説欽宗升天，金安節進言：“宫廟中行禮，都應當派大臣管理這事。”聽從了他。遷爲侍講、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議論張去爲而補任地方官，金安節進言：“不可以由於宦官而趕走言官。”皇上就留下了杜莘老。

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兹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

金國主完顔亮侵犯淮河，金安節跟從皇帝出行建康。完顔亮死了，安節陳述進取、招納、守備三條計策，而把守備作爲進取、招納的根本。皇上將回臨安，命令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進言：“楊存中不久前因權勢太大，人們議論紛紛，纔解除軍事職務，重又授給他這個官職，不是保全他的辦法。”又進言：“現在正是極力嚴明賞罰之時，却首先任用劉寶、王權這樣的貪酷無能膽小的人，用什麽激勵鼓舞將士。”皇上都接受了他的意見。

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

楊存中提議省并江、淮州縣，金安節進言：“廬州的合肥，和州的濡須，都是前人控制扼守的通道。魏明帝説：‘先帝東邊設置合肥，南邊守住襄陽，西邊固守祁山，賊人來侵屢次被擊敗在三座城下。’孫權建築濡須塢，魏軍屢次攻打不能取勝，守將例如甘寧等人，經常用很少的兵力制服大軍。這是形勢的要地，攻守有百倍之差，怎能是前人獲得它而成功，現在得到它反而丢掉呢?而且濡須、巢湖的水，上游連接店步，下游連接江口，可以通行漕運船隻，請求選擇將領管理。”楊存中的提議就被阻止。

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内降之科，凡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

孝宗繼位，發給朝臣紙筆讓他們陳述當前國家大事，金安節請求：“嚴格宫内發出的科派項目，凡是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的冗濫雜費，一切罷免。堂除省劃歸吏部管理，長官可以

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爲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

辟舉下屬，以便清減中書省的事務。文武官員恩蔭補官，各自有規定制度，不要讓他們任意换成文官資格。臣下退休上遺表求恩惠，不應當上奏異姓，使得錢財多的人當作交易。”皇上常對大臣稱贊他的誠實。一天，藉着奏事時當面慰勞他説：“近來没有見你繳還駁斥的奏章，有什麽見到不合適的，儘管繳駁，朕没有不聽從的。”

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覿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覿并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爲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録黄。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

龍大淵、曾覿靠在潛邸時的舊恩寵，龍大淵授任樞密都承旨，曾覿爲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又屢次上疏議論此事。隆興改元，龍大淵、曾覿一同授爲知閤門事，宰相知道金安節一定會就此進言，派人婉言勸他説：“假如能够批寫行下，就能坐鎮政事堂了。”金安節拒不接受，封還録黄不發。當時臺諫接連議論評定，奏章送進去不作回答，皇上心意還没有扭轉，金安節和給事中周必大上奏：“陛下即位，臺諫官所彈劾的人，即使是政府樞府要員或高級將領，陛下也是要罷官就罷官，要貶謫就貶謫，衹對這兩個臣子却遷就避忌。臣下如果公開奉詔行事，那麽我們就要承擔朝廷内外的指責；大臣如果不陳述解釋，那麽大臣就辜負了朝廷内外的要求；陛下如果不肯虚心聽取，那麽朝廷内外的紛紛議論就没完了。”皇上發怒，金安節就彈劾自己請求流放，皇上憤怒消解，任命於是中止。潛邸的舊人李珂提升編修官，金安節又上奏罷免他，皇上告知他説：“我知道你是獨立而没有黨羽的。”張浚聽説這事，告訴别人説：“金給事真是個鐵石人。”

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侄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宫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

拜爲兵部侍郎。金朝將領僕散忠義給三省、樞密院寫信，談論和議，於是計劃商定四件事，下詔讓群臣商議。金安節説：“世代自稱侄兒之國，國號前不加‘大’字以及要用‘再拜’兩個字，都不可以遵從。海州、泗州、唐州、鄧州是淮、襄地區的屏障，不可以劃給他們。實在不得已，寧可少量增加歲幣。欽宗靈柩應當奉迎回來。皇室墓地必然不肯還給我們，應當經常派遣使臣謁拜。但是商定以後，應當更加選將練兵，做好以後的打算。”然後請領祠禄去職，得到了。中書舍人胡銓封還詔敕，駁正説：“金安節是太上皇帝的舊臣，是陛下的老成持重的臣子，漢代

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

張蒼、唐代張柬之、本朝富弼文彦博都是年紀八十歲了尚且不接受他們離職，安節身體氣力還不衰老，有憂慮國事的心，怎能依從他辭職。”皇上就留下了他。

逾年，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陛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羡，以爲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

過了一年，任代理吏部尚書兼侍讀。從此極力請求辭官，下詔以敷文閣學士退休。上朝辭别，皇上説：“你暫且還鄉，早晚要召你回來的。”離去的那天，士大夫互相嘆息羡慕，認爲中興以來保全聲名高風亮節的，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乾道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遺表上奏，追贈通奉大夫，屢次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少保。

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僎。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爲中司時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金安節極爲孝順，在喪禮期間遵守禮法。和兄長相互友愛，田産家業都推讓給他，又因恩蔭上奏送給他的遺孤金僎。最初出仕，没有求别人推薦過自己，等到富貴了，在推薦别人時也不讓别人知道。他被授任司農丞，有人對他説：“您這個任命，是侍郎張致遠做御史中丞時推薦的，何不去感謝他?”金安節説：“他是爲朝廷舉薦人，難道是偏私我嗎?”終究没有去。舉薦晁公武、龔茂良可以爲臺諫官，都很稱職，兩個人都不知道。和秦檜抵觸，隱居不出共十八年，等到再度做官，議論事情始終不屈服，别人因此佩服他。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强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己，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王剛中博覽群書又長於記憶。紹興十五年，進士及第第二名。任某州推官，改爲左宣義郎。按舊例應當召見考試，秦檜惱怒他不謁見自己，授爲洪州教授。秦檜死了，皇上召見，提升秘書省校書郎，遷爲著作佐郎。

孝宗爲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强，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韙其

孝宗做普安郡王時，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當侍候講書，都極力陳述古今治亂的原因，君子小人忠奸的區别。遷爲中書舍人，進言：“防禦敵人是今天首先要做的事，敵人强大就會侵犯邊疆，削弱就請求結盟。現在不必考慮敵人的强弱，一定要先達到自治，選擇將帥，尋找戰士，充實邊防儲備，準備軍械兵器。國勢富强了，將帥優良士兵勇敢，敵人請求定盟約就做漢文帝，

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

侵犯邊疆就做唐太宗。"皇上同意他的話。適逢西蜀謀求軍帥，皇上説："没有超過王剛中的了。"以龍圖閣待制爲成都府知府、制置四川。皇上駕臨偏殿，臨行時賜金帶、象牙手板。進爲敷文閣直學士。

時吴璘累官閥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并行。羽檄紛沓，從容裁决，皆中機會。

當時吴璘屢次進官階至大帥，他的下屬姚仲、王彦等人也持符節雄踞一方。守帥如果用文治就流於柔媚，而號令無法施行；用武力競爭就窒塞於暴虐，而下情無法上達。衹有王剛中用法律約束自己，對待别人有禮貌，不故作高傲，駕馭屬吏恩威并重。緊急的軍事文書紛至沓來，不慌不忙地裁處决定，全都把握住關鍵要害。

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吴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喈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頤指，内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絶不能自存，剛中以爲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禄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

敵人騎兵越過大散關，人心紛擾不安。王剛中騎一匹馬，連夜奔馳二百里，把吴璘從軍帳中叫醒，責備他説："大將和國家大義共安危，面臨敵人怎能高枕無憂地睡着?"吴璘非常震驚。又用蠟丸密信送到張正彦處調兵增援。西方部隊大量集結，金兵失敗退走。正商議上奏報捷，王剛中兼程飛馳回來，對他的屬官李燾説："是將帥們的功勞，我有什麽呢。"李燾贊嘆説："親身督戰而建功後不自居有功，超過别人太多了。"然後就選擇將士，把衆人所推舉的人上報朝廷，預備作爲統帥的人選。又上奏蜀地有名士人和幕府中的賢能人才，預備作爲部使者、州刺史的副官。使眼色抬下巴的指使，裏裏外外如同回聲一樣應和。那些淘汰遣散的低級武官困乏無路不能自謀生存的，王剛中認爲他們在年輕力壯時迎敵作戰，不應當被拋棄在年老力衰以後，全部召到帥府，善於射箭的恢復他們官禄品級，把禁軍空額的糧米發給他們，那些病廢不能做事的，就用義倉米接濟他們。

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黄巢墓，表賢癉惡以示

成都萬歲池寬廣十里，灌溉三個鄉的田地，年深月久淤塞了，王剛中集合三鄉民伕共同疏導它，堆土成堤，上面種植榆樹柳樹，立石柱爲標記，州中人指着説："這是王公的甘棠樹。"府學中行禮的大殿是東漢興平年間建的，後來又修建了新學堂，遭逢時事多變，一天天坍塌毁壞，委托九個縣修繕完好，一切恢復舊觀。修繕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鏟平黄巢墳墓，表彰善人

民。有女巫蓄蛇爲妖，殺蛇，黥之。

憎恨惡人來給人民看。有個女巫養蛇行妖法，殺蛇，處女巫以臉上刺字的刑罰。

孝宗受禪，以宫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宫。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爲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虚名，不可恃虚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禄大夫，謚恭簡。

孝宗接受禪位，王剛中以東宫僚屬進爲左朝奉大夫，召入朝，因脚病請求祠禄，任提舉太平興國宫。回到番陽，營建園圃種植竹子，號稱竹塢。金人侵犯淮河，有聖旨催促王剛中入朝覲見，陳述作戰防守之策。授爲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任鹵簿使，授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爲同知院事。王剛中説："攻戰防守是實際的事，和議則是口頭説説的虚事，不能倚仗口頭説説的虚事就防礙了實際的事。"又上奏四件事：開墾士兵屯田、節省虚報浪費、挑選將領元帥、淘汰多餘士兵。在政府做官，生病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追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禄大夫，謚號恭簡。

建炎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説》、《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録》、《東溪集》、《應齋筆録》，凡百餘卷。

建炎年間，下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面令其當兵，衆人對這事很憂慮。王剛中提出五條害處停辦這事，罷免命令傳下來，百姓歡呼，聲音震動山谷。等他離職時，蜀地父老鄉民攔路道別，有追着送出幾百里遠的。從普通人做到公卿，没有其他嗜好，辦公回來衹以讀書寫文章爲娱樂。著有《易説》、《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録》、《東溪集》、《應齋筆録》，一共一百多卷。

李彦穎

李彦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强記覽。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彦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獲濟。

李彦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年輕時就端莊穩重，長於記憶閲讀。金人侵犯浙西，父親携帶家人逃避，李彦穎剛剛十歲，追趕不上，敵人已經逼近身後，投奔小路，渡河獲救。

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敓酒家業爲官監，利其貲具。彦穎争之，泳怒，戒吏煅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彦穎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爲御史臺主簿。

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任爲餘杭縣主簿。縣官曹泳强奪酒店私産爲官營，貪圖它的資本用具。李彦穎争論這事，曹泳發怒，命令縣吏羅織罪名，找不到絲毫罪過。調任建德縣丞，改官秩。當權的宰相知道他的才能，將要安排他任學官，有人勸他謁見一次，李彦穎耻於推薦自己。又調任富陽縣丞。御史周操舉薦爲御史臺主簿。

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

金人撕毁盟約，張浚督率大軍討伐。皇上正在支持張浚，執政堅持主張議和，陳良翰、周操不認爲正確。右正言尹穡暗地附和執政，推薦引

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彦穎，彦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彦穎，陰排之。

見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婉轉地在皇上面前談論講和。皇上被他們迷惑，關閉都督府，陳良翰、周操接連被罷黜，而尹穡進升爲殿中侍御史，遷爲諫議大夫。一天，尹穡用和、戰、守的問題問李彦穎，李彦穎説："人的觀點本來不一樣。您既然認爲和議是對的，爲什麽不明確向皇上陳述，自己來承當，事情成了功勞歸於您，不成就保身退處。假如衹想要享受它的好處而不想沾上它的害處，國家大事還能靠誰呢？"尹穡大爲惱怒説："自從任諫官，前後上奏一百多次，何曾提到過一個'和'字，而臺簿竟然有這樣的話！"從此懷恨李彦穎，暗中排擠他。

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彦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

改爲國子博士，代理吏部郎中，因父親死了離職。喪禮期滿，復官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代理右史兼兵部侍郎。在經史講席上張栻講《葛覃》，進言從前帝王治家的道理，因而涉及時事，言語激昂痛切，皇上心意不快。李彦穎説："臣子服侍君主，難道不會阿諛奉承取得聖上的笑容？張栻敢於直言的原因，正是由於聖明天子在位，就得竭盡愛君主的忠心罷了。《尚書》説：'有話違返你的心意，一定要從道上去探求。'"皇上心意馬上寬解了，説："假如臣子都能做到這樣，君主應當没有過失了。"

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官僚，以爲詹事於東宫内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録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説再登樞管，彦穎論："説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

立皇太子後，兼任左諭德。首先議論設立太子僚屬，認爲太子詹事對東宫内外的事没有不應當知道的，事情必須告知太子詹事以後纔能辦。司馬光論説太子講讀官有一道奏疏，抄録來獻上去。皇上特别高興，實行了他的建議。皇太子爲臨安尹，李彦穎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説再次掌管樞密院，李彦穎議論説："張説没一點才幹，去年突然登上樞密院，衆人議論激烈。現在這項任命再次發出，朝廷内外感到震驚。臣恐怕軍隊涣散，人心不服。"没過多久，代理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而進言："士大夫風氣委靡不振，要不就是矯情偏激，應當選擇忠誠實在耿介光明的人任用他們。"升爲太子詹事，見皇上，進言："皇太子任臨安尹已經很久，雖然想要他多經歷民間的事，但也不方便，應當專心講究學問。"後來把向皇上説的話告訴太子，催太子起草奏章辭去

府尹職務，三次推辭纔免去職務。

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多沽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

兼任吏部侍郎，代理尚書兼侍讀。月食并下雨不止，進言："甲申年因雨水過多徵求直言，現在已經十年了，中間并不是没有水旱災害，却没有聽説有徵求直言的詔書，難道是因爲進言的很多是沽名釣譽所以厭倦它嗎？近來欺瞞蒙蔽成爲風氣，侍從、臺諫官都還謹慎沉默，何況其他的人呢？陰戾災害的發生，不見得不是因爲這事。"當時朝臣很多人是由宫中發出的内批直接罷免，李彥穎又進言："臣下有過錯，應當公開斥逐他，使朝廷内外知道他得罪的原因引以爲戒。現在讒言誹謗在暗中進行，罷黜的命令從宫中發出，在朝的人不明原故，恐怕將要使陰邪小人得以囂張，好人垂頭喪氣，不是興盛時代的事啊。"授任吏部尚書。接送金國賀正旦使回來，報告兩淮軍備城堡修築以及裁減迎送時虚耗浪費的事非常全面，皇上嘉獎接納了他的話。

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决。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脱，必誤國。他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説，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户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内，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

十二月，授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任參知政事。金國使臣來到，皇上派王抃告知金國使臣要稍爲變更接受國書的禮節，討論很久不能决定。李彥穎説："必須對於國家體面没有損害而事情可以辦成，纔好，如果像去年張子顏的出使，就不僅是無益處而已。"當時左司諫湯邦彥新近進用，希圖僥幸成事，自告奮勇出使。李彥穎進言説湯邦彥輕佻疏慢，一定誤國。後來，在偏殿見皇帝，皇上又提起這事。李彥穎想進一步解説，皇上臉色變了，宰相趕快拉他退出。於是就派湯邦彥爲申議國信使。而且命令福建建造海船，發動兩淮民兵到合肥進行訓練，而且下詔各部隊整頓作戰裝備，朝廷内外一片騷動。李彥穎再次進言："兩淮各州縣距離合肥，遠的一千多里，近的也有二三百里。命令百姓每家三個男丁出兩個，限期三個月而止，事還没辦成，老百姓就先失業了。"皇上發脾氣説："你想要把邊防全撤光嗎？"李彥穎説："現在没辦法，應該下令讓三百里之内的，每家出一個男丁到合肥，三百里之外的，就近到州縣訓練演習，每天增發糧米，限一個月結束，希望不會過於擾亂。"第二天，又堅持上奏，依從了他。

等到湯邦彥辜負任命回朝，李彥穎議論他的罪過，貶謫到新州。

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

李彥穎在政事堂三年，實際做的是宰相的事，宮中發出的旨意繳回去的很多。宦官用白札稱名造兵器和犒勞部隊，發下聖旨取出左藏、封樁等內庫裏的錢，常常以億萬計。李彥穎寫出一年的經費開支送上去，因而進言："虞允文建立這座倉庫爲了準備邊疆戰事時使用，所以叫做'封樁'，陛下正在着意恢復大計，如果使用得沒有節制，白白開啓以後的隨意花費，失去了封樁的本來意義。"皇上省悟説："你説得對，我錯了。"從此絶對不再支取。

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

從馬上摔下來請假休息，極力請求離職，以資政殿學士爲紹興府知府，勤懇簡約對百姓有恩惠。讓他提舉洞霄宮，後又重任參知政事，但因病弱無力，下拜起身都困難，極力辭官。皇上説："老年人不以身體有力爲有禮，祭祀大禮繁重，特免卿參加。"諫官議論他的兒子毆打别人致死，領宮祠削品秩。起用爲婺州知州，禁止百姓屠殺耕牛，除去下屬各縣税收十三萬三千貫錢。又任紹興府知府，進爲資政殿大學士，再次奉領宮祠，進爲觀文殿學士。

紹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

紹熙元年，退休。在家居住共十年，奉養自己淡泊簡約，每頓飯吃的米衹有幾合。家裏不蓄姬妾，空蕩蕩地每天如此，與州縣官毫不相知。逝世時，享年八十一歲，追贈少保，謚號忠文。

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兒子李沐，慶元年間和當時一批臺諫官排擠趙汝愚，好人被驅逐乾凈，公衆輿論都憎惡他。

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爲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任正字。累積升官至著作佐郎，授爲吏部郎官。言官議論他超越次序，罷官，領宮祠。

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人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創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

起用爲處州知州。上朝覲見，議論量力可以辦到的事有三件：叫做日力，國力，人力，現在全都由於空名而消耗，皇上嘉獎采納。處州百姓因爭論服役的事打官司，范成大替他們創立義務服役法，按照各家的貧富程度交錢置買田地，幫

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叠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助輪到服役的人家，按次序輪流到二十年，人民感到方便了。後來入朝上奏，提到這事，下詔頒布他的辦法到各路。處州有很多山田，梁天監年間有姓詹、姓南的兩位司馬開通濟堰在松陽縣和遂昌縣之間，阻攔溪水四十里，灌溉田地二十萬畝。堰因年代久遠損壞了，范成大訪求原來的遺迹，砌石築堤，設置堤閘四十九處，制定用水規則，上中下游灌溉有次序，人民得到了好處。

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

授任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年間《令》用絹來計算贓物，估計價值輕而判罪很重，范成大上奏："太平年代絹一匹不到一千錢，而估計價值超過一倍。紹興初年每年遞增五分，是錢三千足貫。現在絹實際很貴，應當按現在的實際價值加倍計算。"皇上吃驚地說："這是把人民陷在苛細的法律條文裏呀。"就增加爲四千錢，而刑罰減輕了。

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并載書中，不從。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隆興時再次講和，沒有議定接受國書的禮節，皇上曾經後悔這事。升遷范成大爲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之銜，充任金國祈請國信使。國書衹是求取皇家陵地，表面上是一般的使節。皇上當面告知接受國書的事，范成大請求一起寫進國書裏，不同意。金國迎接的使者傾慕范成大的名望，至於要在衣帽上仿效他。到達燕山，秘密起草奏章，具體講明接受國書的儀式，放在懷裏進殿。首先遞上國書，言辭慷慨激昂，金國君臣正在傾聽，范成大忽然上奏說："兩朝既然是叔侄，可是接受國書的禮節不相稱，臣有奏疏。"把手板插在腰帶上就拿出奏章。金國主大爲吃驚，說："這裏難道是獻書的地方嗎?"左右的人用笏板擊打令他起來，范成大屹然不動，一定要把奏章送到金主手中。然後回到館所，金主派館伴使宣布聖旨取去奏章。范成大在沒有起身的時候，金國朝廷上一片混亂，太子想要殺范成大，越王阻止了他，最後得以保全名節而回朝。

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

授爲中書舍人。起初，皇上寫了崔寔的《政論》賜給輔佐大臣，范成大上奏說："皇上御書《政論》，用意在於整頓法治紀律，振興長期積累的弊病。但近來大理寺量刑，都依次加重一等，這并非用嚴厲達到公平，簡直是殘酷。"皇上稱

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説命竟寢。

許爲有見地的言論。張説授爲簽書樞密院事，范成大值班起草制書，留下詞頭七天不發下去，又上疏進言這事，張説的任命竟然中止。

知静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説，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爲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説。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爲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

爲静江府知府。廣西貧困匱乏，專門倚仗官鹽利潤來維持，漕臣全部收取了去，於是下屬各縣邑都有提高價格和强行攤派的弊病，下詔再度實行鈔鹽法，漕司限制鹽鈔平均派給所管轄的地方，但錢不能按時收到。范成大進入轄境，説："利害有比這個更大的嗎?"就上奏疏説："能減少抑制漕司强行收取的錢數，使郡縣經費寬鬆，那麽强行攤派就可以禁止。"皇上聽從了他。過了幾年，廣州鹽商上書，請求重新允許販鹽，宰相同意他們的方法，撥很多錢幫助施行。很多人認爲不對，交到有關部門商議，最終没有改變范成大的方法。按舊制互市買馬規定以四尺三寸爲限，下詔增加到四寸以上，范成大説互市已經四十年，不應當突然改變。

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閲將兵，外修堡寨，仍講明教閲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路分都監。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栅分戍。奴兒結擾安静寨，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寨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群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言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

授任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上疏説："吐蕃、青羌兩度侵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其凶暴狡詐，看不起中國。臣應當教練檢閲將士，對外修建堡寨，還要講清訓練團結的方法，讓每個人能各自作戰，這三件事没有財力辦不成。"皇上賜給度牒錢四十萬貫。范成大認爲西南各處邊防，黎州是要害地方，增加作戰士兵五千人，上奏設置路分都監。吐蕃侵入的地方各路中占了十分之八，都修築栅欄分别防守。奴兒結騷擾安静寨，發動飛山軍共千人奔馳迎敵，預料他們三天後一定退走，後來果然如此。白水寨守將王文才私下娶蠻女，常引他們進犯邊境，范成大用重賞發文書使蠻人互相懷疑，不久擒獲王文才獻來，就斬了他。蜀地北方邊疆原來有義士三萬人，本來都是民兵，監司、郡守把他們當雜役，都統司又讓他們和正規部隊輪流防守，成大極力説明不可以，下詔遵從原來規定。蜀地有名人士孫松壽年齡六十多，樊漢廣剛五十九歲，都辭官不出仕，范成大表奏他們的氣節，下詔徵召他們，都不出仕，蜀地士大夫從此心歸朝廷。凡是可用的人才，都招致幕府中，任用他們的長處，不拘泥小的缺點，其中特别突出的公開上奏

章推薦，常常在朝廷中嶄露頭角，有的官位做到兩府。

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飢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静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宫。紹熙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

召入朝應對，授爲代理吏部尚書，拜爲參知政事。兩個月後，被言官議論，奉領宫祠。起爲明州知州，奏請罷免海産品的進貢。授任端明殿學士，不久帥守金陵。適逢年成遭旱災，上奏轉撥軍隊儲備米二十萬斛賑濟災民，減免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私下發動叛亂，號稱“静江大將軍”，捕獲并殺了他。因病請求閑職，進爲資政殿學士，再次提舉洞霄宫。紹熙三年，加官大學士。四年逝世。

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録》、《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范成大素來有文學上的聲名，尤其善於作詩。皇上曾命令陳俊卿選擇文學之士執掌内制，陳俊卿用范成大以及張震作爲答覆。自號爲石湖，著有《石湖集》、《攬轡録》、《桂海虞衡集》流傳於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纊，以未雪仇耻爲深恨。王藺犯顔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絶踪，大寶獨從之游，逮斥權奸，了無顧忌。安節拒秦檜，排淵、覿，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吴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奪楊愿恩，褫秦熺秩，誅檜惡於既死，彦穎論事激烈，披露忠藎，直氣亦可尚已。

論曰：劉珙是忠義世家，直到快咽氣，還把没能爲民族報仇雪恨作爲最大的遺憾。王藺冒犯皇帝威嚴忠言直諫，内心剛正痛恨邪惡。正當趙鼎、張浚因被詆毁致罪貶謫遠方，朋友交游絶迹不見，王大寶獨自和他們交往，直至斥責當權的奸佞，毫無顧慮忌諱。金安節拒絶秦檜，排斥龍大淵、曾覿，堅强如同鐵石，傲然獨立没有同黨，死生禍福都不能動摇他的心腸。正當金兵侵犯大散關時，王剛中單人獨騎星夜奔馳，連夜叫起吴璘，一戰擊退敵人。范成大送信到北國朝廷，差一點被殺害，最終也没有玷辱使命。都有古代大臣的高風節烈，是孔子所説的“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那樣的人吧？像黄祖舜那樣奪免楊愿得到的恩惠，剥奪秦熺的官爵，在秦檜死後攻擊他的邪惡，李彦穎論事激昂强烈，竭盡忠心，正直的氣節也是可以崇尚的了。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吴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參加禮部考試得第二名，下詔遵循舊例，沒有參加殿試，賞賜第二人及第。授任紹興府觀察判官。期滿，參加銓選，不按以前的體例謁見皇上。宰相陳俊卿報告了皇上，改爲宣義郎，授任國子博士。

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爲太學國子博士，樞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爲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秘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

恰巧有聖旨職事官不必經過待次，改差遣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接着任太學國子博士，樞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領宫祠，召回朝任太常丞。請求補外，孝宗正在振奮精神全力治國，說："黃洽道德深厚，正要委派他做事。"不允許。臨到覲見時，上奏三件事：籌備戰事不如儲備人才，對士兵應訓練他們的精神意志，軍政大事必須預先做計劃。皇上猛省，黃洽徐徐上奏說："希望誡飭整頓州郡，不要騷動擾亂而引來敵寇，不要輕率怠慢而忽視敵寇。若等敵人擾亂以後再平定，傷害國家根本就太多了。"從秘書郎升遷著作郎。皇上告知詞臣："秘閣是儲備精英人才爲以後做公卿用的，頒發黃洽任官的旨意，可以提及這話。"

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諫爭，朝政有闕，所當盡言。"上亦以爲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宫，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洊歲荒歉之由，必

授任右正言，首先上奏："諫臣不是處理具體事務的官員，職責就是諫諍，朝政有什麼缺點，都是應當透徹指出的。"皇上也認爲他是正人君子，准許他徹底進言不需隱諱。授任侍御史。適逢水旱災害接連不斷，藉祭祀的機會上言："這件事全在於一念之間，陛下早起沉思默想，全部精神都爲了百姓，身體雖然還在大殿，

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閲圖帳户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掊摭細故他愆以累其終身。

心靈已經到了祭所，憂思之情如在身旁，按理上天不應不作回答。年復一年災荒歉收的原因，一定有没能完全符合上天昭示的意思的。"一天特爲下詔説："各路實行救荒政策不够虔誠，派官員巡視安撫。"黄洽急忙上奏："使者一旦派出，地方官吏必須知道敬畏。那常平司一個機構，所擔負的任務是什麼？淮、浙、江東現在已有使者，讓五個使者分五路巡視，還恐怕不能全面瞭解。現在派一個人兼管兩三路，不過看看圖册賬目户口多少，道路遥遠幅員廣袤，哪能處處走到呢？假如專門責成常平司去做，名正言順地履行職責，事情分散了觀察更能精到。"又上奏："藝祖戒於藩鎮勢力過重的失誤，不願使軍事民政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裏。現在讓主持軍事的官員兼管地方，這是把軍事民政權力合而爲一，而且是在邊疆一帶，偏側失誤就更大了。"皇上都嘉獎采納。黄洽所上奏的，從没有因搜集小毛病小差錯而影響人一輩子的事。

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鋭志肆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

授任右諫議大夫。皇上正在意志堅决地擴展武力，黄洽因而委婉諷諫，進言："《頤》卦的大象説：'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還要謹慎節制，何况其他的呢？大凡身體筋力呼吸之間稍有一點過失誤差，都不是養身應該做的。"皇上説："你所説的没有不是仁義忠孝的，可以作爲萬世萬代臣子的法則，我常常思考這些話。"黄洽在經史講席上，進言："宰相代替天子管事，要點在於爲國家收羅人才。君主任命宰相，任用了就不要有懷疑。宰相被尊重就使朝廷有尊嚴，朝廷有尊嚴就使國家安定。宰相選擇人才各任其職，應當盡力出自公心。君子進用就能萬事興旺，萬事興旺就能天下大治。"皇上點頭同意好幾次，纔説："你好像真金美玉，渾厚完全没有缺點，是上天讓你來做我的輔佐吧？"

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托，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强盗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

授任御史中丞，上奏："薦舉時求情懇托，一定競相奔走在宰相執政、臺諫言官的門下，如果宰執、臺諫不替人謀求薦舉，讓士大夫全都嚴格要求自己，從公開道路得到官職，難道不是極好的事。有時如果確切知道他的爲人，公開上奏章推薦，又有什麼不可以。"潭州上奏强盗罪過

具議。洽曰："强盗異他盗，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狶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不够處死而應發配的判罪爲加役流，有聖旨命令具體商議。黄洽説："强盗不像其他的盗賊，因爲他是故意犯罪的。如果衹是服苦役，三年之後，禁錮一打開，横衝直撞四面奔出，善良人遭受禍害，能够説得清嗎？何况服役時一定要除去防備逃跑的刑具，逃走聚集，害處就更大了。"皇上非常同意他的話。

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授任參知政事。皇上説："你常常告誡我要用人，現在你處在任用人才的官位，不可以不盡力。"皇上在商量任免名單時，黄洽竭盡所知没有顧忌隱避，皇上非常高興地説："五十年没有這樣任免過了。"授任知樞密院事。黄洽連續上奏請求離職，准許他，授爲資政殿大學士、隆興府知府。

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宫。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

光宗接受禪位，專門下詔讓他進言國事，黄洽奏："用人是萬世也不會改變的道理，臣從前憑這個向壽皇效忠，現在又告訴陛下。"屢次請求還鄉，不久讓他提舉洞霄宫。當還没有獲得允准時，别人勸他營建府第，黄洽説："我是個書生，蒙恩被提拔到這裏，没有什麽報效國家，就先經營自己嗎？假使我一旦得罪離職，還有先人的破房子可以遮風擋雨，有什麽可擔憂的。"慶元二年退休。

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禄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黄洽常説："在家裏不欺瞞長親，做官時不欺瞞君主，抬頭不欺瞞蒼天，低頭不欺瞞衆人，暗中不欺瞞鬼神，何必要求降福報應呢！"六年七月，逝世，享年七十九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黄洽樸實正直端莊穩重，有大臣的氣度，兩朝都推崇他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汪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年就端凝莊重跟一般孩子不同，五歲就懂得讀書，對偶造句應聲而答出語驚人，認得很多生僻的字。家裏貧窮没有燈油，常常拾柴點火讀書夜以繼日。向别人借書，一過目就不忘記。十歲能寫詩，到郡學游玩，郡學博士開玩笑對他説："韓愈十三歲會寫文章，你比他怎樣？"汪應辰回答説："仲尼弟子三千人談論大道，您也是如此。"

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

不滿二十歲，鄉試考試得第一名，赴禮部考

選。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

試，名次排在前面。當時趙鼎任宰相，延請他到家裏教書，認爲他傑出。紹興五年，進士考試第一名，年齡剛剛十八歲。殿試策問用吏道、民力、兵勢爲題目，汪應辰回答認爲治理的關鍵，應把至誠作爲根本，在於皇帝反求内心而已。皇上看他的答卷，以爲他是個上年紀的成熟的人，等到唱名時，却是個少年書生，帶領覲見的人引他走上前來，皇上非常奇怪。趙鼎離開行列專門表示祝賀。以往進士第一名要賜給御詩，到這次，專門抄寫了《中庸篇》賜給他。原名洋，和姓的用字連起來好像有語病，特別改賜名應辰。皇上想要立即授他館職，趙鼎進言："暫且讓他經歷地方官，培養造就他的才幹。"就授他爲鎮東軍簽判。舊例，殿試第一人没有經過待次的，到這次，任職一年半再回來。中書舍人胡寅擬寫的詔命説："近來接見很多士人，詢問以治國的道理。你年齡不到二十歲，却能推知明瞭帝王親身實踐的根本，没有背離歪曲阿諛世情的姿態。"

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

汪應辰從小被喻樗賞識，進士及第以後，知道張九成有道德才幹，到喻樗那裏詢問，去和張九成交游，學問更有長進。最初任官，趙鼎爲守帥，幕府的事全都咨詢他的意見。年成有些乾旱，派汪應辰到有名的大山祈禱求雨就有回應，越地百姓議論説："這是宰相的雨。"趙鼎説："不對，這是狀元的雨。"

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

召入朝爲秘書省正字。當時秦檜極力主張和議，王倫出使回來説，金人打算把河南土地還給我們。汪應辰上疏，説："和議没有達成協議不值得憂慮，和議達成了，就沿襲安逸放棄軍備纔可怕。不同的意見存在不值得憂慮，不同意見没有了，上下互相欺瞞纔可怕。金人雖然通好講和，邊境上應當各自戒嚴，以防備有其他盜賊。現在正在大赦天下，獎勵將帥，認爲停戰養民從現在開始。就算忘掉了歷年的耻辱，就不想想以後的意外禍患嗎？這是沿襲安逸放棄軍備的可怕之處了。正當朝廷努力排斥各種議論的開頭，嚴重的就流放斥逐，輕些的就罷官黜退，到了有人用一句話迎合的，就越級提拔任用。因此小人窺測到可鑽的縫隙，輕脱急躁的阿諛奉承希圖寵

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

幸，膽子小的緘默無言地充數占位，而忠臣正士則無法使自己立在一群小人之中，這是上下互相欺瞞的可怕之處了。臣希望不要認爲講和就可以無憂無慮，却要想到憂患提前準備，經常好像敵人到來一樣。"奏疏送上去，秦檜特别不高興，就將他外放通判建州，於是請領宫祠而還鄉。住在常山的永年院裹，蓬蒿雜草長滿小路，一間屋子裹空空蕩蕩，稀粥也不能經常吃飽，别人都受不了這種憂愁，他却身在其中從容自在，更加一心從事修身講學。從此共三次主管崇道觀，在他退隱期間，心中的浩然正氣仍然大義凜然不可屈服。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别。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遍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張九成貶謫到邵州，來往的朋友都絶迹了，汪應辰不時通信問候。到張九成的父親去世時，言官還攻擊他，而汪應辰却不遠千里前往吊唁，别人都替他擔心。通判袁州，凡是他判決處理的事情，人們没有異議。剛到任，還有人因爲他是書生而輕視他，後來纔知道長官都趕不上他。丞相趙鼎死在朱崖，運送棺木從郡内經過，汪應辰寫文章祭奠他説："思念公兩度登上相位，都正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一旦貶斥到南方荒野，就成爲生死之别。事情已論定在蓋棺的時候，皇恩特許歸葬家園。"官吏把祭文用火燒了。趙鼎的兒子跟着三個士兵回來，經過衢州，章傑做知州，逢迎秦檜的心意，指斥汪應辰是阿附，是死黨，發符信捉拿審訊，翻遍行囊，搜求祭文没有找到。當時胡寅給秦檜寫信，説這件事不值得追究，事情纔中止。

通判静江府，逾期不得代，乃沿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

通判静江府，超過期限還没人接替，就依例回家看望母親。接着差遣通判廣州。當時秦檜極爲忌恨的人是趙鼎、張浚，趙鼎已經死了而張浚還活着，不能舒心暢意。江西運判張常先注釋了前任帥守張宗元寫給張浚的詩，在朝上言説，因詩裹的言詞牽連逮捕的有幾十家，將要誣衊他們圖謀不法而全部除去。案子已經定了，秦檜死了，汪應辰僥幸獲免。

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

第二年，召爲吏部郎官，遷爲右司。母親年老請求補外，丞相苦苦留他説："正要升職任用，不要這樣。"汪應辰説："母親年紀老了，不能再

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内艱去，廬于墓側。

拖。”就出朝爲婺州知州。州裏歷年積壓欠下的上交租税十三萬貫，朝廷命令提刑和漕司根究治罪，汪應辰説太急迫了就騷擾人民，於是和各縣蠲除陳舊的欠賬，去掉繁碎的雜税，約定交納的期限，堵塞漏洞，全都補足交齊了。不久因母喪離職，在墓旁結廬居住。

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户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滌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

服喪期滿，授爲秘書少監，升遷代理吏部尚書。李顯忠假冒開列安豐軍功賞賜五千多人，汪應辰上奏批駁他。任代理户部侍郎兼侍講。汪應辰一個人承當繁雜事務，節省多餘費用，曾上奏：“皇帝扈從升官三天，而政事堂吏增加食錢一萬多貫；工匠洗滌器皿衹給一百多貫，而堂吏的食錢是六百貫；塑顯仁皇后像，半年還没完成一半的活，而堂吏食錢已支取三萬、銀絹六百匹兩。其他都跟這個差不多。”皇上震驚於費用太多，命令吏部減裁掉。

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閲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

金人背棄盟約，下詔徵求使軍糧和士兵充足的方法，汪應辰上奏説：“陸贄有話説：‘將領用人不當，士兵雖多也不足爲倚靠；失去了權柄的掌握，將領即使有才幹也不能任用。’臣所憂慮的，不在於兵員的不足，而在於軍政的荒廢不治。自從講和以後，將士驕奢淫佚而又懶惰，士兵不檢閲訓練，敵人没到就望風而逃，敵人退去就冒領軍功，不但没有懲罰，有的反而受賞。正當没有戰事的時候，詔書命令還有的不能照辦，一旦有了緊急情況，又有誰能聽從命令而奔赴國家危難。希望聖上決斷，賞善罰惡，讓人人改變思想，聽從皇上命令，然後命令一定能够徹底執行了。”

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暐”，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説。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

三十二年立皇太子，因孝宗名和唐廬江王、晉楚王相同，下詔改爲“暐”，汪應辰認爲和唐昭宗相同，告訴了左丞相陳康伯，於是改成現在用的名。開會商議秀王的封爵，汪應辰定他的稱號叫做“太子本生之親”。議論結果送進去，宫中降詔説：“皇太子的生身父親，可以封爲秀王。”内定禪位以後，準備在傳位的當天降旨大赦，汪應辰進言：“唐太宗接受唐高祖禪讓，第二年正月纔改元。”於是依從他的話。又商議改元“重熙”，汪應辰説契丹國曾用這年號，就改

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

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抑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概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宫，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

爲隆興。一朝的重大典禮，大多由汪應辰決定。

討論太上皇帝的尊號，李燾、陳康伯秘密商議稱爲“光堯壽聖”。等到開會討論時，有人説：“尊號從開元時開始有，停止在元豐時，現在不應當再恢復。何况太上皇看天下社稷好像丢掉一隻破鞋子，難道還考慮這個嗎？”汪應辰主張這説法尤其用力。有人又説：“皇上是尊奉長親，怎能拿元豐時自我謙退來作比方？”於是討論結果寫上名字的人有一半，不寫的有一半。第二天，汪應辰又和金安節等十二個人各自陳述意見，大略是説“光堯”接近“神堯”，“壽聖”是英宗生日，曾經用作寺院名稱。御史周必大也拿這問題詢問，汪應辰回答他的是“堯”怎麽可以“光”。這話有人告訴了德壽宫，高宗在皇上過來看望時，説：“汪應辰一直不喜歡我。”於是有詔旨：尊號的討論，已曾奏報皇帝知道，不接受就完了。金安節等人於是遵從聖旨。

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吴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内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吴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説，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减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爲减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

汪應辰連續請求補外任，於是爲福州知州。不久，升敷文閣待制，推薦朱熹代替自己。在任兩年，適逢朝廷謀求蜀地帥守，於是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成都府知府。上朝辭行，特别下詔令他宣撫曉諭。進入轄境，寫信給宣撫使吴璘，讓他憑撫諭詔書重申嚴明號令。到任後，免除利路百姓輸運軍餉，遷移邊防防守士兵到内地補充軍糧，安排保勝義士恢復産業，收存左藏庫交來的白契二百萬防備意外發生，都上奏施行。有人説蜀地綱運驛馬路程經由梁州、洋州、金州、房州，山路險峻，應當從水路順江而下，下詔令吴璘措辦。執政、大將都主張這個意見，汪應辰和夔州帥守王十朋極力進言不便施行，於是得以中止。夏秋二税和勘合錢，每貫取二十錢，乾道時曾降詔旨减三分之一，有打算增加的，汪應辰和兩路漕臣同時上奏，進言：“勘合錢不按鈔計算，而按貫、石、匹、兩計算，是表面上减少了而實際上增多了。按成都一路計算，每年收入三十萬，現在加上增加的是六十萬，按四路計算，不知增加多少倍。雖然不被貪利的人認爲方便，但百姓受到的恩惠就多了。”

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爲天下

吴璘當時駐扎在蜀地入口武興，精兵是天下

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

第一，他又老又病，汪應辰秘密上奏説關陝大將關係國家的安危，因此應當預先有所準備。於是執政傳下旨意，如果吴璘死了，命令制置使暫時代理他的職責。到吴璘死後，汪應辰就代理宣撫的職責，蜀地平靜無事。

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核四川匿契税，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奸起訟。比户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并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

隨即虞允文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汪應辰援引張浚的先例，請求停辦制司，不允許。總領所發公文委派官員查核四川逃匿的賦税，汪應辰上奏説："這樣做的不便之處有四個，叫做妨害農業荒廢生産，叫做縱容官吏騷擾人民，叫做違背法律妨害禮教，叫做助長奸佞興起訴訟。以前户部已經命令違法者自首，州縣收到逃税也已經不少，那些没有全部交來的，有現行法令管轄，不適合做這樣煩擾的事。"皇上説："議論非常有道理，趕快停止這事。"

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綿、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綿、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

蜀地大旱，下詔詢問救荒的辦法，汪應辰上奏："利州、閬州、綿州、梓州軍馬糧料，按照民力均匀攤派，公家雖然支付買糧的錢，百姓却得不到半價。如果選派官員到年成好的地方收買，可以寬舒民力，衹是没有錢而束手無策，請求撥給度牒。"皇上説："汪應辰治理蜀地很有名聲，而且關心民事像這個樣子。"給度牒四百，永遠作爲買糧的本錢用於賑濟。就發書信給各路漕臣，敦促救荒，而且把綿州、劍州的和糴法告訴他們，整個四川都得到好處。

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盗，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盗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内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

劉珙拜任同知樞密院事，進言説："汪應辰、陳良翰、張栻的學問品行才幹能力，臣都比不上。"之後，得到聖旨召他回朝。邛州的安仁縣當年有饑荒，有人鋌而走險爲盗賊，爲害涉及其他郡，立即寫文書上奏，而且發檄文給茶馬使招安抓捕。一月之間，殺掉其中的爲首者，其餘的都安撫平定。有人把這事告訴虞允文説："汪帥會不會掩蓋盗賊的事不上報呢？"宣撫使司就秘密上奏，派人騙汪應辰説："邛州盗賊的事没敢上奏，不曉得制置使司怎麽樣？"汪應辰把奏章檢出來回答他，虞允文心中慚愧。臨行，代替交納成都一府的激賞絹估數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

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

冬天，入朝覲見，上殿面見皇帝，以敬畏天

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虚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虚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

命愛護人民進言。皇上説："你久在四川，寬解我西面的顧慮憂患，軍政民事消除弊病幾乎乾净，蜀地除去了空頭名額，百姓應當受到實際恩惠。"應辰上奏："空頭名額除去了州縣就寬裕了，還有兩件事，叫做預借，叫做對糴。預借是由於州縣歷年相沿襲，對糴則是用來補足州縣虧空的，百姓納税一石米，就糴買一石米，或半價支付，或不予支付，而且還要多收贏利。陛下近來已捐錢百萬除免預借的弊病，對糴爲害衹有幾個州，希望一同除去，那麽弊病就全部革除没有遺漏了。"

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悦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説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

授任吏部尚書，隨即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議論愛護人民的六件事，朝廷意見不統一，不高興的人很多。一天，陳良祐上朝覲見，皇上告訴他"汪應辰説你在四川常常放誕疏慢"。良祐上奏："臣和汪應辰以前同時隨班上朝，汪應辰請求補外，得到衢州，臣惋惜他離職，一同上奏挽留他。當時邊防正告緊急，臣不知道汪應辰將要爲方便自己作打算。奏章已經遞上，汪應辰因此非常怨恨，就説這樣的話來中傷臣罷了。"皇上説："原來是這樣嗎！"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宫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争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

汪應辰在朝中經常革除弊病，受寵幸的宦官都仇視他。德壽宫中正在砌石池，用水銀使金野鴨、金魚浮在上面。皇上到那裏，高宗指給他看説："水銀正不够用，這是從汪尚書家買來的。"皇上發怒説："汪應辰極力進言我置房舍和百姓争利，却自己販賣水銀嗎？"汪應辰知道了，極力請求離職。恰巧重新頒布發運均輸的旨意，嘆息説："我不能留下了，衹要極力辯駁衆人的錯誤，那麽補外的請求自然能達到。"就極力議論這事有害無益，於是以端明殿學士爲平江府知府。

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閲，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

韓玉遵旨揀選馬匹，經過郡中，汪應辰簡慢對他的禮節。韓玉回來，對皇上誣陷他説："臣所經過的州縣，没有像平江那樣治理得不好的。"皇上很奇怪這話。平江米綱運到，有虧損，事情上報，接連貶官。竭力請求領祠禄，從此居家不出了，在淳熙三年二月死於家中。

應辰接物温遜，遇事特立不回，

汪應辰待人温和謙遜，遇到事情獨立不屈，

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欲，《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流落在五嶺地區十七年。秦檜死了，纔回到朝廷，剛直方正，敢於進言從不迴避。年輕時跟從呂居仁、胡安國交游，張栻、呂祖謙深爲器重他，告訴他達到大道的方法。曾經解釋克服自己的私欲如同用兵戰勝敵人，《易經》講戒除忿怒堵塞欲望，《尚書》説堅决戒斷酒癮，戒除堵塞、堅决戒斷都有戰勝的意義，能够不經常省視檢查嗎？他的精通義理就像這樣。喜歡賢能樂於爲善，出於先天的本性，尤其忠實於兄弟友愛，曾經把祖傳的土地謙讓給他的兄長汪衢，即使没有屋子可住也毫不顧惜。兒子名汪逵，接着進士及第，做官到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

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并置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强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天資聰穎敏悟，每天背誦幾千字。等到長大，有文德，在梅溪招收學生，跟他學習的有上百人。進入太學，負責的官員很驚異他的文章。

秦檜死了，皇上親自處理政務，策問進士，告知考官説："對策裏有陳述朝政切實直率的，都放在上等。"十朋用"權"字作爲回答，大略是説："所謂獨攬大權，并不是想要君主用量器稱取奏章限時必須讀完像秦始皇，處理政務的間隙匆匆傳喚一餐像隋文帝，精明强幹自己做主不依靠宰相像唐德宗，精通官吏職責把斤斤計較當成明察秋毫像唐宣宗，而是想要讓陛下受到以往的教訓而戒備將來，威福的號令完全由皇上自己决定罷了。曾經發布過禁止鋪飾翠羽的命令，而用翠羽做首飾戴的人仍坦然自若，這難道是法令所無法禁止的嗎？還是宫中穿衣服洗了又洗，衣服不長至地的儉樸風格没有表現出來呢？法令最公平的没有比得上選拔人才的，權力最重大的没有比得上科舉考試的。過去幾年權臣的子孫、門客之輩竊取高科，有司把國家權柄當成諂媚權臣的工具，想要獲得人才辦得到嗎？希望陛下端正自身來作爲根本，任用賢能的人作爲輔助，廣泛采納聽取不同意見來得到治國的效果。"共好幾萬字。皇上嘉獎他的經學淹博貫通，議論醇厚端正，於是舉爲第一名。學習的人爭相傳看誦讀他的策文，把他比喻爲古代的晁錯、董仲舒。

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决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爲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

皇上采納他的話，嚴申禁止銷金鋪翠的命令，取出交阯國進貢的翠羽飾物燒掉。下詔說："王十朋是我親自選拔的。"授任紹興府簽判。到任以後，有人因他是書生而輕視他，王十朋裁斷判决像神一樣明察，吏人的奸計無法實行。當時開四科求賢才，帥守王師心稱王十朋一個人兼有四科，單單報上他響應聖旨。召入朝任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在此以前，教授進入講堂坐陪侍的座位，王十朋不同意，皇孫特别加以敬禮而請教授坐在中間。

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内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曷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盗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爲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爲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剥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

金朝將要違背盟約，輪到王十朋覲見，進言："自從建炎時到今天，金國未曾不是内部互相殘殺，但他們一個國主死了一個國主又出來，何曾對中國有利？關鍵在於我們自己準備得怎麽樣。抵禦敵人没有比用人更緊急的了，現在有天性忠義、文武全才可以爲將作相的人，有的善於用兵、士兵樂於聽他任用的可以做大帥的人，但有的棄置閑散，有的老於地方，希望能起用他們，來粉碎敵人的計劃，求得國土的恢復。"大概是指張浚、劉錡。又進言："現在權柄雖然歸還陛下，政令又出自很多部門，這是一個秦檜死了百個秦檜生出來了。楊存中憑三衙身份結交宦官，來盗取大權。漢代的災禍發自弘恭、石顯，王氏和他們勾結始終；唐代的災禍發自北軍，藩鎮和他們内外呼應。現在讓管軍的地位高至三公，利益都進了他們的門，暗地勾結諸將，互相結黨聲援。樞密本來是掌兵權的，排班時甘心站在他們後面。子弟親戚，占據了全部清貴機要部門。臺諫的議論陳述，也婉轉庇護他們，風紀法度單單不用在管軍身上，拿什麽立國！至於清要的資歷加在樊噲一類人頭上；高官頭銜在醫生身上泛濫成災；諸軍的承受官，作威作福隨心所欲，超過唐代的監軍；皇城巡邏的小卒，往來管事，超過周朝的監謗；將帥盤剥下級賄賂長官，和三軍結下怨仇；在路上抓人當兵，和百姓結下仇恨：都不是太平時代的事。"皇上嘉獎接受，約束巡邏士卒，罷免諸軍承受，重新排定樞密、管軍的位次，解除楊存中的兵權，他所説的大致都施行了。秦檜長期阻塞言路，到這時王十朋和

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議論國事，太學生作了《五賢詩》記述這件事。授爲著作郎。

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以爲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説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亟請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悉如其言。

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同時大作，王十朋認爲是陽氣無法戰勝陰氣的驗證，給陳康伯寫信，希望他用《春秋》中談災異的理論向皇上盡力陳述，尊崇陽氣壓抑陰氣，來消解天變。遷任大宗正丞，屢次請領祠禄而還鄉。金人侵犯邊疆，起用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張浚帥守金陵，都和他説的一樣。

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

孝宗接受禪位，起用爲嚴州知州。召見，首先進言："太上皇并不是倦於政事辛勞之時，却把國家大權交給陛下，賢明勝過唐堯、虞舜，陛下應當考慮如何符合太上皇的期望。現在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喜樂與憂慮，人才的進退，朝廷的賞罰，應當像虞舜協助唐堯，堅決實行，來竭力繼承紹述的大道。"拜爲司封郎中，累積升遷爲國子司業。進言："今天在位的人往往不能盡職，應當有所變革。君主有三個重大職責，就是任用賢能、接受諷諫、明確賞罰。"皇上贊賞這句話。授任爲起居舍人，升侍講。當時左右史不任職已經很久，王十朋授任起居郎，胡銓奏四件事，他的話記載在《胡銓傳》。授任侍御史，皇上對胡銓説："近來授任臺官，外面的議論怎麽樣？"胡銓説："都説得到了合適的人。"皇上説："你和王十朋都是我親自選拔的。"

十朋見上英鋭，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仇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

王十朋見皇上英武剛鋭，每次覲見必定陳述恢復的方策。等到將要北伐，上疏説："天子的孝心没有比光耀祖宗、安定國家更大的了。繼承先王已經成功的事業又守得住的，是周朝的成王和康王、漢代的文帝和景帝；接着先世的衰微而能振興的，是商高宗、周宣王；先君有耻辱而洗雪了的，是漢宣帝使單于臣服、唐太宗俘獲頡利；先君有仇恨而報復了的，是夏少康滅掉澆、漢光武帝殺王莽。事迹雖不相同，他們的行孝是一樣的。靖康的災難，自遠古以來没有過，陛下英俊威武，慷慨地立下振興恢復的志向。私下聽説每當面對群臣奏事，就説：'應當和創業的時候一樣。'又説：'應當在馬上治理天下。'又説：'某件事應該等到恢復以後去做。'近來因爲皇上

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奸贓彰聞，亦何顔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奸邪，覰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

召見，說話間提到皇家陵園，聖上面容悲傷，說：‘四十年了。’陛下的心腸真是少康、高宗、宣王、光武的心腸，怎能讓大臣不能遵從符合皇上的心？希望誡飭在官位的人，丢掉附和別人的私心，襄助國家的大計，那麽國家中興就如同日月升起一樣可以期待了。”因而議論史浩的八條罪惡，叫懷私心、誤國家、樹私黨、盜大權、忌直言、蔽賢才、欺君主、罵長官，皇上因此把史浩外放爲紹興府知府。王十朋再次上疏，說：“陛下雖然能像虞舜一樣驅走邪惡，還没能像虞舜一樣把他正名定罪。紹興離行都很近，史浩曾經是那裏的屬官，他的罪狀公開暴露了，還有什麽臉面再見他的屬吏人民。”於是改爲給他領祠禄。史正志和史浩不是一個宗族，却拜史浩爲父親服侍他，王十朋議論史正志傾軋陰險奸詐邪惡，觀望時機謀求進取，應罷黜史正志來端正國家的法則。林安宅來往於史浩、龍大淵門下，盜竊權柄作威作福，到這時假稱有病而請求退休，王十朋一起上奏他們的罪行，全都罷官出朝。

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吊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

張浚出兵收復了靈壁、虹縣，歸附的人數以萬計，又收復宿州。王十朋上奏：“帝王的軍隊以撫慰人民爲主，作戰之前首先進行招降，不成功再用武力攻戰跟上去，請求把這個意思指示張浚。金人將領投降以後，應很快給他們封賞，來鼓勵後來的人。”皇上都嘉獎采納。

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蜂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仇，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内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群議所摇，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

適逢李顯忠、邵宏淵有矛盾，部隊失敗，張浚上奏章自責，主張議和的人趁機提出不同意見。王十朋上疏說：“臣和張浚素不相識，聽說他發誓不跟敵人一同活着，心裏實在傾慕他。從前趁着輪班進見的機會，進言金國必然撕毁盟約，請求任用張浚。陛下繼位，命令他到江、淮監督部隊，現在張浚派將領收復兩個縣，一個月三次報捷，都佩服陛下任用張浚的不容易。等到王師一次失利，放肆的言論蜂起。臣以爲今天的出兵，是爲了祖宗的陵園墓地，是爲給兩位皇帝報仇，是爲二百年我國的領土，是爲安撫中原人民討伐罪惡，不是前朝好大喜功無事生非的人可以相比的。更加應當修整内部，等待時機再發兵。陛下恢復國土的大志已定，肯定不會因一次

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

失敗而被衆人議論所動摇，然而不同意見紛紛出現，張浚已經等待治罪，臣怎可以還擔任風紀法令的官職！請求賜罪流放處死。”因而上言：“臣聽説近來想要派遣龍大淵撫恤宣諭淮南，是不是？”皇上説：“没這回事。”又説：“聽説想要讓楊存中充任御營使。”皇上默不作聲。

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盗出没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

改授爲吏部侍郎，極力辭免，出朝爲饒州知州。饒州傍着湖泊，盗賊出没在那裏，聽説王十朋到了，一個晚上都逃走了。丞相洪适請求原來學校的舊址擴大他的菜園，王十朋説：“是前代聖人居住的地方，王十朋哪敢送人。”調任夔州知州，饒州百姓跑遍各機關請求留下他不成功，甚至弄斷他要經過的橋梁，於是乘車從小路離去。衆人修好斷橋，以“王公”來給它命名。

移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户部責虚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創貢闈，又爲泉建之，尤宏壯。

調任湖州知州，召他覲見，劉珙請求留下他，皇上説：“我難道不瞭解王十朋，衹是湖州受了水災，不是王十朋没有人能够鎮守安撫。”到郡後，户部要求補交虚假的虧欠三十四萬，派官吏拿票據前往辨理，不接受，立即請領祠禄離職。起用爲泉州知州，十朋以前在湖州分俸禄創建貢學，又爲泉州建了一所，更加宏大壯麗。

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官，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概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一共經歷四郡，廣布皇上恩惠，撫慰人民痛苦，士人中有賢才就登門拜訪，用禮節延請他。每月初一、十五在學宫會見學生們，講解經義詢問政治，下級之間有不好的人，反復講説誡飭，使他自己悔過。百姓交納租税讓他們自己稱量，聽説的人互相告訴，拖欠很久的舊税也願意補交。訴訟到了公堂上，用温和的言詞使他們明白道理，有很多人謙退敬聽的。所到的地方人民畫像祭祀他，離職的時候，老老小小牽扯挽留流淚哭泣，出州境送行，感念他的恩德像父母一樣。饒州旱了很久，他一入境雨就來了；湖州長期下雨，他一入境就晴天了。衹要禱告必有回應，他的深厚忠誠不單感動人，也感動了天地鬼神。

東宫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宫，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

立太子，授爲太子詹事，極力辭免，下詔州郡用禮節延請入朝，於是扶病到達朝廷。因脚病不能快走，下詔派人攙扶減少行禮。謁見東宫，太子因爲是他原來的學生，待遇更加優厚。又下詔免於上朝參見，派宦官把詔命和衣裳、金帶送

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熙三年，謚曰忠文。

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内，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顔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

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到他家裏賜給他。病重，連續上奏請求退休，以龍圖閣學士退休，詔命發下而去世，享年六十歲。紹熙三年，謚號爲忠文。

王十朋服事親長盡孝，整個服喪期間不住在内室，對兩個弟弟友愛，郊禮施恩先報上他們的名字，死時兩個兒子却還是普通平民。書室的匾額寫的是“不欺”，常常用諸葛亮、顔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非常敬重他。

兒子王聞詩、王聞禮，都踏實學習能够自立。王聞詩爲光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爲常州知州、江東轉運判官，施政能够遵守家法，人民也懷念他們。

吴芾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

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悦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争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説。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悦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推舉爲進士，考試中榜，遷爲秘書省正字。和秦檜是老朋友，到這時秦檜已經獨攬朝政，吴芾退避好像從不認識他。辦公坐堂列隊進見，一揖而退，秦檜疑心他，微言示意言官議論罷免了他。通判處、婺、越三州。爲處州知州。處州先前苦於丁絹錢太重，吴芾減少丁絹錢，用新增丁口補足缺額。

何溥推薦吴芾的才幹適合任御史，授爲監察御史。當時金人即將撕毁盟約，吴芾勸諫高宗：“專一從事修養德行，痛切地檢討自己的過失，接見群臣，讓他們陳述缺點失誤，以求合於天地，無愧於祖宗，就會人人心悦誠服，上天也會贊助成功了。”皇上肯定他的話。升遷爲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事不利，朝廷大臣争着陳述退避的計劃，吴芾進言：“今天的事，是有進無退，前進是好辦法，後退就没有辦法。”不久金國主完顔亮死了，上奏疏勸皇帝親自征討。車駕到達建康，吴芾請求就留駐下來，用以維係中原人民的期望，高宗采納了他的説法。恰巧有秘密上奏回到東方去的意見，交下侍從官、臺諫官商議，吴芾進言：“現在想要控制映帶襄、漢，牽引轉運於湖、廣，那麽臨安就不如建康方便；經略管理淮甸，響應聯接梁、宋，那麽臨安也不如建康接近。議論者白白取悦一時間跟從皇上想回家的

之謳吟絶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

人,不是爲國家打算。臣恐怕還駕以後,西邊部隊的聲勢援助不及,收復北國的歌吟斷絶希望了。"又説:"去年兩淮各城望風逃散,没有一座城能拒敵堅守的原因,這是秦檜堵塞進言途徑、挫折士大夫志氣的餘毒啊。能够改變這個情况,那麽士風就一天天振興,而面對危難勇於獻身的也就有人了。"

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輿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任婺州知州。孝宗剛剛即位,上朝辭行,陳述裴垍應對唐憲宗的話"進行治理先端正心術",認爲當政的開始,提出政策最大的根本,没有超過這個的。皇上嘉獎采納。到達郡中,鼓勵人民義務服役。金華縣長仙鄉百姓十一户人家,自動按第一第二排列他們的家産,輪流服役,差不多二十年。吴芾用車接來這十一個人,和他們一起宴會,改他們鄉的名字叫做"循理",里的名字叫做"信義",來特别獎勵他們。

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宫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

任紹興府知府。會稽賦税重而折變税尤其重,吴芾因爲先帝塋冢在這裏,上奏免除支移折變税。鑑湖湮廢了很久,正遇上年成遭大饑荒,拿出常平倉米招募災民疏通修治。吴芾離任,豪門大姓貪圖田地,湖面再次湮廢。

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内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宫。

代理刑部侍郎,升遷給事中,改爲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爲臨安府知府。宦官的家奴打傷了酒店跑堂的,吴芾逮捕究辦了他,并示衆於市,權貴豪家都側目而視。執政議論派吴芾出使金國,又授爲吏部侍郎,而且商議派龍大淵爲副使,吴芾説:"這是可以跟他商量辦事的人嗎?"這話被聽到了,得以停止没有去。降官禮部侍郎,極力請求離職,提舉太平興國宫。

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

當時吴芾和陳俊卿都因爲剛强正直被忌恨,不久,俊卿也退位出朝。中書舍人閻安中向孝宗進言説這兩個臣子的離職,不是國家的福分。起用爲太平州知州。造船來代替姑溪上的橋梁。歷陽築城的人服役過久潰散回來,聲稱想要往郡裏來,吴芾把他們招呼到城下,重重犒勞遣散了他們,却秘密逮捕爲首鬧事的關在獄裏。報告朝廷,下詔表揚。任隆興府知府。

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再奉太平

吴芾先後治理六個州郡,各自按照那裏的風俗而或寬鬆或峻烈不同治理,吏人没有藏奸的,

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人民感懷他的恩惠好處。再次奉領太平宫祠，屢次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退休。又過十年去世，享年八十歲。曾經説："看待公家財物應當如同自己的財物，看待公家的事情應當如同自己的事情。與其得罪百姓，寧可得罪上級。"在朝廷上運氣不好，晚年退休賦閑了十四年，自號湖山居士。做文章豪放勁健俊逸整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

陳良翰字邦彦，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虚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吴芾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

陳良翰字邦彦，台州臨海人。很早就成爲孤兒，服事母親很孝順。資質端莊穩重，做文章恢宏博大有氣概。紹興五年進士及第。任温州瑞安縣知縣。民俗號稱强横梗直，官吏治理崇尚嚴厲，陳良翰偏偏安撫人民用寬厚的辦法，催租子不用文件官印，衹公布名稱物品，百姓争着高高興興交來。判决訴訟都能查得實情。有人問用的是什麽手段，陳良翰説："没什麽手段，衹不過出以公心好像空堂上挂鏡子一樣而已。"殿中侍御史吴芾推薦爲檢法官，遷爲監察御史。

孝宗初元，金主褎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争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

孝宗初年，金國主完顔褎新立，請求講和，於是中原的舊人很多請求回來，皇帝問如何對待這些人，陳良翰進言："講和了，又招納歸降的人，都不對。一定要確定自治的方法，而議和或不議和，隨它去好了。"張浚駐軍在淮、泗一帶策劃進攻，而議論的人争着進獻防守長江的計策，陳良翰進言："應當鞏固領地守衛邊防，有專一的委任。現在捨棄淮河防守長江，是放棄土地剥奪便利條件，朝廷過分决斷，使得軍事督府不能够專心管理外面的事，就錯了。"授爲右正言。

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海、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耻，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

金國再次送信來要求得到原來的疆界，陳良翰上言："中原全都是我們原來的國土，何况唐州、鄧州、海州、泗州又是金國違背盟約後用武力奪取的，怎麽能説是原來的疆界而還給他們呢?"湯思退主張派遣低級使臣盧仲賢、李栻，陳良翰進言："盧仲賢輕佻不講廉耻，李栻從北方過來難以信任。"又説："朝廷和都督府的意見不一致，邊疆奏章報上來，都是表面上唯唯諾諾却暗中阻撓破壞。萬一錯過大事的機會，都督府

怎能獨自承擔這個責任?"皇上猛然省悟稱贊。

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

朝廷派遣史正志到建康，和張浚議事意見不合。陳良翰彈劾他，皇上説："史正志也没有罪過。"陳良翰進言："陛下派張浚守衛淮河，那就應主要依靠張浚，一名郎官無足輕重，而且史正志處在朝中，張浚必然要有所動作。"皇上省悟，派遣史正志出朝爲福建轉運使。楊存中任御營使，統率殿前部隊，陳良翰進言："楊存中很久以來就把持軍權，太上皇罷免他回府居住，怎能再次任命他？應當謹慎記取踩到霜花堅冰將至的古訓。"奏疏遞上三次，楊存中就此被罷免。

李杕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决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决，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

李杕不敢渡過淮河，陳良翰上奏罷了他的官。盧仲賢到汴京，就答應了給金人的國土、歲幣然後回來，皇上大怒，把盧仲賢下在獄裏，想要殺掉他，宰相磕頭懇求纔得以赦免。又派遣王之望、龍大淵，陳良翰進言："以前派遣的使節已經辱没了使命，大臣却不追悔從前的過失，没想到秦檜又出現在今天！而且金國要挾我們停止在四郡駐軍歸還給他們，這是不損失一兵一卒，就坐着收取了四千里的要衝險地，决不能允許。假如説歲幣，那麽等得到皇家陵園以後再給，還差不多有個名義。現在商議未定就派王之望前往，恐怕他的辱没使命還不止像盧仲賢那樣，希望先派一個傳話的人去，等到商議定了，再派使臣去也不晚。"下詔讓侍從、臺諫官商議，很多人贊同陳良翰的主張，於是讓胡昉、楊由義作審議官，和敵人去商談四郡土地的事没有取得一致，受辱而回。

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奸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摇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

湯思退還是堅持以前的意見，正言尹穡附和湯思退來動摇都督府。陳良翰任左司諫，上疏説："湯思退奸邪誤國，應當早日罷免，張浚忠誠老練有謀略，不應當因爲小人的話就動摇他。"孝宗説："湯思退以前的議論固然是錯的，但是我喜愛他機警敏捷，希望他有所報效，你就放過他吧。像張魏公這樣的今天誰比得過他，我豈能容許有這樣的想法？就是有這種想法，又難道不和你們商量？這恐怕是進言的人有其他想法，你替我明白告訴他們。"陳良翰叩頭感謝説："陛下説到這些話，天下人太幸運了。宰相即使不是個

黠大痴，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

全能人才，寧可擇取樸實的人，有緊急情況時還可以倚賴。湯思退平庸狡猾，小聰明大糊塗，將來會耽誤國家，況且‘警敏’兩個字，恐怕不是聖明君主預卜用人的法則。”退下來以後，用以上的話告知同事，尹穡臉色大變，第二天也請求進見，於是罷免陳良翰言官的職務。

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

兩淮撤銷防務以後，金人大肆入侵，孝宗方纔深深後悔。太學生好幾百人跪在宮門外，請求召還任用陳良翰、胡銓、王十朋而處死湯思退等人，湯思退從這時纔開始失敗。

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册，官内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趍韓、魏，江、淮搗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

陳良翰任諫官，成恭皇后接受册封，封她父母親屬二十五人做官，陳良翰議論説太多，下詔減少七個人。任建寧府知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官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授任右諫議大夫。陳良翰進言：“用蜀漢的部隊攻打關陝，用荆、襄的部隊奔赴韓、魏，江、淮的部隊攻擊青、徐，這是當前的大政方針。四川已經任命了大臣，而荆、淮還没有委任人，也應當選擇重要的大臣到那裏。”皇上稱贊是好主意。

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顥出境，顥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進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領正式俸禄，負責部門被坐罪受譴責，閤門王抃假稱詔旨派遣不法分子謝顥出國境，謝顥判罪以後，對成閔和王抃不再過問，陳良翰都提出辯駁意見，請求按照法律處刑。於是改官禮部侍郎，不到任，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召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説，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嘆，詔兼侍講。

召爲太子詹事，覲見之後，皇上囑托給他調教護理的責任。一天，召他在選德殿覲見，拿出親手書寫的唐太宗和魏徵談論仁德功利的對話，讓他盡情陳述現在没有做到的事情。陳良翰退下來，上奏疏，大略是説：“仁德是治政的根本，功利是治政的成效，專心從事根本大事那麽成效就自然收到。現在能秉承天意，團結人心，任用賢能，斥退小人，選擇將帥，收集軍事情報，挑選監察人員，長期任用官吏，都是在實行中做得不够的，真能够革除這八個方面的弊病，就能做到仁德没有闕失，功利自然也得到了。”皇上對此嘉賞感嘆，下詔讓他兼任侍講。

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

不久，因病請求退休，授爲敷文閣直學士、

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提舉太平宮。去世，享年六十五歲。光宗登基，特賜謚號獻肅。

杜莘老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是唐朝工部員外郎杜甫的第十三代孫。幼年時，正在禁止蘇家的文章，却獨獨喜歡誦讀學習。紹興年間，進士及第，因雙親年老不去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官梁山軍教授，跟他交游的人很多。

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戾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爲首，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

秦檜死了，魏良臣執掌大權，杜莘老陳述天下的利害大事上奏。魏良臣推薦他，任他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出現在東方，高宗下詔徵求直言，杜莘老上書，議論："彗星是由狠戾之氣產生的，多半是戰爭的徵兆。國家爲了百姓而停止戰爭，但將領驕横士兵怠惰，軍隊號令不嚴。現在趁着天的警戒來整頓人事，思考憂患事先預防，没有比這個更大的。"因而陳述當時弊病十件。當時響應詔旨的人很多，皇上命令選擇那些議論切實精當的施恩來鼓勵他們，後省從杜莘老開始，提升一級，遷爲敕令所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流進見，議論説："金人即將撕毁盟約，應當整頓邊疆防務，不要倚靠他們不來進攻，倚靠的是我們有所準備迎擊他們。"皇上稱贊了好幾遍。

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録。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

南渡以後，典籍流散丢失，很多是有關部門的記載，至於凶禮又避諱而不作記録。顯仁皇后駕崩，議論禮節有疑問，官吏都敬謝不敏，杜莘老按照古書義理裁决制定。大殮的前一天，宰相傳皇帝旨意詢問含玉的制度，杜莘老説："是禮院從前的記録中所没有的，請求按《周禮》典瑞一節鄭玄的《注》制定，就可以。"因而馬上具體上奏，皇上看了説："是個真禮官啊。"等到在安魂祭祠的時候，有人説皇上哀痛過度，想要讓宰相代行儀式。杜莘老説："從古到今没有這樣做的。"立即糾正了他。

遷秘書丞，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强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

遷爲秘書丞，議論江、淮防守備戰，皇上説："你説到這件事，可見憂慮國家大事的深切了。"提升監察御史。遷任殿中侍御史，入宫進見，皇上説："知道你不畏懼强暴，所以有這個任命，從此要重用你了。"陳俊卿解除言官職責

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

以後，極力請求出朝，杜莘老趁着奏事的機會，不慌不忙地說："在經常發生事故的時候，讓陳俊卿這些人在議論思謀的位置上，必定有所補救增益。"皇上認爲正確，陳俊卿於是重被留在朝廷。

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

金朝派遣使臣送來辱慢的書信，傳達欽宗的死訊，要求得到淮、漢土地，指名索要大臣。皇上決策親自征討，杜莘老上疏贊同皇上，并且說："敵人欺騙上天違背盟約，應當用毫不懼怕對待，不要因很小的成敗得失就被不同意見所動搖決心，被阿諛的言辭所迷惑怠惰，那麼人心有所倚仗而且士氣也就振作了。應當不限於早晚，接見大臣、侍從官，謀劃商議國家大事；下令給侍從、臺諫、監察部門和地方官員，立即舉薦可用的人才。"又說："親征有日期了，可是禁衛軍纔有五千多人，疲弱年老的又占一半，甚至有不能穿戴盔甲的，希望即刻引起皇上注意。"事情都付諸實施了。

帶御器械劉炎管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奸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嫚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奸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

帶御器械劉炎管理皇宮裏采購事務，勾結北國商人，從中大肆謀取私利。一天，見到杜莘老，談到朝政，說的話狂妄荒謬，杜莘老報告皇上知道，斥退監嘉州稅收。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先前請求出使金國，等到辱駡的書信送來，聽說金人將要大舉進犯邊境，就大爲害怕，建議說用不着派遣使臣。杜莘老彈劾周麟之"懷着私心欺瞞皇上，逃避責任推辭困難，恐懼害怕到哭泣的地步，大家有'哭死了富鄭公'的嘲諷話"，不久讓他提舉宮觀。奏疏再次遞上去，於是責罰到瑞州。

幸醫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遍畿甸，數十年無敢摇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概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

受寵幸的醫生承宣使王繼先仗着寵愛干犯法律，富貴超過公家，子弟做宮裏的官，居住的府第超越職分，別墅、府庫遍布郊區，幾十年没有敢於動摇他的人，聽到邊疆報警，立即用車裝載大批財寶回吳興作躲避敵人的打算。杜莘老條述他的十條罪狀，皇上說："原先是因爲太后服用他的藥，稍稍給他一點恩惠，没想到小人驕橫成這樣。"杜莘老說："王繼先的罪惡拔頭髮計算都數不過來，臣所上奏的，衹是大致的情况罷了。"皇上站了起來說："有恩惠却没威嚴，有賞賜却

勒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

沒責罰，即使唐堯虞舜也不能治理天下。”下詔發王繼先到福州居住，子孫都被勒停官職。抄沒他的財産成千上萬，下詔賣錢收入宫中激賞庫，專門用來賞賜將士，天下都稱好。

内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

宦官張去爲把御馬院裏西軍二百人頭髮剃光，京城裏的人都奇怪，議論紛紛。杜莘老彈劾治其罪，皇上懷疑他瞭解不够清楚，不高興。杜莘老堅持上奏没完没了，最終罷免張去爲的御馬院官，退休，而杜莘老也以直顯謨閣身份爲遂寧府知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密封退還授官職的文書，改爲司農少卿，不久請求外任，仍然給他遂寧府。

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奸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

起初杜莘老從四川到朝廷，不帶家眷同行。高宗聽説他清静修養獨自居住，很看重他，一天因爲面見的機會，表揚他説：“聽説你出蜀地，就是使用蒲團、紙帳跟僧侣一樣，難以比得上你啊。”不久，就提拔任用。杜莘老在京城做官日子久了，知道公衆言論的表揚批評，營私舞弊的人都瞭解到他們的根本和經過，曾經嘆息説：“臺諫官應當論辯天下頭等大事，假如有所畏懼，姑且進言第二等的事，這是欺騙良心不尊敬他的君主的人啊。”等到承擔了進言的職責，盡心上言無所隱瞞，拿衆人所指點注目的人全都攻擊下臺，聲名在當時很高，京城人提到有骨氣鯁直敢於進言的人必然提及杜殿院。治理州郡，檢查治理成績是各郡中最好的。

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内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孝宗接受禪位，杜莘老進諫三件事，叫做確定國家大政、整頓内部治理、培養立國之本。隨即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論曰：黄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吴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奸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論曰：黄洽誠實厚重有操守，汪應辰學問精粹醇厚，特别值得稱許的是耿直。王十朋、吴芾、陳良翰、杜莘老相繼擔任臺官，逐個指斥奸邪幸進，敢直言没有隱諱，都是服事皇上忠誠又對自己的信念誠篤，足够承擔重大責任的人，可惜没有充分任用他們的才幹。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周執羔　王希吕　陳良祐　李浩　陳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爲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

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挻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

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爲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

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參加殿試，徽宗選拔他爲第二名。授任湖州司士曹事，旋即授任太學博士。

建炎初年，皇帝大駕南渡，從京城奔赴揚州，趕不上，於是跟從隆祐太后到江西，回到會稽覲見。隨即因繼母劉氏卧病，請求回鄉侍奉，調撫州宜黃縣丞。當時四方邊境動蕩不寧，潰敗的士兵互相聚集造反，縣令大爲恐懼，不知如何是好，周執羔把禍福道理告知他們，都停手聽從命令。然後又威脅利誘其黨徒，抓住爲首策劃的人斬首示衆。縣裏人感激他，甚至於爲他畫像立祠。

紹興五年，改官，通判湖州。母親去世服孝，喪服期滿，通判平江府。召爲將作監丞。第二年春天，遷爲太常丞。適逢開始商議建立明堂，朝廷音樂長久廢棄没能排練，下詔太常寺練習它，尋訪收集過去的傳聞，修治檢閲樂工樂器，制度方能完備。累積遷官爲右司員外郎。

八月，提升代理禮部侍郎，充任賀金主生辰使。往年奉命出使的官員可以自己辟舉僚屬，賞賜也很豐厚，願意去的人多半要交錢作爲請求，周執羔纔開始拒絕這樣做。出使回來，兼任代理吏部侍郎。請求在禮部賜給新科進士聞喜宴，聽從了他。戰事發生以後廢止了這一禮節，到這時方纔恢復。同知貢舉。以前慣例，進士參加禮部

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讙嘩，爲減三年以悦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

考試落第，經過十八年可免試舉人，又四次參加禮部考試落第，纔給以特奏名的恩典。秦檜因把科名私自給了他兒子，學子議論喧嘩，給減去三年來取悦大衆。周執羔上言祖宗法規不可亂改，由此違逆秦檜，御史彈劾罷免了他。

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

又過六年，起用爲眉州知州，調任閬州，又改爲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轄地連接不開化的獠族，容易發生事端。有人報告溱、播地的夷人叛亂，那裏的豪門首領請求派兵去征討，周執羔對他説："朝廷任用你爲首長，現在這一帶奔走騷動，責任該誰負？能够盡力就饒了你，一個兵也得不到。"豪門首領害怕，殺叛變人的頭獻來，夷人從此都恐懼屏息。三十年，爲饒州知州，不久授任敷文閣待制。

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説，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爲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

乾道初年，充任婺州，召還朝，提舉佑神觀兼任侍講。首先進獻兩個理論，認爲王道在於正心誠意，立國之本是節約用度愛護人民。二年四月，重任禮部侍郎。孝宗擔憂人才難以瞭解，周執羔説："現在一個小民希圖進用，也能獲得皇帝召見，空口白話互相抬舉，已經成爲風氣，怎能讓這樣的人得逞呢！"皇上説："你説的對。"一天侍候經義講席，自己説"學《易經》懂得術數，臣侍候陛下的日子不多了"，説完就流淚，皇上很難過。就拜爲禮部尚書，升侍讀，堅決推辭，不允許。

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厘正之。執羔用劉羲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温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

方士劉孝榮進言説《統元曆》有了差錯，命令周執羔整理改正它。周執羔用劉羲叟的方法，推定日月交會相食，考查五緯的贏虧伸縮，用來記録天氣朔望冷暖季節，撰寫《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進獻。

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癃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爲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爲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

皇上曾經詢問使財貨豐足的方法，周執羔認爲："損蝕百姓的根本的，没有比戰爭更厲害的了。古代發動部隊十萬人，每天費用一千金。現在簿籍上的數字，是古代的十倍，疲病老弱的占了近半數，不淘汰他們弊病就更深重。"議論説："和糴法本來是供給發動部隊，預防饑饉災荒用的。國家所有的政令，都是不得已纔推行的。假如邊境没有戰事，妨害人民的口糧來專門從事搜刮收取，可以嗎？以往租税有規定數額，每年每

螟大起，無以供常税，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爲朕言者！”即詔從之。

郡增加到一二十萬石糧食。現在各路在大旱缺水之後，蝗蟲成災，連供給平常税收的東西都没有，何况額外收取的東西呢？應當察看每一路一郡一縣豐收歉收的數目，按不同的標準施行，災害過重的蠲免税收也可以。”皇上猛然省悟説：“災禍天變到這樣，竟没有一個人給我説！”立即下詔聽從他。

充安恭皇后菆宫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争，上深知其忠。

充任安恭皇后靈柩按行使，每天和宦官打交道，事情完畢也没有交談一句，宦官也佩服他是謹厚長者，不怨恨他。上奏疏請求離職，皇上對宰相説：“我愛惜他的年高有德，應當用經義講席挽留他。”授爲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皇上説：“就授任龍圖閣好了。”在經義講席兩年，常常勸皇上要分辨忠邪、接納諫諍，皇上深知他的忠誠。

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閩、粤、江西歲饑盗起，執羔陛辭以爲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第二年三月，請求退休，皇上告知他説：“祖宗時，近侍大臣有年齡超過八十還留在朝廷的，你的歲數還不到。”命令退還他的奏章。閏月，再一次提出以前的請求。皇上揣度没法改變他的想法，下詔讓他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賜給茶、藥、御書，恩典禮遇特别豐厚，王公大臣在城外設宴送行，士大夫都以他爲榮。當時閩、粤、江西年成饑饉盗賊發生，周執羔上朝辭行還以此進言，下詔派遣太府丞馬希言出使各路賑濟拯救災民。乾道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周執羔有寬宏大量的風度，在朝廷上做官没有勾結依附。治理地方廉潔寬厚，有奉職守法的循吏風格。手不釋卷，尤其精通《易經》。

王希吕

王希吕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説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吕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宫觀。方説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黄，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吕復以

王希吕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從北方回到南方，做官以後，寓居在嘉興府。乾道五年，進士及第。孝宗獎勵任用西北士人，六年，召見考試，授任秘書省正字。授任右正言。當時張説因爲攀附外戚而被提拔任用，再次授任簽書樞密院事，王希吕和侍御史李衡交替上奏章彈劾他。皇上懷疑他們勾結同黨邀取聲名，責罰到偏遠地區任小官，後來後悔了，改授宫觀官。正當張説被任用時，氣勢顯赫，凡在後省不肯書黄，在學士院不草詔的，都接連被罷黜趕走，而王希吕又挺

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

身承擔怨恨，離京的時候，免去僕從，徒步上路，恬然不認爲後悔。從此正直的名聲遠近都知道了，雖然因此遭到罷黜，也因此被别人瞭解。出朝爲廬州知州。

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吕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

淳熙二年，授任吏部員外郎，隨即授任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選擇守帥，皇上認爲王希吕經過考察有功勞，命令他爲廬州知州兼安撫使。修治城堡防務，安排招集流竄散失人員，兵士百姓都倚賴他。加官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

五年，召爲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

五年，召爲起居郎，授任中書舍人、給事中，轉爲兵部尚書，改爲吏部尚書。請求離職，於是授爲端明殿學士、紹興府知府。不久因進言的人彈劾失掉官職，處之泰然。

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吕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吕覽之，喜其不阿，薦之。

治理地方許多廢弛的事情都興辦起來，尤其敬重禮遇有學問的正人君子。生性剛直强勁，遇到利害衝突没有迴避庇護的想法，衹照着正確的辦。曾經論及寵幸者的弄權，話説得非常懇切深刻，皇上改變臉色打算起身，王希吕拉住皇袍説："不但是臣能説到這些，侍從、臺諫官也都有成文奏章交來了。"任江西轉運副使，曾作《拳石記》給屬官們看，一個幕僚拿起筆就塗改了幾個字，滿座的人都驚駭怪愕，王希吕看了，高興他不阿諛奉承，推薦了他。

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家。

做官廉潔，以至於没有房子住，從紹興回來，有在那裏終老的打算，但仍然寓居在和尚廟裏。皇上聽説這事，賜錢給他造屋。後因疾病死在家裏。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户，未上，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録、樞密院編修官。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十九歲時，參加鄉試，隔一年進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及第。調爲興國軍司户，没有報上去，有人把他推薦到朝廷，召授爲太學録、樞密院編修官。中丞汪澈推薦他，授爲監察御史，累積遷官爲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朝爲福建路轉運副使。父喪守孝，喪服期滿，乾道三年，授任起居舍人兼代理中書舍人，遷爲起居郎。不久授任左司諫。

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内帑以紓細

首先進言紙幣的弊病，希望捐獻宫内府庫財

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内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户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爲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争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换舊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萬之數。

上鋭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

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托肺腑之親，爲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托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敕，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悛，以義斷恩。"

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埸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

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詢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拿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

物來解救老百姓的急難。皇上説："我蓄積錢財有什麽用，能散發就可以。"慷慨地拿出宫内府庫的白銀幾萬兩收换紙幣，收繳銅版不再印製，兵士百姓安定平服。不多久，户部請求被批准，改印五百萬。又上奏："陛下的號令在前面，尚不能維持半年之久，用這樣號令民衆，誰能相信呢？難道説不印紙幣五百萬，就没法立國了嗎？"後來又打算印製紙幣二千萬，屢次諫諍没有成功，於是請求用五百萬换取舊紙幣，等通行以後逐漸收取，經常讓它不超過千萬的數目。

皇上專心一意謀求國家大治，用唐太宗比擬自己，陳良祐進言："太宗的《貞觀政要》希望皇上仔細閲讀，選擇好的仿效，知道錯的加以警戒，讓臣子成爲好臣子，不要成爲盡忠言的臣子。"皇上説："你也應當用魏徵來勉勵自己。"

又進言："陛下身體力行節儉，不經商求利。但有的人藉着是心腹親戚，做市井商販的行爲；憑着公侯的尊貴，謀商賈的財利。霸占田地，强占山水，更有甚者派遣舟船，招徠外商，買賣寶物，浪費金錢。有的假托德壽宫，有的假托后妃的名義，犯法違令，一心求利没有滿足，不是用來維護法律綱紀，保全皇親國戚的辦法。希望嚴申戒令，如果能改正錯誤，富貴可以保住，如果不作悔改，要服從大義斷絶恩情。"

當時左丞相喪父守孝，下詔起復，陳良祐進言："起復不是正常禮節，現在没有邊疆戰事，應當讓他服滿喪禮。"於是停止。遷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任爲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爲吏部侍郎，隨即授任尚書。

當時討論派遣一般的使節要求歸還土地，陳良祐上奏："陛下恢復的志向從没有忘記，然而意見可貴的是衆人一致，不能不仔細察核；廣泛的咨詢仍歸結於獨自下決斷，不能不詳細瞭解。本來是有采取衆人意見而興旺的，也有因采取衆人意見而敗亡的；本來是有因獨自決斷而成功的，也有因獨自決斷而失敗的。現在派遣使節，就是開啓戰争的開端，萬一敵人騎兵衝犯邊境，就使民力困頓在運輸供給，州郡疲憊在調動發放，兵連禍結，没有結束之日。將帥平庸鄙陋，

自潰，瓜洲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内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宫，猶爲有辭。内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

大部分都缺乏遠見卓識，面對君王就説以死報效，面臨戰陣就各求保命。就像符離之戰，没打就自行潰散，瓜洲遇敵，望見敵兵就驚怕奔逃，誰是可靠的人？這是臣不敢保證完全做得到的原因。況且當今請求土地，想要得到河南，前幾年曾經歸還到我國版圖，没轉脚跟就又失掉了；假如他們不允許，白白費力來往，假若他們答應我們，一定會要求很多錢財。經營没有固定，根本内部空虛，又將隨時被敵人奪去了。從前四個郡得到也有多次，還不能保住，現在又無緣無故去求取被侵占的土地，陛下揣度能够靠空喊得到嗎？何況衹是求取陵墓，地在他們國中，從前也議論及此，看他們的回信，簡直是在戲弄我們。就憑這兩件事，都是尋求争吵的開端。必定要派遣使臣的話，就説請求欽宗的靈柩，還算是有話可説。自己的事還看不過來，哪有工夫干預外事？近的人尚未安撫，怎能平定遠方的人？”

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奏章進宫，違逆聖意，貶到瑞州居住，不久移住信州。九年，許可自己任意。淳熙四年，起用爲徽州知州，隨即授爲敷文閣待制、建寧府知府，去世。

李浩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户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内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禄寺丞。

李浩字德遠，他的祖先住在建昌，遷居臨川。李浩很早就因文章知名。紹興十二年，進士及第。當時秦熺仗恃是宰相的兒子就排在衆多士人的第一名，同年考中的都拜見他，有人拉李浩一起去，毅然不去。調任饒州司户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父母接連去世守孝，繼而調任金州教授，改爲太常寺主簿，隨即兼任光禄寺丞。

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

輪流覲見，首先陳述《無逸》篇的告誡，而且進言：“宫中值宿警衛的大將楊存中恩寵太特殊了，對他太過分，不是他的福氣。”皇上省悟，隨即命他回自己府第。自從秦檜掌權，阻塞進言之路，等到皇上總攬大權，激發揚勵忠貞之士，這個習慣還保存着，朝廷上臣子很多還保持緘默。到這時命令百官輪班進見，李浩和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方纔接連上言國事，聽到的人都振作起來。

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

李浩不安心在朝廷，請求祠禄，主管台州

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爲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逾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

崇道觀而還鄉。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還。當時張浚在江、淮都督軍隊，宰相多半都壓制他，李浩引用仁宗任用韓琦、范仲淹下詔給章得象的舊事，請求誡敕告知大臣讓他們同心協力。兼代理吏部郎官。李浩甚爲湯思退所看重，御史尹穡想要援引他來共同排擠張浚，因而推薦李浩。等到進見時，就明確表示不同意見，兩個人都不高興。過了一年，纔授任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

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册，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幾，宰相召爲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

在王府做了很多有益的事，而且藉論事談到當前的政治，寫在册子上，希望皇上也許能看見，恭王平時也愛戴敬重他。以後外補任官，好幾年纔回來，恭王高興地說："李直講來了。"不久，宰相召見爲郎官的四個人，將要提拔任用他們，特别關注李浩。李浩緘默没有一句話，同學的人都升官了，衹有李浩像原來一樣。

逾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并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栗。上不以爲忤，執事者深忌之。

過了一年，浙江水災，下詔郎官、館職以上臣子陳述當前政治的失誤，李浩説皇上憂慮勞累像這個樣子，現在怎能不説話，就上奏疏指斥議論皇帝身邊的大臣，連帶論及宰相執政衹知遵命行事，臺諫官經常逢迎附和，衆多執事人員顧慮畏縮。翻來覆去寫了好幾千字，竭盡所知，看見的人都嚇得打哆嗦。皇上不認爲是觸犯，掌權的人十分忌恨他。

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爲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爲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

請求補外，得到台州。州裏有被選中充任禁軍的五百個人，訓練官貪婪殘暴不得人心，不法分子因而謀劃發動叛亂，突然間在庭院裏掏出刀子來，李浩對他們説："你們打算造反嗎？請先殺了我吧。"衆人害怕説："不敢。"就慢慢查找出領頭的四個人刺配了他們，後來平安無事。授任直秘閣。沿海一帶很久以來就有强盜，很久都抓不到，李浩招募他們的黨羽，捆綁自己請求贖罪，就抓到了爲首的人。

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爲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爲郡，獲罪豪民，爲其所誣，

鄉里大户鄭憲用資財交結服事有權勢的人家，貪污中飽幹壞事，事情被發覺，被捕帶上刑具，死在獄裏，抄光了他的家，遷移他的妻子兒女。有權勢的人教唆他家上告訴冤，而且用買妾的事誣陷李浩，言官因此排擠他。奏疏剛遞上去，代理參知政事劉珙越級上奏説："李浩做地

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强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没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方官，得罪了大户，被他們誣陷，臣查考事情的頭尾很清楚。”皇上看着他説：“地方官不畏强暴，難道是容易的嗎?”而且問奏章在哪裏，劉珙從袖子裏拿出來，於是留在宫裏不發下處理意見。大理寺還在觀察動向，還想要交還没收的財産，皇上在後面批示説：“台州的處理非常公允恰當，鄭憲的家産，永遠不發還，流放處分和原來一樣。”李浩纔獲得平安。

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尅官錢，户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竟。户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争曰：“非但惠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

第二年，授任司農少卿。當時朝廷和糴租米八萬，主管這事的人賤價購買潮濕的壞米，隱瞞剋扣公家的錢，户部不敢質問。李浩上報揭發裏面的勾當，交給有關部門追究。户部打算根據現成的數字查核，大理寺附和這意見，李浩争論説：“不但是施恩給壞人，而且虧欠部隊的糧食。”皇上肯定他的意見。適逢大理寺上奏結束其他案件，皇上回頭對輔佐大臣説：“大理寺的官員應當要讓剛强正直像李浩這樣的人去做。”不久大理寺卿的位置空缺，又説：“没有人能代替李浩。”於是授任他爲大理寺卿。

時上英明，有大有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静，以俟敵釁。”上悉嘉納。

這時的皇上英傑明識，有大作爲的志向，朝廷諸臣不能奉命施行，拖延怠慢得過且過，因循守舊逃避責任。李浩以前在司農寺，曾經藉面見皇帝時，陳述經營治理兩淮的方策，到這時任金使臣的接伴使回來，上奏説：“臣親眼看見兩淮可以耕種的田畝，全都成爲荒廢的土地，心裏經常很難過。規劃經營屯田，可用來作爲恢復國家的基礎。”又上言：“近來籌措安置邊防事務很是忙迫，希望誡飭將士官吏嚴守防禦，不要謀求小利和眼前的成功。每天和大臣整修設備，團結人心，慎重固守安穩鎮静，來等待敵人的挑釁。”皇上全都稱贊采納。

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訹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静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

宰相商議派遣一般性使臣，李浩和他争辯不可以，至於用官職來引誘他，李浩憤怒，用語言觸犯他，而且極力請求外任。以直寶文閣爲静江府知府兼廣西安撫使。有個尚書郎入宫進見，談到選擇守帥的事，皇上説：“譬如説廣西，我已經有李浩了。”又告知大臣説：“李浩營田的意見很可以實行。”大臣竟無答應的人。

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

李浩到達任職的地方，以前原有靈渠可通航

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水柵，聽太府約束。

漕運和灌溉，年深月久無人修治，命令疏浚開通它，人民倚靠它甚爲便利。邕管隸屬的安平州，那裏的首領憑仗險阻，陰謀聚集部隊成爲邊疆禍患，李浩派遣一名使者明示他們禍福利害，而且允許他們改過自新，當天就磕頭謝罪，焚燒撤掉水柵，聽從太府長官的約束。

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趣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强狠之資，挾奸諛之志，置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

治理廣西兩年，召還朝，入宫覲見，談論當前風氣中不好的八個方面，他説道："陛下所要求的是規戒諷諫，但臣下却專門從事逢迎投合；所貴重的是堅守己見，但臣下却專門從事順從；所珍惜的是名器權力，但僥幸進用的途徑却没有阻塞；所看重的是廉耻，但追隨阿附的門户還開着；儒家理論可以推行，但仍有陰險邪惡的小人；民情應當全部瞭解，但還有被蒙蔽的弊病；期待臣子具有氣節，但偷安怠惰的人依然能够苟且容身；要求吏治收取實際成效，但放縱散漫的人還能推銷自己。"皇上問放縱散漫的人是誰，李浩具體地用實際情況作回答。第二天，對宰相説："李浩正直誠信。"就授任代理吏部侍郎。當時政府中有仗着恩寵竊取大權的人，黨羽不止一人，自從李浩入朝，已經側目而視，而且想要用甜言蜜語引誘他。李浩獨立端正無所倚傍，拒絶不受。到這時互相謀劃唆使諫議大夫姚憲議論李浩用强悍凶狠的本質，懷着奸邪阿諛的目的，放在近臣之列，就會顛倒黑白。没到正式謝恩就罷免了。

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宫。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爲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逾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宫，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撰。

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宫。第二年夏天，夔路缺乏守帥，任命李浩爲秘閣修撰來榮耀他上路。夔路有個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州叫思州，世襲爲首長的是田氏，和他的侄子不和，將要發兵互相攻打，李浩起草了公文派官吏進行勸解，兩人感動悔悟，歃血結盟，完全拋棄了以前的怨恨，邊境上得以安寧。過了一年，因病請求祠禄，提舉玉隆萬壽宫，任命還没到，在淳熙三年九月逝世，享年六十一歲。各部門上奏李浩是盡力勞累因公而死的，下詔特贈集英殿修撰。

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

李浩生性質樸直率，涵育修養渾厚，不因利害動摇他的意志。年輕時努力學習做文章，到成年後更加深入研討理學精義。在朝廷上慷慨地把

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禄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時政大事作爲自己的責任，忠誠憂憤激昂揚烈，進言切中當時弊病，因此而被衆人忌恨。平時不曾給人好話好臉色，不瞭解的人認爲他很傲慢，有人暗中在皇上面前説他的壞話，皇上説："這人没有别的，在我面前也是這樣，不是故作傲慢的人。"小人害怕他，用禄位財利引誘他，臉色端重不肯回頭一顧。謀害他的人没有空子不鑽到，衹依賴皇上明察他的内心，從頭至尾保全他。任地方官尤其廉潔，從海右回來，不携帶南海的一件東西。一生食用都和當普通人的時候一樣，風格一貫高邁，别人不敢因私利請求他。

陳橐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黄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進入太學有名聲，政和時以上舍生登第，在寧州做教授。因母親年老改任台州士曹，判斷案子公平允當。輪换代理天台、臨海、黄巖三縣，改任越州新昌縣令，都因平易近人而被稱揚。

吕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

吕頤浩打算援引他爲御史，邀他先見一面，陳橐説："宰相用人，還要讓他先獻出自己嗎？"辭謝不去。趙鼎、李光交相推薦他的才能。紹興二年五月，召見，改官。六月，授任監察御史，議論事情不合皇帝的心意。八月，下詔因治理地方有成績，授任江西運判。瑞昌縣令倚仗權勢接受賄賂，陳橐首先彈劾罷免他。一年時間，所察考的官以十論數，甚至有聽到他要來的風聲就自己解除職務的。

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

由於母親年邁，請求回家奉養，下詔陳橐善於治理，改爲台州知州。台州有五個縣，陳橐曾經攝理過其中的三個，百姓懷念他的恩惠慈愛，越過轄境歡迎，没幾個月就號稱大治。母親去世，境内百姓到街上痛哭，互相引領到達皇帝行在的有一千多人，請求起復陳橐。下詔陳橐清廉謹慎不擾人民，治理情况卓有成效，命令所在的州賜錢三十萬。陳橐極力推辭，皇上對身邊的大臣説："陳橐有古代奉職守法官吏的遺風。"服喪期滿，以司勳郎中召他入朝。

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

累積遷官爲代理刑部侍郎。當時秦檜極力主張和議，陳橐上疏説："金人多狡詐，講和不可以信賴。况且兩位聖主遠在沙漠，百姓爲之肝腦

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

塗地，天下人都痛心疾首。現在上天的意志有所回改，軍隊力量逐漸聚集，應當乘時機清掃天下，來洗雪國家耻辱；否則也應當約束部隊嚴加防備，瞭解形勢而後發動。抛棄這個不做，而加快講和，用什麼來維係中原人民的期望。”

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决，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奸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説，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决意恢復之圖，勿徇私曲之説，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勛，則梓宫、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

此後金人提出很多要求，商議很久不能决定，將要再次派遣使節，陳橐又進言：“金人總是用講和來要挾以求兜售他們的奸計。議論的人因爲他們廢掉劉豫又交還河南土地，就説他們有意講和，我認爲不是這樣。而且金國當初立劉豫，恐怕是想要給自己做個保護屏障，使他向南方窺測。劉豫每次進犯朝廷，全都失敗逃回，金國知道他不能够倚靠，跟着就廢掉他，難道是爲我們嗎？河南的土地想要交付給旁人，旁人就一定會拿劉豫作爲鑒戒，所以捨棄了交給我國。往年金人國書曾説歲幣多少聽從我們裁定，還没有過一年，就出爾反爾像這個樣子。而且割讓土地彼此議和，就各自守住自己的疆域就可以了，而同州的橋梁，到現在還存在。金國不是能够憑道義交往和誠信交結的，恐怕他們藉着和好的説法，放出荒謬浮誇的言辭，暗藏禍心，發動事變在我們不防備的時候。希望深深借鑒以前的教訓，也要嚴密作戰防守的準備，讓人人激昂振作，經常好像敵寇即將來到一樣。假如他們前來講和，那麽我國的整頓軍備并不妨礙立國的常態。如果不是這樣，决心實現恢復國土的宏圖，不因循私心委曲的言論，天意允同協助，人心如響應聲，一舉而成就大功，那麽先帝靈柩、太后都可以回朝，祖宗的國土也可以收復了。”秦檜怨恨他。陳橐就極力請求出朝。不久，金人果然背叛盟約。

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悦服。

授任徽猷閣待制、潁昌府知府。當時河南新的疆土剛剛恢復，没有敢於前去的人，陳橐當天就上路了。到達壽春時潁昌已經失守。改爲處州知州，又改爲廣州知州。起兵以後，廣東盜賊没有一年安寧過，十年之中换九個地方官。陳橐完全革除腐敗政治，用恩惠作爲先導。留任三年，百姓夷族心悦誠服。

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

當初，朝廷遷移韓京一支部隊駐扎循州，恰

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槖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槖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仕。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

好碰上郴州賊寇駱科進犯廣西，下詔派韓京征討他們。陳槖上奏：“廣東連年受困於盜賊，自從韓京轉移來駐扎，敵人稍微知道警畏。現在全軍開赴廣西，廣東就危險了。”秦檜認爲陳槖爲韓京留退路，判罪滯留事機，降官。屢次上奏章請求退休，改爲婺州知州，仍請求不止，於是退休。又過十二年，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槖博學剛介，不事産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陳槖學問廣博剛直耿介，不蓄積田産家業，先人留下的田産房屋，都推讓給兄弟。在廣州多年，四方聘問的錢帛一個都不進入自己家。辭去職務回到剡中以後，借住在僧廟裏，每天買米做飯吃，處之泰然自若。王十朋作《風土賦》，評論近年會稽的人物，説“杜祁公後有陳德應”。

胡沂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親胡宗伋，號稱醇儒，能堅守所學的儒道，不追逐時尚愛好。胡沂聰穎卓異，六歲就把《五經》都誦讀完畢，不忘記一個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及第，埋没在州縣幾乎三十年，到二十八年，纔入朝任正字。遷爲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爲右司，因守孝離職，服喪期滿回到朝廷。孝宗接受禪位，授爲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隨即提升爲殿中侍御史。

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給，省餉饋。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

有旨意讓侍從、臺諫官逐條具體上奏當今的時政要務，胡沂進言：“守備防禦的有利方面，没有比得上命令沿邊防屯兵種田的。前年淮地人民逃走遷移，没能恢復原有産業，中原回歸朝廷，不知如何處理。使他們去耕種，可以豐足給養，節約部隊糧餉。東方的行動剛剛開始，而且顧慮敵人乘機騷擾，應當聚集部隊在險要的地方防守。”下詔按他的話做。

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黷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

御史中丞辛次膺議論殿前都指揮使成閔貪污財貨不愛護士兵的罪過，下詔罷免他殿前司的職務，給他祠禄。胡沂再進言他二十條罪過，於是罷黜太尉官階，婺州居住。

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

胡沂又上言：“武將規定十等的名目，命令他們舉薦，施行這方法在選擇將帥的一時是可以的，施行這方法作爲在平素培養將士就不够了。

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榷酤、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

設立武舉，興辦武學，用拉弓騎馬考核他們，又用軍法韜略的文章、帶兵作戰的方策考查他們，是爲了將來要有所用的地方。除去高等的第一第二名，其餘的都由吏部授官管理專賣、徵收商税，結果是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希望下詔給大臣詳細討論，給中舉的人劃定級別，分别派送到邊防將領麾下聽候差遣，就會人人希望奮發上進，就合於皇上的要求了。”聽從了他。

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覿不屏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當時龍大淵、曾覿因與皇上在藩邸時的舊恩授任知閤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還任命官職的詔書。胡沂議論他們弄權招攬士人，請求摒棄疏遠他們，没有被聽從，而諫官劉度被判罪違抗命令降官。胡沂連續上奏章，更加懇切，説：“龍大淵、曾覿不除去，怎能知道没有柳宗元、劉禹錫那樣的人屈節來跟從他們的。”希圖進用的人忌恨他的話，共同排擠他，胡沂也因爲進言不聽而請求離職，於是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元年冬，召爲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

乾道元年冬天，召入朝爲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不久兼侍講，進升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宫應對，議論下命令應當謹慎的是制定命令之初，皇上説：“三代盛世的時候是這樣。你的職責是繳還駁斥，事情是理所當然，不要説是拂逆了君王宰相就不説話。”授任吏部侍郎兼代理尚書。

沂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閲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

胡沂上奏：“七司法規自從紹興十三年編纂修定成書，將近十二年了，年深月久，不是没有互相矛盾之處。希望下令敕令所官員討論每章大義，這一條可不可以實行，那一條該不該删除，把現行法律和該革除的條款編輯成一部書，頒發到朝廷内外，希望能够止息官吏的奸惡。”下詔實行他的意見。不久因眼疾請領祠禄。

六年，出爲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并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

六年，出朝爲徽猷閣待制、處州知州。又因病領宫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八年，以待制授爲太子詹事，隨即又拜爲給事中，進爲禮部尚書并兼任太子詹事，又改爲侍讀。皇上對胡沂很看重，有重用他的意思，可是胡沂本性恬淡退讓，不依傍附和别人，屢次請求離職。

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宫。

虞允文掌權，迎合旨意提出方策恢復中原，胡沂極力論述金人没有破綻，而我國的各個將領没有見到有可以擔當這個重任的，幾次阻擋他的意見。於是以龍圖閣學士身份仍舊提舉太平興國宫。

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爲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淳熙元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當他病重時，還面容端莊戴上冠帽没有一點怠惰，這是他做學問纔達到這樣。謚號獻肅。

唐文若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群，爲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宫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悦，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産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户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争之，賦迄不增。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親唐庚事見《文苑傳》。唐文若年輕時英風豪邁不一般，做文章豪放剛健。進士及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舉薦他代替自己，下詔令他到行在所，到了以後，勾濤已經出朝，不能朝見。唐文若在宫門上書，大略是説："從前漢高祖辱慢儒士，商山四皓離開他，西方邊邑就少了廉潔知理的人；光武帝禮賢下士，嚴光和他爲友，東方都會就多了有氣節道義之士。陛下委屈萬乘的尊嚴，留駐在東南一隅，兩宫將要歸來，五路剛剛收復，正該千金買朽骨，仿效怒氣之蛙，招徠豪傑之士，和他們共同治理，難道就吝惜這片刻時間的召見嗎?"書信遞進去，第二天在偏殿召見，高宗非常喜悦，頒特旨改秩任官，通判洋州。洋州西鄉縣出産茶葉，連接山陵峽谷八百多里，山高路險，賦税不能全部收上來。使者韓球將要增加賦税來討好上司，園户逃避苛刻的搜刮而輾轉遷移，災荒飢餓相逼，唐文若極力争論這事，賦税最後没有增加。

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税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

再次通判遂寧府。適逢大水，百姓很多都被淹死，唐文若到城墻上，拿出府庫中的錢招募善游水的人，救活的人很多。又極力向朝廷請求，除免兩萬一千頃地的田租，免去二十餘處的場務税，修築長堤阻攔水勢，從此没有過水災。

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禄丞召，改秘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

秦檜死了，皇上向魏良臣咨詢蜀地賢士，拿唐文若作爲回答。二十六年，用光禄丞的官召他，改爲秘書郎，做《文思箴》進獻，大略是説："啊赫赫威嚴我皇聖上，戰争如今已經暫停。戰争休止又怎麽樣，重要莫如整隊練兵。身處安逸思慮危險，國家纔能保障安寧。整頓我們行伍

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强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

軍隊，文王事業從此振興。載歌載舞干戚旄羽，大舜仁德因此成功。向戌從前息兵罷戰，《春秋》史上受到戒懲。蕭俛曾經主張削兵，災禍戰亂從此發生。即使士兵已經衆多，即使軍隊已經强盛。假如没有紀律管束，仍然叫做無人可用。戰爭不是殘害人民，要用戰爭制止戰爭。”共一千五百多字。自從秦檜主張講和，朝廷裏很多人都避諱談論戰爭，所以唐文若用這個諷諫。

遷起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譏己，劾文若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爲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

遷爲起居郎。勸諫皇上收録任用西北地區的人才來鞏固國家基礎，皇上十分贊同采納他的意見。將要任命他起草制書，當時有替宣和時執政官請求恩典的，被司諫凌哲彈劾，唐文若喜歡他的直率，作《禾黍詩》來贊美他。侍御史周方崇認爲是譏刺自己，彈劾唐文若狂妄放誕，出朝爲邵州知州。皇上幾次向近臣談論唐文若没有罪過，可以改任近地州郡。

知饒州，興學宫，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糶常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令。餘干嘗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爲宗正少卿。

爲饒州知州，興建學宫，減免田租的額外收取部分兩萬石，又請求每年賣常平義倉的儲糧十分之三給百姓使市價平穩，農民商人都獲利潤，而糧食也不腐爛，於是將這方法寫成法令。餘干曾經有厲害强盗，巡尉官都不能制伏，唐文若派遣親兵抓來殺掉他。加官直敷文閣，調任温州知州。三十一年，召還任宗正少卿。

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

金人侵犯邊疆，唐文若請求覲見，首先提出派大臣節制統率長江防務的建議。皇上告知大臣説唐文若和虞允文、杜莘老、馬騏的才能都可以任用，又授任起居郎。當時諸將北上出兵，捷報每天都聽得到，朝廷上下都習以爲常，衹有唐文若很擔憂這事，畫圖奏上南朝時的宋國元嘉時北伐的舊事。皇上傳諭説唐文若對於創業時所經歷的艱難困苦以及敵人情况變化非常瞭解。唐文若回答説：“希望陛下仔細審察天下大形勢，發揚長處迴避短處，不要沿襲前代人的軌迹車轍，就太好了。”

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没。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列奏上

不久，各路部隊退守，金主親自統率大軍，在歷陽包圍大將王權，王權逃跑，淮南土地全部失去。下詔百官上朝商議，唐文若籌劃了三種方案，一是請皇上親自征討，二是請派大臣慰勞部隊，三是請求起用張浚。工部侍郎許尹贊同他的

之，不報。

話，於是大家列名上奏他的意見，沒有答覆。

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愨，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爲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

唐文若旋即進見，皇上問道："今天計策怎樣決定，你熟悉張浚嗎?"唐文若說："張浚堅守正道篤信儒學，天下人寄予期望，現已四十年，老天爺不讓張浚死在嶺海，正是爲了今天。"皇上猛然省悟說："援引張浚的人很多，不是你不能啓發這個道理。"過了幾天，派遣楊存中總領長江部隊，延緩親征的日期，起用張浚爲平江府知府，因爲皇上認爲張浚雖然忠實，但好大喜功，將士很多都不親附。唐文若又進言張浚本來就靠孤膽忠心得到衆人信任，不久改張浚鎮守建康府，將要任命他爲江、淮宣撫使，因爲有人從中阻攔而停止。

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内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黄，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黄，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

車駕到江南，唐文若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各部門居留守衛。車駕回朝，遷爲中書舍人。皇上將要傳位禪讓，前幾天下手詔命令追尊"皇太子所生父"，唐文若書黄以後，因到周必大那裏頌揚皇上聖德，但疑慮名稱不妥，回來告訴宰相，請求更改書黄，政事堂官吏說不行，唐文若堅持不肯罷休，宰相報告了皇帝。下詔改稱"本生親"，不久又改稱"宗室子偁"，再以後下詔改稱皇兄。

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

孝宗繼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當時因病請求補外，授任敷文閣待制，漢州知州，不久改任都督府參贊軍事。張浚讓他巡行邊防檢查守備情況，所走到的地方有很多人被罷免。還沒有回來，就授任鼎州知州，改爲江州。

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

第二年，張浚入朝擔任宰相，都督府撤銷。這年冬天，金兵又大肆進犯，官軍都去防守淮河。唐文若說上游地區應當嚴加防衛，來鞏固民心，上奏組織民兵五萬人，訓練有法度，人民倚賴得以安定。解除戒嚴，大量興起和糴，每郡的數目有八萬，唐文若因百姓勞苦，堅決請求得以減免十分之三。旋即請求宮祠，奏章三次遞上沒有答覆。

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乾道元年去世，享年六十歲。追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朝宗室曹王

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仇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産，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産者，燾置之理，豪强斂迹。於是以餘暇力學。

燾耻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仿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

知榮州。榮因溪爲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

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核軍中虚籍。

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内，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

的後代。父親李中進士及第，知仙井監。李燾剛滿二十歲，憤恨金人的仇没有報，寫作《反正議》十四篇，都是拯救時政的大事。紹興八年，進士及第。調爲華陽縣主簿，再調爲雅州推官。改官階，任雙流縣知縣。士族張氏的兒子服喪時爭奪家産，李燾説："你們忍心放棄先人的訓誡嗎？爲什麽不回家想想。"三天以後再來，都後悔自怨不再爭訟。又有不告訴母親就自行賣掉産業的，李燾交到司法部門處理，豪門强悍之家收斂形迹。從此用公餘時間刻苦學習。

李燾耻於讀王氏的書，獨自廣博窮盡文獻，搜羅百家之言，慷慨地把修史的任務承擔起來，對本朝的典章故實特别盡力研究。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鑑》的體例，截取從建隆年間到靖康年間爲止的歷史，作一部編年體史書，名叫《長編》，工程浩大没有完畢，還仿效司馬光體例作了《百官公卿表》。史官報告皇上，下詔發給紙張書寫後交來。制置使王剛中辟他任幹辦公事。

爲榮州知州。榮州依靠溪水作護城壕，夏秋季總是被大水困擾，李燾修築堤壩抵禦水流。授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進入轄境，彈劾守令不稱職的四個人。縣裏苛捐雜税很重，李燾總計一路財賦數額，通計有無，酌取三年的平均數，定爲收取的標準，上報朝廷，頒布給各州縣。

乾道三年，召進應對，首先舉出太祖修身、理家、治官、治吏的典故，作爲要恢復的法則，請求增設諫官，許可六察司向皇帝上言，請求練兵，不要增兵，杜絶諸將私自進獻，核實軍隊名册空額。

授任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的散齋期内，商議權且奏樂，李燾上言："漢朝、唐朝祭祀天地，要散齋四天，致齋三天，建隆初年郊禮也是這樣。自從崇寧、大觀時取法《周禮》祭祀天地，所以在前十天就要受誓齋戒。現在既然合起來進行，應當恢復漢、唐以及建隆時的舊制度，差不多可以兩全其美。"下詔垂拱殿的上壽停止奏樂，正殿讓給北國使節權且使用。正式授爲禮部郎中。進言中興以後祭禮還不完備，請求拿《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

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

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

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録院檢討官。

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

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横加科斂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税，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

總餉吕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争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

和新儀》讓太常寺參校同異之處，編成祭禮法典。

四年，交上《續通鑑長編》，從建隆到治平，共一百零八卷。當時《乾道新曆》編成，李燾上言："曆法没有差錯就不會修改，不經過檢驗就不能施行。不偏差就無法知道它的缺陷，没經驗證就無法瞭解它的正確。舊的曆法有很多差錯，不能不作修改，可是新的曆法也没有經過重大考驗，請求申明誡飭曆官進行討論。"

五年，遷爲秘書少監兼代理起居舍人，隨即兼實録院檢討官。

兒子李垕參加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考試。李燾平常總説唐朝三百年不愧於這一科的人祇有劉去華，心中傾慕他，曾經拿撰寫的《通論》五十篇拜見蜀地守帥張燾，想要響應詔書，没有機會而停止。他的朋友晁公遡寫信勉勵他，李燾回答説應當修習這門學問，但一定不參加這門考試。既然不能親自去考，於是命令兩個兒子李垕、李塾學習這門學問。到這時，吏部尚書汪應辰推薦李垕文學德行可以應對詔旨，所以有這個命令。

左相陳俊卿出朝爲福州知州，右相虞允文承擔恢復國土的任務，改變舊時典章。宰相因爲李燾多次論及政治，不高興，李燾就請求離職。授爲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上朝辭行，把想要迅速改變古法作爲告誡。又上奏："《禹貢》的九州，荆州田地排在第八位，賦税却在第三位，人事功業已經做到了，於是超前了五個等級。現在田地多半都荒蕪了，賦税虧欠了十分之八。"皇上命令他規劃。到任以後，上奏："京湖百姓用茅草蓋房屋，築土墻成住宅，借牛耕地，買種種田，禾苗還没長出來，看着要賬的人已很多，還有憑空來收取苛捐雜税的。現在應當放寬侵占冒名的禁令，依照乾德時詔書祇收取舊税，廣開收取的門路，像咸平、元豐的舊例一樣，鼓勵課税有功的人施給恩惠。"下詔聽從他。

總管軍餉的吕游問入朝奏事，李燾代理他的職責。年成鬧饑荒，打開鄂州大軍糧倉賑濟災民，部屬争執説不可以，李燾説："我自己承擔，不會連累各位。"不久照數償還它。吕游問回來，

止令具析，不之罪也。

果然彈劾李燾自專。皇上衹命令具體辨析，不判他罪。

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

八年，任直寶文閣，爲潼川府路守帥兼瀘州知州，首先修築了石門堡來扼制夷人，上奏請求誡飭茶馬司買叙州的羈縻馬不要超過定額，誡飭官吏不要在夷族、漢族的禁山裏伐木造船，上奏把封閉的死水引入開邊的舊池塘裏，都回答可以。

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

淳熙改元，被召入朝，適逢城裏失火，上奏章彈劾自己。提刑何熙志上奏説失火損失的數字不真實，而且説《長編》記載的魏王吃肥豬事，語言涉及誣衊誹謗。皇上説："提刑檢查奏報起火數字不真實，這是他的職責，跟國史有什麼關係？"命令成都提刑李蘩追查失火的事，下詔何熙志貶二級官階罷免，李燾衹貶官階一級。

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爲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决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秘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録院同修撰。

李燾到達京城，請求宫祠，授爲江西轉運副使，而且准許臨時差遣。有人勸他剛剛受到誣陷，不要提到當時政事，李燾説："聖明天子寬宏大度得這樣，要竭盡忠心纔能够報答。"就上奏："日食、地震都是陰氣過盛，象徵敵國小人，不可以不挂慮。"而且提出"不要改變古法、不要急於求成"兩句話，又獻上《快箴》，引用太祖退朝後悔趕快决定重大事件的事情進諫，皇上説："我應當貼在座位右邊。"進爲秘閣修撰、代理同修國史、代理實録院同修撰。

燾爲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圜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爲禮部尚書，申其説，始克行。權禮部侍郎。

李燾擔任左史的時候，曾經請求恢復明堂禮節，説："南郊、明堂原來没有首要次要之分，一起在天壇進行，可以免掉出行郊外的浪費。"到這時重申進言，下詔集會討論，被近寵從中阻止。這以後周必大任禮部尚書，重申這一説法，纔得實行。代理禮部侍郎。

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修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

七年壬戌，雷震太祖廟柱，擊壞鴟尾，負責部門旋即加以修繕。李燾上奏不是表現敬畏天變的方法，應當用實際的辦法響應。皇上告知大臣："李燾熱愛我，屢次上奏直言。"賜給佩金衣紫。曾經請求端正太祖面朝東方的神位。

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

四年，皇上到太學，以執經特别提升一級。李燾議論兩學裏祭祀先師禮節：從祀於孔子的，應當加上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除去

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

王安石父子；從祀於武成王的，應當除掉李勣。大衆議論不一致，衹除掉了王雱而已。正式拜爲侍郎，仍兼任工部。

《徽宗實録》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吕祖謙學識之明，召爲秘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爲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特舉行。

《徽宗實録》交到院裏已經很久，催促上奏成篇，李燾舉薦吕祖謙學問見識的明達，召爲秘書郎兼檢討官。夜間值宿宣他進見，上奏："近來濛濛雲氣遮蔽太陽，這象徵的是不成材者得到禄位，大臣近臣應當謹慎授官。"賞賜他坐。打算起身，又留他賜給飲料、賜給茶水。不久下詔監視太史觀測天文。九月丁酉日這天應有月食，李燾任社稷祭告官，擊鼓禮節久已廢止，特意重又舉行。

垕既中制科，爲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録院編修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垕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爲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垕罷，燾亦知常德府。

李垕考中制科後，爲秘書省正字，不久遷爲著作郎兼國史實録院編修檢討官。父子一同主持修史工作，士大夫都以他們爲榮。李燾感激皇上的知遇，議論政事更加切直，每逢集會商議，大家没人敢發言，獨自逐條陳述可行與否，没有什麽避忌。近臣又舉薦他第二個兒子李塾參加制科考試，因格式不合規格被除名。李垕偶然在考試上舍生的試卷中，打開策問制科卷子，被御史所彈劾，話語中牽涉到李燾，李垕罷官，李燾也爲常德府知府。

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爲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

當初，政和末年，澧州、辰州、沅州、靖州四州設置營田刀弩手，招募人去開墾邊地，范世雄等人藉此騷擾百姓，建炎時停辦。乾道年間，有建議請求重新設置的，李燾爲轉運使，曾上奏説不應當恢復，後來提刑尹機强迫郡縣實行，田地無人耕種。李燾到這時又重申上言，請求度量田地立下標準，而且約好帥臣張栻一同上奏，下詔聽從他。轄境内有很多茶園，從前禁止一切商販，常常至於兵械相鬥，李燾説："官軍捕捉的是茶賊，怎能禁止茶商？"聽任他們自由貿易，於是没有警報。

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宫。秋，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

屢次上表請求賦閑，提舉興國宫。秋天，明堂大禮修成，因是他首先提議，再次授爲敷文閣待制。接着，李垕、李塾相繼死去，皇上想用公事寬舒李燾的憂鬱，起用爲遂寧府知府。

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

七年，《長編》全書完成，獻上去，下詔收藏在秘閣。李燾自己説這部書寧可失之繁細，不

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换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决，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

要失之簡略，所以一祖八宗的事迹一共九百七十八卷，篇卷次序的總目録五卷。仿照熙寧時修《三經》的體例，删削增益修訂改編四千四百多件事，皇上説他的書不比司馬遷的差。李燾曾經舉出漢代石渠閣、白虎觀的故事，請皇上用皇帝尊號作出裁决，又請求在前面加一篇序文，皇上答應了他，最後却没能做到。

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强，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

又上奏："陛下即位二十多年，志向是使國家富强，但兵力弱資財缺，和'教導人民七年可以打仗'的情况不同。"一天，在延和殿召見，侍講官正在讀陸贄的《奏議》，李燾因而進言："陸贄雖然做了德宗的宰相，其實還是没有得到知遇。現在遇到陛下，可以説是千年以來的一次機遇。"就舉出陸贄所説的跟現在一樣可以興辦實行的幾十件事，鼓勵皇上盡力去做。皇上有功業做得不够的慨嘆，李燾説："功業出現由於變通，人事方面做到了，上天的響應就會來到。"進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推薦尤袤、劉清之等十個人爲史官。

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减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宫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

十年七月，長久天旱，進上祖宗避離正殿、减削膳食、徵求直言的故事，皇上趕快施行。丁丑日下了雨。一天宣召進見，李燾上言："外面議論陛下服食很多藥物，很少上朝，宫女妃嬪隨時進見，浪費很多。"皇上説："你可以算得上忠心愛國，但我已經老了，哪會有這樣的名聲。近來衹有埋葬李婕妤用了三萬緡錢，其他没有花費什麽。"就趁輪流進見時，請求按照祖宗舊例召宰相擔任經筵講官。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晋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

太史説十一月初一，當有日食出現在心宿八分處。李燾又逐條上奏從古至今日食在這個月内的三十四個例子，因而上奏説："心宿，是天王之位，它的分野在宋地。十一月在卦上是《復》卦，正是潛藏陽氣的時候，陰氣凌駕它上面，所以比其他日食要嚴重，不是小人侵害政治，就是敵人窺測我國。"第二天在延和殿應對，又談到晋朝何曾譏刺武帝没有經略國家的長遠打算。

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

十一年春天，請求退休，特别下詔不允許。皇上多次詢問他病情的輕重，給事中宇文价傳達皇上旨意，李燾説："臣子懷念主上，不是年老

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藎。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札贊廟堂行之。

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

上聞嗟悼，贈光禄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鑒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止此。”

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

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説》、《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録》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晋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

謚文簡，累贈太師、温國公。子垕、塈、塾、壁、𡌴。垕著作郎，塈夔州路提點刑獄，壁、𡌴皆執政，别有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爲戒。希吕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泛

多病，怎忍心討還這把老骨頭。”就向宇文价詢問當前政事，勉勵他忠心報國。又聽説四川請求減削酒税數目，還上手本贊助皇上實行這事。

病危，授爲敷文閣學士，退休。命令下達，喜悦地説：“事情完了。”口授遺表説：“臣年紀已經七十，死了不算是夭折，所遺憾的是報國還不够。願陛下經略遠大圖謀以太祖爲師法，任用人才以唐太宗作爲準則。”語氣舒緩，於是去世，享年七十歲。

皇上聽到了嘆息傷悼，追贈光禄大夫。後來對宇文价説：“我曾答允李燾寫‘續資治通鑒長編’七個大字，而且按照神宗賜司馬光的舊例，做一篇序文放在前面，没想到就衹這樣了。”

李燾性格剛直正大，卓然獨立自行其是。早年著書，秦檜還在掌權，秦檜死了纔讓朝廷知道。等到成爲侍從官，常常嚴肅地訂立國家大事。張栻曾經説：“李仁甫就像霜雪中的松柏。”没有個人愛好，不蓄姬妾侍女，不經營産業。一輩子性命就在文字之中，《長編》一書下功夫四十年，葉適認爲《春秋》之後衹有這一部書。

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説》、《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録》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晋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

謚號文簡，累積追贈爲太師、温國公。兒子李垕、李塈、李塾、李壁、李𡌴。李垕爲著作郎，李塈任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壁、李𡌴都任執政，另外有傳。

論曰：周執羔年高有德寬宏大度，在經義講席，忠心熱忱啓發開導，把争口舌見高下作爲警戒。王希吕剛强正直誠懇切實，有古代牽着衣裾

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熺，陳橐以呈身爲耻，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進諫的風格。陳良祐極力諫止派遣泛使，恐怕開啓禍端，違抗聖旨流放斥逐也心甘情願。李浩獨獨不肯造訪秦熺，陳橐把呈身自獻作爲羞耻，唐文若譏刺停止軍備，胡沂斥責宦官，他們的清風苦節，從頭至尾不改變。高宗、孝宗的時代，李燾耻於祇讀王氏著作，采拾禮儀文獻殘缺的剩餘材料，明白有法則，《長編》的編著，人人都稱他是史才，但他所采擷的，有些是出自野史，《春秋》的傳疑傳信的法則就是這樣的吧！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幼年就聰慧特異，蔣偕、施坰稱其爲奇童。進入太學，因詞賦而在衆多學子中名列第一，隨即在禮部試中考第一。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曾經任泰興縣令，詢問民生疾苦，都說："邵伯鎮設立停留食宿之所，是爲金朝使臣經過置辦的，使臣總是不接受却白白禍害了人民。轉運使司輸送禾秸，至於一捆運費數十金。兩件弊病很久都没有除掉。"就極力請求朝廷上奏罷免它們。縣城原來有一道外城，屢被敵寇毁壞，殘破得很厲害，尤袤就修好它。不久金人背叛盟約，攻下揚州，衹有泰興因有外城得以保全。後來因公事到原來治理過的地方，官吏百姓都團團下拜説："這是我們的父母。"活着就爲他建立祠堂。

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

注册爲江陰學官，需要等候七年，是爲讀書打算。侍從官因他安静謙退舉薦，召授將作監簿。大宗正司空缺了一員司丞，人們都爭着請求這位置，陳俊卿説："應當給予不求的人。"就授任尤袤擔任。虞允文因修史的事到三館，詢問誰是可以做秘書丞的人，都回答尤袤，很快就授官給他。張栻説："是真正的秘書。"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爲著作郎兼太子侍讀。

先是，張説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説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秘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

在此之前，張説從閤門官進入樞密院，朝士議論喧騰，從臣由於堅持上奏而離職的好幾十個人，尤袤率領三館人員上書諫止，暫且不去參見。後來張説留下來秘密上奏，於是梁克家被罷免宰相，尤袤和秘書少監陳騤各自出朝擔任地方

有丁無産者輸二年丁税，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直水衝，城賴以不没。

官。尤袤得到台州，州轄有五個縣，有人丁没有田地産業的人家繳兩年的人丁税，一共一萬三千户。前任守臣趙汝愚修州城工程衹完成十分之三，囑托尤袤完成它。尤袤檢査以前所修建的部分，太粗糙，立即命令重新修築，并加高加厚，幾個月就完工了。第二年發大水，重築的城墻正對着激流冲擊，城池因此没被淹没。

會有毁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絶口，乃録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

適逢有説尤袤壞話的，皇上疑心他，派人秘密訪察，百姓歌頌他的德政贊不絶口，就抄録了他的《東湖》詩四首回來報告。皇上讀了贊嘆欣賞，於是因文學才能被皇上知遇。授任淮東提舉常平，改爲江東。江東天旱，獨自乘車巡視轄區内，核實一路之内常平倉米數，調濟有無，用來賑濟借貸。

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

朱熹爲南康知州，研究救荒政策，下五等户的租子在五斗以下的盡皆除免，尤袤在諸州推行，人民没有流亡餓死的。進爲直秘閣，遷爲江西漕司兼隆興府知府。屢次請求祠禄，進爲直敷文閣，改爲江東提點刑獄。

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

梁克家舉薦尤袤和鄭僑因進言國事而離開朝廷，很長時間在外地做官，應當召回，皇上同意。召見，進言："水旱災的防備措施衹有常平倉、義倉，希望預先戒飭負責部門隨着市價禁止攤派，就會使人樂於自動交售，必然容易成事。"授任吏部郎官、太子侍講，屢次遷官爲樞密檢正兼左諭德。輪流進見，又重申進言人民貧窮士兵怨恨的情况十分懇切。

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悦，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廪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

夏季天旱，下詔徵求缺點失誤，尤袤遞上密封奏章，大略是説："天地之氣，宣泄暢通就和悦，滯塞遏止就乖逆；人心舒暢就喜悦，抑鬱就憤懣。催租收税嚴厲急迫農民就怨恨；關税苛刻煩細商人旅客就怨恨；差遣注册留滯停頓，士大夫就有失去職務的怨恨；薪餉剋扣剥削，士兵就有不滿足的怨恨；上奏的案件不按時呈報，長期關押的囚徒就有怨恨；冤枉得不到申雪，被連累的人就有怨恨；强横凶暴殺了人，很多特恩寬免饒命，使已經死去的人怨恨；負責部門買進貨物，不立即付給報酬，賣東西的人就怨恨。人的心情壓抑憂鬱因而感動損害了天的和悦之氣的，

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

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而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群臣集議，袤復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

臺臣乞定喪制，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吕頤浩、韓世忠、趙鼎、張俊。袤言：“祖宗典故，

哪裏僅祇一件事就算了。當今救荒的政策，沒有比勸説人們有無相濟更重要的，向朝廷交納的已經很多，朝廷捨不得頒恩賞。請求下詔有關部門檢核舉薦施行。”

高宗逝世的前一天，授爲太常少卿。自從南渡以後，國家吊唁慰問禮節散失，事情發生得很倉促，君臣上下束手無策，每逢有需要討論的問題，都交給尤袤，斟酌增減，便於今天而又不違背古禮。

應當議定廟號，尤袤和禮官定號爲“高宗”，洪邁單單請求定號“世祖”。尤袤率領禮官顏師魯、鄭僑上奏説：“宗廟的制度，是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劃創立大業，爲宋太祖，太宗統一中原，爲宋太宗，從真宗到欽宗，聖人代代相傳，宗廟制度有固定法則，萬世萬代不可更改。從禮節方面説，子比父低，顯示君父的尊嚴。太上皇親身是徽宗之子，子爲祖而父却爲宗，失去了左昭右穆的順序。議論的人不過是用漢光武帝做例子，光武帝是長沙王的後代，從一個普通人崛起爲帝，不和哀帝、平帝相連續，他的稱號無需避嫌。太上皇的中興，雖然跟漢光武帝相同，但却實實在在繼承了徽宗的正統，以子繼父，不能與光武帝相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之下却稱爲祖，恐怕在天上的靈魂也不會安寧。”下詔群臣會集商議，尤袤又上奏章和先前一樣，洪邁的議論就被説服了。下詔聽從禮官的提議。大衆議論紛紛。適逢禮部、太常寺也共同主張用“高宗”，説是本朝創立基業國家中興，都在商丘，取自“商高宗”，實在是很有證據。纔下詔采取最早的説法。興建議事堂，命皇太子參與決定一般事務。尤袤當時兼任侍讀，就獻書，認爲：“太子的尊位，祇是侍候進膳問候安康，不干預外事；撫視部隊監督國政，從漢朝到現在，多半出於權宜之計。請求立即誠懇推辭來顯示殿下的美德。”

臺臣請求規定喪禮制度，尤袤上奏：“佛道之教，矯情胡説褻瀆不敬，不能够用來嚴肅宮廷、崇尚靈位，應當全面禁止。”靈座車駕將要出殯，忽然又要定配享的説法，洪邁請求用吕頤浩、韓世忠、趙鼎、張俊。尤袤上言：“祖宗時

既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勛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袤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院。

的典章制度，先祔廟以後再議配享的事，現在忽然要決定在靈駕出殯的前一天，不集中衆人的議論，恐怕不能滿足説服功勛之臣的子孫後代之心。應當反覆深入討論，達到議論的結果。”奏章遞進去，下詔没有參加議論的官員詳細討論報知皇帝，繼而又停止了，最後還是用了這四個人。當時楊萬里也説張浚應當配享，爭論此事没被聽從，補外任官。進尤袤代理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極力推辭，皇上聽從他免爲直學士院。

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袤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説，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

淳熙十四年，將要在明堂舉行祭祀，下詔討論升祔配享，尤袤主張紹興時孫近、陳公輔的説法，説：“正在靈前祭祀的時候，不能做皇帝的配享。”而且歷舉郊禮之年在服喪期内的一共四例，“衹有元祐年間明堂祭祀時因呂大防請求，升附配享神宗，當時離開滿兩年的大祥之禮僅有一百多天，而且祖宗時都用日數代替月數的制度，所以升祔配享没有嫌疑。現在陛下實行三年的喪禮，高宗雖然已經祔廟，百官還没有换掉喪服，怎能違背最近的紹興時例子而效法遥遠的元祐升祔的禮節？請求等待喪禮結束了再討論這事。”下詔同意。

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内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内禪一時制册，人服其雅正。

孝宗曾經談論人才，尤袤上奏説：“近來召回趙汝愚，朝廷内外都感到高興，像王藺這樣的也希望能召回。”皇上説：“是這樣。”一天討論事情很長時間，皇上説：“像你這樣的才能見識，近世很少見。”第二天對宰相執政説：“尤袤很好，在此以前没一個人説過，爲什麽？”兼代理中書舍人，又下詔兼直學士院，極力推辭，而且推薦陸游代替自己，皇上不允許。當時禪位太子的事已定下來，還没有告知大臣。這天告知尤袤説：“早晚制定册文的工作很多，除了你没人能做，所以把你安排在文字職位上。”尤袤於是拜受任命，禪位太子時制定册文，人們都佩服他的文字雅正。

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

光宗即位，纔二十天，就開辦經義講席，尤袤上奏：“希望在開始的時候謹慎戒持，孜孜不倦以政事爲念。”過了幾天，在講席上又上奏：“天下所有的事情如果在開始時失敗了，那麽以

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横行十三階爲要官，遥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鋭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己，言者固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

後就無法挽救。《尚書》說：'慎厥終，惟其始。'"又遍舉唐太宗不偏私秦府時的舊人作爲告誡。又過五天在講席上，再次談論官制，說："武官中諸司使的八階是一般官職，横行官的十三階就是重要官職了，遥郡官的五階是美差，正任官的六階是高等品級，是祖宗時用來授給在邊境上立功的人的。近年來舊的制度一下子都毁壞了，使得披戴盔甲手執武器的人積累了很多功勞，僅僅得到晋升一階；當權尊貴接近皇帝的臣子，悠閑自得地做到顯要的官位。應當恢復實行舊制。"姜特立認爲是議論自己，言官本來就認爲他是周必大的黨羽，就給他祠禄。

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焕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内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横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

紹熙元年，起用爲婺州知州，改爲太平州，授任焕章閣待制，召還授任給事中。到任以後，就公開說："我老了，没有什麽可以報答。凡是尊貴近臣鑽營要求内部授任官職稍微妨礙了法律制度的，即使有特别旨意命令發授官文書，頂多也衹有離職罷了，必定不服從詔命。"没過幾天，宦官四個人希圖恩賞，想要從正使轉爲横行，尤袤三次退還奏章，最終阻止下發了這個任命。

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

兼任侍講，入宫應對，進言："希望皇上謹慎對待上天的告誡，對下畏懼考慮人的情理，内部端正一心，對外正確做到五件事，清心少欲，保養天和，虚心任用賢者，斟酌處理一般性事務。不在於勞困精神、竭盡思慮、忙忙碌碌地做細微小事，這是最末等的了。"

陳源除在京宫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遥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吴元充、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并聽納。

陳源授給在京的宫觀，耶律适嘿授爲承宣使，陸安調任到偏遠的地方，王成特旨補官，謝淵、李孝友賞給提升一級，吴元充、夏永壽升官，都被他議論駁回，皇上都聽從接受。

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横行，袤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

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因爲應諾辦理給予酬勞而從武官遷升，尤袤繳回上奏，說："正使按止法規定，可以回授却不可以直轉。韓侂胄是功勳賢臣的後代，不應帶頭破壞國法，打開攀附援引的門路。"奏章遞進去，下皇帝手詔命令他發文書，尤袤再次上奏："韓侂胄四年中已經升了二十七年該升的官，現在又打算提前授給他四階官，又升了二十年的官，這是朝廷的官爵專門爲了滿足韓侂胄的要求，不是作爲考察激

勵的工具。”命令就被阻止了。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宫，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托，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宫。

皇上因病，一次再次不朝見重華宫，尤袤上密封奏章説：“壽皇服侍高宗經歷二十八年如一日，是陛下親眼看到的。現在不到很疲困勞累就把宗廟社稷交給陛下，應當考慮怎樣纔不辜負他的囑托，希望不要害怕一天的勤勞，來解除都城百姓的疑惑。”過了幾天，皇帝就到重華宫去。

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黄。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内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

侍御史林大中因議論政事被降官，尤袤率領左史樓鑰論證上奏，奏疏遞進去，不予答覆，就全都予以封駁，不書黄下發。耶律适嘿又由皇上用手詔授任承宣使，也被一再繳還奏章，最後是接到皇帝批語，特恩給予書讀行下。尤袤進言：“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爵禄是祖宗的爵禄，壽皇把祖宗的天下傳給陛下，怎能私自拿祖宗的爵禄加給公衆輿論通不過的人呢?”奏疏遞進去，皇上大爲惱怒，撕掉後面的奏疏，把前兩道奏文交出來。尤袤認爲是後面的奏疏没有得到答覆，讓官吏收藏在閣中，命令就没有實行。

中宫謁家廟，宫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宫，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宫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群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

皇后拜謁家廟，官吏受到推恩賞賜的有一百七十二人，尤袤極力進言太濫，請求狠狠裁減節制，皇上聽從了他。曾經在上朝面見時，專門議論廢除法律專按案例的弊病，到這時又重申進言這事。授任禮部尚書。皇上應當到重華宫去，又因病不去，率領同事上奏説：“壽皇雖有不必到宫中的命令，希望盡力請求前往，或者可以慰藉解釋衆人的疑慮，增光給以孝治國的德行。”三天後，皇上出宫，朝廷内外齊聲歡呼。

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鄭汝諧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

兼任侍讀，上密封奏章説：“近幾年來，給事中、中書舍人、臺諫官議論政事，常常不能實行，例如黄裳、鄭汝諧的事就拖延了一個月，例如陳源的奉宫祠，人心本來已經驚愕不已，到姜特立被召回，更是駭人聽聞。從前姜特立志得意滿的時候，公開説臺諫官都是他的門人，竊弄權力擅作威福，一旦被斥逐，没有人不歌頌陛下的英明决斷，現在突然召回他。自古以來除去小人特别困難，像除蔓草，還能够再生，何況加以防護培植呢？如果因爲陳源、姜特立有功勞，優待給個外任，或者給以賞賜，也没有什麽不可以。他們賦閑廢置已經很久，懷恨積怨，等待這個時

無由安静。”

機發泄，假如再次召喚他們，一定會暗中援引黨徒同類，極力排斥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朝廷上没辦法安静。”

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服，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宫，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别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

當時皇上已經生病，國家大事許多不順利，尤袤積累憂患而病倒，請求休假，不答覆。病重請求退休，還是不答覆，於是去世，享年七十歲。遺下奏章大略是勸皇上用孝道服侍兩宫，用勤勞平穩處理政務，細察邪佞壞人，保護善良的好人。又口授遺書告别政府。第二年，升爲正奉大夫退休。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使真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

尤袤年輕時和喻樗、汪應辰交游。喻樗求學於楊時，楊時，是程頤的高徒。正當乾道、淳熙年間，程氏的學説稍得振興，忌恨它的人認爲是道學，將要攻擊它。尤袤在中書省，首先進言："道學這件事，是堯、舜成爲帝的原因，是夏禹、商湯、周武王成爲王的原因，是周公、孔子、孟子設立教化的根本。現在設立這個名目，詆毁正人君子，所以面臨財貨不肯隨便取得的所謂廉潔耿直，安於貧賤守住本分的所謂恬淡謙退，慎重言語瞻望而行的所謂實踐履行，約束自己行爲懂得廉耻的所謂名聲節義，全都看成是道學。這個名稱一建立，賢人君子想要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一邁步就落到它裹面，没有一個可以逃脱，這難道是盛世所應當有的？希望根據它的名稱就一定要求它的實際，聽到説話還一定要觀察他的行爲，人才纔差不多不被似是而非所損壞。"孝宗説："道學難道不是好名稱？正是恐怕假藉來做壞事，使得真假混淆罷了。等交付出戒律誡飭他們。"尤袤死後幾年，韓侂胄獨掌大權，賢德的士大夫都受他禍害，有見識的人認爲尤袤説話有遠見。

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槩。孫焴，禮部尚書。

曾經取自孫綽的《遂初賦》作爲自己的號，光宗寫了匾額賜給他。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號文簡。兒子尤棐、尤槩。孫子尤焴，爲禮部尚書。

謝諤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惠，日記千言，爲文立成。紹興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很小就聰敏明慧，每天寫上千字，做文章立即可成。紹興二

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群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

十七年，進士考試及第，調任峽州夷陵縣主簿，還没有到任，因撫州的樂安縣多强盗，監察部門發公文讓謝諤代理縣尉，制定二十條方策，大概要點是讓他們的徒黨互相檢舉而用必然兑現的賞賜跟在後面，群盗果然解體逃散。金人背叛盟約，各路部隊在轄境上來往，選擇辦理縣裏的公事，有辦事能幹的名聲。

改吉州録事參軍。因死者藁瘞以秸，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

改爲吉州録事參軍。關押而死的犯人過去用草席埋葬，常常使白骨暴露。謝諤報告州裏，拿公家造船廠扔掉的木材做棺木收殮他們。郡裏百姓陳氏家僮偷了箱子逃跑，有藏匿他的人。報告到官府，言過其實，反而被藏匿家僮的人誣陷。守帥龔茂良憤怒，打算判他的罪，謝諤寫信告知龔茂良，陳氏得以免罪，龔茂良也因此而瞭解謝諤。

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廪，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樁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

年成遭大災荒，飢民一萬多人請求救濟，官吏束手無策。謝諤插五色旗，分别售給糧食，很快就平定了。爲袁州分宜縣知縣。縣裏累積虧欠郡裏好幾十萬，每年正常的賦税之外，還徵收緡錢兩萬多，謝諤就寫下這件弊政給各監察部門，請求免除。因母喪離職。不久又因父喪服孝，服喪期滿，授任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爲國子監主簿，不久提升監察御史。上奏減免袁州分宜、秀州華亭的月樁錢。謝諤家居的時候，創立義役法，編成一部書，這時獻給皇帝。下詔推行這個法律到各路，百姓認爲方便。

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傅説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

遷爲侍御史，再遷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時，對皇上説："《尚書》，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以讀經書的人應當把《尚書》當作根本。"皇上説："我最喜愛伊尹、傅説的學説，得到了怎樣做君主的道理。"謝諤説："伊尹、傅説當然好，但没有成湯、武丁的信任而任用他們，又怎能達到大治！"因而談到邊防軍事，皇上有乘機而動的諭旨，謝諤説："機會雖然不可失去，但也不能輕舉妄動。"皇上曾經問道："聽説你和郭雍交友往來，郭雍的學問很好，難道曾經見過程頤嗎？"謝諤上奏："郭雍的父親郭忠孝曾經服事程頤，郭雍可能是得到他父親的傳授。"皇上就封郭雍爲頤正先生。

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

光宗登基，謝諤獻《十箴》，又議論“二節”“三近”：應當節制的事是宴會飲酒，是胡亂浪費；應當接近的人是執政大臣，是儒學名家，是經筵講官。授任御史中丞，代理工部尚書。請求祠禄，以煥章閣直學士爲泉州知州，又推辭，讓他提舉太平興國宮還鄉。紹熙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追贈通議大夫。

諤爲文仿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性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謝諤作文章效仿歐陽脩、曾鞏。早年住在縣南的竹坡，爲他日常起居處起名叫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推薦人才，提及謝諤姓名，孝宗說：“是稱爲艮齋的人嗎？我看見他的《性學淵源》五卷而知道的。”

顏師魯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决水利滯訟，闢陂洫綿四十里。歲大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年間，進士及第，歷任莆田、福清縣知縣。曾經判决水利方面拖延很久的案件，開掘池塘水道綿延四十里。年成遭大災荒，打開倉庫分配糧食并勸說人們有無相濟很得法而并不去限制糧價，運來的糧食都集中到這裏，市價又平穩下來。鄭伯熊爲常平使，把他推薦給朝廷，守帥陳俊卿特别重視他的才幹。召入朝任官告院，遷爲國子丞，授任江東提舉。當時天上落土，太陽青色没有光芒，都城百姓互相驚恐，顏師魯上朝辭行，上言：“田地居里没有安定，監獄没有得到清理，政策法令不够妥當，忠貞奸惡無從分辨，天不示警變化，皇帝怎能明白！希望下詔朝廷内外，盡力陳述政治闕失，求得報答天的誡飭，消除禍患在它尚未形成的時候。”皇上肯定他的話。

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罌榻折産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巨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撙帑緡，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秘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奸豪多爲己利，

隨即改爲奉使至浙西。差役法有很多弊病，小百姓甚至把鷄猪罎罐床榻都折算成産業人力，遇到差役常常就會殘毁全家。顏師魯教導屬下各縣，改正流水籍册，考核差役的次序，寬鬆追繳的期限，免去代輸，都認爲便利而安定下來。鹽税每年有一百萬之多，本錢很久都不供給，一亭一竈私自生産售賣的，禁令下了也止不住，判刑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顏師魯節省開支，全部償還了舊債，誡飭官吏不得挪用，比其他路收到的税都多。皇上對執政大臣說：“儒生竟然這樣能辦

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以盗種法，失劭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

事！"給他直秘閣的官職。農民有開墾荒地成耕田還没來得及交租的，壞人豪强多半據爲己有而收利，顔師魯上奏："祇應當改正他們租税的收取，不應當用盗種土地法制裁，那就失去了鼓勵農耕的本意。"上奏得到允准，於是寫成法令。

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内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耻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掊克以厚包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

入朝爲監察御史，遇到事情盡情上言，没有阿附屈服。有人從地方上得到宦官的引薦，而且將要補充御史的缺額，顔師魯立即上奏："宋璟從廣州召還，途中不和楊思勗交談一句。李鄘認爲被吐突承璀推薦是羞耻，堅决推辭宰相之位不肯接受。士大夫不論他才能如何，立身的氣節，應當把宋璟、李鄘作爲榜樣。現在這個人和小人勾結十分明顯，人人都咬牙痛恨，即使朝廷缺乏人才，難道就少了這幫人嗎？我雖然不成器，也耻於和他在一道。"任命就停止。然後連續上奏章議論授任館職出任守帥的人："近年來希圖升官的那些人，平時交結權門貴幸，一挂上郡守的官印，都盤剥榨取來裝滿自己腰包，所以從前因才學被稱贊，後來因貪婪而敗露。"皇上從袖子里拿出他的奏疏，按他的話做了。

十年，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俾廉耻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己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勸，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顔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

十年，自太府少卿任爲國子祭酒。當初，皇上告知執政大臣選擇老成持重的人到太學作爲表率，所以有這個任命。首先上奏："應當講授清楚理學的道理，嚴格禁止穿鑿附會，使得廉潔知耻的作風興起而使人們的風習淳厚。"顔師魯的學問品行平常就合乎規定，總是以身作則，和學生們談話，勤勉不懈地拿管好自己樹立誠信爲根本，成績非常突出的一定給以獎勵，因此人人知道約束奮進。皇上聽了喜悦地説："顔師魯到學校不久，紀律就很整肅。"授任禮部侍郎，隨即兼任吏部。

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久，自强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横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錫賚。雖南帑封樁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概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

有旨意改定百官上朝次序，特别免去引導入見。顔師魯進呈規勸説："祖宗的法度不能輕易鬆弛，希望能自始至終保持長久，自强不息。"因而進言："賞賜金帶過多，應當貢獻的一點點辛勞，都得到腰繫金帶參預外朝廷會，在觀瞻上不像樣怎麽辦？况且對臣子不按時的賞賜，太過優待隆重；連佛寺并不急迫的差事，也要給予賞賜。雖説南帑内庫不關涉大司農的國家經費，但

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袤傳》。

是没有功勞的也一律發給他們，就好像扔掉一樣。萬一有人爲國家制止變亂抵禦外侮，建功立業，將拿什麽表彰恩寵他?”高宗喪禮儀制，當時典禮多由師魯評判決定，又和禮官尤袤、鄭僑獻上議定廟號，這些事見於《尤袤傳》。

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

下詔充任遺留禮信使。當初，顯仁太后的遺留使到達金朝，一定要令其戴花聽音樂。顏師魯上朝辭行，説:“國家力量現在和從前不能比，金人如果强迫臣不守禮節，誓用一死守節。”沿途設宴招待，極力請求撤去音樂。到達燕山，又辭去戴花宴射。當時孝宗因孝聞名，顏師魯根據經書陳述道理，反復慷慨陳詞，因此金人始終不能强迫他改變主意。

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内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閲三年，專以恤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

遷爲吏部侍郎，不久授任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次上奏章請求告老退休，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泉州知州。臺諫、侍從官相繼上奏疏，引用唐代孔戣的故事來挽留他的離去。内廷引見，上奏説:“希望親近賢人積累學問，來崇高聖上的道德，節制性情減少欲望，來保養陛下的身體。”在泉州任上，共歷經三年，一心用愛護人民寬放屬下各縣作爲政事的原則，剛到任就免除舶來物品，那些商人胡人特别敬服他的清廉。再次起用爲泉州知州，紹熙四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顏師魯從很小就端莊嚴肅好像成年人，孝順友愛是他的天性。當初任番禺縣主簿，父親死了回家，携帶靈柩在海上航行，水路幾千里，過了三天剛剛上岸，就颳起了猛烈的颶風，人們認爲是他的孝心感動上天。經常説:“困窮通達自然有一定的分額，不走正道迎合世俗，衹白白地喪失自己的操守。”所以他的大節堅固如同金石，雖然行動和一般情理不同，但最終人們都一致信服。嘉泰二年，下詔特别賜謚號叫定肅。

袁樞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

袁樞字機仲，建寧府建安縣人。幼年努力學習，曾經用《修身爲弓賦》在國子監考試，周必大、劉珙都期許他前程遠大。參加禮部考試，考詞賦爲第一，調任温州判官，爲興化軍教授。

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録，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虚誕、僥榮利。張説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

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授任太學録，輪流覲見時上三道奏疏，一是論開通進言之路來養育忠孝正氣，二是論規劃恢復大計應當謀求萬全之策，三是論士大夫很多人都虚飾誇誕、希圖榮華富貴。張説從閤門官授節鉞簽書樞密院事，袁樞就和太學的同事共同議論這事，皇上雖然包容接受了但臉色不愉快。袁樞退下去到宰相那裏，給他看奏章，而且説："公就不羞於和樊噲這樣的人同列嗎?"虞允文非常慚愧。袁樞就請求補外官，出朝任嚴州教授。

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宫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袁樞常常喜歡誦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苦於它的浩大廣博，於是分别它裏面的事件貫穿在一起，稱爲《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他的書，獻給皇上，孝宗讀了嘉賞贊嘆，拿來賜給太子以及分别賞賜沿江各將帥，而且命令他們熟讀，説："治國之道都在這裏了。"

後來有一天，皇上問袁樞現任什麽官，龔茂良把真實情况告訴了，皇上説："可以任他爲寺監簿。"於是用大宗正簿的官召他上朝進見，就根據史書進言説："臣私下聽説陛下曾讀《通鑑》，多次有垂訓的話，見到諸葛亮談論兩漢興衰的原因，有'小人不可不去'的訓誡，皇帝的話真偉大呀，可以流傳萬世。"就依次陳述古代的事，從漢武帝以後到唐文宗，偏聽奸佞壞人的話，以致造成禍亂。而且説："原是有欺詐虚僞却好像誠信實在，奸險諂媚却好像忠厚鯁直的人，如果陛下每天和他們在帷帳之中策劃國事，提升黜退天下的士大夫，臣恐怕必然會成爲朝廷的危害。"皇上回頭看着説："我不至於和這幫人在帷帳之中策劃國事吧。"袁樞謝罪説："陛下的話説到這裏，真是天下人的福氣。"

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内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毁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鋭

遷爲太府丞。當時士大夫多有結成朋黨的人。袁樞上奏説："君主有偏向黨同的想法，那麽臣下就會有結成朋黨的禍患。近年有人説陛下寵愛信任武士，有厭煩鄙薄儒生的想法，猜疑大臣，親信身邊的人，宦官行使朝廷的職權，太監參與軍國大事的謀劃。現在雖然是皇上總攬大權，自專聽政，但還有人堵塞遮蔽耳目，暗中轉移權勢。希望可以與不可以的决定祇聽從於國

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仇，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

民，批評和贊美不偏私於左右的親信。”皇上正當專心在北伐上，指示給天下人自己的意向。袁樞上奏：“古代算計别人國家的，一定表示給他們看自己是弱小的，如果陛下志在報復金國的仇恨，臣希望能養精蓄銳，不要暴露自己的形迹。”又陳述任用宰相執政、臺官諫官的方法。

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岳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

當時議論的人想要限制宗室參加鎖廳試的名額，限制編外岳廟祠禄，減少臣僚推薦，規定文武官員的任子，嚴格直接上奏的等級，放寬郊祀的年份，推遲科舉的日期，袁樞說：“這都是近年來要求緊縮的論調，君主衹有按照天的法則，不能幹這樣的事。”就上奏疏勸諫皇上推行廣闊寬大政治來維護國家體面。

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分工負責編修國史列傳。章惇家因爲是他的同鄉，委婉地請求寫好話修飾他的傳記，袁樞說：“子厚任宰相，辜負國家欺瞞君主。我是史官，記載史事的原則是不隱瞞，寧可對不起老鄉，不能對不起天下後世的公正輿論。”當時宰相趙雄總管修史的事，見到這事感嘆說：“不愧於古代的優秀史官。”

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

代理工部郎官，累積遷官兼任吏部郎官。兩淮天旱，命令視察真州、揚州、廬州、和州四州。回來陳述兩淮的形勢，說：“兩淮牢固那麼長江就可以防守住，現在衹知道防備長江，不知道保衛淮河，把重兵安置在江南，丢棄空城在淮河邊，不是以防萬一的辦法。瓜洲是新城，却專門打算撤退自保，金朝使節經過時指劃議論，淮地人民聽到了吁嗟嘆息。誰替陛下提出這個計策的?”

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悦。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强，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

遷爲軍器少監，授任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爲處州知州，到京城奏事。袁樞出使淮河入宫進見時，曾進言：“朋黨互相攀附那麼大臣的權勢就重，進言的道路堵塞那麼皇帝的勢力就孤單。”當時掌權的大官不高興。到這時又上言：“威福權力在下面君主的勢力就弱，所以大臣驅逐臺諫官來蒙蔽君主的耳目聰明；威福權力在上面君主的勢力就强，所以大臣勾結臺諫官來阻遏天下的公正議論。現在朋黨的舊人還在，臺諫官還没有整肅紀律，進諫的道路上又將要重新長滿荆棘

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産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宫、知常德府。

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托。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閑居十載，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寺，深窾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精强，人稱之。

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寨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爲多。

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仇伐敵，天下大義，不出督府而出諸將，況藩籬不固，儲

了。"

授任吏部員外郎，遷爲大理少卿。通州百姓高氏由於産業的事下到大理獄，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接受巨額賄賂委曲包庇他，袁樞原原本本把事情報告皇上，人人都替他擔心。皇上憤怒，立即罷免冷世光，以朝臣身份彈劾御史，實際是從袁樞開始。發手詔讓他代理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由於議論大理寺案件請求補外，有給他郡守的任命，接着貶官兩級，停止以前的任命。光宗接受禪位，恢復原來官級，命他提舉太平興國宫、任常德府知府。

寧宗登基，提升爲右文殿修撰、江陵府知府。江陵臨近長江，年年被水冲垮成一片汪洋，百姓無處安身。楚國的舊城楚觀還在，建草房，遷移百姓居住，以防萬一。種樹數萬株，作爲屏障，百姓感激他。不久被臺臣彈劾罷免，提舉太平興國宫。自此三次領祠禄，是極力上奏請求任命的，把他比作疏太傅、陶淵明。開禧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自從那時賦閑後家居十年，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收藏在家中。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人。父親李升，從進士開始做官。靖康國難時，李升保護他的父親，背部被砍中，和長子一同死去。李椿當時年紀還小，所以衹好將其父兄草草埋葬在佛寺中，深深掩埋而仔細地做了記號；侍奉繼母向南逃走，艱難困苦都嘗盡了，竭盡全力來奉養。因父親的恩澤，補授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懲治土豪假造契券，還給陳氏田地，處理政事很有才能精明强幹，人人稱贊他。

張浚辟舉他爲制司準備差遣，經常讓他跟隨自己。李椿奔走在淮甸，安撫流亡人民，布置屯兵防守，觀察廬州、壽州的軍事情况，視察山水寨險要地段，周密精詳，對張浚有很大幫助。

隆興元年春天，諸將有把北上討伐的建議上報皇帝聽聞的，事情下交都督府，李椿正接受公文到巢湖，立即上奏記録給張浚說："報仇攻敵，是天下的大事，不發起自都督府却發起自一般將

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

領，何況邊防還不鞏固，儲備還不豐足，將領雖多但都没有真實的才能，軍隊疲弱而且没有經過訓練，意見都還不統一，即使奪得了地盤，也不易守得住。”不久發兵討伐没有實際的戰果。

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踪迹必危。”復申前説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决去，未幾果罷。

張浚曾經感嘆得到真正人才的困難，李椿説：“怎能過分誣衊説天下没有人才，衹要不厭惡逆耳之言而甘於虚心接受意見，就或許有人肯前來了。”張浚又被授任右相，李椿知道事情辦不成，勸他離職。第二年春天，張浚出朝視察軍隊，李椿説：“一夥小人已取勝，公無緣無故離開朝廷，行動一定有危險。”再次重申以前的説法很是苦口婆心。張浚心裏同意他的話，但自己認爲是朝廷重臣擔負天下的重任，不忍心撤手離去，不久果然被罷官。

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户數千，曠土大闢。

監登聞鼓院，有不愉快的事，請求通判廉州而還鄉。還没有到任，召他進見，任鄂州知州。請求推行開墾田地，恢復户口數千家，荒地很多闢爲良田。

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决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侵，官强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强糶數而不遏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爲式。

移爲廣西提點刑獄，案子没有結的，全都公平地判决，釋放嫌疑犯幾十上百人。上奏罷停昭州金礦，禁止做官的人購買南方貨物。移任湖北漕司，正值年成大災荒，公家强迫民户去賣米賑濟，而且壓低價格，米運不到，吃飯更成問題。李椿减免所强迫賣米的數量而不限制價格，不久運米的船都聚攏而來，價錢也降低了十分之三。每次巡視部屬，必定事先誡令官吏準備州縣中所要查問的事開列在册子上，衹乘一輛車出行，所到之處找個吏人士兵充當僕役。凡是按慣例送來的禮物，一概不受，言官請求把他的情況下發到各道作爲榜樣。

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説，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説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横，奈何道之以中國地理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説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

召爲吏部郎官，議論廣西鹽法，孝宗同意他的説法，於是改定了法律。授任樞密院檢詳。小吏拿來南丹州莫酋的表章，請求從宜州購買馬匹的，通過簽書張説報告皇帝。李椿説：“邕州遠宜州近，所以要改變它，難道是没有用意的？現在莫氏正當强横，怎麽能對他説道中國地理的遠近？小吏胡作非爲，將要開啓邊疆事端，請求依法治罪。”張説惱怒，李椿因而請求離職，皇上慰勉獎諭讓他安心職守。

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

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嘆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

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

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群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蹙頞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

遷官左司，再次請求補外，授任直龍圖閣、湖南轉運副使。一同請求十三件事，同一天答覆可以，最大的事情是減免桂陽軍月椿錢一萬二千緡，減輕人民交稅折合銀子的價值，百姓刻石紀念他。

授任司農卿。李椿統計司農寺每年用米一百七十萬斛，但倉裏現存的米衹够支持一兩個月，嘆息說："真是所謂的國家也不像個國家了。"極力請求每年儲存二百萬斛作爲一年使用的積蓄。

選擇臨安府尹，李椿在提名當中，執政大臣有的認爲他爲人不靈活通融，皇上説："正想要這様的人。"於是兼臨安府，管事三個月，竟然由於權貴寵臣不方便而解職離任。李椿在朝廷時，遇事就説話，執政所以不喜歡。等到這時輪班進見時，又進言："君主要以剛健爲本體而以虛心聽取意見爲靈活運用，臣下要以柔順爲本體而以内心堅持原則爲靈活運用。陛下是得到了虛心的道理，來推行剛健的德行了。在朝的臣子，還没有見到用堅持原則來保持柔順服侍陛下的。"執政大臣更加不高興，出朝爲婺州知州。

適逢下詔旨購買牛筋，共五千斤。李椿上奏："一頭牛的筋衹有四兩，這樣就是要宰兩萬頭牛了。"皇上省悟，因此收回以前的詔令。

授任吏部侍郎，又極力進言宦官太强盛，説："從古以來宦官的盛衰，關係到國家的興亡。他們的興盛，開始時人們畏懼他們，厲害時人們就厭惡他們，到達極點時人們就一擁而上攻擊他們。漢朝、唐朝不用説了，靖康、明受時的災禍還不太久，一定要有辦法制裁他們，不讓他們到達極點，就能讓國家免去以前的災難，宦官也能保住他們的富貴。守門和宫廷警戒以外，不許干預外面朝廷的事，嚴格禁止士大夫與軍事將領和他們交往溝通。"皇上聽到靖康、明受的話，皺眉很久，説："小時候也聽過這些。"就把奏疏放在袖子裏進宫去了。最後極力上言："應當預先在邊疆上備戰，如果想要保住淮河，那麼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都不能不守住；如果想要保住長江，那麼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也是要害之地。"

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

因病請求祠禄，不允許，當面請求更加堅决，於是授任集英殿修撰、寧國府知府，改任太平州，賜給御醫珍貴藥品送他走。到任以後，極力謀求上游的軍備，請求選擇將領練兵，一旦緊急，排列軍艦溯流而上可以援助東關、濡須，順流而下可以接應采石。

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税法，人以爲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

六十九歲時，上奏章請求告老退休，以敷文閣待制退休。過了兩年，皇上挂念湖南在戰争以後，想要鎮壓安撫那裏，説李椿穩重謹厚可以倚靠，命他爲待制顯謨閣、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屢次推辭得不到允許，纔勉强出來，到任就安撫凋敝慰問病痛，社會氣象完全和太平繁盛時一樣了。恢復酒税法，人們都認爲便利。年成遭旱，鼓勵開倉發米有無互濟，免除租税十一萬，售常平倉米二萬，救活幾萬人。

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傜，二十年間，大盗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

潭州新建置一支飛虎軍，有人認爲不便，李椿説："長沙是一座大都會，控制扼守湖、嶺，鎮守撫諭蠻族瑶民，二十年中，大盗賊出現三起，怎麽能没有一支部隊？况且已經用去縣裏公家的錢四十二萬，怎可以廢除呢？也就是如何統領駕馭部隊的問題罷了。"没滿一年，又告老還鄉，進爲敷文閣直學士退休，早上拜領詔命，晚上就上了船，回家養老在田野池塘之上。

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嶷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説。

李椿十五歲時因避災禍移居南方，貧窮無力養家，不能專門致力於學問。三十歲纔學《易經》，他進言給朝廷，用在辦事上，都是《易經》的功用。高峻而有操守，心中常常以忠厚爲主導，特别厭惡佛老的邪説。

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淳熙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朱熹曾經給他的墓作銘文，説他"預先知道成敗，不必藉助占卜"，"不阿附君王喜好，不作詭求得聲譽"。

劉儀鳳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産，於仕進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資陽縣酒税，爲果州、榮州掾。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年輕時拿文章謁見左丞馮澥，馮澥很推重稱許，於是有名。紹興二年，進士及第。抱負卓越豪邁，不爲謀生置産業，對於仕途升遷很恬淡。進士考中十年，纔去做官，爲遂寧府的蓬溪縣尉，監資州資陽縣酒税，爲果州、榮州屬官。

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從薦

紹興二十七年，有旨意讓侍從官推薦人才，

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絶，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秘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箋奏，以典雅稱。

起居郎趙逵推薦劉儀鳳，稱他“富有詞藻華章，恬淡仕途進取”。宰相執政遞進他的名字，皇上説：“蜀地人道路遠，文學德行有可任用的人，不經過説明舉薦，怎能知道？在此以前蜀地做官的人照例是常被隔斷，不能到達朝廷，太可惜了。”自從秦檜專攬大權，特別壓抑蜀地士人，所以皇上説到這個。不久授任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他考試館職，推辭説離開考場已經太久，改爲國子監丞。宰相因爲他是名士，就遷升他爲秘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起草的公文奏章，因典雅而被稱贊。

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册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册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争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秘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

孝宗接受禪位，議論進上“光堯壽聖”尊號的册書寶璽，有人想要等待欽宗服孝期滿再辦此事，太常博士林栗説：“唐憲宗進上順宗册書寶璽在德宗服喪期内。不一定迴避，準備音樂不奏響就是了。”劉儀鳳單獨獻上議論説：“謹慎地考察上尊號的事屬於嘉禮，每個朝代都必然要等候郊祀大禮完成以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全禮終制的話，都寫在詔書上。議論的人引用憲宗的舊事，從唐代歷史上考察這事，從武德以後，都用的是拿日期代替月份的制度，和我朝的情况大不相同。請求等待欽宗服喪期滿，考核按例行事，就是國家的盛時美事，和君主服侍親長的情誼實際相稱了。”議論的人雖然同意他的話，但説服侍親長應當權且便宜行事而且要更加隆重，最後采用了林栗的建議，劉儀鳳還争辯不休。不久兼國史院編修官兼代理秘書少監。乾道元年，遷爲兵部侍郎兼侍講。

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户，客至，無親疏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録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

劉儀鳳在朝廷十年，每到回家就藏起他的車馬，關鎖他家門户，客人來了，無論親近疏遠都没法見到他，在政府裏好幾個月纔謁見長官一次，爲人特别傲慢。俸禄拿到了，一半用來收藏書籍，共一萬多卷，國史抄録下來没有遺漏的。御史張之綱議論劉儀鳳抄録皇家四庫書籍傳授私家，於是被罷黜回到四川。

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

三年十二月，輔佐大臣進言以前的侍從官可以恢復原來職務的，皇上説：“劉儀鳳没有過錯，可以給他恢復集英殿修撰。”起用爲邛州知州，没有到任，又改爲漢州、果州，罷官還鄉。淳熙

丙申，卒，年六十六。

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晋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二年十二月丙申日，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劉儀鳳刻苦學習，到老都不怠惰，尤其善於寫詩。但非常傾慕晋朝人簡慢倨傲的風氣，不喜歡和平庸之輩交往，所以一生常遇坎坷，一失足就不能東山再起了。

張孝祥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塤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看一遍就不會忘記，寫文章一會兒就寫成好幾千字。十六歲時，考中鄉試，再考被選爲地方第一名。紹興二十四年，殿試爲第一。當時策問考師長學友的學問根源，秦塤和曹冠都極力攻擊程氏的專門學問，張孝祥單單不肯攻擊。考官已決定秦塤爲衆多士子中的第一名，張孝祥在他後面，曹冠又在兩人後面。高宗讀秦塤的答卷裏盡是秦檜的話，於是提拔張孝祥爲第一名，而秦塤第三名，授任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告知宰相說："張孝祥才學文筆都好。"

先是，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

在此以前，皇上壓低秦塤提拔張孝祥，秦檜已經發怒，後來知道張孝祥原來是張祁的兒子，張祁和胡寅關係密切，秦檜素來懷恨胡寅，而且唱名以後，曹泳在朝廷上向孝祥作揖，把請求聯姻的話提出來，張孝祥不回答，曹泳懷恨他。因此暗示言官誣陷張祁有造反的陰謀，關在皇帝下詔設置的監獄裏。恰巧秦檜死了，皇上郊祀行禮的第二天，魏良臣秘密上奏解散詔獄釋放犯人，於是任命張孝祥爲秘書省正字。舊例，殿試第一名下一科考試時纔召見，張孝祥這一榜纔一年就召見了是由於這個原因。

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緣文致，有司觀望鍛煉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説以垂無窮。"從之。

初次進見，首先進言請求皇上總攬大權來完成更新化始的好事。又說："官吏違犯了原宰相的心意，又加上苛細援用法律條文，有關部門觀風望色羅織成罪的，請求命令有關部門立即改正。"又說："王安石作《日録》，當時的政事，凡是好事都歸功自己。原宰相受信用而專横的程度，還不僅僅和安石一樣。臣怕他作的《時政記》，也像安石那樣專横行使自己意見，請求拿已經修成的《日曆》詳細審查改正，改掉私心的説法使它流傳永久。"聽從了他。

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

遷爲校書郎。芝草生長在太廟，張孝祥獻上

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

文章叫做《原芝》，用大的根本尚未確立作爲進言，而且説："芝草生在仁宗、英宗的房間，上天的意願可以想見，請求早日决定大計。"遷爲尚書禮部員外郎，不久爲起居舍人、代理中書舍人。

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鋭，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

當初，張孝祥考中進士，出於湯思退的門下，湯思退任宰相，提拔張孝祥到很高的地位。而湯思退素來不喜歡汪澈，張孝祥和汪澈一同任館職，汪澈老成持重，而張孝祥年輕氣盛，常常欺凌違背他。到這時汪澈爲御史中丞，首先彈劾張孝祥的奸佞不比盧杞差，張孝祥於是被罷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從此湯思退的門客漸漸被驅逐。

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决，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吴中大饑，迄賴以濟。

不久授任撫州知州。年齡不到三十，辦事精當準確，治理州縣的老手都比不上。孝宗即位，復職集英殿修撰、平江府知府。公事繁重緊張，孝祥分析决斷，大堂上没有滯留不决的官司。下屬縣的大族占海包攬爲私利，張孝祥逮捕他們治罪，抄没他們的家産得到穀米幾萬斛。第二年，吴中遭大災荒，靠這些得以平安度過。

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悦。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

張浚從蜀地回到朝廷，推薦張孝祥，召他到行在。張孝祥本來被湯思退知遇，等到受到張浚的推薦，湯思退不高興。張孝祥入朝覲見，就陳述"兩位宰相應當同心盡力，來匹配陛下恢復國土的大志。而且靖康以後衹有和戰兩種説法，留下没完没了的禍端，關鍵是先定下自治的方策來應付。"又説："任用人才的路太窄，請求廣博采取衡量外地的士人準備緊急的時候任用。"皇上稱贊他。

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以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

授任中書舍人，不久授任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很快兼任建康留守，因言官的話改授敷文閣待制，留守和以前一樣。適逢金人再次侵犯邊境，張孝祥陳述金人的情勢不過是想要要挾訂立盟約。宣諭使彈劾張孝祥奪去職名，罷官。

復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築寸金

恢復集英殿修撰、静江府知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理有名聲政績，又因言官彈劾罷免。很快起用爲潭州知州，處理政事簡約平易，不時用威嚴來協助，湖南於是没有事變。恢復待制職名，改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修築寸金

隄，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

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札，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仇，湯思退祖秦檜之説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説，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争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顔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乃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概，著於行事。張孝祥早負才畯，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嘆息焉。

隄，從此荆州没有水災威脅，設置萬盈倉來儲存諸路漕司運送的貨物。

請求祠禄，因病去世，孝宗可惜他，有任用才能没能到底的嘆息。進官顯謨閣直學士退休，享年三十八歲。

張孝祥俊爽超逸，文章比别人做得好，尤其善於寫字，曾經親自書寫奏章，高宗看見了，説："一定會知名於世。"但在南渡長江初年，重大議論衹有和談和戰争，張浚主張報仇，湯思退遵守秦檜的説法極力主張講和，張孝祥出入兩個人的門下而主張兩種説法，議論的人惋惜他。

論曰：尤袤的學問源出程頤，是所謂的老成典範的人，立身朝廷直言不阿，和皇帝争論是非，不答應不罷休，却能使自己全節而終，很不容易了。謝諤、顔師魯、袁樞面對百姓就因治政明辨而聞名，立身朝廷就啓發開導忠心進諫，各自擔當起他們的職務，成爲世人的師長表率。李椿、劉儀鳳言論氣節，明顯表現在行動之中。張孝祥早年秉賦高超的才氣，臨政處事更顯揚名聲，等到他兩面主張和戰的説法，君子常常爲他嘆息。

宋史卷三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章　沈作賓

李衡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户未嘗繫一重囚。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任官做到侍御史。李衡小時候就善於博覽誦讀，作文章拿起筆來馬上做成。進士及第，授爲吳江主簿。有個部使者仗恃權勢擅作威福，侵犯剥削小百姓，李衡不忍心用鞭打百姓來迎合，投遞自劾狀到府裏，辭官回鄉。後來爲溧陽縣知縣，專心用誠意來感化人民，百姓没有不敬重他的。夏秋兩次交税時，把限定的日期懸挂在縣城門上，鄉村裏見不到吏人的踪迹，但交税却比其他城邑先辦完。這一任經歷四年，監獄裏没有關押過一名重要案犯。

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盗猬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温、婺、台三州，惟婺嘗莅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却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説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争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

隆興二年，金人侵犯到淮河邊，人民互相驚慌地説："敵人深入了！"在長江沿岸做官的人很多都遣送自己的家眷，李衡獨自從浙東遷移家屬進縣來，民心大爲安定。强盗群起於旁邊的州縣，而溧陽寧静平安跟原來一樣。守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人列名報告治理的情況，詔令提升一級，不久召入朝爲監察御史。歷任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官，出爲温州、婺州、台州三州知州，衹有婺州曾親臨當地治理。加官直秘閣，但李衡稱年老請求退休，誠懇請求不停，皇上屢次退回他的奏章，授任他秘閣修撰退休。皇上思念他樸實忠誠，不久又召他復出任職，授任侍御史，因年老而堅决推辭，没有獲得允准。差遣同知貢舉。適逢作爲外戚張説以節度使掌握軍事大權，李衡極力上疏奏論這事，説"不應當因爲是

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吕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别墅，杖履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逾萬卷，號曰“樂庵”，卒，年七十九。

母后的心腹之親就爲人選擇官職”，在朝廷上爭論很長時間。改官起居郎，李衡説：“與其升官而虧負君主，還不如退休而符合大道。”奏章遞上五次，請求告老退休更加堅決，皇上知道没法改變，仍然以秘閣修撰退休。當時給事中莫濟不肯寫敕書，翰林周必大不肯起草制書，右正言王希吕也和李衡相繼議論上奏，同時離開朝廷，士大夫作《四賢詩》來記載這事。李衡後來定居崑山，建造茅屋别墅，拄杖穿草鞋自在漫游，身邊祇有兩個老年僕人侍候，收藏書籍超過一萬卷，號稱“樂庵”，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没，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李衡自宣和年間進入太學，同學有個趙孝孫，洛陽人，他的父親從師於程頤，有家學淵源，勸李衡讀《論語》，説：“學習不是説僅僅記憶背誦詞章，是因此而學習聖賢，不能有一絲一毫不真實的地方，纔可以談得上求學。”李衡心裏佩服他的訓導，雖然廣博通曉了很多書却仍以《論語》作爲根本。臨終前，洗澡穿戴衣帽，静静地死去。周必大聽到消息説：“世上所説的深入鑽研佛理，就能達觀生死，李衡不是離棄儒家學佛的人，却能在臨終時超然得這樣，恐怕是孔門裏所謂的聽了大道的人罷。”

王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争論，且言：“今内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

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彦古客，王藺既薦之，上大喜。韓彦直、彦質輩恐其爲彦古報仇，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彦古賂，伏闕上書薦彦古爲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陽人。年輕時自負奇特志氣，自視甚高，因此違逆時俗社會。乾道四年，商議遣返歸正人，自中跪伏在麗正門争論，而且説：“現在朝内空虚没有賢才，朝外空虚没有軍隊，應當搜尋網羅英豪才俊，廣泛招募忠實的力量，來圖謀中原。”判罪流放徽州，又放他回鄉。淳熙年間，進士及第，爲舒州懷寧縣主簿。又任嚴州分水縣令。

樞密使王藺推薦，召他入見，皇帝認爲他的話很壯烈，將要改官爲籍田令，又讓他舉薦所瞭解的人，馬上就要任用了，因諫諍的奏疏罷免。王自中本來是韓彦古的門客，王藺推薦他以後，皇上特别喜歡。韓彦直、韓彦質害怕他爲韓彦古報仇，極力請求和自中結交；却暗地致意皇帝親信的人，説“自中受了韓彦古的賄賂，跪在朝廷上書推薦韓彦古爲宰相”。皇上派人調查這件事，

入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彦直輩譖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踪忤王藺，但不敢曠職。"蓋欲并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

中書舍人王信一直害怕自中成爲臺官將要對王淮不利，知道韓彦直等人的讒言已經成功，連忙請求進見，窺探皇上的意向；退下來就跑去告訴右正言蔣繼周，蔣繼周纔敢彈劾上奏。讀到"接受賄賂伏闕上書"的地方，皇上説："你可以説是打中了他的要害。"蔣繼周上奏説："臣不是不知我的行動違背了王藺，衹是不敢荒疏職責。"大概是想一同攻擊王藺來討好王淮，皇上衹高興蔣繼周善於論事，不知裏面有這樣的曲折。

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内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通判郢州，半路授任光化軍知軍，改信州，丁母憂，服喪期滿，回到朝廷。光宗即位，迎面對他説："我從壽皇那裏知道你的名字，留下來任郎官可以嗎?"言官不同意。主管冲佑觀，起用知邵州、興化軍，命令下達時自中已經病倒，慶元五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歲。

家願

家願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嘆。

家願字處厚，眉山人。父親家勤國，慶曆、嘉祐年間和堂兄家安國、家定國一同跟劉巨交游，和蘇軾兄弟是同學朋友。王安石長期廢除《春秋》學，勤國憤恨這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年間人事紛紛變動，而元祐朝各位賢臣又糾正彎曲做過了頭，家勤國憂慮這些，因而建築房室，作《室喻》，蘇氏兄弟讀了欽佩敬服。

願弱冠游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願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爲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願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爲第一，願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

家願二十歲游歷京師，以廣文館進士考試及第，當時是紹聖元年。殿試策問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策問題目，極力詆毁元祐政治，家願答題衹用堅守九年來已經推行的政策爲内容。當時門下侍郎蘇轍曾上奏疏辯論策問的事，并舉了漢武帝的事例，惹惱了皇上等待治罪，家願還没來得及知道，因爲見到蘇轍，背誦所回答的話，驚喜地説："老朋友的兒子志同道合，就應該是這樣的。"楊畏重新主考，專門同意熙寧、元豐，録取畢漸爲第一，家願就居於下等。蘇轍不久出守汝州，而國中的言論也就大爲改變了。

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願時爲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

元符三年，因日食尋求直言，家願當時爲普州樂至縣令，響應詔書進言，極力論述時政共一萬字，其中重點有十個：一是説謹慎開始而端正根本，二是説崇高德行而上達天意，三是説嚴謹對待喜歡和厭惡來防備小人，四是説要明察信

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孛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黄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悦，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

任來辨别君子，五是説開闢進言的道路而招徠敢於直諫的人，六是説仔細聽取諫言還要觀察事實如何，七是説破除朋黨偏頗的意見而保存最公正的言論，八是説實現盛德來服膺天下，九是説儘量寬厚來網羅人才，十是説尊崇名教氣節來淳厚士人風氣。奏疏遞上不予答覆。崇寧元年，下詔記録元祐、元符時上書人的姓名，家愿由選人籍被列入邪下等，貶監華州西嶽廟。當時應該改京官，一直不給改，禁錮不調官一共十年。大觀四年，彗星出現，頒降大赦令，解除黨禁，纔改官，調爲雙流縣知縣。通判文州。知州鄭行純憑藉宦官勢力胡作非爲，停辦邊疆和夷人的互市，開啓邊疆争端。家愿争論這事，不被接受，就徑自下令恢復原來的樣子。知州發怒，交相上奏互相彈劾，都被罷免。而家愿因曾入黨籍，貶監英州酒税，遇赦移任黄州，好幾年纔給他祠禄。興元守帥王庶推薦他代替自己，通判果州。靖康初年，左丞馮澥推薦他充任諫官，授任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能上任。高宗南渡，提拔閬州知州。適逢張浚謀劃大舉進攻，家愿勸説張浚準備武器充足軍備等待機會，張浚不高興，用便宜行事的旨意調家愿到彭州。有論邊防事務的奏疏，名叫《罪言》。守彭州的第二年，請求告老還鄉，去世。

方蘇轍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爲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嘆，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當時蘇轍讀家愿的策問答題，説家愿年輕而能不爲仕進打算，以後定能因直道聞名，遺憾來不及見到了，蘇轍的話到這時得到了驗證。淳祐年間，家愿的曾孫大酉任經義講席侍講，因而閑談到這事，皇上改變臉色嘉獎贊嘆，傳旨取來所上書疏，又親自書寫了"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個大字賜給他。

愿同郡楊恂，丹稜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家愿的同鄉楊恂，是丹稜人，字信仲。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元符初年，爲廣都縣知縣，和家愿同時上書，詞語非常切實直率。過了三年，也一同列入黨籍邪下第五等。他上的奏疏因火災而没有留存。

張綱

張綱字彦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

張綱字彦正，潤州丹陽人。進入太學，以上舍生成績進士及第。出仕，徽宗知道張綱三次

三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混淆，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勛郎。

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校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史，著爲令。

都考中第一，特別授予太學正，遷爲博士，授爲校書郎。入朝進見，議論說："君子小人混淆，詢問言語試驗政事就能讓邪正自然分開。小人得志就爭功鬧事，禍害是說不完的。現在掌權的人說大話欺瞞君主，社會風氣奢侈糜爛，背棄根本追逐末流，一天比一天厲害。應當用祖宗親身推行的教訓爲法度，天下是不難於教化的。"皇上稱好。論事和蔡京意見不同，排擠他出朝，主管玉局觀。過了很久官復原職，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爲著作佐郎、屯田司勛郎。

當初，朝廷議論派童貫、蔡攸出使朔方，張綱極力論述不可以出兵的情況，没有答覆。等到金人撕毁盟約進犯京師，命令張綱分工守衛四面城墻，不久解除戒嚴，下詔登城守衛滿一個月的升官。張綱說："主上遭憂是臣下的耻辱，道理上應當這麽做，反而要靠這個領賞嗎?"最終不自報功。出爲兩浙提刑，調任江東。池州守將王進驍勇狂暴，屬官因小過錯違逆他，就被釘手在門上。事情被皇帝聽見，下詔張綱乘傳車去追究責任。當時國家勢力不穩，諸將官往往輕視朝廷，王進簇擁帶甲騎兵幾百人衝到張綱面前，張綱喝令王進到階下，就審問，罪行查實馬上判决，從此没有違法的人。以左司召入朝，暫代監察御史。請求命令州縣每個月具體開列在押犯人死活的數字，申報提刑司，年終比較多少决定優劣。進爲起居舍人，改爲中書舍人。建議請求依照祖宗時方法命大臣兼管修史的事，下詔宰相呂頤浩監修國史，寫成法令。

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九十八人爲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受。宗室令廣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廣故復違舊

試任給事中。大將有因軍中田地不均請求不收租的，朝廷將要同意，張綱堅持說不可以。適逢推恩給元祐黨人家，負責部門没有限制，自己陳述請求的人紛紛來到。張綱建議用崇寧石碑所刻的九十八人爲標準。自從戰爭興起後，小人大多乘機生亂，經過五年而仇家互相揭發的人很多。張綱說這不是推廣愛惜生靈的道德，請求讓他們自己審判囚禁，以後再有告發的不再受理。宗室趙令廣特恩轉升太中大夫，張綱進言："一般官員超常轉升侍從官不合法律，而且從崇寧以來官職不按照資歷擔任，致使法紀遭到很大破

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彦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訴于朝，彦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彦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

壞，現在剛剛改換這種風氣，怎麽能因令廳的緣故又違反以前的規章。”下詔按次一等的官職書寫制書，舍人王居正又堅持不做，命令就終止了。宣撫使張俊駐扎部隊在九江，派遣軍營士兵送信到瑞昌，縣令郭彦章推測知道士兵和獄中犯人串通，就用刑具囚禁他們。張俊訴冤到朝廷，郭彦章坐罪罷免。張綱上言：“近來州縣官吏很多都阿諛奉承當權的人，郭彦章不隨同一般人，這是能够奉法守職的，現在不獎勵反而罷免，用什麽來表示鼓勵？”

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絶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宫。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

授任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彈劾張綱，提舉太平觀。進官徽猷閣待制，因年老退休。秦檜當權很長時間，張綱住在家鄉二十年絶對不和他通問候。秦檜死了，召他爲吏部侍郎兼侍讀。最初講《詩經·關雎》篇，由后妃淑女的事情，依次陳述周文王任用賢人，含意規誡勸諫。皇上説：“很久没有聽到博大雅正的話了，今天所講的分析道理精到詳明，深深啓發我的心意。”張綱進言：“近年監司人員資歷淺名望低，請求挑選七品以上有清廉聲望的官員，或者曾任郡守治理成績明顯的人擔任，希望有地位聲望已受尊重，才能已經過考驗的，可以承當這個職務。”聽從他的話。代理吏部尚書。當時因彗星出現在東方，下詔徵求直言。張綱上奏：“徵求言論容易，處理政務清明正確就難了。應當命令各有關部門詳細審查章奏，一定要徹底瞭解情况，不要馬虎隨便。”授任參知政事。高宗不斷告知輔佐大臣要寬鬆愛惜民力，或許是懲戒於秦檜的苛刻政治，希望安撫百姓。張綱於是選擇那些密切有關於有利人民的八十件事，標明大意，請求刻版印刷公布朝廷内外，於是人人都明白知道了皇上的德意。請求年老退休，以資政殿學士爲婺州知州，不久退休。高宗行幸建康，張綱到行宫朝見。孝宗登極，召見張綱陪同祭祀南郊，因年老推辭不去，下詔嘉獎他，命令他所在的州縣要經常去慰問，還賜給羊酒。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綱常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

張綱曾經寫下座右銘説：“用直道端正自己，用正道立於朝廷，用安静恬退高於天下。”他的堅定操守就是這個樣子。起初謚號文定，吏部尚

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書汪應辰議論駁回了，孫張釜再次請求，特恩賜稱章簡。張釜，慶元年間爲諫官，極力排斥道學諸賢，累積遷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張大經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脱，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嘆。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及第，爲吉州龍泉知縣，有良好的政績。各部門列名推薦，賜給在偏殿進見，出爲儀真知縣。當時兩淮的監司、帥守很多都生事來求功賞，張大經單獨用平易的態度接近人民，百姓都感戴他。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不久調任江東。其他路有豪强犯法，案子很久不能結束，命令轉移給大經處理。豪强倚仗權勢謀求免罪，大經最終按法律定了他的罪。孝宗重視御史臺臣的選擇，命令逐條開列出部使者十個人，皇上獨獨同意張大經，召見，皇上說：“我十人中選出你一個人，因爲你風骨嚴峻整肅。”於是授任監察御史，命令發出，朝廷内外驚懼贊嘆。

大經首陳士風掊克、偷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間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内而百官有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貪理冤、去苛斂、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侂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耻者望風希旨，傷毁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侂，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璉暴横，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鐫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

張大經首先陳述士大夫風氣中剥削剋扣、偷懶怠惰、欺瞞傲慢、浮華空虛四種弊病。當時大理寺官間或有很多在外面，張大經上奏說不方便，於是建官舍衙門。遷爲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進言：“現在的不整肅，是因爲大臣不負責任。”又說：“各路荒政不實在，有很多飛來飛去的蝗蟲。希望更加恐懼小心，申飭大臣，使朝内百官有司貢獻忠貞、整肅他們的職責，朝外的監司守臣糾察貪暴申理冤枉、除去苛税、寬舒民力。”皇上都嘉獎接受。因爲談論宦官韓侂推薦士人，皇上說：“這也没什麽害處。從前楊得意當狗監，也曾經推薦過司馬相如。”張大經上奏：“他們是些什麽人，能讓他們推薦士大夫，將恐怕不要廉耻的人觀風頭順旨意，傷害士人風氣。”過了幾天，皇上對大經說：“你以前上奏的韓侂的事，我思考覺得真是這樣。”又議論宦官董璉暴虐蠻横，領命前往淮甸，所到之處勒索徵求，而且自稱“董閻羅”。皇上說：“是這樣，人都這麽說。”立即准奏罷免，流放南康軍。授任侍御史。皇上宣布告知說：“你論事很得體，而且詳明精練。”張大經於是上言：“士大夫風氣還不淳厚，官吏政事還不整肅，百姓力量還没復蘇，祥

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户絶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偫；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

和之氣還没有響應，都是由於人心還没有端正。希望考察公正，明辨義利，用來區别好壞，抑制浮華淺薄，除去貪虐剥削，就没有不隨之洗心革面，全部歸於正道的了。”皇上再三稱贊。又進言：“監司是統治人民的根本，不可以用資格來限制。”皇上采納他的話，就選出四個寺丞同時差遣。試任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求溝通漕臣的計劃，來彌補各個州縣的有無；收取户絶之家的田租，來增多常平倉的儲備；嚴刑處理貪贓的罪改爲正法，來懲戒貪污；收取朝外各路開缺的空額歸到吏部，來杜絶私下干謁而開通孤單寒族士人入仕之路。

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嘆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閲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疏斥憸腐，抑絶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

秋天天旱，下詔徵求直言。張大經極力進言：“人心的不團結有導致它的原因。民力用盡而且愁苦嘆息很多，士兵貧窮而且怨恨嗟嘆的多，這兩件事是如今的大弊端。在地方州縣裏，絹帛過多折算它們的錢數，米糧過高收取它們的贏利，關卡集市收取很多雜税，茶酒榷酤被嚴厲禁止。朝廷内外領兵將帥大多出自權貴的門下，得到利益養肥自己，平常就招來大衆的怨恨，紀律違背破壞，軍容混亂不整。而且親近宦官的府第名園，超越法制紀律的規定，别墅店鋪，到處都是，不靠賄賂私贈拿什麽來滿足貪欲？希望陛下疏遠訓斥奸惡腐敗的人，抑制杜絶僥幸進取的門路，留意於君王的職責，嚴格要求宰相輔臣，一統天下的權力，那麽，天下的事情必然就好辦了。”不久池州守臣郝政降爲統制官，殿前都指揮使放外任，大約就是采納了他的意見。

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帙，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訃聞，上

授任禮部尚書兼侍讀。張大經多次請求祠禄，皇上説：“你公正廉明一定能爲我治理百姓。”以徽猷閣學士爲建寧府知府。不久，移鎮紹興府，推辭不到任，給官祠。進官龍圖閣學士，因年老辭官，以通奉大夫退休。當時君王恩寵并没衰退，上章引退，别人將他和孔戣相比。壽數超過八十歲，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官正議大夫，降詔旨安撫慰問，賜給銀盒裝的藥茶。慶元四年七月，病重，對兒子們説：“我的眼睛可以閉上，我愛君主憂國家的心意不可泯滅。”没有一句話提到私事。逝世，享年八十九歲。訃

甚悼之，贈銀青光禄大夫，謚簡肅。

告報知，皇上十分悼念他，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號簡肅。

蔡洸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霅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户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决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却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税户客户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自爲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户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户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

蔡洸字子平，他的祖先是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蔡襄的後代，遷徙到霅川。父親蔡伸，左中大夫。蔡洸由恩蔭補將仕郎，考中法科，授任大理評事，遷爲寺丞，出爲吉州知州。召任刑部郎，改爲度支，以户部郎總管淮東軍馬錢糧、鎮江府知府。恰逢西溪駐軍移駐建康，軍艦接連不斷。當時很長時間不下雨，郡裏百姓修築堤壩蓄水灌溉，漕司發公文到州命令把堤壩挖開，父老鄉親流淚訴苦。蔡洸説："我不忍心得罪老百姓。"拒絶漕司的命令。不久下了大雨，漕運通航，年成也獲大豐收。人民歌唱他説："我們蓄積流水，來把良田灌溉。使我免受掠奪，要把蔡公依賴。"就地授任司農少卿，進言："鎮江三縣的税户客户輸丁税各自不同，請求統一，不准許各自制定不同制度。所交納的丁絹，依照和買的價錢，計算尺數折算交納，每人發給一張紙鈔，公家從買絹的時候開始發放，公私都便利。"皇上贊許接受。以户部侍郎官職召還朝廷，試任吏部尚書，移任户部。皇上對侍從大臣説："我因爲户部得到人才而高興。"蔡洸經常説"財貨没有漏洞流失就用不完"。不久請求離職，授任徽猷閣學士、寧國府知府。上朝辭行賜給座位，皇上慰勞説："你臉上有火色，是風疾的症候，我有兩種藥方賜給你。"蔡洸謝恩，就領宫祠而還鄉。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蔡洸服侍親長很孝順，曾祖蔡襄没有謚號，極力向朝廷請求，賜謚號忠惠。所得到的俸禄，常常用來周濟親戚中貧窮的人，離開朝廷的時候，袋中没有多餘的錢，甚至賣掉賜給的銀馬鞍韉置辦行裝，别人都佩服他的清廉潔净。

莫濛

莫濛字子蒙，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

莫濛字子蒙，湖州歸安人。因祖上恩蔭補任將仕郎，兩次法科考試第一，累積遷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司。張子華因爲貪贓敗露，朝廷命令莫濛前去審理此案，莫濛依法治了他的罪。又上言秦熺、鄭時中接受張子華的賄賂，統

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决，命濛治之。濛察其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踪迹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黄州倅奏親擒盗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鬥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抵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户部員外郎。

計價值好幾千緡。回朝，授任大理寺正。吏部失火，牽連獲罪的有幾百人，很久不能判决，命令莫濛處理此案。莫濛細察其中最可疑的人留在牢裏，放出其他的人作爲耳目來追踪訪查，約定三天後再來，就得知案子的實情，被關押的人纔得到釋放。黄州通判上奏親自捕捉盗賊五十多人，皇上命令莫濛徹底追究，盗賊解到以後，都哀告冤枉。莫濛命令給囚犯去掉刑具，帶通判上堂，詢問盗竊發生的原因，和敵人戰鬥的場所，地點時間全都互相矛盾，和他辯論，回答不出。莫濛開列出正犯幾個人上奏，其餘全部釋放。皇上告知輔佐大臣説："莫濛不僅通曉刑獄，還可以讓他管理財政。"授任户部員外郎。

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

朝廷派遣莫濛籌措管理浙西、江淮的沙田蘆場，皇上對他説："得到這些可以有助於經濟開支，回朝時把户部位置給你。"莫濛想方設法搜括督責，得到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多畝。言官指責他丈量不真實，徵收到貧苦人民，罰監饒州景德鎮。起用爲光化軍知軍。間諜得知金人背棄盟約，州裏缺少船隻，人們爲此憂慮，莫濛盡力辦理收集，等到敵人侵犯邊境時，百姓依靠這些船隻渡河。當時軍餉緊張，授任淮南轉運判官，莫濛拖延不上任，右司諫梁仲敏彈劾他不敬君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替他向皇上求情，官復原職，召見他，皇上告知説："我總是記得從前籌措辦理沙田的事很不容易。"莫濛感謝説："盡職罷了，不敢逃避怨恨。"皇上説："假使承擔任務的人人和你一樣，天下又有什麽事做不成。"

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户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圮，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闉，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閲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錫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

授任湖北轉運判官。不久，爲鄂州知州，召還授任户部左曹郎中，出朝爲揚州知州。上朝辭行，皇上因州城坍塌，命令莫濛增修。莫濛到州裏，規劃裁度城墻城門，分別交給諸將各自刻寫姓名在雉堞上，懸重賞激勵鼓動，過了幾個月就修成了。授任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代理臨安府知府。不久，爲暫任工部尚書出使金國賀正旦。金朝廷賜酒宴，莫濛因爲是本朝的忌日不敢戴簪花聽音樂，金朝派人催促赴宴，莫濛堅持不聽從，最終不能强迫他改變。

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正奉大夫。

出使回來，授任刑部侍郎，改爲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因言官罷免。起用爲鄂州知州。死在任上，享年六十一歲，追贈正奉大夫。

周淙

周淙字彦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并山水置寨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秘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悦。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嘆，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嘆不已，進直徽猷閣，帥維揚。

周淙字彦廣，湖州長興人。父親周需，從進士開始做官，官至左中奉大夫。周淙從小敏鋭聰明，努力學習，宣和年間因父親任子爲郎官，歷任官職做到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人背棄盟約，邊疆戰事正興起，守帥的選擇很困難，士大夫也害怕前往。首先命令周淙守滁陽，没有到任，改任楚州，又改任濠梁。淮、楚原先有依靠山水地形設寨堡衛護自己的，周淙給他們規定紀律，構建保伍組織。金國主完顏亮動員全國兵力侵犯邊疆時，人民依靠這些保全生命的不計其數。授任直秘閣，連任。孝宗接受禪位，我國部隊進攻奪取虹縣，中原人民聚集來歸順，扶老携幼在路上絡繹不絶。周淙計算人口供給食物，在路上的人用酒肉犒勞，到達目的地的人給房舍居住，人人感動悦服。張浚視察部隊，駐扎在都梁，看到周淙的謀略，就稱贊嘆賞，并且説："有緊急情况，公要和我一同赴死。"周淙也感動奮發，甚至説"頭可斷，身不可退却"。張浚入朝，全面陳述這些情况，皇上贊美嘆賞不停，進官直徽猷閣，帥守維揚。

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除秘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

適逢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又把周淙作爲推薦對象，進官直顯謨閣。當時兩淮經過戰争蹂躪，人民很多流離逃亡，周淙竭盡全力招納安撫，百姓安定居住像從前一樣。鼓勵人民種植桑柘樹，開拓屯田，皇上也專一任用周淙，屢次賜給親筆書札。周淙遵奉施行更加努力，進官直龍圖閣，授任兩浙轉運副使。不久，爲臨安府知府，進言："從古以來風行教化一定要從親近的人開始。陛下身體力行節約儉省，用來昭示四方，但尊貴近習的人奢侈靡費，一點不知道節省。"就逐條遞上禁止十五件事，皇上贊賞接受他的意見，下詔書獎勵，賜給金帶。皇上停留臨安的時間長了，居民一天天增加，河流狹窄，行船很感困難，周淙請求疏通開掘。完工後，授任秘閣修撰，進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

愈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國宮而還鄉。皇上懷念周淙不能忘記，授任敷文閣待制，起用爲寧國府知府，催促入朝上奏，皇上慰勞安撫更加優厚。魏王出朝鎮守，改守婺州。明年春天，又奉領祠祿，屢次告老。十月逝世，累積官階爲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御，上擢爲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爲正字。明年，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嗛不附己，風言者媒蘖其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擢秘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從小敏鋭特異，每天誦記好幾千字，通曉《小戴禮》，四次鄉舉考第一。紹興十五年參加殿試，主考官定他的名次在第三，等到進呈御覽，皇上提拔成第一名，授任鎮江軍簽判。這年冬天，進入省裏做正字。明年，遷爲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個王府的教授，遷爲著作佐郎。服事王府四年，盡忠竭誠，專一用經義文學啓發誘導，受孝宗的知遇就從這時開始。秦檜掌握國家大權，恨他不阿附自己，微言示意言官構陷他的罪過，出朝通判筠州。秦檜死後，召還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提升秘書少監、起居郎。出使金國回來，授任代理工部侍郎，不久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禮畢，隨侍皇帝，獻上《慶成詩》。

初，章在秘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漳州，爲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秘閣修撰、敷文閣待制，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删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爲非《春秋》法。

當初，劉章在秘書省，曾經議論郊廟行禮册文，應當專設機構討論，下詔實行他的説法。正式遷官吏部，御史指責劉章派官吏買絹，高宗吃驚地説："劉章一定没有這樣的事。"御史堅持説法不肯停止，罷官提舉崇道觀，滿朝的人都嗟嘆鬱悶。起居郎王佐申辯他的冤枉，也坐罪斥退。起用爲信州知州，不久，又請求祠禄。孝宗接受禪位，懷念從前的老師，任命爲漳州知州，被諫議大夫王大寶沮止。不久授任秘閣修撰、敷文閣待制，召爲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於是拜爲禮部侍郎。上奏禁止胡亂祭祀，又從《三朝史》裏删除《道釋》、《符瑞志》，大約是認爲違反了《春秋》書法。

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彦端指言非是。或譖彦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彦端一笑爾。"彦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

朝廷商議籌劃奪取中原，調集各郡部隊，人民很受擾亂。少卿趙彦端指責説不對。有人誣陷趙彦端説："陛下盡心於辦大事，凡是所謀劃的事，衹够給趙彦端嗤笑一次罷了。"趙彦端害怕發生意外的事。皇上趁夜間召見時問劉章説："聽説在你的秘書監裏有人嗤笑我。"劉章不明情

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複，且言：“太宗問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兹，願益加意，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嘆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禄。

況，不慌不忙地回答説：“聖明天子做的事情，别人怎敢嗤笑，如果説意見不一致的話或許是有的。”皇上的心意得到很大寬解。彥端得以免罪，别人稱劉章是忠厚長者。下詔詢問唐太宗所問的魏徵的仁德功利孰優孰劣，劉章上奏疏諄諄作複，而且説：“太宗問魏徵的事發生在貞觀十六年，陛下接受天命到今天是十年，希望更加專心一意，就將要超越商、周而繼承唐、虞了，太宗不是難以達到的目標。”進爲代理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在選德殿對事，問劉章：“今年多大歲數而容貌没有衰老，曾經學過道術没有？”劉章拱手回答説：“臣是書生没有其他技能，衹是菲薄節儉對待自己。晏嬰一件狐皮袍子三十年不换掉，别人認爲困難，臣認爲很容易。”皇上贊美嘆息了很久。親自濡墨揮毫寫字賜給他，使他安心供職。劉章極力告老請求還鄉，以顯謨閣學士領祠禄。

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爲朕致此意。”旋遣閤門祇候蘇曬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匹。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禄大夫，謚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淳熙元年，兒子劉之衡從御史、檢法官出朝守廣德軍，應當上朝辭行，在偏殿召見，問：“你父親學士平安嗎？”撫問慰勞了好幾遍，臨到告退時又告訴説：“你回家侍養的時候，替我轉達這個意思。”旋即派閤門祇候蘇曬到他家宣旨問候，拜爲端明殿學士，賜給銀絹四百匹。四年，上奏章告老，以資政殿學士退休，去世，享年八十歲，追贈光禄大夫，謚號叫靖文。劉章容貌身材魁梧壯碩，以周到詳密自持，在兩朝出官入宦，受到眷顧知遇，不曾泄露宫中一句話。

沈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吴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雁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爲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崈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决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悦；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蘖之，罷

沈作賓字賓王，世代是吴興歸安人。因父親在任而入仕，監饒州永平監，冶煉鑄造堅固精緻，又承旨意監造雁翎刀，皇上很滿意，接連提升兩級。考中刑法科，歷任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朝爲大理評事。改官，通判紹興府。守帥丘崈對待下屬官吏剛正威嚴，作賓調解斡旋協力贊助，常常用寬容調劑。任滿，爲台州知州，首先訪問民衆疾苦，放寬鹽禁，延緩租期，平均徭役，改變酒法，判决留滯案件，五十天内全部除去前任政策中不利於百姓的方面，州民都感到歡悦；但前任知州嫉妒他超過自己，巧詐地誣害構

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除大理正，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

陷他，罷官而去。百姓到朝廷請求，挽留他没有批准，爲他建立"留賢碑"。授任大理正，避親戚嫌疑，改爲太府丞，遷爲刑部郎。

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爲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奸、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爲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令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置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

慶元初年，歷任官職做到淮南轉運判官，由於治事幹練而有名聲。任官直華文閣，從他的任上提升爲太府少卿，總管淮東軍馬錢糧，繼而升任太府卿。不久授任直龍圖閣，帥浙東，紹興府知府。入朝覲見，上奏："徽州、南康軍月椿錢不能按期交納，朝廷頒降交納定額，每年都説'暫免一次'，第二年督促交納又和原先一樣，恰好能够啓發官吏的奸惡、加重對人民的禍害，請求明確下詔指示。又楚州武鋒這一支軍隊已經招募三千五百多人，朝廷當初打算減少，戍守了幾年，還没有制定紀律：第一，主將的威望太輕；第二，知州進行約束管理時不以禮相待；第三，訓練時不盡力發揮他們的能力。希望命令本州減少寬容，督責他們練習，規定年月期限，考試成績決定成敗，獻上朝廷來黜退或提升他們。"皇上嘉獎接納。韓侂胄正在掌權，族人有住在越地的，公開釀造私酒，沈作賓逮捕他下在牢裏，而流放他的奴僕。又議論紹興府和買的事，這些話見於《食貨志》。

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欑宫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核，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

授任兩浙轉運副使。入朝覲見，上奏："欑宫這一個負責部門，每年撥款經制錢、總制錢按緡計算一般是四萬多，紅色油漆還没有掉色，又加上一層塗飾，墻壁全都完好，又接着創建改易，浪費本來不必計算，更談不上驚動褻慢，不是用來安定神靈、表彰聖孝的辦法。今後凡有應當營建修繕的，報告朝廷，交給守臣查對核實，皇帝簽發以後再動工。"皇上點頭同意好幾遍，但奉命修建的人不高興。

除權工部侍郎，繼兼户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删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户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

授任代理工部侍郎，繼而兼任户部侍郎。上奏請求編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的歷史，恢復敕令所删修官的五個名額來準備授給選人中有才幹的人，又請求重申嚴格執行保伍法。因言官彈劾罷官還鄉，起用爲鎮江府知府，授任集英殿修撰，改爲寧國府知府，授任寶謨閣待制，潭州知州，授任户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上奏説湖北應當儲蓄糧食，湖南應當增加部隊。不久，授任龍圖閣

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盗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强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内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鬥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嘩。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户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梘吏奸，閲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

待制，平江府知府，請求得以約束管制許浦的水軍，詔令准許。郡中有個使臣，從前是海盜，沈作賓派人招徠他的黨羽，來了以後，慰問勉勵他，賜給衣服用品，又得到强壯勇敢的幾千人，設置將領來統率稱爲"義士"；再招募郡城内外的無賴青少年也有幾千人，稱爲"壯士"。衣服糧餉武器都跟官軍一樣，而輕快敏捷善於戰鬥還超過他們，從此海路不必再警戒，城市中没有喧嘩。不久任命參贊都督府，兼代理鎮江府。請求保留駐守的士兵一千人，又想要用江、閩的新兵兩千人替换原有老兵一千人，防備意外之事。朝廷感到爲難，就請求祠禄。言官接着又提到他，再次召還任户部侍郎。戰爭以後，國家力量耗盡，現存的金錢穀米，僅够支持十天。沈作賓考核租税拖欠，糾察官吏的奸惡，過了三個月就有了半年的儲備。充任館伴使，兼代理工部尚書。

會臨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户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户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内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寨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寨，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閲，改刺其懦弱者爲厢軍。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焕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禄大夫。

適逢臨安空缺知府，當時宰相想上奏任命沈作賓，極力推辭。授任代理户部尚書，因母憂解職，服喪期滿，授任顯謨閣直學士、建寧府知府。入宫覲見，請求重申嚴格禁止虚報户名户籍的命令。授任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隆興府知府。上奏轄境内的南安、南康、龍泉三個縣，靠近少數民族聚居的溪峒，三個縣的縣令縣尉以及接近溪峒的堡寨名叫秀洲，叫北鄉，叫蓮塘，跟永新縣的勝鄉寨，應當就近委任帥司、憲司選擇賢才開闢治理，適當給以獎賞。又請求下詔給各道監司分别下到州郡，選擇禁軍，精心操練，改判其中膽小體弱的人做厢軍。在地方節省錢財二十多萬緡，僚屬請求獻到朝廷，作賓説一生還没有進獻過盈餘，用一半交給帥司犒勞部隊，一半隸屬本府。授任焕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進官顯謨閣學士退休，在家中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而後，奸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

論曰：李衡官職進退都雍容大度，接近於聞知大道。王自中、家愿傑出超邁敢於直言，摧挫折磨都不後悔，都有值得稱許之處。曾經考察宋朝的建立國家，根本在於臺諫。崇寧、大觀以後，奸邪壞人專擅大權，爵位賞賜冒領濫發，一

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令廮恩，大經劾韓俣、斥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洸、濛、淙、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直到北宋滅亡。高宗、孝宗重視糾察封駁的部門，張綱裁抑趙令廮的承恩，張大經彈劾韓俣、指斥董璉，人人都振奮發揚高風亮節，正氣漸漸得到伸張了。當時就有像蔡洸、莫濛、周淙、劉章、沈作賓的，衆多好人，合爲一傳也是很適宜的。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

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户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録，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

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并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

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他家先祖是鄭州管城人。祖父周詵，宣和年間爲廬陵通判，因而在那裏安家。父周利建，太學博士。周必大年輕時英俊傑出，父親死後，養育在母親娘家，母親親自監督教育他。

紹興二十年，進士及第，授爲徽州户曹。考中博學宏詞科，任建康府學教授。授任太學録，召考試館職，高宗讀了他的卷子，說："是執掌制書的手筆啊。"守官秘書省正字。館職官重又召試從這時開始。兼國史院編修官，授任監察御史。

孝宗繼位，授任起居郎。值班時上前奏事，皇上說："我從前見過你的文章，如果有新近的作品就獻來吧。"皇上剛開始就讀經義講席時，周必大上奏："經義講席不是爲了分析文章字句，而是爲了從容不迫地咨詢問答，補助聖君道德，講究治國大體。"在這以前，左右史官很長時間不派人擔任，連記注一同停頓堆積，周必大請求一言一行必須記録，加緊編修每月獻上。就任命周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代理中書舍人。隨侍經義講席，曾經談論邊防事宜，皇上因蜀地感到憂慮，回答說："蜀地百姓長期困窮，希望下詔撫慰諭示，戰事平定了應當放寬他們的租賦。"響應詔書獻上十件事，都深切擊中當時弊病。

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争之力，上

代理給事中，繳奏封駁不避忌權臣貴幸。翟婉容親屬恩例得官升轉限於止法，周必大争論這

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

曾覿、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并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黄，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

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别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侄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

事很激烈，皇上説：“原以爲你衹是能做文章，没想到剛强正直得這樣。”金朝勒索講和時的舊禮物，周必大逐條陳奏，請求端正互相匹敵的國家名分，金朝被他折服。

曾覿、龍大淵受寵幸，臺諫官紛紛彈劾他們，一同遷官知閤門事，周必大和金安節都不肯書黄，而且上奏説：“陛下對於政府侍從官，想罷官就罷官，想貶斥就貶斥，單單對這兩個人委曲遷就，恐怕人們要没法制止講話了。”明天宣讀手詔，説：“給事中舍人都爲别人鼓吹煽動，太上皇的時候這是小事一樁，豈敢如此！”周必大入朝謝罪説：“果真這樣，那就是臣没有用服侍太上皇的態度服侍陛下。”退下來等候治罪，皇上説：“我知道你稱職，衹不過想要破除朋黨、申明紀律罷了。”過了十天，重申以前的命令，周必大阻止了没有實行，就請求祠禄離職。

過了很久，差遣爲南劍州知州，改爲提點福建刑獄。入宫覲見，希望下詔令朝廷内外舉薦文武賢才，分别按他們的長處登記成一册，收藏在宫中，準備在緊急時起用。授任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任史官。鄭聞起草任命周必大的制書，皇上改定文章的末尾，引用漢宣帝的典故。周必大因而上奏説：“陛下采取漢宣帝的話，親自寫贊語，明白昭示喜歡和厭惡。臣看西漢時所謂的國家重臣，就是鄙陋質樸的周勃，缺少文采的汲黯，不學無術的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稱是儒家學者，却緊抓俸禄保住官位，所以宣帝説是俗儒不通達時勢之宜。假使宣帝瞭解真正的儒者，哪裏至於雜用霸道呢？希望能够静心細察，不要有輕視儒者的名聲。”皇上喜歡他精通博洽，想要跟他從早到晚談論學問。

高宗加尊號，周必大説：“太上皇已經逝世，而紹興末年的議文以及近來上表章還使用嗣皇帝的稱呼就是不妥了。查建炎時遥拜徽宗上表，以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時的册文，都稱皇帝。”議論於是確定了。趙雄出使金國，帶來國書，商議接受國書的禮節。周必大馬上列出草稿，大略是説：“尊貴卑賤的名分限定，或者會計較級别威嚴；叔叔侄兒的親密情分，哪能産生疑忌在起坐

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之間！”皇上誇奬他説：“還没有告知國書的内容，而你就能講出我心裏的事，這是大才。”

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兼代理兵部侍郎。上奏請求重設侍從官來作爲將相的儲備，增加臺諫官來擴大信息來源，選擇監司、郡守來補充郎官。不久代理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

一天，詔令和王之奇、陳良翰在選德殿奏對，皇帝從袖中取出親筆詔書，舉唐太宗、魏徵問答的例子，説在帝位時間長了，功效還没有成就，治理的效果好壞，苦於自己不能知道，命令周必大等人盡情陳述適當與否。退下來逐條陳奏：“陛下操練部隊爲謀求恢復國土但將領多次改换，這是任用將領的道理還没有達到；選擇人才守護地方但守衛的人多次改换，這是責求實效的方針還没有貫徹。各州的長官，一忽兒調來一忽兒調走，婺州四年裏换郡守五次，平江四年裏换郡守四次，甚至秀州一年裏四次改换郡守，官吏的奸惡怎樣能察覺，人民的疾苦怎樣能解除！”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好，革除了這兩項弊政。江、湖兩地旱災，請求捐出南庫的錢二十萬代替百姓賦税，皇上嘉奬他。

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録黄，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曮疾速撰入。濟、必大予宫觀，日下出國門。”説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

兼侍講，兼中書舍人。不久，辭去直學士院，聽從了他。張説再次授任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録黄，周必大上奏説：“從前滿朝官員都認爲不可以，陛下也自己知道錯誤而停止這麼做了。還不到一年，這道命令又發出來。貴幸的外戚干預政治，公家和私人都没有好處，臣不敢起草制書。”皇上批語：“令王曮迅速起草了獻進來。莫濟、周必大給領宫祠，立刻離開京城。”張説公開上書推薦莫濟、周必大，於是莫濟授任温州，周必大授任建寧府。莫濟接受了任命就出朝，周必大到了豐城就説有病而回來，莫濟聽説了大爲後悔。周必大連續三次請求祠禄，因此名聲更大。

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

過了很久，授任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代理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皇上慰勞他説：“你不肯迎合，也無所依附，是我倚靠看重的人。”授任兵部侍郎，不久兼太子詹事。上奏説：“太宗儲備人才給真宗、仁宗任用，仁宗儲備人才給治

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

上日御球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銜橛之變乎？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

久雨，奏請减後宫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内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球，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

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吕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圜丘合宫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必大不知。

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虚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

平、元祐時任用。自從章惇、蔡京阻遏士氣，最後導致邊境異族的災禍。秦檜嫉妒刻薄，驅逐人才，沿襲下來的弊病直到今天。希望陛下在空閑的時候儲備人才。”

皇上每天到球場上去，周必大説：“本來知道陛下不曾忘記檢閲武功，但是太祖二百年的天下，托付在陛下身上，願自己多多保重。”皇上改换表情説：“你的話忠心耿耿，是不是擔心車馬傾覆的事變呢？正因爲仇恨耻辱尚未洗雪，不願意放縱自己罷了。”升官兼任侍讀，改爲吏部侍郎，授任翰林學士。

長久下雨，上奏請求减少後宫役使人員，放寬浙江拖欠租税的追討，命令省部商議從優撫恤的方法。宫内值班時候唱名引見，議論説：“金星迫近象徵太子的前星，武士擊球的時候，太子也參加，臣對此感到很危險。”皇上讓他告訴太子，周必大説：“太子也是人子，陛下命令他奔馳打球，臣豈敢勸他違背命令，陛下不要令他再去就可以了。”

請求還鄉，不准許。皇上想要召其他人和他分擔職責，因而問道：“吕祖謙能做文章嗎？”回答説：“吕祖謙涵蓄修養的時間很長，懂得典制掌故，不僅僅是文字上擅長。”授任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官吏部兼承旨。詔令禮官議定明堂典禮，周必大制定了在圜丘和明堂交互舉行的决議。受命撰寫《選德殿記》和《皇朝文鑑序》。周必大在翰林院差不多六年，制文册命温文典雅，事實情理周到詳盡，是當時詞臣中的第一名。有人説他的再次入朝，實際上是曾覿推薦的，但是周必大不知道。

授任參知政事。皇上説：“執政對於宰相，本來應當是和諧而不是等同。在此之前宰相議論事情，執政再没有話説，是爲什麽？”周必大説：“大臣自然應當互相贊同或反對。自從秦檜主持國事，執政不敢説一句話，後來就認爲理所當然了。陛下虚心没有成見，大臣反而想要自以爲是嗎？衹有小事不敢有所隱瞞，那麽在大事上又怎能蒙蔽欺瞞。”皇上深爲同意他的話。長久乾旱，下手詔徵求直言。宰相説這道詔書一發下去，各

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

州郡都請求賑濟，拿什麼回答他們，約周必大一同上奏。周必大說："皇上想要通曉下面的情況，可我們這些人阻擋隔絶，拿什麼堵塞衆人的議論。"

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决之，三省本未可輟卿也。"

有通過后妃的援助請求任郎官的，皇上派人告知給事中舍人繳奏封駁，周必大說："臺諫官、給舍官和三省互相維持，怎麽能够通告示意？不聽從就失去君臣大體，聽從了就損害法律。命令發下來的時候，我們自然會堅决上奏。"皇上高興地說："肯這樣地承擔怨恨嗎?"周必大說："應當給予却不給予的纔會有怨恨，不應當給予而不給予的，有什麽怨恨！"皇上說："這是承擔職責，不是承擔怨恨。"授任知樞密院。皇上說："常常看見宰相没法處理的事，你用幾句話就解决了，三省本來是不能缺少你的。"

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上諭以"金既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恫疑虚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静，惟邊將不可不精擇。"

山陽原來駐軍八千人，雷世方請求僅差遣鎮江的一支部隊五千人，周必大說："山陽控制鉗扼着清河口，如果現在減少人數之後又增加，必然招致敵人懷疑。揚州的武鋒軍本來是駐扎在山陽的，不如每年調撥三千人，和鎮江的五千人一同戍守。"郭杲請求轉移荆南的部隊一萬二千人永遠駐守襄陽，周必大進言："襄陽固然是關鍵地區，江陵也是長江北部的咽喉襟帶。"於是留下二千人。皇上諭示說："金人已經回到上京，而且分派兒子們出外鎮守，將會怎麽樣?"周必大進言："敵人虚聲恫嚇，正是害怕我們先發動。應當用安静對待，祗是邊防將領不能不做精細的選擇。"

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閲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屏不省，

拜爲樞密使。皇上說："如果有邊疆戰事，宣撫使祗有你可以擔任，别人是不行的。"進上各部隊升官的名册，不時點名召見一二個人考察能幹或不能幹，主帥既擔心又振奮，没有人敢於縱容徇私。創立諸路軍隊選擇考試的方法，那些在外地的出發去親自檢閲他們。池州李忠孝自己提出有正將兩個人不會拉弓，請求黜免軍職。皇上說："這是樞密使安排料理的成效啊。"金州謀求守帥，周必大說："與其私下推舉，不如公開徵求。"命令侍從官、管軍薦舉。有人傳說大石林牙將要出兵金國，忽魯大王分兵據守上京，

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

邊防大臣勾結夏國。周必大都屏退不理，勸皇上謹慎，不要輕率發動。後來傳說的事情果屬虛妄。皇上說：“你真有先見之明。”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 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爲右丞相。首先上奏：“現在國家內外安然無事，將近二十多年，這正是應當警懼的時候，應當考慮經營長遠的計策，不要胡亂改變想要速成。”秀州請求減免大軍的總制錢兩萬，官吏請求核實準確，周必大說：“現在難道是核實的時候嗎?”立即蠲免了這一項。密封奏章很多都是上言大臣之間的意見相同與否，周必大說：“各自盡言自己的見解，總歸於一致，怎可崇尚完全相同? 陛下恢復祖宗舊日制度，命令三省覆核奏章然後實行，正想要上下互相維係，不止是奉行文件指示而已。”

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今昔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太傅，爲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濟國公。

高宗崩逝，朝議按顯仁太后例子，派遣三個使臣到金國。周必大認爲：“現今與從前情況不同，不應害怕敵人而曲意順從。”制止了這事。賀正使來到，有人請求暫且改穿淡黃袍子上殿接受國書，周必大堅持不同意，於是穿着素白服裝，到帳中接見。十五年，高宗發喪，援引太宗時呂端舊例，請求出發，就代理太傅，任爲山陵使。在明堂加給恩賞，封濟國公。

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 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

十一月，退朝後單獨留下請求離職，皇上獎勵慰勞多次。忽然宣布諭旨：“連年勞累困倦，想要傳位給太子，需要你暫時留下。”周必大上言：“皇上身體康健平安，祇是由於孝心思念稍微過度，哪裏很快就達到困倦勤苦。”皇上說：“禮節沒有比從事宗廟之事更大的，却把祭祀的事由於生病分派別人承擔；孝順沒有比執行葬禮更重的，却不能親自前往德壽宮。想要不退休，辦得到嗎? 我就把此事委托給你。”周必大哭着退下。十二月壬申日，秘密賜給紹興傳位的親筆書信。辛卯日，命令單獨留下議論決定。二月壬戌日，又命令參預起草詔書，專一以侍奉經筵、扶持太子爲中心。拜左丞相、許國公。參知政事留正拜右丞相。壬子日，皇上纔把傳位的事告知二府。二月辛酉朔日，頒降傳位詔書。第二天，皇上穿吉慶服裝登紫宸殿。必大上奏：“陛下遜位給太子，盛大慶典再次呈現，超越千古。但是

等協贊新君。"

從今天起不能每天侍奉天顔了。"因而哽咽不能說話，皇上也泫然流淚説："正依賴你們這些人協助支持新君。"

光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李巘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巘令帖麻改定，既而斥巘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滎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

光宗詢問當前的緊要政務，上奏用人、求言兩件事。三月，拜爲少保、益國公。李巘起草任命兩個丞相的制書，褒貶不一樣，皇上召見李巘命令他帖改麻紙制書糾正，後來斥逐李巘出守外郡。周必大請求離職。何澹任國子司業，很久没有升官，留正上奏銓選他。何澹恨周必大而感恩留正，到這時任諫官之長，就首先彈劾周必大。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潭州。何澹議論不休，就以少保身份充任醴泉觀使。判隆興府，没有到任，又授任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又恢復觀文殿大學士。坐罪所薦舉的官員因貪污敗露，降爲滎陽郡公。恢復爲益國公，改官判隆興府，辭謝，授任醴泉觀使。

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

寧宗即位，徵求直言，上奏四件事：爲聖崇孝道，爲敬畏上天，爲崇尚儉樸，爲長久信任。慶元元年，三次上奏章告老，於是以少傅退休。

先是，布衣吕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强，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

在此之前，布衣吕祖泰上書請求誅殺韓侂胄，驅逐陳自强，用周必大代替他們。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彈劾周必大爲首先提倡僞學之徒，私自樹立黨羽，下詔降爲少保。自從慶元以後，韓侂胄的黨羽建立僞學的名目，用來禁錮正直君子，而周必大和趙汝愚、留正實際上被指斥爲罪魁禍首。

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二年，復爲少傅。四年，逝世，享年七十九歲。追贈太師，謚號文忠。寧宗題額篆書他的墓碑是"忠文耆德之碑"。

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絶筆也。一子，綸。

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曾經在鄉里建立三忠堂，認爲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楊忠襄公楊邦乂、胡忠簡公胡銓都是廬陵人，是必大一生所敬慕的人，作文章記述此事，恐怕是他最後的筆墨了。有一個兒子周綸。

留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遠軍節度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留從效，服事太祖，爲清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

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

三年，進士及第，授官南恩州陽江縣尉、清海軍節度判官。

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贓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海上，使户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并用。"孝宗嘉嘆，書札中要語下三省施行。

龔茂良鎮守番禺，留正進言："根據法律：搶劫的强盜贓銀達到五貫錢的處死，海盜加罪一等。小百姓貪圖財利的，全都把自己陷於重刑。請求刻印傳播海上，讓家喻户曉。"百姓纔懂得規避。因龔茂良的推薦，到政事堂受審察。宰相虞允文認爲他是奇才，推薦給皇上。得以面見回答問話，留正上言："國家重視文治而輕視武備，祖宗把天下全部力量用來對付西夏，太平相承時日長久，邊防不做預備，到了敵人長驅直入時就不能支持。現在應當改變舊法，使得文武都得重用。"孝宗嘉賞感嘆，書寫奏札中關鍵的話頒給三省施行。

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謚葉義問"恭簡"，正覆謚，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僞，及金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韙之。

爲循州知州，上朝辭行，上言："士大夫名聲氣節不樹立的話，國家緊急時就没有可倚靠的。靖康時金人侵犯京城，死於節義的少，趁亂獲利的多。現在想要恢復國土，應當崇尚名聲氣節。"皇上更加喜歡，第二天曉諭大臣："留正奏事，議論光明正直，可以給他職事官。"授任軍器監簿，歷任官職爲考功郎官。太常寺擬給葉義問謚號"恭簡"，留正覆核謚號，上言："葉義問率領部隊到邊疆，不瞭解敵人情況真僞，等到金人侵犯邊界，監督巡視極少謀略，幾乎壞了國家大事。"退給太常寺重新討論，當時議論都肯定他。

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宫朝，顧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乃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

提升起居舍人，不久爲代理中書舍人。光宗從東宫朝見，回頭看到留正，對左右的人説："端莊整潔像這樣，他的爲人可以想見。"就向皇上請求，兼任太子左諭德。留正上言："記録進呈御覽的事，不是設立本官職的本來意義。請求從現在起免除奏告御覽。"下詔聽從。

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説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游觀，沉舟溺卒，除知閤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爲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

任中書舍人兼侍講，兼代理兵部侍郎，授任給事中。張説的兒子張薦前往巡視鎮江戰艦，倚仗權勢游玩觀覽，沉船淹死士兵，授任知閤門事、樞密副承旨，留正退還任官諭旨。洪邦直授任爲御史，留正進言："邦直被他鄉人所控訴，不適合擔任風紀法度的官職。"

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

兼任代理吏部尚書，上言："任用人才没有比得上宰相最首要的。陛下志向在於恢復國土，但宰相之位不能任用輔佐襄贊的人。希望精選人才，和他共商大計。"當權的宰相更不高興，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爲紹興府知府。

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有詔核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宫。尋復職。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爲相，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

侍御史范仲芑彈劾前任守帥貪贓六十萬，下詔書核實斥責。留正證明不是前任的罪責，御史惱怒，一并彈劾留正，降職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宫。不久恢復原職。爲贛州知州，上奏削減上繳米糧，没有回覆。等到做了宰相，蠲免掉一萬八千石。任隆興府知府。

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静寨，侵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

進位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平抑四蜀之地折變租米價格，每年減收酒税三十八萬。乾道初年，羌族首領奴兒結越過大渡河，占據安静寨，侵略漢家土地幾百里。留正秘密授給諸將方針謀略，抓住奴兒結回來，全部俘獲他的黨羽，羌族平定。進升敷文閣學士，不久下詔命他前往行在。留正在蜀地用簡約樸素教化人民，回朝行裝衹有幾箱書，人們都服膺他的清廉。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内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决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托。"

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秘密告知禪位的意向，拜爲右丞相。一天奏事時，皇太子參與决策而侍立，皇上回頭對太子説："留正純正忠誠可以依托。"

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擢知閤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决。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宫。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

光宗接受禪位，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即受皇帝恩寵擢升知閤門事，聲勢逐漸烜赫。留正條列他攬權干政的情况，請求責斥驅逐，皇上心意還没有决定。恰巧副參政空缺，姜特立謁見留正説："皇上因爲丞相在位時間長了，想要升遷爲左丞相，葉翥、張杓應當選一位任執政，不知誰排在前面？"留正上奏這事，皇上大爲憤怒，下詔姜特立提舉興國宫。孝宗聽説了這事，説："是稱職的宰相。"

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黄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宫

紹熙元年，進位左丞相。留正謹遵法律制度，愛惜國家官位，一絲一毫不能用私情干求。開始時以趙汝愚爲首跟從朝班，最後同他共參大政。任用黄裳爲皇子嘉王的翊善官，輿論都稱贊得到適當人選。嘉王生病，留正進言："陛下衹

墻外非便，乃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宫，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閤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閤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吕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

有一位皇子，隔離在宫墻之外不方便，如果使得早些就正太子的名位，入居東宫，那麼早晚相見就非常順理成章了。”又上奏：“太子，是天下根本。《傳》上説：‘預先建立太子，是尊重宗廟社稷的表示。’漢文帝即位後就建立了太子。我朝皇子處於嫡長子的，有尚未出朝門就立爲太子的。皇子嘉王既然處於嫡長子之位，出朝就藩已經很久，應當早些建正太子之位，而確定天下之本。”兩個月没有答覆。檢出《漢文帝紀》以及本朝真宗立仁宗的典故，還有吕誨、張方平的兩道奏章，節録其中關鍵的話上奏。

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

皇上身體不好，外間議論紛紛，留正和同官得便到福寧殿奏事，處理事情很得當，人們情緒得以定安。進封申國公。皇上疾病漸漸痊愈，留正請求還政，不得批准。

初，正帥蜀，慮吴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吴氏世襲兵柄，號爲‘吴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户部侍郎丘崈行。及吴挺死，韓侂胄爲吴氏地，使吴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

當初，留正鎮守蜀地，憂慮吴氏世代爲將，謀劃除掉他們。到這時，朝廷商議更换蜀帥，留正進言：“西方邊境三員大將，衹有吴氏世襲兵權，號稱是‘吴家軍’，不知道有朝廷。”於是派户部侍郎丘崈前去。等到吴挺死了，韓侂胄給吴氏留退路，讓吴曦世襲。留正極力請求留吴曦保衛朝廷，派張詔代替吴挺。幾年後，吴曦進入蜀地，最終醖釀成熟而叛亂。

《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内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説，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説，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

《壽皇聖政》編成，進位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因爲是皇后親屬，皇帝手詔授任爲郎官，留正繳還手詔，皇上不接受。又堅持上奏説：“從前館陶公主替兒子請求任郎官，漢明帝不准許。現在端友依靠宫内的援助，恐怕連累聖上的德行。”姜特立授任爲浙東副總管，不久召他前往行在，留正援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的舊例，請求罷相。皇上批語：“既成的命令已經執行，我不能有所反悔，你應當自己考慮去留。”留正在六和塔等候治罪，上奏説：“陛下近年來，不知是什麼人呈獻把持定論的説法，從而至於每件事都堅持執拗，絶對不能改變。天下極大，事務極多，事情決定正確，就任何人都没有不同意見，當然可以固執；事情決定得不正確，就會使各種議論紛紛出現，必須衹遵從正確的看法。臣恐怕從今以後，事情没有正確錯誤之分，陛下一意堅

里，不許。

持把定的理論，進言之路從而堵塞。”就交上前後賞賜物品以及封官的敕書，在范村聽候治罪，請求回歸鄉里，不准許。

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册寶，以正爲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册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

壽聖太后將在冬至日奉上尊號册實，任用留正爲禮儀使，攝職太傅。於是皇上派左司徐誼傳諭旨意，留正又進入政事堂理事。這一次，等待治罪一共一百四十天。進奉册實禮節完成，拜爲少傅，封魯國公。留正極力辭免。

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宫。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

五年正月，孝宗病重，留正多次請求皇帝車駕過那邊宫中。一天，皇上拂衣而起，留正拉着衣襟流淚進諫，跟着走到福寧殿門口。留正退下來遞上奏疏，言詞極其激烈懇切。六月戊戌日，孝宗逝世，光宗因病没能執行喪禮，留正率領同官多次上奏，請求早些確立嘉王的儲君之位，又草擬指揮交付學士院頒降詔書。不久有手詔説：“我歷經國事年頭已很長久了，心裏打算退養賦閑。”留正得到手詔纔感到恐懼，請求面見皇帝，又得不到答覆。就出城門，上奏章請求告老，最後説：“希望陛下趕快改變心意，追思覺悟從前的過失，逐漸地收攏人心，願能保有國家的福澤。”

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内禪，太子可即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汝愚以内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行攢宫總護使。寧宗即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爲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

留正首先建議因皇上生病不能主持喪禮，應當立皇太子監國。如果喪禮結束時尚未倦於政事，應當重新恢復統治；假設同意傳位，太子就可以即位。當時侍從臣鄭湜上奏章和留正意見一致。後來趙汝愚因傳位向憲聖太后請求，留正認爲：“建立太子的詔書還没有下，驟然説到這事，以後必然難於處理。”議論既然互相違背，就坐小轎子逃走。等到嘉王就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任用留正爲大行皇帝殯宫總護使。寧宗即位，進宫致謝，又出來。憲聖太后命令迅速宣布任命，當時趙汝愚也以此請求，皇上親筆寫書札，派使臣召留正回來。

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宫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寶，當遇事

侍御史張叔椿請求議定留正拋棄國家的處罰，就改任張叔椿爲吏部侍郎，而留正恢復丞相之位。入宫慶賀，而且請求皇帝車駕出巡一次，慰勉安定京城百姓之心；以及確定壽康宫朝向南方，撤走新增加的禁軍部隊。下詔全部聽從他。進位少傅，屢次推辭不肯接受，上奏説：“陛下

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

勉力隨順大衆的心願，而登上皇帝之位，應當遇事遵循簡約，昭示天下不得已的心意，實在不是頒賜爵賞的時候。”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爲非，上不懌。侍御史黄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

韓侂胄逐漸謀求干預政治，幾次來到都堂，留正派省中官吏告知他説：“這裏不是知閤每天來往的地方。”韓侂胄惱怒地退下。適逢經義講席晚上講課時賜以座位，留正堅持上奏認爲不對，皇上不高興。侍御史黄度議論馬大同罪過，留正擬議黄度補外任，皇上知道這個情况，授任黄度爲右正言。留正請求推廣恩惠給皇帝當年僚屬，皇上説：“我還没有叩見父母，就可以施恩給下人嗎?”累積幾件事失去皇上歡心，韓侂胄隨着又離間他。八月，頒手詔任留正爲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不久又因諫議大夫張叔椿進言，削落職名。慶元元年六月，下詔令留正把太上皇交付留正的親筆詔書八個字送進朝廷，宣布交付史館。復職觀文殿大學士。

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静。”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虚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録黄，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

當初，劉德秀從重慶入朝，没有被留正所瞭解，謁見留正的門客范仲黼請求替他説話，留正説：“這個人假若留他在朝班裏，朝廷必然無法安静。”就授任大理寺主簿，劉德秀怨恨他。到這時任諫議大夫，論列留正四條大罪，奪去職名，從此没有一年不彈劾他。因張釜上言，責授中大夫、光禄卿，分理西京，邵州居住。第二年，詔令自由任便居住。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録黄文書不發，酌情移近南劍州居住，再次准許自由任便。

復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宫。上章乞納禄，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禄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

復官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宫。上奏章請求交還祠禄，下詔恢復原來官職退休。又因御史林采上言，依舊按光禄大夫官品退休。不久恢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官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逝世，享年七十八歲。追贈太師。

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耻與姜特立并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

留正的出仕退處大致上像紹熙時出朝，耻於和姜特立同列而在近郊等候治罪，五月重又入朝，議論的人還惋惜他離去得不果决。首先發出重大論議儘早建正嘉王的儲君之位，於是致使言官深文周納，指斥爲拋棄國家，難道是正大堅毅

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

還有所不足嗎？有人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理變故的方式有什麼不同?"范仲黼說："趙公，是同姓的卿士；留公則是異姓的卿士，反復進諫了而不被聽取，就離去。"聽到的人都認爲這話是名言。

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皆爲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流行於世。寶慶三年，謚爲忠宣。兒子留恭、留丙、留端，都任尚書郎。孫子留元英，任工部侍郎；留元剛，任起居舍人。

胡晉臣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及第，任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作爲輔佐之臣推薦給朝廷，孝宗召他前往京師。入朝面見，奏疏進言當今士風、民力、邊備、軍政四種弊病。在學士院考試，授任秘書省校書郎，遷任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

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税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

輪流應對，論列三件事：一，不要忽視講讀官員，要以仁宗爲師法；二，責成諫官要糾察官員中的奸邪，責成宰相要抑制奔走求禄；三，廣泛聽取接受意見，疏通下層士民情形，來消除尚未形成的禍患。又極力論列近幸之臣，皇上閲讀奏章臉色改變。胡晉臣親口陳述非常詳盡，直到議論到兩税折變時，皇帝威怒稍爲平和，點頭同意他的話。

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

趙雄當時掌握政權，手詔發到中書省詢問近幸之臣的姓名。胡晉臣第二天到中書省，執政責問事情的原委，胡晉臣說："親幸的人攬權，丞相難道不知道他們?"就逐條開列爲首的報告皇帝知道。皇上感動悔悟，從此親幸臣子十分忌憚他。

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

胡晉臣由於親老年邁，請求補外，爲漢州知州，授任潼川路提點刑獄，因親老去世離職。服喪期滿再次召還，用五件事進見，叫做：選擇將帥，廣設常平，修治水利，改革銓法，流通紙幣。皇上對輔佐大臣說："胡晉臣的話可以實行。"

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

授任度支郎，累積遷官至侍御史。朱熹授兵部郎官，因脚病没有來任職。侍郎林栗和朱熹談論《易經》意見不合，因而上奏朱熹不立即接受

爲傲慢。晋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

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爲重，内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宫，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晋臣拜謝。

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晋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温凊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論曰：謀大事，决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胡晋臣争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委任是態度傲慢。胡晋臣上奏疏挽留朱熹而排斥林栗，衆人議論偏向於他。

光宗繼承皇位，遷爲工部侍郎，授任給事中，經常以裁汰過度施恩、愛惜國家官位爲重，宫内降詔堅持不下發，皇上嘉獎他有操守，拜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當謝恩的時候，皇上命令條陳上奏軍政利弊。然後朝謁重華宫，孝宗告訴他説："繼位新君提升任用兩三位大臣，深深符合朕的心意，聽説外朝也没有不同意見。"胡晋臣下拜謝恩。

授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皇上自從南郊行禮以後很久不上朝，胡晋臣和丞相留正齊心輔佐朝政，朝廷内外平安無事。他所上奏陳述的，以冬温夏凊早晚問安爲首，再次談到親厚君子、疏遠小人、抑制僥幸得官、消除官僚朋黨，啓發中肯，彌合慎重周密，旁人没有知道的。不久，在任上逝世，追贈資政殿學士，賜謚號文靖。

論曰：謀劃重大政事，參决重大决議，不是凝重穩定有所樹立的人是做不到的。周必大、留正在當時都以宰相事業著稱，然而周必大純正篤實忠誠厚道，能够用善來引導他的君王。在光、寧禪位授受的關頭，畏懼禍患而逃走，難道可以算是有樹立的嗎？像胡晋臣争論朱熹的事，就是剛毅正直有操守的了。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趙汝愚 (子)崇憲

趙汝愚 趙善應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

父善應，字彦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毁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晋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

趙汝愚字子直，是漢恭憲王趙元佐的第七代孫，居住在饒州的餘干縣。

父親趙善應，字彦遠，官至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情純厚篤孝，親老有病，曾經刺血和藥進奉。母親害怕雷聲，每逢聽到雷聲就披上衣裳跑到她那裏。曾經在寒冷的深夜從遠方歸來，隨從的人將要敲門，立刻阻止他説："不要嚇着我的母親。"在露天坐到天明，門開了方纔進入。家中貧窮，諸弟没有做衣服時自己不敢做，已經做好的衣服别人没穿時不敢穿，一瓜一果的些微小事也必定互相等待着共同品嘗它。母親死了，哭泣到吐血，削瘦得像一副骨頭架子，整天低着頭在靈柩旁邊，聽到雷聲還是跳起身，側面站着流淚。喪禮結束之後，談到雙親，没有不流淚的，生辰時必然到家廟痛哭。父親死於肺病，每逢吃飯都不忍心以各種肺作菜肴。母親生年逢卯，認爲卯是兔神，一輩子不吃兔肉。聽到四方水旱災荒，總是顯出憂慮的神色。江、淮地區警報傳來，爲這事流淚，好幾天吃不下飯；同事聚會筵宴，趙善應惆悵地説："現在難道是諸位享樂宴飲的時候嗎！"大家被他弄得變了臉色而中止。老朋友遺下的孤女，貧窮無處依歸，趙善應聘娶爲自己兒媳婦。有個從前的同僚死了無力埋葬，兒子受人雇傭在外地掙飯吃，趙善應馳馬前去哀悼他，找回他的兒子并給他資財，讓他營葬。路上看見生病的人必定要收留撫恤他，親自爲他煮藥。年成饑荒，早晚率領家裏人省下一半

“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

食物，來給飢餓的人吃。夏天不除草，冬天不挖土，害怕各類蟲豸中游蕩或者冬眠的無處藏身。晋陵尤袤稱贊他説：“是古代的君子。”死後，丞相陳俊卿題他的墓碑説：“宋朝篤行趙公彥遠之墓。”

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鋭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説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

趙汝愚很早就有遠大志向，經常説：“大丈夫能得以占據歷史上的一頁紙，纔不辜負這一生。”選拔爲進士第一名，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他測試館職，授任秘書省正字。孝宗正在一意謀求恢復國土，初次進見，就陳述自治的方策，孝宗贊好，遷校書郎。知閤門事張説提拔爲簽書樞密院事，趙汝愚不去拜見，率領同官請求祠禄，没有得到答覆。恰巧祖母的死訊傳來，當天就回鄉了，因而自己彈劾自己，皇上没有加重治罪。

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内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宫，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説在西府，托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

遷爲著作郎、信州知州，改任台州，授任江西轉運判官，入朝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爲秘書少監兼代理給事中。内侍陳源受到德壽宫的寵愛，添差爲浙西副總管。趙汝愚進言：“祖宗任用童貫管理部隊，最終開啓了邊境禍端，陳源不適宜讓他出任總管軍事的職務。”孝宗很高興，下詔自此内侍不可以兼任軍職。舊制度，樞密院文書都要經過門下省，張説在西府，藉口説邊防機密不應外泄。趙汝愚認爲：“東西二府是朝廷治亂的關鍵，中書的日常事務没一件不從東省發出，爲什麽樞密院就不能這樣？”孝宗命令仍然依照舊制度。

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吴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挻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

代理吏部侍郎兼任太子右庶子，議論知閤門事王抃攬權干政，逐出王抃領外地祠禄。以集英殿修撰帥守福建，上朝辭行，進言國家大事四件，其中之一是説：“吴氏四代專統蜀兵，不符國家的利益，請求從現在起逐漸裁抑他們。”進升直學士、制置四川兼成都府知府。各羌族蠻民互相牽合成爲邊疆禍患，汝愚到達，全都用計策分散他們的勢力。孝宗説他有文武威風，召還朝。光宗接受禪位，催促召還他没有到達，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議論他拖延受命，授任潭州知州，推辭，改爲太平州。進官敷文閣學士，福州知州。

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官人黄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内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内，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内，從容竟日。

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在此之前，高宗讓宮女黄氏在東宮服侍光宗，等到即位就立爲貴妃，皇后李氏的意氣不能平。這年冬十一月郊禮的時候，負責部門已經警戒而風雨狂暴襲至，光宗震動恐懼。等到齋戒宿在青城，貴妃突然逝世，車駕回返，聽説後非常怨恨，當天晚上就發病了。内侍飛跑去報告孝宗，孝宗倉促地趕到皇帝寢宮，問起生病的原由，免不了有些戒飭責備的話。等到光宗疾病稍爲平穩，趙汝愚入朝進見。皇上慣常是五天朝見孝宗一次在重華宮，到這時常常就用傳旨免去，到了會慶節上壽的時候，車駕不出宮，冬至日朝賀又不出宮，城裏人都憂慮這事。趙汝愚反復規誡勸諫，皇上心意方纔悔悟。趙汝愚又囑托嗣秀王伯圭調理養護，因此兩宮的感情纔得以溝通。光宗和皇后都前往北内，閑暇消遣了一整天。

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黄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

四年，趙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不同意見。趙汝愚授任同知樞密院事，汪義端上言祖宗的規矩，宗室不能擔任執政，詆毀趙汝愚樹立黨羽沽名釣譽，奏疏遞上去，没有被接受。又論列臺諫、給舍官員私下依附趙汝愚，所有的問題都得到沉默，不予答覆。論列趙汝愚發出的試題中譏刺毁謗祖宗，又不答覆。趙汝愚極力辭官，皇上爲他改汪義端任軍器監。給事中黄裳進言："汝愚服事雙親盡孝，服事君主盡忠，任官清廉，憂國愛民，出自他的本性。汪義端實際上是忌恨賢能，不可以不貶斥他。"皇上就貶汪義端補外任官，趙汝愚不得不接受任命。不久，升遷知樞密院事，推辭不受，有旨意催他接受任命。趙汝愚回答説："臣不敢永久推辭。臣曾經論列朝廷幾件大事，那些話都没被接受，現在陛下已經前往重華宮，留正恢復擔任宰相，天下幸運之至。衹有武興還没有授任守帥，臣心中不敢安寧。"皇上就派張詔代爲管領武興軍，趙汝愚纔接受任命。

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宫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

光宗的病起因於疑慮畏懼，他没有前去那邊宮中的時候，趙汝愚好幾次和緩地進言上諫，光宗上朝時聽了他的話就明白了，入宮以後就又疑心起來。五年春天，孝宗病倒，夏天五月，病一

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宫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内。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并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

天比一天沉重。光宗在後殿，丞相率領同官入宫，請求皇上到重華宫侍候疾病，從臣、臺諫官相繼入宫，閤門官吏按舊例阻止他們，不肯退出。光宗更加懷疑，起身進入内殿。過了兩天，宰相又請求晋見，光宗命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説："宰相執政一齊出去。"於是都到浙江亭等候命令。孝宗聽説這事非常憂慮，嗣秀王寫信給丞相傳達孝宗旨意，讓宰相執政回來。韓侂胄上奏説："昨天傳旨命令宰相執政出宫殿大門，現在却都出了城門了。"請求親自前往宣讀命令，趙汝愚等人纔回到自己的府第。

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閹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札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宫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内，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宫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吴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宫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宫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吴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

六月丁酉日，半夜五鼓時候，重華宫大太監到宰相執政私人府第敲門，報告孝宗逝世，中書省要報告皇帝，趙汝愚恐怕皇上疑心，可能不出宫上朝，保留了這份奏札没有遞上去。第二天，皇上上朝時，趙汝愚把提舉重華宫官員關禮的奏章遞上去，皇上纔答應前往北内寢宫，但到太陽偏西了也不出來，宰相率領百官前往重華宫籌發喪事公告。壬寅日，將要换穿喪服，留正和趙汝愚商議，托少傅吴琚爲中間人請求憲聖太后垂簾聽政暫時主持喪事，憲聖太后不允許。留正等人附加奏章説："臣等接連幾天到南内寢宫請求朝見，得不到批准。屢次上奏章，得不到答覆。現在理應率領百官恭敬請求，如果皇帝不出宫，百官共同在宫門前痛哭，恐怕使民情動蕩不安，成爲國家的憂患。乞求太皇太后頒降諭旨，因皇帝有病，暫且進宫换穿喪服。但是喪禮不能無人主持，禱文的稱號是'孝子嗣皇帝'，宰相臣子不敢代爲施行。太皇太后，是壽皇的母親，請求代理主持祭奠禮節。"這個時候留正、趙汝愚請求垂簾聽政，因爲國家根本由嘉王維係，想要趁此在垂簾聽政時上奏陳述國家大事的計劃，讓命令出自後宫中，事情實施在朝廷上，就事體正當言辭通順，可以没有以後的困難。但是吴琚素來畏懼審慎，而且由於是後宫戚屬不想參與國家重大計劃，這個建議最終就被阻止了。

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

丁未日，宰相及下級官員在和寧門等待朝見，没有答覆，於是上奏説："皇子嘉王仁孝出於天性，應當早些確立儲君之位來安定民心。"

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宫者，乃遣韓侂胄以内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宫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宫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

又得不到答覆。過了六天再次請求，皇帝批示說："很好。"明天，共同草擬了旨意呈進，請求皇上親自批准交付學士院頒降詔書。當晚，皇帝親筆批示交給丞相說："歷經國事年頭已很長久，心裏打算退休賦閑。"留正見了害怕，就趁上朝時假裝跌倒在殿庭，秘密籌劃逃脱的計策。趙汝愚自己測度不能推脱這事的責任，考慮先例要披甲夜坐來防備萬一，而殿前都指揮使郭杲又没有可以同他説心腹話的人。適逢工部尚書趙彥逾到私宅來，談到國家大事，趙汝愚哭了，趙彥逾也哭了。趙汝愚因而稍微涉及共同承擔的意思，趙彥逾很高興。趙汝愚知道趙彥逾和郭杲好，就假意説："郭杲如果不一致怎麼辦？"趙彥逾説："我可以承擔這事。"約定明天給回覆。趙汝愚説："這件大事已經説出口了，難道還能有别的想頭嗎？"趙汝愚不敢進入自己的居室，退下來坐在屏風後面，等着趙彥逾的來到。過了一會兒，趙彥逾到了，計劃於是決定。第二天，留正在五更天乘小轎出城走了，人心更加動蕩，趙汝愚對待這事很安然。自從和吳琚的商議没取得一致，趙汝愚和徐誼、葉適謀求可以向慈福宫陳述意見的人，就派韓侂胄把傳位的意思向憲聖太后請示。韓侂胄依靠要好的内侍張宗尹而上奏，没有得到指示，第二天前往，又没有得到指示。韓侂胄徘徊着將要退下去，重華宫提舉關禮見到就詢問他，韓侂胄具體叙述了汝愚的想法。關禮讓他稍等，進宫見到憲聖太后就哭了。憲聖太后問爲什麼，關禮説："聖人讀書萬卷，也曾經見過有像如今這樣而確保不出亂子的時候嗎？"憲聖太后説："這事不是你知道的。"關禮説："這事每個人都知道了，現在丞相已經離去，可以依賴的趙知院，早晚也是要走了的。"憲聖太后吃驚地説："知院是同姓一族，情況和别人不同，竟然也要走了嗎？"關禮説："知院没有走，不僅是由於同姓的緣故，還因爲太皇太后是可以依靠的罷了。現在決定大事却得不到指示，形勢迫使不能不走。他走了，將要拿天下怎麼辦？希望聖人再三考慮。"憲聖太后問韓侂胄在哪裏，關禮説："臣已經留下他等候命令。"憲聖太后説："事情

北内，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

順利就可以，傳令告訴他好生去做。”關禮回覆韓侂胄，并且說：“明早太皇太后在壽皇靈柩前面垂簾引見執政。”韓侂胄回來報告，趙汝愚纔把這事告訴陳騤、余端禮，派郭杲以及步軍都指揮使閻仲連夜派兵衛護南北内宫，關禮派他的親家宣贊舍人傅昌朝秘密縫製了黃袍。

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宫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宫，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衮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

這天，嘉王謁告天地不入宫臨喪，趙汝愚說：“禫祭是重大祭事，王不能不出祭。”第二天，舉行禫祭，群臣入宫，王也入宫。趙汝愚率領百官來到逝世皇帝靈前，憲聖太后垂簾，趙汝愚率領同官再拜，上奏說：“皇帝生病，没能主持喪禮，臣等乞求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來維係人心。皇帝批示有‘很好’兩個字，接着有‘想要退位賦閑’的話，請求太皇太后處理吩咐。”憲聖太后說：“既然有皇帝親筆，相公就應奉旨行事。”趙汝愚說：“這件事太重大，要傳遍天下，寫進史書，必須議定一個指揮文件。”憲聖太后答允了。趙汝愚從袖子裏拿出擬好的太皇太后的指揮呈上去，說是：“皇帝因病到現在没能主持喪禮，曾經有過親書御筆，想要自動退休賦閑。皇子嘉王趙擴可以即皇帝之位，尊奉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太后看完了說：“很好。”趙汝愚上奏說：“從現在起臣等有應該上奏的事，應當聽從繼位新君的處置。但是恐怕兩宫父子之間有難於相處的地方，必須煩請太皇太后作主。”又上奏：“上皇疾病未愈，突然間聽到這事，不能没有驚疑，請求命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所居宫殿，負這個責任。”就召見楊舜卿到太后簾前，當面告知他。憲聖太后就命令皇子即位，皇子堅决辭謝說：“恐怕要背負不孝的名聲。”趙汝愚上奏：“天子應當把安定社稷、穩定國家作爲孝順。現在朝廷内外人人擔憂慌亂，萬一變故發生，把太上皇放在什麽地步？”衆人攙扶進入素白帳幕，披上黃袍，還在退立没有就坐的時候，趙汝愚就率領同官再拜。寧宗到達設靈的宫殿，哭泣竭盡哀傷。一會兒，設立儀仗完畢，催促百官排班。皇帝穿喪服出宫靠近重華殿東廊下素白帷帳站立，内侍扶挽方纔坐下。百官日常問安完畢，舉行禫祭典禮。趙汝愚自己處在

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

服喪的行列，召回留正任百官之長，任命朱熹作爲經義講席待制，全部聚攏召還士大夫中在外地的人。侍御史張叔椿請求議定對留正拋棄國家的責罰，趙汝愚因此改遷張叔椿官職。

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欑，汝愚議欑宫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禄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

這個月，皇上任命趙汝愚兼代理參知政事。留正來到，趙汝愚請求免去兼職，於是授任特進、右丞相。趙汝愚辭謝不接受，説："同姓的卿士，不幸處在君臣變故之中，怎敢説到功勞呢?"於是命令以特進擔任樞密使，趙汝愚又辭去特進。孝宗將要遷入欑宫，趙汝愚議論欑宫不是永久制度，想要改爲營建陵墓，和留正意見不一致。韓侂胄因此而離間他們，排擠留正判建康，任命趙汝愚爲光禄大夫、右丞相。趙汝愚極力推辭了好幾次，不允許。趙汝愚本來是倚靠留正共同辦事，憤怒韓侂胄不把這事相告，等他來謁見時，藉故不接見，韓侂胄慚愧忿恨。簽書樞密羅點説："公錯了。"趙汝愚也覺悟了，又接見他。韓侂胄最終還是不高興，自己認爲有決策的大功，而且是依賴請托肺腑之交，出入宫廷禁地，在當中辦事的人。朱熹進宫朝見，拿這個對他講，又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一同彈劾他，没有成功。朱熹告訴趙汝愚，應當用豐厚的賞賜酬謝慰勞，不要讓他參預政治，但趙汝愚認爲他容易控制而没有多加思慮。

右正言黄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内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内批，除熹宫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内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

右正言黄度打算論列韓侂胄，預謀泄露，被用皇帝内批斥逐出朝。朱熹趁講經結束，上奏疏極力進言："陛下即位還不到一個月，就提升黜退宰相執政，改换臺諫官員，都出自陛下的獨自決斷，大臣不參與謀劃，給事中舍人來不及評議。這個弊端不除掉，臣恐怕號稱是獨斷專行，可是主上威權却難免移交下人了。"奏疏遞進，立即傳出皇帝内批，授任朱熹提舉宫觀。趙汝愚袖中揣了内批繳還皇上，一邊進諫一邊下拜。韓侂胄決心想要斥逐他，趙汝愚退下來請求離職，不允許。吏部侍郎彭龜年極力陳述韓侂胄私下作威作福，被朝廷内外小人依附，不除去一定貽留禍患。又上奏："近日來驅逐朱熹太横暴，所以希望陛下也迅速除去這個小人。"不久降内批彭龜年做郡守，韓侂胄氣勢更加囂張。

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疏，不虞其奸。趙彦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慊，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内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黄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吴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和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

韓侂胄倚仗功勞，被趙汝愚抑制，白天黑夜陰謀援引他的黨羽任臺諫官，來排斥趙汝愚。趙汝愚爲人疏放，没有想到他的奸謀。趙彦逾因爲曾經傳遞消息給郭杲，事情穩定後，希冀趙汝愚援引爲同官，到這時除授四川制置使，意願不滿足，跟韓侂胄共同謀劃，上朝辭行時，全部疏奏當時賢能的人的姓名，指斥爲趙汝愚的同黨，皇上心中不能没有懷疑。趙汝愚請求讓近臣推薦御史，韓侂胄秘密告知御史中丞，讓他推薦所交好的大理寺主簿劉德秀，降内批提拔劉德秀爲監察官，他的同黨牽扯連帶而被進用，言官於是都成了韓侂胄的人。適逢黄裳、羅點去世，韓侂胄又提拔他的同黨京鏜代替羅點，趙汝愚開始孤立，天子更加没有人可以倚仗信任。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吴獵、起居郎劉光祖各自先後被驅逐出朝，一群陰險小人同聲阿附，看待正派人士如同仇敵，而士大夫的災禍從此開始了。

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彦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韓侂胄想要驅逐汝愚但爲難用什麽名義，有人教給他説："他們是宗室同姓，誣陷他用計謀危害國家，就一網打盡没有漏掉的了。"韓侂胄同意，提拔他的黨羽將作監李沐任正言。李沐，是李彦穎的兒子，曾經向趙汝愚要求作節度使而没有得到，上奏説："趙汝愚以同姓身份占據宰相官位，將對國家不利，請求罷免他的職務。"趙汝愚出朝到浙江亭等待治罪，於是罷免右相，授任觀文殿學士、福州知州。臺臣衆口一詞請求收回出朝鎮守的任命，於是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宫隔絶，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吕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

國子祭酒李祥進言："去年國家遭逢重大憂患，朝廷内外喧鬧動蕩，留正丢下相位逃走，百官僚屬幾乎要解散，軍隊百姓都將要動亂，兩宫隔絶不通，國家喪禮無人作主。趙汝愚以樞臣身份單單不避忌個人死亡家族滅絶的災禍，奉行太皇太后的命令，輔佐陛下登上至尊之位，勛績功勞昭明於國家，精誠忠實貫徹於天地，竟然最終受到昏昧不明的對待而離職，天下後代將會説什麽呢？"博士楊簡也用這樣的意見上言。李沐彈劾李祥、楊簡，罷免了他們。太府丞吕祖儉也上書陳述趙汝愚的忠誠，詔書説吕祖儉朋黨勾結欺

衢、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

罔皇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衢、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人跪伏宮門上言："去年人心驚恐猜疑，變故早晚就要發生。當時假如不是趙汝愚出必死之力，裁定重大決策，即使有一百個李沐，也不知如何成事。正當國家多難的時候，趙汝愚地位至樞府，以兵權爲基本，指揮操縱，想幹什麽不可以，不趁這個時候取利，現在上下安定，却單單有了叛變的意圖嗎？"書信遞上去，全都送往五百里外羈押編管。

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

韓侂胄忌恨趙汝愚更加深刻，認爲不重加貶斥，人們上言没有停止。因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落觀文殿大學士職。監察御史胡紘上疏趙汝愚提倡援引僞學之徒，謀劃進行不法活動，宣傳負龍升天接受湯鼎，假藉夢境作爲符信。責罰授爲寧遠軍節度副使，發往永州安置。當初，趙汝愚曾經夢見孝宗授給他湯鼎，背負着白龍升天，後來輔佐寧宗穿着孝服登上帝位，恐怕是夢兆的應驗，但進讒的人用作口實。當時汪義端擬行詞命，采用漢朝誅殺劉屈氂、唐朝殺死李林甫的事例，表示出想要殺他的用意。迪功郎趙師召也上書請求斬趙汝愚。趙汝愚安然上路，對兒子們説："看韓侂胄的心意，一定想要殺我，我死了，你們還可以免禍。"到了衡州就發病，被守臣錢鍪窘迫，突然逝世，天下聽到都爲他感到冤屈，當時是慶元二年正月壬午日。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吕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録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内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

趙汝愚求學必有所用，經常用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期許自己。凡是平常向師長朋友處學到的，例如張栻、朱熹、吕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的話，都打算依次序實施，没能實現。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録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趙汝愚聚集族人同住，家中衆多人口，所得到的俸禄全都分給大家，菜湯粗飯，恩意均匀融洽，家人没有閑話。奉養自己非常儉樸，做給事郎官時，嚴冬還穿布袍子，到做了宰相還是一樣。

汝愚既歿，黨禁寖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

趙汝愚死後，黨禁逐漸鬆弛，不久復職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然後追贈少保。韓侂胄誅死，完全恢復原來官職，賜謚忠定，追贈太師，

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趙崇憲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

崇憲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换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貶死，海内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

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毁，思其功而録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吕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衊，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

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奸，毁龔頤正《續稽古録》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

追封沂國公。理宗下詔配享寧宗神廟，追封福王，此後進封周王。有九個兒子，趙崇憲是他的長子。

趙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由取應對策爲第一名，當時趙汝愚侍立在殿上，下階，再拜謝恩。孝宗回顧身邊侍臣說："趙汝愚多大年紀？已經有兒子像這樣了。"過了三年，又因進士對策，登甲科。皇上對執政大臣說："這是趙汝愚的兒子，豈不就是前一科録取應試的第一名嗎？"

趙崇憲最初官品是保義郎，監饒州供給軍隊的酒庫，换任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趙汝愚帥守蜀地，辟爲書寫機宜文字，改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趙汝愚遭貶而死，國内憤恨抑鬱，趙崇憲閉門獨處。過了幾年，恢復趙汝愚原任官職，很多人都勸他出仕。

改官奉議郎、南昌縣知縣，奉行荒年政策，救活的人很多。升爲籍田令，制書說："你的先人有功於王室，中間經歷讒言毁謗，思念他的功勞而録用他的兒子，是國家的法律典則。"趙崇憲拜謝恩命感動哭泣，認爲"先臣的冤枉還没有全部昭雪，而他的孤兒率先蒙受寵遇光輝，不是至公朝廷用來鼓勵忠孝、激發廉耻之心的本意"。不久改爲監行在都進奏院，又援引陳瓘論司馬光、吕公著恢復官職的事例申明上言，請求把自己陳述的話發到三省集會討論："假如先臣心意行迹有一件像言官論列的一樣，那就是近日來的恩典都是冒領濫施，先臣恢復原官及賜給謚號，和臣新近的任命，都應當追回除免。假如公衆議論果然認爲是誣衊，請求公開宣示朝廷内外，使得先臣受的讒言毁謗辨明以後，忠貞氣節自然顯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戴護佑的功德更加彰顯。然後再申示責飭史官，改正錯誤的歷史，垂示萬世的公正。"

又請求糾正趙師召非法進貢密封奏章的罪過，追究蔡璉和大臣結仇的奸迹，駁斥龔頤正《續稽古録》的錯誤。下詔兩省史官考核改正以後報告皇帝。之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求

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稿，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 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

按照規矩施行，聽從他們。等到錯誤的史書仍未修正，重又進言，大略是説："以前史官僅僅由於有權勢大臣的微言示意，削改舊史、焚毁原稿，一點兒都不遲疑爲難。現在下達詔旨兩三遍，却没有能慷慨奮筆直書的人，爲什麽小人敢於作惡，而稱爲君子的人却不能勇敢地幹好事呢?" 聽見的人都羞愧。此後玉牒、日曆所終於把《重修龍飛事實》進呈，是由於趙崇憲的請求。

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秘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録，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 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

不久，追贈趙汝愚爲太師，封沂國公，提升趙崇憲爲軍器監丞，改爲太府監丞，遷爲秘書郎，辭謝，不允許。不久爲著作佐郎兼代理考功郎官。曾經因久雨成災徵求直言，於是上奏密封奏章，認爲："今天有更新改化的名目，没有更新改化的實際。人才，是國家的元氣，而忠誠鯁直被排斥廢退的人士中，死了的没能全部瞭解記録，活着的没能全部褒獎贊揚。言論，是國家的風采，其中盡忠不隱，有所規諫進益的，不僅是獎勉激勵没有給予，一般也很少看見實行；偷安苟且，没什麽建樹發明的，不但是罷黜責罰不到，有的還歷任通官顯要。" 至於像勉勵皇上學習來擴大見聞，教撫儲君來鞏固根本，戒飭宰輔大臣同僚竭盡忠心來度過危難，責成侍從臺諫官專心職守盡遵法度來宣泄堵塞蒙蔽，防範左右近習盗竊弄權的逐步發展，明察奸險小人的餘黨窺測伺機而動的萌芽，都誠誠懇懇向皇上進言。

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别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緡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蓰，崇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 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

請求補外，爲江州知州。州中百姓每年苦於和糴，趙崇憲上疏朝廷，永遠免除了和糴。而且轉而購買其他州郡的穀米，另建倉庫儲蓄起來，用以防備歉收。瑞昌百姓虧欠茶引錢，新虧舊欠累積起來，達到十七萬緡錢還多，都是困窘無力償付的，死了就用來作爲子孫債務還不肯寬免。適逢新的債券頒行，比起來是舊價的好幾倍，趙崇憲嘆息説："拖欠茶引的百姓更没出路了。" 立即請求用新債券一張抵償舊債券的兩張，下詔聽從他。大約受到恩惠的有一千多家，刻碑來紀念這事。修整陂塘水利來擴大灌溉面積，共有好幾千處。提舉江西常平兼代理隆興府以及管理漕司事，遷爲轉運判官仍兼任守帥。

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寖移爲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之。

當初，趙汝愚捐獻自己的錢一百多萬創辦養濟院，使各地旅客中患病的人得到醫藥和食品，年頭久了逐漸改易作其他用途。趙崇憲到任，不久就進行修整恢復，制定規約幾十條，用治愈疾病的多少作爲賞罰的標準。拋棄幼兒在道路上的，也要收養他們。地方倉庫很久以來就破敗了，訪察它的利害所在而重新興起它。

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蘿蔓峒者仍歲寇鈔爲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置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内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虚，非所以窒奸萌，乃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捍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强。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

以兵部郎中召還，不久改爲司封，都堅決推辭，於是任直秘閣、靜江府知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府下屬十個縣，土地肥瘠差不多相等，但是陽朔、修仁、荔浦的賦税特别加倍。自從張栻上奏減免之後，人民還是感覺過重。趙崇憲請求再次進行減免，下詔各按等級依次減免，三縣的百姓立生祠刻石紀念。瓊州守官無能，激發了黎峒人民變亂，就彈劾驅逐他，改辟舉能幹的人代替他的職務。蘿蔓峒人連年攻劫掠奪做壞事，實際上是百姓何嚮父子暗中誘導他們。崇憲捐出財物交給小兵官讓捕捉他們歸案，繩之以法。因此嚴申百姓與少數民族交往的禁令，讓邊疆居民按什伍編排，强盜來了就敲鼓召集群衆，前後掩襲追擊，有所俘獲的給以賞賜，不來的予以懲罰。先前，轄區内州縣有警報，就調動統帥府兵前去防守，在宜州的部隊有一百人，古縣是這數的一半。趙崇憲認爲基礎是空虚的，不是堵塞壞事發生的辦法，就在各地設置民兵跟守軍的人數一樣，而召集守軍回府。邕州是邊疆要害地區，自狄青平定儂智高，從此設置防衛措施非常周密，年久逐漸廢弛，而少數民族一天比一天强盛。趙崇憲逐條上奏他的建議，朝廷很采納他的話，但没來得及全部實行。

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趙崇憲天性誠篤孝順，在父親喪禮中，一個多月纔開始吃飯，一周年後纔吃水果，到喪禮結束都不飲酒吃肉。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

論曰：自從早先大臣處於危難多疑的境地，却能免去禍難的恐怕是很少了。從前周成王立爲天子而正當幼年，周公以王室至親擔任宰輔，四國傳播謡言，而周公不能免除居住東方的憂患。不是上天降下風雷的災變，來彰顯周公的德行而

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實係于玆。不然，周其殆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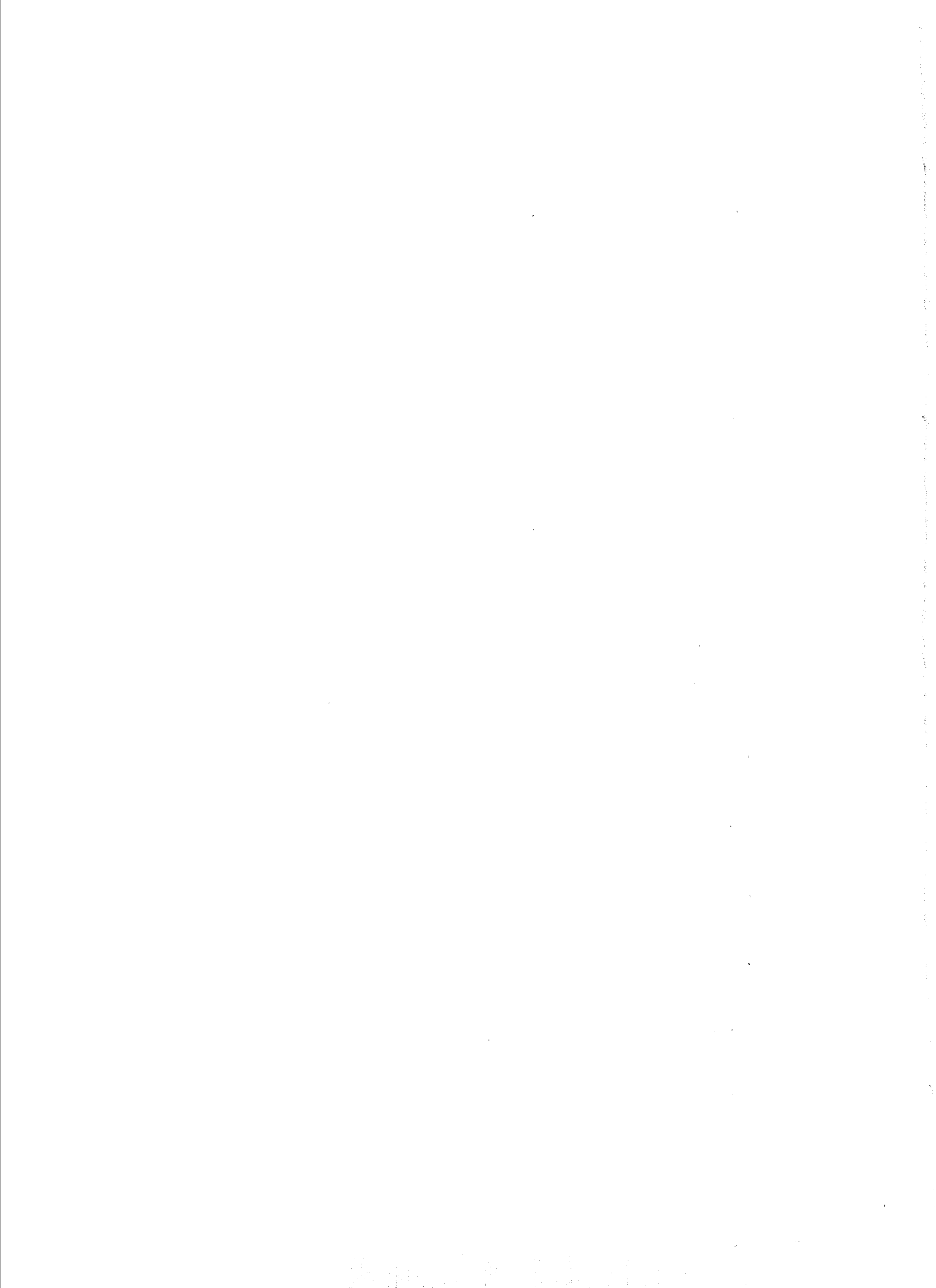
啓發成王的誠心，那麼所說的金屬束着的匣中的書册，固然没有因緣接觸到成王的耳目，周公的心意果然能够自己顯明嗎？周公的心意能够自己顯明了，那麼天意之所以眷注於周朝而延續八百年的洪福的原因，實在是維係在這個上面的。不這樣的話，周朝就危險了！

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

趙汝愚，是宋朝的宗室重臣，他的賢德固然比不上周公，他的地位和親屬關係又不像周公那樣的尊貴而親近。正當孝宗崩逝，光宗生病，國家重大喪事無人主持，朝廷内外喧鬧動蕩，當時的大臣已有畏懼艱難而離去的了。汝愚獨自能够奮不顧身，制定大計在片刻之間，聚攏召集賢明有德的人，來輔佐寧宗的新政權，天下安然期待着太平之治，他的功勞可以說是盛大的了。但過了没多久，最終被韓侂胄所陷害，一旦斥逐就永不復返，天下人聽到都爲他感到冤屈。由這裏可以看出上天眷注宋朝不如周朝的原因，而宋的衰敗逐漸達到無法挽救，確實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

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趙汝愚的父親以篤厚的孝道聞名，而他的兒子趙崇憲能够遵守治家法則，所到的地方都有善政，也可以說是世世接續他的美德了。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黄裳　羅點　黄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騤　黄黼　詹體仁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杓同薦，除太學博士。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時成爲孤兒，服侍母親竭盡孝道。性情聰穎異常，讀書能够解説要旨大義。等到長大，得到程氏《易傳》閲讀，至於忘記睡覺吃飯，跟從朱熹、張栻糾正疑問，從而學問更加透徹。乾道五年進士及第，授爲袁州宜春縣尉、吉州安福縣丞。鄭僑、張杓共同推薦，授任太學博士。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吴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因議論帶御器械吴端，改官太府少卿，彭龜年上奏疏請求恢復他的官位，寫信給宰相説："祖宗曾經改變差遣除官來伸張臺諫官的正氣，没聽説過改换臺諫官來助長寵臣的私心。"兼任魏王府教授，遷爲國子監丞。因侍御史林大中推薦，任御史臺主簿。改爲司農寺丞，進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

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宫。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睹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宫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

光宗曾經親自參加郊禮，逢暴風雨患病，大臣很少能够進見。很久，病好了，還是懷疑畏懼不去朝見重華宫。彭龜年寫書信責備趙汝愚，而且上疏進言："壽皇的服事高宗，極盡周備兒子的孝道，這是陛下親眼看到的。何况壽皇今天祇有陛下一個人，聖心眷眷關注，不説也可以知道。僅僅是在逢着到那邊宫中的日子，陛下或者耽延出行，那麽壽皇不得不頒降免於到宫中的旨意，大約是替陛下在人前推脱責任，讓人不能因此私下議論陛下，他的内心并不是不願意陛下的到來。自古以來君主處理親人的隔閡，很多不和

交鬥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吕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

外臣商量，却跟小人商量這些事，所以互相争鬥一天比一天深，疑慮裂痕一天比一天大。今天的兩宮萬萬不要這樣。然而臣所擔憂的，是外朝没有韓琦、富弼、吕誨、司馬光這樣的大臣，而小人之中，已經有任守忠這樣的人存在了，希望陛下裁度明察。”

又言：“使陛下虧過宫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侍間諜兩宫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悦。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

又上言：“讓陛下虧缺過宫問安的禮節的，都是左右小人離間刺探的罪過。宰相執政侍從官員衹會推廣父子的恩愛，調停重華宫；臺諫官衹會倚仗父子的道義，要求期望皇帝。至於疑慮間隙的根源，盤據固守不能除去，却没有一句話提及。現在内侍離間刺探兩宫的本來不止一個人，獨有陳源在壽皇當朝時獲罪極重，近來重新起用，外人都認爲離間的端倪必然從陳源開始。應當立即發出天威聖斷，首先驅逐陳源，然後恭敬地命令準備車駕，承認錯誤自任罪責，向壽皇謝過，使得父子歡喜，宗廟國家長久鞏固，難道不是很幸運的嗎?”過了不久，光宗朝見重華，城裏的人歡欣鼓舞。不久授任起居舍人，進宫謝恩，光宗説：“這個官位是留給有學問見識的人的，想來除了你没有可以勝任的人。”

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内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宫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宫，而獨出宴游，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

彭龜年陳述祖宗的法則作《内治聖鑑》進獻。光宗説：“祖宗的家法非常完美。”彭龜年説：“臣這部書大致是防範宦官、靠女子請托干謁的，這些人如果看見了，恐怕不能够常常被陛下閲讀了。”光宗説：“不至於此。”過些天，彭龜年上奏：“臣所做的官，把記録君主的言語行動作爲職守。車駕不肯過宫問安，像這樣的記載又有好幾十次了，恐怕不是應當用來垂示後世的。”有旨意要游幸玉津園，彭龜年上奏：“不侍奉三宫，却獨自出外宴飲游樂，不符合禮法。”又上言：“陛下錯拿臣來充任嘉王府講讀官，正是想要讓臣等教授君臣父子的道理。臣聽説有身教，有言教，陛下是以身教，臣是以言教的人，言教怎能像身教那樣切近呢?”

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

紹熙五年五月，壽皇生病，病勢逐漸加劇，彭龜年連上三道奏章請求覲見，没得到批准。接着皇上上朝，彭龜年不離開位次，伏在地上叩頭長時間不停止，鮮血染紅磚地。光宗説：“素來

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宫。”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宫則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

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札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宫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宫，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

時議欲别建泰安宫，而光宗無徙宫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宫豈爲不足哉? 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宫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

一日，御筆書朱熹、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黄艾、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

瞭解你忠心鯁直，想要説什麽?”彭龜年上奏：“今天的事没有比不過宫朝見更大的。”光宗説：“會去的。”彭龜年説：“陛下幾次答應了臣，一進宫内就又不是了。内外不能溝通，臣實在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説：“叩頭在龍墀之下，曲折盡致忠誠，臣子到這一步，是有辦法的嗎?”皇上説：“知道了。”

孝宗逝世，寧宗接受禪位，當晚召見，寧宗皺眉説：“以前衹聽説建太子的話，怎知驟然登上皇帝大位，哭泣推辭不得，到現在還震恐心慌。”彭龜年上奏：“這事關係宗廟國家，陛下哪能推辭，現在衹應當盡人的兒子服侍親長的赤誠罷了。”因此擬寫了起居札子，請求每天獻進一道。又和翊善黄裳一同上奏請求前往朝拜南内寢宫，因而制定過宫的禮節，請求前一天入宫上奏，率領百官恭敬謝恩。寧宗朝拜泰安宫，到達時寢宫門已關閉，拜謝進獻奏章然後退下。

當時在商議另建泰安宫，但光宗没有遷宫的意思。彭龜年進言：“古人披荆斬棘就建立朝廷，都可以發布政令，何况有重華一座宫殿還不够嗎? 陛下住狹小的地方，太上皇住寬敞的地方，天下的人必然能體諒陛下的苦心的。”於是新宫没有能建成。遷爲中書舍人。劉慶祖已經帶遥郡承宣使職，又因是太上皇藩邸隨從落職爲階官，彭龜年繳還詞奏，寧宗批示：“可以給予書讀施行。”彭龜年上奏：“臣不是因爲慶祖而吝惜這一個官位，是爲朝廷可惜這一類事罷了。所謂‘可以給予書讀施行’，是近年來的弊病法令，假使可以施行，臣就書讀了，假使不可以施行，怎敢因爲再次命令就書讀呢?”寧宗曾經對他説：“退朝以後没有事，害怕自己懈怠懶惰，非得多讀書不可。”彭龜年上奏：“君王的學習跟書生不同，衹要能虚心接受諫諍，向善努力改正過失，這是聖人學習的頭一件事，難道在於學得多嗎?”

一天，皇帝親筆寫了朱熹、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黄艾、鄧馹十人的姓名給彭龜年看，説：“這十個人可不可以充任講官?”彭龜年回答説：“陛下如果招納當世的傑出人才像朱熹這樣的，纔滿足人們的願

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吊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奸，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并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奸，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

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内祠，龜年與郡，以焕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吕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

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顔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

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

望，不可以專讓潛邸的學官擔任。”不久授任侍講，遷爲吏部侍郎，升兼侍讀。彭龜年知道政治形勢將發生變化，適逢暴雨雷震，因而極力陳述小人盜竊權柄、發號施令不合時宜的弊病。派遣充任金國吊祭接送伴使。

當初，朱熹和彭龜年約定共同論列韓侂胄的奸邪，適逢彭龜年在護送來客，朱熹因上疏被斥退，彭龜年聽説這事，附奏説：“當初臣約定和朱熹一起論奏這件事。現在朱熹已經罷官，臣應當一同被斥退。”没有答覆。等到回來，看見韓侂胄掌權，權勢比宰相還重，於是逐條斥責他的奸邪，説：“提拔罷黜大臣，改换言官，都是初建政權最關重要的事。大臣有的還不能知道，韓侂胄却知道這個，假托聲威權勢，盜竊權柄擅作威福，不除去必定成爲今後的禍患。”皇上閱覽奏章很是驚駭，説：“韓侂胄是我的心腹之人，信任他毫無懷疑，没想到是這樣。”批示下達到中書省，給韓侂胄宫祠，不久又召他還朝。

彭龜年上疏請求離任，下詔韓侂胄給領在京宫觀，彭龜年出守外郡，以焕章閣待制爲江陵府知府、湖北安撫使。彭龜年請求祠禄，慶元二年，因吕棐進言削落職名；然後降官三級，除名勒停。嘉泰元年，恢復原官。起用爲贛州知州，因病辭謝，授任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退休，去世。

彭龜年學識正派宏大，議論簡潔切直，對待善惡是非，辨别分析非常嚴格，他的愛君憂國的真誠，遠見卓識，敢言的正氣，都是别人難以做到的。晚年投置閑散以後，悠然自得其樂，絲毫不曾流露在臉上。自從僞學被禁止，士大夫很少有不變節的，彭龜年對於關、洛之學的著作更加潛心研究，題住室門匾爲止堂，著《止堂訓蒙》，是始終特立獨行的人。聽説蘇師旦任節度使，説：“這人是韓氏的陽虎，他毁敗韓氏是必然的了。”等到聽説北伐出兵，説：“禍事大概就從這事而來罷?”所撰著的書籍有《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

韓侂胄被殺死，林大中、樓鑰都進言他的忠誠，寧宗下詔追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人請求

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改名，賜謚號忠肅。皇上對章穎等人説："彭龜年忠誠鯁直值得嘉獎，應當得到謚號。假使人人像這樣做，一定能使君王處於没有過失的境地。"不久，加贈龍圖閣學士，又提拔任用他的兒子彭欽。

黄裳

黄裳字文叔，隆慶府普成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

黄裳字文叔，隆慶府普成人。年輕時就聰穎卓異，能做文章。乾道五年進士及第，調巴州通江尉。更加專心學習，文章詞采和一般讀書人迥然不同，别人見了説："不再是從前的文叔了。"

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録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

當時蜀地發放軍餉，號稱是和糴，實際是取自老百姓。黄裳賦詩《漢中行》，諷示總領李蘩，李蘩因此停止和糴，人民感到很便利。改爲興元府録事參軍。因四川制置使留正推薦，召入朝進見，議論蜀地軍事民政重大謀略。遷爲國子博士，因母親去世離職。宰相進呈擬定的其他官員，皇上問黄裳在哪裏，賜給錢七十萬。服喪期滿，又召入朝。

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强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内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吴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强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秘書郎。

當時光宗登基，黄裳進見，説："中興的格局規劃與保守現成基業不同，出兵進攻入境退守，應當占據方便有利的地勢，不可以不確定臨時首都。富國强兵，要追求功利實效，不可以不考核官吏行政。加强内部抵禦外敵，應有應付緊急情況的準備，不可以不建立重要的軍事藩鎮。"他談的臨時首都，認爲最靠近方便有利的形勢，没有比得上建康的。他談的官吏行政，認爲要建立品級程式來考核官員的政績，計算資歷而延長他們的職守。他談的重要軍鎮，認爲從吴地到蜀地，綿延横亘一萬里之間，有漢中，有襄陽，有江陵，有鄂渚，有京口，應當建立五個軍鎮，派將相大臣鎮守它們，五鎮强盛國家地位就提高了。授任太學博士，進爲秘書郎。

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

遷任嘉王府翊善，講授《春秋》的"王正月"時説："周朝的王，就是當代的皇帝了。王不能發號施令指揮諸侯，那麽王就不能算是王；帝不能統率駕馭地方軍鎮，那麽帝就不能算是帝。現在的郡縣，就是古代的諸侯了。周朝的王衹怕不能號令指揮諸侯，所以《春秋》一定要寫

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吴、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説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

他日，王擢用東宫舊人吴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吴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别，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宫，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説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黄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

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宫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黄翊善所教也。”

上‘王正月’，用來統一諸侯的曆法。現在天下的國土，比起祖宗時候還不到十分之四，但是還横跨了吴、蜀、荆、廣、閩、越二百個州。治理我們的人民的，是這二百個州的守臣；治理我們的軍隊的，是九個都統。假如不能統率駕馭，靠什麽讓他們服從?”嘉王説：“什麽叫九都統?”黄裳説：“唐太宗年十八歲發起義軍，掃平禍亂。現在大王年齡超過了他，却連國家九都統的説法還不知道，怎麽可以不努力求學問呢?”

過了些天，嘉王提拔東宫舊臣吴端，吴端來見嘉王謝恩，嘉王接待他符合禮節。黄裳因此講述《左傳》“禮節有等級差别”，問嘉王：“近來對待吴端得到了輕重適當的禮節，有這回事嗎?”嘉王説：“有這回事。”黄裳説：“王者的學習，正應當體現在行爲處事上。現在王面臨事情能够區别對待，這就是懂得了‘等級差别’的含義。”嘉王心中更加願意學習。於是製作八幅圖畫進獻：叫做太極圖，叫做三才本性圖，叫做皇帝王霸學術圖，叫做九流學術圖，叫做天文圖，叫做地理圖，叫做帝王紹運圖，用百官圖作爲結束，分别叙述大義陳設它們。經常進言説：“求學的道理，是應當用心去體會。王應該拿良心作爲嚴格的老師，凡使良心有一絲一毫不安的事，都不可以去做。”而且援引前朝危難亡國的事作爲警戒。嘉王對别人説：“黄翊善的話，人都受不了，祇有我能忍受他。”過了些時候，嘉王到重華宫，壽皇詢問讀什麽書，嘉王逐一作了回答，壽皇説：“數量不是太多了嗎?”嘉王説：“講官講解得明白，真心喜歡聽他，不覺得念得多。”壽皇説：“黄翊善極爲忠誠，他講的一定要認真聽取。”

黄裳長期供職嘉王府，每逢年節，就獻詩以寄托諷諫的意思。早先還曾經製作渾天儀、輿地圖，用詩文輔助説明，想要使王觀察天象就知道進取求學，好像天宇的運轉不息，披覽地圖就想到祖宗的國土一半陷落在異國没有歸還。以後又把爲嘉王所講的三部經書做成三首詩獻上。嘉王很高興，爲他擺下酒席，親手書寫他作的詩來賜給他。嘉王曾經在宫中侍候筵宴，不慌不忙地爲

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

光宗背誦《酒誥》，說："這是黃翊善教給我的。"光宗下詔慰勞黃裳，黃裳說："臣比不上朱熹，朱熹研究學問四十年，如果召爲王府僚佐，應當會有補益。"光宗嘉許接受。黃裳每次勸導講學，必定援引古事證明今天，就事講明道理，凡是可以啓發誘導嘉王心智的話，没有不說的。

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悦，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紹熙二年，遷爲起居舍人。上奏說："自古以來君主不能接受諫諍的，他的蒙蔽有三點：第一叫做私心，第二叫做好勝心，第三叫做怨恨心。事情假若不出於公道，却因自己的偏見而執着它，稱之爲私心；私心産生，就拿諫諍的人當成心病，從而想勝過他；好勝心一産生，就拿諫諍的人當成仇敵，從而想要趕走他。由於私心而産生好勝，由於好勝而産生怨恨，怨恨心一産生，那麽事情就没有道理好講了。例如潘景珪，才幹平常，陛下本來也當一般人那樣對他，衹不過因爲臺諫官攻擊他没個完，致使陛下庇護他更賣力，事態情勢相互衝激，於是造成這樣。應根據事情静心觀察，使得心中没有成見，那麽聽到臺諫的諍言就没什麽不高興的，從而没有好勝的想法；對待臺諫的心意就没什麽不誠懇的，從而没有怨恨的心理了。"

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寖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吴、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吴、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

三年，試任中書舍人。當時武裝軍備逐漸鬆弛，黃裳上疏說："壽皇在位三十年，撫慰將士，軍人都恨不得出死力報答。陛下果真能關注軍事，三軍將士誰不感動奮發願意被陛下任用呢?"又議論："荆、襄形勢處在吴、蜀中間，它的地形四邊平坦，如果金人直衝襄陽，占據江陵，駐軍戍守，那麽吴、蜀中間斷裂，這是今天邊防軍備中最值得憂慮的事。應當分出鄂渚部隊一兩萬人駐扎在襄、漢之間，來擴張形勢和壯大重要防地。"當時朝廷正當平和安定，黃裳說的話很多都不被瞭解。

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

不久，授任給事中。趙汝愚授任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上言祖宗的法度，宗室不能擔任執政，再次上疏詆毁趙汝愚，趙汝愚請求免官。黃裳上奏："趙汝愚服侍父親盡孝，服侍君主忠誠，擔任官職清廉。憂慮國事愛護人民，出自他的本性，好像青天白日，連奴隸都知道他清

端所見，會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

裳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冑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宫，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内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宫。”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

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

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托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焫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争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宫，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争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

正光明。汪義端的見識，連奴隸都不如，不可以站在朝官的隊伍裏。”於是汪義端出任郡守。

黄裳到宫中纔一個月，封還駁回奏章大約十幾件。韓侂冑落階官，鄭汝諧授任吏部侍郎，黄裳都繳還他們的詞命。改爲兵部侍郎，没有到任，就以顯謨閣待制充任翊善。在此之前，光宗因憂慮疑懼而成病，不到重華宫朝見，黄裳上奏疏請求五天朝見一次，到這時又苦苦進言這件事。皇上説：“内侍楊舜卿告訴我不要過宫。”黄裳請求斬楊舜卿，而且用八件事的條目上奏，叫做感念恩德，消釋怨憤，辨别讒言，除去疑慮，責求自己，畏懼上天，防止變亂，改正過失。没有答覆。

黄裳曾經生過毒瘡，到這時憂慮憤慨，病又發作了，又上奏：

陛下對於壽皇，没有盡到孝敬的責任，想來一定是有所懷疑的。臣私下推想造成懷疑的原因，陛下莫非是因焚毁穀倉、淘井填井之類的事憂慮嗎？焚毁穀倉、淘井填井的事，在當時可能是發生過的。壽皇的兒子衹有陛下一個人，壽皇的心意，托付陛下看的非常重，愛護陛下是非常周到，所以爲陛下憂慮也就非常深切。生病的時候，焚香向天禱告，替陛下祈神求福。愛護兒子如同這樣，那麽像焚燒穀倉、淘井填井的心思，臣有把握知道那是絶對没有的，陛下有什麽懷疑呢？又莫非是爲肅宗那樣的事感到憂慮嗎？肅宗在靈武即位，不是明皇的本意，所以不可能没有懷疑。壽皇正是還没有過分勞累厭倦政務的時候，親自把國家權柄交給陛下，揖讓謙退的風度，和堯、舜一樣，跟明皇的事不可以一概而論是非常明顯的了，陛下有什麽懷疑呢？又莫非是爲衛輒那樣的事感到憂慮嗎？衛輒和蒯聵，是父子争奪國家。壽皇又老又病，纔到北宫休身養神，來保全康泰安寧，而把天下大事交付陛下，并没有競争之心，陛下有什麽懷疑呢？又莫非像孟子所説父子爲求善互相責備而産生了懷疑嗎？父子爲求善互相責備，本來是出於愛

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

心，做人兒子的能知道這個道理，那麼哪裏會到了互相攻伐的地步。壽皇希望陛下成爲聖明天子，責備求善的心情是出於忠愛，不是傷害恩情，陛下有什麼懷疑呢？

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欲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宫，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

這四件事，或許可能成爲可疑的原因，臣用道理推論，本來并没有一件值得懷疑。在父子之間，稍稍有些猜疑，這心思一萌芽，心中於是大亂。所以臨天變就懷疑却不知道警畏，人民困窮就懷疑却不知道體恤，懷疑宰相執政專權就不禮遇大臣，懷疑臺諫無事生非就不接受忠諫，疑心嗜好欲望是無害的就親近宴飲女色，懷疑君子結黨就專門庇護小人。事情有不必要懷疑的，却無不懷疑。至於自己貴爲天子，没有孝順的名聲，敵方國家聽説了，就將肆意輕視侮慢，這是值得疑慮的，而陛下却毫不疑心；小人將要起來作亂，這是值得疑慮的，而陛下却毫不疑心；都城内外的官軍，難道没有其他意圖，這是值得疑慮的，而陛下却毫不疑心。事情中可疑的，反而不認爲可疑，顛倒錯亂，没有比這個更厲害的，禍亂的萌芽，就近在早晚之間。應當及早幡然改悔，整頓聖駕，拜謁兩宫，來溝通父子間的歡悦，那就四方夷族接受風化，天下百姓傾慕仁義了。

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宫，裳挽其裾隨之至宫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救主失，今不過宫，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説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

適逢壽皇病重，朝廷内外憂慮危懼，黄裳高聲進諫。皇上起身入後宫，黄裳牽挽他的衣襟隨他走到宫門，流淚退出。於是連上奏章請求補外，説："臣擔任的職務有三項：叫做待制，叫做侍講，叫做翊善。現在讓我盡到待制的職責嗎？就應當早晚請求進見而糾正主上的過失，現在不肯過宫，虧缺爲子之道，前後三次進諫而不肯聽從，這是待制的職務可以廢棄了。讓我盡到侍講的職責嗎？就應當引經據典，用孝道鼓勵君王，現在不肯問安，不去探病，大道理已經没有了，還講什麽書？這是侍講的職務可以廢棄了。讓我盡到翊善的職責嗎？就應當窮究義理，用孝道教育皇子，陛下不能够用孝道服侍壽皇，臣拿什麽道理去勸説皇子呢？這是翊善的職務可以廢棄了。"因而出城關等候命令。等到聽到了壽皇

的遺詔，纔趕快入朝臨喪。

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

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

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决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

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

寧宗即位，黄裳病重不能朝見。改禮部尚書，不久兼任侍讀。竭力入朝謝恩，上奏說：

孔子說："有始有終者，恐怕其惟聖人乎？"又《詩》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終"的人，是因爲他存心如一；所謂有"很少能够做到底"的人，是因爲他的存心不能專一。陛下現在最初的政治當然是好的了，能够保證將來永遠如此嗎？請讓我略舉已辦的事情來論述它。

陛下初次管理萬事，委任大臣，這正得到君主抓住關鍵的大道。要使大臣得到合格人選，經常和今天一樣，那麽陛下即使一輩子保守它都可以做到。臣恐怕幾年以後，也想要拿主意有所作爲，親自聽政決斷，左右的人逢迎附和，就說陛下的大事都取决於外朝，權力不屬於皇上，陛下能够不心存抵觸嗎？臣恐怕那個時候委任大臣，不能像今天這樣專一信任了。而萬事的衆多，不是一個人能够應付的，如果不委任大臣，就必然要依靠左右，小人得志，暗中竊取主上威權，援引任用奸邪黨羽，他們將造成禍患，什麽事情做不出，這是臣所憂慮的第一件事。

陛下獎勵任用臺諫官，進言没有不聽取的，這正得到祖宗設立這一官職的意圖。假使臺諫官得到合格人選，常和今天一樣，那麽陛下一輩子保守它也是可以的了。但臣恐怕從今以後，臺諫的進言每天上達聖聽，或者斥言小人的過失，使得陛下想要任用他們却做不到，或者暴露近寵的罪惡，使得陛下想要親近他們却做不成。逆耳的話，不可能聽不厭，左右的人逢迎附和，因而說陛下獎勵任用臺諫，想要聽到忠直的言論，而它的弊病，却使得君主得不到自由，陛下能够不心存抵觸嗎？臣恐怕那個時候獎勵任用臺諫，不能像今天這樣重視了。而朝廷所能依靠來區別善惡的，衹在於臺諫，陛下假如厭倦他們的多話，那麽擔任臺諫的人，將要咬

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

舌閉口，什麼都不議論了。君子一天天黜退，小人一天天進用，天下就亂了，這是臣所憂慮的第二件事。

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

兩件事，是朝廷的大事。再用三件切近陛下自身的事情談一談：叫做誠信於孝順友愛，勤奮於學習，簡單於嗜好。陛下現在都在遵行了，不知道幾年以後，能够維持常規像今天這樣嗎？

又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

又援引魏徵十漸的論述爲警戒，懇懇切切數千字。又上奏説："陛下近幾天做事和前些時很不相同，授任官職的時候，大臣很多都不知道，臣聽了非常憂慮而使病情加劇。"大約這時韓侂胄已經暗中操縱權柄，但宰相趙汝愚還没有察覺，所以黄裳事前提及。等到病危，常常自言自語，説："五年的功夫，不要讓它毁於一旦，考慮我自己已經不能做什麽，後來的君子必然有能承擔起這個責任的。"於是口授遺表而死，享年四十九歲。皇上聽到震驚哀悼，追贈資政殿學士。

裳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耻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黄裳的爲人簡樸平易端重純厚，每逢講讀，都隨時論事效忠，上援引古書義理，下體恤人事情理，氣象平穩而辭語懇切，事情全面而道理詳盡。純信於孝順友愛，和人談話訴盡肺腑。以一部書没有讀，一件事不瞭解爲羞耻。推舉賢人熱愛好人，出於本性。所作的文章，明白條暢通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議論天人的道理，性命的本源，都足以發揮彰明伊、洛之學的宗旨。曾經和他的同鄉陳平父兄弟講究學問，平父，是張栻的學生，師友的淵源，原是自有來歷的。嘉定年間，謚爲忠文。兒子黄瑾，爲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黄子敏，爲刑部郎官。

羅點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奸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做文章。淳熙三年進士及第，授爲定江節度推官。累積遷官爲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那年遇旱災，下詔徵求直言，羅點上密封奏章，認爲："現在奸邪諂諛一天比一天嚴重，議論見識凡庸鄙陋。没什麼贊同或反對的，就叫做識大體；和世俗共同俯

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决，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宫小學教授。

仰升沉，就叫做有雅量；衆人都沉默，自己獨自發言，就説是沽名釣譽；衆人都混濁，自己獨自清高，就説是標新立異。這種風氣不革除，陛下即使想要爲國家大有作爲，也不見得能成功。自從旱災肆虐，陛下祈福於多少神祠，赦免罪人，也還不足以感動上天。等到早上徵求直言，晚上就得到甘雨，上天心意的顯示，已經明白無誤。祇不知道陛下的徵求直言，確實想要實行它嗎？如果想要實行它，就希望把所奏上的封事，反復熟讀，適當的詳察以後施行，有疑問的咨詢以後决定，這樣做了就會太平氣象一天天明顯，而禍亂的苗頭自行消除了。”遷爲秘書郎兼皇太子宫小學教授。

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勸戒，爲《鑑古録》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决庶務，點時以户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講，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别至尊。”金人不能奪。

寧宗當時以皇孫封英國公，羅點兼任教授，進講到傍晚還不停止，左右的人請求稍事休息，羅點説：“國公致力學習不肯停止，怎麽能阻止他。”又摘取古事規勸鑒戒，作《鑑古録》進獻。高宗逝世，孝宗居喪，皇太子參預决定日常事務，羅點當時以户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講，出使到浙西，遷爲起居舍人，改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領命出使金國報告登上寶位。適逢金朝有國喪，迫使羅點换掉金帶，羅點説：“登基是喜慶的事，一定要穿吉慶的服裝辦理。寧可死去，金帶不可以改换。”又質問羅點不應當稱“寶位”，羅點説：“聖人的大寶叫做位，不加‘寶’字，怎能區别最高統治者。”金人不能迫使他改變。

上嘗謂點：“卿舊爲宫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

皇上曾經對羅點説：“你原是王宫僚屬，不是别人能比擬的，有想要説的話，不要害怕啓口相告。”羅點進言：“君子得志的總是很少，小人得志的常常很多。君子的志向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個人，行動必然遵循直道，發言必然遵守正論，常常是不得罪君主，就得罪貴人近寵，不得罪當權者，就得罪世俗的人。小人的志向祇爲了自己，不在於天下國家，所做的事所説的話，都是用討好的方法。遵行那得罪人的方法，他們得志的就很少了；遵行那用來討好的方法，他們不得志的也就很少了。像從前的聖明君主，念及君子的難於進用，就會極力推行他們所主張的而

之。"

庇護他們；念及小人的難於黜退，就會盡力洞悉觀察而提防他們。"

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强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游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强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

皇子嘉王年齡到了二十歲，羅點進言："這正是親近師友、進德修業的時刻，應當選擇端正良善忠貞正直的人士，參與隨侍在日常閑處之時。"於是授任黃裳爲翊善。又進言："君主憂思勤政，就使臣下同心協力；君主偷安享樂，就使臣下離心解體。現在道路上的傳言，都説陛下每天早晨上朝，勉强聽政決斷，心却不放在政事上。宰相執政奏事陳述，全遵禮節應對回答，侍從百官僚屬，全遵禮節上朝對話，而宮中閑居游宴的快樂，賞賜奢侈的浪費，已經喧騰在衆人之口。强大的敵人就面臨邊境，這樣的名聲怎可以傳出呢！"

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温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

紹熙三年十一月冬至，皇帝車駕將要朝賀重華宮，然後又中止。羅點進言："從天子到普通老百姓，按時序節日叩拜長親，没有空缺的。三綱五常，關係極大，不應當認爲是尋常小事而忽略它。"皇上過宮的决心尚未下定，羅點上奏："陛下已經擇定了日子過宮，壽皇必定會伸長脖頸等候陛下。一般人對朋友尚且不可以不講信用，何况君主的服侍親長呢？現在陛下長期以來缺少寒温問安，壽皇想見一面都辦不到，萬一憂思成病，陛下將怎樣替自己向天下人解釋？"

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虚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

曾經召他在偏殿進見，羅點進言："近來朝廷内外互相傳説，有人説陛下在宮中受到牽制，不能很快上朝，沉溺酒色，不關心政務，真有這樣的事嗎？"皇上説："没這事。"羅點説："臣本來就知道是這樣。私下揣測宮禁中或許有觸犯拂逆的事，暫且用酒自己排遣罷了。那些民間小百姓，處在家庭女子的逆境，間或有酗酒放縱自己的。君主主宰統治天下，這顆心就像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都消散了以後，清澈透明，怎能容許還有纖毫芥蒂的存留呢？"皇上還是没有過宮。羅點又上奏："私下聽説嘉王的生日，在宮中慶壽，來報答養育辛勞的恩德，父子歡欣融洽，難道不動心，牽念兩宮盼望的心意。"十一月，羅點因進言都不被聽取，請求離職，不准許。十二月，試任兵部尚書。

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宫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

五年四月，皇上將要到玉津園，羅點請求先過重華宫，又上奏説："陛下是壽皇的兒子，四十多年没有一點隔閡，衹由於初次郊禮時生病，壽皇曾到南内寢宫督責過錯，左右的人從此讒言離間，於是産生憂慮疑忌。按臣看來，壽皇和天下互相忘記已經很久了。現在大臣同心協力輔佐政事，百官任事遵紀守法，宗室、姻戚、三軍、百姓都没有異心，假如有人離間，誅殺他不必猶豫。至於深居宫中不出，長久虧缺爲子之道，衆人同聲非議，禍患將要發生，不能不憂慮。"皇上説："你們可以替我調理維護。"黄裳回答説："父子的親情，哪裏用調理維護。"羅點説："陛下一出宫，就可以消釋疑慮了。"皇上還是没有前往。羅點就率領講官上言這事，皇上説："我内心不是不思念壽皇。"回答説："陛下長期以來虧缺定省問安，雖然有這樣的心意，又怎樣剖白自己呢?"等到壽皇病倒，羅點又隨宰相執政朝班進諫。閤門吏阻止他們，羅點呵叱他而進宫。皇上拂衣而起，宰相執政牽引皇上衣裾，羅點急忙上前哭着上奏説："壽皇病勢已很危險，不趁現在見一面，後悔哪裏來得及。"群臣跟隨皇上入宫到達福寧殿，内侍關閉殿門，群臣慟哭退下。過了三天，羅點跟隨宰執朝班問安，下詔單獨引領羅點進入。羅點上奏："前幾天迫切呈獻忠誠，舉止失禮，陛下赦免而不加懲罰，但是牽引衣裾也是有典故的。"皇上説："牽引衣裾可以，怎能隨便進入宫廷禁地呢?"羅點援引辛毗的事來謝罪，而且説："壽皇衹有一個兒子，既已把國家大權交給他，衹恐怕不能快點見到他罷了。"

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宫。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宫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宫，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

壽皇逝世，羅點請求皇上奔馳臨喪，答應了而不出行，在重華宫拜受遺詔。前後和侍從官列名上奏諫請皇帝過宫共三十五道奏疏，自己上奏的又有十六道奏章，而上奏疏給重華宫、上書給嘉王以及當面言語上奏還不算在内。寧宗繼位，人心纔安定。拜羅點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皇上因祭祀到明堂，羅點隨從在齋宫，得病而死，享年四十五歲。追贈太保，謚號文恭。

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

羅點天性孝順友愛，没有做作偏激標新立異

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的行爲，而且端正耿介有操守，義與利的區别十分明白。有人説天下的事不是有才幹的人就辦不了，羅點説："應當首先評論他的内心，心如果不正，才能雖然超過他人，又有什麽可取之處呢！"宰相趙汝愚曾經流淚對寧宗説："黄裳、羅點相繼謝世，兩個臣子的不幸，正是天下的不幸啊。"

黄度

黄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

黄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愛學習好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到他的文章，認爲很像曾鞏。隆興元年進士，嘉興縣知縣。入朝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主簿。進言："現在養兵已成爲巨大禍患，拯救禍患的辦法，應當讓百姓屯田，暗中恢復府衛制度來抵銷募兵制。"具體撰述了《屯田》、《府衛》十六篇獻上去。

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吴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

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地大將吴挺死了，黄度上言："吴挺的兒子吴曦一定會交納賄賂請求世襲鎮將之位，如果因此就給他，恐怕是以後的禍患，請求分割他的兵權。"宰相很爲難。後來吴曦割讓關外四個州賄賂金人請求做蜀王，果然符合了黄度的預言。

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宫，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宫。"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托己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光宗因病不過重華宫問安，黄度上書懇切直諫，接連上疏極力陳述父子相親的道理，而且進言："太白星白晝出現侵犯天關，熒惑星、勾芒星即將進入太微垣，這是亂兵進入皇宫的預兆。"因進諫不被聽取，請求罷官離任。又説："用孝道服侍君主就是忠。臣父年紀將近八十歲了，粗茶淡飯供養不能親近，相隔已經很多年，服侍親老像這樣的，拿什麽忠心服侍君王。"是假托自己來做譬喻，希望能有感動唤醒皇上心意的作用。

又與臺諫官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黄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

又和臺諫官共同彈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個人是今天禍事的根源，罪責比李輔國還大。又上言："孔子説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君主有了過失，公卿大夫上諫以後改正了，過失就不明顯，老百姓有什麽可議論的。衹有諫諍了却不改正，過失無法遮掩，使得街巷中的小民都得以胡亂議論，紛紛揚揚産生禍亂，所以陳勝、吴廣、黄巢之類的人在下邊議論，國家

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

就都跟着滅亡了。現在天下人没有不議論聖德的，臣私下擔心它的危險。”皇上還是不聽。就出修門，皇上傳語告訴他安心職守。黄度上奏：“有進言責任的人，不能盡他的言責就離去，道理上難再入朝。”寧宗即位，下詔仍任御史，改右正言。

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焰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奸，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禄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

韓侂胄掌權，丞相留正離開朝廷，韓侂胄知道黄度曾經和留正論事意見不合，想要示意讓他排擠留正。黄度對同事説：“丞相已經離職，排斥他是很容易的，但是助長小人的聲勢氣焰可以嗎？”韓侂胄很快竊取權柄，以自己心中好惡爲標準作威作福。黄度準備了奏疏將要論列他的奸邪，被韓侂胄察覺，很快就傳皇帝御筆批示授任黄度爲直顯謨閣、平江府知府。黄度上言：“蔡京專權，天下因此動亂。現在侂胄假藉御筆批示驅逐諫官，讓他們低頭離去，不能報效一句話，不是國家有利的事。”堅決推辭。丞相趙汝愚袖中揣着他的奏疏入宫進言，下詔給他領冲佑觀祠禄休養。不久爲婺州知州，坐没能發覺縣令張元弼貪污的罪，降官罷職。從此法紀改變，大權都由韓侂胄執掌，黨禁的言論興起來了。然而韓侂胄平常很忌憚黄度，不敢加以殺害。起用爲泉州知州，辭謝，於是進職寶文閣，領宫祠和原來一樣。

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决，日未中而畢。

韓侂胄被殺，天子思念而召還他，授任太常少卿，不久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朝廷議論想要用木匣裝上韓侂胄的首級用泗州五千人交還金朝，黄度認爲是對國家的侮辱而反對。代理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多次告病，以集英殿修撰爲福州知州，遷爲寶謨閣待制。剛到任時，告狀文書每天一千多件，黄度按照事實處分裁决，太陽不到正中就處理完了。

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税二十餘萬，擊降盗卞整，斬盗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别屯數千人

進官龍圖閣，建康府知府兼江、淮制置使，賜他金帶前往。到達金陵，罷免徵收和糴輸送轉運的擾民措施，救活飢民百萬人，免除現税二十多萬，攻擊招降强盗卞整，斬强盗胡海的頭進獻，招回就業的人九萬家。侂胄曾經招募雄淮軍，已經收編的十幾萬人，另外還屯駐了幾千人

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

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焕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宫。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

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説》。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别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録》、《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婿周南。

没有歸屬，黄度擔心他們作亂，每人給錢四萬，恢復他們的差役遣散了他們。

遷爲寶謨閣直學士。黄度把推選人才看作自己的責任，推薦牽引不肯停止，常説："没什麽報效國家，衹有這樣罷了。"十次奏上告老的請求，不准許，任禮部尚書兼侍讀。催促他入朝觀見，論藝祖垂示萬世的綱領，第一是純粹任用儒生，第二是務必愛惜民力。皇上接納他的話。因病辭謝請求離職，於是以焕章閣學士爲隆興府知府。回到越地，提舉萬壽宫。嘉定六年十月去世，進官龍圖閣學士，追贈通奉大夫。

黄度志向在於治理世事，而用學問作爲根本。作《詩》、《書》、《周禮説》。著《史通》，貶抑僭越竊權，保全君臣大體。用其他方法編年，不用以前修史成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由當前的驗證以往的，可以依據，没有迂闊淺陋牽强附會的毛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録》、《屯田便宜》、《歷代邊防》流傳於世。女婿周南。

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吴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

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絶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歲時，游學在吴下，看見當時人都從事科舉，心裏鄙薄他們。跟從葉適研討學問，通過頓悟很快領會。做文章雅馴絢麗精到切實，但都通達當世事務，經常把世道的興衰作爲自己的責任。紹熙元年進士及第，任池州教授。適逢黄度因上言觸犯當權者，御史彈劾黄度，連周南一同罷免。黄度和周南都被列爲僞學黨人。開禧三年，召見測試館職。周南在對策中批評有權勢的要人，言官彈劾周南，罷他的官，死在家中。

周南行爲端正態度恭敬，行爲舉止都有章法標準。自從考中進士授官文林郎，一輩子没有得到提升，兩次擔任館職，都是幾個月就結束了。後來絶望於時政仕進，穿破衣吃粗糧，讀書忘記白天黑夜，説："這是用來養我老，送我終的東西。"

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進入太學，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爲撫州金谿縣知縣。郡

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

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疏；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逾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

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仇耻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而女爲陰，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

司諫鄧馹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

守督促交納賦稅非常急迫，林大中請求寬延期限，不接受，交上委任狀遞上彈劾自己的文書而還鄉。後來任太常寺主簿。

光宗接受禪位，授爲監察御史。林大中認爲："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沿續承襲不循正道，不能用來嚴格典禮，安定神靈。"上奏疏説："臣從前擔任太常寺主簿，實際陪從宗廟祭祀，看到宗廟祭祀的禱詞，有的文理不通；符合神意的，有的又錯訛文字；應當重視的，有的簡易不恭；應當放在首位的，有些却棄置不用；重新製作器物禮服，有些間隔時間太長；早起辦事，有時又時刻太早。這些都是没有順應禮法，没能安撫人情的地方。"一天，有皇帝手詔給林大中，告誡進言事情發現糾察時，應當遵守舊例。林大中説："臺臣不應當逾越職分所守，固然像聖上訓導的那樣，然而必須正直敢言，纔算是稱職。"

遷爲殿中侍御史。上奏説："提拔退抑人才，應當觀察他志行趣向的大體，不應當求全責備他行爲的小節。志行趣向確實端正，即使小節應該責備，也不失是君子；志行趣向不正派，即使小節可嘉，也還是小人。"又議論："今天的政事，没有比尚未報仇雪耻更大的。這件事没有達到，這個意願就不能忘記。這個意願放在心上，用它來招納天下的才士，振作天下的正氣，提倡天下的道義。這個大義明確以後，就使事情的條理綱目可以談得上，治理的功效可以成就了。"陳賈以靜江守臣身份入朝奏事，林大中極力論斥他"用奸邪無知識，首創僞道學之名目，曾經褒貶王淮，暗中罷退正人君子。假如准許他入朝奏事，必然再度留在朝中，好人聽説了，將紛紛離去，不是安定國家的辦法。"命令於是中止。

紹興二年春天，雷電交加，下旨意咨詢時政的得失。林大中因任免事很多由宮中交出執行，就上疏説："仲春時節大雷電，大雪跟着下來，按照事例推求，是陰氣勝過陽氣的明顯證據。男屬陽，女屬陰，君子屬陽，小人屬陰。應當辨析邪正，不要讓小人得逞離間君子。應當思考正大創始之道，不要讓女色干謁之途通行。"

司諫鄧馹因議論政事改官將作監，林大中上

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

時江、淮、荆、襄爲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陜西分爲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爲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産則有税，於税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爲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絶，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

馬大同爲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

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

言："臺諫官因議論政事意見不同而改官，臣恐怕天下認爲陛下是不能容忍不同意見。"守侍御史兼侍講。潭州知州趙善俊按皇帝意圖奏事，林大中上疏彈劾善俊，而上言宗室趙汝愚的賢能應當召還。皇上采納他的話，召用趙汝愚而放趙善俊爲郡守。

當時江、淮、荆、襄是國家的重要屏障，但權限責任很輕。林大中上言："應當選擇作風篤實有雄才大略的人，交給他江、淮、荆、襄經營治理的責任。舊制度是河北、陜西分成四路，用文臣擔任大帥，武臣做他的副手。中興初期，沿長江設立制置使。自從秦檜罷免三大將的兵權，專門任用武臣，而江東、荆、襄不再統領制置的官職。應當仍舊設立制置使，而讓諸將擔任副官，延長他們的任期，增加他們的權力，那麽邊疆防務就能確立國家勢力也就擴張了。"

江、浙四路百姓苦於折帛和買的重賦，林大中説："有産業就有税收，對於税絹收取折帛税，還有得可説，假如是和買又折帛就是對人民的雙重禍害。自從咸平時馬元方建議從春天預先支貸本錢救濟百姓的困乏，到夏秋讓他們隨税交納，是先支取本錢然後交納綢絹。以後就成爲貸錢折鹽分别交納，又以後就變成直接從百姓那裏收錢，現在又命令交納折帛錢，用兩匹縑折一匹的錢，大大違背了當初立法的本意。"朝廷由於他的進言而減免了三年要徵的税收。

馬大同掌管户部，林大中彈劾他執行法令太嚴刻。皇上打算改换到其他部門，林大中説："他曾管理刑部，本來就因苛刻嚴峻著稱。"奏章三次遞進去没有答覆。又論列大理少卿宋之瑞，奏章四次遞進去，又没有答覆。林大中因進言不能實行，請求離職，改爲吏部侍郎，辭謝不到任，於是任林大中直寶謨閣，而馬大同、宋之瑞都任郡守。

當初，占星術士對朱熹説："某顆星表示將有禍變，應在正派人身上，莫非是林和叔嗎？"到這時，朱熹寫信給朝廷大臣説："聽説林和叔任臺官，没有一件事不打中目標，離開朝廷這件事，風節正氣凜然，應當到古人中尋找這樣的

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

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并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以决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

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

人。"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奏疏說："大中是言官，應該和被論列的人有所區別。"不久任命爲寧國府知府，又改爲贛州知州。寧宗即位，召還朝廷，試任中書舍人，遷爲給事中，不久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拜見，林大中接待他，没有特别的話說，暗地請求私下交結，林大中笑着拒絶他，韓侂胄的怨恨從此開始。

適逢吏部侍郎彭龜年直言論列侂胄，韓侂胄升官一級給領在京祠禄，彭龜年任煥章閣待制給予補外郡。林大中和中書舍人樓鑰繳還奏章說："陛下恩眷禮遇舊邸僚屬，一旦登極，迎邀聘問没有空過一日。不到三幾個月之内，有的死去有的斥逐，依靠彭龜年一個人還留着，現在又趕走他，天下四方的人認爲他由於直言無隱而獲罪，恐怕妨害國政大體。况且一個出朝一個留下，恩惠情意不能平等。出朝的人愈來愈遠，不再隨侍身邊。留下的人掌在京宫觀，就隨時可以召見。請求把彭龜年留任經義講席，命令韓侂胄放外任，就事情適當公平，别人没話可說了。"下旨意說："彭龜年已經是特殊優待的，韓侂胄本來没有過錯，可以一起書讀施行。"大中再次共同上奏："彭龜年免除職務給放外郡認爲是特殊優待，那麽韓侂胄提升承宣使就不是特殊優待嗎？如果說韓侂胄本無過錯，那麽彭龜年議論事情實在是由於愛君的熱忱，怎能説是過錯？彭龜年已經被堅决趕走，韓侂胄難以獨自留下，應當給他外地任官或外地奉祠，來安撫公衆輿論。"不接受。

太府寺丞呂祖儉因上書攻擊侂胄，謫居安置韶州，林大中論救他。汪義端不久前爲御史，因論列趙汝愚離職，到這時韓侂胄援引他任右史，林大中駁回任命。被改任吏部侍郎，没有到任，以煥章閣待制爲慶元府知府。城南百姓的田地潮濕低窪無法耕種，林大中拿出公款購石料修築田地，百姓没有勞役就蒙受了惠利。郡中謠言說夜間有妖怪，林大中認爲這一定是狡黠的盜賊幹的事，立刻捕獲他施以黥刑，人心於是安定。請求宫祠，得到允准。給事中許及之繳奏駁斥，於是削落職名。後來提舉冲佑觀。請求退休，恢復原

落職，尋復之。

來職名。監察御史林采進行論列，再次削落職名，不久又恢復了。

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挂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

林大中罷官還鄉，退處十二年，未曾把得失放在心上，在龜潭上建園林，客人來了，采摘枸杞菊花，釣捕溪中游魚，飲酒賦詩，一句時事政治也不談。客人有的勸林大中跟韓侂胄交通書信，林大中說："我任門下省侍郎的時候，一句話符合了他的意願，難道會閑住到今天嗎？"客人說："縱使不求福運，爲什麽不求免於禍患。"林大中說："福運不可以求了就得到，禍患可以因害怕就免除嗎？"韓侂胄招徠戰爭事端，林大中認爲："今天想要安撫人民，不停止戰爭不行；要停止戰爭，不除去韓侂胄不行。"

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爲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等到韓侂胄被殺，他立即被召見，特命復出任職，試任吏部尚書，進言："呂祖儉因議論韓侂胄獲罪，死在瘴癘之地，雖然追贈官銜給以職名，但公衆議論没得到滿足。彭龜年當面上奏韓侂胄過失，朱熹論列韓侂胄盗竊行使權柄，都被造謡中傷，降官奪職，最後至於老死，應當從優加以表彰。其他由於譏議批評韓侂胄而獲罪的人，希望能衡量情況的輕重而分別表揚他們，來伸雪獲罪人的冤枉。"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勤，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之計。儻初志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嘉定改元，兼任太子賓客。曾經議論講和的事，皇上說："我不害怕委屈自己爲了百姓，講和以後，也想要和你們改革韓侂胄的弊政，管理好家國内的事而已。"林大中叩頭說："陛下說到了這一點，是宗廟和人民的福氣了。"經常對親近的人說："我年近八十歲，哪裏還受得了勞累，僅僅因爲和議尚未完成，思念親身承受聖上訓誨，把革除弊政和幸進者作爲經國長久的計劃。假若最初的志向稍能達到，就請求退休而還鄉了。"這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追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號正惠。

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凛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林大中清心修行極少嗜欲，謙退的樣子好像承受不了衣衫的重量，等到遇事發作起來時，却凛然不可侵犯。從小努力學習，意趣志向不同一般。著作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埙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宫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説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

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鋭意圖治，群下急於自媒，争獻强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

上欲采晋、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

二年春，雷雪，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如宫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内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爲禮部考試第一名，秦檜掌握國家大權，把秦埙提到他前面。累積遷官至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爲臨安尹，陳騤認爲："太子親自下臨細小事務，不能專心學習，不是養育德行的辦法。"太子省悟，趕快辭去職務。崔淵因外戚張説而得進用，授任秘書郎兼金部郎，陳騤封還詞頭。

不久，出爲贛州知州，改爲秀州。召還朝，首先進言："陛下專心一意謀求治平天下，衆多臣下急於介紹自己，争着貢獻强兵理財的計策，等到給了他官職，回報的成果却聽不到什麽。應當杜絶奸邪諂媚的通路。"再任原官，遷爲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淳熙五年，試任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

皇上想要采集晋、宋以後興盛滅亡太平禍亂的大要，編爲一部書，對陳騤説："祇有你與周必大可以擔任這件事。"言官忌恨而攻擊他，皇上留住奏章不下發，讓他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用爲寧國府知府，改爲太平州知州，加官集英殿修撰。又因言官進言罷免。起用爲袁州知州。光宗接受禪位，召爲試任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

二年春天，雷震降雪，下詔令陳述時政的得失，陳騤陳述三十條，例如宫内權限不嚴格，就使權柄轉移；内部干謁的浸潤不杜絶，就使公平的決斷消失；向當權者謀得臺諫官，就使私人黨羽得到培植；向近幸臣子咨詢將帥人選，就使賄賂盛行；不徵求直率的言論，就使得過失更明顯；不謹慎遵守舊法度，就使采取捨棄發生舛錯；宴會飲酒不合時節，就使精神昏聵；賞賜没有節制，就使財源用度枯竭。都切中當時的弊病。

三年三月，代理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任參知政事。光宗因病不朝見重華宫，逢慶節祝壽又没能前去。陳騤三次入宫上奏，朝廷大臣上奏疏的以百計，皇上感悟，在冬至日朝見重華宫。五年正月初一清晨，到慈福

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宫。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

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

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宫。

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宫祝壽。孝宗逝世，光宗因病没有到喪禮上，陳騤請求立太子來安定人心。七月，代理三省事。

寧宗即位，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趙汝愚任右丞相，陳騤素來不喜歡他，没有和他一起談過話。趙汝愚打算授任劉光祖爲侍御史，陳騤上奏説："劉光祖從前跟臣有過分歧，劉光祖任臺官，臣請求避開他。"趙汝愚驚愕地停止了。

當時韓侂胄倚仗傳話的功勞，暗中盜竊國家大權。吏部侍郎彭龜年論列韓侂胄將成爲國家的禍患，没有答覆。於是彭龜年、韓侂胄都請求祠禄，陳騤説："因閤門使而驅逐經筵官，拿什麽示範天下?"彭龜年最終補外郡。韓侂胄對别人説："彭侍郎不貪戀好官，本該如此，樞密使也想當好人嗎?"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給補外郡，辭謝，下詔提舉洞霄宫。

慶元二年，爲婺州知州。告老請退，授官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嘉泰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追贈少傅，謚號文簡。

黄黼

黄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彦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厄，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

黄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年輕時進入太學，進士及第，累積遷官至太常博士。輪流進對，上言："周朝用輔佐大臣出任諸侯之長，漢朝用郡守的最佳者選拔爲公卿，唐朝不經歷邊疆政事的，不任宰相，本朝不歷任三司等屬官的，不授任清貴顯要官職。仁宗時候，韓琦、范仲淹、龐籍都曾經營謀略西部政事，長久經歷邊防重任，纔授任執政。邊防奏報再度示警，范仲淹甚至再次請求出任。貝州事變，文彦博親自討捕賊人。請求在當前有名望的近臣中，選擇才幹謀略可以擔負重任前途遠大的，或者給他權力，或者委任他某一方面，熟知邊疆防備的有利和弊病，地形的險要阻厄，朝廷内外軍人百姓也信服他的恩義，熟知他的威名。天下無事就選取風節政績顯明昭著的人不依次序提拔授官，來使朝廷尊崇。邊疆遠地有警報，就托付給他重任，使他獨擋一面。出任將官或宰相，都没有什麽不可以。"皇上嘉獎説："能像你説的一樣，可以説是竭盡了用人的道理。"

行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户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飢民取糠秕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

行太常丞，進爲秘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户部員外郎。不久授任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謝，改爲直顯謨閣。浙東臨海的田地因旱澇報災，常平倉儲蓄不够，黄黼拿出轉運使司賬上的錢借貸給他們。毗陵飢餓的災民拿糠皮草根充作食物，郡縣長官不報告皇帝知道，黄黼拿了百姓吃的東西進獻，請求捐僧人度牒、緡錢賑濟，保全活下來很多人。

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授任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爲侍御史，行起居郎兼代理刑部侍郎。因劉德秀論列彈劾，奉宫祠而死。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胡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盗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晋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録，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親詹慥，和胡宏、劉子翬交游，調贛州信豐縣尉。金人撕毁盟約，詹慥求見張浚陳述消滅金人的秘密計劃，張浚辟舉他爲僚屬。詹體仁隆興元年進士及第，調饒州浮梁縣尉。郡守上書詹體仁捕獲盗賊有功的情况應當賞賜，詹體仁説："因這事受賞，不是我的願望。"辭謝不受。任爲泉州晋江縣丞。宰相梁克家，是泉州人，推薦他到朝廷。入朝任太學録，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爲太常丞，代理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

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倉，授任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升任司農少卿。上奏蠲免各郡長期拖欠未交的賦税一百多萬。有一千多逃亡士兵進入大冶，就用鐵鑄錢，搶劫造成禍亂。詹體仁告訴守帥説："這裏距離京師一千多里路，如果等到請示皇上有了回答，賊人勢力就擴張了。應當迅速加以討捕。"守帥采納了他的話，賊黨都散去了。

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

授任太常少卿，上殿進見，首先陳述父子恩情最深的説法，認爲："《易經》在《家人》卦後跟着是《睽》卦，《睽》卦的上九爻辭説：'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這是因爲懷疑到極點就被迷惑，凡是眼睛看見的都認爲是强盗，却不知道實際上是自己的親人。孔子解釋説：'遇雨就是

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宫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宫，故體仁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

吉祥，各種疑慮都没有了。’人倫和天理，可以有間隔却没有斷絶，當它没有暢通的時候，湮埋抑鬱煩躁昏憒，好像連一天都過不完；等到像醒過來一樣覺悟了，像解凍一樣散開了，好像遇上霖雨一般，多麽和悦而順暢啊。伏惟陛下神聖的心昭然融化，聖明的胸懷寬廣開闊，所有的那些疑慮情況，在一個早晨涣然開釋如同日月顯露雲霧消散，共叙天倫之樂，來承受兩宫的歡心，來滿足萬民的願望。”當時皇上由於積鬱憂疑成爲疾病，很久没有前往重華宫，所以詹體仁援引《易經·睽》卦張弛弓矢的意思，來啓發開釋皇帝心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宫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吴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

孝宗逝世，詹體仁率領同官直言上疏，請求車駕到重華宫親自執行喪祭，辭意懇切。當時趙汝愚將要决定重大對策，外庭没有參預他的謀劃的，秘密命令詹體仁以及左司郎官徐誼致意少保吴琚，請求憲聖太后垂簾聽政作爲援助定下方策。寧宗登極，天下安定，是詹體仁和各位賢士秘密贊助趙汝愚的功勞。

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娱，人莫窺其際。

當時商議逝世皇帝的謚號，詹體仁進言：“壽皇聖帝服事德壽宫二十多年，極盡天下的奉養，居喪三年，不穿平常的衣服，漢朝、唐朝以來都没有過，應當謚爲‘孝’。”最後采用了他的話。孝宗即將入土，詹體仁進言：“永阜陵地勢太低，不能够妥善安置神靈。”和宰相持不同意見。授任太府卿。不久直龍圖閣、福州知州，言官居然因從前議論陵墓的事罷免了他。退休住在霅川，每天讀經史娱樂自己，别人無從窺見他的邊際。

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

起先，詹體仁出使浙西，當時蘇師旦作爲小吏服役，後來倚仗韓侂胄登高官，到這時派中間人通問表示殷勤。詹體仁説：“小人登上君子之位，禍事臨頭没幾天了，哪能讓他來玷污我！”不久，果然敗亡。

復直龍圖閣、知静江府，閣十縣税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救而後以聞。

復職直龍圖閣、静江府知府，擱置十個縣應收税錢一萬四千，蠲除雜税八千。移官守鄂州，授任司農卿，又總管湖廣軍餉徵收。當時年成遇災荒糧食艱難，就自行處置打開倉庫賑救百姓然後上報請示。

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

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眞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莅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黄裳、羅點以靑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黄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眞德秀爲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韓侂胄建議開拓邊疆，當時人爭着議論軍事來謀求進身任用。詹體仁向朝廷上書，説戰事不能輕舉妄動，應當遵守規律養育壯大等待時機。皇甫斌自己認爲是將門後代，喜歡談論軍事，詹體仁對僚屬們談論，認爲皇甫斌必然失敗，後來果然如此。開禧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詹體仁聰穎超邁有獨立見解，廣博通曉群書。年輕時跟從朱熹學習，把心存誠信慎於獨處作爲主要訓練。做文章明快暢達，都植根在理學之上。周必大掌握國政，詹體仁曾上疏推薦三十多人，都是當時的知名之士。鄉人眞德秀早年和他交游，曾經叩問做官治民的法則，詹體仁説："盡心、平心罷了。盡心就没有愧悔，平心就没有偏私。"世上的人都佩服他正確的議論。

論曰：彭龜年、黄裳、羅點出於東宫師傅的舊日情誼，盡情上言毫無隱晦。黄度、林大中也能堅守正道不阿諛，進用屏退都應對自如。這幾位大臣，都能推廣發明學得的道理，可以説是純粹的君子了。陳騤議論政事很能切中時弊，詹體仁深切瞭解理學，都有足以稱揚之處。但陳騤曾經詆毁呂祖謙，至於把趙汝愚、劉光祖看成仇敵，而詹體仁却能把朱熹、眞德秀作爲師長朋友，於是兩個人的邪和正，在這裏就可以看出來了。

［Ｇｅｒ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三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１１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６０
页数＝８６４８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７／０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８６４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１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